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三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三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三九册目次

經部·易類

周易原始六卷

〔清〕范咸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原始六卷》提要

自序

周易原始者遵折中之旨而作是書也六經惟周易未遭秦火顧秦火未能滅經而六經至今亡而不亡亦不亡而亡則以後世讀經者之未能好學深思爾晁以道有云易經始變於費氏而大亂於王弼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少時私臆竊以其言為過迨後徧閱前人經解諸家之本互異乃深知晁說為非謬獨怪後世章句專遵朱子本義而篇次則仍程子舊本因循簡便舍其是而襲其謬古本竟廢良可嘆也折中頒行列上下經於前而象傳文言以下十翼各分卷帙卓然有功于經而村學究不能得其書今流行者獨王氏本咸竊憾焉夫傳本以釋經乃經傳混淆沿至應試擬題率有傳無經蓋皆習焉不察矣古者四聖作易其理同而其義各不相襲伏羲畫卦不立言語文王彖辭斷一卦之吉凶周公爻辭斷一爻之吉凶不必盡同孔子作傳更推廣其理十傳亦自有互異處故孔子之易不可即以為文周之易朱子之說已自見到而俗學固不知也由漢迄宋以註易傳者七百餘家今且倍之蓋較他經為尤夥然諸家或言象而蔑理或言理而遺象其紛紜穿鑿亦較他經為尤甚夫易原始於畫有畫而象成焉有象而理寓焉耳目之於聰明父子之於慈孝有物有則即象即理胥是道也漢儒說易主象猶不失古義而語多駁雜不

純自輔嗣棄象言理程子因之朱子本義稍稍求之於象多不得解常闕其義唯朱漢上集傳胡雙湖纂疏于象義微窺其藩籬然或失之於鑿若程沙隨項平甫吳草廬之屬或偶得一卦一爻之義而不能通之全經至前明來瞿唐圖解以錯綜盡之非無一知半解而時形鄙陋何元子訂詁獨兼理象以立言而雜引納甲術數諸書未底於大醇蕭山毛大可別爲三易之說於卦變宗旨究未了徹蓋周易經義之晦久矣咸自雍正乙卯罷官閒居得以徧讀諸家經解嘗即一二語觸類引伸自覺有得遂竭二十年之力精研參考晝之所思繼之以夜必求字字得解專釋上下經而止脫稿後更改者

五六矣昔伊川先生作本傳僅六十四卦不及繫辭馮厚齋易象通義徐至大易解亦皆止上下經而錢子是釋傳二十卷則專以傳爲主蓋自古經傳皆單行箋註家正不妨各行其志耳咸既遵用折中本釋經并不及象傳徧採諸儒舊解之合者著于篇而竊附以己見爲功爲罪願以質之好學深思之人書成命之曰原始原始者原經之所以始即原畫之所以始也亦欲世人讀經而知經之所以爲經然後可以讀傳後有欲釋傳者固有錢氏之準繩在乾隆十有九年歲次甲戌陽月范咸自序

引用註疏諸家姓氏

孟氏喜 長卿章句十卷　費氏直 易註四卷
許氏慎 叔重異義說文　京氏房 君明易傳三卷
馬氏融 季長章句十卷　鄭氏元 康成易注十卷
荀爽 慈明九家易解十卷章句十卷
宋氏衷 仲子易註五卷　姚氏信 德祐一字元直易注十卷
翟氏子元　虞氏翻 仲翔周易注十卷
陸氏績 公紀周易注十三卷　已上所謂九家易也
干氏寶 令升易傳十卷　王氏弼 輔嗣易注十卷
王氏肅 子雍周易注十卷　孔氏穎達 仲達一作冲遠正義十四卷
陸氏元朗 德明周易文句義疏二十卷文外大義二卷

房氏喬 元齡　沙門一行 張公謹之孫易論三卷
李氏鼎祚 集解十一卷　崔氏憬
李氏翺 習之易詮七卷　劉氏巘 子主義疏二卷
陸氏希聲 君陽遯叟易傳十卷　胡氏旦 周父演聖通論十二篇
胡氏瑗 翼之安定口義十卷　石氏介 守道徂徠解義十卷
歐陽氏脩 永叔廬陵童子問三卷　劉氏牧 長民易解十二卷
王氏安石 介甫半山易解十四卷　張子載 子厚橫渠易說三卷
邵氏雍 堯夫康節古周易八卷　司馬氏光 君實涑水易說一卷
蘇氏軾 子瞻東坡易傳十一卷　程子顥 伯淳明道
程子頤 正叔伊川易傳六卷　晁氏說之 以道嵩山古周易八卷
楊氏時 中立龜山易說　呂氏大防 微仲周易古經十二

篇

呂氏大臨 與叔 藍田 易解一卷

游氏酢 定夫 廣平

郭氏忠孝 立之 兼山 易解二卷

張氏汝明 舜文 易索十三卷

又叢說通十三卷

張氏汝弼 舜元 解義十卷

龔氏原 深父 續解義十七卷

耿氏南仲 希道 講義十卷

范氏諤昌

李氏端行 聖與

李氏彥章 元達

李氏舜由 彥安

李氏士表 元卓 四李合成全解

十卷

張氏浚 德遠 紫巖 易傳十卷

朱氏震 子發 漢上 集傳十一卷 叢說一卷

沈氏該 守約 易小傳六卷

陸氏秉 意學十卷

鄭氏汝諧 舜舉 東谷 翼傳二卷

李氏開 去非 易解二十卷

郭氏雍 子和 白雲 易說八卷

程氏迥 可久 沙隨 章句十卷 易說

卷一

呂氏祖謙 伯恭 東萊 古易一卷

林氏栗 黃中 經傳集解三十六卷

朱子熹 元晦 紫陽 本義十二卷 易學啟蒙

都氏潔 聖與 變體十六卷

張氏栻 敬夫 南軒 易說十一卷

眞氏德秀 景希 西山

鄭氏東卿 少梅 合沙 大易約解九卷

劉氏翔 易解六卷

鄭氏剛中 亨仲 易窺餘十五卷

蘭氏廷瑞 惠卿 易解十二卷

王氏大寶 元龜 證義十卷

李氏椿年 仲永 易解八卷

晁氏公武 子政 故訓傳

李氏舜臣 子思 隆山 本傳三十三卷

馮氏當可 時行 縉雲 易論三卷

王氏宗傳 景孟 童溪 易傳三十二卷

楊氏萬里 廷秀 誠齋 易傳二十卷

魏氏了翁 鶴山 集義六十四卷

潘氏柄 謙之 瓜山 集義六十四卷

吳氏仁傑 斗南 集古易一卷

李氏過 季辨 西溪 易說十二卷

蔡氏淵 伯靜 經傳訓解四卷

馮氏椅 儀之 厚齋 易輯五十卷

趙氏汝棋 周易輯聞六卷

毛氏璞 伯玉 易傳十一卷

錢氏時 子是 釋傳二十卷

易氏祓 彥章 總義二十卷

馮氏去非 厚齋 易象通義

朱氏鑑 子明 文公孫 易說二十三卷

項氏安世 平庵 平甫 玩辭十六卷

家說十卷

王氏湘卿

黃氏幹 直卿 勉齋

董氏銖 叔重 磐澗

陳氏友文 隆山 讀易綱領三卷

大易集傳精義六十四卷

邱氏富國 行可 建安 周易輯解十卷

徐氏直方 至大 古為 易解六卷

方氏逢辰 蛟峯 易外傳五卷

潘氏夢旂 天錫

熊氏禾 去非 勿軒 易講義

楊氏文煥 彬文

謝氏枋得 君直 疊山 易說十三卦

胡氏一桂 庭芳 雙湖 易纂疏

王氏應麟 伯厚

胡氏次炎

傅氏立 權甫 初庵 易學纂言十八卷

張氏清子 希獻 中溪 附錄集註十一卷

龔氏煥 幼文 泉峯

齊氏夢龍 覺翁 周易附說

熊氏良輔 季重 梅邊 本義集成附錄十二卷

胡氏允 潛齋

胡氏炳文 仲虎 雲峯 本義通釋八卷

余氏芑舒 德新 息齋 讀易偶記

徐氏之祥 麟父 玩易詳說

龍氏仁夫 觀復 集傳十八卷

王氏申子 巽卿 大易輯說十卷

姚氏小彭

李氏簡 蒙齋 學易記九卷

俞氏琰 玉吾 集說十卷　吴氏澄 伯清 草廬 纂言十二卷

熊氏朋來 與可 經說七卷　薛氏瑄 德溫 敬齋

林氏希元 茂貞 易經存疑　梁氏寅 孟敬 易參義十二卷

蔡氏清 介夫 虛齋　焦氏竑 弱園

錢氏一本 國端 易象抄四卷 彖象管見

來氏知德 瞿唐 易圖解　黃氏淳耀 蘊生 陶菴

何氏楷 元子 周易訂詁　豐氏寅初 復初

呂氏曰愼 敬齋

御纂周易折中

顧氏炎武 寧人 亭林 日知錄　毛氏奇齡 大可 初晴 仲氏易 易小帖

張氏英 敦復 桐城 衷論

徐氏與喬 揚貢 初學辨體　李氏光地 厚菴 安溪 通論 觀彖

王氏心敬 爾緝 豐川 易說　孫氏嘉淦 錫公 合河 象意

潘氏思榘 絜方 淺釋

周易原始目錄

周易原始卷之一

錢唐范　咸貞吉甫學

周易上經

眞氏曰易者陰陽變易之謂　陸氏秉曰易字篆文日下從月取日月交配而成是日往月來迭相爲易之義　程氏迥曰周者著代言文王之書以別連山歸藏也　朱氏震曰商人作歸藏首坤次乾夏后作連山首艮而乾在七其經卦皆六十有四至於文王首乾次坤以乾坤坎離爲上篇震巽艮兌爲下篇　鄭氏汝諧曰上經首乾坤終坎離其體也既濟未濟其用也六子皆乾坤所生何獨坎離相終始爲用也

自乾之正位來居坤之中而爲坎自坤之正位來居乾之中而爲離中爻乃正位陰陽居中有生之最先者坎陽卦也其體乃陰中之陽故坎亦爲陰離陰卦也其體乃陽中之陰故離亦爲陽是二者其數爲一二其位爲南北在天則爲日月在人則爲日用不離者　徐氏直方曰六十四卦之位皆坎離則六十四卦之位皆日月之象也

咸按繫辭陰陽之義配日月則徐至大之言是也傳義皆謂易有交易變易兩義又有云有至易不易兩義者變易自可該得交易至易者原其始也不易者要其終也　竊以一者畫之始三者八卦之始乾者六十四卦之始偶者奇之變也坤者乾之變也六十四卦者乾坤之變易也乾坤始交而爲屯一陽生於內卦二陽生於外卦一陰生於外卦二陰生於內卦也三陽未生而三陰已生於內外卦此見陰不如陽之貴也蒙三陽始生而三陰已三見需則三陽成於內卦訟則三陽成於外卦師則三陰成於外卦比則三陰成於內卦至是而乾坤內外卦皆成焉陽所以先生於內陰所以先生於外者乾爲六十四卦之始而泰爲六十四卦之主內卦乾之位也外卦坤之位也聖人所以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也自屯至比六卦皆

有坎者坎一陽之生最先又生於陰中藏於其宅中則不變藏則不息如人之有心物之有仁蓋天地之所以常存者聖人於此固寓扶陽之微意焉然恐陽之或過而至於窮於是以小畜止三陽於內卦以履躡三陽於外卦陰陽乃得其平而爲泰矣否者泰之變易也由乾坤至此陰陽各得三十六畫如一歲之三百有六旬天道於是一周矣同人大有否伏於泰一陰爲羣陽之主也謙豫泰伏於否一陽爲羣陰之主也顧謙豫疑於无陽至隨而一陽復一變而蠱以一陰蝕之至臨而二陽復一變而觀以四陰逼之噬嗑與賁則三陽錯居乎

三陰之間所謂剛柔交錯而成文也陽至此可謂盛矣變而爲剝僅有一陽然剝未有不復者復之一陽足當三畫之乾而无妄下震上乾是不啻純陽也聖人又慮陽之卒至於過而以大畜止之以頤養之然大畜以四陽包二陰頤以二陽包四陰遂流爲大過夫陽固當長陰亦何可滅息聖人於是以坎離終焉蓋示人以陰陽之得其中者爲歷久不敝之道而不可或失之過也此上經之大旨皆爲陽言也　朱子發歸藏首坤連山首艮之說其書久亡似是相傳之誤今以說卦傳考之雷以動之一節首震而終以坤似指歸藏言也帝出乎震一節首震而終以艮似指連山言也雷以動之爲震一陽風以散之爲巽一陰雨以潤之爲坎二陽日以晅之爲離二陰艮以止之爲三陽兌以說之爲三陰而終之以乾坤此其次序甚明若帝出乎震則其次序難明故下文復申言萬物出乎震一段而天地定位一節則周易之次第耳

䷀乾元亨利貞

孔氏穎達曰乾卦本以象天不謂之天而謂之乾者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聖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法天之用也　朱子曰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　王氏弼曰凡彖者通論一卦之體者也一卦之體由一爻爲主則指明一爻之美以統一卦之義大有之類是也卦體不由乎一爻則全以二體之義明之豐卦之類是也

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　孔氏曰卦者掛也言懸掛物象以示人也

咸按乾者純陽之性言天則無以明其爲乾言乾則自足以見天矣　元者畫之始故諸卦言元者皆指初言之惟比九五萃九五坤六五亦言元蓋元爲君爲長故五位言元也亨者陰陽盛長時也利釋作宜是無往不利專有所利者如言利牝馬之貞利建侯行師之類是也貞有二義正也固也彖傳或以元亨爲大亨諸儒遂以元吉爲大吉似非經旨至本義釋元亨利貞則云乾道大通而至正是四德止有三德矣固當以程傳爲正然程傳所言萬物之始萬物之長四語乃統釋四德之義非專爲一卦言也自來讀易者皆謂乾卦備此四德以鄙意求之初爻潛龍勿用是可以言元而不可以言亨言利二爻見龍即不可以言元而有德無位則雖亨而未能無不利也三四更不必言則求其四德皆備者非九五不足以當之然則乾之

元亨利貞固專爲九五言也蓋周易六十四卦必
各以一爻爲一卦之主而彖與象皆視此一爻以
繫辭如坤之元亨利牝馬之貞專爲六五言屯之
元亨利貞專爲初九言惟泰否之小往大來大往
小來則統言一卦而泰之吉亨則又專指九二否
之不利君子貞則又專指九五矣其彖中之旁及
者則特著其凶如訟之有孚窒惕中吉本爲九二
言而旁及上九則言其終凶比之吉原筮元永貞
无咎本爲九五言而旁及上六則言其後夫凶井
之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本爲九五言
而旁及初六之汔至則言其羸瓶凶矣若蠱之先

甲後甲既濟之利貞則統一卦言也大過則專主
內卦小過則專主外卦言也賁之亨指二利有攸
往指外卦遯之亨指五利貞指二故皆加小字以
別之餘皆就卦變言各有所主即純卦若震之彖
傳爲初九言而不及九四艮之彖傳爲上九言而
不及九三其他可知也凡讀易者讀一卦當先認
定一卦之主爻然後讀彖象始有入頭處此讀易
之要法也

初九潛龍勿用

朱子曰此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
辭者也　程子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
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　蔡氏
曰爻者效也效事物之宜而動也氣消息自下而上
故畫卦自下始　干氏曰位始故稱初陽重故稱九
林氏希元曰龍乃物之神靈不測者故象乾之六
爻

咸按八卦之始只是三爻三才之道也後必有六
爻者數始於一而莫不有偶有陽必有陰以爲偶
故有三畫必更有三畫以爲偶也　畫卦自下而
上者說卦所謂易逆數也數往者順句剔起下知
來者逆耳逆故自下而上也舊解以震離兌乾爲
順巽坎艮坤爲逆不無支離得此解千古疑團可

以破矣　初一畫乃乾之本體而勿用者其體也
非其用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一其
體也一故不用　說卦傳乾爲馬馬亦龍也龍馬
負圖是已　潛隱也隱而未見取在下象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王氏弼曰出潛離隱故曰見龍　朱子曰九二雖未
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　鄭氏曰二於三才爲地道
故曰在田　吳氏澄曰凡卦畫陽爲大陰爲小以三
畫卦言二爲人位九居二爲大人　胡氏一桂曰見
取離位象　錢氏一本曰利見大人卦辭四訟蹇萃
巽爻辭三乾二五蹇上

咸按繫辭兼三才而兩之以三畫卦言則初爲地位二爲人位三爲天位以六畫卦言則下二爻地位中二爻人位上二爻天位也　乾卦六爻只是一爻六龍只是一龍潛見躍飛乃各因其時位而異非有二也　此爻諸家之解不同有謂九二爲人所利見者有謂九二利見九五者讀文言君德也一語則知九二乘時以利見所謂大人即九二也九二至五即爲飛龍無庸更利見九五耳至謂占者利見其說尤愚所不取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楊氏時曰九三獨言君子乃人之位也　蔡氏曰上

乾終而下乾繼之曰乾乾　胡氏曰九三以位言居離位之上有終日夕象九四以位言居坎位之下有躍在淵象凡卦六位初三五爲位之陽二四上爲位之陰下體有離象上體有坎象　干氏曰凡言无咎者憂中之喜善補過者也

咸按此爻蓋言乾之德天無時不運行君子無時不惕厲此自古帝王必以憂勤爲本也蓋惕厲所以體天行之不息一刻不惕則一刻有所不行此理數自然相合處　下卦離位離爲日初爻朝也中爻日中也三爻日夕也終日乾乾者終日惕也夕惕若者日夕猶乾乾也終日通下三爻言夕惕專指三言　胡雙湖謂爻位即有坎離象此義前人未發然其說確不可易六爻定位乃自然之坎離六十四卦无一卦無乾坤即無一卦无坎離故乾坤爲易之始而坎離既未濟爲易之終讀易者能知此義則知凡卦皆可以坎離取象如小畜无坎而言既雨血去泰无坎而言馮河皆從定位取象耳　六爻三四在中以人身言心之象故曰惕若三位多凶故言厲得正故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易氏芾曰四已離下體故謂之躍猶在上體之下故謂之在淵

咸按孔疏或疑也四當多懼之地故雖躍而猶疑在淵當從胡雙湖說取象　文言九四亦曰重剛者以三四同在上下之交一乾終而一乾繼之故其詞同本義疑其衍誤矣　四位不正宜有咎也卦純乾故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胡氏曰飛見離位象五上爲天象利見大人者九五乘時以利見也

咸按此爻諸家有謂利見九二者不知九二即九五方飛龍在天之時非更有一九二見龍在田也知此則胡雙湖之說爲是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

也九五固大人之象以三畫卦言五人位也　錢
國端所作例畧謂看易不得主爻全無主腦愚謂
此卦當以九五爲主初爻既不用則得位得中無
過於此故爻辭惟五最吉

上九亢龍有悔

朱子曰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　郭氏雍曰
三過而惕故无咎上過而亢故有悔

咸按舊解皆以悔爲尤悔之悔竊謂未盡其義文
言以知進而不知退爲亢而象傳則固曰盈不可
久也易窮則變故鄙見以此爻之言有悔謂陽至
上已亢將動悔而變也繫辭震无咎者存乎悔震

者震動也動則變矣下經之言悔亡蓋根于此皆
主動變而言觀困上六之言動悔有悔征吉豈專
以尤悔之悔解乎如以悔與咎作一例看則无咎
无悔初無分别何必異其辭是不知聖人作經一
字固有一義也洪範卜筮之用曰貞曰悔貞者不
變者也悔則觀其變者耳後人以内卦爲貞外卦
爲悔蓋以易至外卦无不變者推之則上經當爲
貞下經當爲悔故下經多言悔亡也　以六爻之
位言初在下宜靜而不妄動二得中可以有爲而
猶未盛也三不中四逼五皆不免有咎五則得中
而居尊位嘉美之地也上則窮而將變矣參以陰
陽消息而吉凶可知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孔氏曰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説有二一者乾三畫
坤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
二者老陰老陽皆變易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

咸按朱子語錄謂用九用六當從歐公説爲揲蓍
變卦之凡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
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此從孔仲達後説
也竊以當從前説爲是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陽之
數奇則當用一陰之數偶則當用二今不用一而
用九者言一不知其兼陰言九則見其兼陰也不

用二而用六者言二不知陰數之全言六則全陰
數也不用一所以云潛龍勿用所以云見羣龍无
首吉諸家詮釋此二處語多蒙昧正爲誤認用九
用六耳乾之初何以曰初九坤之初何以曰初六
用九用六正發明此凡例數千年來註疏家舍近
而求遠竟無一語及此殊爲可怪也　見字作本
字讀與見龍在田之見不同蓋云用九者正以見
羣龍不用首則吉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俞氏琰曰坤順乾之健故其占亦爲元亨凡馬羣每

十牡隨一牝而行不入他羣坤道以陰從陽其貞如牝馬之從牡則利故曰利牝馬之貞　來氏曰馬象乾牝馬取其爲乾之配

咸按坤順若純陰之性元亨利貞惟乾之四德渾全是箇整的餘則不免破碎或四字之外更有溢辭皆不能如乾之完美也坤之德可以配乾而地道无成故萬物資生有其元含弘光大有其亨而利貞不能无虧也　彖辭專爲六五言之六居五陽位以陰從陽故曰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謂陽往也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坤卦无陽故云然猶否卦之大往也主謂五也六二以陰居陰位而无應故先迷六五從陽故得所主利西南利字連下讀觀蹇卦之利西南可知所以云利西南得朋者上卦爲西南朋者其友也六繫五陰與陽遇爲得所友故曰得朋而利猶損卦之言一人行則得其友也下卦爲東北六繫二陰與陰遇爲喪所友故曰喪朋惟六五永安于從陽之貞則吉蓋下天上地者乾坤流行之定位而東北西南者六爻上下之定位易固以內卦爲東北外卦爲西南也來瞿塘謂西南東北指圓圖言不知先天後天二圖皆後人所爲非文王時已有此圖也自當即卦位取象爲是易中西郊南狩皆指外卦言固爲確據蹇卦之利西南不利東北亦即在卦位取象也徧觀先儒講此卦彖辭義理多不聯貫句讀亦復參差輒自爲說如此正非故求異耳

初六履霜堅冰至

蔡氏淵曰履象初霜象六　胡氏曰上六陰盛象堅冰　張氏汝明曰此爻知微知彰之意

咸按初陽勿用有愛護之意履霜冰至有防維之心聖人之扶陽而抑陰愛君子而惡小人如此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司馬氏曰直者言其氣方者言其形大者兼形與氣而言

咸按昔賢皆以此爻爲坤之主爻與彖辭不合蓋所謂先迷者正指六二言而六五爻辭美其元吉是以六五爲主爻矣　直方大分明一地象　習即習坎之習謂重習也蓋謂五位設以九居之不習見坤則二五相應得其所主始无不利今習見坤不能无不利必不習乃无不利也舊解竟以六二爲无不利謬以千里凡言无咎者始固有咎言无不利者始固有不利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徐氏曰三有陽德故曰含章　胡氏炳文曰乾九四坤六三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　龍氏仁夫曰三

爻值剛有動意故爲或從王事之占　朱子曰无成
不居其成功　何氏楷曰此爻陽位陰畫本不正故
不曰利貞而曰可貞
咸按章美也謂陽也六三以陰居陽位故曰含章
也可貞者陰以從陽爲正六居三可以貞固守之
也　五尊位王也五非三之應故從王事而无成
以居下卦之終故有終有終者終則必變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朱子曰陰而又陰結塞不開即爲括囊矣　徐氏之
祥曰坤爲地盛貯萬物囊之象　何氏曰括結也坤
初畫巽爲繩有結義譽者咎之招也論括囊之本心

祇圖无咎而已然亦以无咎故无譽　蘇氏軾曰易
中言无咎无譽者大過之无譽少辭也坤六四之无
譽多辭也
咸按四處多懼之地故其愼如此　當位故无咎
无陽故无譽易言譽皆指陽也

六五黃裳元吉

程子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
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　林氏栗曰乾爲衣坤爲
裳　錢氏曰言黃明常有元以爲之主言裳明常有
衣以爲之主
咸按元吉舊解皆以爲大吉此未知元之義也元
始也長也君也故初與五皆可以言元而必陰陽
之得位得時易中六五言元吉者三此卦及泰損
皆陰居尊位也　錢國端說眞得經意蓋所謂利
牝馬之貞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李氏開曰龍戰則是乾來戰不以坤敵乾也　何氏
曰坤之有馬乾馬也龍乾龍也曷不著坤物不使坤
主其卦也
咸按龍指五位言文言所謂嫌于无陽故稱龍也
不則坤无龍象矣陰盛則必至與陽爭恃其衆也
故有戰象後凡遇上六多言行師征伐者以此

上卦坎位坎爲血之象坤爲野之象

用六利永貞

李氏舜臣曰利永貞者欲其永守牝馬之貞以保其
柔順之利也
咸按錢國端謂九參天之數六兩地之數愚謂此
皆旁義專就卦爻取象用六固用陰之全數也
陰柔之性患其不常永貞者欲其永守從陽之貞
耳諸家解多誤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程子曰屯者序卦以爲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
胡氏炳文曰有天地即有君師乾坤之後繼以屯主

震之一陽而曰利建侯君道也又繼以蒙主坎之一陽而曰童蒙求我師道也　李氏舜臣曰屯四德與乾同長子肖父之象　胡氏一桂曰凡言利建侯者屯與豫皆震也震長子震驚百里皆有侯象　何氏曰内方震動而外阻于險艱難鬱結如勾萌之未舒故名爲屯勿用有攸往爲震遇坎而言也凡之外稱往以震性動故戒之中爻艮止象

咸按乾坤者剛柔分列之定位泰否者天地流行之運會讀易者既知六爻定位爲坎離又當知六十四卦定位爲泰否知此乃可以研作易之義六十四卦皆托始于乾而會歸于泰顧其所以致此

泰者艮不易矣此卦乾坤始交而内卦一陽生外卦一陰生内卦二陰生外卦二陽生蓋下乾上坤者泰之本位也陰陽初生各從其本位始也内外卦三陰生而陽不生者陽之生艱于陰以見陽之貴也　彖辭專爲初九言之乾本始于一畫震以一陽爲主具乾全體故初九一爻能備四德程沙隨以二五相應爲亨各當其位爲利貞不知一卦之主爻且利貞止合爲一德誤矣竊以初九元也陽方長而得九五以乘權此象傳所謂動乎陰中大亨貞也動謂震初不得五不亨五不得初亦不亨也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所謂利也　勿用有攸往者陽初來不可更有所往也　初乾有君德故利建侯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朱子曰磐桓難進之貌　毛氏璞曰屯以初爲主故一爻盡屯之義而以餘爻爲之客以究其義蒙之二震之初皆然

咸按磐桓陽初來之象蓋坤已无陽此卦陽自外來而磐桓不定也　利居貞者言陽宜久居於此也即彖辭勿利有攸往之義　錢國端以柱立於磐而不可移爲磐桓之象於字義合矣曾不知象傳之雖磐桓雖字又何說乎自當從朱子爲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虞氏翻曰屯邅盤桓謂初也　程子曰邅回也班分布之義　胡氏曰十年坤土成數

咸按左傳有班馬之聲杜註班别也馬不相見則鳴故馬季長釋班爲馬旋不進則知程子以下馬爲班爲未確　此爻首二語仍指初言蓋一陽初來始則盤桓不定繼欲進于二而如草之屯而未舒者然是以邅如而不前若乘馬之旋而不進也其欲來而不遽來非爲寇也乃求二爲婚媾耳傳義皆以屯邅爲二似于語氣未順蓋初爻爲屯之

主故二曰屯如乘馬謂初乾爲馬也班如者初寔未進也下二乘馬班如皆指初而言毛伯玉之說是也　二離位女子象女子未嫁之稱本義字爲許嫁考之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則字乃命之以字字而後嫁耳二以柔居中得正故曰貞初與四爲正應本自有婦而又欲比於二二位正不苟合故不字十年乃字者待九五已之正應而後字也此易于乾坤後即正夫婦之道蓋下經咸恒之權輿也　十年者自二至五也一爻爲三年言十年者舉成數也易取象隨時變易以三畫卦爲一日者乾九三之終日乾乾也以一爻爲一日者復之七日來復之類也以一爻爲一歲者同人九三之三歲不興之類也此易之所以不可爲典要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虞氏曰即就也虞謂虞人掌禽獸者　程子曰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猶史所稱秦失其鹿也　何氏曰鹿指五五居尊位而在險中鹿走險者故取鹿象震爲蒼筤竹故象林坤之中畫故曰中　張子曰五屯其膏故不若舍之

咸按此卦六爻惟三不正而陰之志欲從陽即鹿者欲就五也而非其正應无由以往是无虞矣君子指九五易以陽爲君子也蓋言九五若見幾不若舍五而來居三今往居五險地不免於憂吝誠以剛柔始交而難生故言之委曲如是耳　三爲人位六陰居之是无虞人矣　下卦離位離明爲見幾之象　一說繫辭云悔吝者憂虞之象則虞者慮也此爻三本陽位設九五之陽來而就之則得位可以无虞今居五險地是陷入于林中不免于憂吝所謂往吝也吝與无虞正相照應亦可備一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胡氏曰求婚媾指初

咸按乘馬班如承二爻言指初也四與初正應故往吉无不利何元子謂初无求四象不知初本以震體而好動既求二而不字寧有舍其正應而不求者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朱子曰五坎體有膏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　何氏曰小指六二大指九五二五中正相應非不善也然方屯之時未克有濟五以一陽陷二陰之間命令不行威權去已所以凶也

咸按易謂陰爲小陽爲大小貞者二得中自守其正得五之應而吉也大貞者五雖得正而身陷險

中又所應者陰不能助之以有爲是以不免于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朱子曰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

咸按上去初已遠望初之乘馬班如而不能即故有此象　泣血漣如並坎象也易之取象說卦甚明而鈍根不悟䕺象者失之膠固取象者失之支離是此非彼經義愈不明矣至有謂乾之六龍或疑于震屯之有馬何以无乾離之有牛何以无坤抑何膠固若是夫乾之初畫非震乎屯之初畫非乾乎離之中畫非坤乎必見全卦而後取其所不通者多矣詳見下卦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楊氏萬里曰勾而未舒曰屯稚而未達曰蒙故有亨之理　錢氏曰二匪有求于五五自不能不求于二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象　徐氏曰初筮主九二言再三主上九言內卦初筮外卦再筮二當初卦之中上居再筮之三也　胡氏曰自二至上有頤象故曰告　何氏曰坎在屯卦既以震下之下畫合乾之下畫坎在蒙卦又以艮上之上畫合乾之上畫而坎自以中畫合乾之中畫乾體備矣

咸按屯二陽已生于外卦而此卦二陽正位于內卦三陽遂生于外卦二陽凡再見者何也初陽震爲長男二陽坎爲中男三陽艮爲少男長少有定而中男無數故坎再見也一陰始生于內卦二陰再生于外卦而三陰合屯蒙已三見陰之雜然並生而又不在長女中女少女之定位此見陽之貴而陰之賤也雜卦傳所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以屯卦初九九五見于陽之本位故曰不失其居此卦九二上九非其本位故曰蒙雜而著耳

卦无初陽故不言元蒙爲陽長之時故亨童蒙謂五以上卦艮爲少男也凡在下者皆有求于上今上之五反求于下之二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

求我其所以求我者五以陰從陽而二固成卦之主也　初筮告者初占二位得陽以爲卦主五與之應有求必告至再三以瀆于上而遇艮止此其所以不告也　利貞指二猶坤六三之言可貞以明上之不可貞也二雖不正而得中故无不利而宜貞固守之他卦九二多言貞以此　彖傳所謂養正者養此初生赤子之貞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虞氏曰初爲蒙始而失其位　來氏曰發蒙啓發其初之蒙也　蔡氏曰刑桎梏皆坎象　錢氏曰初近二二有上出之機劈頭遇止奚啻足之桎而手之梏

用刑人二有震動意動免乎坎桎梏用說斯有攸利
咸按此卦一陰始生于內卦有剝陽意故有桎梏之象發蒙者二陽初生蔽於初陰故當有以發其蒙而利于用刑以去陰脫陽之桎梏也蓋陽為陰所掩若桎梏然錢國端之說先得我心利用刑人用說桎梏正是發蒙之方刑人指二二于三畫卦為人位互成震故有震動象居坎中故有刑象蓋言用二之剛以說桎梏耳用說桎梏為句以往吝自為句往吝者初往二則有害于陽故可憂吝舊解皆誤以為明刑弼教不知以夏楚為刑猶之可也桎梏將何所用之乎小象之正法亦謂以正為法初六固不正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王氏申子曰包蒙者包衆蒙而為之主也納婦者受衆陰而為之歸也此通一卦而言也　梁氏寅曰以陽受陰是為納婦居下任事為子能克家

咸按此爻為一卦之主故曰包蒙吉猶泰卦九二之言包荒也　納婦吉者初三四五皆陰五則二之正應初與四皆无所應三自有應而見金夫不有躬是皆二之婦也如諸侯一娶九女者然故曰納婦吉　子克家者坎以中子主事有克家之象王巽卿以五為父不知乾坤後震坎艮三子各主其事則乾乃二之父耳內卦象家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程子曰以陰柔處蒙不中不正近見九二為羣蒙所歸舍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

蘭氏廷瑞曰九為乾金也　孫氏嘉淦曰六三兌體故見金夫而悅之或疑非變非互何以見其為兌不知六子各得乾坤之一體故初陽為震體中陽為坎體上陽為艮體初陰為巽體中陰為離體上陰為兌體　李氏舜臣曰屯之六二以震性動而趨上舍初而歸五此女子之屯者也蒙之六三以坎性陷而趨下乃舍上而從二此女子之蒙者也

咸按孫合河之說實取象之活法讀易者不可不知也　勿用取者勿用娶此女也此爻與屯之六二一正一不正故相反

六四困蒙吝

朱子曰既遠于陽又无正應為困于蒙之象

咸按四處二陰之中而所應亦陰故困當發蒙之時而已獨困是以可憂吝也自來釋吝字者皆以為羞吝其實見之繫辭者則曰悔吝者憂虞之象又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又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並无羞吝之說虞仲翔則云悔則象憂吝則象虞見于李鼎祚集解折中亦採之

六五童蒙吉

陸氏績曰艮體少男故曰童蒙

咸按五與二皆居中相應故吉所謂初筮告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虞氏曰坎為寇　錢氏曰艮手擊之象

咸按所擊之蒙諸家皆不知所指唯何元子則以為擊三夫不有躬之三固當擊而不得以蒙屬之鄙見以五為童蒙則上所欲擊者非五而何蓋五初有求于二二已告之矣而以比上又欲求于上此所謂再三瀆也上不告故欲擊之以五居尊位不可擊故不利為寇而利止以禦寇寇五居坎位

象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程子曰序卦蒙者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故受之以需雲上于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于物故需為飲食之道九五中實有孚也　來氏曰中爻離光明之象　邱氏富國曰乾在坎下剛健而不陷故利涉大川

咸按自屯來三陽相次而生至需三陽成于內卦乾三畫之體復矣陽剛而性銳易至于過不可不有以休養之所謂需于酒食也雜卦傳需不進也蓋言三陽受養不可以上進也乾坤三子各主其事而九五之君大烹以養賢固其宜矣　彖辭專主九五言不曰元亨而曰光亨者五終以陷于險為疑而互成離象故曰光亨二五同德相應謂之有孚貞吉者九五也　凡遇坎則不利涉此獨言利者內卦純乾則九五得助固不慮陷于險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來氏曰郊者曠遠之地未近于險之象也　薛氏曰郊遠難沙近難泥涉難

咸按由象傳言則需為飲食宴樂由彖傳言則需為須待下三爻以須待言前有險未可遽進也泰卦三陽在下利用恒者欲陽之久居于此而不

進也不恒則有咎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程子曰水近則有沙　胡氏曰言以兌有口舌象小陰小指六四二當互兌之初故小有言

咸按二以陽居陰位故陰有言剛中故終吉小有言已伏訟之根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胡氏炳文曰需與漸皆取有所待而進之義需內卦于郊于沙于泥由平原而水際水際非人所安也漸內卦于干于磐于陸由水際而平原平原非鴻所安也皆以三危地故也　李氏舜臣曰坎為寇盜三所

以致寇者以已上進有以迫之也
咸按讀彖傳險在前一語則知設卦之義本欲三陽止而不進迫進于上而不免于訟矣　易之于陽必止之而後養之如頤之前先有大畜是也此卦九五養陽而先不欲其犯難而前蓋欲有以休養之耳　在水之下故曰泥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錢氏曰需之四上皆爲穴猶坎之初三皆爲窞　何氏曰以柔稱正能順五命故亦有需象焉若如舊解謂與陽相傷失孔子順聽之旨矣偶畫穴象出穴以避陽也

咸按以三畫卦言此爻固爲巽之主位所以有順聽之義四近君而得正故能不生忌嫉順五而聽命以養賢也　坎爲血之象故曰需于血也然究知爲諸陽所不容是以將出穴而避去耳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吳氏曰四互兌有向五而食之象四穴未出三剛未來既出三剛來合矣　何氏曰九五一爻需卦之主三陽方來爲客五爲主人具酒食以需之貞吉明五之不爲二陰用也

咸按坎爲酒象前人言之矣而不言坎爲食象以愚意求之坎中實陽實陰虛是亦食之象也讀頤鼎二卦自明酒食所以待三陽此先王宴勞臣下旨酒以樂嘉賓之義貞吉者以正故吉豈同于宴酣无度湛樂是從者乎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胡氏次炎曰四外卦之初出尚有可之之所上外卦之終无可之矣故入而藏　荀氏曰速猶召也　程子曰三陽三人也　錢氏曰客以五來言不速明非上所能速也四象爲五順聽于未來之先上象爲五加敬于既來之後雖小有言終吉

咸按三陽至是適成故曰不速之客　坎中實誠敬之象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程子曰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無訟乎　朱子曰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大人之象

胡氏允曰互離爲見　何氏曰有孚窒惕中吉皆指九二言一實居中有孚之象窒惕者言遏窒而能惕也坎爲加憂惕之象

咸按此卦三陽成於外卦乾之內外卦皆成矣繼此三陰亦將成卦而此卦三陽居外既爲陰之本位內卦九二又居陰爻此陰陽所以相訟也惟九五以乾體居尊得正是以元吉初不永三无訟陰之柔也二四以不得位非所宜訟而不克上九成

乾耤勢剛而亢則有終訟之凶矣統下四爻言之皆訟之不克者克訟者惟九五上九二爻聖人欲使民无訟故惕之以終凶也　彖辭專爲九二言之訟原始于二終訟所以戒二也　需以有孚而亨訟以有孚而窒者需之五以上孚下故亨訟之二以下孚上己身尚陷險中故窒惟知戒惕以守其中則吉惕中坎之象也舊說以无應爲窒則需亦无應何以獨亨乎　利見大人者九五以中正居尊九二利見之也　不利涉大川者上卦坎位下卦坎體故彖傳以爲入于淵耳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楊氏萬里曰初六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懟忿而无遂志故雖訟而不永

咸按初六六三可以成坤卦而九二居其中故初與之訟而以陰居陽位不能久留故有不永所事之象　荀九家以乾爲言初乾位也小謂二陰也終吉者言如是以終則吉也若上九之終訟則凶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戸、无眚、

錢氏曰窒惕皆二不克之象　鄭氏東卿曰坎爲隱伏逋逃之象　胡氏曰邑坤象三爻三百戸象　何氏曰坤數十十十爲百坎爲眚　虞氏曰坎化爲坤故无眚

咸按九二爲訟之主其始與二陰訟而以三之位在其上故不能克於是欲思歸而逋逃以居陽之位矣夫下卦可以成坤是邑人三百戸也惟九來居二成坎而有眚今九二逋竄將變純坤則邑人三百戸无眚矣二位爲人象舊解並誤　或以小象自下訟上疑二與五訟不知三自在二之上下訟上二訟三也五爲君位豈可訟者乎且陰陽互相訟更何緣與五訟哉此不過有一元咺訟君事在意中耳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項氏安世曰曰貞曰厲曰或從王事皆六三之舊辭　易氏曰三不言訟无訟也　龔氏煥曰王指五而言與五非應故曰或言或然而非必也

咸按三居兩陽之間成離明知訟之不克故无訟食舊德者三本陽之位而六來居之是食舊德矣故貞固守之則厲終則必變爲陽故吉易中德字皆指陽言也　五非其應故无成與坤同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朱子曰即就也渝變也

咸按四亦與二陰訟以位不當故訟而不克　命字舊解以爲正理不知即本來之謂猶舊德也陽

之本位在下復即命者欲其往而復就初乾之本位變而安處其正則吉小象曰不失謂不失其本來之位耳　凡易中爻辭言吉者不可即以本爻爲吉如此爻變則吉不變則不吉也若坤六二之无不利乃是言不重習則无不利履上九之元吉乃是言旋而居下他多放此此易之所以爲旨遠也

九五訟元吉

項氏曰五中且正訟之最善者諸家謂无訟理故以聽訟解之殊不思君豈聽訟者哉

咸按卦惟此爻得正而居乾體尊位故以元吉稱之易中九五稱元吉者唯此與益卦而已皆以其爲乾體也　爻辭明言訟元吉而解家必以爲聽訟此所謂節外生枝耳項平甫說最當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朱子曰鞶帶命服之飾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受之豈能久也　俞氏琰曰鞶帶大帶也　錢氏曰離日見爲終朝坎曳行爲三褫　馮氏椅曰三爻三褫象　何氏曰乾爲衣鞶帶象

咸按此卦自乾後三陽初成于外卦而爻辭唯于九五一爻以其中正美其元吉而於四上兩爻皆欲其知所變此見聖人无時不望陰陽之成泰也

或者无意而得之之辭上本非陽位而九居之故有或錫鞶帶之象然據非其位故終朝三褫也蓋合四五兩爻言之下卦師外卦三陽盡變是其驗矣互巽爲繩帶象乾爲大帶之象

☷☵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子曰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　虞氏曰坤爲衆何氏曰陽在下統衆象將帥六五以柔居上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　徐氏與喬曰丈人二也詩所謂老成人行師之道以貞爲本而其要尤在擇將

咸按此卦三陰成于外卦而下卦比則三陰成于内卦陽内卦先成而陰外卦先成者陽内陰外各有所主也　卦惟一陽居不得位故不言亨貞指九二言九居二本不正而多言貞吉蓋得中即得正故此卦九二曰中吉而大壯小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其非不正而戒以貞可知已舊解率誤不言利者師易有咎无咎專主九二言也言吉又言无咎者雖吉而似有咎其實又无咎也象傳所謂行險而順故无咎耳龔泉峰謂吉主事无咎主理豈在事外乎未可強分爲二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程子曰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无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　何氏曰初六出師之初也由

内而外為出左傳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荀九家逸
象坎為律
咸按否先儒多作不程傳則云不然雖臧亦凶皆
與左氏異細觀文義否臧自當作二實字解讀小
象失律凶一語是專以失律為重矣蓋此律字只
是行師之紀律言无論出師之否臧皆當以律設
師以義動有臧而无否而失行師之紀律終必敗
而有凶易傳謂律有二義於理固足第不知所謂
雖臧亦凶者又何所指將義與節制之外別有所
謂臧者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朱子曰以剛中之德親在師中所以為吉　馮氏椅
曰督人以戰而身不在師中人誰用命哉九二在下
卦之中又在五陰中皆在師中之象　胡氏曰王指
五言　林氏栗曰自五至三所歷三爻三錫命也
胡氏瑗曰一命爵二命服三命車馬　來氏曰錫命
五應也
咸按九二以一陽特立于衆陰之中故曰丈人為
一卦之主故吉无咎與彖辭同不當位有咎而以
得中則无咎故既言吉而又言无咎也　乾為言
錫命之象
六三、師或輿尸凶、

朱子曰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有輿尸
之凶　馮氏曰一陽上載有輿象疊羣陰于上尸象
楊氏萬里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邲
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縠後世復有以中人監
軍者師焉得不敗
咸按六三即五爻所謂弟子也蓋偏裨之流如馬
謖之以違節度致敗者三位在進退之交故曰或
見非二之咎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程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都氏潔曰
易之辭上右而下左　何氏曰四得位而无應不可

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左次以聽主帥之令視三之
輿師遠矣
咸按在上卦之下故言左次得位故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程子曰五興師之主故言興師任將之道興師必以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
義宜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執言奉辭也明其
罪以討之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敗者如郭子儀相
州之敗是也　何氏曰五居坤土之中故取田象班
孟堅云禽者鳥獸之總名為人所禽制也互震長子
象三坎之末畫弟子象

咸按利執言所謂兵以義動也然則初之失律自當專以節制言矣兵出不可以无名田有禽是敵加于己而後應之也而仍不可用違其才故深戒之禽上卦坎位爲豕象豕害田之物五乾位乾爲言　始言无咎以得中也繼言貞凶以失位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朱子曰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　虞氏曰坤爲國二稱家　馮氏曰爻此六五大君有命之象三爲應故曰小人勿用　何氏曰互震爲有號令象故稱有命承受也

咸按互震利建侯有開國承家象　小人勿用者言行師之時小人或倖而有功亦止可加以賞賚而不可因而用之也卦多小人故戒之如魚朝恩用事則李光弼不朝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程子曰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尊位衆所親比而上亦親下故爲比也元謂有君長之德　吴氏澄曰原再也再熟之蠶謂之原蠶　郭氏雍曰卦之一陽惟比得天位故莫吉于此而直曰吉　錢氏曰原筮主五言萃有分權之四故元永貞繫于爻比唯獨運之五故元永貞繫于卦　虞氏曰後謂上夫謂五也艮爲背上位在背後无應乘陽故後夫凶也

咸按自屯至此六卦皆有坎者坎爲陽生之卦以明自乾坤後諸卦皆爲陽之生而設也　此卦五陰一陽恐人疑其不吉故先言吉而又言无咎原筮者上卦也下卦初筮得坤无陽再筮得一陽爲坎乃成比卦羣陰初不得陽則无主而不寧再筮而陽乃來所謂不寧方來也坎爲加憂不寧之象　後夫凶者羣陰以九五爲夫下四陰皆在五前故得以比五而上六一[illegible]獨在艮背之後故失其所比而凶此所謂比之无首也朱子語錄則謂九五既爲衆所歸若後面更有一陽來必凶此雖兩雄不並棲之義然卦中旣无此象則其說固不可從也　謂之元者以一陽居尊爲羣陰之主也永貞者可以永守其正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程子曰相比之道以誠信爲本　朱子曰孚有在陽爻者有在陰爻者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荀氏曰有他吉者信及非應也

咸按以坎象言則有孚以中實爲主蓋內主忠信而後可以相孚也然如需訟之孚則以同類爲孚此爻之孚則以陰陽相合爲孚有孚比之者初陰孚於五陽而比之當比之時雖位非相應而比之可以无咎有孚盈缶者卦中諸爻皆與五陰陽相

孚固有盈缶之多初去五獨遠其始未得所比迨其終陽來迺有他吉蓋不期而得比出于意外也

缶者土器坤之象　來即不寧方來之來言初不來而終乃來也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蘇氏曰以應爲比故自内蓋下卦爲内

咸按五本二之正應比之最親切者貞吉位當也

六三比之匪人

劉氏曰承乘應皆陰小人之象

咸按羣陰之中唯初與三不正初在下宜于陰柔而三以陰柔居下卦之上不中不正有匪人之象

若曰此比中之小人也故小象曰不亦傷乎蓋以其獨爲匪人也若如舊說則承乘皆貞吉可以謂之匪人乎上九固是匪人然本卦論比則不論應矣三爲人位匪陰柔之象

六四外比之貞吉

王氏湘卿曰五爲比主二自内卦比之四自外卦比之　何氏曰履得其位最近于五故吉

咸按四本與五比者故直曰外比之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朱子曰九五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爲用三驅失前禽之象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　胡氏曰顯互艮光輝象　虞氏曰坎五稱王三驅下三陰不及於初故失禽坤爲邑　何氏曰坎爲豕禽象

咸按顯比者一陽顯然在上爲羣陰所比也　舊解皆以上六爲前禽不知象既以上爲後夫矣不應爻辭又以爲前也且與下邑人不誡句不連則虞仲翔之說可從蓋王者不勤遠畧故止用三驅而失前禽此即守在四夷之意然四海無不傾心故下面坤三爻所謂邑人者自不誡而相孚也作如是解爻辭更成一串字字不虛設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

胡氏曰窮陰无以爲比故凶陰無一上六陰爻有无首象

咸按上已在卦外故不能比而有此象乾爲首上不能比于五則无首矣

䷈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程子曰六四以一陰得位爲五陽所說能畜羣陽之志是以爲畜也小以陰故也　何氏曰屯蒙需訟師比皆陽卦用事至此方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焉尊陽也　朱子曰密雲陰象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　胡氏曰陰陽和洽則爲雨陰少則陽氣泄

而不收小畜一陰五陽是也陰多則陽氣鬱而不達
小過四陰包二陽是也故皆不雨

咸按畜止也自屯蒙至師比乾坤內外卦皆成聖人惟恐陽之或過於是以一陰止乾于內卦使之不復進于上而名之曰小畜以一陰躡乾于外卦使之復旋居于下而名之曰履蓋欲使乾位于下坤位于上而爲泰也　此卦以柔得名彖辭專指六四言四巽乎五以畜陽此彖傳所謂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也亨自謂四　外卦坎位雨象而變巽則爲風故有密雲而不雨自我西郊者易以上卦爲西雲與自西不成雨也郊陰爻象　或謂小畜文王之畜君也密雲不雨有憂心悄悄之象其說可通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方氏曰復即不遠復之復　虞氏曰乾稱道　何氏曰高誘呂覽註謂天道轉運爲乾初得其位既天行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

咸按諸家沿王輔嗣舊說以進爲復深昧經意之所在蓋上卦比三陰居內而此卦三陽復居本位故曰復自道也　不曰无咎而曰何其咎者言若九之居初何咎之有如九居三而欲上進則不免有咎耳蓋此卦之所畜者唯三三止而不進則三

陽固應居內卦无咎而吉也

九二牽復吉

來氏曰與初爻並復有牽連而復之象

咸按舊解皆云陽爲陰所畜而復然繹小象復自道及不自失二語是初與二自復矣蓋小畜與大畜不同大畜以陽畜陰故四能畜初五能畜二小畜一陰力弱必資五同體之力以爲助然亦僅能及相近之三而已於初二兩爻無與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何氏曰三重剛不中志欲上進最近于陰爲陰所畜故有脫輻之象輻與輹不同輻車轑所以利輪之轉者輹伏菟所以利軸之轉者輹惟車不欲行則暫脫之輻必輪破轂裂而後可說則其車不能行矣　蔡氏曰夫三妻四　張子曰非其偶而反爲柔制故反目　張氏汝弼曰巽爲多白眼反目之象　來氏曰兌爲毀折說輻之象

咸按觀何元子最近于陰之說則愚謂四之僅能畜三爲不誣矣上卦坎位坎爲輿多眚說輻之象三不忿爲四所止反目之象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王氏弼曰成卦之義在此一爻　何氏曰有孚者五與四孚也坎爲血爲加憂故曰惕坎象亡所以曰血

去陽出巽體得五之孚則其力厚矣故非惟陽不能
傷而且能畜陽血去惕除以保无咎不亦宜乎
咸按需之四亦曰血曰出則此爻固有可出之象
何元子惕除之說未穩蓋四之惕而欲出固未出
也因四多懼故有惕之象惕出者以出爲惕也觀
九五爻辭則固挽留之而助以力矣无咎者位當
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朱子曰居尊處巽同力畜乾故有此象　何氏曰五
所孚者四也攣者綴也巽爲繩象陽實爲富以言能
左右之也其隣亦指四也陰則虛乏九五陽爲富故

能助六四共止畜之　朱氏曰爻如者巽體爻也攣
如者同體合也
咸按舊說皆云巽三爻同體畜乾然卦至上則已
畜極而通惟五推其富以左右四故五與四兩爻
稱有孚更不及上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程子曰以巽順之極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既雨
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
畜之道成矣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
咸按既雨取坎位象亦以畜極而通也既處者三
陽受畜而處于下也　德陽德也尚加上也指下
三陽言乾居泰之本位陽德之加尚者已極充滿
也載陽實象　婦巽象六四得位故曰婦貞而力
以畜陽則不免于厲矣　巽一陰當得一坤卦故
曰月幾望月坎位象幾望究不成坎也　陽再進
則爲大壯爲大過故征凶君子指三蓋陽上進必
三先進且上之正應也　上處卦之終故爻辭統
全卦言之不專爲一爻言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朱子曰履有所躡而進之意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
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　李氏過曰虎
西方獸也兌有白虎象　何氏曰人指三三爲人位

虎首趨前上口不開爲不咥人之象
咸按彖辭專指六三履者躡其後所以阻之也三
陽在上非泰之本位故三欲阻之使旋而復居于
下所謂其旋元吉也觀九五夬履之義則知阻之
之說非杜撰矣夫雜卦曰履不處也不處者不可
久安其所之謂而後之讀易者不知從此悟入何
耶　乾爲馬而在兌上虎之象何元子以初與二
爲虎尾不知爻辭正恐人誤認故於兩爻獨專言
履之義亨者一陰爻履剛爲柔之亨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何氏曰安于在下上无係應不變所守乃素其位而

行者也
咸按此與小畜初爻之義相似復自道復其本位也本位即素所履也乾本宜在下若曰如是而往是率其素履何咎之有意蓋以三陽之往上爲不能无咎矣象傳謂獨行願也亦以初獨行其素志而得所願耳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楊氏時曰居中蹾說而上无應故曰幽人　何氏曰以陽剛之才而居說體履道而說有坦坦之象二爲人位幽人蓋謂幽靜无澹之人不以勢位亂其心者守正不遷猶然素履之往耳

咸按道虞仲翔所謂乾也九二猶是泰之本位故履之而坦坦耳坦坦兌說之象　幽人幽隱抱道之人爲陽居陰之象　貞吉得中也亦謂唯此可以貞固守之則吉也　自來讀易者不知此卦所履者爲上三陽初二兩爻得位皆无可議也卽行可乃謂諸爻唯二能盡履道之義尚未能窺經旨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吴氏澄曰彖通指一卦而言則上九虎之首也虎口實而合有不咥之象此專據一爻而言則三爲兌之上畫兌口虛而開故有咥人之象　徐氏直方曰互離爲目巽爲股　余氏芑舒曰兌爲眇跛象　來氏曰三爲人位

咸按眇而能視跛而能履以喻武人而欲爲大君也　舊說仍以咥人指虎不知虎首在上此在虎尾之下虎固不能回首而噬也竊以此咥人蓋指三而言偶畫開口之象三以柔乘剛爲成卦之主而力制羣陽有欲噬人之象厥狀凶矣此如武人肆其強暴而欲爲君朱子所謂如秦政項籍者是也蓋羣陽如虎非凶人不足以力驅之耳武人陰爻象陰爲師也　語錄疑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象是不知互離爲戈兵亦可取武人象矣且易中取象極活如遇陽爻即可取乾象遇陰爻即可

取坤象遇六子所主之爻即可取六子之象半坎半離亦即可取坎離象唯以未變之象取象此朱漢上之說愚所必不取耳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王氏弼曰處多懼之地故曰愬愬　程子曰愬愬畏懼之貌

咸按三之履虎尾躡其後也此乃是真履虎尾處愬愬爲三所履而思變故小象以爲志行也終則變矣故曰終吉

九五夬履貞厲

何氏曰夬以五剛決去上之一柔今履九五正當夬

位

咸按夬乃決去之謂九五以剛居外卦故欲其自
決而去也蓋本卦之義原欲阻三陽復歸于下故
此爻曰夬上九曰旋貞厲者言位雖當久居此則
危厲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虞氏曰考稽祥善也　張子曰視所履以考求其吉
莫如旋而反下　李氏舜臣曰乾之行健動而不知
所止殆將无所歸宿矣惟能旋而與三相應履之善
終者也　來氏曰中爻離目視之象
咸按此卦之所以名履者三也故視三之所履可

考而知其祥在旋而居下矣上卦純乾故稱元吉
此卦解者率誤惟橫渠之說合于經旨李隆山
但云旋而與三相應所見猶小未合元吉之義夫
小畜所以止陽之進故於其終曰君子征凶知征
之爲凶而不進則畜道成矣履所以躡陽使返故
於其終曰其旋元吉知旋之爲吉而自復則履道
成矣蓋下天上地者泰之本位也三陽相率而正
位于下三陰相從而正位于上泰之象由是而成
豈非其旋元吉乎故此下即接泰卦此乃易之一
片神行處而讀者不知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

胡氏炳文曰三陽來而居內三陰往而居外陰陽之
正惟泰卦爲然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
陽之數適相等然後爲三陰三陽之泰泰豈偶然哉
三陰三陽往來之卦凡二十而泰適爲之先故卦辭
獨以往來言吉者言其道之善亨者言其行之通
楊氏萬里曰乾坤天地之泰初屯蒙人物之泰初有
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原亦爭之端爭一
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
生聚履以辨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烈哉乾坤
其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
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

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
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歟
錢氏曰非乾无始非坤无生非泰无物泰居乾坤
十卦後前師比小畜履後同人大有謙豫六子先後
夾輔之深矣　邱氏曰泰否者乾坤之往來而他卦
者乾坤由泰否而往來也
咸按天氣上升地氣下降故天在下地在上則其
氣相交而泰反是則爲否且天本包地天在地下
實有此象泰者通也亦安也志相交則通道相濟
則安也　象辭吉亨專指九二故不言元泰不可
以爲常故不言利貞也　楊誠齋之說乃文人之

彖條繫初與經旨无涉然亦可見易道之无所
不該竊以朝廷言之乾坤之位定而後君臣之分
明九五之飛龍六五之黃裳君臣各盡其道也而
固本莫要于封建故屯言建侯育才莫亟于學校
故蒙言養正由是而酒食之需養則司徒之職也
舉凡分田制祿養老飲射之禮无不造端于是矣
訟則司寇明刑師則司馬振旅四海萬國莫不知
所尊親共奉一人而比之斯時也畜庠序之賢以
懿文德此貢舉之事履上下之分以定民志此典
禮之事皆宗伯所掌也治具畢張君臣交泰不且
端拱垂裳而致太平乎蓋治道之要亦莫不備于

此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楊氏時曰泰之初上下始交也　陸氏元朗曰彙類
也　林氏希元曰茹根之相牽者　朱子曰三陽相
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　何氏曰卦以泰交爲義初
志在外以陽感陰成泰之道實基于此

咸按天地間有陽即有陰陽善而陰惡陰未可盡
去也惟在與之交而有以孚之則小人亦皆化而
爲君子故泰之上三爻言彙征言包荒言勿恤其
孚皆未嘗棄陰其旨微矣拔茅有降心相從意後
儒不識此意皆說成羣賢連類並進殊非彖傳所
謂上下交而志同之旨蓋小象之志在外正言志
欲與上交耳征吉者上下交也　荀慈明謂震爲
繁鮮故取茅象蓋初九爲震主位也中爻亦有互
震象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程子曰二以陽剛得中應五五柔順得中應二所謂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　呂氏
祖謙曰治泰之道盡具于二而不言于五何也蓋以
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
君之職舉不必自爲也　何氏曰離虛而容有包義
先儒皆以陰爻離有荒穢象包之者二徒涉曰馮坎

象河馮河而往則能就乎五矣乾健利涉馮河之象
也遐遠遺棄也朋謂初三也同類爲朋尚如尚主之
尚正與歸妹相應五居上卦之中故曰中行

咸按彖之小往大來通一卦言之而爻辭以二爲
泰之主　九二以剛居柔中正明決爲五所專任
其度量包容荒穢其勇斷直可馮河無偏無黨以
上應六五泰交之治所以成也於包荒見其仁於
馮河見其勇不遐遺不忘遠也朋亡不泄邇也蓋
治道之要已備于此荒與遐指四上二陰言尚謂
二上合于中行之主也惟往應五故亡其朋　上
卦坎位爲河本卦自有坎離象而何元子取象于

變未之敢信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程子曰物理循環故于泰之盛而爲之戒　何氏曰往即小往之往復者返而之内也　徐氏直方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

咸按天无質故平地有高下故陂　九三爻位本正以不中泰將極故艱知其艱難而貞固以守之則无咎矣　勿恤其孚者不必以孚于陰爲憂蓋處泰之世不交則不泰上交則可以往食泰之福

矣于往也上卦坎位故曰食　恤坎加憂之象究不成坎故勿恤　福五君位象六四兌口向五往食之象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程子曰翩翩就下不富而其鄰從者其志同也　何氏曰凡言不富者皆陰爻鄰指五上

咸按翩翩三陰聯翩之象以四以之也　不戒以孚者三陰不謀而合以孚于陽正見其上下交而志同而先儒遽謂三陰欲復其位何以留六五一爻地步蓋歸妹正是下交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何氏曰治泰之事九二主之六五獨享其成而已帝乙歸妹者屈陰以從陽也言帝乙又言妹蓋以五取象帝乙以六取象妹互取之也祉福之美也左傳微子帝乙之元子也　朱氏震曰以中道致福而獲元吉故曰以祉元吉

咸按舊說以帝乙爲湯不知爻辭類舉近事則主商辛之父爲是　泰交之世宜遇大有爲之君而六五僅言歸妹蓋以不得人爲已憂者堯之爲君所以爲大也歸妹殆即釐降之意耳　祉五位象上卦坤言元下卦乾不言元者坤居尊位故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程子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泰之終將反于否如城土傾否將復于隍也　虞氏曰城下溝无水稱隍　何氏曰坤爲衆故稱師

咸按坤土在上爲城在下爲隍城復于隍者上將復于三之位也以與九三應故不必以師爭而但令近邑之四告命之所以如此言者以泰之易即于否也邑亦坤象四在二陽上互兌告命象　貞吝者雖得位而有憂吝以其將否也下否卦即城復于隍之象與履上九先言其旋元吉同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朱子曰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　何氏曰否之匪人

履虎尾同人于野艮其背四卦一例　崔氏憬曰小人道長故曰匪人

咸按舊說皆釋匪人爲非人之道不知匪人即小人之謂耳與比之匪人同否之匪人專指六三言否之所以爲否者以六三小人居高位也故爻辭于初二兩爻猶言亨言吉而於三獨曰包羞也君子道消其何能利乎貞指九五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胡氏一桂曰初六在下欲其知改以陰變陽則貞而吉亨矣　錢氏曰泰初征征于外坤邑國象故曰志在外否初貞貞于從乾以爲主象故曰志在君

咸按三陰居内卦不正故拔茅連茹率同類以往居于外則得其本位貞吉而亨矣志在君者是勉勵之辭若果能志在君非小人矣易傳以爲推明君子之心亦非也　所以仍取象于茅者初六爲巽主位李鼎祚謂巽爲草木也本卦亦有互巽象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荀氏曰大人謂五坤乾分體天地否隔故曰大人否

朱子曰小人包容承順乎君子小人之吉也大人則當安受其否而後道亨不可以彼承順于我而自失其守也

咸按六二包三陰以承順乎陽妾婦之正道也故曰小人吉若大人則當知其爲否時不爲所惑斯亨矣小人自吉而大人自否故小象以爲不亂羣也所以於此爻言之者恐人見九五剛中正以爲吉而不知當小人得吉之時大人惟有遵養時晦始可以得亨耳易爻辭中言亨者絶少而此卦初二兩爻皆言亨者否无亨理初爻開小人以遷善之門此爻誨君子以待時之道故特異其辭曰亨　包下卦離位象

六三包羞

游氏酢曰在下卦之上位浸顯矣當否之世而不思去恐恥冒處故謂之包羞

咸按三即象辭之匪人爲否之主以陰居陽如小人之竊據高位故曰包羞上卦坎位爲心病羞之象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程子曰疇其類也離麗也　徐氏直方曰有命即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之義言陰陽往來泰否反覆天運固如此也

咸按命者理數之本然與訟九四之復即命同義蓋下卦乾之本位九若知否自然之命而往居初之本體自可以无咎其疇類牽連以復依然是泰莫不獲福矣　離下卦離位象祉乾之象　有命

二字自來无得解者徐至大之說微窺其意而不
能推之他卦何耶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毛氏璞曰反否爲泰非臣子事故休息否道非大人
不能　來氏曰巽爲繩繫之象

咸按休否者休息其否而反之所謂遵養時晦也
其亡其亡舊說謂有戒懼危亡之心便有維繫苞
桑之固於理本足但與往復將變意未合吳草廬
謂二語乃象之敎戒辭也鄙意竊謂亡者往也若
曰三陽相與往而復居于下維繫如苞桑之固則
可轉而爲泰也亡如出亡之亡與旅六五之一矢
亡同　上卦坎位坎於木爲堅多心故取象于苞
桑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蔡氏曰休否則否猶有存者傾則盡矣　何氏曰上
以剛德居否極佐九五陽剛之君傾否自其能事然
實有懼心焉以否爲先亟亟以圖之以喜爲後未暇
計安樂焉則何否之不可傾先否後喜即先天下而
憂後天下而樂之意

咸按傾否者三陽下傾而爲泰故後喜泰至上而
復否至上而傾窮則變也　喜之象來氏何氏二
家皆以變兌爲說矣變兌者究未變也未變而以

取象竊謂不然以鄙見求之喜蓋乾欣暢之象也
徐揚貢釋乾義謂有欣暢和動之象今觀同人之
後笑九五也无妄之有喜亦九五也二卦皆无兌
象可取則其取乾象可知已又乾有福祉象有慶
譽象多于五位言之皆前人釋象所未及者　泰
卦六爻皆著其交否卦六爻皆期其變

男　崇棨正甫校字

周易原始卷之二

錢唐范咸貞吉甫學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程子曰卦惟一陰爲衆陽所欲同爲同人之義夫天地不交則爲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　邱氏曰以三畫卦言之二五皆在人位相應則相同野者廣大曠遠之境于野而亨者大同也

李氏舜臣曰卦辭反否昔也不利君子貞今則利矣

咸按上經自乾坤後陰陽各三十畫而爲泰否下經自咸恒後陰陽各三十畫而爲損益此人之所知也聖人既非无意安排于前豈自泰否後遂散

漫无所歸宿而後儒僅以坎離及既未濟爲收束終是研究未至鄙意以卦變之說求之聖人於乾坤下排列屯蒙爲二陽之卦需訟四陽師比一陽小畜履五陽而結之以泰否三陽三陰之卦爲乾坤之變易蓋陰陽之交至此各三十六畫爲天運之一周而此十二卦其爲二陽四陽一陽五陽三陽者無復壘見凡以後此五十二卦無不自此變易而成也泰否後同人大有爲履小畜之變謙豫爲師比之變隨蠱爲泰否之變臨觀爲屯蒙之變至此而五陽一陽三陽二陽之卦變已一周於是結以噬嗑賁爲泰否之變即乾坤之變也内需訟

四陽卦未變故僅得十卦剝復爲陽之大轉旋處師比之變也无妄大畜訟需之變頤屯之變大過乾之變而結以坎離則乾坤之變六子之卦皆自乾坤變也内泰否及小畜履四卦未變故僅得八卦下經咸恒爲泰否之變固乾坤之變也遯大壯訟需之變晉明夷蒙屯之變家人睽需訟之變蹇解屯蒙之變而結以損益爲泰否之變即咸恒之變也蓋陰陽之交至此各三十六畫與上經泰否對峙焉夬姤爲陰之轉旋又與上經剝復對峙小畜履之變也萃升屯蒙之變困井否泰之變革鼎需訟之變而結以艮震乾坤之變蓋師比一陽之

卦已無可變故亦僅得十卦也自此屯蒙需小畜履之變皆盡矣漸歸妹豐旅皆否泰之變巽兌乾坤之變而渙節又爲否泰之變蓋經將終而彙其未變者以變也至中孚爲訟之變小過爲坤之變則又與上經末之頤大過對峙而結以既濟未濟爲坎離之變即是泰否之變而并可謂咸恒之變乾坤之變此其所以結全經也卦變之說必如是推之始盡程子止知乾坤之變朱子則謂陽變自復陰變自姤恐囿于方圓圖之說而未求之彖傳善讀彖傳則知讀易者不可不知卦變而欲知卦變惟于彖傳求之如隨之剛來而下柔蠱之剛上

而柔下其言自泰否變甚明即同人之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大有之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亦可知其自履小畜變蓋成卦固以此變爻爲主也他卦可以類推矣　此卦自履變二與三相易而下卦成離離卦至此始見離爲真陰之精懼其損陽故其用事獨後而此卦以五陽同之不使離獨主其事也　野二坤位之象且二亦于三才爲地位陰畫虛虛曠之地非野而何　彖傳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乃釋同人名卦之義就卦變而言也專指六二其下又曰同人于野則專指九五居尊得位故亨　上卦坎位乾居之故利涉大川彖傳所謂乾行也　九五中正而得應羣陽輔之故利君子貞否之九五非不與六二應而羣陰用事故不利君子貞也　此卦自否後一陽復其本位而九五居尊以應二轉否爲泰此爲復泰之始然而泰之初下天上地三陽三陰純一不雜其後陰陽不能无過不及勢不能復其初此亦如世運之有升降不能不限于數也夫自乾坤以至泰否陰陽遞生猶洪荒後諸聖人前民利用備制法度至唐虞時地平天成坤乾合撰十六族並舉陽之進也四凶並誅陰之退也君臣禪讓其斯爲交泰之時乎厥後帝降而王王降而伯三代而下古治難

復亦數之无可如何者矣是故陰陽必有過差世道必有汙隆所貴裁成而輔相之者責在君子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程子曰居同人之初而无係應是无偏私同人之公者也　何氏曰雖其出門而遇六二非素心之所期也故无過咎若三四之於二則羣起而思攘之矣人指二兩户爲門

咸按初進即遇二故曰于門二陰畫有門象在象則二爲野在此爻則二爲門易之變動不居也二非其應有咎當同人之時而以无心得之宜于同者也故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蘇氏軾曰凡言媾者其外應也凡言宗者其同體也九五爲媾九三爲宗從媾正也從宗不正也六二之所欲從者媾也而宗欲得之正者遠而不相及不正者近而足以相困苟不能自力於難而安於易以同乎不正則吝矣　何氏曰恐二分其應五之心比三故戒之舊以宗爲五則中正而應正同人之所以亨者何言吝

咸按易以變易爲義自泰否後每卦多視卦變之爻以爲象辭爻辭細玩之自明此卦象爻皆主二而言以二三兩爻相易而成同人也宗猶主也與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之宗字同履之六本在三是其舊所主也今二若同乎三是同人于宗非其正應爲可憂吝矣東坡不知卦變之義故別生出同體之說亦然聰明較之程傳宗黨之說自勝來瞿塘以祖爲宗則尤謬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朱子曰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于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　胡氏曰兵戎離象莽互巽象柔在下也巽又爲入有伏象位三有三歲象

咸按三欲同于二而二應于五故三思伏戎以敵五然升高以望知五之中正而應是以有所忌而

三歲不敢與師也劉子珪謂三有陵上之志觀所言伏戎于莽莽巽爲草象二互成巽則所謂伏戎于莽者固伏于二之側而意在敵剛耳　高陵三在下卦之上象胡潛齋以爲指四亦可通　比以五陰比一陽同人以五陽同一陰而同人有爭心者比一陽居尊位羣陰皆服故謂之顯比同人一陰既在下三四出乎其上思欲據而獨有之此其所以爭也卒之不爭者同而爭者轉不得同亦聖人維世之深心不可不知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胡氏允曰三之升高陵升四以望五也四之乘其墉乘三以攻二也　何氏曰墉城垣也離中虛外周象墉四之卒不攻者以義之不克而不爲也故猶可以襲吉

咸按程傳謂垣墉所以限隔也四之於二則三隔之故有乘其墉之象　不克攻者二當位得中本不可攻也故自反而得吉　此卦統名同人而三四獨不得同者三多凶四多懼也凶故言伏戎于莽懼故言弗克攻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胡氏曰五爲君位故取全體象　來氏曰九五六二以剛柔中正相應但爲三四所隔故有未同時不勝

號咷既同後不勝喜笑之象

咸按上卦坎位爲加憂號咷之象乾爲笑象始唯恐二之比三故先號咷繼以二爲正應終必與已合故後笑然究爲三四所隔故用大師乃克相遇也大師大衆也謂羣陽師本坤象今乃用陽陰小陽大故曰大師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單氏曰郊者遠于有事之地卦外之象也　錢氏曰雖無三四相爭之失尚鮮五二相克之遇

咸按郊已遠于廊廟非有爲之地故象傳以爲志未得　无悔言不必變也與乾卦之有悔對看乾

唯亢故當變此卦于郊雖遠于二而陰陽相得猶
可以同則不至于亢故可以无悔

䷍大有元亨

程子曰一柔居尊衆陽並應爲大有之義　胡氏曰凡卦稱大者以陽得名　李氏舜臣曰卦稱元亨者大有蠱升鼎皆六居五九居二柔中應剛陽剛有應故進而爲亨通也

咸按一柔居尊而能有衆陽卦所以名言所有者大也　何元子以元爲乾之德此誤認彖傳之故彖傳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剛健謂乾文明謂離應天時行則謂六五應天而

以時行是以元亨明屬之六五矣　此卦自否後三陽復其本位而上卦柔履尊得中可以當得一坤卦无異于泰也謂之元者柔居君位以一畫當全坤故得稱元曰亨者應乎乾也不言利貞者坤於利貞有不足也上經言元亨者皆屬之陽獨此與坤卦皆言陰之元亨蓋坤爲純陰而此卦以一柔居尊撫有羣陽君爲明君而在下者皆君子其爲元亨宜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蔡氏曰初去五遠而非應无交也故有害　徐氏曰六五爲大有之主二應于五三享于五四與上近五无交者唯初而已

咸按卦自小畜變六四本初九之交今往五則无交故有害然四五相易而初自居其本位陽未至于過非有咎也亦必知盛滿之爲艱而勿使或至于過則可以无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程子曰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君所倚所以能勝大有之任　蔡氏曰大車二也載謂載五也剛健居中而應五故有此象

咸按二坤爲車九乾爲大車六五以柔居尊位而得乾以載之故象傳曰積中不敗　有攸往以卦

變言四五相易而九二得與六五應故无不當位之咎　積如德積載之積羣陽如積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何氏曰古亨享通用　朱子曰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　錢氏曰公用用二也

咸按上卦坎位爲酒食故有享于天子之象公用享者三位在二上而能用二以與五應蓋惟其爲同德皆君子也若遇小人則必忮害之而不能矣此卦自六五外无陰是在廷无小人也故特著之

九四匪其彭无咎

程子曰彭盛多之貌詩載驅行人彭彭大明云駟騵

彭彭旨盛也　楊氏萬里曰以陽處陰故匪其彭

龍氏曰離大腹象

咸按此爻本自小畜六四變六四以陰居陰是其彭也今以陽居陰匪其彭故无咎蓋六五以得賢臣爲亟有一小人閒之則有咎矣小象所謂明辨晢者君子小人之辨明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司馬氏曰厥孚交如謂孚發于中而應之者交至也

咸按此爻自小畜之四來故彖傳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五居坎位爲孚詳見下文初云无交此云交如言不僅得二之交也六五

本柔以交于羣陽得威如之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胡氏曰五上爲天象　楊氏曰八卦乾爲尊六十四卦泰爲盛然乾之上九悔于亢泰之上六吝於亂盛德備福孰若大有者　何氏曰四陽在六五之下者皆應之矣上一陽在上天之位也而亦應五是天之祐之也之指五言　錢氏曰繫辭云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蓋陽在君上其象爲天賢在君上其象爲師傅六五在本爻但見其履信思順而已至上九而後見其爲尚賢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而已猶師之上六論師之事至此而終其言大君蓋指六五非謂上六小畜上九論畜之道至此而成稱月與婦亦指六四非謂上九也

咸按乾六位純陽故有亢龍之悔泰治極終亂故有告命之吝大有以一柔履信自不至亢而應天時行又尊賢使在己上以爲保傅而在廷絕無一小人閒之此所謂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履信者五爲坎位信德也錢國端之說最得讀易之法

䷎謙亨君子有終

蔡氏曰君子三也　來氏曰三爻艮終萬物故曰有終　何氏曰他卦皆有凶悔吝惟謙无之可見謙無不亨也

咸按易于陰陽皆不欲其過陽至四則過矣艮止于三而不進故特名之曰謙　卦止一陽而以亨稱者三爲一卦之主則无不亨矣　謙止而不遷爲有終之象天下事既成終而有不亨者乎君子陽也有終三之象　三可以言利貞而不言者陰居中正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朱子曰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　胡氏曰涉川居後而不爭先自吉　錢氏曰處謙之初謙三之謙以君子之謙爲謙也

咸按謙謙君子者謂初處于三之下謙而又謙爲

能以君子之道自持也君子指三言也　用涉者用君子之道以涉也前互坎有大川象

六二鳴謙貞吉

蘇氏曰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唱和寄之于鳴謙之所以爲謙者三六二其鄰也上九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于謙　胡氏曰互震爲善鳴故二與上皆取鳴象　程子曰六二貞吉其所自有也

咸按六二以柔順而居中正嘉九三之謙故鳴以應之小象所謂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胡氏炳文曰乾之三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兼乾坤之占辭蓋所謂勞謙者即乾之終日乾乾也

咸按卦變自師二進于三爲成卦之主故爻辭與彖辭畧同君子三爲人位也有終三爲下卦之終也乾坤二卦取象亦猶是爾勞者乾陽之象天行健也惟勞乃能有終謙而怠何益之有

六四无不利撝謙

程子曰切近君位又在賢臣之上動息進退必施其謙撝如人手之撝　何氏曰撝通作麾惟撝謙而後能无不利此倒用文法

咸按撝指撝也六四陰柔若有不利而无不利者以能指撝三也蓋四在三之上位尊于三知其能謙而指撝之則指旋咸得其宜而无不利矣艮爲手撝象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何氏曰陰虛不富四與上其鄰也　林氏栗曰不富而能以其鄰其志同也　楊氏曰推不富之心則其臣鄰翕然焉往不利哉利用侵伐姑舉其大者其實无不利也

咸按此卦本自師變故有利用侵伐之象楊誠齋爲兩利字圓其說於理固足此何元子所謂與九三全无干涉非成卦之旨也愚意以上卦純坤而言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侵伐以征不服今勞謙之臣在下上下胥化而爲謙是無不服之人侵伐雖利而可以不用此其所以无不利也舊解謂君不可專尚謙柔者刺謬甚矣大約聖人之言其旨遠如此爻小象之征不服也一語直是引而不發但使善學者果能尋求不服者在何處即可得其解奈人多不會何余釋此爻後閱郭兼山之說竟與愚說同真先得我心矣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朱子曰坤爲土土爲國故云邑國　何氏曰邑國邑之在國中者

咸按此爻居謙之極故變而爲爭邑國二也上本以應三而鳴謙二以比三而亦鳴謙故上欲征之然止征己之邑國而不敢與三爲敵猶有謙之意焉是以尚不至有咎利用行師坤之象馮儀之謂三恥于近而不上應故征之夫三乾也坤爲邑國其非三明甚象傳之志未得蓋謂上恐二得三而已鳴謙之志未遂耳

☳☷豫利建侯行師

鄭氏曰震爲雷諸侯之象坤爲衆師役之象　程子曰九四爲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故爲和豫之義

咸按謙三陰居外卦而內卦艮一陽當得一乾卦是无異于泰也此卦三陰居內卦而外卦震一陽亦當得一乾卦是无異于否矣　卦自比變九四爲主爻所以名豫者內卦无陽而震以一陽奮出于其上故說豫　謙豫二卦同爲五陰一陽然謙卦多吉豫卦多凶蓋謙正而豫不正謙處泰之世而勞豫處否之世而疑其沉溺于豫者正沉溺于否矣是以四德皆无惟利建侯行師二事耳

初六鳴豫凶

朱子曰陰柔小人上有強援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　楊氏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謙可鳴豫不可鳴也　何氏曰應震爲善鳴

咸按初以己獨與四應故自鳴其得意此小人之態也夫初本非陰位竊據而以爲豫故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程子曰處中正又无正應爲自守之象　吳氏澄曰介如介乎大國之間之介二與三接界介于石也石爲九四三爲終日不終日不至于三也　張氏汝明曰石互艮象說卦艮爲石　趙氏汝棋曰比與豫皆以一陽爲卦主比五剛君也故比五之陰吉四乃強臣故親之者皆凶而遠之則吉

咸按二以中正自守處豫之世而獨能不溺于豫

者也程傳以去之不終日爲見幾而作本于繫辭何元子則兼進退行止說于爻辭外增出非象所有也　吳草廬之說甚精不至三則不與四近此二之所以貞吉也　下卦離位爲日二當日之中故曰不終日三則日已暮矣故曰遲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程子曰盱上視也　朱子曰盱豫悔言覷着九四之豫便當速悔　盱豫爲句　胡氏曰盱豫與介于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

咸按此兩悔字上悔字動悔之悔也下悔字尤悔之悔也盱豫已即于豫當悔而速變若遲疑而不

知變則必有悔矣此與二爻一正而一不正一遠
豫而一近豫之別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程子曰豫之所以爲豫者由九四也大有得言得大
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　邱氏曰盍合也卦五柔
爻皆斷一剛爻獨連故以簪爲象　何氏曰朋謂下
三陰簪聚也取聚髮也　朱氏曰剛中之志上行率
天下而從之何疑于朋之衆乎
咸按一陰有五陽曰大有以所有者大也此卦一
陽有五陰故曰大有得言大得以有之也大謂陽
也　四多懼陽爻自外來故戒以勿疑亦以位不

當也　朋盍簪者言羣陰之聚皆由己而豫惟開
誠以待之而已
六五貞疾恒不死
馮氏椅曰貞疾猶曰痼疾也　朱子曰以柔居尊沉
溺于豫又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故有貞疾
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爲恒不死之象　呂氏大臨
曰人之有疾常久而不死者猶有中氣存焉然不足
賴也　胡氏曰不死震反生象　何氏曰古者有疾
謂之不豫貞疾者豫之反也
咸按六五之貞疾以其與四親也上卦坎位爲心
疾而三至五又互成坎如疾之守而不去知貞疾之

象　下經恒之所以名卦者以得中也恒不死者
以得中故不死也朱子之說極宜玩味　六十四
卦以坎離爲定位胡庭芳於乾九三之終日九四
之躍淵既知取坎離象而不能推之他卦來瞿唐
何元子於取象極意研求而亦不識坎離定位來
氏以錯綜何則推之於變將无象不可通亦何貴
于取象乎愚于錯綜及變象皆有所不取以无待
取象于錯綜及變耳此卦若不知坎爲定位則貞
疾二字將作何解耶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朱子曰以陰柔居豫極爲昏冥于豫者也以其動體故

以爲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　何氏曰成猶定也
如春秋求成之成渝者變也如渝盟之渝記云一成
而不可變　熊氏良輔曰聖人不絶人以爲善之道
故豫雖至于冥昏而一變其所爲則亦可以无咎
咸按上卦坎位爲夜冥則天將明矣冥豫者言自
昏至曉沉溺于豫也　成有渝者言上卦之震若
變而在下則可以免豫之咎故隨初九爻辭即言
官有渝明與之應　自乾坤後屯蒙二卦六子相
次而生需訟師比皆坎用事坎爲真陽之精聖人
扶陽故重任之始從父繼從母與五子獨巽小畜
巽用事履兌用事泰否後同人大有離始相事謙

則艮用事豫則震用事何等整齊是聖人非无意
安排也豫之震失位故下卦以隨正之而特著之
曰官有渝蓋可見已

䷐隨元亨利貞无咎

虞氏曰否上之初剛來下柔初上得正故元亨利貞
无咎　張氏曰剛自乾來下坤之柔曰隨　馮氏椅
曰元者震也蓋乾之一元來為動之主是以亨也
朱子曰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
之豈隨也哉深得占法　錢氏曰隨蠱否泰初上變
邵子曰泰到盛時須入蠱否當極處却成隨
咸按玩虞仲翔之說則卦自否變變而初上皆得

其正故既備四德而又言无咎玩張紫巖之說則
下卦剛隨柔也此卦為一陽之復與屯絕相似其
備四德宜也蓋否泰之變始于此否一變而成泰
也觀象傳只言剛來而不言柔往象辭之專為初
九言可知四德下又言无咎者隨易失於不正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項氏安世曰官主也初九為一卦之主以乾之上九
坤之初六相變而成隨乾上九坤初六本皆不正得
變而正故曰官有渝貞吉　蔡氏曰門二也　徐氏
曰二居中得正初隨之而不失其正則有功也
咸按初自否之上來故貞固守之則吉　出門者
動而移足即交二也朱子發謂初隨四是不思交
辭已明言之蓋此卦以隨立義自不當論應耶
渝震象豫上卦震故上六曰有渝此卦震在下故
初爻曰有渝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程子曰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　來
氏曰中爻巽為繩係之象
咸按此卦二三兩爻皆初之所隨者二既係于初
則不能與五應故象傳曰弗兼與也而舊解謂戒
其當從五全不知隨時之義矣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何氏曰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九隨有求得者三
欲往隨于四四亦无應故三之有求于四者无不得
咸按隨有求得者三之於四本近而易隨然四不
正故利于隨初之為得正耶　來瞿唐以九四為
丈夫六二為小子是不知卦之所以名隨以初九
剛來隨柔也六二同是柔三亦何貴乎其隨耶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虞氏曰孚謂五　朱氏震曰三不隨四四據而有之
獲也　來氏曰震為大塗道之象
咸按隨有求得者三欲隨四也隨有獲者四欲三
之隨也亦以位近故欲其隨而即可有獲然位皆

不正而欲貞固守之凶矣　四與五同德相孚故
寧舍所獲而孚五九五得正所謂道也故曰有孚
在道明光明也互艮光輝象以光明孚五何咎之
有蓋九五居尊得位固所當隨耳孚上卦坎位象
舊解皆謬
九五孚于嘉吉
程氏迥曰有嘉美之德者九四也以剛德相孚宜孚
之者也故九四孚在道本爻孚于嘉蓋卦有隨義不
取應也
咸按此卦六爻皆不取應不獨九五夫九四孚在
道九五孚于嘉語意極明而何元子乃以嘉爲二

來瞿唐更以嘉爲上皆不知嘉固乾之象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程子曰居隨之極隨之固結如此　何氏曰互巽維
繫象互艮拘象
咸按此卦九自否之上往居初而六自否之初來
居上得正故五拘繫而又維之蓋欲用以主西山
之祭也王指五言上本在卦外故五欲其隨已不
得不如是固結耳　一說此指文王之事而言夫
拘係之又從而維之非文王之囚于羑里乎然文
王終守臣節而不變以不失隨之義迨歸而得專
征伐主祭享于西山猶恪守侯度也享上卦坎位

象西指兌而言山以在互艮之上也文王時爲外
臣故有取于上六之象耳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程子曰左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卦之象言之所以
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　朱子曰器中
盛蟲自相併所謂皿蟲爲蠱也　虞氏曰泰初之上
而與隨旁通剛上柔下乾坤交故元亨　李氏舜臣
曰巽爲木利涉象　胡氏曰按馬融云震甲在東艮
在東之北巽在東之南而蠱上艮下巽故云先甲三
日後甲三日觀蠱三至五互震巽三爻恰在震甲之
先艮三爻恰在震甲之後

咸按卦自泰變初六陰來蝕陽而上九陽亦往蝕
陰如蟲之併食者然此蠱之所由名也　曷言乎
元亨泰之初九爲陰所蠱乾之本體壞矣而初往
居上成艮止于卦外委其子以幹蠱上本泰之乾
體故曰元亨九二其中子九三其少子而自三至
五互成震長子亦在焉各事其事以幹父之蠱所
謂有子考无咎也一卦而三陽備焉故彖傳云元
亨而天下治也　利涉大川者上九自泰初來已
踰坎位之險也是元亨與利涉大川皆主上九一
爻言矣　先甲後甲馬季長說猶覺繁重竊以此
只明中有互震耳自三至五震也反觀之則上至

四亦震也上九成艮居卦終而可以反成震此彖傳所謂終則有始也彖辭所以必言先甲後甲者卦以九二九三爲幹蠱之子疑于无長子矣故特以此二語明其有震也九二幹蠱之始在互震先爲先甲三日上九爲父在震後爲後甲三日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何氏曰坤來乾而成巽則乾體壞乾往坤上成艮則坤體壞合兩體成蠱

咸按初爲一卦之始故合全體言之幹父之蠱者二與三也初本乾體爲陰所蝕而二三以陽剛幹其蠱故考得以无咎　厲者始爲陰所蠱則危而

有子則終乃吉　何元子以初爲巽女幹蠱而不知二三之爲有子讀小象意承考之語可以悟入　巽木幹之象本義謂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竊以築牆兩旁版亦謂之幹宜用此義作正物之不正解於幹蠱之義尤切詩幹不庭方謂凡不來庭之國韓侯得以正之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孔氏曰居内處中幹母事也

咸按自初言之則九二爲幹父之蠱自二言之則九二又爲幹母之蠱蓋二爲坤之本位坤母也陰以從陽爲宜九來居二而陰得其所從故謂之幹母之蠱也不可貞者位不當不可貞固守之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來氏曰三以陽剛之才能幹父之蠱者　吴氏澄曰九三互震之下畫長子也小謂陰大謂陽

咸按小有悔悔字止作變動解九三能幹上九之蠱則九之居上不過陰變動而已陽固无咎也本卦乾體壞實震體壞耳此爻互成震得不謂之幹父之蠱乎故九二别言幹母之蠱者以幹父之蠱讓互震長子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晁氏公武曰裕益也長其惡也　胡氏曰離位爲見

咸按傳義皆以裕爲寛裕不合卦義晁子政知其爲長惡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竊以初六陰居陽位以蠱陽而六四陰又得位不益裕其蠱乎　往見吝者初六本自上往而四以陰遇陰徒見其可憂吝而已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徐氏與喬曰二剛中處多譽之地五任之治蠱二之譽即五之譽　來氏曰用者用人者也用譽者因用人而得譽也

咸按都聖與以上九爲父六五爲子夫六五陰也何能幹蠱得來徐二說實獲我心蓋從二多譽得

閒譽乾象亦五位象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都氏曰其體艮止之象卦終无所事之象　林氏栗曰王五也侯三也在五之上不應于三不事王侯之象也

咸按上九爲爻當從都說以其本自乾初變也三子已任幹蠱之責故可以不事事耳　一說此卦上五爻皆以家事言獨此爻以國事言何也或謂上卦隨言文王之事此卦言紂之事若云以紂之蠱惑无道尚有子以幹蠱亦可以无咎今其蠱已成爲之臣者惟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已此伯

夷之所以避紂也易當紂與文王之事自可備一解蘇東坡所謂蠱之成也良醫不治君子不事事與是說合

䷒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孔氏曰復卦一陽尚微又不得中故未有元亨利貞泰卦上下通泰物通則失正故不具四德惟此二陽浸長特得稱臨所以具四德也　朱子曰二陽浸長以逼于陰故爲臨十二月之卦也　何氏曰八月先儒皆謂臨與遯反自建子之月一陽始生爲復二陽臨三陽泰四陽大壯五陽夬六陽乾至五月一陰始生爲姤六月建未則二陰長而爲遯自復至遯凡八月　李氏舜臣曰言之于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且文王未伐商安得用周正朔　胡氏曰元亨利貞凡七卦乾坤屯隨臨无妄革除坤卦外皆一陽居下

咸按隨之一陽爲陰所蠱以其孤行也至是而二陽一時並進是之謂咸臨初得其元遇二而亨无不利也可以貞固守之矣　八月有凶者陰盛而陽衰也以周正言則自子至未爲八月遇遯二陰生而臨之二陽皆爲陰矣以商正言則自丑至申爲八月遇否三陰盛而陽消矣以夏正言自寅至

酉爲八月遇觀則四陰盛而二陽微矣此于三正義皆有合而李隆山之說爲長　至于八月有凶猶訟上九之終朝三褫之履上九之其旋元吉於上卦透下卦耳

初九咸臨貞吉

徐氏曰咸皆也初與二皆臨乎柔故曰咸臨　朱子曰初九得正故貞吉

咸按卦自屯變九二自五來與初比故謂之咸臨臨字之義釋者不同徐至大以上下相與爲臨何元子遂謂四陰在上亦稱臨不知上經以陽爲主卦之得名皆成于陽故此卦兩陽爻並稱咸臨以

二陽竝進也元子殊不識此卦之義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馮氏椅曰得中而應君陽之上進羣陰順之所以无不利也

咸按言吉又言无不利者爻不正恐人疑其不利也得中即得正故无不利小象謂之未順命蓋命即本來之定位訟九四之復即命亦以其居位不當耳即是以觀可知无不利者固有不利若直以為无不利又何以謂之未順命乎講家知此意者罕矣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來氏曰甘臨者以甘悅人而无實德也坤土其味甘兌為口甘之象

咸按六三比于二陽以其臨為甘而本體實陰故无所利[illegible][illegible]知憂其陰柔自可改而從陽故无咎上卦坎位加憂之象

六四至臨无咎

邱氏曰三四皆陰柔三无攸利而四无咎者三乘陽而四應陽三位不當而四位當也

咸按四應于初至臨者初陽至而臨之也程傳以比為至本義相臨之至殊覺費辭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朱子曰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何氏曰坎為通知之象　錢氏曰四通道于初象至五虛中應二象知

咸按釋文云知音智又如字竊以知臨者知二陽之臨而任之也來瞿唐何元子皆不知坎離定位於此爻則以變坎取象夫變者猶未變也安可取未來之象為象耶

上六敦臨吉无咎

朱子曰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小象所謂志在內也　蘇氏曰上六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臨　林氏曰坤為厚德是謂敦臨

咸按上去二陽已遠三其相應之位志在即三以就陽之臨是所謂敦臨故小象謂之志在內也蓋與敦復義同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程子曰凡觀視于物則為觀為觀于下則為觀音貫如樓觀之觀　馮氏曰卦疊艮之畫有門闕重複故取象于觀　項氏曰盥者詣東榮盥手於洗凡祭之事百未一為也　何氏曰盥互艮為手象初二三四之觀下觀上也五六之觀上觀下也

咸按此卦正與臨反四陰盛長二陽向消也其變易自蒙來九二變居五而有觀視于下之象故彖

傳以爲大觀在上專指五言　互艮成廟象故彖
辭言祭祀凡將祭先盥手當此之時人之誠敬必
孳以其在未薦之先故曰不薦自四爻以下皆虚
不薦之象　有孚五與上同德相孚也顒者尊嚴
之貌二陽相孚于上有尊嚴之象故曰顒若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朱子曰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
道也　魏氏了翁曰傳註之說彖象爲觀示之觀六
爻爲觀瞻之觀竊意未有反切以前安知不皆爲平
聲乎聞見視聽高深先後遠近上下之等皆有二字
考諸義則二字固可一也　馮氏曰初爲陽位故爲

童二爲陰位故爲女
咸按五遠于初童觀見近而不能見遠故象傳以
爲小人之道　君子吝者陰盛之時君子之位爲
小人所居故可虞吝

六二闚觀利女貞

朱子曰陰柔居内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
徐氏曰闚門中視也雖與五應爲三四所蔽所見
不明也
咸按二有門象下卦離位闚象

六三觀我生進退

來氏曰下爻皆觀于五三隔四惟觀我生而已我生
者我陰陽相生之正應即上九也爲進退爲不果者
巽也故曰觀我生進退　何氏曰諸家之解以生爲
動作如生之謂性之生此強解也生即相生之生
咸按生生之謂易即陰陽相生之謂則來說是也
三本欲觀五而爲四所隔僅能觀其所生之上九
故進退不決進退互巽象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程子曰四切近于五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其
盛德光輝也不指君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豈止觀其
一身乎古者有賢德之臣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
進于王朝則謂之賓　胡氏曰自五以下成坤者二

國之象也　來氏曰四承五賓王之象
咸按鹿鳴之詩我有嘉賓古者固以臣爲賓也互
艮光輝象利用賓者五利用之以作賓于王家也
故小象謂之尚賓若即主四言四豈可自以謂賓
乎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項氏安世曰觀本是小人逐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
正在上羣陰仰而觀之故取以爲小人觀君子之象
其實君子漸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能如
九五之居中履正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无咎耳不
然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明二陽

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　來氏曰觀我生者觀我所
生之四陰也大觀在上君子无咎之道也
咸按舊解以觀我生爲自觀而來瞿唐則以爲與
六三解同以下四陰皆我之所生而示以中正使
之相觀而化君子之道也何咎之有觀小象即以
觀我生爲觀民則來說可從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來氏曰上九不在其位不任其事則无觀示之責義
當觀其生而已
咸按觀其生者觀三也統四陰則曰我生上僅觀
其所應故曰其生　上示三以陽德之當從不甘

爲陰所逐故小象以爲志未平也　上與五皆稱
君子者以其皆陽也兩言无咎所以扶陽也
☲☳噬嗑亨利用獄
程子曰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　李
氏過曰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
罰以去天下之梗　張氏汝弼曰卦中有坎爲刑獄
咸按此卦自否變初六往居五九五來居初遂成
震動而離明之象彖傳云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
位利用獄也讀此則知當以五爲治獄之主矣初
至四爲獄之象二三兩爻獄中之囚也五在其上
故爲治獄之主舊解誤從全卦取獄象則五亦在

獄中矣陰居尊雖不利於他事而用其明而柔者
治獄則得其道故曰利用獄也舊說以九四爲頤
中之間不知初至四固已具頤之象矣　易爻辭
言卦變惟損益二卦最明故讀者尚能理會而不
知凡卦皆猶是也此卦爻辭全當于卦變求解初
九自否之五來故下卦噬物者專指初也六五自
否之初來故上卦噬物者專指五識得此意方可
以讀爻辭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蔡氏曰屨履也校械也滅没也趾在下人所用以行
者初象滅趾則小懲大戒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

來氏曰震爲足趾象　何氏曰初剛横亘於震足
之下滅趾象
咸按此卦下三爻皆言无咎蓋以否象已變也屨
指初校指九本初六而九來居之故滅趾校中虚
離象上卦成離下卦位離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朱子曰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滅鼻噬
膚而滅其鼻于器中也　朱氏曰陰爲膚剝六四亦
取膚象　林氏曰互艮爲鼻　何氏曰二當互艮之
下盡鼻之下端也正與所噬之膚相値故有膚滅其
鼻之象

咸按六二全陰而噬之者爲初故滅鼻而象傳以
爲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齊氏夢龍曰周禮腊人掌田獸之腊注薄物爲脯小
物全乾爲腊　林氏曰腊者肉見于外而骨藏于中
以六居三外柔內剛腊肉之象　朱氏震曰毒互坎
險象師以此毒天下亦指坎　何氏曰小以陰柔言
咸按遇毒者三四五互成坎也小吝者陰居位不
當也然否象已易故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胡氏炳文曰離爲乾卦故爲乾胏骨連肉剛中有柔

九四剛居柔故所噬如之　王氏肅曰金矢所以獲
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于味必思其毒於利必
備其難也　何氏曰胏與胾通金矢藏于乾胏之中
噬乾胏而得金矢也
咸按上卦本乾體六五來而乾體壞是四爲其所
噬也　金乾之象矢離爲戈兵之象　九四失位
故利在知其艱而變爲柔則得正而吉　前賢于
得金矢三字不知即象以求顧引鈞金束矢以爲
證夫周禮一書劉歆妄有增飾禁民訟獄入鈞金
束矢而後聽雖極亂之朝未嘗有是此正可證周
禮非聖人之完書矣彼劉歆因此卦有用獄得金

矢之辭遂假借造作僞妄以欺後人後人不解經
意乃轉引僞書以證經傳豈非聖經之厄乎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蔡氏曰黃象離中金剛也　何氏曰貞厲者言宜變
剛也无咎正象傳所謂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咸按乾象離肉象六　黃金謂五位也　貞厲者
貞固守之則厲　无咎者得中也故小象以爲得
當
上九何校滅耳凶
鄭氏曰離爲槁木坎爲耳何校滅耳之象　胡氏曰
校加于首而滅其耳所以凶也　毛氏曰以怙終故

寄之上九
咸按在卦之上故曰荷校校指九居上言否之初
六來居五滅耳之象初之滅趾是滅陰故无咎六
五滅陽故凶毛氏怙終之說極有識明不專爲上
九言也不然繫辭何以謂之惡積而不可揜罪大
而不可解乎
䷕賁亨小利有攸往
程子曰賁者飾也　徐氏與喬曰下體本乾坤之上
六來文其剛居位得中故亨上體本坤分乾九二以
文其上故小利有攸往凡此剛柔交錯而成文　徐
氏直方曰六二中正得位无往不通故亨坤柔爲質

于外而剛往文之本柔得剛小者利矣　何氏曰人
知文之爲賁而不知質爲之主剛爲質柔爲文柔來
文剛是本先立矣而文行焉故亨分剛畫居上而柔
始得成其文不然无質之文非文矣
咸按讀序卦致飾則盡一語聖人本不以賁爲貴
然剛柔文飾本乎自然何元子之說極得經旨知
本之先立則柔之來固以文剛而亨矣知分剛畫
之爲質則白賁无咎之旨亦了然矣　此卦自泰
變柔來而得中正故亨專指六二小利有攸往則
指上卦言讀易者曷不推此義以讀噬嗑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何氏曰内卦本以六二之文來飾初九九三之剛初
最近二故有賁飾其趾之象
咸按初最在下象趾賁之者二也初舍其應故不
乘車而徒步以就二四遠而二近也坤爲輿輿者
六四之象故曰舍車乾爲行九者乾之策故曰徒
舊解皆不甚分明

六二賁其須

朱氏震曰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三至上有
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　何氏曰須雖有美必附離
于頤六二爲九三之賁也
咸按賁其趾者二之賁初也賁其須者二之賁三
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何氏曰以一剛介二柔之間錯雜成文且上下體離
艮相連又以兩卦取象相賁賁之盛者也
咸按三四兩爻皆曰賁如以其居兩卦之間剛柔
相賁雖非賁之正義而亦有賁象故曰賁如也三
在上下二陰中而互成坎雖非正坎而有潤澤象
故曰濡如以是觀之兩如字正不徒泛然作語助
辭文辭之妙若此惜人多囫圇讀過也　永貞吉
者言九三得位宜久而不變則吉也以其在下三
畫之終故曰永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胡氏曰白馬翰如指三言三之來非寇乃是求婚媾
耳寇坎象　陸氏元朗曰翰馬舉頭高仰也　何氏
曰中爻震爲馵足爲的顙馵白足顙白題皆白馬象
咸按四與初正應而比於三爲賁蓋初舍四以就
二故四亦舍初以就三卦取相賁不取相應也然
非賁之正義故亦曰賁如　本爻以三畫卦言爲
巽之主位巽爲白故多取白之象猶泰之初取茅
象以其爲震主位否之初取茅象以其爲巽主位
也　皤如者四在三上爲髮與二在三下爲須无
以異也皤白色巽之象　白馬止應取震象商人

戎事乘翰翰亦謂是白馬然于文義不應重複白
當從陸明德說謂三乘白馬昂首而來以求婚媾
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朱子曰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
帛之禮聘召之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　李
氏鼎祚曰戔戔翦裁分裂之狀淺小之意　何氏曰
昏禮納幣一束束五兩注十端爲束從兩頭卷至中
以十端成五兩上九以陽剛處外乃賢人隱丘園之
象艮爲山爲果蓏丘園象因卦體文明以止特取此
以見敦本尚實之意

咸按彖傳云剛上文柔而此云賁于丘園蓋得剛
之質以爲文者也賢人有益于國是五受賁飾于
上也　坤爲布故云束帛　失位故吝得中故終
吉戔戔陰象
上九白賁无咎
虞氏曰在巽上故曰白賁　朱子曰賁飾之事太盛
則有咎賁極反本復于无色善補過矣　李氏舜臣
曰雜卦賁无色也其白賁之謂乎夫卦以賁飾爲義
而初九舍車而徒以示素履于初六五束帛戔戔躬
行素儉于上至于上九白賁則凡世間之色无可觀
矣大哉賁无色也非知未始有易之初者不足以語
此
咸按此卦由二與上兩爻變易而成程子以二爲
賁主柔來文剛故亨也上九一爻亦爲成卦之主
故小利有攸往　或疑卦无巽象而虞仲翔謂在
巽上者取六五上九爲半巽象也觀剝六五之取
象于魚亦止取半巽象可知矣

錢唐范　咸貞吉甫學

䷖剝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卦五陰剝陽故爲剝　胡氏一桂曰不利有攸往戒陽也有挽留一陽意體艮止之象也若一陽更往則剝而爲坤陽道盡矣如之何可往哉

咸按此卦爲上經第三段起處繼賁之後而爲剝以見盛美之難居而文飾之禍烈也舊釋剝爲落未是陰剝陽剝削之也　卦自比變五往上而成剝故不利有攸往象傳云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蓋謂五陰之勢盛長陰不利再進耳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蘭氏曰一陽在上五陰載有牀之象　何氏曰據荀爽本蔑作滅與傳滅下合

咸按諸家皆謂剝足未至于甚而曰蔑貞者初陽之正位而陰滅之故曰蔑貞凶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何氏曰受剝之凶易知也而剝人者失其所承以同歸于盡吾固知剝人者之凶必无異于受剝者之凶兩爻重言之者傷之深戒之切也

咸按程傳以辨爲牀之幹亦會意解之耳竊以辨與變徧並通剝牀以辨者剝牀已徧也蓋此爻爻位及應爻皆陰有徧意故象傳謂未有與也邱行可以陰陽相應爲有與剝已徧則无與矣．蔑貞者滅盡陽之迹也故此爻雖陰位而亦曰蔑貞

禮記玉藻先飯辯嘗羞疏辯徧也據此可信

六三剝之无咎

朱子曰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崇正无咎之道　胡氏炳文曰剝之三即復之四復六四在五陰中獨與初應而不許以吉剝六三在五陰中獨與上應而許以无咎何也曰復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吉許之可也剝小人之事小人中獨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許之則无以開其改過之門也

咸按剝之无咎者言雖當剝陽之時而獨與爲應必能保護之而无咎此以見小人亦知愛護君子君子待小人不當絕之已甚如陳寔之弔張讓所全正多王荆公與正人爲仇豈非諸君子攻之太急乎

六四剝牀以膚凶

朱子曰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　馮氏椅曰一陽與四同爲艮體初剝及艮陽之膚也　郭氏雍曰六四上體居牀之上則膚矣

咸按何元子以膚爲薦席謂四在陽下无緣有身在牀上也夫四與上同體自爲陽之外膚若必謂

陽在上則剝牀以足者豈陰之足乎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齊氏夢龍曰九家易巽爲魚剝積陰爲巽者四故曰貫魚六五四陰之主也艮手持之亦有貫魚象　虞氏曰艮爲門闕爲宮室象　馮氏當可曰五陰剝陽意極不善至是乃爲宮人之寵以六五柔順得中能率其下也　胡氏曰寵待也寵之以宮人如畜之以臣妾柔而服之无不利矣　楊氏時曰六宮各率其屬以時進御于王所貫魚之象也　邱氏曰遯剝皆陰長之卦遯陰長而微猶可制也九三言陽制陰之道曰畜臣妾吉剝陰長而已極不可制矣故不復言

陽之制陰而言陰之從陽曰貫魚以宮人寵畜陰之權在陽則告陽以制陰之道剝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

咸按羣陰剝陽而五獨與上比於是翻然從善率其屬以事之此所以无不利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朱子曰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衆心願載于君子小人居之則剝極于上无所容其身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害得盡後國破家亡能保其身乎　程子曰陽无可盡之理剝盡于上則復生于下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　張氏汝弼曰乾爲木果　馮氏椅曰陽爲大故稱碩果　邱氏曰果中有核核中有仁仁則生矣此自剝而復也　朱氏曰坤爲輿爲衆艮爲廬舍象　胡氏炳文曰始而剝牀欲上失所安今而剝廬自失所安矣　焦氏竑曰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變也陽非陰之所能制故曰碩果不食

咸按上九自比之五來一陽在衆陰之上爲民所載有得輿象小人傾覆邦家則不至自剝其廬不止上九在羣陰上羣陰之廬也君子謂上九小人謂下五陰不食者兌口閉也　程傳謂剝盡則復

无間可容息或問則云畢竟須經由坤是陽有斷滅也朱子以一陽不是陡頓生九月陽已萌芽至冬至方成一陽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此說誠然然陰陽互藏其宅坤卦純陰正非无陽也陰道无成凡事必順天而行則純陰中全伏純陽可知已陰發舒時陽固潛藏豈有斷滅哉故碩果不食即已含復生之意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程子曰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陽剝極于上而復生于下窮上而反下也　蔡氏

曰出由剝上出而爲坤入謂由坤下入而爲復在卦經七爻故曰七日　來氏曰朋者陰牽連于前朋之象也　錢氏曰復以五柔來順一剛朋來无咎之象

何氏曰道猶路也震爲大塗有行道象

咸按復一陽初長而將盛故曰亨无疾猶言无恙言自剝而復由出而入依然无害也　朋來无咎者言陰之朋雖多而陽當方長不復畏其有咎也　一反一復者自然之道七日來復陽德方長自剝來所謂利有攸往也　反復二字自應作兩義舊解即以反爲復則其道二字不醒又程傳以朋來爲諸陽之來似猶在後一層不若即見在陰多爲

說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程子曰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是不遠而復也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于悔祇陸德明音支作至字解　錢氏曰悔生于動居動之體无動之悔无祇悔也

咸按此卦本自師變而彖言七日來復則明言其自剝變蓋一剝一復者反復自然之道而爻辭則言其自師變初自師之二變爲此卦初九故曰不遠復所云无祇悔者不欲其再變動也讀繫辭未嘗復行之說可知已　元吉諸家皆釋以大善而

吉不知元字皆指初陽言之凡震卦一陽在下彖辭多言元亨此卦彖辭不言元亨故於爻辭言元吉

六二休復吉

李氏舜臣曰休息也所以養初九之陽也二於初下比而休息之度其不可抗扶持愛護之以遂其復故吉

咸按此與否九五之休否句法字法同而解家各異其義朱子以休否爲休息其否以休復爲復之休美來瞿唐何元子釋休否以人依木息爲休其說是矣乃於此爻以休而有容爲義不免附會蓋

以復與否美惡不同自難合爲一致以鄙意求之竊謂休者止也在否之九五則欲止其否而息之在此爻則欲止其復而養之以徐俟其進何以知其然也易于陽之生長皆愛養之屯蒙後之需无妄後之頤及此爻休復皆所以養陽也此聖人扶陽之微旨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何氏曰三體震性動又決躁故爲頻復象能无厲乎然猶未離乎内與初同體故亦有復象而猶可以免咎

咸按三於初二隔之而頻望其牽連以復故不免

于厲然陽固宜望其復者也是以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

王氏曰上下各有二陰而處得中履得其位而應于初獨得所復　朱子曰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爲故不言吉

咸按四在羣陰之中而能矯然獨與初應故以獨復深嘉之所以導小人從善之路也　震爲大塗四在卦中故曰中行也行亦以應陽而言

六五敦復无悔

何氏曰五去初遠又非其應其下而從之亦附于四而已敦者附益而加厚之與敦臨意同　李氏舜臣曰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柔之主未嘗不俯而順之无所于逆故復爲一陽之長而六五則以敦復无悔臨爲二陽之長而六五則以知臨爲宜泰爲三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帝乙歸妹爲祉皆下順陽而得居上之體作易者當陽長之世以此垂訓要之皆所以爲君子地耳

咸按坤體厚故曰敦復附於四附於二皆可以通初蓋居尊位而得中知尚賢也　所以无悔者以柔居中可以不變故象傳曰中以自考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中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蘇氏曰乘極盛之末而用之不已不知初九之已復也謂之迷復凶字貫下以天意言則凶見于災眚以人事言則凶見于行師　鄭氏曰異自內生曰眚害物曰災災眚者不天之罰也初九之復天也衆莫不子而已獨迷焉雖天其肯祐諸故有災眚　何氏曰言行師以其敵陽也陽初復陰極盛正龍戰于野之時坤爲衆行師象也　荀氏曰陽息上升必消羣陰故終有大敗　馮氏椅曰十年者坤之極數

咸按迷者羣陰之象災眚上卦坎位象圖坤象上與五比故以其國君凶陽居初陰必至姤而後復復去姤遠故十年猶不征也　此爻蓋邪臣竊踞高位構釁啟禍之象如楊國忠用師于蜀連年敗衂旣迫安祿山之反又促哥舒翰速戰致潼關失守明皇倉卒奔蜀所謂以其國君凶也斵喪元氣至此雖十年其能復乎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乾上震下動以天爲无妄　朱子曰无妄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　馮氏椅曰初自外來而爲主于內所謂元也震動而乾健所謂亨也　胡氏曰本義以利貞指九五而无妄成卦實由初九則利貞亦指初言也其匪正謂三三不正則離毀而有眚矣艮止在前不利往之象

咸按此卦上乾下震震可以當得一乾卦是不啻純乾也故四德皆備與乾同而不可更有所往來移易以失其无妄之本然蓋動以天之謂无妄旣无妄矣卽不可更有所動動卽妄矣　六爻得正者初二五也其匪正者三四上也三不正而居震體不免于躁動故有无妄之災所謂匪正有眚也四上雖不正而爲乾體故不利有攸往爻辭於四曰可貞五曰勿藥上曰行有眚凡得乎天者皆以不可往戒之蓋處无妄之時總宜任乎天而不妄動耳

初九无妄往吉

何氏曰震陽初動與九四兩剛相遇不牽于係應之私是之謂无妄以此而往動與天合何不吉之有

咸按卦自訟變二來居初爲一卦之主故直曰无妄也往吉者二變初而成无妄故往吉也蓋以卦變爲往耳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朱子曰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此象　虞氏曰震爲禾稼艮爲手　何氏曰不耕穫者不方耕而卽望有其穫不菑畬者不方菑而卽望成其畬也學者之除妄心而必有事焉當如此矣

陸氏元朗曰菑田一歲也畬田三歲也

咸按二坤位爲田故言田事不耕穫不菑畬者以卦變言也九之往初是所謂耕也菑也而不卽望其來乎二是所謂不穫不畬也　有攸往者初九本自訟之九二往也細味小象未富之旨便得經解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朱子曰處不得正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受詰捕之擾也　來氏曰中爻巽爲繩繫象

咸按牛指六二以坤言也行人謂初九自訟之二往故曰行人二爲人位也邑人謂六三坤國邑也初與二陰陽相比如繫牛者然三隔于二无所

得而反受其殃此所謂无妄之災也諸家不知行人之爲初故所解率誤　災上卦坎位象三鄰于外卦故獨有災

九四可貞无咎

程子曰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貞固守此自无咎

咸按可者本不貞而可貞以守之也四下二陰有艮象蓋止乎其所當止者上卦乾體无妄之天固不可動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朱子曰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

至也如是而有疾是不期而有者也勿藥而自愈矣
來氏曰巽木艮石藥象
咸按疾以居坎位言也有喜九五乾象　凡易中爻辭不必盡與卦辭相應獨此卦爻辭皆發明卦辭不利有攸往之義初以往而无妄二以无妄而往其往宜也四與上之不利于往固明戒之矣三以位不當有无妄之災五以位值險有无妄之疾而勿藥則仍是不利于往蓋藥石必有攻治是妄有動作也勿藥則不妄動矣无妄之疾還以无妄處之豈容他有所往哉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何氏曰上九居乾之終則純乎天矣　楊氏文煥曰拂天而動則妄故行有眚而无所利
咸按上九爲卦之成故亦直言无妄下乃戒之之辭　處天位之極而妄動是逆天而行故行有眚
行乾之象有眚坎多眚之象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趙氏曰乾健上進爲艮所止艮陽卦也陽爲大故曰大畜大小畜所畜皆乾所別者艮巽耳是故以大畜大謂之大畜　胡氏曰三至上互頤食象　何氏曰畜者畜之以成其德也何畜乎乾懼其過銳而或躁過剛而或折故畜焉以裁之此聖人陶鑄之妙機也

咸按无妄四陽已過矣不可再進故其卦辭云不利有攸往而此卦以艮止三陽于下還其泰之本位猶屯蒙後至比陰陽之六畫皆已生長則以巽畜乾同一防其太過之心也巽以一陰畜乾故曰小畜艮以一陽畜乾故曰大畜　卦辭皆屬之上九內卦乾之利貞上九畜之也　卦本自需變五與上相易不家食者坎位有食象五位九之家也今易而在上故云然已出險外故曰利涉皆指卦變言也

初九有厲利已

程子曰初九爲六四所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

利在已而不進也　蘇氏曰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亨　來氏曰內卦受畜以自止爲義
咸按初受畜伊始何至于厲以上卦有坎位在故小畜謂之不犯災象之言利涉大川亦以上有坎位耳

九二輿說輹

陸氏曰輹伏于軸上　來氏曰九二亦爲六五所畜以有中德故能自止而不進中爻兌爲毀折說之象
咸按二坤位爲輿剛居其上故說輹然不過止而不進不至如說輻之甚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毛氏璞曰逐者兼三陽而言之　陸氏希聲曰得位失中故利艱貞　馮氏椅曰輿以載之衛以防之皆指下之二陽同力者也　何氏曰三上陽剛同行可以行矣猶且踟躕焉而未敢驟蓋畜之極也乾爲良馬三陽並進中爻震動故有馳逐之象然二柔止之于前未可輕銳以進故告以利艱貞乾爲言互兌爲口曰之象輿衛是一路事閑者習也時乃利有攸往蓋其受畜于上九者深矣
咸按傳義皆云三與上合志同進竊以畜乾以上爲主安有與之同進之理始之良馬逐利艱貞言

其受畜而不進也乾健故曰良馬三陽相逐有進意而艮止在前利在知進之艱難而貞固以守之因戒之曰當此之時唯有優游閑習輿衛之事從容以待之俟其畜極而通則與上同德合志而可以進此其利有攸往也始終皆不欲輕進之意
曰字陸德明音越傳義改爲日不可從七月之詩曰爲改歲曰殺羔羊句法與此正同固出自周公之手无疑也　輿二坤位之象衛初爲童僕之象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程子曰四畜初初居下易制猶人之惡止之于初則易如童牛而加之以牿也　朱子曰牿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
咸按童牛元吉皆指初言之下卦離位故初有童牛象牿上卦坎位象初九爲乾之初畫四與之應故於此言元吉來瞿唐何元子不知坎離定位之可以取象即以四爲童牛謬甚

六五豶豕之牙吉
何氏曰爾雅云豕子豬豶豶者豬子也　錢氏曰豶豕之杙爲牙　李氏鼎祚曰九二坎爻坎爲豕也
咸按牙所以繫豕止之也與童牛之牿文義並同豶豕指陽居二爲坎主位象牙則取上卦坎位象

上九何天之衢亨

王氏宗傳曰彖傳剛上而尚賢上九也以陽德而居五之上爲五所尚所以有此象天衢通顯之地何如何校之何言以身任天下之責主張賢路故亨　胡氏曰艮爲徑路在上爲天衢　何氏曰何擔也負也詩云何天之龍義同艮爲背荷負處也何天之衢言有所負荷于天之衢也王延壽靈光賦荷天衢以元亨可証
咸按畜至上已極而通三陽皆有賢德上九荷薦賢之任欲汲引而進之天衢故亨蓋始之畜之者恐陽之銳于進也及輿衛已閑不可不廣開賢路矣上自需之五來入于天衢　吳草廬謂猶莊子言

鵬負青天而飛于九萬里之上據此則何字更有着落矣彖傳之剛上謂卦變尚賢當如王景孟說胡雙湖以艮爲衢不知徑是小路非衢也下有互震震爲大塗之象　此卦下乾上艮艮一陽當得一乾卦是不啻純乾也故彖言利貞而爻辭于六四言元上九言亨則四德具矣他卦罕似此者且爻辭言亨惟否之初六六二及節之六四與此爻凡四見而已否彖辭不言亨以六三也故於初二兩爻言亨此卦彖辭亦不言亨以畜陽不欲其亨也至上畜極而通故特補言亨耳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程子曰上艮下震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大至于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　馮氏當可曰凡人之頤上曰輔下曰車輔不動艮也車獨運震也　胡氏曰卦體似離爲目有觀象　來氏曰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求人之養　何氏曰下動上止中虛无物止乎虛不動乎欲是之謂貞是之謂吉貞對動可知貞吉主艮言所謂口容止也卦爻辭同意上三爻止體皆吉下三爻動體皆凶觀所養之正不正而吉凶判矣故曰觀頤然所養之正不正豈人則貽之故曰自求口實

咸按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則頤者固所以養此所畜之三陽也蓋與需卦同義需卦因三陽生長故以需養之此卦因上卦三陽復泰本位故畜止而以頤養之皆所以休養陽不欲其失之過也動則過止則不過止之爲義本就三畫卦言艮居三正也彖辭貞吉專指上九何元子之說是矣蓋卦自屯變屯之五至上而天下由之以養故彖辭以上九爲主　觀頤上觀下也觀頤自求口實者言觀其所養如何自求口實也口本虛必求所以實之故曰自求口實　舊解以觀頤爲養人者固非橫分觀頤爲觀其養德自求口實爲觀

其養身截斷語氣亦屬支離蓋因彖傳觀其所養觀其自養二語遂以所養者爲養人善夫何元子之言曰觀頤者觀其養之得失也四句只一意夫養萬物養賢養萬民乃頤中包含自有之理彖傳特推廣以贊其大卦辭只就自養言此正朱子所謂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虞氏曰離爲龜艮爲我　程子曰龜能咽息不食朶頤動頤垂涎也

咸按中虛故求口實初陽本實朱子謂爲足以不食者是也可以不食而觀上九而朶頤本非其應

而爲欲所動故凶、朶頤震動之象竈下卦離位
象　本義以爾爲初我爲四是不知六四陰虛无
食何朶頤之有錢國端則以爾爲四我爲初是不
知離爲竈本下卦之象夫六爻以上九爲主固知
虞仲翔之說爲是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黃氏榦曰頤六爻只是顚拂二字求養于下則爲顚
求養于上則爲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顚頤當爲句
拂經于丘頤爲句　胡氏曰丘頤上艮爲山象　徐
氏與喬曰經歷也　吳氏澄曰拂如階前樹拂雲之
拂經如陶淵明言崎嶇而經邱也

咸按上當有以養下而反求養于下故曰顚頤言
顚而就頤也既求養于初而以震體好動又拂歷
高丘而思就食于上頤其所貪不已多乎是以進
而見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王氏心敬曰處動之終居非其正雖與上爲正應然
下動上止終不得其養故凶　李氏過曰三去上隔
互體坤坤數十故曰十年

咸按動與止其性相反故小象謂之道大悖雖相
應而必不應矣拂如拂拭之拂拂頤者僅能拂其
頤而終不得食也位又不當故貞固守之則凶雖
十年之久用以求應尚无所利耳

六四顚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

朱子曰柔居上得正所應又正故雖顚而吉　蔡氏
曰四艮體能靜以待養于初故吉　張氏栻曰虎視
常垂首察茍九家艮有虎象　馬氏曰耽耽虎下視
貌　程子曰逐逐相繼也

咸按四與二皆顚頤而吉凶不同游廣平謂二志
在物四志在道此只是臆度之辭竊以養道宜靜
二之征凶動而往求也四之吉未嘗有意往求不
過垂首下視而其所欲自相繼而至何咎之有蓋
初震體喜動可以不求而應初與上相反此爻正

與三相反也　艮爲虎者卦位艮居寅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何氏曰二五相應二不應五而從初五不應二而從
上

咸按拂經者拂上之頤而歷焉以求養以其同體
相比也　居貞五得中也　上坎位五方在險中
故不可涉大川諸家不知於坎離定位取象故來
氏於此爻不復言象而何元子則謂爻无大川象
誤矣或疑坎離定位前人罕以此取象若未可深
信吾則曉之曰初九九二九三與初六六二六三
在九與六必變而初二三之爲三才六十四卦有

一變者乎然則坎離之定位可以取象又何疑乎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李氏曰由頤者天下由之以養也　程子曰以人臣
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
咸按頤中四爻皆虛而此獨實所謂口實也故曰
由頤六五大君且由之而養來瞿唐所謂唐德宗
待韓滉之粟是也恐其恃此而驕故必知其危厲
乃吉以陽居上不當位有厲象也　卦自屯變五
上相易五至上已在坎險外故利涉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何氏曰陽畫四陰畫二陽倍于陰大者過也陽過于

中而上下弱矣故有棟橈之象玩卦辭言棟橈指二
三四五言也爻辭專及三四者舉中樞也惟九三過
剛不中故棟橈之凶專歸之荀九家坎爲棟
咸按上經以乾爲主故於篇終咎陽之過而以坎
離之中挽之　棟以多而橈明陽以多而過也
利有攸往者卦自乾變初九往四而棟隆起故亨
蓋下卦爲乾六四來初故知初九往四也　竊以
孔子學易無大過當於此參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程子曰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
茅過于愼也是以无咎　胡氏曰巽爲白象　何氏
曰陽之勢過盛不足于陽德而心獨尊陽故用白茅
以藉之庸何咎　錢氏曰藉于剛過之下若恐其墜
諸地而從下以救其過之象
咸按乾之初九陽在地也今變而六居初是藉之
以茅矣巽爲白茅之象　陰不過故无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程子曰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枯楊而復
生稊陽過而未至于極也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
育之功故无不利　司馬氏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
濟之以柔故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美　何氏曰
巽木兌澤楊澤木也稊楊之秀也夏小正正月柳稊

注云發孚也　易氏曰虞仲翔以老婦喻初六以女
妻喻上六謂巽爲長女兌爲少女蓋二與五爲應而
五非其應也過乎五而得上六五與二爲應而二非
其應也過乎二而得初六二者皆過以相與此老夫
老婦所以有枯楊之喻　項氏曰二五皆濱于澤故
稱楊下亦言澤者兩兌相反也凡不反對卦八皆本
卦自爲反對
咸按枯楊指九二稊指上六　陽已過故稱老夫
謂之女妻始嫁者也兌少女之象
九三棟橈凶
李氏過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

卦之上而曰棟橈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
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　來氏曰文王棟橈本末
皆弱周公棟橈因初之弱
咸按以象言二亦是棟二不橈而三獨橈者棟之
所以橈象陽之過也九二乘柔剛猶未過九三以
剛乘剛陽過已甚此棟之所以橈也　巽木爲棟
象兌毀折爲橈象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胡氏曰四在三上有隆起之象　程子曰四與初爲
正應九旣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係于應則可吝也
蔡氏曰它謂初也

咸按何元子以三爲它謂若比于三恐其過剛而
折不知四之棟隆固以有三在其下耳故象傳曰
不橈乎下然以它爲初則初本四之正應似不得
以它目之竊以卦自乾變初九往四故棟隆起而
吉設它有所往豈不有憂吝乎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朱子曰陽過之極又遇過極之陰皆與二反　來氏
曰老婦已老而嫁者也
咸按此枯楊指初六錢國端目五爲老婦者固可
笑即舊說以上爲老婦亦非初本與四應是其故
夫也今過而得五故謂之老婦若上六在卦外獨

處故謂之女妻士夫者士大夫之謂以其當五位
也再嫁之婦得官人故无咎而可醜稊喻女妻以
上六陰之秀也華喻士夫以九五陽之美也　諸
家皆以女妻能成生育之功故无不利而老婦反
是故无譽竊以爲不然老夫爲已過之陽得女妻
未過之陰則剛柔可以相濟所以无不利若老婦
已過之陰而得士夫過盛之陽陰將竭不能助陽
之過故无咎而亦不能損陽之過故无譽也來瞿
唐謂楊開花則散漫終无益于枯其說正相發明
譽爲五位乾象而此言无譽者以陽過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胡氏曰乾爲首九五頂也上六處五上滅其頂也
王氏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
頂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　何氏曰柔在上爲陽
所逼故雜卦曰大過顚也大廈之顚非一木所能支
上以軀軀寄其上勢不至滅頂不已是雖上所値之
凶然有尸其咎者矣剛實爲之柔何罪焉
咸按在上卦之上故曰頂上卦坎位澤又居之坎
澤之上皆水也故有過涉滅頂之凶无咎者當位
則咎非自已作矣　一說大過棟橈文王以喻紂
也利有攸往者望其改也此爻周公以比文王蒙
難艱貞之意舊解謂此爻爲殺身成仁者不爲无

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程子曰坎者陷也陽居陰中則爲陷陰居陽中則爲麗凡陽在上止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説之象在下順之象習重也陽實在中爲中有孚信惟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李氏舜臣曰坎離者天地之中坎居正北於時爲子爲夜之中離居正南於時爲午爲日之中夜之中一陽生焉故坎一陽居中日之中一陰生焉故離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中即坎離之中此乃造化張本故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坎之中實是爲誠離之中虛是爲明誠明

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

咸按坎一陽生于二陰之中離一陰生于二陽之中此乾坤之中也天地之道不外一中上經以坎離終聖人示人以中道爲生生之本也此爲一篇結穴處　卦變自坤而實爲乾之變故以九五爲主爻而爻辭五獨得无咎也　二與五同德故有孚　心中之象坎之爲心疾者以陽陷于險也今九居五而更有一陽居相應之位以助之内主忠信其至誠可以蹈水火格豚魚故又爲心亨專指九五二求小得未亨也　中畫乾乾爲行尚者加上之謂以二之陽加五之陽力能出險故曰有尚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王氏曰最處坎底又无應援是以凶　楊氏曰重坎之下爲窞偶畫穴之象

咸按再言習坎者以見唯重坎故有坎窞之象也初在他卦者靜而不動猶未致凶此爻旣居險地而陰柔不決不能出而反入焉此其所以凶也處至下故曰入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程子曰陷上下二陰之中是有險也然剛中之才足以自濟是所謂求小得也　何氏曰小謂六三也陰

爲小

咸按二求與三爲比則可以出險故小象以爲未出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朱子曰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來亦坎往亦坎也　胡氏曰險下險也且枕又將枕上險也坎堅多心木有枕象　何氏曰三居陽位奮圖出險柰才不剛位不正往來皆坎亦終入于坎窞已矣雖勞何功故戒之曰勿用蓋欲其靜以需之也　胡氏炳文曰初與三皆入于坎窞初凶三但曰勿用初之入未能

出三之入將可出也

咸按六三居兩坎之中又在上卦坎位之下故亦曰入于坎窞勿用者位不當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馮氏椅曰樽盛酒器簋盛食物器缶可擊以作樂

張氏汝弼曰震有著尊象全體有簋象　林氏栗曰禮飲于牖尸奠牖下室前也周官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祭祖宗也其不能備祝嘏者納劑而已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其樂用缶其告用約可謂簡且陋矣君子以是爲禮鬼神以是來歆者貴其誠也

咸按此爻專言卦德一陽在二陰之中其爲物不貳其生物不測即至誠无息也凡易中遇坎卦多言祭祀正以中實爲誠耳　林氏說確有依据周禮中之可信者也納約自牖者蓋祝史之官未備也先儒謂以薄禮自牖進結于君其說誤矣不獨樽酒簋句讀之訛也何元子疑貳與二字義不同不知爲物不貳貳不與二同義乎　坎有酒食象缶六四坤象自二至五中虛牖象終无咎者位當也　此爻與睽九二遇主于巷舊解皆不可爲訓夫人臣事君莫重乎進禮退義若委曲自結于君乃小人之行豈聖人所以教示萬世之意哉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朱子曰坎水只是平不解滿　何氏曰互艮爲止安流不盈象　馮氏曰下有坎故水流而不盈上未出險故祇既平而已

咸按水流于虛處陽中實故不盈　祇與无祇悔之祇同言底于既平也　无咎得位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李氏舜臣曰上六當出險矣而陰柔下比无出險之才下乘五剛將有係寘之患猶人陷犴獄舉手挂徽纆投足陷叢棘者也　徐氏曰徽纆叢棘坎象　來氏曰徽纆索也三股曰徽二股曰纆巽爲繩三歲不得者言時之久而不得脫離也

咸按上本坎位坎來居之是以既係以徽纆又寘于叢棘牽連膠固三歲猶不得出也三歲三爻象亦以見陷溺之深者拯之如此其不易焉耳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程子曰火體虛麗物而明者也　王氏曰柔處于內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強而內順牛之善也　蔡氏曰利貞以柔得正也亨柔得中也牝大腹象柔得中故畜牝牛吉也　李氏舜臣曰坎爲陰中之陽而陽在內故水外暗而內明離爲陽中之陰而陰在內故火外明而內暗此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坎爲水而

司寒離爲火而司暑坎爲月而司夜離爲日而司晝天地造化之妙无出諸此　吳氏曰愼曰坎陷欲之類也離炎忿之類也坎維心亨以剛中則不陷離畜牝牛以中順則不突

咸按以坎離終上經者此文王繫易之本旨欲人知中道之可貴也曰維心亨者五居心位言陽之得中者亨也曰利貞亨者二得中正之合言陰之得中者亦亨也　此卦變自乾而實爲坤之變故以六二爲主爻而彖言利貞爻言元吉皆不及五也夫坤不得直言利貞而離顧有三德合之六二爻辭且備四德焉中之可貴若是夫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荀氏曰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　徐氏曰履在下之象　馮氏當可曰日方出人夙興之象自寢而興以足及履是動之始也于其始而敬之則終必吉離性躁急故戒于其初　何氏曰居離之始惟敬則不至于妄動方可免咎

咸按初九爲震主震爲足履象錯然者夙興與人交接履趾交錯非以足及履之謂初與四兩陽晝相錯錯然之象　敬上卦坎位象　无咎者陰之居中宜日中非有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程子曰黃中之色文之美也　何氏曰麗乎中道故曰黃離然亦二以中自麗也　蔡氏淵曰坎五當位而二不當位故五爲勝離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二爲勝　王氏心敬曰日之方中所謂柔麗乎中正以化成天下者也

咸按黃者日中之色二爲坤之本位故於此言元吉陰无一故二爲坤之元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梁氏寅曰居下之終日昃之離也過剛而不中哀樂失常能無凶乎　胡氏曰三至五成兌有歌嗟之象　何氏曰在天則晝之將夜有日昃之象在人則老

而將死有大耋之象然晝夜壯老常理奈何不鼓缶而歌假喜樂以永日則大耋爲嗟懼死期之將至生死俱罔凶可知已

咸按缶指二坤之象也大耋謂三蓋三多凶故有歌嗟之象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朱子曰四有侵陵五六之象故曰突如　李氏椿年曰火勢之盛必有所焚故曰焚如火事已則灰而已是死如也已則棄于土是棄如也　來氏曰在兩火交接之時故有此象　何氏曰突如其來如者下火如竈突而炎上也　焦氏竑曰均爲離之初初以敬

愼免咎四以剛燥取棄何也初乃火之始其勢未盛
能以其明而避咎四則兩離相繼勢焰如焚不可嚮
邇亦異乎牝牛之吉矣
咸按水之性下故坎卦初之溺獨深火性炎上故
離卦四之災特甚初與二若爲火所不及也取象
之妙也疊下五如字極形容烈火之可畏而中爻
不罹其災總以見中之可貴耳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何氏曰五與二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五
失位也　胡氏炳文曰九三之嗟以生死爲憂不當
憂而憂故凶六五之嗟居君位而能憂憂所當憂故

吉兌爲口嗟若象　吳氏澄曰離爲目有出涕象
咸按五在坎位故有此象沱若涕零如雨也坎爲
雨加憂亦嗟若之象以得中故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蔡氏曰王五也　李氏舜臣曰九四以炎炎方盛之
勢陵突六五六五則資上九以制之出征征四也
何氏曰離爲甲胄爲戈兵故上稱出征以陽德居陰
位剛不妄施乃將帥之賢者也五附麗于上九用之
之象也上九能敵王所愾而有折首之勲故王嘉之
獲匪其醜者言所執獲不及其醜類也夫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正王者之師亦何咎焉　胡氏炳文曰坎

水内明而外暗上六暗于外者也故必陷于刑離火
内暗而外明上九明于外者也故可用行兵
咸按易于上爻多言行師不獨離也蓋上爻爲坤
位坤爲衆師象惟同人九五之大師則取衆陽之
義　嘉九乾之象有嘉者謂上九處離上能畜其
剛有陽德而嘉美者也是以王用之出征而能不
濫殺以爲功　四近君首惡也初與三其醜類也
首乾之象折互兌毀折象初與三遠在下卦不
獲之象　不曰吉而曰无咎者位不當也

姪　廷和協衷校字

周易原始卷之四

錢唐楊咸章甫學

周易下經

胡氏一桂曰上經乾坤以二老對立下經咸以二少合體　胡氏炳文曰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對待而分故天地分爲二卦氣欲其流行而合故山澤合爲一卦　錢氏一本曰上易陽體也乾坤交而六子受職六子則男女也統于尊而從陽下易陰體也六子交而乾坤不用六子則夫婦也成於交而貴陰

咸按咸恒爲乾坤之變體六子始交而以陰包陽

陰盛之象於是四陽相率而遁一變而爲大壯陽云盛矣繼之以三陰居內而卦一陰且進乎上曰晋三陰居外卦一陰更傷乎下曰明夷若家人陰居二陰之歸其家也睽陰居五陰敢與陽睽也馴至三五二陽皆陷于二陰中而成蹇矣解雖散難而二四二陽猶陷于二陰之中凡以下經陰之盛也損益則三陽包陰與咸恒相反蓋損益者咸恒之變也由咸恒至此陰陽各三十六畫天道又一周矣及是陽壯而爲夬而其變姤則又至速總以見陰之盛也萃升竟以四陰包陽陽用是困甚而入于井三陽皆爲陰所揜此困井所同也夫然後一陽始得居其本位而爲革革者變革也二陽三陽始得居其本位而爲鼎鼎者鼎新也皆陽之轉也一陽不敢不恐懼而爲震三陽不得不思止而爲艮皆若有未安之象忽變而二陰居內一陰又進于上而爲漸漸者漸進也再變而二陰居外一陰又歸于下爲歸妹歸妹者不宜歸也豐則歸妹之三又下于二而安居陰之位故謂之豐旅則漸之四又升于五而竊踞陽之位故謂之旅而巽兌各以一陰居上下用事疑于无陽聖人乃以一陽居下卦之中以渙陰之羣以一陽居上卦之中以節陰之過而二陰之中孚者猶溢而爲小過焉於是

以陰陽之交而中者化其偏蓋示人以六爻之定位固自有恒久不已之道而不可失之於過也蓋既未濟者坎離之交而實乾坤之中也中者恒久不已之道此易之所以終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程子曰爲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　吳氏澄曰否上下不交今三之陰升上而交乎陽上之陽降三而交乎陰交感之義也　李氏過曰易无思也无爲也有心于求感非易之道也去心而名卦以咸无心于感也　何氏曰男女交自咸始以二少相感其情尤得故取爲夫婦之象爲

下經之首　林氏栗曰男不下女而女從之非正女也如是者不可取矣

咸按此卦自否變三上兩爻相易而艮兌各得其正六畫皆應故名之曰咸咸皆也與咸臨之咸同義　易以上下相應陰陽得中爲美故下經首咸取其六位皆應也繼之以恒取其陰陽得中而可久也此下經首咸恒之義觀其命名可知矣顧此卦二氣感應爲夫婦之道故彖言取女吉而傳則曰男下女是以亨彖辭專爲九三言之亨者陽之亨也利貞取女皆指九三讀彖傳自明

初六咸其拇

朱子曰拇足大指也感于最下咸其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　來氏曰拇豈能感人特以人身形體上下之位象所感之淺深耳六爻皆然

咸按此卦六爻本各相應而二三兩爻陰陽相比繫於其私而動故皆不吉初之咸其拇別無所繫所志在四故不言凶吝　六十四卦爻位皆以相應爲美而此卦无一爻全吉者聖人唯恐人之動於私耳故曰君子以虛受人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程子曰腓足肚　楊氏時曰腓下體之中也　蘭氏曰腓隨股而動者上有九五之正應而隔礙於三不能交感隨九三之股而動則凶

咸按六爻於相比者則戒之二之咸腓爲三動也居則與五應矣故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王氏宗傳曰三處下體之上所謂股也　朱氏震曰三下比于二所執在下也艮爲手有執意隨二則感上而往亦吝　何氏曰執固執也專主也

咸按三本咸上而以比二而動則所感非其正矣虞仲翔謂志在二是也故小象以爲所執下耳往吝者九三本自否之上往而有繫於私則可憂

吝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程子曰不言咸其心咸乃心也　毛氏璞曰易言悔亡自此爻始　何氏曰互巽爲進退憧憧往來之象

咸按此爻諸家皆不得正解竊以貞吉悔亡者言此爻若與初相易九居初而六居四則得其正而吉是必動悔而後可亡其咎矣今六居初九居四是憧憧往來也憧憧往來不定之貌　朋從爾思者謂九之來四思與初六相合爲得其友是咸之有心者矣唯卦位以相應爲常故不言凶易中朋字有二義一以同類之朋言如復之朋來无咎蹇

之大蹇朋來以同類爲言也一以朋友言則言陰陽相友如坤彖辭之得朋喪朋與此爻之朋從是也　悔亡之義與无咎相似而不同悔動也悔亡者以動而亡其咎也所謂震无咎者存乎悔也此卦惟初與四兩爻不正故特於此爻言悔亡以見其僅可以名咸而不若六爻貞吉之爲旣濟也

四爲心位故言思

九五咸其脢无悔

項氏曰脢即喉中脢核今謂之三思臺者是也　馮氏椅曰咸其脢心感而欲言之象　朱氏震曰九五比于上六於感之義猶有未盡也

咸按上六兌爲口口之下脢象五比于上惟恐其感故戒之　以其居中得位故可以无悔凡言无悔者皆言不可動而變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朱子曰兌爲口舌故有此象　錢氏曰輔口輔頰舌皆所以言艮輔而言有序咸輔而口爲多故曰滕口說

咸按兌口象上卦皆口故有輔頰舌之象上宜應三而恐其比五故戒之　彖傳於咸曰柔上而剛下於恒曰剛上而柔下可知卦變之義矣第卦變之說朱子别有圖以一陽自復變二陽自臨變一陰自姤變二陰自遯變餘皆放此竊以朱子此說特就月令言之與畫卦之義未必有合也夫未有復卦先有師比謂師比一陽之卦必變自復當不其然餘已詳見同人卦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邱氏曰恒中道也中則能恒不中則不恒矣恒卦無上下相應之義惟以二體取中則恒之義見矣　來氏曰惟其恒久不已故利貞

咸按易之大旨以得中爲可久故以坎離旣未濟爲上下經之終而於下經之次卦獨名曰恒以見中之可貴其與咸對舉者蓋明六十四卦之凡例

非猶牽夫婦之說也第咸卦六二九五非不得中而於此卦言之者咸之二五得位則不顯其得中之妙惟不得位而亦可貞此中之所以可貴耳

彖辭專爲九二言之與五相應亨也不得位而得中故无咎利貞其曰利有攸往者卦自泰變初九往居四成乾之終而九二遂爲乾之始利於有所往也故彖傳云終則有始蓋以明九二爲一卦之主也　乾坤有四德而咸恒僅有三德下經陰盛陰居初也此上下經之所以異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朱氏曰初居巽下以深入爲恒凶道也　胡氏曰恒

初乃咸上之反兌澤反爲巽入故有浚恒象
咸按初自泰之四來由外入内則深入矣浚恒者以其深入而成恒也位不正故貞固守之則凶而无所利言凶又言无攸利者失位則凶而以卦變而不成泰爲无所利也

九二悔亡

程子曰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而以剛中之德而應乎中德之勝也　朱氏曰九二動而正其悔亡以正守中能久中也能久中則能恒　潘氏思榘曰上經乾上九豫六三言有悔蠱九三曰小有悔同人上九復六五曰无悔下經象言悔亡者一爻言悔亡者

一十有八言无悔者四
咸按九居二不正而得中則動悔而亡其咎矣此爻爲恒之主故小象特曰九二悔亡以久中也卦變之義有就卦體言者如咸之自否變恒之自泰變是也有就爻位言者如咸九四之貞吉悔亡此爻之悔亡大壯九四之貞吉悔亡晉六三六五之悔亡皆就爻位不正者而言餘可以例推矣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郭氏忠孝曰剛已過中而巽爲進退不果故有此象　語類云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
咸按以九居三剛而不中是失其中之德而不恒也　上卦坎位爲心病羞之象或指二承之者居其下也　以當位故貞而吝

九四田无禽

何氏曰在恒之卦而所處者非其位故象傳謂之久非其位
咸按四爲坤位田象上卦坎位坎爲豕田禽也變成震故无禽語意分明言陽不宜久居此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程子曰居中而應陰柔之正也以順從爲恒者在婦人則吉而在丈夫凶
咸按六五得中則爲恒其德而可貞固守之也婦

人吉者六來居五則爲從陽故吉以五言則六來有從婦之嫌故曰夫子凶讀象傳自明

上六振恒凶

程子曰上六居恒之極則不常處震之終則動極故曰振恒以振爲恒也　李氏舜臣曰咸恒二卦其象甚善而六爻之義鮮有全吉者蓋以爻而配六位陰陽得失又各有不同故也
咸按振動也恒至極將變而不恒故有振動其恒之象是以凶也鄭康成亦云振搖落也蓋震之象
說卦傳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此五語包易之始終上經首乾

坤為天地定位胡仲虎言之矣泰否為天地之交故居上經之中下經首咸恒咸下艮上兌山澤通氣也恒下巽上震雷風相薄也損下兌上艮益下震上巽亦山澤雷風之相錯故居下經之中坎離水火不相射故居上經之終既未濟水火相交故居下經之終乾坤坎離四純卦皆在上經震艮兌巽四純卦皆在下經乾坤純陽純陰坎離得陰陽之中震艮兌巽陰陽既偏爻辭安能全吉哉四卦之中艮止而安于靜得吉較多耳　水火不相射者水在前而火在後故不相射

䷠遯亨小利貞

程子曰陰長陽消君子遁藏之時也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　楊氏萬里曰遯而亨者進則窮而退則通也雖然君子之通天下之窮也　胡氏曰遯之小利貞專主二爻言

咸按此卦自訟變二三兩爻相易而二陰浸長于內三陽相率而避于外所謂遯也亨者五居位得應雖遯而亨也恐人疑為陰之亨故下言小利貞以別之陽遯而亨者聖人扶陽之意小利貞者二得時而位正也五非不正然方在遯藏之時何利之有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馮氏椅曰文以人言之則上首而下足以物言之則其象衡前首而後尾也　胡氏曰陰長而不正故有厲勿用有攸往戒其勿進而迫于陽也

咸按陰不遯故在遯之尾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胡氏曰不言遯陰爻无取于遯之義也二以近三陰陽相得固結而不可解所以六二言執而九三言係

王氏心敬曰勝音升說吐活反言人莫能解也

咸按黃中色牛坤象執艮象　訟九二六三位本相連今雖變而仍相係故莫之勝說試思不從卦變求解則莫之勝說四字全没精神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徐氏曰係戀也三與二係不能遯矣故曰係遯小人當遠以係戀不能遠害故有疾柔將剝剛故危厲

蘭氏曰三爲艮主二陰浸長而止之于內是畜二小人于家若畜之以臣妾之道則吉　何氏曰互巽係象　潘氏思榘曰初陽為臣二陰為妾

咸按三係于二而不遯將為陰所剝故有疾厲惟以臣妾之道畜之庶不為所害此聖人扶陽之意

疾上卦坎位象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王氏心敬曰九四乾體與五上同往心好乎遯者也

錢氏曰四三同德合而上行君子小人截然遯分爲二以君子言之遯不失時君子吉之象以小人言之无諸君子爲其交與遯將閉塞小人否之象

咸按四初遯故曰好小人指二陰言陽在外卦已成遯矣當遁之時宜遯故吉陽旣遯則陰將進而成否故曰小人否

九五嘉遯貞吉

楊氏時曰剛當位而應與時偕行故曰嘉遯

咸按嘉者美也乾之象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虞氏曰乾盈爲肥　王氏弼曰上九最處外極无應

于內超然遠去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加是以肥遯无不利

咸按肥遯流行充滿之意上本非陽位故遯无不利

☳☰大壯利貞

程子曰陽大也剛長已過半矣大者壯盛也　胡氏曰四陽爻初三正二四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之也而成卦之主尤重九四一爻然則戒四尤切也

咸按此卦自需變四與五相易而四陽遂至盛長四所居不當也故彖辭專戒九四而象傳云君子非禮勿履以九之進于四爲非禮也若九二則爻辭已云貞吉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徐氏曰趾初象進而犯剛其凶必矣　馮氏當可曰始事而用壯進銳如此何爲不凶

咸按陽已壯矣再進必凶非第以其犯剛也往而遇四同德故曰有孚所孚者已過而窮故不言吉

九二貞吉

朱子曰以陽居陰不得其正然所處得中則可因以不失其正也　潘氏思榘曰居柔處中不履非禮吉何如之

咸按本卦陽壯而九二得中則不至于大過故貞

固守之有吉而无凶非戒辭之謂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何氏曰小人謂五上二陰君子謂九四也罔古網字離爲罔九三以剛居陽於六五上六則用其壯力以敵之於九四以爲與二陰合體亦用網罟以羅歸於兩敗所謂觸藩羸角者也　項氏曰貞厲者恐人以居剛爲得正也　馮氏椅曰九三在三陽之前故觸九四之藩　蔡氏曰三四五爻有兌象兌爲羊羝羊喜用其角而觸者藩四也羸困也進則爲四所困故羸其角　胡氏允曰藩取震爲竹爲萑葦象四陽五上陰故有藩決之象

咸按壯者陽之所致非小人所用且舊說以用罔爲罔用壯固不如何說可從錢國端亦云罔綱通用　小人當專指上六三本與之應故欲用其陽以合之九四爲君子以與己同類故欲網羅以爲己用而不知四爲大壯之主固不受其籠絡是以觸藩而羸其角　羝羊壯羊也兼二卦體看則爲羊之壯者矣角三居下卦之上象羸互兌毀折象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蔡氏曰九四爲壯之主藩五也決開也以剛決柔也輹在車之下所用以行者　張氏清子曰震爲大塗輹壯則由大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爲夬之決乾之純

矣　何氏曰藩決兌象

咸按卦之所以爲大壯者由九居四也貞吉是必動悔而後可亡其咎矣　卦變四自需之五來故藩決藩既決故角不羸大輿五與上也輿坤之象九四在二陰下壯于大輿之輹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朱氏曰四五相易兌毀喪羊于易也　何氏曰此爻變乃有喪羊之象筮法有貞有悔凡言无悔者皆謂其不當變

咸按朱漢上所云四五相易正合此卦自需變也夫自三至五始互成兌羊固未嘗喪矣以鄙意求之蓋主卦變言也卦本自需變需六居四二至四互成兌羊也今四五相易則羊喪矣此卦以四爲主爻故止就四言之而此爻則以易而成羊剛壯不至過盛故亦不必再悔而變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程子曰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如羝羊之觸藩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

咸按上本與三爲應往而應之而遇羣陽如羝羊觸藩者然既觸藩則必羸其角是以進退皆不能也无攸利以陽壯耳當位故知其難以勝陽而安其所則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朱子曰康侯安國之侯也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者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　姚氏小彭曰晝日三接王接侯之禮也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　胡氏曰晝日離象三接坤三爻象

咸按此卦三陰居下卦而一陰又入乎上卦之中故名曰晉晉者進也彖傳所謂柔進而上行也陰盛已極故四德无一焉六爻則皆欲其變與否卦同初與二皆言貞吉戒其不貞也而三則言悔亡悔者動而變也上卦六五得中故吉而四之貞厲

上之貞吝則同一望其變之意　康侯謂九四以
三畫卦言則震位也居坤之上有土有民安之象
舊說以坤爲侯坤固无侯象也　象辭全爲六五
言之用錫者五遇康侯入覲用錫以馬日三接之
也　坤爲牝馬故蕃庶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胡氏曰爻不正故戒以能正則吉　何氏曰摧說文
擠也罔孚指四上互艮

咸按初見六五之進而亦欲進於四之位故爲九
四之剛所摧　初所居之位不正必變爲剛則吉
而與九四同德自罔不孚矣寛裕以俟之則自變

乃可无咎也　摧如互坎象裕巽主爻象蠱六四
裕父之蠱亦巽象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虞氏曰應在坎上故愁如　徐氏曰上雖无應而同
德相感二守其中正自能受介福于其王母也　李
氏舜臣曰五以陰柔居尊位王母之象

咸按二亦欲進而有險在前爲九四所隔故有愁
如之象錢國端所以有初摧二愁皆以四故之說

六三衆允悔亡

胡氏炳文曰坤順之極故有衆允象　胡氏一桂曰
三方成坤衆象互坎信象　錢氏曰五上行三在坤
衆之先首能以順前導二柔合以上行衆是以允悔
以是亡

咸按三陰居内卦有咎同德相信可以共進于上
則以悔而亡其咎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孔氏曰蔡邕勸學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　項氏曰
今俗稱土狗是也　蔡氏曰九四下連二三有艮象
故稱鼠才剛故稱鼫

咸按鼫鼠喜入地之物九四自蒙之二來入居衆
陰之中故有此象貞厲者位不當久居此則厲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吳氏澄曰位在中而陰畫虛失之象陰畫居陽位得
之象　胡氏炳文曰象惟升言勿恤豐言勿憂爻則
泰九三家人九五萃初六皆言勿恤事有不必憂也
來氏曰坎爲加憂中爻不成坎故勿恤

咸按卦之所以名晉以六五也卦本有否象六來
居五則不成否是以動悔而亡其咎矣九如居五
是其本位得也其往失也而失得可以勿恤者九
往而否之象去六來而爲泰之本位故吉而无不
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程子曰角剛而在上之物上九卦極故取此象　徐

氏曰離爲戈兵故有伐象邑謂内地之私邑坤體在下之象　吳氏澄曰互坎有維繫象

咸按晉其角者進而至于角也乾位在下九居上是亦晉也　邑指二五與二陰陽不相得故欲伐之維用者五維繫上而用以伐邑也上非九之本位故當維陰衆故伐之有危厲之象而藉以制陰之盛是以吉而无咎然位不當而欲貞固守之則吝矣

☷☲明夷利艱貞

鄭氏曰日在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也明乃傷矣朱氏震曰坤爲地爲晦　程子曰君子當明夷之時

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　胡氏曰明傷于坤地之下居中而不失其正其六二當之乎

咸按此卦三陰既居外卦而一陰復入内卦之中當位得正陰之亨陽之窮也下卦三陽之本位則二實受傷者故以文王當之卦變自屯來所以謂之艱也舊解皆以離爲明臣上六爲暗主不知上在卦外非主且彖傳内文明而外柔順可見未嘗以爲暗也晉之進以五明夷之傷以二皆主一爻言之讀爻辭自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蔡氏曰當明夷之初進而有傷也曰飛曰行曰往皆進之謂曰垂翼曰不食曰有言皆傷之謂　胡氏曰離爲飛鳥二陽象翼三日離三爻象食互坎象下體未成坎故不食

咸按離之象鳥以二爲翼若以陽爲翼則横飛矣二見傷所以謂之垂翼惟垂翼指二故于初特以君子別之　君子指初陽也居震位故喜動行與言皆乾象有攸往之二也　主人指二二爲下卦離之主又爲人位故曰主人二已見傷不欲初之往故有言文辭甚言動之有害總以當明夷之時故深戒其動耳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徐氏曰二在下故曰左今人以下移爲左遷馬壯則行速言救之道速則免于難而吉也　王氏宗傳曰六二文明柔順之至文王以之夫南狩獲其大首武王之事也左股見傷羑里之厄也　楊氏曰閎天之徒脫之馬壯之救也

咸按此爻爲明夷之主故直言明夷又曰夷于左股　股取下體象亦半巽之象馬壯指九三乾爲馬九三剛健壯馬也朱子發以九三之五成艮爲手象拯竊謂不若取九三之半艮象耳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顧氏炎武曰易以外卦爲南　吳氏澄曰明夷者明而遭傷之人謂六二也初二三所謂明夷者皆指六二而言　朱氏曰自二至上有師之體離爲南三動至上南狩也大首元惡也得者易辭離爲甲冑戈兵故象狩獲　項氏曰貞字自爲句南狩不得已而爲之匪棘其欲也故曰不可疾　李氏過曰武王處明夷則以不可疾爲貞箕子處明夷則以利艱爲貞各當其事也

咸按明夷于南狩者因被傷而往南以狩伐也于往也　得其大首以卦變言屯之九自五來居三故有得之之象九家易亦云南者九五大陽之位

六自三往而九始自五來是以不可疾　貞者位正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胡氏炳文曰于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　胡氏曰門庭指本爻象

咸按入于左腹與夷于左股皆指二而言二至三半巽象巽爲股止傷其半故曰夷于左股以四下視二似四之腹又坤爲腹離爲大腹皆二之象言左者以其在下耳　坤在上而傷離四見二之被傷知受傷者之心不欲坤之在上故欲出而避之以在上卦之下猶可以出與需六四之出自穴同四爲心位二居中亦得言心坎之心亨是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何氏曰言箕子所以明五爲紂无道時也　吳氏澄曰箕子之賢而爲紂所囚明而見傷者也明夷二字即艱之義故不言艱

咸按箕子指二離傷於坤二爲五傷箕子爲紂傷也箕子之明夷者箕子之明見傷于紂也利貞者利守其二之貞則爲內難而能正其志矣故小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蓋明示以貞之指離而不指五矣不然五中正之位豈臣下所當固守乎此爻從無作如是解者當思五位固非人臣之

象彖辭之利艱貞固爲六二言而彖傳以利艱貞屬之箕子則知此說確不可易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吳氏曰九三爲離日之明上六與之應相應乃相傷者也

咸按上居明夷之極故曰不明晦　初登于天者下之離即晉上卦之離初登于天而爲晝日三接故小象以爲照四國也至此卦而離在坤下所謂後入于地矣本義以爲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似不合照四國之意

䷤家人利女貞

程子曰二與五正男女之道于內外爲家人之道明于內而巽于外處家之道也　朱子曰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胡氏曰爻惟二稱貞吉則六二一爻尤重

咸按此卦自需變二與上相易而離女所居得正故曰利女貞彖辭專指六二彖傳則統一卦言之　六爻惟上九失位而居卦之上其父也初與四長子長婦也五與二中子中婦也所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成也此一泰也是家之泰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王氏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晚矣初九處家人之始必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郝氏曰九者剛之象閑之之道也初者始之象閑之之時也　朱氏曰禮內外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防瀆亂也　朱氏曰閑防也闌也

咸按閑者閑二也悔亡指二言二自需之上來而初閑之于始是二以悔而亡其咎一陽闌于門內閑之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鄭氏曰无攸遂言婦人无敢自遂也　朱氏曰孟母

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无境外之志

咸按卦變九往上而六始來居二故有无敢自遂之象　居中互坎爲酒食故有在中饋之象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孔氏曰嗃嗃嚴酷之義嘻嘻喜笑之貌　程子曰骨月恩勝嚴過故悔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爲家之吉也

咸按荀慈明謂三五各相據陰故言婦子吳草廬則以二爲婦初爲子以鄙意求之五之婦二也五之子三也　嗃嗃重剛之象嘻嘻乾欣暢和動之象何元子不識此義故疑重剛卦无嘻笑象　悔厲吉者能變動其厲則吉然婦子嘻嘻終吝則又不若嚴之愈也厲與終本爻象

六四富家大吉

胡氏曰承乘應皆陽有其富也　徐氏與喬曰禮記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即富家意　何氏曰體巽爲近利市三倍亦富象也

咸按坤爲吝嗇治家之道以儉爲主婦人能持家以節儉此富家之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程子曰九五君位故以王言　何氏曰假至也與格

通 朱子曰王假有家者言到這裏方有妻成得箇家 來氏曰中爻坎憂之象此爻出于坎之外故勿恤

咸按需之二九居之今變六二而九五得其所配故曰王至而有家也 勿恤者不必以二之變易爲憂耳下經之勿恤皆主卦變言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熊氏禾曰初閑上威言始終貴乎嚴 何氏曰居卦之終家道大成陽剛在上有威嚴象以處卦終故曰終吉

咸按有孚者孚於五同德故有威如之象猶觀之

五與上孚而有顯若之象也九三之應非不可孚而上在卦外終以孚于五爲得吉威莫過于五也

䷥睽小事吉

程子曰睽者乖也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火炎上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爲睽義 張氏淸子曰睽以六居五而九居二剛柔不正故曰小事吉

咸按家人以六二爲卦主二居位得中故曰利女貞此卦以六五爲卦主五居尊得中故曰小事吉皆言陰之利與吉也六宜居二而轉居五九反居二上下易位此其所以爲睽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胡氏曰六爻惟初九正履正悔亡 潘氏思榘曰初自五來體元得正故能悔亡 朱氏曰互離爲見 何氏曰四互坎爲盜惡人之象

咸按此卦變自訟初與五相易訟初不正今九來居之則得位是以悔而亡其咎所謂喪馬勿逐自復也乾爲馬 惡人則指九四以不正故惡若舊說以四爲馬又以四爲惡人未免疊牀架屋矣无咎者以初居正足以制之雖見四无害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王氏申子曰九二剛中之臣六五柔中之君在他時

則爲陰陽相應在睽之時則爲剛柔相戾

咸按此爻之解自昔名賢皆以爲委曲求與君遇即朱子不能易其說嘗浹日思之乃知前人研究有所未至耳易以九五爲君衆九居五是主在廟堂之上也今九居二是遇主于閭巷之中矣兌開口有巷象離中虛亦是巷之象此解仍是得之眼前而凡爲委曲求遇之說者可以爽然失矣蓋人臣之事君如女子之事夫斷无有苟且可以相就之理即或遇非其時而自守以道必不枉尺而直尋烏有古聖人垂世立敎屑爲遷就之說俾後世倖進之小人竟得有所藉口哉此咸於坎六四之

納約自牖及此爻之遇主于巷竊幸其有以訂前人之誤也无咎之謂則以不失其中耳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程子曰六三居二剛之間以正應在上欲進與合而四阻于前二牽于後輿曳牽于後也牛掣阻于前也三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而爲四所傷天而又劓言重傷也天髡首也劓截鼻也其於正應終必得合始爲二陽所厄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馬氏曰剠鑿其額曰天　胡氏曰三位爲人其人就三言互離爲見

咸按當睽之時雖以正應而難合如此　二四皆坤位故取象于輿與牛兌爲毀折故取象于天且劓以三居下卦之上故所毀者皆在上也　互坎爲矯揉曳與掣之象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朱子曰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　蔡氏曰厲位不當　胡氏炳文曰以剛居剛得正故謂之元夫元者善也惡之反也　何氏曰四陰位故亦以初爲夫

咸按訟卦上三陽本同居今九五變初而四與上孤矣故兩爻皆云睽孤舊解以无應言則九四當言孤又何以處上九之有應者乎　元夫者四本以五往而孤今得居相應之地所謂遇元夫也元者君也始也在五爲元在初亦爲元也　无咎者陰盛之時陽宜于孚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朱子曰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　朱氏曰二噬五柔而深之剛柔相入之意　耿氏曰主者尊之宗者親之　胡氏曰二兌體有噬象

咸按此爻自訟之初來變而得中是以悔而亡其咎也　膚六坤象　往何咎者初往而得位也若仍居此爻則九二寧有噬膚之應乎　觀五與初兩爻皆云悔亡則愚謂此卦自訟變信不誣矣即愚所云動悔之說亦不誣矣　二爲六之本位故曰厥宗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龔氏煥曰六爻皆有先睽後合之意三上二爻過中睽之甚者也　何氏曰離爲目故能見中爻坎爲豕水土相合爲塗爲弓爲寇雨亦坎象

咸按上以九五往初而孤於是欲與初遇而相隔既遠見四五二爻如豕負泥塗以阻其道而自三以下望之如載鬼一車者然　互坎爲豕負泥塗之象載鬼一車下卦兌之象兌爲巫鬼道也車指

六坤言故曰一車　始則疑三而張弧繼漸釋疑而說弧蓋知三之匪寇而爲我之婚媾惟有釋羣疑以往則遇坎得雨陰陽相和而不至于終睽故吉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程子曰爲卦陰在前而止不能進也　朱子曰蹇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九五大人也　虞氏曰五當位正邦故貞吉　蘇氏曰險中人之所避也而已獨安焉此必有以任天下之大難也故謂之大人不利東北者戒九三也九三止而不進則何時出險五爲大人三利見之三五

同心共濟而後可　熊氏朋來曰下經蹇解上經之屯蒙也屯蒙與蹇解上下二卦往來蹇解即屯蒙之上下卦易位　何氏曰彖傳得中既指上卦九五則不利東北專指下卦可知

咸按彖辭專爲九三言西南東北之說先儒皆言之不詳竊以不細玩象傳之故也蹇彖傳云利西南往得中也解彖傳云利西南往得衆也易以上卦爲西南西南指上卦坤位本順而无險也自九來居五得中則爲坎險而艮止乎其下所以窮而蹇也解則九往居四而得衆則爲震而動乎險外此其所以解也然則兩卦固同以外卦爲主誠以下天上地外卦固坤之位耳朱子語類云蹇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挿入這坤卦來夫六十四卦无一卦无乾坤即无一卦非乾坤之變也況下經固以坤爲主乎　利西南謂五不利東北謂三利見大人貞吉所以釋利西南之義蓋上卦陽往而爲坎坎險也何以云利讀象傳往有功一語則知三五同功可以共濟于險故九三利見九五　貞吉合三五言之三居公侯之位故亦可云以正邦也

初六往蹇來譽

程氏迥曰六非濟蹇之才初非濟蹇之位往則犯難

來則獲見險能止之譽　來氏曰此卦中言來者來而止于本爻也

咸按卦九三自屯之初往而成蹇故曰往蹇也來譽者六來初而去坎遠故有譽也譽初乾位象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蔡氏曰王臣爲五之臣也蹇蹇入難之深也　楊氏曰二臣位當濟君上之蹇五君位當濟天下之蹇故不言往來　胡氏曰躬艮象六二當重坎之初有蹇蹇象　胡氏炳文曰主憂臣辱二之蹇也孔明之言曰鞠躬盡瘁有死而已成敗利鈍非所論也

咸按二至四又互成坎故曰蹇而又蹇三實爲之

曰匪躬之故艮爲背背之下躬也

九三往蹇來反

王氏心敬曰九三正與險值是往則蹇而能來反者也

咸按三居二陰之中是蹇也然往則重蹇故不得不反而止于其所象傳曰内喜之蓋二陰得陽而喜也

六四往蹇來連

何氏曰來而連在下之三以合于在上之五相與共濟時艱則三之功即四之功

咸按四坎體故蹇卦四陰在蹇時皆欲得陽以求濟故反而連三也

九五大蹇朋來

何氏曰五居尊非一身一家之蹇是大蹇也朋指三以同德稱三與五同功異位者也　熊氏曰九三爲九五之朋

咸按諸說或以二爲朋六二柔弱蹇蹇非濟險之才固當指三爲是大者陽之象朋來則可用力相濟以出險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朱子曰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諸爻至上六吉蹇極有可濟之理　徐氏曰碩大也剛也近附九五故曰來碩

咸按明曰往蹇則非往无所之之謂蓋往應三則三在蹇中不若來而比五之碩爲利見大人耳上已出險故吉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程子曰解者散也震動於險外出乎險也

咸按此卦自蒙變四上兩爻相易而外卦成震動乎險外蹇難遂解矣所謂利西南者蹇之不利以九居三也若九之往五固自得中故曰利西南此卦蒙之上來居四四往而得衆故亦曰利西南蒙之内卦坎比之内卦亦坎是謂无所往其來復居

下得中吉也蒙卦之上來居本卦之四是謂有所往則宜夙往居四以成震出乎坎險之外而亦吉此卦象辭自來无能解者正坐不知卦自蒙變耳虞仲翔則謂自臨變而於无所往數語解甚支離何元子乃謂解之利西南指震晴對之兌坎晴對之離竟忘却利得衆作何解來瞿唐則云解利西南當往西南若不往來復于東北之地亦吉竟似作无聊語甚矣讀易之難也

初六无咎

李氏舜臣曰震陽動乎險上初與爲應藉以解散于屯蹇者安有咎哉

咸按不當位有咎而得應則无咎其象甚明故不著其所以然又見六爻咎在三而不在初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程子曰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于時者也必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

胡氏曰二爲田互坎三爻狐象

咸按狐指六三其說詳後　黃矢指本爻象九爲乾乾爲金矢也黃中色二也即象傳所云乃得中耳以相比故能獲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朱氏曰六三上負四下乘二小人而在高位也　胡氏曰坎爲盜寇象六爻惟三爲吝而不言凶咎者卦體吉也

咸按上承四負之象下乘二乘之象言承乘皆陽皆其寇也蓋不獨指上言之詳見上六爻下　位不當故貞固守之則吝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何氏曰解去小人之卦也九二九四兩陽爻皆任解之責者而汝也　來氏曰拇居足下三居震之下拇之象也　熊氏曰九四爲九二之朋

咸按三間二解去三則四與二合故曰朋至斯孚九二以同德爲朋也以初爲朋者非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何氏曰君子指二陽小人指三陰象坎故曰孚　林氏曰君子之治小人惟有解緩之而已吉之道也

咸按五爲君位而稱君子者謂二四也二四爲難之所由解五任之治解以散陰之羣然必相維繫而後有功故曰君子維有解五任用得人故小人亦信之小人宜專指上六同類相比故曰有孚二與四皆半巽維之象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馮氏椅曰諸爻不當位惟上得位故无不利　胡氏曰自五至三互坎爲弓矢射象自二至四互離爲飛鳥三居離中隼象　沈氏該曰在下卦之上射于高墉之上象

咸按震建侯故曰公以三不相應故射隼所謂寇也位本相應故獲之　此卦以九居四爲震而難解然六居三而內外卦並有坎難象故二之獲三狐四之解而拇上之射隼皆思所以去三也然則三之致寇二四上皆其寇矣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程子曰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爲損下益上之正義損上而益于下則爲益取下而益于上則爲

損　胡氏曰損三益上損陽益陰故名曰損　徐氏曰曷之用問辭下之奉上槩謂之享燕禮之重亦謂之享古者以陳饋八簋爲盛當損之時二簋雖薄而亦可用享也

咸按自咸恒來陰陽各三十畫至此陰陽均得其平而爲損益與上經自乾坤至履陰陽各三十畫而爲泰否兩兩對峙乾至泰十一卦咸至損亦十一卦是泰否損益明爲上下經關鍵處不得謂聖人无意安排也蓋剛柔交錯而成文即是自然之理此卦卦辭先儒亦詮釋未明竊以卦名爲損何以有孚而元吉此專就卦變上九言之也卦本

從泰變損三以益上而六五得其所孚三至五成坤陰居尊位故六五稱元吉以得上九之益也讀五爻爻辭自明无咎可貞者損三有咎而益上爲艮何咎之有雖貞固守之可也利有攸往謂三之宜往玩上六爻辭可見曷之用爲二未損之爻商所用也二簋即指二陽蓋初二與四五應有奉上之義故二簋可以用享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朱子曰當損下益上之時輟已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

咸按已止也已事遄往謂三也三與初同體同事也今損以益上是止同事之事而遄往矣惟初與二同德相助雖損三而无咎耳酌損者酌度而損之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也舊解謂初遄往初實未損安得言往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朱子曰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錢氏曰三既自損二再有征如之何其无失征凶之象二弗自損惟貞其自有之剛中五承上祐已進于剛克之柔中損不見其在二益已見其在五弗損益之之象

咸按利貞征凶非有二義二以剛居柔故戒其貞

固守之而不可往而益五以自損蓋自損其剛德則益亦非其益矣　內卦兌體皆欲損下之剛以說上者故初欲其酌而二則戒其弗損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朱子曰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　程子曰上與三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以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上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爲得其友也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　邱氏曰此爻乃損之所以爲損也

吴氏澄曰三人位故曰人

咸按程子之說極有理致而於易義不合易三爻始成一卦此豈可損者乎且其所釋得友亦非正解竊以得次當專指五言之蓋泰卦六爻本自相應初不待損而始得友正以三往上而與五陰陽相孚得其所友此彖辭所謂有孚而六五爻辭所以云或益之也　衍乾之象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熊氏良輔曰六四以柔居柔又乘承皆柔其性偏有疾之象也是以在於損其疾　何氏曰雖疾不害何咎

咸按遄字似相應故舊解皆以初益四爲說不

知初實未往何由損疾蓋損上卦皆蒙損之益者四與上同體損三益上而四純陰之疾亦損矣惟其轉輾相益故必遄速乃有喜　疾上卦坎位象喜乾陽象无咎當從何說　初於三四於上皆隔一位故皆望其遄速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鄭氏汝諧曰凡曰或益曰有它吉曰有隕自天曰自天祐皆不期而得之也　徐氏曰班固食貨志注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　蔡氏曰元龜有國之大寶言益之大也弗克違者不求而必致之

咸按程傳以二爲或夫或者疑辭也二本五之正應何或之有蓋此卦之受益者上也而五與之比故或指上言觀益卦受益者初而二與之比則亦曰或益之可見　離爲龜象自二至上似離有大龜象故曰十朋之龜益卦初至五亦然此又其可信者三至五歷三爻十之象　上卦本坤損三益上而三至五成坤五居尊位故曰元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胡氏曰弗損益之與二辭同義異蓋上本陰爻乃受三之益而成九故言弗損益之謂非所當損乃受益者也本陰得陽无咎之道　何氏曰利有攸往主三言　朱氏曰易卦以内爲家

咸按弗損益之者謂當損之時非惟不損而且得益也得益雖不當位而无咎而成艮則可以貞固守之故三利有攸往　此爻乃一卦之主損中之得益者故彖辭多于此見之　得臣无家者上得三之應雖曰得臣然陽居外卦已无家矣陽爲君而陰爲臣内卦陽位陽之家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程子曰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損上益下所以爲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爲益　蔡氏曰剛來居内故曰益　李氏舜臣曰損卦兌在下本乾體天下富實之象也下富實而上虛弱則損下以益

上益卦巽在上本乾體朝廷富實之象也上富實而下虛弱則損上以益下上下相交而更爲損益其道一也而損下曰損損上曰益何也盖肥己瘠人者民貧而已无所寄己雖瘠而天下肥者民樂而吾亦无憂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爲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爲自益也　蘭氏曰否之初六往爲六四此其利有攸往也　郭氏忠孝曰上下二體皆木所以利涉大川

咸按損本是泰卦自三往居上而失其泰故名之曰損益本是否卦自四來居初而去其否故名之曰益　彖辭主初九言利有攸往者六往四而後

四來初也四居初成震震爲木而中虛似舟而无險故利涉大川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徐氏曰初剛在下爲動之主當益之時受上之益者也宜用之爲大有興作之事　潘氏思榘曰九自四來成卦之主也得乾之元其吉可知乾知大始坤乃作成故利用爲大作　朱氏曰陽爲大震爲作利作大事以益天下也　馮氏曰下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大有作爲之卦故曰益以興利是也

咸按震爲乾之元而在六爻中獨得受益是元吉其所自有也初位在下本未可有爲而此卦獨元吉所以利作大事小象所云下不厚事者亦謂初在下未可厚于集事宜有咎也惟得益而利用爲大作故吉而无咎耳傳義皆謂必所作之事元吉乃得无咎恐未是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郭氏雍曰損益相須以相成故損之上益之初損之五益之二損上益下其辭相屬　鄭氏剛中曰自五至二有廟象故曰王用享帝　蘭氏曰享帝如成湯用伊尹而享天心太戊用伊陟而格上帝　胡氏曰王五也五上又爲天上九帝也本義云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爲卜郊之吉占　何氏曰二五中正

相應故見用至此

咸按或指初以其非相應之位故曰或以近相比而得之故曰弗克違　爻辭與損六五畧同而元吉與永貞吉異者損六五以坤體居尊位故得元吉益六二以坤體居下卦陰之本位故永矢從陽之貞而後得吉既永以從陽爲貞則九五亦信之而用以享帝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李氏舜臣曰下卦皆蒙益者故六三亦曰益之三以陰居陽震動不安有凶之象周官以委積待凶荒以荒禮哀凶札或弛其政或去其征皆損上以益下上

有以益之故用凶事而无咎　李氏過曰有孚中行心苟自信酌中行之不必待君命也事已然後用圭告公正如汲黯河内事　徐氏曰用凶事者三位多凶故也語録云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錢氏曰圭震爲玉象

咸按有孚中行者與中行之四相孚也在卦中故曰中行惟與四孚故可因以告公必曰有孚中行者正恐人之誤認孚于上也故四之爻辭特曰中行公謂初震侯象必曰告公者卦以初爲主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徐氏曰四與初爲往來之爻有遷象遷國順下而動

也

咸按中四也行乾也初自四往故曰中行必六自初來而後九可往初故曰告公從也初至五有頤象故三四皆曰告而五曰勿問　此爻爲卦所損以益下者損陽益陰以遷而得國震建侯象也四雖在二民外而猶幸與初應亦唯以依附初爲利用而已程傳謂依附于上則遷國二字无着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蔡氏曰心二也惠順也我以有孚而順二之心洪範所謂皇建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有不待形諸言語而獲元吉也二亦以有孚而順我之德所謂錫汝保極者是也

咸按此爻以卦變言兩有孚義異前有孚指初後有孚指四卦自否變初本否之九四與九五同德相孚四心位也五坎體亦心也以心比心故曰惠心上三畫本是乾體故不必問而知其爲元吉也及九四既變爲六四則與九五陰陽相孚陰以從陽爲主易中德皆指陽而言如小畜之德積載是也故曰惠我德心者四五所同德者五所獨有故加一我字讀小象有孚惠心勿問之矣二語咀其神味當以此爻解作卦變爲不誣耳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王氏曰剛爲益柔爲損上九應于六三莫益之之象比于九五或擊之之象　胡氏曰擊下互艮手象蒙上九擊蒙亦艮體　吳氏澄曰益之上下二體互易爲恒故曰立心勿恒　熊氏良輔曰立心不恒故求益不已而擊之者至矣

咸按上九以剛處益之極既不益人而惟責人之不益已此小象所謂偏辭也是以或擊之或指四非其應故曰或小象所謂自外來也　剛而不中不恒之象不中不正能无凶乎以坎位故言心

姪　邦寧舜齊校字

周易原始卷之五

錢唐范　咸貞吉甫學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程子曰五陽在下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爲夬也　李氏過曰一陰在五陽之上小人據尊貴而在君側也　潘氏思榘曰以五陽決一陰而彖辭有戒心蓋陰剝陽易陽決陰難而决在上之陰尤難也　徐氏曰王五也王庭在五之前上六也　都氏曰兌號令之象　游氏酢曰孚號誕告於下也有厲戒辭也　胡氏曰邑只取上六一陰象利有攸往者往而爲乾也

咸按此卦自小畜四上兩爻相易而成夬　揚于王庭者一陰雖微恃其得君而不懼也彖傳以柔乘五剛釋揚于王庭則不是五陽揚之而上六自揚也蓋有縱恣作意之狀庭陰爻象　羣陽相孚合而更申以號令猶有惕厲之心於是自其近邑告諭之使知爲衆所不容其勢已孤不利行師惟有往而避去耳不利即戎利有攸往當即其所告之語告兌象坤之利行師以其衆也一陰不利即戎象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程子曰陽爻乾體在下而居决之時壯于前進者也　毛氏曰往不勝爲咎者遠慮也聖人於五陽之盛而有不勝之憂微矣哉

咸按初去上遠故往必不勝此如陳東以布衣而論權臣必身任其咎矣初爲震主好動故言往凡初爻多言往以此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程子曰九二處中居柔不爲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號令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林氏栗曰易以上卦爲夜下卦爲晝

咸按下卦離位爲日晝也上卦坎位爲月夜也上莫夜象六坤爲兵戎象　惕中爻象訟卦惕中吉

是也　坎位在上故勿恤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朱子曰頄顴也九三以剛而過乎中是欲决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者也　來氏曰決去小人壯見于面反噬之凶不能免矣　余氏曰三與五皆言夬夬者一應陰一比陰非倍其決不可　蔡氏曰雨上也獨行遇雨者獨應乎上也若濡不至爲其所濡也有慍有夬決之之意也

咸按乾爲首故取頄象亦以三居下卦之上也行乾象雨上卦坎位象　程傳疑爻辭有誤欲移君子夬夬于獨行遇雨之下意以壯于頄爲小人之

情狀君子二字接不上耳夫匿怨爲聖賢所恥則壯于頄若正君子剛直不能自掩處則謂壯頄卽君子夬夬之情見于面可也所以決于欲去之者以三獨與上應惟恐爲其所濡而常含怒意故雖有凶而終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李氏過曰四與上同在君側位望已重无意除亂欲止則衆陽並進于下勢不得安故臀无膚欲往則與六同事心不能斷故其行次且　潘氏思榘曰兌有坎半體而少柔畫故无膚　張氏汝弼曰以兌居坎之變兌爲口坎爲耳變兌故聞言終不成坎故不信

咸按此爻形容出一四多懼之象亦以其自小畜之上來故行次且而心不能无疑也姤之九三變自履故其行次且與此同四在上卦之下故取象于臀陰爻爲膚乘剛故无膚蓋三欲決上四故不安也　羊指上六兌象牽羊以去之則夬變爲乾以動悔而亡其咎矣特因懼而疑故終聞言不信耳傳義皆以陽爲羊殆不其然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朱子曰莧者馬齒莧　何氏曰莧指上六陸者莧所生之地也高平曰陸　邱氏曰夬夬者言當決而又決不可牽累于私也

咸按莧之爲物蔓延牽附易生必決之又決而後可去設五不決意去陰則小人日以滋蔓將牽制乎君而不可決矣惟重夬之乃合乎中行之道　半震有草象上六處至上有陸象中行五居上卦之中象

上六无號終有凶

張氏英曰一陰處將窮之勢見絶于君子則亦无號終有凶而已

咸按一陰既孤立於上五陽皆欲決之又不能號召同類是以終凶蓋六居四在小畜時力能制陽今居上在卦外則號令不行矣終本爻象

䷫姤女壯勿用取女

程子曰一陰始生于下故曰姤　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于亂乎姤次夬明亂生于治乎未有剝而不復夬而不姤者　朱氏曰陰息剝陽女壯男弱不可與久處故曰勿用取女　來氏曰陰至微而聖人卽曰女壯防其漸也　錢氏曰剛來謂之復若故居之還喜之之辭柔來謂之姤若不期之會戚之之辭

咸按五陽一陰非所謂婚媾故以爲不期之遇姤一陰始生甚微而卽謂之曰壯其勢已令人畏此自古君子之道易消而小人之道易長爲可歎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程子曰陰始生而將長制之當于其微而未盛柅止車之物金爲之堅強之至也繫于金柅固止之使不得進貞吉之道也若任其有攸往則漸害于陽必見凶矣　朱子曰一陰雖弱方來也五陽雖盛既往也其可忽諸　蘭氏曰柅巽木之象　來氏曰巽爲繩繫之象

咸按初爲乾位金象以六居初如繫于金柅者然貞吉者六繫于初猶有從陽之義故貞固守之則吉而不可再往也　羸豕孚蹢躅者往而見凶之驗蓋初與四爲正應上卦坎位豕也陽至上卦

已過時故曰羸羸豕指九四也初生之陰孚合乎已過之陽陽必爲陰所剝羸豕於以蹢躅而不能行是所謂孚蹢躅也諸家即以初爲羸豕初生之陰何得言羸且於孚字全不理會何耶蹢躅與彳亍同猶言伶仃耳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陸氏元朗曰包本作庖　李氏舜臣曰初本應四遇二得之則二爲主而四爲賓不可更及四也

咸按二爲離位火也有庖象魚入庖已受制故无咎僅有初生之魚充庖猶不足故不利賓荀九家以巽爲魚此所以内卦有魚而外卦无魚也二近於初爲主四遠於初爲賓　庖與包古通用故庖犧氏亦稱包犧舊併作包容包苴因字起義未免牽合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何氏曰巽爲股三居上臀也　程子曰九三說初而爲二所忌其居不安若臀无膚者然而居姤之時志存乎遇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　李氏舜臣曰易之六爻惟九三自乾以下多厲无咎之辭豈非重剛不中須知戒懼然後危而復安者乎

咸按夬九四在上卦之下曰臀以三畫卦言也此爻在下卦之上亦取臀象以全體言也乘剛故无

膚　行次且解見前卦爻位在上下之交故有進退不決象　三位雖處危厲之地而不與陰遇自不至爲陰所傷故无大咎大以陽言

九四包无魚起凶

徐氏曰四與初正應而遇先于近已爲二有四遠而不遇故曰包无魚　王氏心敬曰居上而無民動成凶矣　朱氏曰起動也動不應故起凶

咸按上卦坎位水在火上亦庖象也庖无魚則庖虛以比上無民則上不成其爲上矣能无凶乎以三畫卦言九四爲震主起之象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蔡氏曰杞五瓜初五與初无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木而包在地之瓜　李氏舜臣曰易遇陰中陽皆曰含章九五當陰長之世居陽明之位故曰含章　朱子曰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也

咸按此包字亦可作庖字解五之包瓜欲制陰也陰初生未可制惟自含其章美之德而不失則陽氣必將復轉爲一陽之初生故曰有隕自天也坎爲木堅多心故取象于杞瓜則取象于生地上者天上位象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朱子曰角者剛乎上者也　徐氏曰上九處姤之窮

與初无遇雖吝然亦无咎陰不必遇也

咸按上去初絶遠而所居又至高故曰姤其角乾爲首之象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程子曰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莫過于宗廟假至也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也　鄭氏剛中曰自四以下宗廟之象　徐氏曰物萃則用大牲以祭所以稱其萃之義故吉本義云坤爲牛殺牛以奉宗廟用大牲也

咸按復一陽即變爲无妄之四陽今姤一陰即變爲萃之四陰皆不若初生之難蓋復者復其初也姤者亦遇其初也此與需内卦三陽成而下之訟外卦三陽亦一時皆成師外卦三陰成而下之比内卦三陰亦一時皆成正復相似剝復无妄大畜與夬姤萃升四卦爻象亦復相似此又上下經參差遥對者自姤以下无乾矣　此卦變自屯初四兩爻相易而成下坤上兌陰之萃也聖人之意扶陽故轉以四五之比爲陽之萃蓋就卦變言也恐人疑其不亨故先言亨猶比之先言吉也上卦九自屯之初來居四四以下成廟象於是九五至而有其宗廟羣陰得以利見大人此其所以亨也兩

亨字本各有義程傳以上亨字爲衍文項平甫則云孔子彖傳不及不思彖傳並不及利貞二字豈亦可謂爲衍文乎　利貞者九五居尊位大中以正也　用大牲吉承有廟言　利有攸往者四自屯之初往比于五爲陽之萃故利彖辭固專以九五爲主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虞氏曰孚謂五也初四易位五坎中故有孚　程子曰從其類是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

咸按初與四本爲正應四特以孚于五而相應不

終初乃亂而與二三爲萃矣然四與初往來相易之爻初若號呼以求四自可與之一握手爲笑固不必憂也往无咎者四之往比五而終必與初應故无咎　握艮爲手象一初爻象號笑兌口象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馮氏椅曰六二與五爲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於五爲得君臣之大義故有吉而无咎　朱氏曰孚者萃之本禴夏祭以聲爲主祭之薄者也　虞氏曰離爲夏故禴祭　程氏迥曰用大牲者萃之主也用禴者六二而已

咸按无咎者以陰萃爲疑也相引而從乎陽何咎

之有此卦六爻皆言无咎以陰之聚似小過也惟四五二爻陽亦萃焉故不爲凶　卦有廟象故言祭祀孚乃利用禴者言君臣相孚以誠雖祭之薄神亦享之不待大牲而始吉也二應五故曰孚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鄭氏汝諧曰下二陰皆萃于陽三獨无附故咨嗟怨嘆而无攸利　朱氏曰兌爲口嗟也　王氏心敬曰惟往從于四可以无咎終是非應而往故小吝

咸按屯之六三本與六四爲萃自九居四而三失其所萃故嗟如而以爲无所利然九四來而三得巽順乎陽則六之往固无咎也惟以失所萃爲陰吝耳小謂陰

九四大吉无咎

房氏喬曰大吉謂鞠躬盡瘁始終无玷可免專民之咎有謂立大功者非也　朱氏曰陽爲大大者吉也

咸按此爻九自屯之初來上得事剛中之君而下撫有愛戴之民則大吉其所自有也舊解皆云必大吉而後无咎徒啟後世邪臣好大喜功之心非聖人所以垂教也　小象之位不當亦謂以爻位言宜有咎而以卦體大吉故无咎與益初爻義同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趙氏曰比以二陽爲主故卦辭有元永貞之辭萃有

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

咸按萃有位者九四自屯之初來萃而得有位之臣也小象釋萃有位爲志未光蓋謂四分其權似有咎也虞仲翔謂志未光與屯五同義終以得所萃而无咎　匪孚者四初來非素相孚合五惟不失其元善之德而持久以固之則同德終必相孚四之動悔可以亡其咎矣舊解謂羣陰承四故未孚於五義自可通但如此解則下二句終繳不醒故不用其說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黃氏淳耀曰上六乃孤孽之臣子也萃極將散而不

得所萃乃不得于君親若齎咨涕洟四字極形容怨
艾求萃之情故无咎　鄭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項氏曰齎咨兌口之嘆涕洟兌澤之流
咸按上居卦外乘剛而不得其萃故有此象以當
位故无咎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程子曰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南
征前進也
咸按此卦自蒙變三與上兩爻相易坤得其元而
升乎上此坤之元亨也序卦明云聚而上者謂之
升矣　大人指五位言三升乎上爲用升以見大

人也易以上爲南故曰勿恤南征吉彖辭本自明
白而讀者不知卦變之義乃謂巽東南坤西南自
巽至坤必涉乎離爲用見大人毋乃支離否夫卦
无九五固不得遂謂无大人也坤卦无九五而曰
或從王事師卦无九五而曰王三錫命又曰大君
有命則五位之可取象明矣知此乃可以讀易
泰卦坤位本在上故南征吉
初六允升大吉
來氏曰允信也相信而合志故允升
咸按此卦之升者上也上本自三升初與同體而
信其當升象傳所以云上合志也　大吉謂陽吉

也六往上而九來居三得位故曰大吉　此爻合
全體言之以其居卦之始也與蠱初六爻辭同義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胡氏曰萃六二以中虛爲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
中實爲孚而與六五應其義一也
咸按卦自三至上亦有廟象而于二言祭祀者二
孚于五上卦坎位坎多言祭祀也用禴之義與萃
二同以下卦離位言　位雖不當以剛中故无咎
九三升虛邑
晁氏曰四邑爲邱四邱爲虛非空虛也　朱子曰坤
有邑象九三進臨于坤故其象如此

咸按此卦升者陰也陽固不得謂之爲升而爻辭
言如此者九三本自蒙之上來若曰升而不已則
入于坤矣蓋言其不必升也故象傳以爲无所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徐氏與喬曰能順者其惟文王乎上順天子而欲升
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升之有位已則卑服而止
其分焉六四之分當止也　李氏過曰岐山西山也
互兌之上故曰岐山
咸按四坤體至順而得位乃柔嘉之臣故五用之
使主岐山之祭宜其吉而无咎矣舊解或以王爲
太王或以王爲文王以有岐山二字耳文王固終

身守臣節無意于升者太王則无謂甚矣　易中
言王无不指五位者不必九五也近見頋亭林文
集云離之上九升之六四特言王用而非五也必
謂五爲王豈周公繫爻之前先有一五爲天子之
定例乎夫離之王用出征六五用上九也升之王
用亨六五用六四也且王之爲五易全經无不可
通矣讀易之人固多門外漢以亭林之博洽猶爲
此不智之言亦思周公繫爻之後固有一五爲天
子之定例乎此可付之一笑也

六五貞吉升階

熊氏良輔曰升階謂以順而升如歷階然　徐氏與

喬曰坤土階象

咸按六五應剛而得中故曰貞吉謂之升階者上
自三由五而升如歷階也則柔以時升之爲指上
明矣然上已居卦外而此爻六居陽之尊位故小
象謂之大得志爲升之至美者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徐氏與喬曰冥升如冥豫豫上震動也動其悔過之
心變其豫不爲豫升上坤順也順其不已于升之心
移于不息之貞

咸按上卦爲夜至上六漏盡而冥言其升之不已
也　不息指乾蓋坤以從陽爲貞猶云利牝馬之
貞耳象傳之消不富亦謂唯不富故當從陽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程子曰兌以陰居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
上九二又陷二陰之中皆陰柔揜陽剛之象所以爲
困也　孔氏曰道窮力竭君子處之不改其操困而
能亨故曰困亨非履正之大人必不能自濟故曰貞
大人吉无咎　徐氏曰兌言象坎信象坎兌相失故
有言不信

咸按此卦自否變二與上兩爻相易而陽皆爲陰
所揜是君子見蔽于小人也自姤以下无乾而自
升以下亦无坤易之道蓋將終矣　困亨貞皆指

九五惟大人能處困亦惟大人困亨而得吉何咎
之有　兌口在上坎耳在下故有言而不見信于
人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程氏曰臀體之在下者　陸氏希聲曰坎於木爲堅
多心株木之象　項氏曰在坎下故爲入于幽谷即
坎初爻入于坎窞也　胡氏曰不覿初不爲四所覿
四互離有覿象　何氏曰初在離下故不覿　朱氏
曰歷三爻三歲也

咸按初以陰居陽位故困臀初也株木六也　入
于幽谷又坎兌相失故三歲猶不覿不覿則不能

濟其難以其在困之初耳夫初與四本相應唯在
困時故有此象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朱子曰困于酒食饜飽過宜也朱紱方來上應之也
鄭氏東卿曰坎爲赤乾爲大赤故坎象赤紱而九
五象朱紱　鄭氏剛中曰紱蔽膝冕服者謂之芾他
服者謂之韠　孔氏曰古以皮後以帛天子純朱諸
侯黃朱　龍氏仁夫曰案玉藻再命三命皆服赤韍
詩候人采菽等篇皆言赤芾蓋命服也然采芑朱芾
亦人臣服朱與赤偶變文耳　馮氏椅曰二五雖非
陰陽正應然在困時各有出困之材不容不相援然

必五下求若先往求濟前爲六三所揜其凶必矣
咸按坎爲酒食下卦成坎而上卦九五又居坎位
故曰困于酒食也　二與五雖不相應然九五剛
正之君必求剛中之賢而用之朱紱方來當感之
以至誠故利用享祀　往成否是以征凶交得中
是以无咎　酒食享祀皆坎象享獻也享祀兼二
義若九五則惟宜用祭祀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胡氏炳文曰六三本欲揜剛陰柔不中正故自取困
焉　王氏大寶曰石堅而剛者以柔居剛困于石之
象　齊氏夢龍曰九家易坎爲蒺藜又爲宮

咸按石與蒺藜對舉則石當指四三四有半艮象
前進爲四所阻也後又據于蒺藜之上所謂非所
據而據也　坎爲中男離中女乃其妻今下卦離
位六二變爲九二故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三與二
同體爲同宮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胡氏炳文曰當困之時不可以亟通故二曰方來五
曰乃徐有說四曰來徐徐皆緩辭也　來氏曰初爲
九二所隔故其來徐徐而困于金車　程子曰有終
者正應終必相合也
咸按初來遇險故徐徐而有吝　金車指九二二

坤位爲輿九乾爲金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程子曰劓傷于上也刖傷于下也五上下皆揜于陰
爲其傷害劓刖之象也　何氏曰赤紱九二也
咸按九五君位而言劓刖者蓋欲用劓之刑以去
上用刖之刑以去三亦以上與三皆揜五者耳
二不相應故爲所困然同德相濟故徐乃有說也
二五皆中實誠也故利用祭祀同　劓刖兌爲毀
折象有說兌爲說象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程子曰處困之極而居最高之地困于葛藟與臲卼

也動悔動輙有悔曰自謂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于困矣　胡氏炳文曰剛困不害其亨柔困不悔不吉　鄭氏汝諧曰三以柔附已而牽之困于葛藟之象五以剛載已而難安臲卼之象　來氏曰兌爲口曰之象

咸按下卦坎故取象于葛藟葛叢生之物坎上卦亦取象于叢棘也臲卼上卦坎位也　上本自否之二來曰動悔以動而悔也如其更悔而他往則出于困矣動悔指已變言有悔指未變言悔之爲動明見于經如此而自來儻以悔爲尤悔之悔何耶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荀氏曰此本泰卦剛得中故爲改邑　程子曰木上有水巽之義則入也汔幾也繘綆也　朱子曰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　何氏曰坤爲邑坎爲井變坤爲坎改邑不改井之象互兌毀折瓶羸象　邱氏曰繘巽爲繩之象

咸按此卦謝疊山云困則澤中无水井則木上有水故困爲塞井爲通然即卦象求之此說尚屬隔膜夫困之所以爲困者以陽爲陰所揜也今井之三陽猶爲陰所揜則是猶未亨也所以井有養人之功而卦辭則有羸瓶之慽誠以陽爲陰揜君子爲小人所蔽其才雖足以濟人而不免埋沒于地下故爻辭初則曰不食二則曰敝漏三則曰心惻所以惻爲賢者之不用惻也賢人君子不爲時用无以施其及物之功故曰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特无如不用之以汲耳上卦過中始有可轉之機於是甃井而寒泉可食迺亟戒以勿幕蓋幕固所以揜物者惟幕不揜井陰不揜陽而後井得以施其用君子得以展其才故卦辭初不言亨而爻辭至終乃吉也　此卦先儒之解苦不分明蓋由未知井之所以爲井耳考井之制凡掘地及泉必施木板于其上而穴其當泉發之處以受水此所謂木上有水巽乎水而上水也程傳誤以爲木器之象不知古之汲水未若今之以木曰瓶曰甃皆瓦缶之屬耳知井之制而後可以讀井之卦辭爻辭矣　改邑不改井之解何氏雖發其端而不識井之所以不改此由未知卦變也蓋緣此卦本自泰來泰下乾上坤今上之坤變爲坎坤邑也故曰改邑下離上坎者六爻之定位上卦坎不變坎爲水井也故曰不改井象傳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正謂此也設如程傳所云邑可改而井不可遷於剛中之義又何涉乎惟不改井故无喪无得來乎下

而得巽木井也往乎上而得坎水井也往來井井同乎來之坎坎也　瓶從瓦土所成坤之象葢指初而言汔至初爻居井至下也居至下是繘未出乎井也巽下缺羸瓶之象作如是解字字皆不可移矣　咸旣釋是彖訖終疑木上有水古无作穴井解者癸酉主講鰲峰於院中得錢圖端像彖管見其釋彖傳云古之穴地爲井者旣以木入井底而爲之穴又以木居井底使之巽水而上云云與某說合可知其非誣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王氏曰最在井底沉滯泥滓故曰井泥不食也井泥

是舊井不見脩治者也无以濟物禽且不顧而況人乎　朱氏曰井泰初之五初在井下坤土汨之泥也兌口在上不食也

咸按初六本是泰之六五居地之中故曰泥當坎之定位故曰舊井坎又爲禽皆泰卦六五之象也來居初則无禽矣　觀荀慈明剛得中之說漢人固以卦變言易宋儒惡漢儒說經之雜竟束其書不觀徒以意見憑空說理而不知離象之有所不通也易學至今未明可慨也夫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徐氏曰井谷井旁穴也射下注也甕謂初六二剛中无應下比初六不上出而下注有井谷射鮒之象又爲泉竇可汲而在甕敝漏象

咸按埤雅以鮒爲鯽巽爲魚之象指初言谷者泉之所出二陰虛谷也九陽實泉也井谷有泉故射鮒而因初之甕敝不成及物之功葢二陽本爲初陰所揜耳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馮氏椅曰洵井爲渫浚治也　朱氏曰我九三自謂上六坎體爲加憂故爲我心惻五爲王互離爲明王

李氏士表曰有已渫之德而不食者未離乎下也夫泥而不食自取之也渫而不食寧不惻然哉時焉

而已耳　何氏曰三居下體在兌口下故不食

咸按井有陰土則泥純陽潔矣是已渫治之井也而不得與五應故不食王明則能求而得之並者上下皆食其福言所濟之多也　三爲艮之本畫艮爲我福九乾象

六四井甃无咎

于氏曰以瓴甓井曰甃　馬氏曰居得其位如井之四旁甃砌完整故曰井甃　邱氏曰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汚內外交養之道也　項氏安世曰泥與甃皆陰也初六不正在下故不能自脩而爲泥六四正而在上故能自治而

爲甃

咸按四陰柔无及物之功宜有咎也惟得正而能自治故无咎　三至上陰陽相間整齊甃之象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程子曰九五於井道爲至善而不言吉者未至于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　王氏曰泉惟寒則清冽而甘　何氏曰坎正北方爲寒　朱氏曰兌口承之有食象　來氏曰井以寒冽爲貴泉以得食爲功

咸按冽言其清寒言其冷九五中正故其泉寒冽坎天一生水之象也　泉已得食非不及上之謂矣不言吉終以上六揜之也故必勿幕而後元吉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程子曰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他卦之終爲極與變惟井與鼎終乃成功是以吉也

咸按井收勿幕者言井之收功在勿幕也非汲取至上之謂蓋九五已得食矣　有孚者與五相孚也元吉指五言九五本泰之初九而居尊位上六比之足以大濟其及物之功故謂之元吉貴初亦尊君也若誤認爲上六則大謬矣　陰爻偶畫開勿幕之象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虞氏曰離爲日坎爲孚悔亡謂四也四失正動得位故悔亡　朱氏曰已日先儒讀作已事之已　蔡氏曰革不可遽必已日而後革已日二日也　胡氏炳文曰凡象未有言悔亡者此獨言之重改革也

咸按此卦自需變二四相易成革二至四隔三一爻間一日也故曰已日卦五爻皆正惟九四居非其位而實爲成卦之主故其爻辭曰改命吉主九四不主六二者變以陽爲主也卦之名革以此卦辭專爲九五言之孚者四來而與五孚也元亨利貞亦惟九五足以當之以中互成乾也革而成乾其革乃當足以亡其悔之咎矣故爻辭悔亡惟于九四言之而虞仲翔以動得位爲悔亡有與余說合者即何元子釋有孚悔亡亦與此畧同然謂已當作戊己之己以先庚先甲爲例其說固不足信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朱子曰初九居下无應未可有爲鞏固也黃牛中色　干氏曰離爻本坤黃牛之象　何氏曰黃牛指六二　呂氏曰與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同義　馮氏椅曰變革與皮革字同義異如履之爲禮噬嗑之爲市合易中率取其聲同則不拘其本義

咸按自姤至井初陽皆不得位而此卦一陽初復本位名革之又一義也爻辭故欲其固守而不變

遯之用黃牛用二以執三也此之用黃牛用二以固初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朱子曰柔順中正文明而應于上可以革矣

咸按四爲革主自需之二往㕦一爻故曰巳日乃革之　征吉云者言九之往四孚五吉而无咎也故象傳以爲行有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程子曰就成也合也　潘氏思榘曰乾爲言故曰革言

咸按征凶者九二往四而成革故征吉若三往則非所以爲革故征凶上六之征凶亦同此義　貞厲者爻位過剛也革言者以革而言也若曰三雖處危地而以四之革而論則三與五皆可相就而爲同德之孚矣三就下槩接有孚則當以三四五三爻爲三就成乾象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程子曰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　蔡氏曰悔亡革而當也　虞氏曰巽爲命

咸按命者本來之謂六四其命也九四則改命矣改命之吉所以獨歸之九四者四位雖不正而以改革成乾象足以亡其悔之咎也　有孚者三四五同心同德也五爲天位順乎天也三爲人位應乎人也吉可知已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朱氏曰乾爲大人兌爲虎九五大人之革天下曉然知之不待占决也離文明虎變也　胡氏炳文曰乾九五飛龍革九五虎變皆大人造之象　馮氏椅曰虎言其神武變言其爲大君也

咸按九五居其本位而云虎變者上卦本不成乾自三四五互乾至九五而乾象乃成也兌爲虎者

兌居庚値西方白虎也上言豹虎之屬耳　未占有孚者既互乾體而九五居尊故不必占而知其孚於四爲合于君道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錢氏曰革至上而成故合言君子小人无不從革之象　陸氏績曰虎豹同象而異文也　何氏曰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此虎豹之别上與三應豹變指九三陽爲君子革面指本爻居外卦之上故爲面兌說有回面向内之象　胡氏炳文曰革非得已之事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上既已革當靜正以自居

咸按此卦四爲革主三實未變則豹變當指九四上與四同體揆之陸公紀虎豹同象而異文之說亦合　小人指上六君子已豹變則小人不必變而自革面矣　得位故征凶而居貞則吉

䷱鼎元吉亨

程子曰爲卦木上有火所以爲鼎取其象則下植爲足中實爲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于上者耳橫亘乎上者鉉也　來氏曰鼎取新也言革下卦之離進而爲鼎之上卦也進而上行有其位應乎剛有其輔是以元亨　何氏曰諸卦多以義名如頤井鼎皆以象名惟義與象合則因象以名卦

咸按何元子此說因彖傳有鼎象也之文而言其實六十四卦象與義皆備唯鼎之象更著耳屯蒙安得謂非取象乎頤以陽爲實扶陽也井以陰爲幕抑陰也又安得謂非義乎　此卦來瞿唐之說極有識革之所以名者以坎離定位六宜居四而革卦九居四故雜卦傳謂爲去故此卦鼎之所以名則以定位坎居上卦而此則離居上卦故雜卦傳謂爲鼎新蓋取象固未嘗不取義矣　卦辭專爲六五言之謂之元吉亨者坤得其元而居尊是以吉也柔得乎中而應剛是以亨也本義以吉字爲衍文不可從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朱子曰居鼎之下鼎趾之象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顚而出之則爲利矣　齊氏曰兌爲妾巽顚則爲兌　李氏過曰全體一鼎分上下體爲二鼎上體有耳而无足故九四折足下體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耳革

咸按鼎之初六即革之上六革顚而爲鼎顚趾之象六陰否故物也出之以易新也　初乾位也以初得顚兌之六得妾也二三乾子也緣上卦革一陽復居其位而此卦二陽三陽亦復泰之本位故特表之亦鼎新之又一義也　无咎者位不當有

咎而上承乾體故无咎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朱子曰以剛居中有實之象　虞氏曰二據四婦相與爲仇

咸按二密比于初而四其應也故與之爲仇四折足有疾也故不能即我而吉上卦坎位疾之象也損卦之損其疾亦四也仇亦坎象傳義皆以初爲仇既可相比何仇之有橫渠以九三隔塞已路爲仇胡安定以三四間隔爲仇諸說各異存之以備考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郭氏忠孝曰凡物之行以足鼎獨待鉉故以耳耳革
則行塞矣　李氏椿年曰雉膏不食離明在上而无
應象　徐氏曰雉離象膏爻六柔象　胡氏曰兌口
在上不食象　蘭氏曰方雨且將雨也虧失也三不
遇于五然五有聰明之德三終有爲之人終獲相遇
之吉　余氏曰三五同功有相合之理
咸按此卦自訟變訟之三六居之如鼎兩耳今變
爲九三是鼎耳革也若李季辨所云下體无耳則
但當云鼎无耳革字无着矣　雉膏謂六五　雨
坎象方雨虧悔者訟卦六居三而內卦成坎方將
得雨今動而爲九三則以悔而虧其象悔固作動

解變而成乾是以終吉終本文象　自來講易者
不深悉卦變之義故于下經爻辭之解多有所不
通如此爻方雨虧悔是也當知象傳柔進而上行
即言卦變耳六五固自訟之三上行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程子曰四大臣之位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勝其
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餗鼎實也　王氏曰渥沾
濡也既覆公餗則體爲沾濡知小謀大災及其身故
凶　何氏曰初未有鼎實故顛趾而出否四已有鼎
實故折足而覆餗
咸按諸家皆以顛趾爲折足不知趾雖顛未可遽

以爲折也竊以此仍指卦變言六本居三此四之
足也今變而爲九三則折足矣　九本居五此四
之餗也今變而爲六五則覆餗矣公只作公家解
以其當五位故曰公餗餗陽實象　形渥輔嗣說
於坎象爲合郤氏聞見後錄謂王弼不見古易而
引元載傳贊其刑剭爲証夫新唐書列傳宋子京
所作豈北宋人見古本而西晋人反不見不亦謬
乎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王氏宗傳曰在鼎之上受鉉以居鼎者耳也六五之
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

王氏申子曰黃謂五之中金謂上之陽六五虛其中
以納上陽剛之助猶鼎黃耳得金鉉也
咸按爻象甚吉而爻辭不言吉者鼎之養人必待
鉉而後舉猶井之養人必勿幕而後彰故皆至上
而始吉耳　鉉坎象五坎位故於此爻即言之
利貞者得中利於貞固守之也蓋此卦四陽疑于
陽之太盛故二三四成乾有折足之愆五位本剛
而以柔居之則陰陽相濟而可久上位本柔而以
剛居之則金玉迭用而得宜此上九之所以大吉
无不利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朱子曰上九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故有玉鉉之象
馮氏當可曰陽剛在上及物之功全繫此爻如舉鼎
食以養人者全在此鉉　胡氏炳文曰以六五之柔
視上九之剛故以爲金鉉自上九本爻言之則以剛
居柔故以爲玉鉉

咸按乾爲金爲玉故既曰金鉉亦曰玉鉉玉旡爲
鉉之理所以變易其辭者取其陰陽相濟此象傳
所謂剛柔節也審乎此則知本卦鼎新之義固爲
外卦言之矣　大謂陽剛居柔而節故言大吉又
言旡不利者以位不當恐人疑其不利耳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李氏舜臣曰震本坤體乾以一陽交于上下二爻陰
氣凝聚陽氣在內蘊結而不得出於是奮擊而爲雷
震之初動物咸懼之而不知其震動之威乃所以震
陰達陽而開其生育之門　馮氏當可曰初至四有
頤象爲笑言不喪匕鬯猶不失匕箸之意　虞氏曰
啞啞笑且言謂初也　何氏曰馬季長解虩虩云恐
懼貌一云虩蠅虎也雷發聲聞于百里　吳氏澄曰
震爲諸侯爲長子皆主宗廟社稷之祭者　鄭氏剛
中曰卦有廟象互體有坎艮坎爲棘艮爲手鬱鬯酒
也坎象　趙氏曰棘木爲匕烹牢于鑊實諸鼎而加
冪焉將薦乃以匕出之升于俎上

咸按一陽初爻而陰氣尚盛正恐懼修省之時故
六爻惟初爲吉蓋一陽既生內有所主是以震雷
之來非不虩虩然恐懼而中既有主可以笑言啞
啞不爲所動矣試觀人于祭祀之時誠敬既至雷
之來雖足以震驚百里而執匕鬯者不致失墜非
以中有所主乎蓋不懼由于能懼而能懼自旡可
懼此君子處震之方即修身之要也　百里在下
卦指二三在上卦指五上坤畫象　震來二句極
形容初陽之有主而不動　匕鬯取象于坎艮皆
以陽爲主故曰不喪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程子曰初九成卦之主處震之初若能恐懼虩虩則
終必保其安寧故後笑言啞啞也吉可知矣

咸按先恐懼而後笑言是以得吉虩虩初陽象笑
言乾之象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程子曰乘初九之剛震來既猛則已處危厲矣億度
也度不能當必喪其所有之貝躋于至高以避之勿
逐七日得過則復其常矣卦有六七乃更始　李氏
過曰互艮九陵象　來氏曰震爲足躋之象　朱氏
曰躋于九陵離毀貝喪矣　何氏曰貝者水中介蟲
古者以爲賄億者大也十萬曰億盛大之通稱也

咸按億喪貝何元子謂大喪其貝觀六五億无喪小象曰大无喪則元子之說可從不曰大喪而曰億喪者恐人以陽爲大也　九陵謂四六二陰柔不能敵初陽思舍陰以就在上之陽是以躋于九陵四正當艮象也疑其非相應之位而不可得然七日爲陽來復之候故戒以不必逐陽七日自可得也　下卦離位離爲蠃爲蚌貝象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朱氏曰震爲反生三震之極震極反生蘇也　何氏曰初之震動將盡四之震動復生震而又震蘇蘇之象

咸按諸說皆謂行指三不知謂之震行則是震之行而非三之行矣蓋言震過此則至于外卦三可无患故曰行无眚眚目病也下卦離爲目至四則无眚矣行乾陽之象指初九无疑

九四震遂泥

程子曰不中不正陷溺于重陰之間故云遂泥　胡氏曰互坎泥象　何氏曰初剛得位故能上達四失位故陷于泥

咸按震不如復之吉者正以多此一陽也震主乎始故初爻吉而四不吉艮主乎極故三不吉而上爻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項氏安世曰六二居下震之上故稱來六五居重震之上故稱往來二五之厲恐懼也　何氏曰大无喪與大喪貝異居剛而持守堅也彖所謂不喪匕鬯即此爻　吳氏澄曰有事則必有主故威不能攝也

咸按有事于上帝有事于太廟皆祭祀也惟六五居中處尊故雖危厲而能大无喪祭祀之事也固坎位之象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徐氏曰索索志氣消阻之貌矍矍不定之貌氣索而

目亦爲之動也震勢不及上故曰不于其躬僅能及五故曰于其鄰

咸按上六處震之極又以陰柔不中故過于畏懼志氣索然也　視矍矍指三下卦離位爲目也三矍矍然視上故上往有不應之凶而三不能无言蓋上遠于四其震微本无咎也而驚懼之至不免爲三所疵笑三陽位本相應有婚媾之義所謂婚媾有言也蓋三在上下二震之中而上之所震者鄰也故三得有辭耳言似頤象

☶☶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程子曰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至於上

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爲艮也　朱子曰人惟背不動取止之義　馮氏椅曰合全卦言上一陽肩也中二陰脊骨也下一陽腰也二陰足也背之象

咸按此卦陽居上而止陰居下而靜有各得其所之象　以全卦言上九首也觀六五爻辭曰艮其輔輔之上非首而何馮氏以上爲肩則无首矣艮其背者陽止于背之上也陽止于上不及于下是不獲其身矣初二四五皆虛庭也庭虛无所見是不見其人矣夫不獲身與不見人皆咎也而曰无咎者卦以止爲義彖傳所謂時止則止也何咎之

有先儒講此卦多流于老氏不見可欲斯心不亂之說是何如遵孔子思不出位之語爲切實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程子曰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陰柔患其不常患其不固故戒之

咸按初不當位而无咎者初陽位六居之爲得所主此小象所謂未失正也利永貞者言宜永守從陽之貞耳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朱子曰六二居中既止其腓矣三則二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　何氏曰互坎爲加憂不快之象

咸按艮爲手拯之象　九三之咎非在過剛不中也特以在下卦爲艮而合四五成震不止而欲動故有咎二以柔居其下不能拯三故不快耳　四爲心位二在下卦之中故亦有心象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鄭氏剛中曰限上下體之際虞翻謂束帶之處夤馬融謂夾脊肉附脊則身有主而可立分列其夤則百體无以相屬心處中背處陰夤在背與心密相向列其夤則憂危之屬安得不薰灼及心也　何氏曰九三橫亘于二陰之上有限象

咸按列其夤者夾脊骨相並也脊骨相並則動及心故危厲薰心心指四薰火炎上下卦離位象朱子發不知六爻定位之象反譏馬季常以坎水薰灼人爲非是止知有互坎而不知伏離固在也此爻艮之主位而爻辭不吉如此者以三畫卦言則爲艮以全體言中互成震列夤正是震動之意故不免于厲

六四艮其身无咎

胡氏曰六四自止其身不使妄動不爲物遷故无咎

咸按於心位而言身者背也无陽有咎當位故无咎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虞氏曰三至上頤體艮止之艮其輔也　李氏過曰輔言其背　何氏曰言有序者時然後言之謂

咸按言不妄發則有序艮之象也六居五位不當而得中則其悔也足以亡其咎矣　統六爻言之敦艮以居最上而吉无待言矣趾與腓皆可不動之物止則得其宜若限固非可止之地也身舉全體而言止則不與物接自无妄動故可以无咎而輔又非可不動者但期其言之有序耳此以見聖人之道非寂滅之學解此卦者不可誤入岐途也

上九敦艮吉

姚氏小彭曰爾雅謂邱再成爲敦所以明兼山之象　何氏曰凡上爻辭吉惟艮在上體者吉　潘氏思榘曰安固不遷艮之成終者在是書曰安止易曰敦仁何吉如之

咸按敦加厚也二陽處相應之位止而又止厚重不遷吉之道也

姪　邦和景崧校字

周易原始卷之六

錢唐范咸貞吉甫學

䷴漸女歸吉利貞

蘭氏曰漸自否之六三往于外漸進一位不躐等以漸而進者惟女歸爲得其義　牙氏曰女謂嫁曰歸坤三之四成巽女往也

咸按此卦自否變三四兩爻相易陰進而上行故專言女歸吉利貞四得正也舊解以艮三得正與巽四並舉殊不知此卦之義本以陰進有漸耳又以見上爲坤之本位自下而上歸其本位謂之漸者以一陰之歸有漸而欲三陰之皆復其本位也

此亦經之微旨也　朱子發謂後之傳易者自伊川橫渠二先生漸以卦變言之不知彖傳之進得位往有功也孔子早以卦變言矣後人自懵懵耳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程子曰鴻至有時而羣有序爲漸干水湄水鳥止于水湄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初居至下陰弱无援小子危厲而有言於義自无咎　鄭氏剛中曰互離爲飛鳥故六爻皆以鴻象　林氏曰前互坎故有水湄之象　李氏過曰鴻飛長在前幼在後小子厲有言過有弓繳之危則鳴以警衆所謂鴈奴也其防患有道故危而无咎　來氏曰艮爲少男小子之象

咸按坎險在前故小子厲否卦九四本初之應今變爲六四故有言初乾位言之象　體艮遇險不進故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何氏曰艮爲石有磐象　李氏曰鴻食則呼衆衎衎和鳴也　胡氏炳文曰互坎有飲食象

咸按和鳴於象无所取六書故云衎徐行從容之意則衎衎正進而有漸爲艮有序之象不應以和鳴釋衎也潘絜方亦云不爲躁進故有衎衎之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程子曰夫謂三不復謂不反顧也婦謂四

咸按高平曰陸在下卦之上象　夫征不復者三自否之四來而成艮以止是征而不復也婦孕不育者互離爲大腹孕象中虛故不育蓋三四位非相應不免于凶也　寇坎位象指五利禦寇艮止象五亦欲比于四則三之寇也五不可敵故利止以待之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虞氏曰桷椽也方者謂之桷　程子曰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平乃得安處　馮氏曰巽爲木而在艮山之上九之奇畫衡于下桷之象　何氏曰或得者偶然之辭以三本非正應故也

咸按四本應初而比于三故有或得之辭无咎者以四與初三與上本皆不相應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程子曰陵高阜也五與二應而爲三四所隔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有必亨之理豈能隔害故終莫之能勝但其合有漸耳　鄭氏剛中曰巽爲高亦取艮山在下有陵之象　吳氏澄曰五近於四故不得速聘二　胡氏曰四居離體中故曰孕二實艮體故不孕五至二隔二爻故曰三歲

咸按此卦進有漸四進而二未進故三歲不孕然正應終必相合三四不能久間之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孔氏曰上九與三皆處卦上故並稱陸　顧氏炎武曰范諤昌改陸爲逵朱子謂以韻讀之良是而不知古人讀儀爲俄不與逵爲韻也詩曰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惟我儀則讀儀爲俄之證也　何氏曰漸上之羽可儀與蠱上之志可則蓋百世之師也

咸按高而平者爲陸雖至高或得其平處亦可謂之陸矣　胡雙湖謂鴻全體離目艮身儼然一飛鴻也愚以下二陰鴻足六四一陰鴻之羽也其羽指四而言以其進不躐等可爲法則故曰其羽可

用爲儀也至上而鴻之象始成故於此爻言之若僅如李季辨贄見執鴈昏禮奠鴈之說是但言鴻可爲儀而已足其羽二字竟成衍文且象傳所謂不可亂者其解亦費詞矣何元子之說實先獲我心也　顧亭林讀儀爲俄而不知湛露之末章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則儀字固可入四支韻此正不足以折朱子耳

䷵歸妹征凶无攸利

陸氏曰妹者少女之稱泰六五帝乙歸妹以兄嫁妹此卦從姊而嫁謂之歸妹　胡氏曰變自泰來九三上征爲九四六四下來爲六三以成歸妹所以凶而无攸利者三四既非應位長少又非其偶抑且德皆不正才皆不良但以相比而相與焉故有此象

咸按舊解皆以九四爲主爻不知此卦全與漸反漸之四歸得正歸妹之三歸而失正凡皆爲陰言也所以名歸妹者四爲巽主位所謂一索而得女也今來居三爲兌主位則爲少女巽長女姊也乃降而爲妹有娣充媵象蓋兌之所以爲妾者以兌居三不正也女居位不得其正非妾而何娣即妾之謂下卦兌故爻辭皆以娣言三上征而四乃來遂至姊降而爲娣故征凶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吳氏澄曰此爲卦之初爻不取一爻之義而統言一卦之義　胡氏曰兌毀折故曰跛曰眇　何氏曰古天子一娶九女諸侯一娶三女同姓媵之蓋以妻之妹從妻來者爲娣也

咸按歸妹以娣者謂歸爲妹而以娣稱也何元子則云嫁妹而以娣從之是歸妹之外別有一娣非以歸妹名卦之義爻位皆陽而曰以娣者以下卦兌體三爻皆妹也六五女君與四比則初自當適四位本相應故征吉非若漸九三處不相應之位而征凶也所適非正而爲娣跛能履之象言偏而不正耳　初爲震主震爲足履象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朱子曰眇能視承上文而言幽人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　程子曰利貞言宜于如是之貞固非不足而爲之戒也

咸按王景孟謂不言娣者二得中不取娣象夫眇能視固已言娣之象矣朱子所謂承上文而言是也辭意蓋言體兌嫁必爲娣不若守貞之爲愈幽人乃女之守貞不字者惟其居中故利守以爲常蓋嘉其以正自持耳　二爲人位剛居柔幽之象也視離位象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來氏曰反者顛倒之意

咸按須字諸家之釋不同鄭康成云有才智之貌荀慈明陸公紀作嬬陸云嬬妾也孟喜作嬃媵之妾一行云須賤女也天官須女四星賤妾之稱凡此諸說須與娣義似相同何反歸之足云程子則以須爲待與下愆期義複並不可從緣前人不盡識卦變之意故无由得解竊以鄙意求之須蓋與嬃同長女之稱也離騷女嬃之嬋媛兮註謂屈原之姊漢書樊噲妻呂嬃則云呂后之妹是嬃固如媼之類女之年長者耳泰六居四爲巽主爻長女也今降居三反爲兌而成娣故爻辭之言如此反

歸二字必如是解方醒且合名卦以歸妹之義於小象未當之旨亦可通矣蓋古人字多通用賁六二之須爲鬚則此之爲嬃豈不然乎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李氏舜臣曰三四雖无應而震兌終相合故遲歸有時

咸按九四體震有長兄歸妹之義愆期亦以卦變言易以一爻爲一日三自四來已逾日矣必九先自三往四而六始自四來三故曰遲歸有時小象所謂有待而行也舊解率多含混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程子曰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如其娣幾望未至于盈也　邱氏富國曰五言帝乙於歸妹之上歸妹之主也　鄭氏東卿曰兩爻交互掩袂之象易以陽爲善而陰爲惡　何氏曰嫡例爲君而餘皆媵月者女君象也

咸按舊解皆以四爲歸妹之主不知此爻明言帝乙歸妹六五固震體也蓋與泰六五之歸妹同五帝也六妹也傳義皆謂五下嫁二此爻位相應之常又不可以律此卦二兌體非夫也卦唯震得爲一陽爻故五爻皆歸之統觀全卦自知三爲娣比四五爲君亦比四也　虞仲翔謂袂者袂口之飾

也乾爲衣坤爲裳故稱袂三五四得陽故其袂良五互上得陰故袂不如其娣乾陽爲富坤陰不富也　上卦坎位月之象幾望未至于上也陰居尊得位故以幾望稱之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胡氏炳文曰震有虛筐之象兌羊象

咸按六三上六同是陰而以士女爲言者女謂兌也士謂震也以至上而卦始成故於此爻言之筐之象在上三在下承之故曰承筐五上二爻陰虛故无實上卦坎位爲血泰之六四成兌羊則有血此卦六三居下非四位則羊无血矣以一往來

而三四以不正相比故无攸利與卦辭同　筐震
爲竹象刲坎有刑殺象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程子曰震上離下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　馬氏曰假五雅反大也　路氏純中曰陰陽之運至午而亨品彙之生至夏而假大　朱氏曰九二上行至四王假之也

咸按卦本自泰之二四兩爻相易而成震離雷電皆至非夏時乎夏者假也大也互巽爲草上震爲萑葦離日以烜之草木繁廡百昌咸遂故名曰豐亨者四之亨也　五位爲王象朱子發最以取

象爲重而於此卦之王不知所指來瞿唐以離日當之不知說卦惟以乾爲君也卦九四自泰之二來王假之以大其明此所謂王假之也故六五之來章指四陰非陽則无成矣彖傳釋王假之曰尚大也大者陽也猶曰尚賢云爾大指九四无疑然則假固有假借之義　彖傳專爲卦變言之泰之六四來居于二若有害于陽然乾得二而始爲離明故戒之以勿憂二正以居中爲美宜日中也憂上卦坎位象究不成坎故勿憂諸家皆不知坎離有定位遂致窘于取象如此卦憂字或取震之驚恐或取中之似坎難免支離之病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朱氏曰泰九二之四故九四爲配主　胡氏炳文曰初不言豐未至豐也五亦不言豐者陰虛歉然方賴在下之助不知有其豐也

咸按配謂二配主謂四初與二陰陽相匹故曰配九四自泰之二往本二之所主也不期而會曰遇故初遇其配主若曰遇其配之主耳如程傳所云四爲己所配則但言遇其配而已足主字无着矣　本義釋旬爲均謂皆陽也竊以旬者十日之謂易有以一爻爲三日者初至四歷三爻謂之旬者舉成數也雖相間旬日而以位居相應而相遇故

无咎小象曰遇旬災也蓋以遇四遇五爲坎主坎爲災難故云然　往有尚者四往而初得以陽遇陽爲有加上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馮氏椅曰離方日中而陰蔽其上此豐之蔀也　朱氏曰震巽爲草二在草中有周匝掩蔽之象故曰蔀離目爲見　何氏曰有孚指四四與五比得坎半體故稱孚二雖離主而才柔不能有所發明惟四居近君之位具陽剛之德若能盡其孚信以撤五二之蔀則五必知二之賢明可任而與共襄日中之治不難矣故吉

咸按卦辭所謂宜日中者二也而此爻則言豐蔀見斗三爻則言豐沛見沬皆不足之辭直以六二陰柔不可以任大事如日之或爲蔀與沛所蔽也讀九三小象自明非得九四之剛五詎肯假之哉何元子之說極有識　蔀只是草所謂蔀屋也上下皆草故曰豐其蔀日中者離之中也震有南斗象　以卦變言四本自二往位不當故見疑于五而得疾然四與五陰陽相孚故亦能發其疑也疑疾上卦坎位象坎爲加憂爲心病有孚當如何元子說與上往得疑疾句正關節也則往得疑疾指四言往字方有著落上卦震爲雷發之象當知往

得疑疾二句及下爻折其右肱凡皆爲卦變言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姚氏小彭曰沛滂沛也　來氏曰兌爲澤沛之象坎水沬之象

咸按傳義皆以沛爲旆沬爲小星求之於象无之易爻未有不即象言者則知舊說非也竊以沛只是水之沛然盛大者沬只是水之沬此指上六之陰蔽三而言上卦坎位水之象也來瞿唐之說得之或疑以沛與沫爲水於日中二字漫无關會此不知觀于海者也試觀浙江之潮自海壷而入風助其威赤日爲之无色所見者潮之白沬而已且余奉使臺江時往來于海者一月海之氣慘淡晴明之日甚少此足徵水氣之能昏日也　折其右肱者二在三下爲肱象互兌毁折爲折肱象泰下卦本乾今九二變爲六二毁乾之體矣陽爻以下爲右陰爻以下爲左故師之左次明夷之左股左腹皆陰爻在上也此爲陽爻故以下二爲右　宜日中故无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吳氏澄曰卦因二四相易而成此二象故爻之辭同

潘氏思榘曰夷主謂五夷等夷也

咸按四在巽震之交故亦有豐蔀見斗之象　夷

主舊說指初何元子以二爲夷今細審之當從潘說二四彼此相易之交是其夷也二與五相應之位是其夷之主也四遇五而五得假之以大其明故吉小象是以謂之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朱氏曰九四之明五屈己下賢人自譽之

咸按來謂四自二來易以陽爲章美坤之含章以含陽德也慶譽乾陽之象四來而五假之乃有慶譽宜其吉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路氏曰居卦之上位極其高故曰豐其屋闚其无人

者爻陰虛也曰闚曰覿皆下卦離目象三歲滿上卦三爻象　朱氏曰二爲家震巽爲草蔀其家也
咸按上卦有屋象朱子發以二爲家極有理内卦爲家　此卦之變者二四也故爻辭多主之　三陽爻爲户二陰爻爲闚其无人人謂陽也自上至三歷三爻三歲也離在下卦故不覿所以言凶者上六在卦外不能假二之明也

䷷旅小亨旅貞吉

何氏曰離從乾變坤之一柔得上卦之中而順乎乾之二剛旅之道也　胡氏曰小亨以六五言
咸按此卦自否來三五兩爻相易九居三寄二陰

上六居五寄二陽中此其所以名旅也　六爻陰陽雖得其平而陰居尊位以順乎陽小者亨矣旅貞者三旅而位得正五旅而位得中故謂之貞吉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程子曰初六以陰柔處卑下鄙猥瑣細乃其所以取災咎也　鄭氏曰瑣瑣小也艮爲小　張氏清子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咸按六居初非其本位亦旅也　瑣瑣陰柔小人之象上卦坎位災之象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徐氏曰即就也次舍也上得乎剛懷其資也下得乎柔得童僕也貞位當也　何氏曰居艮止之中即次得安之象也　朱氏曰離爲蠃貝資財之象艮爲少男初陰卑賤童僕也
咸按二爲坤之本位故曰即次言就其舊所居之處也下爻三居陽之本位故亦曰其次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徐氏曰三近離有焚象初柔爲二所得則三喪其童僕矣　邱氏曰三全與二反二柔順得中三過剛不中故也過剛豈處旅之道哉　余氏曰貞與貞厲皆自爲句不連上童僕

咸按三自否之五來而居下卦離位之上故焚其次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折中曰九四居位非正故不曰即次而曰旅于處在旅而處多懼之地故雖得資斧而心不快　何氏曰資所以爲用斧所以爲防皆旅中所必需者　胡氏曰斧離爲兵象
咸按九居四非其本位故曰旅于處言旅于所處非其故處也非其故而據之故曰得其資斧終以居非其所而心不快　四心位也上卦坎位爲加憂不快之象　得資斧者九三陽實謂四得三之

資斧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朱子曰雉文明之物離之象　程子曰命福祿也
何氏曰亡即出亡之亡　張氏曰乾陽去其中之一
是一矢亡也
咸按此卦舊解皆誤蓋緣不識卦變且不知下卦
離位之可以取象也以卦變言九自否之五降居
三是射雉一矢亡也下卦離位爲雉矢九五乾象
乾爲金也艮爲手射象九五變爲六五是矢射雉
而亡其位然陽去而陰來居中得文明之美終致
譽命譽謂聲譽命謂福命皆五位之象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程子曰上九剛不中而處至高又離體其亢可知故
取鳥之巢象在離上故焚　潘氏思榘曰或疑上九
自笑自號故别之曰旅人　馮氏椅曰互兌爲口舌
號笑象　朱氏曰上九離爲飛鳥上與三相應之地
坤爲牛上九高亢坤象隱喪牛也
咸按旅人指三三爲人位且三自否之五來故曰
旅人三焚其次見上之亦焚其巢故先笑繼而知
坤毁喪牛三失其應故後號咷上位坤爲牛今變
上九故喪牛也易變易之謂與大壯之喪羊于易
解同　上九於三之號笑皆不聞而不知自易其
剛故凶是以象傳云終莫之聞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朱子曰陰爲主故小亨以陰從陽故利有所往然必
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　馮氏椅曰主
一卦當在六四一爻　胡氏曰六居四互離爲目又
近九五固有利見大人象
咸按此卦二陰雖皆有從陽之義然六四居得其
位又有初以助之故曰小亨也利有攸往亦指四
往則從陽而利見大人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朱子曰初陰卑巽之過故爲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

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其宜矣
咸按巽爲進退爲不果所以進退者欲進而從五
則遠於是思退而順二也武人指二而言二爲人
位武則二坤位之象坤爲師也觀履卦六三之武
人可知已貞者二得中即得正也四近五則利見
大人初近二則利武人之貞陰巽順喜從陽也利
見大人舊解兼二言者可証其誤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折中曰牀下者陰邪所伏也既用史筮而知之復用
巫祓以去之紛若者以喻申命之頻煩而行事之纖
悉也二與五所謂剛中而志行者故能盡申命行事

之道其吉无咎宜矣　何氏曰初陰在下二陽在上
牀之象下牀之足也　潘氏思榘曰互體兌又爲倒
兌故有用史巫紛若象
咸按此爻傳義之説皆誤折中獨得其義巽在牀
下分明指初蓋初陰巽順如邪慝之潛滋不爲害
不已故當申命以遠之　牀巽木象史巫互兌象
剛而得中故吉而无咎
九三頻巽吝
程子曰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巽而復巽是
頻巽也故吝
咸按九三在上下二巽之中而不能避故有憂吝

也蓋陰以巽陽爲美而在陽則以陰之巽爲不利
耳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朱子曰陰柔无應承乘皆剛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
故得悔亡三品者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充君庖
潘氏思榘曰六四自貞之悔應有悔者居四仍得其
正故爲悔亡
咸按凡純卦皆由乾坤變此爻變自乾而居得其
正密比九五是以動悔而亡其咎矣田坤位象三
品巽離兌三陰象詳見下爻四近君得位故能挾
三陰以順于五也或云初爻至三成雞二爻成羊

三爻成雉可謂巧合矣　悔亡舊解皆謬惟潘絜
方説與愚合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吉
蔡氏曰剛體近柔位中正故吉而悔亡　朱氏曰无
初初不正始未善也五正善而有終也　齊氏曰推
馬融先甲後甲之説震東爲甲兌西爲庚蠱互震而
四居震中故言甲巽五兌而五在兌上故言庚
咸按貞吉悔亡者九五中正而六四得以順乎剛
是四以動悔而亡其咎矣何不利之有　无初者
陰居初不正也有終者四五得位也　先甲明中

有互震先庚明中有互兌也自二至四互成兌兌
居西方庚位故曰庚初六在兌下爲先庚三日九
五在兌上爲後庚三日所以必云然者陰以順陽
爲美三女之卦唯巽得順陽之義離之麗乎陽亦
順之也兌金獨居陽之上近於不順是以特於長
女之卦明之以卦互離互兌三女備焉猶蠱之備
有三男也三陰皆以順陽爲吉故彖傳曰柔皆順
乎剛明順陽不止一巽也其吉宜矣舊解並非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吴氏澄曰六四在五之下巽在牀下也　項氏安世
曰巽爲利市三倍故稱資斧

咸按二之巽在牀下指初此爻兼指初與四四之象固與初同蓋陰生于下必至剝陽巽之極將變爲不巽上九亢陽爲陰所竊喪其資斧宜矣陽實爲富資斧也位不當故貞固守之則凶　舊解即以上爲巽在牀下非唯无此象上居巽極即以理言亦不應在牀下也　資斧二字自以資爲主斧字只帶説且已見前旅卦而此爻釋資斧者忽專以斧爲主謂爲有斷制尤所不解

☱☱兌亨利貞

李氏舜臣曰以陽下陰陰陽相説故曰兌亨　程子曰非道求説則爲邪諂故利貞　何氏曰兌是不言

之説人心義理之説不在言語口舌與咸去心而爲咸同

咸按兌之所以爲説者以一陰在二陽上不久將去故相説此彖傳所以謂之柔外也　亨利貞皆指上六上正而三不正也五爲天位上與五比是順乎天也三爲人位上與三孚是應乎人也此兌之有三德所以能與咸恒同也

初九和兌吉

馮氏當可曰與二相比和同无間故曰和兌　李氏光地曰居卦之初又獨不與陰比卦之四陽不與陰比者此爻而已故能以和爲兌

咸按初遠于三而與二同德相比故和于二以説三不同于同人三四之爭故吉其所以和者同人三四在初之上是以爭此爻在二之下是以和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程子曰二承比陰柔小人孚信内兌説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

咸按此爻舊説謂爲孚五或以爲孚初皆未是夫五之孚於剝其爲孚上无疑則此之孚兌含三安往乎二三皆无應與故孚之而吉所以異于五者上六得位故孚之而厲三不得位其陰未盛故二孚之而吉　悔亡者三之悔二足以亡其咎也本

爻位不當即指二言亦可

六三來兌凶

王氏宗傳曰六五居兩兌之間一兌既盡一兌復來故曰來兌夫上下四剛皆君子也三以小人厠乎其間位則不當左右逢迎惟以容説爲事故于兌爲凶

李氏光地曰居内卦故曰來

咸按凡卦言乾乾坎坎者於純卦之義尤合而愚意不可言之此卦夫三之兌於此爻方來而去上兌尚遠未可云一兌既盡一兌復來也葢此爻固以卦變言卦本乾體而三自坤來逢迎諸陽之間此之謂來兌凶也若上欲相引而去則无凶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朱子曰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　朱氏曰九五陽得位而喜上從于五則君臣相說而有喜矣

咸按四近五畏中正之主在上而不敢比其私暱故商度所說而不安雖介乎疾害而終有喜也商兌口象未寧四多懼象疾坎象喜乾象

九五孚于剝有厲

程子曰剝者陰消陽之名五密比于上六故爲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

咸按陰无不剝陽者故曰孚于剝九五剛中正之

君陰陽相合雖其常理而自古容悅之臣專爲柔媚以逢君長惡不可不嚴其防在帝廷猶有孔壬之戒況後世之君可不知其有厲乎此聖人所以特危其辭也

上六引兌

蘇氏曰上六超然于外此小人之托于无求以爲兌者　李氏光地曰陰居說極在外又有去而不返之象

咸按上六居卦外剝陽不勝欲引三同去故曰引兌何元子則謂三必藉上之引而後達上亦必引三以爲助如是則上之凶當更甚于三矣觀爻辭不言凶何說固未可從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朱氏曰渙否九四之變也否塞解釋故曰渙亨　朱子曰祖考之精神既散王者當至于廟以聚之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　李氏舜臣曰十三卦制器舟楫取渙　馮氏椅曰舊解襲焦延壽之說以上九一爻爲廟愚謂自二以上有廟象艮爲門闕也張氏汝弼曰利貞者九五中正也　徐氏曰王假有廟九五也

咸按此卦變自否陽來居二得中而又有五爲之主以散陰之羣此其所以爲渙也　彖辭專爲九

五言之亨者陽德亨也假至也九至五而下成廟象故曰王假有廟　巽木在坎水上故利涉

初六用拯馬壯吉

李氏曰凡柔弱處險難者必上有剛健之才拯之方可出險明夷六二與此爻是也

咸按馬謂九二乾之象也拯三以上有互艮象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馮氏椅曰爻義无一定之論王輔嗣胡安定程河南蘇東坡以初六爲机耿希道洪成季以九五爲机朱晦翁又以九奔而之二即机也　朱氏曰震足動奔也互震象　何氏曰机即几也　毛氏奇齡曰橫一

陽于缺陰之上而艮肱憑之如机然

咸按此卦否之四來居二而成渙則自當遵朱子以二爲机謂之渙奔其机者言所以渙陰者奔其机也互震木机之象也二不當位而能渙陰之羣故動悔而亡其咎胡雙湖不知此義誤以爲奔去是但知坎險之宜出而不知此卦固以陽渙陰爲主耳奔亦震象

六三渙其躬无悔

易氏曰三四爲人位在外體者人也在內體者己也三在內體故曰渙其躬

咸按艮有身之象三四五互艮六二往四而三陰以渙故曰渙其躬无悔者不必以不當位而欲悔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邱匪夷所思

余氏曰渙其羣謂下卦本坤三陰成羣今六來居四九往居二是散其羣也　何氏曰夷等也指下二陰言豈其夷輩思慮之所及

咸按余息齋釋渙其羣甚明至釋渙有邱則云散小羣成大羣未是四自否之二來此渙其羣也二來四而比五此因渙而至于邱也否之二本坤之正位故謂之元吉亦以其來比五尊位也邱指五五適當成艮之地　思者四爲心位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程氏迥曰汗由中出浹于四體猶大號令由君出浹于四方　朱氏曰巽爲號陽爲大　胡氏曰坎爲汗　何氏曰凡大命令之下以散則爲和風以潤則爲甘雨如汗從心而透无不沾液則羣邪之鬱結盡渙然所渙者尤必自王之所居者而渙之

咸按此卦渙陰者二而有陷于險之疑故必得五以爲之主大號令自王居而出以渙羣陰則二之居陰中者无咎矣舊解以散其居積爲渙王居殊不可通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陳氏友文曰坎爲血卦逖遠也

咸按血指四謂否之二來四是渙其血也九居上坎象已變故謂之去逖出无咎非更欲去之而遠出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程子曰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也　朱子曰卦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亨然至于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不可守以爲貞也　潘氏思榘曰節自泰來三陰三陽其氣適均分乾之三以節坤五分坤之五以節乾三分剛節其有餘分柔節其過盛也　徐氏與喬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爲節月有中氣有節

氣節其過而歸之中也苦則非中

咸按柔節剛居其外剛節柔居其中則節陽正所以節陰故亨　自漸以後至此八卦巽兌四陽其餘皆三陽三陰之卦所以節陰之過者至矣聖人知其必將溢而爲小過也故於此先戒之曰苦節不可貞以見陰之盛不可不節而亦不可節之太過也　彖辭之亨專指九五苦節不可貞戒辭六爻以當位者爲節初當位无咎二不當位故凶三之不節不當位也安節甘節四五位當也上雖當位而以過中而窮故謂之爲苦節蓋當位節其所當節者也可貞者也不當位則節其所不當節而

凶至于過中而窮雖當位亦苦矣不可貞矣　二至五反復皆艮止之象節之所以名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朱子曰戶庭戶外之庭也　何氏曰初前遇九二九陽奇有戶象二前遇六三六陰耦有門象二以奇當其前若有以塞之

咸按戶庭門庭互艮門闕象三爲初之庭四爲二之庭庭固虛也不出艮止之象　无咎者陽居陽位不宜出而有所往此所謂當位以節也節不能无咎當位則无咎矣何元子所云言无咎者九十有九多補過之辭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何氏曰九二以不出門庭爲凶言當通也

咸按九二居非其位宜出而不出故凶何元子謂九二无凶象此不知本卦之義也蓋陰陽不可以相无若陽盡居陰之位將何以處陰此所謂苦節不可貞也夫君子小人並生于天地之間小人固不可使之乘權秉政然亦當以臣妾畜之使之各安其位若驅之太迫必至鋌而走險此君子待小人固貴不惡而嚴也此節卦之微旨也九二雖得中而據陰之位使陰无所容豈得不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蘇氏曰咨嗟而節之以爲不可不節也　胡氏炳文曰以成卦言則六自五來居三本能節者也　張氏汝弼曰兌口嗟之象

咸按卦自泰變三自泰之五來而所居不正若不知所節矣然使九居三則厲故咨嗟而節之可以无咎此象傳所謂又誰咎也東坡之說煞聰明蓋從兩若字悟入

六四安節亨

程子曰以陰居陰安于正也當位爲有節之象　蔡氏曰安者順而无所勉強之謂　馮氏曰節之義在學爲不凌節在禮爲節文在財爲樽節在物爲符節

在臣爲名節在君師爲節制惟其時位耳
咸按彖辭言亨者專爲一卦之主言之既見於彖則爻辭不復言亨若否之初六六二及大畜之上九言亨以彖辭不言亨故爻補言之也此卦彖之亨專指九五而此爻位當有亨之理故特言其亨以見陰陽宜爻相節耳　安如水之安行取坎象也甘苦亦從水取義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程子曰居尊位爲節之主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説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　何氏曰甘者味之中五者位之中

咸按五自泰之三往而得位得中以陽居陽故曰有尚往如來瞿唐説自下而上曰往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朱子曰居節之極故爲苦節雖正而不免于凶　程子曰悔亡損過從中之謂也　胡氏炳文曰五位中故爲甘上位極故爲苦　程氏迥曰苦節而貞固故凶

咸按節窮則苦以其過中也貞凶者九居五成坎險不可以久居也悔亡者必動悔而變爲六五則復泰之本位而可以亡其咎矣如此講方與彖辭不可貞合以上居卦之終故於此爻言之也　節必以苦乃見其貞而爻辭云然者亦謂節其所不當節者言也上已在卦外可以不必節矣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程子曰內外皆實而中虛爲中孚又二五中實亦中孚之義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故利涉大川　朱氏曰中孚訟之變也六四一爻具豚魚之象而在中孚之中信及豚魚也　馮氏椅曰舟中虛利涉大川此贊意也巽木得風而行于澤上亦所以利涉

咸按此卦二五二陽居中得位而二陰潛伏陽之

盛宜足以制陰矣然陰邪同心韜晦合力相持遂一變而爲小過此亦否之伏於泰者也　豚魚胡雙湖謂爲江豚以豚魚爲二物水陸不相類也竊以豚魚自爲二物每見畜牧者以食食豕一呼而集臨池飼魚既習之後見人影即游泳而至此所謂信及豚魚也若江豚信何從而及之乎彖辭專爲六四言之魚巽象豚坎象皆指四言　利涉大川利貞亦皆指四四居坎位之初而成巽得木故利涉彖傳謂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是明言四之貞五爲天位而四應之是四雖孚于三而寔應于五也四爲中孚成卦之主故特表之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折中曰此卦六爻无應者吉有應者凶初九之虞吉謂其有以自守自安也禮有虞祭亦安之義也燕亦安也　項氏安世曰有它不燕者苟變其志動而求孚于四則失其安

咸按卦名中孚自不可以求應四已孚于三初不安于无應而往求其應徒不燕耳此從折中之說固爲直撓然胡雙湖有云易只兩虞字屯即鹿无虞及此爻虞吉也朱子發則云初四相易以其有憂也余前釋即鹿无虞亦有憂虞一解則謂初憂四之孚於三而遂自安則吉亦可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何氏曰兌爲口舌鳴和象好爵指五據人爵之尊故曰好爵靡古本作縻巽繩象　虞氏曰我吾謂五也

咸按舊說皆以二爲鶴五爲子竊以易言子多在下則鶴五也其子二也五在二陰之外故曰在陰好爵君之所有以縻二也上卦巽爲雞鶴之象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王氏曰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下對而不相比敵之象也　胡氏曰鼓震動象罷艮止象泣兌澤象歌兌口象

咸按傳義皆以上九爲敵夫三與四孚得敵自當指四言敵體也其鼓罷泣歌皆視四之所爲不能自主故有此象蓋四正而三不正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程子曰四爲成孚之主馬匹亡不係于初亡其匹也

咸按舊解皆以月幾望爲近君竊謂不然卦名中孚本以三四皆虛二五皆實而皆在中故謂之中孚耳月幾望對三而言下卦離位日也上卦坎位月也相近相孚故云望四位坎下故云幾諸儒執象傳絕類上一語遂謂四上合于五不知上卦非日何望之有此特就卦變言之耳卦自訟變九自四往初而上卦失其乾象乾爲馬故曰馬匹亡六自初來則小象之所謂絕類上矣此四所以爲成卦之主也當位故无咎諸家皆不知坎離定位之可以取象故於此爻皆強爲之辭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徐氏曰攣如固結之義位正而有孚下應九二之剛何咎之有　何氏曰巽爲繩互艮爲手攣如象　潘氏思榘曰二在下故曰縻五在上故曰攣　胡氏曰中孚九五與小畜九五同在巽體故取象亦相同也

咸按无應有咎而當中孚之時與二同德相孚故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朱子曰雞爲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爲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故凶

咸按登天者上爲天位也上欲三之應已而三已孚於四故登高以呼之唯不當位而欲貞固守之則凶矣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朱子曰小謂陰也四陰在外二陽在内小者過也既過于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貞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

潘氏思榘曰不宜上宜下爲陽謀也陽无端而上以成小過其可上而不下乎　吴氏澄曰大吉大者陽也小過之時大者非可以吉唯善于自處辭尊而居卑則大者可吉　胡氏曰遺音者卦有兑口象

咸按上經以坎離終而坎離之前則爲大過下經以既未濟終而既未濟之前則爲小過明明相對

小過者陰之已過也卦以艮止震之動見陽之宜静而陰之方亨亨謂六五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皆指五言以見小者之過而亨也下則明卦變之義　卦自坤變上卦坤之位也九四來而成小過飛鳥遺音指九四也象傳明云有飛鳥之象而胡雙湖以全體横飛爲説竊有未安蓋下卦離位

固爲飛鳥之象遺音者震爲雷音也初九往四是飛鳥遺五以音也九居初則正九四不正故不宜上而宜下下未過也上則離乎過矣故六爻初以從四三以從上上以過三皆凶而[illegible]以宜下爲大吉謂之大吉者九上之四與九三同爲四陰所陷而下居初則陽得位故大吉也　一説大過棟橈文王以之喻紂也小過文王自喻飛鳥遺之音鳳鳴于岐山也不宜上宜下者言宜謹守臣節耳蓋隱以靖西土臣民之心故云如是乃爲大吉也觀五爻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與小畜同可知已此義揆之當文王與紂之事亦可備一解

初六飛鳥以凶

徐氏曰初柔本下而上與四應四動體初從四而動如鳥之飛動而不止又小過之義上逆下順初躁動而從上失宜下之義故凶

咸按下卦離位爲鳥今九往居四爲陰所陷是鳥以飛而致凶也似不宜如徐説以應爲飛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程子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也過四而求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　何氏曰三四近君皆臣也

咸按傳義皆以二爲臣竊以陰本欲與陽遇乃即

其正應過妣之陰是以不及其君也於是反而比三是遇其臣也體艮有止象止則不過又下卦乾位陰居之有咎當位得中故无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來氏曰弗過者陽不能過乎陰也兩字絕句本卦陰過乎陽故二陽皆稱弗過防之者當懼而防乎陰也　何氏曰以一奇畫亘于二陰之前有隄防象互巽爲入又有從象互兌爲毀折戕象

咸按三不能過五以與上應即當防五之見傷而止以待時若不知防而往從上則五必戕害之所謂或也其凶必矣此正合文王與紂之事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胡氏曰弗過與九三同義遇之前遇陰也　吳氏澄曰勿用永貞唯退而下就初之位其庶乎

咸按先言无咎者爲陽謀也九居四位不當疑其有咎不知陰過之時惟患陽之孤故雖不當位而无咎也　弗過遇之者四不能過五而與之遇遂爲四陰所陷是自初往而厲也故不可不戒勿用永貞者四不當位不必貞固永守之也陽之位本在下宜下不宜上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朱氏曰雲自西往東由陰而升陰倡而陽不和不雨之象　何氏曰兌爲西方以在內卦之外故稱郊　吳氏澄曰公謂四　胡氏曰二陰在艮山之下巖穴象亦陰爻象　來氏曰巽爲繩弋之象

咸按上卦坎位兩也實未成坎故有密雲不雨之象密雲陰爻象自我西郊者易以上卦爲西也郊亦陰爻象義與小畜同　公震建侯象指四傳義皆以在穴爲二竊以此爻陰在上已過故陰欲雨而陽不和求陽之和莫如取三故五命四取之初與二穴也三在穴者也猶求賢人于巖穴耳弋以生絲繳而射之與射不同四與三近故取之爲易若解上六之射隼三本居相應之位則曰射合之

文王之事則求呂尚於磻溪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蘇氏曰弗過遇之君子不能過小人而遇者也弗遇過之小人不肯遇君子而過之者也九四不能過六五而承之故曰弗過遇之上六過九三而遠之故曰弗遇過之　徐氏曰離之如鴻則離之之離　何氏曰禍自外至曰災過由己作曰眚

咸按例以六二之過遇則過者相隔而過之也遇者相近而遇之也上處小過之極遠過于三竟无可遇矣　飛鳥指四上卦坤位九自初來居四所謂飛鳥離之也陰亢已極陽離之能无凶乎此自

災而致告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朱子曰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爲旣濟　李氏舜臣曰亨小離之一陰在中是也坎一陽在上與之相應小者得大者之應而亨也六十四卦无如旣濟最正旣濟功成物極則反理之必然故曰初吉終亂卦辭亦慮旣濟後盈溢者耶　何氏曰泰二五尚處非其正旣濟之德爲優于泰然尚有小者存焉以是爲不可不戒也

咸按此卦爲六十四卦之定位而未濟則旣濟之變易亨小者二陰得五陽而亨以見陰之宜從陽

也利貞者六爻皆正也初吉遇離之明終亂遇坎之險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程子曰初以陽居下應乎四其上進之志銳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　何氏曰初尾象在水之下濡象　毛氏奇齡曰旣濟在初則義未可以濟也此旣濟而常恐其不濟者也

咸按舊解皆以二爲輪竊以上卦坎爲輪爲曳則輪當指四此卦六爻皆應不宜有它也初與四正應以在坎下有濡尾之患惟曳四之輪則雖濡其尾而可以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折中曰初二居下位故皆取欲濟而未得濟爲義旣未濟卦義以上下之交爲濟也　馮氏椅曰詩翟茀謂以翟爲蔽車之飾　李氏舜臣曰離爲雉翟茀之象

咸按下卦本乾六來居二而如婦喪其茀陽以蔽陰茀以蔽車也七日則陽自復故不必逐而自得也婦二之象茀指九乾爲衣之象　折中之說極當所以取上下之交者貴中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折中曰旣未濟皆言高宗者高宗商中興之君自未

濟而旣濟者也　焦氏竑曰下三爻似泰上三爻有向衰之象故高宗不屬五而屬三　龔氏煥曰三年克之言其濟之難小人勿用欲保其濟也　張子曰上六險而應卦之終亂鬼方之象　項氏曰高宗所伐正南鄉之夷今南夷猶稱鬼主　李氏開曰上隔三位故曰三年

咸按商頌稱高宗奮伐荆楚易以上卦爲南上六鬼方也小人六二六四也離爲戈兵故言伐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晁氏說文云袽敝絮　蔡氏曰繻帛中之美者袽衣之敝者旣濟過中時且變矣故有衣袽之戒言繻雖

美必至于有袽事雖濟必至于未濟必終日戒懼則
憂疑可釋而不至于終亂矣　林氏曰互離終日象
坎有戒懼象　來氏曰坤為帛繻之象四多懼戒之
象
咸按上卦本坤九來居五而坤之體變矣故有衣
袽之象所以終日戒者九來而成險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胡氏曰程傳謂東鄰為五西鄰為二橫渠謂東鄰上
六西鄰六四竊以離東坎西東鄰指離六二西鄰指
坎九五牛離象殺牛離為戈兵象坎多說祭祀
咸按坎中實內主忠信故禴祭可以受福是西鄰

固當指五易之西郊皆謂上卦也東鄰指六二無
疑福五位象　繫辭方以類聚所以明六畫中具
方體耳內卦為北而西則北之類也外卦為南而
東則南之類也故利東南不利西北皆以類舉而
後學不知誤求之方圓圖不知圖乃後人所作六
十四卦先後位次迥與經異故余釋經全不及圖
自有深意存焉
上六濡其首厲
陳氏友文曰涉水而至于濡尾不害其為濟也濡其
首則溺矣故厲　李氏光地曰既濟之上即未濟之
初上為首故曰濡首初為尾故曰濡尾既濟而濡首
固不能保其濟也
咸按處既濟之極將入未濟之時坎險又在前故
厲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程子曰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
矣物之窮也易變易而不窮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
有生生之義老狐多疑畏故履冰而聽小狐不能畏
慎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　徐氏與喬曰陰陽之氣
之往來也不能无過次坎離于大過後蓋以陰陽之
中者救大過之弊次既未濟于小過後蓋以陰陽之
交而中者救小過之弊　胡氏炳文曰未濟非不濟

也故亨　朱子曰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六爻皆失其
位故為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　蔡氏
曰狐坎象尾指初
咸按此卦陰陽皆不得位而六五居尊故彖傳謂
為柔得中而以亨屬之　小狐謂六三以其居下
卦之上可以濟之時故曰汔濟濡尾雖以初言然
實三之尾也三之未濟三之无攸利也
初六濡其尾吝
朱子曰以陰居下當未濟之時未能自進
咸按此爻或謂即卦辭所云小狐而不知六以陰
柔居坎之下固未可謂之汔濟也既濟之初九以

曳輪而濡尾此僅言濡尾其不曳輪以求進可知
矣唯居險之下而不知求進故可憂吝耳
九二曳其輪貞吉
干氏曰曳輪上以承五命也　朱子曰九居二本不
正以中故得正也　熊氏曰五與二應曳之欲其出
於險也
咸按此曳輪乃五曳其輪以進坎在下卦也傳義
皆以爲不進夫不進安能出險故象傳曰中以行
正也　謂之貞吉者此卦位皆不正而二與五皆
得中故皆謂之貞吉總以見中之可貴耳
六三未濟貞凶利涉大川

胡氏炳文曰六三居坎上可以出險陰柔非能濟者
故言未濟征凶　王氏心敬曰惟其位居出險際離
之會則爲涉大川之利耳初二皆未濟獨於三言之
者以三有可濟之疑也　毛氏奇齡曰此固未可遽
濟時也但内坎則已逾矣涉矣前征雖凶所利者此
耳
咸按六三陰柔才不足以濟險故征凶然九四在
上爲震主可倚之以利涉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朱子曰以九居四不正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　楊
氏曰未濟之九四聖人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九
三聖人憂其伐鬼方之憊何也既濟之世利用靜未
濟之世利用動也　程氏曰震用伐鬼方此大臣賛
其興衰撥亂者有賞于大國蓋以大國賞功也　馮
氏椅曰鬼方初六有賞六五大君也大國本爻陽爲
大坤爲國也　陳氏友文曰離象討伐　何氏曰四
至初歷三爻亦曰三年
咸按九四不當位六居之則貞吉必動悔而後能
亡其咎矣卦六爻皆不正四介上下之交故特於
此爻發之然一陽居此爲震主若震動而伐鬼方
則可以得大國之賞大國亦震象也下卦離位故
初六亦可謂之鬼方　下經首卦咸九四曰貞吉

悔亡與此爻同一終一始兩相照應蓋上經陽盛
正也下經陰盛則不正矣故其言如此然則愚前
言上經爲貞下經爲悔固自有理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程子曰居剛應剛其處得中虚其心而陽爲之輔
得貞正故吉而无悔　王氏心敬曰有孚吉上下交
孚而吉也
咸按六居五得中故以貞吉稱之无悔者言不必
悔而變也　君子指二易以陽爲君子也光下卦
離位象惟賢臣之輔吉而明主與之相孚則可以
濟所未濟而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劉氏牧曰以剛居上窮則通矣故有孚于飲酒无咎
林氏曰坎酒象　徐氏曰濡坎象首上象　邱氏
曰飲而至于濡首則昔之有孚者今失於是
咸按有孚于飲酒即需于酒食之義所以養陽也
是以无咎上與三應孚而得坎爲飲酒之象　舊
說於此爻尚言未濟不知旣未濟皆至上下之交
而變旣濟六四有戒此卦九四有賞非旣濟乎六
五之貞吉有孚吉欲仍謂之未濟不可也　此爻
以剛居至上恐其過亢故云有孚于坎而得飲酒
則可以養陽得无咎矣若不知節其過而沉溺于

飲酒以濡其首豈不因孚于坎而轉有是失乎故
小象謂之不知節孚于飲酒欲節陽之過也濡其
首是苦節不可貞矣此中微旨正是索解人不得
　統上下經觀之上經皆陽盛之卦其陰盛者並
在下經需訟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无妄大畜皆
有乾之卦泰否三陽需訟无妄大畜四陽小畜履
同人大有五陽也其五陰一陽者師比謙豫剝復
也一陽爲衆陰之主也二陽之卦屯蒙臨觀頤坎
也臨陽長于下觀陽居尊位頤陽居上下坎陽中
正皆陽勝陰之卦也其屯蒙初陽之生陽之勝更
可知已隨蠱噬嗑賁三陽之卦所謂陰陽各得其

平也大過離皆四陽離陰卦也而陽居上下與頤
同其體陽中之陰且離爲日爲暑得不謂之陽盛
乎上經三十卦於是備矣下經咸恒損益困井漸
歸妹豐旅渙節旣未濟十四卦皆陰陽之得其平
者也四陰之卦晉明夷蹇解萃升震艮小過也震
與復同而不得爲陽盛者復一陽而已重震乃更
有一陽則其勢分而力不足以敵陰矣然諸卦皆
四陰而不謂之小過者惟小過錮二陽于中也乃
中孚錮二陰于中而不謂之大過又何也陰小人
也相比而媒孽其中中孚其陰之將過歟遯大壯
家人睽革鼎巽兌二陰之卦遯之爲陰盛无待言

也大壯陰居尊位家人及睽一以陰居正一以陰
得中革鼎並同可无疑于陰之盛也巽兌皆以陰
成卦更无疑矣夬姤僅一陰而窮而得轉亦陰之
盛者也此下經之大略也若同是三陽三陰而有
上下之分者乾坤泰否爲上下經之綱領隨則一
陽用事蠱則二陽用事噬嗑則四陽賁則三陽用
事也下經咸之艮陽卦也而陰居正咸之兌陰卦
也而陽得中得正恒之巽陰卦也而陽得中恒之
震陽卦也而陰得正得中其不純已大異乎乾坤
矣此亦震艮巽兌四純卦之所以列于下經也損
益之上下往來即此四卦能无雜乎困井皆以陰

揜陽漸則陰之進于四也歸妹則陰之下於三也皆以陰而成卦豐旅則内外二卦皆陰得中渙所以散陰之勢節所以制陰之過故二卦皆陽得中而特正九五之位以見欲極裁成輔相之宜非大君不爲功耳然則上經固以乾爲主也下經固以坤爲主也上經以泰否畜乾之過下經以損益節坤之過而總欲歸諸坎離之中以爲恒久不已之道坎離得其中乾坤得其中而易之大旨明矣

男 崇棨正甫校字

周易原始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范咸撰咸字貞吉號九池錢塘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其書惟解經文不及十翼大旨以理始於象象始於畫又以萬物始於陰陽象始於日月取繫辭陰陽之義配日月之語而總以陰始於陽爲斷故名原始其說多採輯古義不以白圈黑點依託圖書亦不以禪偈道經空標心性較明以來說易諸家頗爲篤實然其長在盡掃卮言其短亦在好生新意如謂元亨之元爲陽在下至於陰卦亦每稱元義有難通者亦曲伸其說又謂上經皆陽盛之卦下經皆陰盛之卦而上經有剝復下經有中孚大壯理有所格亦必强合其義是又好持己見務勝先儒之過矣

周易撥易堂解二十卷首二卷末二卷

〔清〕劉斯組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撥易堂解二十卷》提要

周易撥易堂解卷之首上

西昌劉斯組斗田氏著

男 元備敬三
姪 元儆載南
壻賈仁緒娓庭
仝較字

目錄

撥易堂解紀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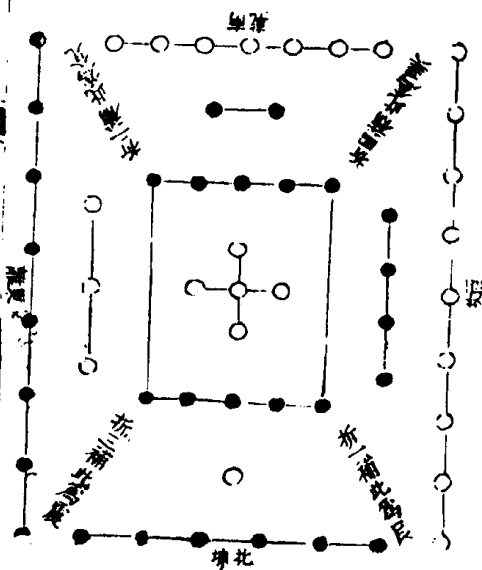
組質曾東叟受經家學並治詩書于周易春秋禮記諸經雖文節成誦而非專治年愈進授徒愈多涉獵愈旁紛愛爲博覽輯史畧書紳究于學空空无所得甲辰以詩舉于鄉舊著有詩義小評硃書卷次間補前賢所未道无隻字襲人所著亦不持以恱人恐著書早滋晚悔也晚乃專志周易頗悟生平讀經史諸子集无非周易者博搜前賢講易正宗旁雜各傳書殘缺並錄

補滲備遺附以獨見今撥易堂解之所由成也向爲諸生時肄業豫章書院中院因理學賢祠舊堂

御頒章水文淵新額江右才雋昔名士今名卿者多由此出組叨丁未禮闈錄遺鐸袁之鈐陽辛亥調粵巡課端十四學三年舟次批閱課藝暇輒讀周易時往來海日江風嶺雲谿雨間襟空萬慮目覽萬象覺上下飛躍趣无在不與易會久殢詞章似爲一撥復先後分端溪書院課席益

潛心易學如前著詩義硃書以志經幾寒暑赤
字丹文積帙盈篋既乃携次男元侑候補縣藏
寓羊城旅次閉戶續加研訂述前聞暢以發其
旨記新得旁以通其情故每有一辭數義一象
百占爻下象下今昨並標以俟合訂之處文言
傳謂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繫辭傳謂引而伸之
觸類而長之又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志惟修辭
期于立誠信此寸心質諸千古雷同盜襲欺世
博名恥不敢爲也維時研硃點易得解輒書言
有短長詞无脩飾日積月累久乃成卷庚申令
西瀧從事薄書无暇開易明年長男元佶仲姪
元俶來署等行而手錄之乃有墨本又明年受
業壻賈仁緒來署同爲披覽校次請授梓未允
甲子男佶復請謂間世近于希名家藏宜于存
實半生攻苦志久不忘族譜現謀重脩此當附
載許之乃授梓初調粵壻來送行時壻佐修省
志寓賢祠夢二童歌詩曰不不不九六乾坤七
四執兵農非古世非今理數瓜分一太極壻家

學世受易或精神感召所致組愛其歌樂與言
易學又向年分課端溪書院時席
天章閣下用硃批點易卷取字訛可墨易亦偶因一
時之便姪元俶讀書家園夢遊一閣舉頭見硃
題撥易堂三大字占之者僉謂才華發越取朱
紫易耳後來署見易解皆硃字詫然驚前兆之
非偶也雲山千里精氣遐通縱極專研敢憑夢
幻竊不以爲信第撥易堂名頗雅其字文有發
揮三才之義與所謂旁通引伸合因取之以名
易解溯易家源流遠矣至宋周言太極邵言皇
極程朱傳義統彙其成越我
聖祖折中光並日月彖无纖翳何取乎爝火細光一蔡
巖照撥云者祗自撥夙習之蒙障也年十五讀
書破茅齋題句云屋漏時霑朱子雨壁穿長見
孔門光旁人哂其寒父兄嘉其志今老矣紀其
畧是解成自粵中與分校者書名家子弟門徒
受經者附未來學不與不列也用存實云

河圖

河圖解

易之精蘊具于圖圖之法象寓于數數與位配圖為易原學易者必推本于圖而研精于數焉原夫天地之初圖圖一氣而已于何成象于何效法于何設位于何極數夫既不言孰從而圖之數之具于圖而曰此一六北而二七南三八東而四九西環五與十于中而列之為五位位各合兩而奇耦生成備焉水火木金土全焉乃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曰太曰少游物居方流行對待仁顯用藏則不知一氣圖圖內孰從而窺其端或剖之或連之或錯之綜之以十數而周天地鬼神之變化以五位而統上下古今之行生且以一元而通性命道德之條理哉惟是天不言而垂之象象已成而效之法法方布而設之位位既定而紀之數數之百千萬億不可紀極皆約而極之于五位十數之內聖人者體天地者也觀其象與法而詳其位與數默而成之于心通天地之元極則而表之于畫立天地之範圍是圖者聖人範圍天地之器而易乃

原于是矣易則代天地為言圖則肇天地為象也夫象與言則具于數而已大傳言河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數各五合之為十十與五併則為十五十五者太陽之九合太陰之六少陽之七合少陰之八各十五數也五與十乘則為五十并中五之本數則為五十有五五十者合四生于內陰陽太少之位齊為十者一合四成于外陰陽太少之數兩其十五為十者三并中之十為五十數也加以五之本數

而五十有五之數全矣自其數而求之奇耦相配生成相合耦以配奇二四六八十配乎一三五七九成而合生六七八九十合乎一二三四五則配者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天地自然之定配奇耦之對立是也而合則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又天地自然之交合一生一成之併居是也乃按其位而考之參錯不齊何以一與二配而與六合三與四配而與八合且五與六配而與十合夫配合猶夫婦豈既配此而

又合彼乎況配合之義不必過分一六亦可言配一二亦可言合昔賢謂五六爲天地之中合而生成之爲配又可推已則謂一與六配而北二與七配而南三與八配而東四與九配而西四位四數之乘二老二少之偕可也則謂五與十配而中統五位五數之全併二老二少之合而連爲十五積爲五十中環于五數可也大五十居中外列陰陽太少四象之位又外具陰陽太少四象之數位以分之數以配之則以太之數而配太之位以少之數而配少之位類皆陽位合陰數陰位合陽數无之非配即无之非合此奇耦生成之所由立也必求端于對立爲配併居爲合无乃病乎然亦有說葢圖數中主五函乎五行天之生數三地之生數二二三併而五具焉一者五之所自始天之所自開也至五而天地五行之生數既周六則其周而復一成數因之是生乎一者未始非成乎一故一加五爲六六減五仍爲一以六之周復爲一者合乎始之一兩一爲二是一與六合未始非與二配

也由是觀之河圖天地生成之數祇爲一六之合而已二七加一倍也三八四九五十各遞而加一倍也皆一六之合猶然一二之配非有分也而一六之合又皆一五之合一合五而六六合五而又一推之二七三八四九无非是者何者數中主五五行以生倍之則十五行以成生數極于五成數皆不離乎五十者成之盈躔乎生之乘而倍積焉以再極于五者也然觀夫生與成之全數五與十之中其又皆合四面之數而得一四五也二三五

也七八六九皆十有五五也一九十也二八十也
三七四六皆十也而一二三四積之亦十也其一
二并七之爲十三四并八之爲十有五是皆建乎
中而統外之算環乎外而歸中之極故圖之中數
主五而生之事全倍十而成之功盈以積也試層
而四之皆以十環五中一層五次內一層爲十又
次內一層一三二四合爲十外一層爲十者三交
之則爲十者四三與七併八與二併而環于東南
一與九併六與四併而環于西北周觀其廓五運

于中之中十環于外之外夫寧有離于五乎立乎
五而觀一六即具于一立乎五而觀六一即連于
六一六之旋相爲生成倍而二七倍而三八又倍
而四九四而之自下而上自左而右自少而多介
中而對立焉重旋而回合焉各如其當位之生數
五以乘之而得其成數各如其當位之成數五以
乘之除之而皆得其生數各如其當位生成之數
五以乘之除之而又各得其對位連位生成之數
其得乎對位生成之數者一六之于二七四九之

于三八也其得乎連位生成之數者三八之于一
六二七之于四九也或即用十以求之乘除所得
與五同實故立中五而歷觀于外視乘除爲進退
之權視進退爲互變之用而陰陽之位遷動靜之
象判矣以陰陽動靜言之論位則不特陰靜而陽
亦靜故東北陽方與西南各居其所而不遷論象
則不惟陽動而陰亦動故二四陰數與一三五均
職其生而同運且七九之推移六八之變合與一
三二四并乎五與十之積數而交易其方則亦屢

遷而不居周流而无常所矣是又不特陽乘陰位
陰乘陽位命之爲動即陽乘陽位陰乘陰位而非
其奇耦之本數亦命之爲動不特生得成數成得
生數命之爲動即生得生數成得成數而非其奇
耦之本位亦命之爲動且不特二老之數居二少
之位二少之數居二老之位命之爲動即老少各
如其位各得其數而非其生成配合之位與數則
象有疑于靜而亦命之爲動夫靜則居貞動則趨
變河圖天地之數各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數五十

而贏有五凡以居貞而趣變者也貞者貞夫一則各如其位與數變則參伍錯綜之所由生變化于以成鬼神于以行也在圖之位五而數十每一數函十變即以生數根于一成數根于六分上下左右并中而各乘之一乘上之二六乘上之七則均爲左之三一乘上之七六乘上之二則均爲左之八故三八列于左而乘一六二七交合之數焉一乘左之三六乘左之八則均爲右之四一乘左之八六乘左之三則均爲右之九故四九列于右而乘一六三八交合之數焉一乘右之四六乘右之九則均爲中之五一乘右之九六乘右之四則均爲中之十故五十居乎中而總一六四九之數焉一乘中之五六乘中之十則均爲本位之六一乘中之十六乘中之五則均爲本位之一故一六起于下而開二七三八四九之先焉若夫一自乘一六自乘六而均爲上之二一以乘六六以乘一而均爲上之七則一六之自下而上而左而右而中而又復于其位也即圖數之自一而二而三而四

五自六而七而八而九十而仍歸于其根也準是例也位位相推數數相乘一數函十變十數凡百變百變之數回旋往復準以五位爲率而一位二數之變參錯相同則百變仍約爲五十其贏五者中五之自數實統五位之本數靜以居貞不在動以趣變之例是則每一函十每十贏一十其變也一其貞也率五位則五其十變五其一貞圖之爲數外列四十中具十五凡五十有五而周天地之全數其以是乎故夫二十有五者天數也一三五七九之積也三十者地數也二四六八十之積也天不及于地之五數陰疑于勝陽而五數之內天三地二天已饒于地之一數奇終于加耦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故一神而兩化參天兩地而倚數數乃參伍而錯綜故圖具生成之數爲耦者五圖積奇耦之數爲耦者二十有七而贏一奇二十七耦者配二十七奇凡五十四數六九之積老陰老陽之因而乘也贏一奇者二十七奇之上統二十七耦而立于莫耦周五十變而貞于莫變此天數之

所爲藏于地卽太極所爲樞于一也前賢以中△爲太極而函陰陽動靜之原其又以是乎是則五位各一貞而十變爲五十有五五數則一極兩儀而四象兩而四者變化之因一則貞夫一以樞化神于无極之極者也然既貞夫一以運極何以主乎五而統數天地之數各五者五其一也四分其一于上下左右而五實以一一統四一運乎中而永貞焉此變化之所由立其本鬼神之所由藏其朕也至于辨之爲方一六何以北一陽方動于六

陰之間象幽而背北之爲言背也物初生而藏明于幽默數初起而含多于微少人不自見其背事多伏端于初一六所以居北而開數之先也二七何以南二者一之對六視一七視二七者六之對南者北之對一六北而二七南對待之勢則然背北則面南北幽而南見一者一陽二者一陰六陰而數耦退五則仍爲一陽七陽而數奇退五則仍爲一陰北一陽所從生南一陰所自起也書曰南訛訛言化也南之謂任其任化育之功乎三八何

以東東言作作言動陽進而三氣益亨動故三次于東八者三五之乘退五則仍三也四九何以西東作者西成東出者西沒維方有四維西之歸四者二之倍一三之并西者東之對南北之交也故四次于西九則四五之乘退五則仍四也至于五十之中樞握四生四成之數而自爲其生成統四奇四耦之位而自爲其奇耦不南北不東西无所偏倚天下之大本立于大中亦南北亦東西无不徧給天下之大中周于大用故辨于圖之方與數

位天地者皆其位育萬物者卽其物也由是而時以次之行以屬之卦以配之德以推之一六者冬之時一生六成于行爲水其卦也坎而德則貞而智也三八者春之時三生八成于行爲木其卦也震巽而德則元而仁也二七者夏之時二生七成于行爲火其卦也離而德則亨而禮也四九者秋之時四生九成于行爲金其卦也兌乾而德則利而義也五與十者中四時之氣而分旺焉五生十成于行爲土其卦也配以坤艮德則蘊黃中之美

裕篤實之輝藏乾運于坤腹通兌感于艮敦此水火木金之悉資乎土智禮仁義之皆體乎信也惟是對待則北而南東而西中爲四合交通之道流行則春而夏秋而冬中爲五氣順播之資對待者縱横之方位一陰一陽之成之謂性而五行之質不雜流行者循環之員機一陰一陽之繼之謂善而四德之運不息前賢謂河圖數之宗易之原是也抑更思之河圖之數起于一六該于一六易之爻象準之初者一也上者六也生一而成六周而

復始之數自初而至上擬而卒成之爻故生生之謂易一六則不易之根易之所由生也其不易而生易何也一合五而六則一初而六上中之二三四五奇耦不易其本數剛柔不易其正位于卦象爲既濟六十四卦之遞生一變一象皆根于既濟五十五數之遞積一乘一算皆根于一六一六者舉兩端而該中數之詞也舉者實而該者非虚也亦行一周而獲歸根之象也行者全而獲者無缺也惟是一六水也水性就下而與地比流濕則本

地而親下之類也水體根陰而含陽明智坎則有孚而維心之亨也生于一者陰受陽之化而爲胎成于六者陽受陰之變而爲質也言乎道濟配一陽而一陰言乎知周乘六龍而六位數之宗始一而終六按圖之五位具五十五數皆然故二生七成三生八成四生九成極之爲五十生成總无加乎一六之數易之源亦始一而終六按經之八卦變六十四卦皆然故初剛二柔三剛四柔五剛上柔兼之交錯剛柔亦總无踰乎一六之位故大明

終始者在明乎圖數而推其端周流六虚者可循乎圖位而觀其變語變之大器不出乎水火既未二濟一至六三至八五至十均在既濟之變例二至七四至九均在未濟之變例起陽數之奇訖陰數之耦其中具之剛柔皆當起陰數之耦訖陽數之奇其中具之剛柔皆反皆當則不易皆反則全易也皆當而不易則水火之生成均得其奇耦交濟之正皆反而全易則水火之生成均非其奇耦交濟之常不易者立乎此全易者對乎彼此既未

濟之對待迴環而兩可觀也兩可觀者一至六八則既濟六至一則未濟二至七則未濟七至二則又既濟推之而可作三八四九五十觀亦可作八三九四十五觀更詳推之可作一六五十二七觀亦可作四九五十三八觀可作一六三八二七觀亦可作二七四九一六觀可作一三七九五一觀亦可作二四六八十二觀可作一三七二四六觀亦可作六八二七九一觀諸若此例順逆間連反覆交錯數乘數而變生變乘變而象立不越乎圖中

之五位十數直行乎鬼神之千變萬化究不離乎一六以爲宗故一六者圖數之根易學之原也惟是一六合而奇二七合而奇三八四九五十合无之而非奇則圖數原于奇而易象根于陽陰者陽之對耦者奇之重其生成配合之自然愈推而愈見矣至于折位之正補隅之空而以合乎義圖之卦爻謂折一補西北隅爲艮折二補東南隅爲兌折三補東北隅爲震折四補西南隅爲巽則以艮連坤而爲圖象之太陰以兌連乾而爲圖象之太

陽以震連離而爲圖象之少陰以巽連坎而爲圖象之少陽象兩于儀之兩而太少分卦兩于象之四而位爻合橫圖列儀象之位圓圖具消長之數陰陽之太少左右之回環一準于義之圓圖而與河圖相律襲根于極者无二理也在義圖乾南得太陽之數九而兌得太陽之位一故兌居左陽之東南以從乾也兌本陰數而得陽位一也一與九合而函十乾兌二卦之連于東南即一九太陽之合于西北旨然也在義圖坤北得太陰之數六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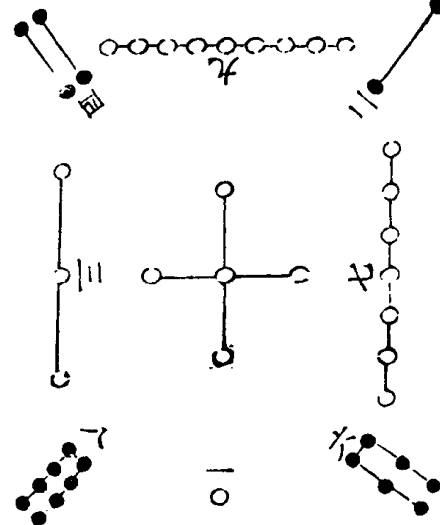
艮得太陰之位四故艮居右陰之西北以從坤也艮本陽數而得陰位四也四與六合而函十坤艮二卦之連于西北則四六太陰之不易其方者然也在義圖離東坎西離得少陰之數八而震得少陰之位二坎得少陽之數七而巽得少陽之位三故震居左陽東北以從離巽居右陰西南以從坎也震本陽數而得陰位二巽本陰數而得陽位三二與八合三與七合而並函十故離震二卦之連于東北即二八少陰之合于東南巽坎二卦之連

于西南又卽三七少陽之合于東南者然也由是觀之二老之數與位併列于西北二少之數與位併列于東南而羲圖之卦位早具于河圖中矣惟是折補之說出于後儒之所推竊疑一與九連四與六合三與七連二與八合西北東南之隅何所空缺而待于移正而就隅折此以補彼卽西南東北之隅皆五氣之所容布一元之所充周更誰爲折之而補之也嘗爲之說曰羲圖左陽自復至乾陽升而極是爲老陽老陽三奇乾畫用九南當午

位二七之數而又折二易乾上畫之奇變而爲耦則二奇一耦兌亥東南兌離變陰而同根老陽之位也至于易老陽之上畫爲兌兌折南之二而偏東易老陽之下畫爲巽巽折西之四而倚南則東南兌西南巽之均夾輔于乾也羲圖右陰自姤至坤陰降而極是爲老陰老陰三耦坤畫用六北當子位一六之數而又折一易坤上畫之耦變而爲奇則二耦一奇艮亥西北艮離變陽而同根老陰之位也至于易老陰之上畫爲艮艮折北之一而

倚西易老陰之下畫爲震震折東之三而倚北則西北艮東南震之均合拱于坤也是說雖復近之亦淺學一時之見未必有合則惟探其象于圖圖推其數于變合而求其理于天行之運旋斯爲得之折補之說恐亦精而難據也夫聖人之成能在能準天地爲象而立之圖因乎自然不必其爲折補也如其信然則亦存之以問庖羲可也且夫圖者列天地奇耦之數而成文者也列而成文析之而錯然以辨麗之而燦然以明擬于象則爲火推

于卦則爲離二七火之數南方離之位圖之爲文昭昭也卽書契之興取諸夬百官萬民以治以察朮之言離而文明之象有自來矣乃天垂象于圖而聖人則之何以負之龍馬出之自河爲火象者反與于水蓋龍馬介坤乾之精圖象兼水火之體出之河者或亦一六之生成惟水神物之有開必先也故圖之垂象應離而圖之肇開自坎坎而濟離坎幽而函離則明河而出圖河翕而見圖斯闢翕而發闢幽而費明象則天垂之出則地應之負

則神物趨之畫則聖人法之道則三才備之位則五行列之變則鬼神通之用則民物利之數則奇耦生成盡之理則精粗上下貫之而原則坎離立之易之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下經終既未濟皆于河圖覩文察理知天地生成之數皆水火運斡之功而數開于水合于火水火之合剛柔之錯對待流行之變智周道濟之用于是乎全矣然則圖蘊生成之理而太極寓焉列陰陽之位而兩儀判焉推太少之數而四象立焉錯剛柔之文而八卦成焉五位各函六數而六爻在焉縱橫各得三連而三才兼焉相摩相盪變合引伸至于无窮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情備焉故曰易之精蘊具于圖圖之法象寓于數數以推理无象而皆象无言而皆言則亦无易而皆易乃知无極而太極矣

洛書通解

圖書之說前賢舉其槩矣圖以兩相從而數用十書以三相從而數用九用十者五其兩而生成之數全用九者參其三而變化之象備也余既詳推圖解于前玆更研精于書解焉按大傳言河圖之數天數五書則具全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而中建極于五者是也位之而皆正也地數五書則缺一焉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而中不具夫十者是也位之而皆偏也故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減地

之十數而祗得二十則下于天者五焉合天地之
數于圖凡五十有五書缺其中之耦數而祗得四
十有五則縮于圖者十焉圖一六之生成併而居
北書則折六于西北之隅三八之生成併而居東
書則折八于東北之隅此猶各依于其方乃二七
之生成併而居南書則移七于西而折二于西南
之隅四九之生成併而居西書則移九于南而折
四于東南之隅是又並易于其位在天地祗此奇
耦生成之數圖與書又皆憑神物而興何布置推

移異同多岐于是有謂聖人尊陽抑陰奇數用全
耦數減一奇數位正耦數置偏以讓陽也有謂聖
人正以居體變以制用一三守位六八退從不失
正也而已寓變七九互易二四間居不嫌變也而
仍合正其旨不悖其說可存然天地或出于有意
聖人似多其經營恐亦非自然變合不待安排之
數也夫以位論有上即有下有左即有右有上下
左右即有中是為五位五方之所由分五氣之所
由布也十數而居五位則以兩為配其生成同根

其類聚同方圖之法象視乎此然在上下左右有
正即有隅正分而四隅連而亦四中連四正四隅
是又為九位九野之所由晝九疇之所由敘也九
數而列九位則以三為連其橫縱皆貫其經緯皆
合書之法象視乎此故觀于書之位中一而外八
以一御八面面視中數為乘除角角視中極為旋
斡其旋相為生也立乎中五遞乘一三九七之正
數乃以得六八四二之偏數立乎中五遞乘六八
四二之偏數乃以得一三九七之正數蓋五立于

九數之中前後皆四乘前四之數者得後乘後四
之數者得前也且以前之二與四從後之九以後
之八與六從前之一以前之三後之七從中之五
各間一對而連之為三其正對斜交背嚮乎十中
并于五凡十有五是河圖之十以實積而洛書之
十以虛函非有缺也其積之以實何也圖用十五
奇五耦配立而生成全缺一則已畢其函之以虛
又何也書用九五奇四耦虛一而變化備加十則
反格其反格又何也書按位以定數位九數亦九

祇九位而求多于十數營之設九座而𢇁十賓必有一焉無以置將强置之勢日凌亂摠蹴而不得其序故惟虛以兩之而運用變合自然之妙存乎其間矣自其變合而推之數以兩從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悉為同根故合焉而變變焉而仍合各不離于其宗圖并位而書連次也數以三積九一二八三七四六之環而相向故變焉而合合焉而仍非變要惟同于其契圖連次而書對位也併位而分為連次者成數各依乎生數圖雙書單雙則

併單則連非强為分也連次易為對位者盈數乃積于虛數圖體書用體則連用則對非强為易也在圖一與二對六與七對三八與四九對其對也主一人行則得友在書九與一對二與八對三四與七六對其對也近于三人行則損一故圖之對得奇耦之合書之對辨陰陽之物而從乎其類也是則圖右四九而書上之圖上二七而書右之各以類從而相對列六之于四一之于九三之于七八之于二圖次以斜連書位以正對左陽根下而

同順布右陰根上而以逆合正不必以異同疑之至于陰不僭陽陽止陰間不獨一三天數之生非六八地數之成所可奪即七九天數之成亦非二四地數之生所可爭无他陰雖用事而陽有常權陽即居成而陰難專正此理勢之必然亦性情之已定也豈故尊之抑之而强為置乎且書數以三相從上下左右環乎中而縱橫視之皆二耦輔一奇奇常正立倚乎中而勾股求之又二奇夾一耦耦亦中權陰陽之迭勝天地之運固然又何必區

區以詘伸論也夫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後儒憑圖書求盡乎不盡之言與意鈎深則淺疑之闡精則粗詆之亦何從而質之作者函席哉然後之言圖書者莫如啓蒙一書學者不究心啓蒙則不知圖書之為何物嘗從其言而推其意其言圖書陰陽動靜為圖例者八各立為陰陽上下之本位四而趣變四焉圖以兩從書以三從同本成合濟之功相資播生成之化精蘊具矣又言洛書以三三積數為數之原凡四四五五六六諸圖皆以為法論

誠莫易一一不可圓立爲圓之根二二可圓具爲
方之形而數不及五難于周變故必以三三爲根
三三積而九陰陽之動靜變化乃全由是而至九
九皆視乎此即萬萬千千之積豈有他哉列四四
六圓之根于三三者以爲例而上下左右順逆布
之方隅中幅動靜分之得數皆同三十有八易陰
陽互根之理見矣至于左右旋相爲加奇奇而耦
耦耦而亦耦惟奇耦則奇其減也視加之例得減
之方左右旋相爲乘奇奇而奇耦耦而亦耦惟耦

奇則耦其除也還乘之未得除之實是其于加減
乘除之法備矣而推乎其原各從圖書奇耦之位
次用中率而叩兩端執兩端而權中率或加或乘
而均之比兩爲減爲除而均之用一則奇乃得奇
耦乃得耦極往復互求之變亦左右逢原之用觀
其圖表而本數連數合數對數併體數用數无弗
在焉且對位成十互乘成百積方之法五準十數
之自乘勾積惟二股連惟四中弦之數五在一隅
之可反故絜矩者操之至約廣遐者推之无窮則

以圖數之五十有五合書數之四十有五方而布
之縱橫皆十而百數具焉此河洛未分未變之象
也斜而界之蘇䋈惟十而三角成焉此河洛已分
已變之形也乃既破百方而爲三角因周三角而
分三重又即三重而分三層三角者天地人之倚
而立也而人實具天地之心三重者天地人之統
而包也而人且肖天地之象三層者天地人之分
而位也而人以成天地之能故其變不越乎九六
而其道已立爲三極其點數之應乎圖也積一九

二九三九自內而外而五十四焉中一者爲之心
點之而圓之十位應矣乃中含六角併六六之數
亦視諸此點數者圈其數而點次之謂也其羃形
之應乎書也積一九三九五九自內而外而八十
一焉中小者无非角羃之而書之九位應矣乃中
含六角併六九之數亦視諸此羃形者畫其形而
羃目之謂也是故圖之數太極立而儀象分聖人
之命爻衍策陽九陰六爲之根書之數皇極建而
彝倫敘聖人之垂範作疇參天兩地爲之本圖經

而書緯十體而九用指之一圖非有兩象此三角之積數所由應圖應書而兩无岐也若夫以羃形爲算法之原而立爲三角一圖左注本數自一而至九中注加數自一三而至十七右注乘數自一四而至八十一綱提目列本立道生數无不合理无不貫而諸法无非渾具以是而觀參伍錯綜之致罔皆得之于圖書而又原其象法之合謂萬象起于方圓方圓測以三角圓者天象一爲圓根而六八皆具圓形謂可圓而不可方也洛書之下橫

六一八者天道之下濟也方者地象二爲方根而四九皆具方形謂可方而不可圓也洛書之上橫二九四者地道之上行也三角形者人象以圖之十數裁爲三角必有一點爲之心故自一至四而三其心自一至七而五其心自一至十而七其心心者人爲天地之心洛書之中橫七五三者又人道之中處也率是法也方間三角愈多而愈可推愈推而愈无極此无極又太極皇極之會歸于三極者也然則啓蒙于圖書之象其言其意罔无弗

精且詳矣而或謂詳莫詳于配卦精莫精于分先後天以義圖所列之卦爲先天震離兌乾皆先天之陽卦生于陽儀列于左方故謂之爲陽巽坎艮坤皆先天之陰卦生于陰儀列于右方故謂之爲陰夫謂之爲陽卦陰卦其說確矣而不可易而指爲先天之卦豈謂天方太極之初分先有兩儀而卦從儀立不待生四象而已成八卦乎抑別有說乎夫極生儀儀生象非必其漸積而生也則當儀分而象已立象立而卦亦具天原无待于後而爲

爲其先之也以文圖所列之卦爲後天乾坎艮震爲後天之陽卦主以陽爻從乎男類故謂之爲陽巽離坤兌爲後天之陰卦主以陰爻從乎女類故謂之爲陰夫謂之爲陽卦陰卦其說亦確矣而不可易而指爲後天之卦豈謂天當儀象之既分已有八卦而卦以爻定不妨觀六爻而再分兩體乎抑更有精乎夫卦視象爻視卦非可憑臆而推也則當卦定而爻亦全爻全而體已備天已開于先又何爲且後之也曰此先聖之圖原天之體此後

聖之圖究天之用則聖有先後非天有先後矧體用一原天固兼備或未可截然而先後之也且夫先天後天之說本乾九五之文言子原以乾爲天四德者天德也潛見而時惕具于先成之乾體其曰先天而天不違謂龍德正中與天合體而天且不違天德也无非君德也躍飛而亢見于後成之乾象其曰後天而奉天時謂位乎天德繼天立極而時方作觀天位也无非與時行也是易言先天後天就乾卦之上下非泛詞也其亦可借之分

先後天之卦圖乎曰若是天不可言先後天之分將離兌陽卦而變陰坎艮陰卦而變陽又何說乎曰乾坤者易之門卦由之以出離兌生于陽儀初畫皆本乾坎艮生于陰儀初畫皆本坤本乾爲陽陽列于左自一陽而二陽三陽至巽陽極而一陰生矣本坤爲陰陰列于右自一陰而二陰三陰至震陰退而一陽生矣故離兌之爲陽卦坎艮之爲陰卦推其自出已分乾坤之門乃離兌本乾陽而各得坤之一陰則坤道之所以成女者在是坎艮

本坤陰而各得乾之一陽則乾道之所以成男者在是男陽女陰男從男類震坎艮之從乾陽男從父也女從女類巽離兌之從坤陰女從母也故離兌之謂陰卦坎艮之謂陽卦推其由成又分乾坤之道義圖一序離兌于陽卦之次曰是皆同震得乾陽之一畫而爲根者也離雖麗陰而上加一陽矣兌雖說陰而中加一陽矣合上中之一陽于同根之一陽則震離兌三卦之互加皆三陽之乾體雖謂左方皆乾可也其序坎艮于陰卦之次根坤

畫而皆坤體義復如是在文圖猶此意也曰震得乾陽之下畫坎得乾陽之中畫艮得乾陽之上畫合上中下之各一陽則震坎艮三卦之互加依然三陽之乾體是坎艮雖卦爲重陰而應從男序歸根于乾陽也巽得坤陰之下畫離得坤陰之中畫兌得坤陰之上畫合上中下之各一陰則巽離兌之互加依然三陰之坤體是離兌雖卦爲重陽而應從女序歸根于坤陰也故御子立義文卦序二圖于離兌坎艮四卦陰陽兩命交變互分一推乾

坤之根陰根陽而生一抑乾坤之成男成女而得俱確不可易之論必曰天之先如是天之後如是幾于一天而兩視之也而且曰此先天之學此後天之學似愈岐矣按邵子皇極經世謂巳會以前爲先天堯舜以前之世當之巳會以後爲後天堯舜以後之世當之據此則即羲圖之左爲先天右爲後天論元會大端先後之運以分世次猶上古中古近古之分非可以羲文卦位分天之先後而岐先後天之學也夫學者于前賢之書百信而存

一疑則先後天之分當亦平心揣之未能了如于胸中者或曰繼之者善也于天較先成之者性也于天較後其是之謂乎存之以俟訂質可也至以二圖之卦次配河洛之象數詳羲圖所列卦位經四變爲文圖卦目而推序卦對立根羲圖雜卦互變根文圖其說以羲圖兩兩相對即序卦之根乾坤離坎不反易者四正之位任翻覆不變即互變亦各仍其本體震巽兌艮各反易者四維之位俱翻覆互變其不變則各從其合象如震艮合頤反

爲小過巽兌中孚反爲大過之類皆兼離之重坎之疊也亦從乾之大坤之小也計六十四卦中翻覆不可變者八可變者五十六變而不易本體與全易本體者各十二易者半不易者半則正維之并體維則易而正不易也凡三十二河圖四面合兩卦之四正四維統而寓焉按其位其數而均配之從陰陽之消長論也若文圖之于洛書列八卦下八方每一位而一數一與九對坎北離南水火之交濟也而燥土濕土二八之坤艮氣行乎西南

東北之鄉三與七對震東兌西木金之相成也而柔木堅金四六之巽乾類從于東南西北之間夫乾統三男而布陽德西北則陰極而陽始荄也坤合三女而致陰道西南則陽消而陰加長也故戰而勞勞而成帝乃出乎震乾始而亨也齊而見見而養說乃言乎兌坤順而承也此文圖之大旨而洛數配焉乃雜卦則根諸此矣雜卦由互變而推有以類從而互變者陽男從父其互變皆陽陰女從母其互變皆陰法以陰陽各卦之上下畫去一

生一而迭互焉在乾坤仍得其本卦而六子長互爲中中互爲少少復互爲長男女皆然首尾回合從其類也凡八卦乾坤頤大過蹇解家人睽是也有以對交而互變者陽卦交陰其互變皆陰陰卦交陽其互變皆陽仍以陰陽各卦之上下畫去一生一而錯互焉在坎離兩易其本卦而二老互爲巽艮二長互爲兌乾二少互爲坤震男女皆變順逆交生從其對也凡八卦剝復夬姤漸歸妹既未濟是也合而觀之每一卦二變而得三每二變分

體而得五得三五者何如震之上下互坎艮并本體爲三又互坤兌除本體則五也八而各五之爲四十除乾坤不變者四互變凡三十六其爲卦也凡十六易互卦之法盡于此而引伸六爻上互下互每四爻五爻而各成單卦重卦之象是不一變通譎之互雖另爲一例要亦旁通發揮之觀變无窮也大都不出十六卦以爲之要目而已亦不外洛數之加減乘除以爲之密合而已夫洛數根河圖十而用九而爲九類卦圖根河洛數十而用八

而爲八卦羲文二圖雖分而序次雜互之相生相得莫非陰陽之變合錯之綜之經之緯之卦從象象從數也由其象數推方圓勾股之原而老陽數合全方老陰數合勾股法无不備在大衍之數五十以徑七方圓兩積之數勾三股四弦五三積之數例而求之各得五十與大衍合是大衍函方圓周徑之合數亦函勾股弦三面之積數徑七七也三四合亦七也各以七相積凡四十九五十大衍之體數四十九則大衍之用數也用數虛一開方

故不盡一數函八勾股于方面中又不盡一數則蓍策掛一之數大衍用中于河洛之間贏縮各五而虛一掛一爲四十八策得十二者四十二爲三四之積一四奇二四耦一奇一耦合而十二四奇四耦合而四十八歸所掛之一于七七方圖中函六六大方則居角歸所掛之一于八勾股之方面則居心居心者三三積而五居心洛書之數七七積而二十五居心大衍之數似根洛書語其全則河圖中之五十數配于卦則三其十六而更含四

四千不盡也按史稱迎日推策曰黃帝時而蓍策之推衍已有其法矣據此則河先出圖羲畫因之而定卦大衍因之而布策迨洛出書又因之而敘疇則洛數之三三與蓍數之七七謂之同根可也未必蓍策根洛書而推衍之也昔人有謂圖書並出禹範特因而敘之世遠不可攷其數固如此云且夫迎日推策者歷法也亦大衍蓍法也分二象兩者象陽生子半陰生午中二氣之分視乎二至故左之而右之也掛一象三者象月有三旬時有三月閏餘之差積以成歲故兩之而又三之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歲十二月寒暑相推乾元亨利貞四德之運天春夏秋冬四時之行也歸奇于扐以象閏者扐為過揲之餘歸以掛一之策合氣盈朔虛之積旬周三為閏前閏積分之所餘後閏餘分之所積也統大衍乾坤所得之策當期之數者則三百有六旬而六日之差數已併于積閏中矣凡此推策可知而迎候日月大槩已定後世因之為大衍歷雖雜古畧合倘亦遵用古法者歟啓

蒙推之特詳兼及卦氣其法一一可按要視蓍策之分掛揲扐而歸奇以通變焉然則按策數以推歷數于日數月數經數餘數當閏終之數无弗吻合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約計三時每日百分凡三萬六千五百二十分此一年日之全數也日陽從天以天數二十五除之得一千四百六十一分為日數日有曉午昏夜四限四分期日應此數也從日推月月陰從地以地數三十除日數得四十八零七分為月數月有朔望上下弦四限四分歲月應此數也此合大衍用數嘗合大衍初變之揲策扐策計之揲策合左右共四十八策應三百六十朔日凡四十八弦七日半一弦月分四弦十二月共四十八弦記之則一弦一策共掛一之策則應氣盈五日四分月之一數也據四分歷法每日作九百四十分通計期日并盈數共積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分四十八弦每弦積七千零五十分一月四弦積二萬八千二百分揲策應弦弦以日法十為率分之每一分七百零五

掛一應氣盈之餘數則四千九百三十五爲十分弦之七扐㒓得四奇爲陽八耦爲陰四合八共十二應十二朔每朔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計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十二朔通計三十三萬三千一百零八分朔準月法十九爲率分之每一分得一千四百六十一分通十九分則恰如前每朔分積之數其掛策應朔虛十日零八百二十七分共計一萬二百二十七分于月法爲十九分朔之七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周天之全數也通計之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分一歲三百六十日者經數也計三十三萬八千四百分五日四分日之一者餘數也計四千九百三十五分合之如周天之經數其歲月分大小建祇得三百五十四日者實數也計三十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分歲四十八弦弦七日半得經數十二朔朔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爲六日零三百四十八分合五十四日整數尚三百八十四分零數此寄推實故也計三十三萬三千一百零八分在弦以日法

十爲率每弦七日四百七十分十分弦之七則爲五日二百三十五分在朔以月法爲率每朔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十九分朔之七則爲十日八百二十七分日月之法不同餘分皆七七者蓍數蓍以七爲用故掛一分數亦歸于七漢儒卦氣每卦直六日七分則日以八十分爲法歲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四乘之則四其五六三乘得一四六用三歸除之三一三十一逢三進一十三二六十二逢六進二十又三二六十二併入四分日之一爲八分之二于不盡算中則得四百八十七是爲歲策每卦直六日六八四十八得四百八十分又餘七分則歲策之根六十卦直六六三百六十日共餘分積六七四百二十分以日法八十除之餘二爲四分日之一通計餘分爲五日四分日之一是皆根蓍策用七而得卦以八數爲體蓍以七數爲用而直日卦氣仍餘七分古今歷法一章之內月有七閏法由此定策以此推合過揲乾坤之六爻爲當一期日數之正策合卦扐乾坤

之六爻爲當一章月數之餘策合二篇陰陽之三百八十四爻積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爲當周終總數之全策日周天爲一期太陽主之月氣朔齊分爲一章太陰主之日月正餘會終爲蓍卦齊同之數蓋三十二月而閏一月三十二年而閏一年其辰其日皆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積分皆一百一十六萬八千八百分除一一五二尚一萬六千八百分積一百九十七日零二百三十四分此其盈虛抄數或亦未必盡齊要與蓍策相準莫之能違

也且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從陽者六千九百一十二從陰者四千六百零八陽饒陰乏陽盈陰虛此以寒暑晝夜平分自然之數各一百八十度準地平線而測日出入曚景昏旦各十八度共三十六度晝景從加夜漏從減加三十六于一百八十得二百一十六乾策之數減三十六于一百八十得一百四十四坤策之數邵子謂開物于寅末閉物于戌初開者先十八日閉者後十八日一歲寒暑之候萬物開閉之分符視諸此此大

衍乾坤二卦之策所爲推之于无窮也惟是推策爲大衍之用大衍本河圖之體而洛書之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爲四十之正數一八二七三六四五極戴九之全數大衍七七而用四十有九洛書三三而用九起數雖異歸根則同同于虛一以致用積九以推變大衍之虛一第五十策視河圖減五而又置十不用于分揲掛扐之外洛書之虛一止于九疇視河圖減十而又藏十不用于戴履左右之中是以欲圓圓欲方方欲角角任所積而皆合

隨所用而不格此洛書數與大衍同用而同根也洛書三三用九從三起算訖九爲七數以三疊行以七排每行縮一至九而止四七之積得二十八數而三角已具其三與七乘則二十一數合之爲七七之積四十有九猶然大衍之用故可方圓而三角也觀于加倍變法圖以三角畫爲七層層各圈分二十有八亦與此合其首層之一太極也二層之左右各一陽與陰兩儀也三層之左右一而十二合之爲倍二而四陰陽之太少四象也四層

之左右各一中井上一二而生兩三兩三兩一倍
四而八則四象之生八卦也五層之左右各一各
四而中六焉四併上之一三六併上之三三兩其
一四而一其六則八卦之因重而倍爲十六事也
六層之左右各一各因上一四而生五者二各因
上四六而生十者二合兩一兩五兩十而得三十
二則十六之倍爲三十二也七層之左右各一各
因上之一五而生六各因上之十與五而生十五
各因上之十與十而生二十兩其十五二十并兩

一而爲六十四則又三十二之倍爲六十四變而
卦周也按成卦以一陰一陽相加而始及卦成自
初至上六畫已備惟純陰純陽不動餘則皆動動
而四象中間一陰一陽者二動而八卦中間一陽
二陰一陰二陽者各三至于四畫中間一陰三陽
一陽三陰者各四二陽二陰者六至于五畫中間
一陰四陽一陽四陰者各五二陰三陽二陽三陰
者各十及六畫既成中間一陰五陽一陽五陰者
各六二陰四陽二陽四陰者各十五三陰三陽者

二十在卦之相加而成自下而上根陰陽以定體
在圖之相倍而積自上而下依方隅以立算圖之
左一爲方右一爲隅一陽一陰之分而成列也中
數爲廉廉數乃倍一陰一陽之合而生象也數學
之開方求廉以此爲率而卦變如之夫陽大陰小
陽如方陰如隅陰陽合則生中間之兩象如平方
之方隅合而生兩廉平方圖之第三層也兩廉長
如方廣如隅也又乘則生中間之六卦如立方之
方隅合而生六廉立方圖之第四層也六廉三平

廉根于方其厚如隅三長廉根于隅其長如方也
由是而五六七層曰五乘六乘七乘方準而推之
至于无窮无不與成卦之體相肖其列數二十八
得七七之四停其倍數六十四得八八之全目寓
蓍圓卦方之理于圖中而洛數用九各以三從立
爲三角如開方求廉列左右中式凡七層層加一
數數如其層上數起一至七下數起三至九得三
連不間者七得間一連二者二十一凡二十八個
三三二得六十三八二十四計得八十四凡十二

個七以九除之去八十一餘三數爲起根之數且間一連二之中或一二連而間三或一間而二三連各二十一共四十二合三連得七爲四十九個以三相從也三積之則三四一百二十三九二十七共一百四十七數凡加三倍用九除之餘三數仍還起數之根皆合掛一象三之策也而洛書合大衍卽加一倍變法而三之睽如可睹矣乃知同根河圖而用无不合有如此者此洛書三三積數爲數之原易之所由生也策由是推卦由是立是

故蓍策三變成一爻九變成三爻得三畫之卦亦卽洛書之三三而九也由是十八變而成六爻得因重六畫之卦亦卽洛書三三而九者之因而重之也夫學者究心圖法拘而求之觀河圖十字不過十字而止觀洛書九字又不過九字而止卽守先儒之各圖各說亦不過謂此某圖某說而止不能發揮旁通引伸不盡以推闡書中之變化斯亦固矣抑聰爲揣之而又懼其妄也惟是始則詳其成法潛玩之而得其旨後則因其引端類推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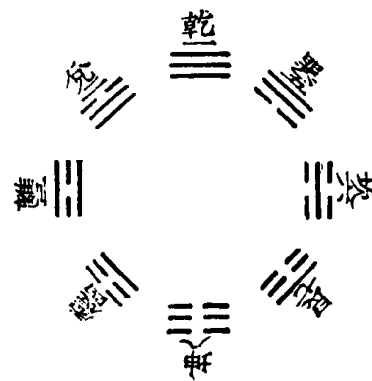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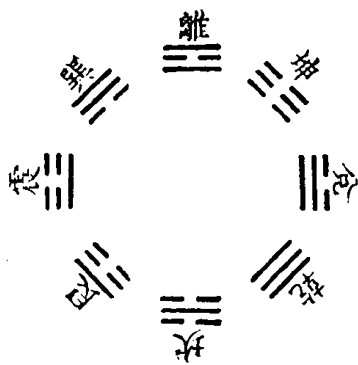
盡其義則旣以師承者奉之于前亦可以心解者質之于後茲于解洛書而周于啓蒙之義類以觀其會通正以此也門擬爲洛數八十四變圖三橫三縱左右斜交者二凡八變四正四隅各以三從凡八變勾股四四正三又交四隅者亦四凡八變中合四正中合四隅中合正與隅各四凡十六變正中合而搭四隅四正合而各連一隅各斜交一隅凡二十變其正與正對合而連一隅隅與隅對合而連一正隅與隅斜對而連一正各八凡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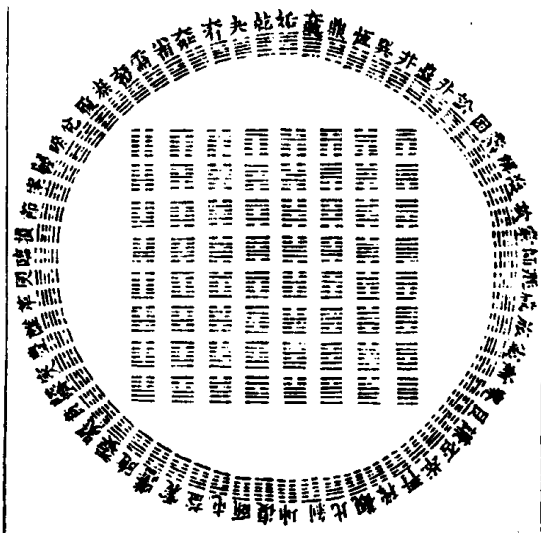
四變共八十四變九乘九八十一變三積之得二百四十三數其三變則三其三爲九之本數共得二百五十二數无非以三相從遞而相乘以九相積而已夫儀有兩而生于太一爲極函三于兩儀兩象四而生于太極含七于六卦生于象而八根極則九寓焉九函乎十書固妙其用于圖數之縱橫而八函乎九卦又寓其變于書數之交合如乾一之于坤八爲九兌二之于艮七爲九離三之于坎六震四之于巽五皆爲九且乾畫三合坤畫六

兌離震之畫四合艮坎巽之畫五无之非九乃知卦八而四合為九皆四積三十六數于四合之閒而爻畫之數仍以四九要其全是八卦不九而九具蓍策之所由九變而成體洛數不十而十全天地之所為十成而定位也書之與圖卦之與書俱可通觀凡此雖後學膚末之見未必盡當于理數之精蘊而多年玩索之功或亦差廣于意象之旁通圖而筆之以質以俟

洛書八十四變圖列卷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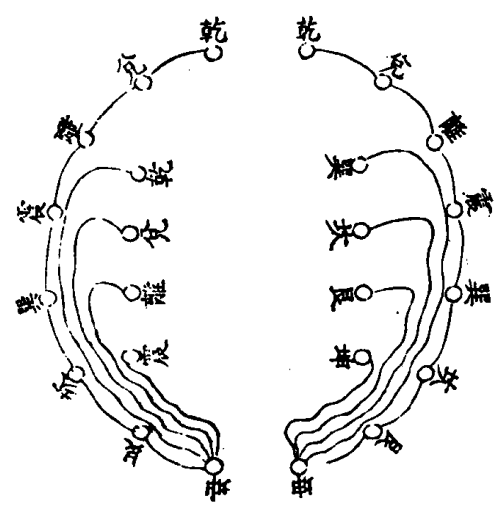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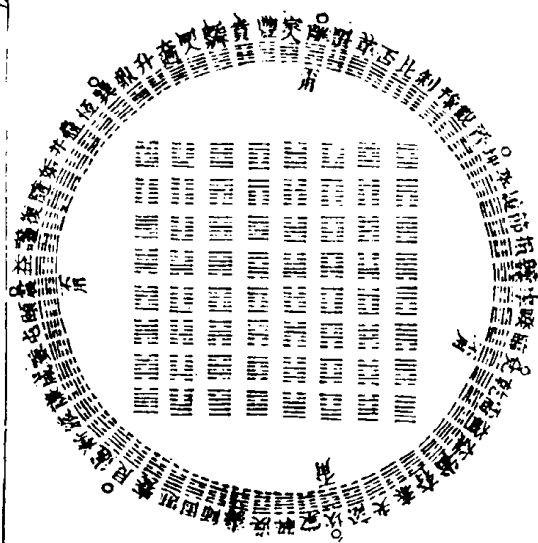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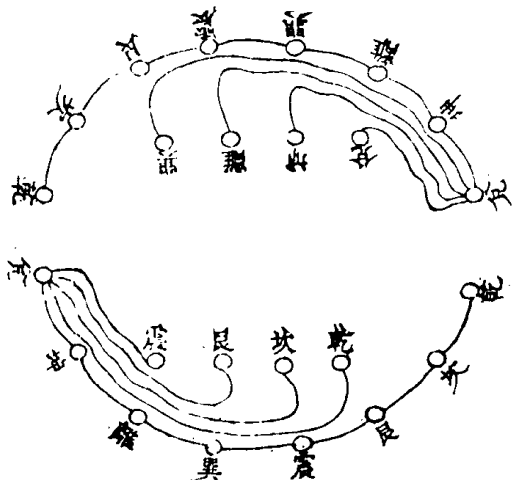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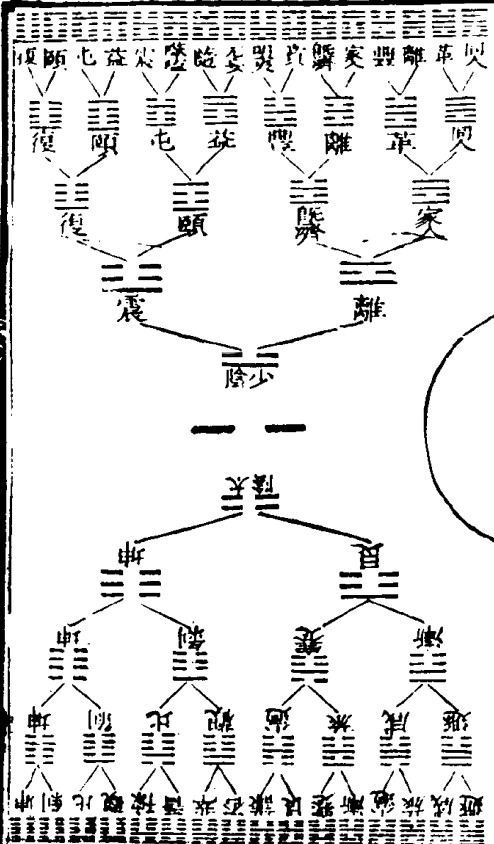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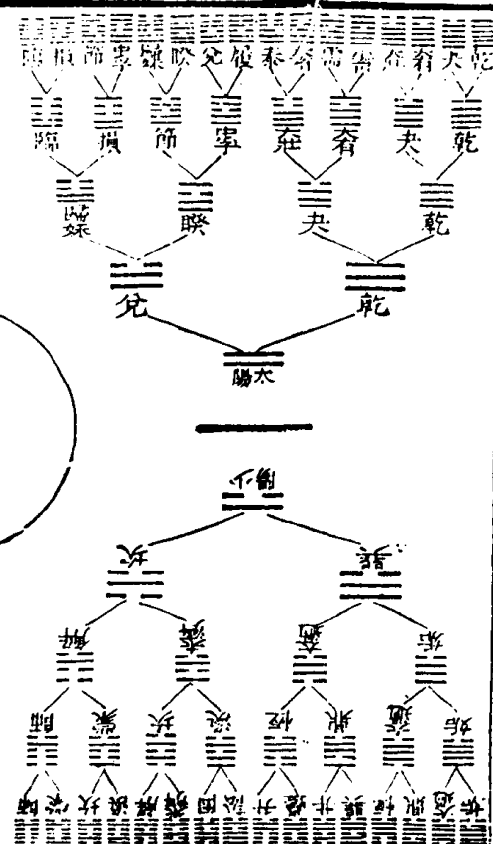
周易撥易堂解卷之首下

伏羲八卦方位

文王八卦方位

伏羲六十四卦位方圓圖外圓象天內方象地圖說

具前賢

右列方圓卦位卦名并詳其卦畫以復姤中分左陽奇畫右陰耦畫各百一十有二左耦右奇各八十共計三百八十四爻乾坤各百九十二以一君二民論坤畫倍于乾通積五百七十六乾九坤六則坤退于乾者三分之一是乾一畫函三坤斷而得兩兩地之數倚于參天譬之截竹乾得九寸連而不斷爲三者三坤得六寸斷之爲兩兩乾之三而中斷處損乾三分之一也雖斷之數倍于連而短長盈縮之分實差一倍此不以多寡之畫論也

且以乾畫一合坤畫二並倚之爲三得三乾畫爲參天左右倚之得兩坤畫爲兩地三中函兩兩地倚于參天即一奇一耦而已睹方圓徑圍之積不煩布算求矣況五之三奇兩耦又三三兩兩之倚數也卦畫之間元妙如斯圖而列之覽其大綱毫芒具定矣

左右各四皆貞也內之爲主左右各八皆悔也外之爲賓八悔挨加一貞自乾至震自巽至坤二十四字具六十四卦可圓可方法也

文王六十四卦方位圓圖
讀易堂解 卷之首下 四
内貞外悔如前羲圖式

讀易堂解 卷之首下 五
太極
太陽
少陰
少陽
太陰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太極生生圖本先賢横圖而譜之也每一生兩倍而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兩之積而逓相衍也其本則一其衍則繁此亦人所共知不待言說然觀于四象而上至于六十四卦无非陰陽奇耦之畫同根而間列亦无非水火既未濟之象引伸而横逓竊嘗以既濟爲不易本體未濟爲全易大用其圖說具本卦後乃其理已見先賢圖中特未之表明耳卽以四象觀太陽一生一少陰一生--少陽一生一合三不爲離乎太陰--生--自二畫至四不爲坎乎先離後坎自下而上不爲既濟乎反之不爲未濟乎層而上之横而貫之短長次第推之不皆爲既未濟乎故奇耦之畫乾坤成列剛柔之迭坎離互濟天地水火不爲易之統完者乎至二太立乾坤之樞二少具離坎之範雖四象根二函八其主首而逓又可思矣

八卦變例圖易之經卦八八乘八而六十四卦變周矣又以六十四乘六十四爲四千九十六卦卦變乃盡焦易循上下經卦序起乾訖未濟

乾

姤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遯 訟 巽 鼎 大過 无妄 家人 離 革 中孚 睽 兌 大畜 需 大壯

否 漸 旅 咸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恒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損 節 歸妹 泰

觀 晉 萃 艮 蹇 小過 蒙 坎 解 升 頤 屯 震 明夷 臨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坤

每卦各六十四變朱子按卦爻次第變位反對互觀每一兼兩舉半該全六十四截爲三十二順數逆推法約而當茲本其意又約之以八經

離

旅 大有 噬嗑 賁 同人 豐

鼎 晉 艮 遯 小過 睽 大畜 乾 大壯 頤 歸妹 震 家人 明夷 革

蠱 [illegible] 姤 恒 剝 否 豫 漸 謙 咸 損 履 頤 小畜 泰 夬 益 復 隨 既濟

蒙 訟 解 巽 升 蠱 觀 坤 萃 蹇 中孚 臨 兌 需 屯

渙 師 困 井 比 節

坎

象一法圖內止列一陽二陽三陽自復臨泰來一陰二陰三陰自姤遯否來其四陽五陽四陰五陰自大壯夬觀剝來省而不列反一即五二即四三即六如復之反爲剝臨之反爲觀泰之反爲否遯之反爲大壯姤之反爲夬對取即是可從省矣考訟之彖曰剛來而得中本義自遯來泰小往大來自歸妹否大往小來自漸隨剛來而下柔自否蠱剛上而柔下自泰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自否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自泰大畜剛上而尚賢

自大壯咸柔上而剛下恆剛上而柔下自否泰晉柔進而上行自觀睽柔進而上行自遯蹇解往得中往得衆俱利西南爲坤疑皆從臨來損益上下本義不言卦變或亦損從泰益從否也升柔以時升亦不言自來鼎柔進而上行來自遯卦漸進得位自否歸妹不言卦變其自泰可知渙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則亦自否來也凡此皆學易者之所當推象而察剛柔之變知其所自來則知其位之當與不當時之宜不宜也

老陽

老陽乾數九天行健无息三九二十七陽過日加惕四九三十六陽盈道乃革六九五十四陽亢悔巳極聖人患亢悔用九見龍德九九八十一極數以作易

老陰

老陰坤數六地承天道順二六一十二陰長時乃遯四六二十四陰閉賢人隱六六三十六陰疑戰不遜聖人患疑戰用六利馬牝六八四十八歸奇以象閏

少陽

少陽卦體三三男長中少乾畫下交坤次第迭先後三與七相乘數與位相湊陽數進未盈一奇併兩耦二十七一分四十九中剖揲扐合歸奇七七衍元妙

少陰

少陰體亦三三女長中少坤畫上交乾次第準先後二與八相乘數與位仍湊陰數退未極兩奇間一耦三十二數長一十六兼剖依然併掛扐八八虛函妙

八卦取象解

天地之大萬物之賾其數不可紀極者无之而不形為象究其為象不越乎為連為斷為仰為覆為虛與滿缺與斷而已而八卦統之天地萬物之象具是矣茲詳八卦取象解畢其象并舉其數云

☰乾三連　☷坤六斷

☳震仰盂　☶艮覆盌

☲離中虛　☵坎中滿

☱兌上缺　☴巽下斷

☰

三連者謂乾之三爻皆奇而相連也亦謂乾一畫當坤畫之三坤之斷處乾之連處也老陽數九函三者三三三相連一位九數徑而一圍而三是其為參天乎在成卦後三連則乾畫之三未成卦前三連已具于乾畫之一也蓍法三變皆得奇成一老陽乾畫亦可觀矣六子中凡得乾畫者皆隱連三而函九也易故皆曰九

☷

六斷者謂坤之三爻皆耦而中斷也亦謂坤兩畫配乾畫之三乾之中連坤之中斷也太陰數六損九之三兩三分斷二實一虛盈而九虛而六是其為兩地乎在成卦後六斷則坤畫之六未成卦前六斷又具于坤畫之二也蓍法三變皆得耦成一老陰坤畫亦可觀矣六子中凡得坤畫者皆從斷畫而形六也易故皆曰六按乾坤奇耦爻陽九陰六為連為斷參天兩地之數倚于此而律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亦悉本諸此矣

☳

仰盂者盂之形仰而上而震畫象之為乾連者一為坤斷者二連象盂底之實斷象盂面之虛也為卦乾交于坤陰始受陽坎體反易下乃互上擬諸形容如盂斯仰凡器之似盂而仰者曰虛舟曰虛筐之類悉視諸震矣益坤斷處之一三于六三一十八之下而為九九函于一天數之根也前賢以陽之來復為天根其謂是乎蓍法一奇上得兩耦方成一爻已具震形其盂之小成乎仰亦本天觀

上之象也

☶

覆盌者盌之形覆而下向艮畫象之爲坤斷者二爲乾連者一斷象盌口之下向連象盌底之上顚也爲卦乾交于坤陽來宵陰坎體反易上乃互下擬諸形容如盌斯覆凡器之似盌而覆者曰邱陵曰宮宅之類悉通諸艮矣益坤斷處之一三于六三一十八數之上而爲九九躋于三地勢之隆也前賢以地之降起爲山象其以是乎蓍法二耦上得一奇方成一爻已具艮體其盌之小成乎覆亦本地親下之象也按二卦同形仰而震覆而艮其數皆少陽七三二十一之積也天之交地起震止艮義圖左右從坤文圖長幼從乾也盂盌肖也而象事知器矣

☲

中虛者上下連而中斷也地包于天之中陰麗于陽之內主地而體陰爾虛而應實則六二一爻損九三二十七數之一三而爲二十四數也二十四數者爲八少陰之積者三得坤中畫之六承乘乾畫之九是離虛處即坤斷處也不連乾畫則謂斷連乾畫于上下則謂中虛也蓍法得一耦于兩奇之間離也陽光四照中虛生明離麗也陰得所麗而象乃明焉

☵

中滿者上下斷而中連也天藏于地之中陽陷于陰之內主天而用陽衷盈而益虛則九二一爻益六三一十八數之一三而爲二十一數也二十一數者爲七少陽之積者三得乾中畫之九承乘坤畫之六是坎滿處即乾連處也不間坤畫則曰連間坤畫于上下則謂中滿也蓍法得一奇于兩耦之間坎也陰氣四蔽陽實內亨坎陷也陽爲所陷而心益亨焉按義文二圖離坎位陰陽四正之中乾坤再索坎離序男女長少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天命之謂性靜以致虛故通動以致實故

☱

上缺者乾畫之不連其上也上奇而變耦陽九而去三老陰之餘終交于陽卦乃得兌是爲少女缺卽坤畫之斷實言乎乾畫之缺也寒坎之下而餘上反離之上而互下形末則弱魄盈則虧皆缺象也蓍法三變二奇上得一耦爲少陰兌上缺之形已具矣兌約夬體夬剛決柔決斯缺焉

☱下斷者乾畫之不連其下也初剛而遇柔陰六而承九老陽之極始交于陰卦乃得巽是爲長女斷卽兌上之缺反得乎坤畫之斷也寒坎之上而餘下互離之下而升上本弱則撓縮敗則羸皆斷象也蓍法三變一耦上得二奇爲少陰巽下斷之形已見矣巽約姤體姤入月窟入乃斷焉按二卦同形上而兌下而巽其數皆少陰八三二十四數之積也地之交天伏巽見兌羲圖左右從乾文圖先後從坤也斷缺形也而占事知來矣○已上陰陽老少之數皆爻畫九六之積各以三相乘三其九七六八與蓍策揲扐之以四積數者小異而實同

根也其異者何蓍老陽四九三十六策老陰四六二十四策少陽四七二十八策少陰四八三十二策其扐夫掛策十二二十四二十一十六而老少分此則以三爻之九六積數減四用三三九則成乾老陽三六則成坤老陰三七則成男少陽之震坎艮三八則成女少陰之巽離兌祇論爻畫不以蓍策論也其同根者何老根九六少根七八四之三之非有異也

分宮卦象次序

乾爲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爲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既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
艮爲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震爲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恒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爲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爲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爲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爲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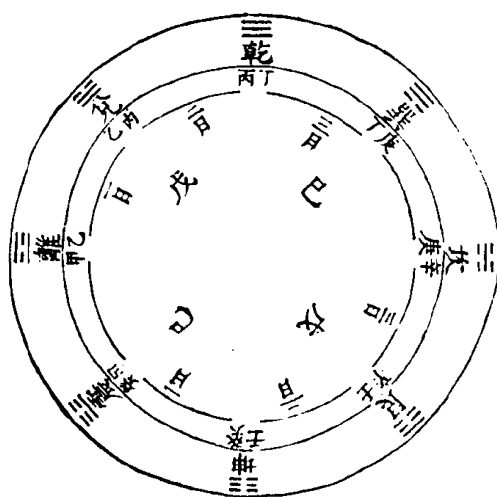
右八宮卦變除八宮正卦居上統全而變則自下逝行而上至五變乃止六變則回旋下行變復于

四七變則歸根于本宮本卦變其外體還其內體八純之卦歷悔反貞依然五氣順播之運七日來復之理也當其變在內三外象猶是逮于變在外四內外俱易故四爲乾道乃革之爻五則天地之數周剝而趨復夬而趨姤窮久通變之機視諸此矣過此而數盈于六長極必消變役于四爻猶一變至魯之齊離本遠者其復以漸歸根于本卦猶一變至道之魯反本近者其復乃見乾經五變而剝回而六變晉復乾之一爻七變大有復乾之內體坤經五變而夬回而六變需復坤之一爻七變比復坤之內體明出地而火在天上雲上天而地上有水天變爲火火仍歸天地變爲水水仍歸地推之離變渙回而訟歸于同人坎變豐回而明夷歸于師火易而水其究也上與天親仍歸于火之體水易而火其究也下與地親仍歸于水之體是皆變不離宗窮乃反本天地水火之往復互變其卦之相逆相對各以類合一一可覩至于震之變升巽之變噬嗑其反而歸也大過而隨頤而蠱艮

之變履兌之變謙其反而歸也中孚而漸小過而歸妹則雷風薄而不失其恆山澤通而无虞于損非不屢變而變而必復又皆然矣故夫八純者立本之體也逝變者趨時之用也四五變而全離乎本者時之趨于極也六七變而漸歸于根者本之立于固也惟是乾變而巽者巽亦變乾坤變而震者震亦變坤離變而艮者艮亦變離坎變而兌者兌亦變坎此初變之象未大相遠也乃乾巽之再變爲艮離者艮離之再變爲乾巽坤震之再變爲

兌坎者兌坎之再變亦爲坤震則變之又變已漸遠于初也迨于三變乾變而坤坤變而乾離變而坎坎變而離震巽艮兌之互變各于其對體而盡反其形則內體之變已盡由積漸已至于極也是皆陰陽之闔闢寒暑之往來觀卦變之屢遷知消息之不忒若夫四變五變趣而極極而反反而歸根此八卦所爲通前古後今之運周天時人事之數也然則八宮卦變法雖立于漢儒理皆準于先聖未可指爲占卜災祥之術无當于羲文之精奥也學易者詳之

先甲後甲圖

乾　巽　坎　艮　坤　震　離　兌

蠱卦先甲後甲三日圖甲當羲圖卦位震離之間其先則癸壬辛三日天行直艮爲山其後則乙丙丁三日天行直巽爲風山風得蠱卦按十干戊巳分旺四時五行木火金水迭運而土寄其中自辛至丁還相爲生首尾庚續而巽以先庚後庚各三日彌縫其闕此天行之周七日來復終則有始凡以振蠱而有事于重造也言乎時序先甲辛秋也歷冬冬而春以至于後甲之丁爲夏秋冬摧撓風之所爲落山也春夏幹輿山之所爲振育也其爻以

子幹父蠱爲辭卽所成終所成始之義人事之貞幹同于天行而丁寧作新之意亦在其中卦體易乾三而外居坤上互坤上而內居乾下泰而致蠱幾有由然聖人謹之大易故致意于先事後事之戒云又按六十四卦全圖蠱次于巽之七變恆列于巽之四變終始俱在巽位艮以止之震以起之震巽二氣之初分四五八卦之中界周視如環卦如圖式天行可知已○或問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何以无初有終曰巽一陰起丁午中至癸子中而陰已極天行陽以始之陰以終之卦小亨祇有陰終而无陽始具圓之半而非其全也然而復巳胎于此矣

數往知來圖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圖陽與陰自行其方左旋而進謂之往皆順陽與陰互易其方右旋而反謂之來皆逆不易方則順易則逆也詳見本註下圖外順內逆本邵子所言至于從後倒數向前本逆而謂之順者如今時追論堯舜巳往之運挨次算下則謂順從今推至後來本順而謂之逆者如今時測知後世未來之運預揣而知則謂逆子張問十世可知夫子順數夏殷周巳往之損益逆知繼周將來之百世此邵子皇極經世觀物以卦推元會

運世所從來也故引此二句爲言未可據以作天
地定位章明不易交易之本旨也讀者詳之

錄周易五贊

原象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而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
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
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
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
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
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
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

坎六斯覩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坤八斯畢
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卦成人文而朗因而重之
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
變易爲用時靜時動降帝而王歷夏傳商有占无文
民用弗章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
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
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
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
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

昔在上古民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旣開
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
敎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戸牖民用不迷
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
移移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
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敎丁寧詳密
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
如日之中爰曁末流淫于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

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旣絶八索以祛乃作彖象
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
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假我數年
庶无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
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
旣微且陋鑚仰沒身奚測奚究匪瞽滋荒匪識滋漏
雜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太衍
虛一无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于几
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
歸之于扐初扐左手无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
再扐之奇通卦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
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
三變旣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
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
　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旣得初爻
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

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
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
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化
新成舊毀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
泰愕匪人姤喜來復

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于經其用匆專象以情言
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
震地爲雷巽人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

雷日而火艮止爲山兌悅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
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
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
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若之凡陰斯慝
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易變謹此爲則

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
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
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日否日臧如目斯見日止日行

如足斯踐毋覓以畧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
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
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无稽實待虛存體應用
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
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指宏綱星陳極拱
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易解之成組讀易偶有心得輙手書之冊于前賢
所已發明者仰宗其旨而默識焉更不重贅茲五
贊何以錄明卷中暢揮旁義與舊解多異同如畫
玉于山因山得玉探珠于海因海得珠縱令盈櫝
不過山海中之偶拾究无以罄盡其藏珍亦不能
離胎本而巧取之也夫後學之取資前賢與山海
同拾錄五贊志因也或疑爲矜創則過矣

讀易雜記

天地貞觀者也日月貞明者也貞明迭運晝夜推行寒暑往來不易而易故易合日月而成文于乾道爲變化于終始爲大明由潛而見已開文明之象龍圖之所由出于河也惟察以觀乃通神明之德物情之所由類于族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謂其明也天地不明言日月有明象觀明象之推遷代明言之昭示畫前有易日月之文日月合明乾坤之象乾太陽象日坤太陰象月乾中交坤爲離日坤中交乾爲坎月

體合乾坤明兼離坎易者明也明也者陰陽之義配日月易之文也故懸象著明易立乎其間設卦觀象繫詞焉而明吉凶易與天地準天垂象聖人則之明于天之道明于失得之報又明于憂患與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嚮明者明用晦者亦明易也者无之而非明也日也月也易也明也一也是故易之爲經首乾坤而交泰否尾坎離而交既未濟統乎全卦曰交易曰變易曰不易觀乎文察乎理要于明焉已矣夫乾坤既立屯蒙乃亨離坎方交小大寡過頤養正也明以麗之中孚信也明乃應之彖曰大明終始其斯以爲易乎

龍馬說

龍之爲物變化不測者也潛于淵見于田躍而飛于天而馬牝交乎龍精亦產龍種化龍駒八尺以上乃稱龍焉是雖名馬其爲神物即匹于龍是雖行地其爲健馬猶御于天則以龍爲御天之馬以馬爲行地之龍也亦可古稱龍馬負圖倘亦馬之猶龍者乎抑以乾健御天坤牝行地二氣交配合而成陰陽運旋

之圖象乎龍馬負之而趨耶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上六老陰六六也數三十六與老陽四九數齊坤陰之數不讓于乾九六之策積至于雜而卦次又值剝復之交窮變之會龍馬相疑故不能无戰自古行地之物雖健未有勝御天之物者也御天者飛行地者履也

十翼說

十翼孔子以翼經也河不出圖逖乎羲代鳳鳥不至後于文周飛龍思聖作之占見田藴文明之德信斯文之未喪念利見之在茲刪述六經不知老至明王道于春秋贊天道于周易魯論謂加年學易傳載韋編三絶作爲彖上下傳象上下傳繫辭上下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各傳是曰十翼翼云翼經凡以翼道翼羲文之教而千古之龍文飛而利見于天者得茲十翼象著于日月即後代之龍文見而或躍于淵者

得茲十翼物睹于風雲則謂十翼爲六龍御天之轡先天不違後天而奉孔子乘之以上下于元會運世之无窮也宜夫聖之時也全體皆易文之在也萬古皆翼十翼備龍圖出鳳鳥至矣

初九初六說

卦之爻九六統之九六之變初二三四五上分之厥初者天之開地之闢人物之始生時之履端事之發慮于數爲一不謂一而謂初統不一之一而命之爲初也乾元資始以統天坤元資生以承天爲九爲六靡不有初復姤之陽稱而陰萌凡皆判厥初也惟是初陽屬天始根從地位既卑微道宜安慎故龍不急飛躍之用于初潛焉亦戒冰霜之漸于初履推之凡卦莫不皆然若夫登高自下行遠自邇基壞者无成

敬初者終吉卦六十四初皆可一言蔽之矣

九二六二說

二者初之進而二也下乘乎一上承乎三內位乎中外應乎五近同功于四遠合體于上爲坤順之主爻亦離麗之正目也故乾之初潛而二則見坤之始凝而二則光內初二三爻本具離體中虛而明道柔以順二之吉也卦德爲然統觀六十四卦之二爲六爲九除剝之蔑貞頤之拂經節之不出門庭與同人之于宗戒夫凶吝他未有指爲凶咎之占者其占爲吉

已得四十餘卦矣繫詞謂二多譽信然大抵諸卦之
內體視二為斷位下而諂者初也位高而危者三也
俯不卑而仰不亢其惟二乎或曰五君二臣五天二
地地道臣道永貞乃吉

九三六三說

三者二并一而三爻三成卦內體之所由立也初奇
二耦三復乘之以奇統乎三才象為離日乾日終日
離日日昃革言三就已日乃革謂不三不就不就不
革乾道革于四離日就于三三就固已日也第三為

內極之位既不為二之處中又不為初之安下剛患
過中尊擬乎五則僭柔患失正上援乎四則比承乘
應有非宜六九均為未當言凶咎者凡三十餘卦故
繫詞謂三多凶君子所為因時而惕不忘三致意焉

九四六四說

四者外體之初也數重乎二而與二同功位承乎五
而于五多懼五君而二四皆臣二遠而四尤近也內
既三就極而外變道乃四革易以時通變通者其時
可貞者其位惟震巽為成卦之主爻而內外則因重
之正爻遂泥或病于愆期有乎克由于合志處進退
上下之交地介于疑審剛柔動靜之用時欲其及統
觀六十四卦得吉四十餘爻至于裕蠱困蒙之吝未
切于剝膚已非童牛之牿突來焚棄之災何容于折
足總為鼫鼠之厲包无魚以遠民田无禽而非位離
日咎占无非戒意君子于剛進而四者體四德之健
于柔進而四者觀四國之光合八卦以類求可四達
而旁推矣

九五六五說

五者外體之中爻合參天兩地之數位二老六子之
尊者也蓋其爻為乾主象乎龍飛占在革命應乎虎
變三極立天之道惟茲萬物睹聖之作以此故此爻
利見大人而各卦卜云其吉夬履帝也剛中正而不
疚顯比王也元永貞而无咎需酒食而甘節有尚實
受福于禴祭渙王居而假家勿恤大神道于下觀乎
嘉乎剝何虞萃有位之匪孚惠德惠心乃信益无疆
之克惠朋來濟蹇同人克相遇于大師民至省方觀
我生无咎于君子訟元吉則鞶帶无褫困亨貞則赤

紱有說疾无妄而勿藥坎不盈而既平食寒泉之井豈曰屯膏觀漸陵之鴻寧非嘉遯咸脢者感于无心孚攣者信于厥志命申于先後之庚事行乎初終之利苞桑之繫奚取枯楊之華杞瓜之章寧謂莧陸之夬物理可推天心乃見至于坤裳美矣而娣袂為良束帛戔然而鼎鉉尤貴為知臨為敦復為貞吉升階為帝乙之歸妹以祉曰艮輔曰童蒙曰幹蠱用譽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沱若戚若夫且離王公而出涕交如厥如抑亦慶厥宗之噬膚在暉吉有君子之光而

孚允何失得之恤田利執禽不富以其鄰畜宜獲豕无喪而有事涉大川而非木未可拂經噬乾肉而得金惟當貞厲宮人寵以貫魚朋乃十朋之益譽命逮夫射雉厥惟一矢之亡弋穴者已上也惕乎飛鳥致凶觸藩者用壯也戒彼喪羊于易豐尚大也爰有來章之慶豫養和也不失貞疾之恆雖恆以一德而制義在剛節解以退邪而作孚勿貳統觀六十四卦惟茲五位一爻剛柔居之皆吉易多備美之詞內外應焉益宜爻鮮大凶之象所由然者位天德而建人極本大中而居至正其有不歸于五位者乎余故于五之說特詳

上九上六說

上者六爻之極位也不謂之六而曰上卦之畫止乎六而數之无窮不以六而盡則謂之上明乎其位為最上而又統六以上无窮之數畢于此爻以要終也夫畫卦自下而上二上乎初三上乎二四與五又遞而相上至于上則冒乎衆上而上之其上為无上在三極兼兩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則五位而陰則上

也于象為冥杳乎其不可測也于境為高負乎其不可及也于尊為上帝為天神為宗祀祖考儼乎其精氣可通而不可褻也時則為歲序之成事則為人功之畢物理則為碩果之存位則為外而就閒之所勢則為上而層累之巔故趾下而上首之本下而上又末之乾之上戒亢君德在下賢而得民也坤之上疑戰臣道在无成而有終也火上為日而照遠王可用以正邦水上為雲而屯膏俟利建以造昧莫疾于風雷而聲氣之應求親乎天地乃風和則吉多于雷厲

德炎之極也莫通于山澤而濕燥之流就依于水火乃山止則吉多于水流動靜之歸也其爲上也可較然其槩矣夫畫一開天謂之初爻六成章謂之上繫謂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易濟民行擬于未成于既上其爲既濟矣乎卦位于是乎定

魯論通易說

孔子聖之時者也全體皆易其仕止久速與時偕行而雅言垂訓詳于詩書執禮似獨畧于易觀其加年學易之歎豈不以易不易學非中人以上固難于語上乎抑又思之聖門若顏曾端木諸賢亦可與語上之人也而繫傳謂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以不可遠之書示可與語上之人宜其詳盡何以不並記于雅言嘗爲遡受易源流自魯商瞿子木受之孔子以授之魯橋庇子庸自是代相傳習數十百家推其自來孔

子作十翼于言易固已詳矣曷嘗不與人語上哉且不獨此即魯論首章已隱括易學之全焉特後人誦之而未之覺也其首曰學而時習之時言天時天行健而不息君子學以自強亦與天爲不息明學之體乾而无間于天也其次曰有朋自遠方來方言地方坤耦則得朋坤之德合无疆靡遠弗屆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信從者衆矣斯來矣明學之配坤而无間于地也其三曰人不知而不慍人謂衆人乾之初九言龍德而隱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

即不知不愠確不可拔之貞蓋其學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于人乎何尤明學之爲已而无間于人也是篇首言學兼三才而及之子固未明言易而易之義已該于言中矣其他或言體仁長人嘉會合禮利物和義貞固幹事會論上下未有不與易相發明者也夫六經同原易者經之原也子所雅言隨所言而可通易矣

中庸本易說

子思述孔子所傳之意而作中庸深得力于易傳易无非中中无非時時中大易之時義也根于性命之各正大原統于天歸于太和之保合功能資于物在乾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不忘戒懼不敢肆然无忌憚乃能依乎中庸與時偕行樂行憂違遯世无悶故既不爲賢知之過亦不類于愚不肖之不及究不越夫婦之知能實乃通鬼神之微顯費而隱者无非易也誠而明者亦无非體此易也其言鳶魚之飛躍天淵之上下與乾九五之飛龍在天九四之或躍在淵小大異物流形同趣由造端而推其至乾道之變

化可知已故潛者闇也見者章也素位者艮止之思卑邇者震行之序也喜樂者陽兌悅也怒哀者陰坎憂也屈信往來之相感人之情天之命也和而節中乃巽也體物不遺者成形成象爲物不貳者資始資生者也達道五奇耦配天地之數達德三剛柔合內外之體經有九九者究也易數之用究于九行之一一者貞也天下之動貞夫一也觀于復而賛回之善覩于壯而戒由之强觀于乾二之君德蠱五之父譽大知大孝舜莫尚焉祿位名壽自天祐之也明夷則文王以之而无憂者作述革命則武王以之而不失者顯名郊廟之禮樂禋上帝而配以祖考貴賤之喪期葬中野而易乎衣薪凡以崇德亦以類情武周之達孝斯其至矣至于舉政在人敏樹惟地坤道其順乾行在果事之立取諸豫德之足要乎臨擇執者學問寬仁之事困勉者發蒙振蠱之爲故以人道而配乎地道即以人道而體乎天道則立天立地與立人兼三才統一誠也誠曰无妄无妄則愚可明柔可强否可泰夫賛參化育者其裁成輔相之功乎著明動

變者其暢發在中之美乎前知者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時措者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可大可久則配乎无
疆恆易恆簡則純亦不已繫焉而離日坎月之懸象
生焉而艮山兌澤之通氣大生廣生之發育峻以極
也文剛文柔之交錯百而千也崇效則德性爾尊卑
法則問學益道上不驕履帝位而不疚下不倍從王
事而可貞在乾九三之文言已明乎因時而惕之无
咎也至于判奠卑貴賤之位禮之議也詳耒耜車舟
之器度之制也易結繩而爲書契文之考也自庖羲
氏之王天下歷神農黃帝堯舜以迄于今三重之道
百王之法窮變通久化神宜民寡小大之過永終始
之譽知天知人本諸身以建極徵諸民以通志孰非
擬形容以象物宜觀會通以行典禮者乎凡此位之
正也中之用也時之宜也无非易也是道也仲尼之
祖述憲章律襲于天時水土者然也所謂與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不在茲乎川之
流顯諸仁也化之敦藏諸用也溥博淵泉而時出德
施普也經綸立本而知化窮理盡性以至命也乃知

立人之道體之者君子上天之載道之者乾元之至
至之可以幾也知終終之可以存義也易之爲書也
不可遠中庸之爲道也不可須臾離一也信乎子思
之作中庸得力于易者深也

周易上經撥易堂解卷之一

西昌劉斯組斗田氏著

男 元偕[illegible] 元侑 敬三仝較字

壻賈仁緒婉庭

乾 ䷀

六畫皆奇二體皆健純陽之卦厥名爲乾六子之父萬物之天卦六十四乾爲首爲坤兩乾體六斷三連承乾而布匪乾曷先乾備四德如四時然出震成艮變化以全古今不息萬萬千千聖人撥時乃分乎年天行之健循環推遷貫通終始一氣周旋大通宜正訓立斯篇作易本意推自後賢羲文周孔道合乎天象象傳說原不拘牽會通在我得魚忘筌

乾元亨利貞

乾爲天四字則天德備矣其始也以乾始而爲元其盛也以乾盛而爲亨其遂也以乾遂而爲利其正而固也以乾之正固而爲貞貞而復元其誰害病貞乎一則健而不息无非乾无非元以亨以利者也此天德也此純乎陽者所由大通而宜於正也或以氣以數以心與理言一也又曰易千個萬個字只是四個字四個字只是一個乾字

初九潛龍勿用

匪乾何能匪龍何潛匪龍之潛何用何勿勿用者藏乎用者也當其潛而爲見爲躍爲飛之用固已具諸此矣夫豈鰍鱔之屬謂之潛而亦僭者哉○凡初地之下皆潛位也即淵位也乾六位統六子是其天一水乎特不可執○初九一畫太極動而生陽之始已具乾德而猶未成乾象即復之一陽下動於地中象之爲龍其猶潛乎潛雖伏矣而龍德自胚胎蘊蓄于其下所謂元亨利貞四德者未嘗不積之乎此即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者統具初九勿用而具用之资後有施行而无加損也聖人潛而在下龍德方隱仁義禮智之四德具全象正如此復之詞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意乎在大舒虛一不

用又可思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巽哉龍曰見見曰在田二者於六爻爲地之上象乎田而乾畫之縱橫地上正中亦象之陽在地上潛而勿用者見而向于用矣九陽德剛也二陰位柔也剛柔錯而文生見則其文明之著也是其爲地二火乎二于三畫爲人位剛健中正大人也故又云利見大人二五異位而同德互見而交利○九二二畫四象中之太陽猶未成乾象而陽德之潛者出而著見雲行雨施品物所由流形乎地上者其功用將見乎此則有見龍在田之象是大人之德盛施普與九五同德相應者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初一陽二太陽可曰陽象之爲龍未成乎三畫之乾俱不曰乾九三則成乎乾矣陽爻陽位上下互之皆乾象爲乾乾于三畫則天曰終日曰夕從乎天時而爲吉也於六畫則人曰君子曰乾惕從乎人事而爲吉也待乎普通法人行而自强不息之人也凡三多凶乾乾夕惕是其震无咎乎○按初二三之爻位兩奇中夾一耦隱具既濟之離象離三爲日炎乾三爲終日又曰夕其二爻文明利見離爲乾二似皆取離中而并象之也天與火同離爲乾卦乾純陽火體旱乾雲行雨施所爲仰飛龍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四外乾之初也從乎地則淵之三爻之耦也從乎人則或之爻之義本義悉矣竊以淵潛地也見于二而德已彰躍乎四而勢已動也審於時與勢之宜而趨于靜而動之會或之則疑之疑之則善之又何咎○內乾乾天德潛見而時惕也外乾乾王道躍飛而底亢也或之者疑之潛見而惕龍之德躍飛无亢龍之時德則統之時則或之龍固有亦潛亦見而莫必其躍與飛者也孔子是也○按四之介于上下進退莫定或躍起而飛天或退潛而在淵故或之爲疑而莫定之詞四字兩耦淵即指初非以四爲淵也乃因了然而貫之解淵誤矣○

或謂四言淵澤也有兌澤之象或謂四五上兩偶中夾一奇象既濟之坎乾爻乗坎位謂之淵亦可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龍曰飛則震雷巽風坎雲雨合而從之矣而澤自天布至此則唐人所謂龍池躍龍龍已飛矣入天門開黄道艮闕亦具爻內讀易方解詩中寫龍德特全此天下所由利見大人也此爻於六畫爲天于外三畫爲人與二位異而德同○猶是龍也見

則在田飛則在天在田而天德已裕在天而天位方升利見于見者見君德利見于飛者見聖作也○乾之九五大人以剛健中正之天德居雲行雨施之天位象龍之潛而見見而躍者于斯時也乗雲而飛離於淵起於田而在天矣故猶是龍德正中之大人二之利見見在田五之利見見在天是爲聖作而物睹上治而天下平也乾之元亨孰大於是

上九亢龍有悔

上九戒亢也有天德居天位剛健中正過則亢亢則悔矣不免於悔者龍而病于亢也祇云有悔者亢而猶之龍也三之惕不言龍不敢居以明惕也上之亢猶言龍尊其德以戒亢也○惕則无咎不敢亢也亢則有悔益宜惕也三爲內之上上亦外之三也龍德由潛而見必乾惕則无咎自躍而飛非戒亢則有悔內天德而外王道一之乎乾乾而可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勿用者藏乎用者也用九者周于用者也見羣龍无首剛而能柔亦終而復始健而不息之意也蓋千變萬化龍之用一爻一象豈非羣龍而欲求變化之起于何端則无首之可等也或曰如所云朱程之說非乎曰不可易矣余特外存一說耳○如環无端元亨利貞之迭乗也四德一德之運而已曰乾○用九用六因揲蓍用老不用少之通例亦就本乾卦之所用皆九本坤卦之同乾所用皆六而言也蓋既以策所用而成卦變而二卦之所用

皆九皆六則皆從其變而用之也觀其辭一專就乾言一專就坤言各有所用而不可互通明矣○或曰乾爲天天與火同故離爲乾卦純陽益爲乾矣既龍德而雲何行雨何施何所利見于在田在天而潛者見躍者飛乎此所由倍其憂惕而患乎亢也○若論全卦爻爻不同象統明乎乾道之變化猶龍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且惕且亢而不可以端倪大哉其神乎九五文言傳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同氣同聲本天本地已舉震坎各卦

之類而統之乎乾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爲天行之健元亨利貞備天德之全而天德實一元之理所貫天行本一元之氣所運健而不息皆元之亨通利遂而貞固者也故萬象莫大乎天

乾之所爲稱元也四德莫大乎元元之所爲貫乾也大哉乾元其天德天行之首乎物乎无物之先而資之以有物萬乎非萬之數而資之以至萬是物之本一實萬分而不可數紀者皆資乎乾元以始之故可以无而有可以少而多而一物一乾元萬物一乾元自其資之則爲物而統之則爲天天行之健天德之全要不外乎一元之統貫而相資于无窮也大哉是其即爲太極之動而生陽而繫辭河圖之所謂天一者乎○或曰乾陽之初畫即

元也進而陽亨以利又進而陽凝斂以貞即三畫已成乾而其四德矣六之猶是也故乾元資始乃以統天天无物而不體即无體之非元乾元顧不謂大哉惟是元則統亨雲以行雨以施元氣流布品彙滋昌洪纖高下无物不流形于兩間亨之象也○夫乾元資始而由之以亨通利遂要終于貞固可見終而復始統之乎元苟非大爲明之斯无由隨時隨位而與天道相準惟聖人即心即天大明于利貞之成終皆乾元之亨始其六爻爲潛爲

見爲惕成乎內卦爲躍爲飛爲亢成乎外卦莫不各以其所居之位所值之時而成其所爲終所爲始與所爲變化猶龍而不可方物无弗有以明之乃能卽因其時乘此六陽之上下以行天道時潛時見時躍時飛內致其惕外防其亢則乘之者龍御之者天變而不居化而莫測何莫而非與乾道相爲終始哉夫乾道之變化由陰變而之陽陽復之所爲始也自陽化而之陰陽剝之所爲終也故窮則變變而通之終則有始乾道之自然以伸始

而亨者是也變則化化而裁之以大終也乾道之自然爲屈碩果不食是也要其爲變爲化以始以終乾元之道通而復者物資之而无不得自其生初受之爲性稟之爲命性命具于流形之中卽太和含于品物之內本爲正性正命而物遂各正而不相借斯其絪縕太和保固合聚含生生于一元會源源于萬化流形者川流之所爲不息仁之顯也保合者敦化之所爲不竭用之藏也乃以是知利之卽爲各正言乎性命之无弗得无弗遂也知

貞之卽爲保合言乎太和之愈爲凝愈爲固也知利貞之卽爲乾道變化言乎各正保合之物物一極萬化一元皆乾元之所爲大也而或以貞者正而固也各正以言正保合以言固皆言乎貞而乾以美利利物不言而具于中矣按說卦曰乾爲天此言統天御天皆就天以明乾言其資始流形各正保合一統之乎乾也而乘六以御變化無方易道于是乎大明矣蓋易道天道也○乃說卦之明乾則又曰爲君乾以君之首出庶物應飛龍之在

天占大人之利見元首之尊出乎庶物之上體統天之元德乘御天之時位正各族之性命保六合之太和凡其變化之在天者无弗體備之在君其資始之在萬物者无不資治之在萬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之道此乾德博化普海宇清寧君之道亦此乾大哉乾元又君道也以此言之彖之釋乾大哉句總冒萬物資始以下明乾爲天首出二句明乾爲君本義謂大明三句爲聖人之元亨首出二句爲聖人之利貞鄙意則謂大明三句就易

之乾言謂乾卦之統大資物而大明乎天道之終
始即六爻之位成四時之氣其潛見加惕與躍飛
戒亢無非時乘此六陽之龍德以行乎天道蓋皆
統天資物之旨也似不必云聖人之元亨至聖人
體乾首出庶物元首之尊道以亨泰利物之衆德
以永貞萬國之咸寧皆四德之同運第以爲言聖
人之利貞抑又偏矣或曰寧靜近貞咸徧皆利不
曰首出即元庶物以亨者乎或曰雲行雨施出震
之象品物流形齊巽見離之象各正性命役坤悅

兌之象保合太和則戰乾勞坎而成艮之象胥於
是乎統矣或曰六位時成謂六爻之位元亨利貞
之四德相爲終始即春夏秋冬之四時相爲生成
而所爲潛見飛躍之龍德爲惕爲亢各視乎時猶
然天之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如輪斯轉御之以行
者也大哉乾元其以時乎○乾三奇純陽爲八卦
之首重之而六畫皆陽爲六十四卦之首首故稱
元曰大曰始以乾知大始元之也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始之故大之大之故元之也元字屬上爲乾

元猶言乾始乾首也坤不爲首而亦曰坤元則奇
首乾偶首坤均爲六十四卦之首以乾元之例元
之也而元則專屬于乾矣然元亦屬下連亨讀之
爲元亨所謂大亨者是也易上經言元亨者八下
經言元亨者一乾坤屯大有隨蠱臨无妄升是也
井鼎之元吉亨凡十卦惟乾之元亨統之天道大
亨體天之道之大亨皆於是乎全矣夫天道之大
爲亨通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其爲春爲夏萬物齊
巽用屯發蒙無所閉塞而莫不榮昌其究則歸于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斯其所爲利貞也故秋冬斂
藏元氣之發舒者結實內固含生生于不息通一
元之始終其人道之體乎乾者亦猶是也本義言
大通而利于正固蓋法天而行乎健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易者象也擬諸其形容而象其物宜者也前聖觀
象而立卦後聖因卦而推象一卦一象象以卦取
一爻一象象以爻分以爻分者象之小所以窮六
爻之變以卦取者象之大所以觀一卦之道故聖

人有彖傳而又有象傳綱大而目小凡以盡變而會通也讀易者象顧可忽哉○上下皆乾重乾也乾爲天不取重義天無兩體一而已矣然周天運行日無間歇是以終古輪旋重之而無二焉不其至健者乎君子以一而法之其體天行之健乾乾日惕不以人欲害其本體之剛則爲自強不息而君子之心一天行也在乾之九三爻詞乾乾之義亦取重剛其剛而自强之意終日至夕而猶惕未嘗少有衰息此言君子其卽指是歟蓋至誠無息者龍德之大人自强不息者法乾之君子以是知天可學學天者君子也或曰象不名乾而言健健卽乾名乾不若稱健之較著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子釋乾初義取諸復陽在下也潛于地中勿用所以養陽也故來復見天心而乾初養天德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子釋乾二義通諸臨德施普也見于地上在田所以廣化也故咸臨被教澤而乾二見文明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子釋乾三義從諸泰反復道也不遑終日乾乾所以思艱也故保泰念平陂而乾三惕日夕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子釋乾四義戒諸壯進无咎也疑于躍淵或之所以審時也故壯往決悔亡而乾四求无咎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子釋乾五義專于乾大人造也象于龍飛在天所爲物睹也故莧夬中未光而乘乾上大治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子釋乾上義反于坤盈不可久也窮于過亢有悔所以惕厲也故坤陰凝于始而乾陽亢于終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子釋用九義準于蓍天德不可爲首也通于圓神羣龍所爲變化也故四德貞而復元而天行終則有始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四德皆善而元爲長元善嘉美而亨以會物各得
嘉美之善以自遂則以義爲利而和要一歸于正
而且固則凡事皆以貞作幹是德之有元亨利貞
列之以四統之一善而已○在天出乎震者元善
之長天地之心于是乎見矣齊乎巽相見乎離斯
爲亨嘉之會文明之象于是乎可觀天而察時變
矣致役乎坤說言乎兊利物而養之周和義而悅
之至普美利于不言者于是乎各得而无弗遂矣
其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各正保合之中愈斂

而愈歸于實乃爲貞之德事之幹卽行健不息之
體于是乎通復一機終始一運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元仁也天德之首也字文亻象人之立儿象人之
行元與仁俱從人象立象行分亻儿耳且皆肖天
一體而三象也曰天曰元曰仁體仁體元也體元
體天也體天者德天德心天心卽仁也卽資始統

天之乾元君子以之而全體皆仁也全體皆仁爲
物一體于以長人何所弗足長人云者詩謂克長
克君是也君子乘乾出震濟險亨屯草昧建侯立
之君長卽體仁長人之事也經首乾坤而卽次屯
其本此句之義乎由是蒙以教之果行育德需以
養之飲食宴樂聽之訟而正之師使萬國羣比而
親君長是无之非仁以長人也夫長人在于體仁
非合之以禮和之以義則亦无以著體仁之美而
得長人之宜亨也者嘉美之會卽元善之所由聚

也體仁之君子聚衆美于其身龍見田而著文明
无論鄉國會集莫不致其嘉美是爲嘉其所會而
三百三千經禮曲禮以是而合上經小畜之懿文
德履之辨上下定民志泰之財成輔相同人之類
族辨物大有之順天休命謙之稱物平施豫之作
樂崇德并賁之文明以止諸卦何一不爲嘉會合
禮之象而下經會男女接康侯皆有嘉會象在不
一而足謂之爲齊巽見離于天爲亨于君子爲禮
可也若夫物得其利措之而无弗宜推之而无弗

準舉嘉美之所會皆利益之所資君子以得其道小人以得其欲凡其裁制物理之宜謂之義者悉皆中衷益平施之節而歸于和是爲利物足以和義各卦中利建侯利涉大川利禦寇利見大人利用行師征邑國利用賓于王利用爲依遷國利取女利女貞利有攸往所言之利皆于物理爲宜于物情爲和而制器尚象前民利用若網罟耒耜舟車弧矢之類其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要卽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者也以此長人卽以此利物

而和義固在其中矣夫仁禮義合皆性命之至正而辨之不眞守之不固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反害于禮義之正卽體仁長人合禮和義之事無由以立無他匪貞則不固而何幹也故夫貞固者正而固也孟子所謂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而天下之動貞夫一君子德固于貞而事有其幹禮仁則幹于仁中合禮則幹于禮中和義則幹于義中而貞固幹事之旨可瞭如睹矣夫利物致養而物悅之役坤悅兌之象

卽和義可思乃所爲成始所爲成終歷乎戰與勞而不改其貞則于其成艮而戰乾勞坎之中无非此爲之幹而已矣此四德者自彊不息之君子法天行之健以行之故曰乾元亨利貞說卦謂乾爲天天此四字爲君君此四字象首言君子君子亦此四字而已四字只一字曰乾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備乾之四德而健行不息變化無方聖德也故德而龍之處乾之下爻而伏而未升微而未顯潛藏也故龍德而隱之德非龍不足以言隱德而隱早信其爲龍蓋其爲德也不隨世爲變易不求聞達以成名雖世無用我而不以遯世爲悶人不知我而不以不見是爲悶行乎其心之所樂莫非天德之坦然違乎其事之可憂不爲物累之紛若故能居易俟命無入而不自得決不行險徼倖非道而以徇人卽其用則行之固所樂也而非預期于必

行卽其舍則違之亦云憂也而无怨尤于或違斯
其居貞自守確乎有見于天命之當安而天德之
宜固有不可拔而奪之者是則所謂潛龍也夫龍
變化神物也要以確不可拔之天德爲之根基故
潛而勿用藏乎用者大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一也隱而居下時潛而未見非其德有或偏

而失正中也非其出潛而見而始可爲正中也蓋
就乾九二之爻而明其九二之德正中如日之方
中則正見其陽光之麗于寰中而爲天下所利見
也內卦初二三本位原具一離象二則離中虛之
位而九二之乾畫以一之實體正當之此龍德而
正中之說也故其以正巳之體言則庸言而要于
信行則庸行而一于謹无一或虛或浮之言行間
于其中凡以閑邪而存其誠夫理之岐于庸常者
卽爲邪心之主于信謹者斯爲誠邪則閑之誠則
存之卽言行之庸而龍德之正中見矣由是本其
正巳者以率物而物自正則善及一世而不自見
其善何有于伐是其爲德如雲之行雨之施流形
于品物无所不被一何博也而外以化一世偏頗
之習胥歸于善內以化一巳矜伐之私並忘于善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蓋謂龍德正中從田間
來巳有化民成俗之德其位非君位其德爲君德
此九二之大人與九五異位而同德者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乾九三之義前賢釋之詳且盡矣第覺於乾乾重
字似猶未細推竊以君子卽法天行健自彊不息
之君子其德之務進業之加脩日惕一日乾而又
乾故曰乾乾合內外貫始終通上下无之而不本
此健而法天之心自彊而無間故乾于內則主忠

信以進德而德日新乾于外則實言行以居業而業日廣是內外一乾乾也乾于始知至善之所在而務至之擇之精而志之定故可與決幾而求進于善乾于終知條理之所終而務終之智之歸而聖之事故可與存義而大集其成是始終一乾乾也由是居上位而乾乾凡其本諸身而徵諸民者莫不考建天人而可質可俟曷嘗有一驕亢之愆且在下位而乾乾凡其用則行而舍則藏者莫不泯絶畔援而无意无必曷嘗有憂困之念是又止

下一之乎乾乾者也故終日无偶斁之時至夕而猶惕天之行无息時君子之乾乾因其天行之時而常惕則亦无息時故爻位于三多凶乾九三以剛處剛未免有危厲之象而乾乾時惕如是雖危无咎矣○或以上爻戒亢不驕也四五之躍飛以時又无論矣下爻守潛不憂也九二之德施以普又不待言矣說固甚確三盡通上下而乾乾也但按三于上爲下于下又爲上上下總就九三爻言之不驕不憂即具本爻乾惕中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四上下之界進退之關也或躍起而飛之在天則上而進也或潛伏而守之在淵則下而退也爲上爲下而无常居非詭隨以爲邪也以進以退而无恆守非矯異以離羣也蓋君子之德業進脩當其潛見在下未離乎退處而已具飛躍上進之資特不苟于上不輕于進一酌之于時欲及時也時

可上而上當進而進或躍起而何咎時未可則且下且退卽潛而在淵而又何咎夫九四則主于上主于進者也或之者疑之疑之者兩之意在及時既无枉道爲邪之咎亦无孤睽離羣之咎矣○按九四爲上卦之下在下卦之上與九三相鄰而內主德學外主時位或躍或淵上下進退之宜以時而決蓍法三變成爻九變成卦乾九三已成乎乾內體立矣其揲之以四一四一奇猶未成爻卦則四固在剛柔動靜未可定之策數也乾九四固已

成爻矣然亦在外卦未定之位故以或之者疑之方其揲得九四之時烏知其後六變之陰陽太少爲何居也以此思上下无常進退无恆就已成乾卦之後思未得五上之先而又思揲四原爲未定之策則此爻之義愈可旁通而悟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乾爻之體統乎六子子釋九五則兼六子以明乾也其辭雖若泛舉而其意則有歸切就雷風之舉而知同聲之相應類然也就山澤之通而知同氣之相求類然也就水火之不相射而知流濕就燥之各因其性類然也至于龍飛而雲從之虎變而風從之龍之噓也其氣成雲虎之嘯也其聲感風相求相應大都如是夫五居四上之中于外爲坎五于八卦之列于位爲巽坎雲巽風從乾龍之九五而乾陽象龍剛亦類虎是爲雲風之從龍虎也

聖人之于民物中龍虎也飛龍在天聖人作也曰利見大人猶風雲之從萬物覩也而統而論之九五之大人利見于在天九二之大人利見于在田在天上也利見者親附于上在田下也利見者親附于下同一聲應氣求而上下之位不同利見之思其有分乎夫大人之龍德不以上下之位而殊故均之爲物之所親而萬物之利見則以陰陽之類而別恆視乎其氣之所本故凡本天而近陽者則親上凡本地而近陰者則親下陰陽各爲其類

則各從之是則同聲同氣之應求皆本天本地之類從者是也而聖作物覩又豈非親之以其類哉

○按八卦陽爻皆本乾陰爻皆本坤六子之得乾爻凡九畫從本天之類也其得坤卦凡十八畫從本地之類也乾六爻皆陽陽從陽類從乎九五又何間焉若泛舉物理前賢言之悉矣或曰卦以初爻爲本初陽皆本天親上如震離與兌之從乾列于圖左者是也初陰皆本地親下如巽坎與艮之從坤列于圖右者是也亦有精理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九亢悔之旨備于繫詞不再釋巳上就六爻之德學時位而詳釋之

潛龍勿用下也

潛龍勿用下也與陽在下也有分前取諸復此言其位之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在田畝畝之中也于時爲舍于德則見

終日乾乾行事也

事不外于進脩行之乾乾不遑終日健之健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進不輕進欲其及時自爲試之飛且先躍或之者可天可淵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位乎九五乘乾而治大人而在上位者也象乎飛龍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陽窮而亢亢則致災悔之有也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九爲天德乾元資之以爲用剛而含柔健而不息君道與天同運天下有不治乎巳上皆就人道申六爻之辭義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龍謂陽氣也潛而勿用藏之密以固其氣蓋養陽也元而貞者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龍潛而見陽氣方亨普施地上文明以著嘉之會也潔齊相見九二離中象其應火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離日之晷天行之健乾而又乾莫之或息與時偕行其即與天同運乎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九四之爻變革之際離下而上貞方入悔不息何革不革則息天維四時周三乃易或躍在淵審于其時夫既革矣將焉用疑。按凡卦內三爲貞外

三爲悔悔有更革之象乾而重乾未之有革然四當貞悔之交雖上下皆乾而道乃向革况澤火爲革皆羲圖左陽之卦乾道純陽自初至四內二含離外四含兌列而伸之革象互見在旣濟本體內離外坎外坎變兌乃爲革卦爻義可推矣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乾九天德也臨五爲天位九而五則位爲天德亦爲天是五之天位位乎九之天德猶之龍陽德也飛之在天陽位也陽剛之位宜陽剛之德居之中

而且正故曰乃位乎天德夫天德元而已矣體仁而已矣位乎天德嘉会會焉物乃利焉而天下仰聖人之作爲萬物之睹其爲首出咸寧于是乎在矣要之其卦其爻不離乎天而已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偕行者天之時天行不息君子之乾乾亦不息也偕極者亦天之時天陽亢有悔君子之戒乎亢亦以其有悔也然而與時極則亦必有窮變通从之理矣何也有悔則有悔其亢而之乎不亢之道也

時極而與之偕極聖人豈束手窮困已哉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之道統之一元而已而所用皆九雖初九勿用而用之爲潛則勿用而藏乎用之全雖見羣龍无首而首之乎元則无首而具乎首出之理此非人爲之有可安排布置其間蓋筮而得九之老陽十八變而皆是用之成卦皆天道自然潛見而時惕躍飛而戒亢之則自彊不息之君子乃能見之是以似之但以剛而用柔爲天則則老子退一步法

未必盡天理之則而亦于用九之義无當也○已上又就天道申六爻之義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利貞者性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元者卽乾卽元乾則卦之名陽之體言乎其健元則乾之德化之根言乎其神蓋萬物之資始出乎震者此乾元而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凡齊乎巽相見乎離以亨嘉之會者亦此乾元乾元者希

而亨者也元始也始則必亨其功用然也利貞者發舒歸于歛實卽功用乃見其本體蓋凡生理而爲性含生意而爲情性成于所命之正情合于所性之和其本體固如是也元亨通之而利貞復之所謂致役乎坤而悅言乎兌成言乎艮歷戰勞而不虧者其在是耶故曰利貞者性情也究之四德皆乾之性情非有分也故乾知大始能以亨美之利利普于天下而於穆之命不諄諄以詔物物亦不嘖嘖頌功是美利普于不言元化蘊于无跡則卽利天下而亨在是元在是貞亦在是矣不其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乾備四德元亨利貞而四德之美其體則剛其用則健剛无屈撓健无止息而主之惟中二五統龍德之上下无所不建極于大中揞之惟正一元貫六位之剛柔无在不立方于至正且純乎陽而无陰柔之雜粹然美而爲元善之全其主宰不爽于毫釐神妙難名其變化則又精之至也精卽潔淨精微與精義入神之精乾畫從奇性一而已一故精也且天下未有主一而貫始終者不剛不健不中正不純粹以精者也大哉乾乎斯其德矣首卦詞四個字只是一個乾字此七個字又只是一個乾字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爻有六一爻一義且一爻而兼衆義逐爻發明卦中之義蘊與爻中之指趣而揮而出之不惟二五中正之德其偏旁如初潛三惕四躍上亢各爻自有之情雖未盡出于中盡出于正无不悉爲通之以求合于中正之歸此六爻之情之所以曲盡而求之其旁依然其中其正者也孰謂乾有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耶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象言時乘六龍以御天謂六爻皆陽爲六龍其由潛而見自躍而飛各有其時則各以時行周流于上下之間運轉于剛柔之變此以天道爲御而天自乘之以行健聖人乘之以法乾故曰以御天也

夫天之雲行雨施而品物流形聖人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均平皆乘龍御天之所爲也凡以見天道之變化神而萬物之沾被普也蓋天不可御龍乃御之龍何以乘時乃乘之乘龍御天惟神惟化德施之普天下羣被其有不平治者乎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初九何以弗用謂君子備龍德于躬者也以其已成之龍德而用之爲行則日可見之行事以濟人

利物是其非不足于用也明矣顧潛之潛之爲言也時方隱而未見則內蘊之德雖成爲龍德而外施之行猶未成其爲乘時見德之會如龍之尚潛雲未行雨未施有其德无其遇君子審之是以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此九二大人進德脩業之所由也學以聚之如大畜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也問以辨之如麗澤之朋友講習同人之類族辨物皆是也寬以居之居德則咸之虛受謙之平施居業則師之容民畜衆臨之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之類皆是也仁以行之則損益之懲忿窒慾改過遷善无妄之對時育物皆是也夫學聚問辨擇善之事君子雖不同困知要不廢學問寬居仁行固執之事君子不可不宏毅要不外寬仁學問以致知寬仁以篤行大人之事備矣雖未爲君位而君德固已有餘矣故以見龍象之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重剛謂重乾爻之所謂乾乾亦本其重而叠用之也而又以剛爻乘剛位剛之過而不當于中其于上乾則非九五而不在天于下乾則非九二而亦不在田是皆非中位固一危厲之地也乃君子因時順處終日致其乾而又乾之惕而益防其危故雖處重剛不中之危地而得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剛而居柔而曰重剛亦以上下兩乾之相重而四則處乎其間猶然如九三之爲重剛也夫六爻以三四兩爻爲中故卦有中孚而乾則三居內卦之上而不中四居外卦之下而亦不中蓋合三四則爲六位之中分三四則各居上下之偏而不中也以上言之未至于九五而在天以下言之又已離九二而不在田卽以位乎中而爲人道言之亦異乾乾之君子得專守乎人道之常是爲中不

在人故從而或之或之者或進而在天則爲九五之大人或退而在田則爲九二之大人抑乾惕而爲九三之君子俱未可定然據其所居之地離田已遠去天甚近又已出于人之上自宜于進惟詳審以求其所安故猶疑之而未決耳如是而進退又何咎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大人卽利見之大人九五與九二君位而君德者也按卦上下二體二五各居三畫之中皆爲人位而二于六爻爲地五于六爻爲天二之大人同地五之大人同天是其剛健中正之德與天地合在內卦三爻本位成一離象二中虛而明離火象日大人之文明繼照四方者似之在外卦三爻本位成一坎象五中實而明坎水象月大人之剛中明无弗照者似之則又與日月合矣乾具四德元亨利貞以配天之四時則元亨應乎春夏如雲行雨

施品物流形者是也是其爲出震齊巽見離之時乎利貞應乎秋冬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是也是其爲役坤悅兌戰乾而又勞坎成艮之時乎以此則乘龍御天之大人布四德以順四時其用已全其序不忒是迭運爲天行之健者四時而時乘見不息之靈者四德不又爲合四時之序一歸于九五之大人矣乎若夫乾道變化往來屈伸六爻運二氣之機五行顯鬼神之妙其爲吉爲凶隨乎六變大人德位並隆剛柔悉協動察于吉凶之先見

而无所或爽是又與鬼神合矣且乾天也內乾外乾均之爲天而有先後之象二爻得于未成乾卦之先五爻得于已成乾卦之後先後天之取象命詞于是乎在而先者天德德正中而爲天之所弗違則有開必先之天與人應也後者天位位乎天德而爲時之所當奉則時至事起之人與天應也夫大人之在田在天一也異位而同德者也即天之或先或後一也同德而異時者也是則奉天時者即天不違者是也大人有作天且不違而况人

之處撥亂照臨中其又能違乎又况鬼神奉天而司時有外于大人之範圍矣乎按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與先天後天臚列其事不可勝窮總之大人一天而已矣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進退存亡得喪相倚伏者也健行不息要必知之乃不至于或悔亢之爲言也一于剛過知有進有存有得而不知即消退敗亡喪失之所伏此所由亢極有悔昧于審幾觀變之哲也其唯聖人知極之必反進而明乎退之勢存而見乎亡之理當進存而進存固有得于天理之至正當退亡而退亡亦順受其正而不爲喪失故潛見而加惕早决進退于天道未定之先躍飛而戒亢詳審存亡于天運將窮之後故先之不違後之能奉莫非其正之不失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聖人即大人也大而化

之之謂聖

坤

兩奇爲耦耦即爲朋三耦成坤承乾而行六子之母父德同亨致役致養地道含宏勢以厚載道以簡能安貞而靜萬物資生西南東北陰陽方名无疆合德四達縱橫直內方外大莫與京厥象牝馬馬應地精產十二月坤畫合并行地之物陰月孕形體將龍匹牝從牡征敵與義執險阻背平先乃迷失後則光明朋之得喪先後異情焉非敢後汝

惟不矜離羣在醜時靡有爭厥惟臣道代終无成
黃中正位邦國永寧曷云戰野陰極乃兵履霜早
辨惕亢持盈剛乘乾運乃利坤貞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天无物不包者也其四德无所不象故曰元亨利貞不擬諸天以下之物凡六十四卦各爻所繫之物象皆可以四德統之故乾者易之主綱元亨利貞四字易之統領原不必以物象專象之予爻

則象之爲龍龍亦變化不可方物之物而不得挑爲利某之貞故用九无首剛柔變化迭運如環而于天行之健貫于剛柔間而不息者則一乾也周八卦而行六十四卦者也至于坤以承乾順而從健其元則依然乾元其亨則從乎乾亨非不資生而不敢云資始非不云至而不敢特爲稱大非不承天時行而不敢曰統天雲雨非不出山川而降下土品物非不昌庶彙而大發生而不敢居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之功能爲地道之變化則惟以順爲正而利乎牝馬從牡之常道宜後而不宜先守其專方之安靜而不尸其无方之變化也夫天有四德周于四方天動而健行行東北而利行西南而亦无不利健之自始以貫終原自不息而坤順亦如之然止于陰靜而承陽之動非陽始則不能以有終故猶是四方西南其坤耦之方得朋而與習也東北陽亨而非坤耦之方喪朋而不習也要惟以順承健後而勿先安于牝貞道罔不吉幸是道也可西南可東北地之四方習與不習利可知

已蓋利牝而不利牡也故特予元亨利貞別之以牝馬之三字于其中又以明坤雖承乾而不敢以上並于乾也如此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
乃終有慶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曰元坤亦曰元坤與乾合德卽元乾之元也在乾元贊之曰大坤不曰大而曰至讓大于乾若不敢以比大而效法于乾元之所極坤亦極之而不敢以不至則亦至乾之所至也故贊之爲至哉卽文言之所稱至靜至柔亦猶乾三知至至之之義也夫萬物資乾元以始氣稟于天萬物資坤元以生形育于地天施而地承之乃坤德之順无所違逆而以承天如臣之承乎君妻之承乎夫可不謂至乎是故坤爲地道以厚載物德與乾合配天无

疆其含育之宏无所不有其光美之大无所不豐在乾之雲行雨施流形于品物者以是而咸亨則又亨乾之亨者矣其曰利牝馬之貞馬固至健而象乾而爲地産之物類牝馬又爲陰物象坤益從地之類也惟龍則御天在馬則行地與地相準行乎无疆是其德雖柔以順承而其行則健而利貞馬亦猶之龍也故君子法天之行健則象乎六龍準地之利貞則同于牝馬其有攸行益柔順而利于安貞固其道也然柔順云者柔而順乎剛者也

故柔先乎剛則迷而失道柔後乎剛則順而有常坤貞守牝牝隨乎牡所爲宜後而不宜先也夫君子明先後失得之故一主于牝以守貞之利則无論柔與柔遇行西南陰順之方同類爲朋固无不得其多助之利卽柔與剛併行東北陽壯之方離喪其類亦无不得其永終之慶按坤居西南同方合志在彼无惡也乃與類行坤于東北離羣遠行在此无射也乃終有慶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正是申卦詞四句之旨言縱橫地勢直內方外

理與形應大而无疆西南得朋坤所習處東北喪朋坤所不習之處一于安貞而吉无不利文言以敬義貫之以德不孤槩之皆是言其類應之所由利于牝順之貞而已後人泥前賢成解理固无二而實未按切通融心知其旨无怪其愈解而愈多晦也夫西南東北地之四方廣博无疆者也君子主牝馬之利而安于柔貞故无之而不吉于西南則得朋而類行于東北雖喪朋而有慶則地无疆而柔貞所應亦與地爲无疆蓋言坤道柔行有得

无喪道唯承乾守牝利貞而已○按諸先賢解西南東北之得朋喪朋其說不一其理皆有可據第覺有意求解或未盡合自然玆順文將六句并歸于應地无疆二語似較輕省合自然如詩咏二王之後曰在彼无惡在此无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也有見者靜以會之可耳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乾之爲言健也健以言乎天之行故曰天行健坤之爲言順也順以言乎地之勢故曰地勢坤夫天

有四時健行不息地有四方順勢不勞此上律者所爲奉天時下襲者所爲因地勢也乃乾而曰健乾即健也坤不曰順坤即順也必爲之說異乾于坤亦或然之論也厚德載物博厚配地所以載物者是也君子之效法于坤也法天行以自彊祖地德以載物君子所由以立已而立人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坤爲地地爲人所履初則履之始也六爲陰氣結而爲霜霜爲冰霜則冰之漸陰之始凝也坤十月純

陰之卦其初則陰始降殺而爲霜不曰霜之降而曰履何也降者天降之履則人履之也天降之則自然之運人履之則凜然之時也凜然于霜之履旋且爲冰之堅馴致其道由始凝而陰愈盛蓋必至之理與勢也夫由霜而冰由履霜而至履堅冰非不亦言順乎坤之道而已忘乎乾之惕故不以咎天之降之之驟而以屬責于人之履之之非一朝一夕也馴習之所由來其可不辨之而早辨耶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

則怨不孫與怨蓋凜然有履霜冰堅之象也然則必如之何而不致履人事之霜以謹夫堅冰至之漸耶自非有直內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者其理有未窮則亦莫辨乎此也以此言之文言辨字要矣蓋知幾之學也中庸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卽謂辨乎此者可與入直方大之德可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六爲老陰十月之卦其初氣而陰始凝結馴以漸

致至于堅冰其道維何小人抑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二柔順中正坤道之純爲坤六爻之主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自然順利諸說皆本文言傳詳且悉矣又何以加第以爻論初爲太極靜而生陰之始六二則四象中之太陰居靜之至其性則柔而益柔順而又順蓋卽其所乘所居並爲一耦再耦如鳥之羽數飛事之須乎重習者而言乎其中正之德直遂而无所回曲不以至柔而撓也方定

而无所易移不以極順而奪也大盛而无所不富行不以專靜而隘也是其内則主敬外則制義内直而外方乃以德聚而光大此正其牝馬之貞直蹀方行所向咨潤不待調習而无不順亦不必其習處之方而始不疑其行之順也故曰不習无不利○或曰坤爲地下坤内上坤外居内則敬爲之主而厥德不回直也初以辨履霜之漸卽以守含章之貞此牝馬之貞利于内者莫大于敬敬則義立之本也不此應外則義爲之權而從矩不踰方

也或以謹括囊之占且以防龍戰之應此牝馬之貞利于外者莫大于義義則敬立之用也敬義既立内外皆臧爲德不孤類聚者大无論耦與耦習有得朋之慶爲利卽耦不與耦習爲喪朋之守而亦无不利无他主敬而揆義之宜貞内而順外之變已可不疑于其行人亦可不疑其所行也坤主此而與黃裳元吉者相表裡焉一也○按舊解不習无不利言坤道自然无假于習意以事之須乎習者未爲不利而疑于所行則未直而習直未方

而習方非大而習焉以求大其敬義難于遽立其德亦難語不孤凡以習出于勉而非率其自然不疑者也若六二之動則行其自然之至矣何疑焉說亦甚確但乾坤健順之德俱不假于習專以解坤之六二豈乾之天德獨非行其自然而有待于習乎況敬義出于自然固爲安行而利行勉行亦何嘗習之而非利也竊以此等通解之處理則近是而非專卦專爻之切旨也故以已見訂之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乾主九五坤主六二六二之動承乾之施天施地生其動也直順而能健翕而能闢妙運圓神不易方理直以方也大可知已不見而章匪習之利中含化光厥道惟地○按直卽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卽至靜而德方不習无不利卽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地道光也卽含萬物而化光又按形凡徑而爲直橫而爲方故徑行曰直行橫行曰方行此論地道之直方不以形而以理然理亦未嘗不卽形而可悟也○又地道牝貞攸行皆利慶以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陰三陽內含章美其以陽爲章美而陰含之乎五之美在中亦如是云乎若必云然則初之美何往二有直方大之美又何來乎似不必拘乾六陽三陰坤六陰三陽固皆合而爲變化章美者也彼中庸言天曰不動而變不動則靜乾以坤而神言地曰不見而章則靜而之乎動不見靜也而章動也此又坤之從乾而化也其化之光大處卽其含弘處也謂之含章地之道牝馬之貞可常守勿失其正者也美哉六二直方大敬義不孤者此章六五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者猶然此章所謂坤有美而含之言坤貞地道如是也其象之六三成坤之位而曰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蓋以臣道妻道而守乎地道之貞也地從天事臣從王事有美含之无成也可貞則有終矣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兩耦太陰未成乎坤之卦六三則成坤矣坤之承乾乾君而坤臣乾夫而坤妻也故其道主于柔順

雖有章美不當自見韜晦而含之乃可不失于安貞之素夫豈遂終于匿彩韜光浮沉于時已哉蓋坤以藏之如胚胎于腹非不發露發之以時時含而含含之可貞時發而發發之益以見所含之章爲可貞也是故乾天也于人爲君王也地承天事者始者資生卽臣從王事時含者時發此惟其明于分誼不敢專成故含之而弗見劬乎賢勞不憚畫瘁故發之而弗私以言乎其知斯晦而益光斂而彌大坤貞之道何若是也宜自貴其知哉或之

者非疑之蓋可之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三有美而含之以從王事臣之道也四則括而囊之以時發者非時而斂知光大者愼以不害非不知從王之義无如天地閉塞賢人當隱之日何也所由然者四重陰不中正冰霜殺物之候也如之何其不謹也君子當此无咎則可幸无譽非所俱也若其有譽咎莫能免矣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六四之括囊何也坤之爲象專之則布括之則囊陰性吝嗇斂而歸藏如囊斯括昨納六合雖當閉隱默足以容惟愼不害何咎之有○按萬物囊括于地中萬事囊括于腹中坤之六四取象于括囊以此

六五黃裳元吉

黃爲中色坤土之正色也裳爲下飾坤陰之順象也五尊而六居之猶黃而爲之裳中色本貴而自守以下何其順也六柔而五得之猶裳而取于黃

陰飾本下而不失可貴用其中也德備乎中順譽莫大焉爲臣无僭踰即爲君亦无驕恣自尊之心而有恭儉下人之美此所爲元吉也程子以爲戒辭戒陰僭陽位臣下居尊亦本春秋傳南蒯之筮而推之此亦因人因事各爲占斷不可遂據爲偏主而遺其全善之象也讀者當看文言傳是何等大中至正備美此爻豈徒戒亂臣已哉大抵臣占得乾五亦睹飛龍之在天君占得坤五亦美黃裳之元吉不可過執○三曰含章坤有美而含之此于象曰文在中文言傳曰美在其中則依然地道之章美含于其中者也第三之含彌貞而斂于內守臣節而從王事也五之在中愈暢而發于外居順體而來王獻也皆本坤德而爲言也蓋黃中爲坤元德含萬物而化光者由此而章通理爲坤亨德本含宏光大而品物咸亨者即此而理居五之位以順爲正守六之體以常厥居則又坤德利牝之貞所謂柔順利貞者是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坤順而下象裳中色象裳而黃六五中也象乎黃裳則中德發爲文治美在中也故爲元吉坤爲文乾之文明亦以九二爻位坤畫離中而象之也此亦言文就黃裳而稱其美要即以坤六之班班文象擬諸形容而已黃帝堯舜垂衣裳而治衣上象乾裳下象坤裳亦常也順乎陰體之常而與地合者是也黃爲正色貞正而吉莫大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野地之外曠者也坤爲地其上六居外荒曠之象

故象之爲野陰已窮極殺氣滿布冰霜凜烈剝抗乾陽此悍婦疑男强臣无主其勢相薄而戰所必然者然戰而曰龍聖人明坤順之道雖至于窮而與乾陽相戰亦猶然不敢主戰之名第曰龍戰乎若乾陽問罪于坤陰之野非坤陰之敢稱亂敢抗主也則即至傷敗互見血雜元黃而陽倡陰隨之義不以一日而可窮也此非特聖人之扶陽自古逆臣抗主悍婦抗夫變極道窮未有不明于分義之固然者此以見人心之不死而大義之莫逃也

无他坤利牝馬之貞者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之道窮剝而已極乾陽方戰肅殺布令野曠荒寒天地慘烈馬踣龍困窮乃復通

用六利永貞

用六固是筮得陰爻者之通例而此云利永貞則専乎坤而爲言也乾健貫于剛柔迭運之間如環之无端則曰无首吉无首則无斷无續健行不息之象也坤順主于内外遞遷之際如婦之從一則

曰利永貞永貞則不迷不失得終有常之象也是皆就乾言乾用九如是就坤言坤用六如是也即謂乾變坤坤變乾雖有其理恐非兩用之旨也象曰天德不可爲首豈曰地道可爲首乎以大終也豈曰陰順小道而不可終乎蓋言用六永貞則光大有終而已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藏用于勿用九之用不可以端倪故曰无首坤轉窮于其窮六之用乃可以永貞故曰大終本卦

始之以戒馴致終之以用永貞貞而能永順乃有常應地无疆直方以大故曰以大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元曰至柔之至靜之至者也柔則疑于不剛陰不可以擬陽也視其動而承天之施无不持載而發生抑又剛矣靜則又疑于无方虛不可以擬實也觀其德而普物之化无不均齊而平正抑又方矣自其柔靜而言坤道不宜先而宜後牝貞固其常也故必後乃得所主而不失其常斯其所爲貞也自其剛方而言則含孕萬物而化育之功益以光美匪剛匪方曷由以光斯其所爲亨也以是知坤道其順乎承天行之健而時行其柔而動剛靜而德方即順即健之道此所由後得主而有常貞不失于牝馬含萬物而化光文且應乎見龍然則健順合德乾坤二卦雖陰陽奇偶之各爲一體實

元亨利貞之道爲一機而已孰謂乾始資生截然而成兩用哉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坤之爲言順也必明于不順之所由來防其漸而不使之積乃可以守乎順道而有常故陽善陰惡之辯君子于其始而謹之故積善家有餘慶積不善家有餘殃理有固然事所必至彼去順效逆子臣而篡弒其君父此不善之極而殃咎之尤者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馴而致之其所由來者以漸積爲故至此此由其不辯之于早而昧柔順永貞之幾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坤順之道子臣卑下之所宜貞在能早辯而謹其初凜冰霜之戒不至開弒逆之漸斯爲要耳或曰先賢順長之說即馴致之義也旨更精密此以順爲坤順之常辯之于早則不至于逆言人道則得矣恐非天道馴霜而致冰之說也[illegible]存其說以明貞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乾九二曰見龍在田田象地而橫縱其畝又直又
方致役致養之大已即乾而見坤象矣蓋天一地
二三之數因爲地于乾二曰田于坤二本卦之主
則曰直方大隱然如見乾二之田焉坤之象地其
形其德其體用惟此爻言之備矣何以謂直木之
從繩則正射之內志以正田則經界既正皆言乎
直直其正也何以謂方器之矩以爲方數之開而

成方田則方里而井皆準于義方即其義也君子
存敬于內志一而不偏中虛而有主如植圭以
測日器相似蓋敬以直內惟其正也制義于外稱
物以平施審曲而面勢如持矩尺以度方向相似
蓋義以方外无非宜也大靜而守敬動而揆義敬
者德之聚也義者集而生也爲聚爲集德以不孤
又況于西南之得朋乃與類行即東北之喪朋乃
終有慶德必有鄰方以類聚其不孤可知已是則
直方而大應地无疆无論耦與偶俱西南所習之、

陰方无疑于同類之行而施之爲利即耦不與耦
俱東北所不習之陽方亦无所疑忌于有常之行
施之要无不利也无他敬以直內者直之以虛中
應物就二言二之守貞坤之體也義以方外者方
之以左宜右有就二言初與三并各爻之順應坤
之用也卦以內三爲內外三爲外爻則本爻爲內
本爻以外皆外直內方外雖泛包而取義取象各
有確指坤居西南陰行陰方如人習處本鄉无所
疑忌同利就二爻言耦與偶習如卜之習吉朋之

習狎者也東北則陰行陽方耦臨奇位如地非習
處人非習熟靜既不類動即見疑惟敬義立于已
德鄰應于人雖蠻貊可行何疑之有故不習之地
亦无不利蓋就各陽爻而言二爻之應也坤主二
爻而統其全直內方外應乎无疆斯坤順之道全
矣乾主五爻而統其全先不違而後奉行而不息
斯乾健之道全矣言地因內外從无疆而取言天
曰先後從不息而取也要皆即二卦六爻之先後
內外取象以申意也若只專守發爲泛論理則一

也于二卦何取焉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坤陰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非有美而可見者乎顧不自爲表暴其美晦而藏之含剛方于柔靜之中以之効賢勞于王事事從于王而弗敢專其成蓋承天時行者地道也妻之承夫臣之承君其道一也地之于天无敢專成功而天以始之地以終之是代天而有終也其成功則仍上之天而

不有也彼臣從王事臣何功之有不過君始之臣代而終之云耳○按乾始以美利利天下非地代有終其克有成乎然主其成則天之事猶君之事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天施地生變化方亨草木附地拔茅茹連物且蕃庶何况仁賢其亨則俱亨之象如是迨于凝陰天地閉矣賢者遯隱萬物不遂時宜括囊无咎无譽

蓋言謹也與時俱閉閉而復亨君臣道際其象又如此○或曰九四言革變化因之六四言閉何有蕃變陰陽之分于斯睹矣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乾爲君道主九五而九二之大人德與九五合不必君位而君德備也坤爲臣道主六二而六五之君子德與六二合即居君位而君道光也故自其

中德而言之坤九土德于色爲黃而在萬物資生條理靡弗通貫亨之至也君子本此德以裕乎內其爲含宏也至矣且自其順德而言之坤貞居五于位爲正而在乃順承天垂裳象乎下體牝之利也君子本此德以達于外其爲時行也益光大矣是則君子積美于中所謂文在其中者也由是動作威儀之間不强于四支自然有不言而喻之適其暢也猶地之資生而无弗暢茂者然也由是家國民物之地益徵于事業自然有不見而章之盛

其發也猶地之厚載而无弗發榮者然也然則黃
裳元吉不其美之至矣乎至云者即至哉坤元之
至也非君子其孰能知至至之哉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
黃

六加于上陰盛之極陽不能堪必至戰鬬蓋陽男
陰女女盛極而僭奪男權勢與男匹敵未有不至
戰鬬者凡臣疑于君小疑于大悍悖失常兵爭斯

起其稱龍焉何也陰疑于陽者陰極而不知有陽
則嫌于无陽矣无陽云者悍婦无夫悍臣无君皆
凌之而若蔑有故聖人嫌其失常道而特書大分
以正之主斯戰者不以予陰而以予陽也故曰龍
戰意謂陰雖疑陽何敢與陽戰主戰者陽也聖人
扶陽之意也然則何以稱血氣陽血陰坤純陰之
卦未變而陽則猶未離乎陰之類也故稱血焉血
則何以曰元黃陰陽相戰天地之色幾于雜亂謂
之黃而元以開端之元而黃以流大誰得而亂其
爲元爲黃矣哉蓋至天地雜而血元黃斯傷以病
矣而原其大分以明之則天固元地固黃原截然
而不雜者夫陰陽交和雜焉而以相濟陰陽交戰
雜焉而以相傷故六子之體雜乎陰陽而成六爻
之位雜乎陰陽而列而戰有偏勝勢將兩敗其血
元者陽爲陰傷其血黃者陰爲陽傷元黃皆血血
言乎傷也血屬乎陰色雜于陽道窮于上尼爲百
六天布殺機還逢戰鬬皆履霜之所馴致則謂霜
爲元黃之血所凝豈其誣哉夫誠辯之而早辯也

不致疑之而終疑防于其漸則簒弒之禍消杜于
其傷則戰鬬之血去雖陰陽不无錯雜而天元地
黃之定分莫之或易故雜者變易之易道極而窮
不雜者不易之易道貞而永也○或曰乾之龍指
陽坤之龍非指陽謂陰疑于陽即指陰之極也且
六加于六乘之得老陽之策坤居然爲乾數故陰
疑于陽而稱龍況坤體二乾並峙上六兩亢相持
有龍戰之象不于淵不于田不于天而曰于野野
則廣生之地而外是疆者也至卦中言元言黃言

血皆本坤此爻而象之其坎爲血卦離言黃離水
火天地之合體即元黃之雜精特和而非戰者耶

周易上經撥易堂解卷之二

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乾坤定矣有天地而萬物以生葢乾始交于坤震一索而得男互體內象爲復一陽始生于下此剛柔始交之象其上則坎爲險難是方交而難生則有屯象如草之出地而未申也據此則屯有屯難一義序卦屯者盈也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似取屯蓄屯聚之意程傳謂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盈塞

似强應于蓄聚上見盈據此則屯又有屯盈一義序卦亦兩言之象辭首用始交難生動乎險中云云主屯難之義言也雷雨之動滿盈云云似又從屯盈之義言也夫屯象未通動而阻險似與亨反而曰元亨凡陽氣動則品物始亨動于險中如坎爲冬月沍寒之令大有險象一陽方動物向生發是春陽已動于寒時亨機即萌于險內此屯之所爲元亨而必利于貞者凡從險難而亨通未有不正固而遂者也勿用有攸往于天時在于養胎于

始交如復之雷在地中于人事在于見險而能止
如馬之班布不進蓋震方動而互得艮止如頤之
居貞不可涉大川此勿用有攸往之說也其曰利
建侯者何也震雷坎雨震動坎滿則雷動而雨俱
之皆布陽德代天工而造庶物而草昧以闢德施
以盈此猶天子之建侯以布化也且自古經綸開
闢无一人亨屯之理天之造有雷雨君之造在建
侯其象一也又卦中互比自有建國親侯之象而
震而交坤則又豫利建侯之意也夫前有險難動

而濟之而又當草昧經綸之運自必任賢分治使
各主國土爲方伯子男而有不遑寧處之意也故
曰利建侯而不寧不寧本震動震驚之義比之不
寧方來則自震之初陽進而五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動乎險中大亨貞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乾剛坤柔以乾初之剛畫下交于坤是剛柔之始
交也難生則一陽方動而械震于內者外復坎險
難斯乘之命之爲屯屯難之義也蓋剛柔之道不
能不交兩交之始不能不動凡動與物搆吉凶悔
吝由之以生凶悔吝困爲難即動吉而由鬱以舒
由屈以伸由危以安由勞以逸皆不免于爲難故
動而曰震將恐將懼是謂難生況震而遇坎陽陷
于陰又明明險難之在前也然則何以曰元亨利
貞夫乾以天下之至健德行恆易以知險而屯之
內震外坎震動坎險是爲動乎險中其初爻既以
乾健之畫爲主于內震之初五爻更以乾健之畫

爲主于外坎之中所謂恆易以知險者于是乎在
蓋具能動而濟險之才而得乎其中此所由大亨
而貞也故其象震爲雷主乎動坎爲雨中滿而主
盈合內外二體則爲雷雨之動滿盈且外坎得乾
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之爻爻位主天陽升斯造
是曰天造震于稼爲反生草之萌芽坎于象爲元
冥時之昧晦合言之則爲天造草昧蓋雷雨動而
滿盈天造屯而草昧于斯時也方世運將開而大
亨之時正君統宜立而利建之日凡以動乎險中

而共濟之不可無人也其曰不寧謂震爲懼坎爲憂有屯難不遑寧處之意云耳○按卦詞曰勿用有攸往以屯之互體兼剝復復則云利有攸往剝則云不利有攸往此處剝復之交不言其攸往之利不利第言其利貞勿用有遠往動乎險中須得人以共往乃可亨屯而濟險也故又接之以利建侯凡卦坤方爲國土震主爲侯伯豫利建侯比建萬國親諸侯屯互體水地比而合震于坤則依然豫比二卦之占也又按乾初曰勿用此卦內主初

爻即借勿用字此詞曰不寧方來此亦先用不寧字貫而通之互而証之此類甚多孰謂求之互體則鑿耶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雨未降而雷從地起雲自山興動而滿盈之機尚在屯而鬱積之象故爲雲雷屯蓋解散之則曰雷曰雨屯結之則爲雲爲雷也君子以動而有爲之才値險難將亨之運解紛治亂經之綸之而草創之規模以立[illegible]明蓋取諸剛柔交而經始險難濟而彌綸无之而不與雲雷屯象同一草昧之開而不終于屯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乾坤父母始交而生長子震陽動于初乾父始之動于母腹坤母生之初生則難驚而且險如品物流形于雲行雨施之始艸穿地出軋屈未申其象爲屯詩之厥初生民所謂載震者此也而不能无虞于副坼亦難生之意也[illegible]天地之生物父母之生子與君之建侯大抵皆由難于初動理也勢也

故建侯而曰不寧不寧不敢磐桓也而初九曰磐桓難之詞也如詩所謂先生如達不坼不副此也言初即不爲憂難以磐以桓似无驚險之狀而志行以正不敢忽易難寧而不忘難生匪寧之思必負得濟屯者以圖利之况始交難生難語于磐桓也哉彼人主之初造國家猶母之初生長子其利于建侯何疑矣且陽貴陰賤陽君陰民以震言之又有以貴下賤大能得民之象不又可利建爲侯者乎凡初上多統一卦爲爻詞此亦或然也一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內卦主初九陽剛在下才可動而有爲而勿遽用以往則有磐桓難進見險欲止之象然其時雖有待而志在亨屯守道之正以須大行故曰利居貞貞者正也利居云者言乎其磐桓而居之爲志利川以行者決于此也故陽貴陰賤初以陽之貴而下于陰之賤則屯難之民將依之爲主而得衆得國建之爲侯不其宜乎故曰利建侯觀此而卦之制具于初爻矣○按互體得頤磐桓有飲食安養之象或兼頤象而取之如需之不進飲食宴樂以待時也卦又互蹇蹇難類屯亦有難進之象故初以磐桓象之或曰磐爲仰盂桓爲雙木俱象震磐從石則又艮石也存之備術家一見或曰志行正也謂所志正所行正也家坤母妊震男得胎教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初爲成卦之主剛也六二乘之如乘行地之馬宜其進[illegible]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待時而不輕進豈故爲屯難而有寇覩婚媾之意乎匪然也六二以柔順中正而乘夫天德之剛進必以禮如女子守貞不輕于字必俟九五之貴下而求之而始往爲應此其乘馬班如如詩所謂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卬須我友之意也迨至于字則已十年之遲矣字訓許嫁而生育因之十年乃字似有坤爲老女而始交始生孕育長子之象彼渭濱之叟晚乃建侯反于常情而不汲汲于從人猶此女貞而已是則六二之難居貞而勿用有攸往孟子所謂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何屯之能亨而侯之利建也哉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初六剛柔之始交也謂以乾畫之剛始交于坤六二則以柔乘剛剛欲動而柔欲止有屯難未亨留難不進之象曰屯如邅如乘馬班如難之象也由于乘剛故也夫以柔乘剛匪必爲寇以相難本欲婚媾以相交而六二守坤陰女子之貞雖車馬班列百兩在門而不輕爲許字故寧遲之十年求正

應而乃字以常情論之似相反以常道論之則反有合于正矣夫難生于乘剛貞居于不字女子不失身于壯夫君子不枉道于躁主一也○前解以乘剛爲天德之剛故進必以禮而守貞此意最確今仍前賢舊說兩存之于理兩无碍也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鹿林獸也性警而善走震爲林木又爲警動行走之象故旣取林又取鹿于震取之爻意則謂陰柔居三爲下卦之上柔而任剛往而无應旣不中正

而又妄動取困是自求屯難者也其陷于險暗窮之幾也此猶志在從禽貪于得鹿无虞人以導其前入林中而不知所從者君子知其幾不如舍之勿逐若冒焉而往徒取其窮不大可羞吝乎○或曰卽鹿无虞好動无應之象惟入于林中不惟失鹿並以取屯幾者動之微舍者止之象震動而艮止審之而用舍之幾決矣幾不如舍卽勿用有攸往之謂也夫貞女不字爲无媒也君子不往爲无虞也俱爲利居貞勿用有攸往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三之卽鹿意在從禽无虞則陷于林中妄動取困也見幾知止而舍之弗從則勿用有攸往君子之所爲利居貞也若其昧焉而往吝且窮矣○按屯內象三爻俱利貞勿用有攸往之意初九之始交而磐桓陽來下陰志行以正而相得此亨之所由大而侯之所宜建也若往從貴斯吝矣六二之難生而屯邅柔克乘剛婚媾必正而乃字此貞之所爲利而寇之所莫至也若往從婚益吝矣六三

之妄動入險而卽鹿无虞從不如舍勿用以往而吝窮此君子之所爲見幾而險中之所爲愼動也若往從禽乃不免于吝窮矣卦以內三爻爲貞屯內震一主于居貞皆正靜以待來而不妄動以尚往也在彖傳繹卦辭于利貞勿用有攸往只一貞字槩之其義則詳于內三爻辭中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二四六爻皆曰乘馬班如皆陰居陰位之爻象乎屯之乘陽欲進而牽于陰柔則裵回留難不前其有

乘馬班如之形然六四六二各有應六二應九五六四應初九應則如婚媾之求也在六二內與外應下與上應守貞不輕于應故不言求在六四外與內應上與下應求賢必期于應故獨言求故同一乘馬班如一以遲應見女貞一以急應求賢輔也或曰匪我求人也人求我而往應之則吉无不利謂其明于進往之道也何往乎往而應乎五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自二至四皆陰偶排次而乘乎初陽則皆有乘馬班如之象而三則柔爻剛位改象即鹿而不言乘馬四猶然六二之柔爻柔位有同象也而與初剛為應四為坎初陰暗入險得初剛陽明相為應與乃可往而亨屯濟險是四本无往濟之才而求初志行以正之賢侯為之內主如舊婚媾之相助斯可以大亨而吉无不利矣君子之居貞不以未求而往故寧守十年不字之貞不以既求而不往故不負三聘後就之志在四以暗求明而須之以往斯可不謂之暗而謂之明矣若初之明哲固无待

于贊也卦互艮止其道光明勿往明求往亦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雷雨雲雷震坎之象五位于三才為天雷雨天之膏也于外三爻則人位君位即人君之膏也屯內為震雷則動矣屯外為坎而五猶未成乎坎則先乎雨而雷動而雲興不可即言雨況互而為艮動之者又止之而猶未為潤之也此已顯有屯膏之象矣至陽陷險中應復才弱而建侯在下為主得民五雖居尊澤不大沛則又屯膏之勢矣夫于屯難之世而其膏尚屯則小而守正勿用有攸往以不陷于險中則吉若大而行正利建侯于天造草昧之時使雷雨滿盈屯難悉解難乎其有濟也謂其未全乎雨施之象也故占曰凶對吉之詞也然則膏亦可屯乎哉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未成乎坎雨澤未沛雲雷之動其膏尚屯象人君德施未能光大在全卦坎中滿盈屯積之象積而能散下大上施萬物以潤草陰俱解則陽德

之亨而光美也屯之九五積而未之散也則施而未之光也蓋屯盈而儉施僅守乎小貞之爲吉則害乎大貞而不免于凶也在乾陽貴德施之普而坤陰爲吝嗇之象卦陽施而陰嗇胥所以屯而德施不普孔子謂出內之吝謂之有司是在有司不失美而在大君斯爲惡矣又曰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正小貞吉大貞凶之謂也彖傳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豈人君守小貞而吝施之日耶爻詞以志戒明人君濟險難宜大施勿吝小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六依然乘馬班如之象也而居外之外處屯之屯陰柔險極別无應援初之侯不可與建矣欲爲二之女貞而老于不字屯也如何三之鹿不可以即矣欲爲四之婚媾而限于莫求屯復何極蓋自始交難生已窮于无所復之之勢也有泣血漣如而已難之極憂之加也然屯之已極其運將轉出乎屯而入乎亨在于建侯以大其經綸而何可長此作迍邅不進屯背乘之象哉以戒論乾坤下

即文屯序卦言之矣更暢其說天開地闢即不可无人事屯利建侯立君以經綸草昧此三才之有賴于人也父健母順即不能无子字屯方始交難生而大亨以正此一索之首重于子也有人事而天地以人亨之不然則閉矣有子字而父母以子亨之不然則盡矣且震爲長子震之初陽爲卦主坎爲子月又一陽初生之候天地之氣于此始亨萬物之象于此始見猶未離乎屯者動而之乎險也卒不害乎亨者險而能爲動也人生天地間能大得民而賢者天地之長子有經綸屯難之才者也動于險中而險不能陷此屯之所以開草昧也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屯極險難而窮于无所往則難生于交之始方動于險中以求亨憂加于窮之極將出于險外而難解坎爲血卦泣血漣如正莫解其憂之狀也然而磐桓以樂屯難從生泣血以憂屯難從解誠吝是恐懼而加憂也則生于憂患豈長此屯難之

可虞哉按前賢謂暗極无應不能長久于埋或然或未得于窮變通久之旨也約彖爻之詞以舉全義似云剛柔始交磐桓而難生動乎險中極于泣血而大亨惟其貞而已○通觀屯之卦才其內體震動士行尚往草昧之所由造侯伯之所由建也而初曰磐桓二曰迍邅三曰幾不如舍象馬則班如而不進象鹿則卽之而无虞何其以動爲戒總以勿用有攸往者明所居之貞則亦奚利于雷行之奮發而與著乾坤亨始之宜哉惟是外體坎險

蹇難在前剛柔之所由交剝復之所由乘也而四曰求往五曰屯膏上曰漣如泣血見險則能止而云如亨屯則不寧而乃宜何其以貞爲利又以動乎險中而大亨者除所生之難則亦奚有于坎變之道窮爽與頤雷雨經綸之用哉乃知于始生而毋多難不以毋多難而可輟生育之功人道惟屯而益衍也侯始建而世靡寧不以世靡寧而不勞封建之事世道惟屯而益開也女十年不字豈終老于小貞男一索而得乃始造于大亨矣

蒙 ䷃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物始生必蒙稱故蒙次屯蒙之象山下有險險而止如山谷蒙昧不明隱隱暗暗止而莫知所從又艮爲少男是童象坎爲隱伏是蒙象又互得雷雨之解解難者亦可解迷地水之師師旅者亦可師友反復以復其初頤養以養其正皆有因蒙而啓之之意夫泉猶在穴汨之于方出之初雲正興山

籠之于乍暗之際兼以動止相疑剝復相際无一而非蒙象之待啓者故曰蒙蒙則匪亨而曰蒙亨何也山下之泉出乃得亨幼童之昧解而斯豁有九二之陽剛居中以陽明而發陰暗如師之于弟子提撕警覺以開其蒙亨之道也故蒙之亨主九二卽師卦之所稱丈人者是也然必艮童之六五及各陰爻之蒙者有求我開發之誠如筮者之有疑而求決則彼以誠求我以誠告告之不待再三而有叩如嚮蓋童蒙非陷溺之深求我有將亨之

勢迎而告之蒙乃亨矣是忠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之明可用以告所爲信之如蓍蔡安在不告之如神明若其求不專一如筮者之瀆神雖至再至三无所用告矣是則蒙者當知有求而必誠發蒙者當視誠求而乃應非可苟而已也故皆利于正或曰言發蒙而引筮筮者人有疑而求神神固何所容心于人耶告與不告因人之誠否卽蒙之深淺所自呈也于我何與夫教則亦若是而已矣或曰利貞卽養正或曰易所用字如屯之婚媾及

寇與蒙之瀆皆取坎此類甚多未可鑿求彖傳謂蒙亨以亨行時中學記當其可之謂時孟子中道而立蓋以亨人之心行亨人之道在當其可而用乎中不疾不徐不凌不躐魯論憤悱章可例觀也志應謂二五相應非應以文而應以志孟子滕文章可例觀也以剛中言九二剛中剛而明中而當不違節也瀆蒙言彼已蒙而又瀆之如不憤悱而啓發不隅反而復是也至于作聖之功由于養正養正之法視于童蒙果行育德之施不其大哉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卦何以曰蒙外艮山內坎險山下有險谿谷巖穴之間幽深晦昧于象爲蒙凡人知所當止止于平庶不止于險難故其德光明茲于坎險而止不知所遷則習與險安止非所止豈不爲蒙昧夫棄晦投明者知也下喬入幽者蒙也就蒙象而推蒙德

故謂之蒙程傳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分而言蒙又爲一意○蒙則曷由而亨也以陽亨之道發陰蒙之質立于其中而施當其可以亨行時中也蓋指九二而言也九二爲內卦之主施教之人坎習教事有孚心亨地水之師此爲丈人山水之蒙此卽師長我云者九二自我之童蒙者六五艮少內含剛明而外爲陰暗所蒙則童而蒙者夫二不往教匪求童蒙五乃來學童蒙求我應之以志孚乃心亨也筮也者筮所求也以筮誠一有明告而

无隱以求者原具有剛明之德于中而告者即以巳剛中之德使之振柔爲剛易惡至中也若其再筮三筮屢筮所求而志不專一是之謂煩瀆瀆則雖告之亦耳受而心弗亨有瀆以益其愚蒙而已故曰瀆蒙也乃所謂利貞者何也貞正也謂教者必以正也且卦中互得頤象頤者養也養正則吉而發蒙即以養正以果其行以育其德作聖之功于是乎在矣○或曰至蒙莫如物物之蒙難爲開童則人之蒙也蒙則利用發老之蒙難爲發童蒙

則發之時也蓋童而患乎蒙發之宜早蒙猶幸爲童發之亦易因其求而告之不瀆之凡所養之以正固作聖之功而亦聖人翠天下之童蒙教而養之于入學親師之功也故我求則志拒求我則志應以亨志應也初筮則告再三瀆則不告時中剛中而不瀆蒙也以亨行時中以正致蒙養此蒙之所由亨也或曰卜五十兩二齊三蒙蒙于蓍龜爲卜兆之象筮占也弃告人而發其蒙者也故借筮爲言童年之蒙初蒙乃淺[illegible]明尚存于中告之即能開其蒙至再三則蒙甚而難開非復童初之比其納蒙昧如瀆之深瀆則或非告教之所能覺故當于其童蒙而告教之及其初也時也蒙以預養于正所由爲作聖之功者此也此意更拓一見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坎爲水在屯上卦則以雲象之雲者雨之始雨欲來而雲先升也雲有屯象故曰雲屯坎爲水在蒙下卦則以泉象之泉者水之源水欲行而泉始達也泉有蒙象故曰泉蒙泉何以蒙泉本含白于地

中出乃發蒙于山下山止泉行山靜泉動而其初涓流雜漬之間引竅幽昧之內故其象爲蒙則謂泉爲水之童蒙可也君子觀蒙象而習教事以果其行而時其亨行之用若泉之始達而擴充之使行之果決而不壅也以育其德而時其養正之功若泉之有本而靜深焉使德之育成而不竭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六發蒙何以利用刑人若是其嚴以錮也蓋從其最下甚暗者而言也內卦爲坎坎爲隱伏爲盜

而初爻爲坎木下流象爲伏盜之首其爲蒙險下質可法禁不可寬養以長奸故其占如此非謂凡發蒙卽宜用刑以禁之而不可說之使往也或謂扑作教刑明五刑以弼五教書言之矣禮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亦是痛懲之意是教原不廢刑所以說人于桎梏者此也若舍法以往蒙將日甚故不免于羞吝矣二說似俱可存本義謂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自是仁者之言過一倍以立解也似于象意未大合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六刑人爲下等設法語云上等之人不教而善中等之人教而後善下等之人教亦不善聖人不得已而以刑加之坎初蒙錮最下發之利用刑人所以正法卽以一儆百而發羣蒙之方也故用之利說之吝用之卽用以說之說之則反不勝用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陽剛居中統羣蒙而發之者而敬敷在寬包容罔棄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此包蒙之所以吉也

且此爻處衆陰婦順之內而獨以陽剛正者爲之主用之納婦以剛統柔剛旣不過柔得所從亦罔有不吉于以養子而克厥家則剛柔搆接三索生男婦順象坤子才象震而坎艮二男似聽任主器于其長豈不爲納婦吉而子克家乎夫人得賢婦而生肖子則家道大光而无蒙象而所包統之羣蒙之主宰是道也雖謂四海如一家之婦子可也至二五之相應以志納之克之之本益可知矣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乾陽之剛夫也坤陰之柔婦也坎中艮少皆子而互震長則尤子之代父而克主家事者也九二以陽剛之明統包乎陰柔之蒙兼而容納之于亨行時中之內其志應如健夫之納順婦无有于瀆而告之卽從此知包蒙之吉猶納婦之吉而童蒙之子不終于蒙可以主家而克任父事柔暗悉進于剛明緣九二之剛與羣柔相接而時其剛中志應養正之用包之納之卽以克之此不中不才所以樂有賢父兄雖于婦子接之地皆剛柔變交之方

也前賢子二而爻五又剛二而柔五又主二而覺蒙五尊卑忽易幾于二五兩爻如雜劇之敗脚登塲矣雖說亦可通義覺多強按發蒙尚嚴包蒙在寛各隨爻位而言耳非偏主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屯之求婚媾象曰求而往明也反而爲蒙之勿用取女象曰行不順也惟不明則不順蒙之至也蓋自處陰暗而妄于從人志應而徇金夫瀆亦甚矣是猶不來學而往教惟金是見者也孟子不可以

貨取乃能發羣蒙于百世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三余舊從屯四之明而反覩之以推其不明則不順而妄于從人之義蓋言夫蒙之至如此女之不足取也意頗確後引不來學而往教是又就施教之人言于見或岐今按此爻陰柔不中正爲女之見金夫而不有其躬者蒙昏于利而實无攸利其行之不順如此則取之非正可知若用取之是女以蒙而徇金夫夫亦以蒙而納失躬之婦蠱何利之有是知貞乃利利在貞舍貞而言利未見其爲利也蒙貴養正正斯順順斯亨以利天下豬肩男子見金失身者豈少哉暗于妾婦昏于童蒙其非中女羞以爲夫中君羞以爲臣者哉重爲戒之所爲發其蒙也至矣或曰何以言女柔也坤道女也互見坤也金夫程指二王指上余以見金不有躬斯无專夫可知也近見僕從之于主弟子之于師趨利附勢類如此也或曰金夫卽三六柔而徇三之剛也

六四困蒙吝

六陰四陰三五皆陰如人行霧中四面不見日色此困于蒙昧之中者也故吝然則必如何方可不困須求剛明實德者以發之乃可免于困矣子曰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謂行无由果德无自育故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同一柔暗而蒙者也何以獨困而吝初三四五皆陰柔之爻而初三五皆陽實之位皆陰虛附合于

陽實雖陽明爲陰暗所蒙而陽實不盡爲陰虛所困獨六四以柔居柔以虛揜虛一層暗又加一層暗殆習于蒙暗之中而總无陽明之實德是初吉五雖蒙猶近實此爻獨遠實也故困故吝兼以項氏之說合之上不近九五下不近九二遠實之義益以明矣○或曰此困似主困乏謂其遠實則空虛也

六五童蒙吉

彖謂童蒙求我我者九二童蒙六五也五于三才

爲天而六以柔順居之是其識知未開純乎幼穉本然之天未漓雖柔闇于外實剛明于中而良以少男有童象故童蒙獨指六五喜其純一未發而又與九二爲應樂于受人以是居尊必能聽賢任才養正以作聖明善而復初而其爲吉莫大矣何者順以巽也或曰柔中居尊不必果爲童蒙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居上而有不驕之志則純然一童蒙弟子之象也故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童純天眞陽剛內明特以其少而蒙而未發是或有氣稟之拘而未受物欲之蔽者故六五爲童蒙異乎羣蒙者也乃又能順應九二之剛健而巽志以相求有初筮之誠无再三之瀆養正而致其聖功吉何如之按五位言君順以巽五君能下九二之賢固是亦不必拘上等童蒙虛受求益類如此○或曰順取坤巽借五而言其志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蒙之極而剛以擊之擊之雖猛亦其宜也化外負

固之愚蒙不擊之不率也然過猛則害深反爲不利惟用以禦害使寇盜不興則利之矣蓋爲寇蒙在已而害且及人禦寇蒙在人而治之由已自判如也是卦初以刑上以兵兵刑皆爲蒙設天地之大生人之衆非有屯有蒙則侯且不建而兵刑亦无所用之矣夫陰陽之健順性也乾坤之德也發而爲喜怒哀樂情也施之爲慶賞刑威而无不當則才之正也吉凶以類爲召應則善惡之著于事者也屯之建侯經綸于天造草昧之初本哀矜也

難之心而事從封建似喜樂之象多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三才合而以生物者此也蒙之刑兵發擊于險暗蒙昧之甚本樂育孕蒙之心而事從威斷似慈哀之象多用猛以濟寛者尚乎義三才合而以成物者此也皆自古帝王所爲開天地而作君師之事也而學者一身濟屯啓蒙建天理之侯禦人欲之寇猶此意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坎為寇盜蒙極而不化利用師擊以禦止之故上九之剛猛擊蒙為寇則憂而禦寇斯利通上下二卦言之艮止禦也坎盜寇也而上下互坤則順也于卦義則上禦寇以順下之情下皆順上而成其禦寇之功也○按卦互地水師故上九言禦寇互山雷頤故彖傳言養正果行取剝果之發生育德取剛長之來復雖卦有本象而互體亦隱寓其中矣

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物稚需養飲食為先發蒙濟屯匪養何教井田以飲食斯人而學校因之兵刑因之亦以建侯蒙以作聖凡以需此最急耳夫人未飲食而性具良愛敬此道心也无所需待而有者也此乾坤之所由尊也夫人无飲食而遂至忘父母此人心也必有所需待而全者也此屯蒙之所由開也序卦相承而言者以此○為卦內乾健外坎險夫有險在前雖有健行之夫不能不有所須而進此理也勢也値乎事之情也况乾之德行恒易以知險且乾惕而立誠豈其徑行蹈乎險陷而致困窮者乎其為需而不輕進也明矣此以卦德而釋之也又雲上于天有待而成雨則天且有所需而降澤人亦有所需而利澤君子霖雨蒼生待時而出亦需象也且雲上于天其勢必雨行人止舍而待飭所需用之具不然則飲食宴樂而已若不需而竟往勢必困窮此又物理之淺而易明者卦曰需有孚光亨貞吉何也凡君臣上下濟屯發蒙一切常變所經未有不需忠信以孚光明以亨貞固以吉者九五

以天德之剛位乎天位其健行以正中與二皆以
實信相孚而光明正固蓋其上下相需若此何所
弗亨何所弗利矣故雖以濟險而可以往而有功
也按坎中實而含陽德之光維心之亨者也乾性
本純一而剛明而坎于二陰之中依然具乾之陽
畫水以地六而成而本生于天一一明誠誠則有
孚誠則明明則光亨正而固者貞于德爲智于行
爲水亦屬坎象雖不專就坎言而坎實具此象此
需卦辭所由取也或曰大川亦取坎險涉大川取

健行乎坎險利涉利乎往正利乎需也行險而不
失其信維心亨行有尚皆坎之詞亦曰往有功也
彼專言坎此兼取諸乾之天德矣○或疑縱乾畫
亦爲大川需象合兩天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
有功也
需待也言乎其无欲速也專需乎時時未至而且
待應事需乎才才未裕而勿急于裕矣健而有[illegible]

進時至矣進而可爲功在君子一以誠而有孚明
而光亨之德處險而不失其貞守正而終得其吉
是其爲需以天德之剛位乎天位大居正而行得
中苗格需之舞堦崇降需之因壘俟天休命需之
十三年以後何一非需何一非正中而有孚光亨
貞吉之理其需之小者又何論矣以是涉大川而
濟險往有功也所必然者按此俱主九五而言陽
實有孚陽明光亨五天位而陽剛位之亦正亦中
在坎曰習坎有孚維心亨此曰光陽光即心亨也

在節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而坎亦曰往有功此
坎爲勞卦功言乎勞此卦取外象爲象內健于進
而不息所以需者外險故也○或曰六位具既濟
之體需止二爻柔變剛亦孚亦光亦正中貞吉乾
爲天九二亦共天位謂主二與五相需亦可存之
備一見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雨澤將降需而待之君子无爲詩所謂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下天上施以時而治需之象

也式飲式食以宴以樂非以廢事俟乎天時蓋養
和而迓休命居易而惕行險君子以之需之義也
故需待也飲食宴樂以待之需又養也飲食宴樂
以養之取之旁通卦中互大有互暌火天火澤乾
為暌乾離亦乾卦所急需者雨也而雲上于天雨
之漸也大旱望雲需之情也夬遇雨而若濡不免
于有慍需犯難而不行乃可以无咎是相需之情
雖急而相需之時為緩時未至而何由迫之則飲
食宴樂以俟其自至蓋君子之遇事觀變審幾非

不謂需者事之賊而心无欲速事不凌節將以濟
險有功而益知時為事之雨需之正以濟之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內卦本乾而取象不離坎乾則行人坎則以險在
前也故需以險之遠近為爻象之占初則于郊雖
去險尚遠可健往而進然不旋踵而沙而泥矣故
即需之而安守其常則有川恆之利而无輕進之
咎矣蓋陽剛君子處閒曠而有守者也殆有潛龍
之意夫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一
需與夬異夬決而快需緩而須也夬與需之內卦
皆乾健行而務進而外之為兌決為坎險則同象
而行之決與緩分矣在夬之初九曰壯于前趾往
不勝為咎此不慮而往不量而進者也需之初九
曰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與坎險遠不及于難非沙
非泥乃需于郊也或以郊外曠之地若同人于郊
上也反之而以象乎初初亦郊乎曰險阻既遠不
犯難行于彼郊矣需而不進乾易地也恆以知險

利用之恆其恆易之謂乎居易以俟而不行險素
位之常未之敢失也或求郊之說于乾南坤亦鑿
矣○或曰戰乾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不犯難行而
需于郊即謂為戰之經也亦可勞坎則有功飲至
以勞之有孚光亨酒食貞吉固已在其中矣他事
之需可例推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九二于沙進乎郊而未至于泥非能安恆尚不儳
畫及此而需之尚能以剛居柔守中而待近險亟

平大傷小有人世風波之懼尚爲言之而未涉之
也故終以需之而得吉蓋猶君子之涉世德脩而
謗以漸來如蠅如蚊何所損傷于中正之操也然
已有小言矣當不忘戒心故需沙以寬衍之中懷
而實存警懼之隱象此所由終得其吉也大抵乾
乾之惕无之而可釋者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沙近水之乾所不流濕而半就燥之象也初需于
郊進而于沙漸近坎矣而寬以需之不爲暮夜[illegible]

號之狀何其意象曠衍平夷若是蓋九二爲內乾
之中胸次開朗德性寬裕衍實在中而非外襲故
能不欲速成不爲銳進雖互節兌爲口舌亦小有
言在寬衍需沙之地致慎密出戶之戒故終于有
吉可以不害或曰中積不敗者大有之所爲甚也
中衍不褊者需之所爲乎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九三于泥則非郊非沙而已將入險矣若以剛居
剛健進而偪于險是自致寇來也是過剛不中不

敬不慎動以取敗也及此而尚能需之未嘗不進
而敬慎不怱則可以不敗矣蓋于泥則近險致害
而需之則不陷而困窮敬慎二字需道之要非謂
不進凡以善其進也文王作易有憂患之心觀需
象而當時入險而能出其道固已具諸此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胡爲乎泥水際也爲濕爲鹵九三胡爲乎需泥坎
險在外進則離災也需之坎寇也我則偪之彼不
來而我致之是自求害也惟不忘乾惕之思不敢

不敬而益加慎焉則立于不敗之地乃可俟時而
進矣○或另一意曰戰乎乾需多寓戰法初九則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惟見可而進不犯難而行大
宜守常觀變而不失也九二需沙則寬廣平沙之
所不近于險可以遠偪不遠于險可以測變爲之
衍布戰陣于在中六害不陷雖稗偏有言而虎易
知險吉之道也然九二在中則衍而恒吉而九三
在外則災而多敗以三爲[illegible]凶之地而需之九三
又泥濘没陷之地此豈[illegible]而以待人哉夫

九二衍在中中卽二也九三災在外以九二之中視之外卽三也三本多凶而又近坎是三爲二之外而不免于災則惟有以我致寇而不爲寇所致惟敬愼以守乎在中之衍不徼倖以蹈于在外之災斯立于不敗然則所謂需于泥非自處于泥而需之蓋處衍而避災致人而不致于人之義也非敬愼者不足以語此有疑致寇于泥陷而我以平衍待之取人于災恐爲詭道夫戰乾則未有自泥濘而需猶云敬愼者也且勿論戰以常道言之有

需時于泥者乎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六四坎險之初爻坎爲水自于郊而沙而泥則以漸象之當爲于水矣而曰于血何也水爲全坎之象性猶陽六四陰爻猶未成乎坎水而陰爲血居坎之初加四之位坎又血卦爲傷險之地故言血水則非傷血則傷也然能以柔順之道涉險難之交需之而有聽受天命君命之意依然不失其恆則入于險穴而亦能以出如雷之出淡井文之出羑里皆積忠孝柔順之誠孚于天君故雖履傷地而不傷也○或以爻一占百冬狩殺物需其出自穴者而取之而不窮之以必傷則仍然順聽其來之意也凡事類然不拘一象此亦備術家觀變一例不必入解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血陰也坎爲血卦六四入險而傷象需于血龍戰而血以雜乎封而血以无疵之血去惕出易之言血取象于坤與坎者多矣抑或以兌羊取之皆陰

也抑坎傷之象也茲何以需血而出自穴乎其爲入險而非險遇傷而不傷乎抑莊子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旨乎抑次血卦坎窞爲穴六四陰血之類坎窞之爻既入而需之不其嚥乎然君子亦行乎患難忠孝不避于欲血需之者順以聽之也四當臣位雖血傷无所于避順道然也行險而悅之謂安節亨同此意也出自穴者穴言坎險出言內而之乎外所謂出門庭是也言其出而行險而著顯以亨臣節見于需血之地也而因之出險之道

即已預于斯矣○另以戰言則需血出穴其需之死地而後生乎抑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凡地有絕澗必亟去之勿近乃爲順聽之宜而不失敬慎之常乎此言需未可需也必出之爲貴也此非正論附廣一見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雲上于天雨以潤物需時而被飲和飽德之象五以天德位乎天位得中正之道爲光亨之孚以宴以樂缶盈簋其酒食之需所謂雨露九天者非耶

所謂訓恭儉示慈惠天子燕享元侯歌樂愷而頌昭明者非耶由臣及民樂利休養其爲飲食之道普天同飫矣是則需于酒食之義也○或曰處險之中安守中正而不失其飲食宴樂之恆此則其剛健貞固之性感通天而不憂不惑不懼者也又一說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之需于酒食何也坎中實于坤腹而受陽有飽飫之象其滿象食其滿象飲樽酒簋貳坎之本卦言之需有養義養需酒食人莫不飲食也而大君之甘節亨天下之甘奉節而有制則需而有經況天之施雨澤以養萬物君之施膏澤以養萬民飲之食之故需于酒食于巳爲養和于人爲飽德惟貞故吉蓋言其爻中正而位乎天位需之主也至飲食宴樂以待時則通卦之槩論而非此爻之專義也○或另言戰則勞坎之時歸而飲至功成而受饗宴之隆也中正有孚光亨貞吉是亦旁意備一見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異哉易之取象立辭皆不可測坎險而陷穴也陰所藏也六四坎之初入自穴矣而言出信其守順能出也上六坎之盡將出乎穴矣而言入溯其自四而入以至于盡也不速之客三人來象三陽之健進與陰爲應不速之而自來也夫九五中正需于酒食其貞以吉者非徒自耽宴樂或如伐木之詩以速諸父以速諸舅者也若上六居險極之盡而不當需于酒食之位然則入險穴以來雖未爲

酒食以速客而三陽連進其勢若來則如有不速
之客三人來如杕杜之詩所謂噬肯適我者耶敬
之終吉即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之意也蓋陰爲小
人而坎有盜象寇也而非客九三以剛偪而犯之
則致寇至也陽爲君子而乾爲元善客也而非寇
上六以柔安而應之則不速客來也寇至則敗敬
慎不敗需以遠害也客來固吉敬之終吉往乃有
功也或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以養民即以致
賢上六雖不當大君之位而偏隅來賢士亦其道

之未大失也凡言其相需于有孚光亨而已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六四之順聽同說以行險臣道也九五之中正同
當位而節君道也上六則不當位矣以陰居陰陷
同入穴非比苦節之貞幾于濡首之厲宜其大失
幸其與三爲應而內卦乾爲三連引類而彙征連
三而徐應象爲不速之客三人來相與共濟而剛
柔交孚主客相得敬順不忘終于獲吉雖不當中
正之位養民致賢養賢及民無能敬无大失則亦

其需之往而有功者也按五上兩爻酒食具而客
來其亦祿養豐而賢至乎外象大旨似謂入險求
濟須酒食來賢敬而无失不當位而且吉況其位
乎正中天位有不交乎光亨而貞吉有功者乎蓋
言需時者需人之爲要也

訟 ䷅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多起于飲食故次需一取象于天與水違行又
內險外健下險上剛成訟聽訟之理具矣夫訟之

爲道多由于忠而被誘信而見疑往往有孚而見
窒塞以陽剛中實之行來而居險陷二陰之中如
君子得小人挾侮之象爭辨雖出于不得已而憂
惕極不忘于中蓋有孚不應窒而窒故剛中可无
惕而惕也坎爲陷爲加憂且爲心病本象如此況
爲險健相接天水相違之訟乎然窒于外而惕于
中則猶然君子自反內訟之意也故吉若遂任其
過剛之性必終極而與之相角于不已則其中忘
惕而樂于成訟以矜險健之才凶之道也君子戒

之夫君子之于訟自理其曲直去其窒塞而已如
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位之大人則利于見之以質
厥成大人者能使民无訟而大畏民志者也見之
則中有孚于中正有孚于正自不至屆中正于不
中不正之下九二之剛始不爲陰險所陷而受其
窒塞之憂故曰尚中正也觀于虞芮讓所爭之田
則中正之尚又不第得直而已是則大人聽訟而
人利見之化民无訟而天下尤利見之蓋旣以中
正之德化爲尚亦何至有孚而窒且惕焉使无情

者得盡辭致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哉在乾之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訟雖利見中之二事利
見中之槩辭不必皆天位而莫非天德卽其人卽
其象也若不見大人而尚中正以剛乘險與无端
之風波履不測之坎窞如涉大川有入于淵而已
詩所謂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者乎○或曰天與火
同人與水則違行而訟矣地與水比與天則亦違
行而訟矣訟之終凶謀始不善也故曰以作事謀
始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卦上則乾剛下則坎險有下訟上聽之象此險
彼剛之象又爲人內險而外健之象故訟訟曰有
孚取諸坎中實卽坎有孚之謂第坎則維心亨而
訟則窒耳窒乃亨之反惕中吉者乾惕于中不忘
隱憂如是則吉以二之剛從乾來而居內坎之二
爲得中也蓋陽剛實爲有孚來受陷于二陰則窒

塞未亨之象如雲之蔽日小人之間隔君子幸其
不立于偏側多過之地而又剛來居柔无忘乾惕
之意是爲得中而吉也又戒之以終凶謂訟不可
成成則恃險健之極而忘窒惕之思也大人乾九
五可聽訟又可使无訟故利見之所尚中正協民
于中執民于正也坎爲大川互渙乘木有功宜有
利涉之象而曰不利何也坎淵而巽入之而又爲
未濟故云然也蓋卦爲訟蹈險而自陷其身太宜
戒耳○或曰惕中者內自訟者也人苟信實蔑不

免行有窒碍不遏為責人而胸中惕若自反自訟是以吉也唐子方詩生平仗忠信今日任風波有孚窒之謂也孟子不惴褐寬博難往千萬人惕中之謂也禮王制聽訟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告大司寇以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其成告于王又刑者刑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又詩質厥成此曰終凶訟不可成也其為盡无情之辭不可以質厥成與告獄之成可知也故雖以受服不足敬也大人者大

長民志并惕乎民之中者也利見之訟可使无而不待聽也大川風波之地險阻之途冒涉之而矜馮河之勇妄入之而忘臨淵之懼此不傷中而終以致凶之道也何利之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凡人有違心則有違言有違言則有違行違行者各行其自任之性而兩不相順如天與火同水則違之水與地比而天不與比是其行之相違也違乃訟而推其由來作者所以成也始者所以發也謀者慮終而為始慎作以要成慎于事之爭窒而不忘惕凡以杜訟之端也君子觀卦象而以之作事謀始即思患預防之心辨物居方之慎也〇或疑天上水下事理之常而曰違行爭訟之象違者安在曰象而已矣另意推之大川渙若剛風逆來不利濟涉即天水違行又一象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初六陰險之所始訟之事從此起矣而居下執柔不與健者抗爭則才弱而有不欲終訟之意是為

不永所事雖小有辨明是非曲直之言訟之于始而非健而好訟者比故終以得吉或曰初爻統戒之詞也彖言惕中自其始而已惕之言終凶從其始而戒終之象言作事謀始即其始而謀作之惟以不永所事為念則不以訟為美事不以訟為能事乃不以訟為可永長之事得已即已可讓便讓故雖不能无小違之言詞而實未嘗有大違之行事斯其為惕于中戒于終而謀于作事之始者善矣是則吉之可預必者也〇凡所事非可永俱不

宜永貪財者斷敗愛色者女禍暴虎者傷馮河者
溺好戰者國亡夫訟亦有言之小者則亦有然矣
不永不好之也故曰終吉凶莫之及也
彖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爻義余前解備矣第按需二爻曰小有言以
互兌口爲言此何以亦曰小有言曰訟固以言辯
爲事者也不永所事則无大呼大號之言雖有言
不過小焉而已小言者自爲理辯凡以明其情也
或曰離爲文言辭文也言應火離象離則分辯而
明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陽剛陷于二陰之中卽有孚而窒憂惕不忘
于中者此能自反內訟而不克訟之君子也蓋其
以剛居柔恥于健訟求勝非其才不克而惕中之
意深見終訟之爲凶若水行自下上與天違有自
下訟上患至如掇之象故常以不克爲心而退然
自反歸之形也惴焉不縮逋之情也且不惟止逋
竄其身直逋其邑人三百戶而患由已掇者斯其

爲惕于終凶也至矣夫然操心危慮患深設不縮
之形以求縮以自克之志爲不克不惟无凶卽一
眚于何有矣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其文意猶孟
子若撻之于市朝若已推而內之溝中相似象之
詞原其惕中如此云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卦吉九二孚窒而惕中者也豈此爻而反爲凶乎
既同凶占何以又曰无眚竊疑當歸逋讀斷竄也
句余初以爲惕中自反之詞見爲此象患之至如
掇正眚之所由无也孟子所謂有終身之憂无一
朝之患意正如此此確解也第爻謂歸而逋其邑
人三百戶雖設象必有所取如躋于九陵以卦中
有艮山如射雉一矢亡以卦中有離雉又互巽弧
矢此類甚多此卦歸而逋邑人三百戶坎隱伏有
逋象又勞卦萬物之所歸也故言歸國邑坤象坤
二人位坎變居之曰邑人戶卽坤戶就內戶庭以
取坤爲衆三百衆也變而坎陷則歸逋邑人三百
戶之衆矣坎多眚下坎雖險无以勝上天德之剛

義知不克而自反若逋竄之辱中心怵惕而不逞此多眚之所由无眚也若以下險而妄訟于上患害之至猶掇之也而云无眚乎○或曰離三中虛同人家人俱渙羣而不守其邸邑幾于三百維羣散而逋竄虛无人焉之象是卽從渙其羣也取之三百亦取離三○或又曰二剛而得中有孚而窒其訟而不克雖致逋竄而加以下而訟上之禍患非其眚也直移掇他罪以罪之耳故雖不克无眚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陰六居坎之三爻未必非險而能訟者而居剛應上承乘皆剛則以柔從剛陰柔構陷之私无所用而坤順含章之德未嘗遷夫險藏于陰墮人于穽則機變日以新而訟且多端而莫測而順從于濕安已于牝則安貞如其舊訟則何由而更興故方爲家人而依然中饋之吉互爲同人而亦非于宗之吝象爲食舊德蓋言乎其永貞也雖三爲危厲之地而守正終吉其終吉者何也卽守乎坤之大三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之舊德也故終吉也是則陰之在下從陽之在上如妻之于夫臣之于君何所違行而訟哉○或曰坎爲水水性就下故與天違行互而成離火火性炎上則從天之行故曰以從上也違則訟從則吉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從王事而无成含章可貞者舊德也自九二坎滿柔而變剛似非坤順之舊而六三則依然坤德也守分安常于食有福在危厲多凶之地終以安貞而吉故雖水本下比之性從上乾天德之剛而无所違行坤之承天而不專其成者坎亦有然者矣吉何如之在坤之舊日无成有終此止日无成不日有終貞厲終吉卽有終之義也況訟戒終而不宜有乎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九四之不克訟亦以剛處柔與九二同爲不欲終訟以求必克者但九二中正受二陰之陷有孚而窒惕中不逞其自反若逋竄有患至如掇之心九四不中居三陽之初方離坎險之危復卽天行之

健故其所從惟性命有變不失正之吉卽借文周之事觀之九二則畫語流言之時辨无由辨有惕中滋懼而已九四則獻洛啓滕之後貞益永貞有順受其正而已此險中險外之同情而異象并不必泥中與不中之見可也大抵訟多言受窒之情之狀而非槩爲无情者言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益見矣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二之不克訟有孚而窒險而不忘惕中者也四之

不克訟有孚而非窒健而不同下險者也二與五上下之地懸訟則掇患四與五君臣之地密訟則方命故二以不克而惕者自全四以不克而安者自守二雖得逋邑之患而无眚四惟復受命之貞而无失二中而四偏二在險而四居健也命者本義謂天理之正在卦中互姤后以施命卽謂受君命而安臣貞雖處變而不失亦可從坎險得安故曰復也弟以訟之不克復卽于天理變其心以安常爲无失此爲險健者救失義固確而見正不啓

拘也爲附一說

九五訟元吉

訟者有孚而窒者也以惕中爲吉以終極爲凶自初至四皆設象以言惕中之所以吉上則言不惕而終之凶獨九五陽剛居尊中正爲尚卽象所謂利見之大人大學所謂大畏民志无情不得盡其辭者也在受窒而訟者得利見之而鳴其窒惕之由在終而不免于凶者亦得利見之而回其險健之志在有是德居是位不但見其聽訟之才且深

見其无訟之化是則訟卦爻中吉之盡善而大者也故曰訟元吉○元疑无卽孔子使无訟之意以是德居是位而化訟于无豈非吉乎若訟得大吉小矣末矣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正之大人爲天下所利見元吉豈唯訟而于訟亦爲元吉非但聽不偏而斷合理并能使民家人交相愛而感其假家之化同人克相遇而變其敵剛之習蓋大人明德新民之治統覩于此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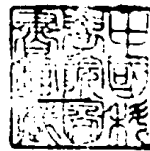
訟惕則吉終則凶上九訟之終者也大宜得凶何從而有鞶帶之錫以是言之則終亦非凶不惕而亦吉乎曰訟之終凶无受服之理而健而上人或似受服之象鞶帶之錫亦設象之言也與九二邑人之逋同一極形耳蓋九二之惕吉非凶而借其凶之極者以明其反求之心故非逋而言逋上九之終凶非吉而借其吉之極者以滿其微倖之意故无錫而言錫在逋者卒歸于无眚則以不忘凶

而得吉也以理自勝者也在錫者卒至于三褫則以不應吉而終凶也非以理爲受者也夫九二陽剛居柔而得中卽令果逋而非其眚當爲掇至之患而况乎惕中之必吉也上九陽剛雖極而居柔當其或錫而卽若褫乃无終朝之醜則亦爲惕中之免凶也大約訟之道有孚窒而能惕錫吉也逋亦吉也心不忘戒理不受服也若其不然而務終之逋凶也錫亦凶也理旣爲屈而心又不知戒也亦如是觀則六爻之詞莫非惕中矣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以訟受之大可賤也初以天下未有以訟得服之理不過設爲此象極言訟之終凶非惟得辱可羞卽得榮亦可羞茲復通觀史事傾險小人動媚權貴友承旨攻訐苟奇貨之可居湛好官之笑駡以訟受服儘多其人易于訟之上九而深戒之所憂患于天下後世者深矣偶爲之贊曰天命章有德訟豈錫鞶帶我云理所无世多事可怪奇貨博好官古今起長慨西伯已專征

崇侯服何在終朝三褫之大易炯垂戒小人行極險君子道原泰○按取象服與鞶帶曰終朝曰三褫皆取乾乾上服爲衣鞶帶類也兼巽柔繫帶象亦可但皆受于大君乾也終朝猶乾三日終日三褫取乾三連并離三褫取乾革亦并離象固如是未可以泥

師貞丈人吉无咎

訟之不已勢必衆起而爲師師故次訟爲卦地中有水衆聚之象險以順行用衆之象一陽主衆陰統衆之象且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寓兵于農衆而不見爲衆之象夫衆非將不能率將則主剛將非君不能任君則主順九二將也六五君也將陽剛居柔上而得君君陰順居中下而

任將是皆行師之象也故曰師師以正用用以正人故師貞貴焉師必選將將必老成故丈人重焉丈人者剛中而可仗者也衆陰中之一陽是也夫兵凶戰危師之爲也以正用之以老成主之則吉且无咎矣文王師尚父郎師中丈人也其伐密伐崇皆以正用故以篤以對一怒可以安民无侮无拂四方莫不懷德王者之師吉可知已夫用師以正而任丈人无否臧輿尸之凶又何咎焉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二千五百人爲師師衆也正而同曰貞貞正也坤爲衆坎爲水德屬貞師貞云者衆正之謂也能左右之曰以以衆正云者謂九二爲衆陰之統率可左之右之用之以正天下之不正使不正之邦國而皆歸于正是爲能以衆正而衆順而歸之可以王矣王者天下之所往也爲卦九二剛中應乎六五之柔中行內卦坎體之險而合于坤順之常則

二既以下而不背于五五亦以上而不違于二在卒險亦不以衆而違九二之專以此衆正而順乎卒情雖用師不免于凶危有誅毒天下之象而民樂從之吉又何咎矣○按能以衆正本義意在能用衆以正天下程傳意在能使衆人皆正卦詞意在用衆以正道俱可合看剛中而應同是六五應九二爲君能任將亦是九二應六五爲將能不負君之任且合行險而順言之即謂人君用師剛中而應乎天命行險以順乎人心應天順人之師以

此毒天下即以此育天下民悶无弗從者也五位于六畫爲天道三畫爲人君位坤主順象亦爲母育之象坎有毒象故可旁通言之○坤爲民衆本至順也而坎以寇盜隱伏險阻去順效逆王乃正之寇以險而犯順衆以順而服險師之出也有名君之任也獨重克剛克中義動徵應將重老成君授鉞柄所爲能以衆正者將之才君之命也剛中而應言爻行險而順言卦也險故毒順故從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兵形猶水寓之于農伍兩卒旅之衆取具于井邑邱甸之內如地中有水師以萃焉容畜之象也君子觀象法之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田賦出車乘法取諸此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凡卦初爻多統全卦而爲詞者不皆拘本爻取義如此卦之初開頭說師出以律言師不可妄出必出之以律律即師貞以正用者丈人知律之人也以律則臧吉无咎也若出之不以律謂之臧則否矣是所任非丈人而非能以衆正者是爲失律者也故凶凡各爻吉凶視乎律與失律而已若但初爻陰柔居下固非出以律者抑豈失律凶者哉此統始之言也或曰蒙之發利用刑師之出宜以律刑與律皆主森嚴蓋水弱則民狎母慈則子犯故發蒙須嚴出師亦須嚴刑律之用所係豈淺哉雖然刑與律固嚴而不猛有條有理者也坎水坤母兩卦中有之發與出皆初詞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容畜象地中有水師出象水行地中條之而脈絡分明束之而波流安順循科坎而行隨渠川而轉若有紀律不失其常師亦猶是也故曰兵形猶水兵无常形而有常紀詩咏文之伐崇書紀武之誓師可以觀矣或問律象曰律爲樂律截竹而吹之陰呂陽律各六以正五音統謂之律萬物皆本于黃鐘是爲律元初主地下黃鐘之律司之又借爲紀律法律之義故象之且互豫先王以作樂崇德震蒼筤竹截而吹之以爲律或有取爾此與律本

孚非爻守義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剛足以統衆而中而不偏又居二以柔順之道自處五既任其才之剛而又樂其德之中且順寵命之隆所由三錫也其曰在師中者所謂將中軍中閫之象傳言中權及言運籌帷幄之中者是也大將也主將也卦之主也能以衆正而出之以律所稱爲丈人者也夫將而不能剛剛而不能用中而又不能居于柔節皆足取凶而致咎何有于

寵錫若九二則于師中之德與才兼而備之矣是允宜在師中者也故其象如此大抵剛而中而居柔應上无在而不吉師中險地人在而多凶咎已在而多寵錫其道蓋由乎此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言剛中而應丈人在師中水六五專任之寵六五天位是爲承天寵也三位惟王天寵爲錫命命之專征授鉞推轂恩錫之加若曰閫外之事將軍制之率師湯寇綏懷萬邦此在師中之所由吉蓋謂將必承命于君君必錫命于將寵任之重乃以有成功而寵任專征之意則惟主于懷萬邦而已○按象言承天寵剛守柔節能承天子之寵任言懷萬邦表其功德之盛足以應錫命之隆天子倚之以懷柔萬邦三錫非私眷也且師中之錫命命之爲懷萬邦也○又按坤順承天坤陰位而陽爻則曰承天寵凡卦有言邦國多取坤懷亦取坤如撫之母腹易中一字一詞皆取之卦內類如此○師主于懷萬邦錫象于得黃矢通之互解而吉

可知已

六三師或輿尸凶

六三才弱剛以自任居偏裨而好上人自必取敗故凶不曰敗而曰輿尸何也坎血卦尸象坤爲大輿合之則曰輿尸程傳衆主謂輿衆尸主則取撓敗之所由而非爻象輿尸之義也或之者言如六三不可任任之或不免如此之凶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坎爲勞卦多吉有功于師三曰大无功以陰殺多

傷輿尸者衆也三爲多凶之地在坎三險且林入于坎窞尚可言功哉別以衆主爲義輿則有矣誰其尸之

六四師左次无咎

左次謂退舍謂其以柔居柔而不勇于進也无咎云者猶云雖未有功亦不至敗而取咎也此則正義言師以知難而退不失常道也或曰觀春秋書次有宜有不宜安口次即无咎竊疑四近五于象似左凡師從君有不敢竟進之象其次之以尊君也此守臣分之常而不失者耶秦師過周而超乘則非左次无咎之象矣總之從君行則次之爲宿衛過君門則次之爲臣禮右尊也言左避尊之詞也且一宿再信過信曰次非盡退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坤之四括囊无咎无譽師之四左次无咎四介于進退之間十地則自內而外如師入他人之境于象則自險而夷如師勞暫息之地于分則以臣近君如駐師入覲之時是五爻各因事而止舍而所以无咎則惟其克謹常道未出初出之律也余前以尊君爲臣分之常說固其確或未盡其義也易旁通不拘一象因更廣之或又以近王宮宿衛如南北軍之類亦可云左次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田有禽犯稼者也利執言討之而執之也或曰執之爲將帥師徒之事言則君言發令自君而將奉之也五柔順得中不輕怒而用師不喜功而窮武有犯方言執不犯不言執也故曰利曰无咎此師

之所爲貞也然必以九二丈人任之是長子帥師者也彼三之輿尸則弟子之才弱而志剛者豈足以任之哉此言執禽雖正而所任則必老成而可也○或曰長子固九二亦從互震而象之震長子主兵器又臨事能懼而動必以順者也弟子亦象坎則不免傷陷之凶矣又坤亦象田坎象田豕即禽也此句借獵言師御法有逐禽左四左次或亦本田獵而擬象以言師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九二人位剛中而有才卦謂丈人吉老成可任長子即丈人因互震長而名之弟子本坎卦震長而坎弟震驚而不喪匕鬯坎險洗而入于坎窞一臨事而懼剛中而行不偏故可帥師而有在師中之吉一入險而脫陰柔而志好剛故使有不當而不免于輿尸之凶六五田有禽利執言宜任長子而不宜任弟子明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六師之終論功以行賞大君有命即三錫命于

師中之王六五是也但彼爲師中之命而此則成功之命命之師中寵任之重詔之以懷萬邦命之師終爵賞之厚封之以正功績開國開其國土命之爲公侯而有礪山帶河之誓承家承其封土命之傳子孫而有爰及苗裔之盟然師以正行而將以專任所用惟丈人長子而功成之日命之開國承家固其宜矣至于非丈人長子則小人也小人則有否臧輿尸之凶何功之可成而與受大君之爵命故行師之始即不宜用小人以撓亂邦之師從紀律故特戒之依然師貞丈人吉之旨也或者師之行固有小人有才善治軍旅而大君或從權而任之者至于功成論賞非不亦列封土而或卒以亂邦自古始封而終戮者往往不少此用勿用之小人而難語于丈人之吉也故聖人特以勿用防之亦云其正而已矣夫烏喙偶用以除病而不得以列之飲食之經小人偶用以除寇而不得以授之國家之柄勿用之辭斷如也大君之命其可稍依違遷就矣哉○或曰師之始出以律失律者

則不免于凶師之終正以功无功者則不列于用功在懷萬邦亂邦之小人何功之有故勿用爻意蓋謂如長子有功丈人也則開國承家如弟子无功小人也則勿用始終一以律者貞而吉失律者匪貞而凶大君之有命如此斷之于懷邦亂邦而師之權衡可覩矣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之出也以律師之振也論功九二錫命于師中上六命功于國中前命以寵任之後命以爵賞之

曰以正功也命賞當其功勞所應勞施受兩有不媿斯爲正功若長子者賢帥也既寵任之克有功自爵賞之宜受命彼弟子小人也任之即以致敗何功之可正早以勿用爲戒可耳蓋王命惟重于懷邦而深懼于亂邦者也核以正功也謂以衆正克懷萬邦斯爲王師之功乃受大君之命其師非貪非忿妄以逞詭以行者比謂之正功可也否則非懷邦且亂邦大君何取于小人而命之勿用可也故開國承家大君之命正未可苟也

比 ䷇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衆必有所比比之所以次師也師統民衆猶地中有水爲容爲畜之象比之理已寓矣然一陽統五陰五陰從一陽雖同一親附之意而陽在二爻不在五位則第爲師之貞不敢顯然謂比之吉上大開國承家猶侯大君有命非自我而建之而親之而顯比之也此卦地上有水水地相比无間而剛中居五惟王統取而羣下順從則在大君既以其建之親之者顯比乎侯國而侯國羣衆亦惟恐以來之而或後之者失顯比于王之義而取无首之凶也是其爲親輔不猶水之朝宗于地上而顯有所比者歟比輔也物相親而輔之也亦即附也下順從而附之也坎水性潤下與地比入坤陰順從陽易爲親比故師雖以衆而猶多憂比則羣附而獨云樂言乎其親比之情如水地之相洽无間也比不爲吉乎原筮元永貞无咎本義謂再爲詳審有元善永長正固之德乃可當衆歸而无咎程傳

謂推原占決下比者必有此元永貞之德上比者必求此而後比則无咎也原一訓再一訓推原意小異而大同其說无可加也竊以意求之元者善之長仁也天地之心也君子體仁長人惟此天地之心永貞而不息則以乾元之一畫自復見初筮以來筮而師則貞筮而謙則需衆而豫則利建侯行師至是筮而比則吉无非永貞元善體仁之心進居五位而建國親侯長人而人親附之孟子謂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意畧似之此比之所以吉

而无咎也无論寧方樂于享王朝貢而來雖不寧之方憂難間作而懷仁効順鮮弗與來附之心惟恐其後至之不免夫凶也夫後至則陽道漸窮而剝復之乘者亦足憂矣○或以坤爲地又象民廣土衆民畫州分野則建國建侯象也井田取諸師封建取諸比其說最確○按一陽自下復進而師而謙而豫而比又上則剝矣自復至豫皆原筮至比皆元善永貞无咎而有不寧方來之吉後剝則陽道窮而凶矣

彖曰比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吉也非衍以卦詞言比吉而申之謂比之爲吉也物相比則相輔如建國親侯言予其比輔也斯吉也下相比則相爲順從如上與下應下亦與上應言予其下順從也斯吉也比輔也三字連句申言其所以吉也朱子語類亦如此說弟以比輔解比下順從解吉似不必分解人君得比輔爲吉得羣下皆順從尤爲吉也故比輔可言吉下順從亦何嘗不言比渾統言之可也二句似就臣庶言比吉臣親比而交輔庶民親比而順從也何吉如之原筮原始以要終之原也謂卦九五一陽以剛居中此于乾爲德之元而于坤用六爲永貞之利原筮則于用六而能以大終坤陰中之主尊一乾陽也故合言之爲元永貞其自復而師而謙而豫以至于比皆此一陽剛元德永貫其內而貞固不失

比更得位居尊以元德之剛行中正之道吉又何咎矣在屯之利建侯日宜建侯而不寧不寧謂內體震動險難外交有草昧建侯不遑寧居之象比則屯之初爻變柔轉震動不寧之方爲坤順來比之吉是爲不寧方來而況比來自復而師俱中函震體象爲不寧由謙豫而比剛中而上下俱應則不寧者寧順從而來比矣後夫凶云者原筮之始則元永貞无咎而皆吉而要于其終則道窮而變爲剝斯爲凶矣按比與大有相對大有則火在天

上比則地上有水大有則上下五陽而應一陰比則上下五陰而應一陽大有上九元吉而比則上六有凶火上炎而光被于下水下就而潤或不至于上也斯缺矣故三上兩爻比不免于傷且凶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水與地比先王法之建國親侯即比之所爲顯也○按比有比鄰親洽之義萬家之立也比閭而相親萬國之建也比壤而相親先王分土惟三列爵惟五封其同異姓于萬國而爲諸侯者

之爲屏藩即倚之爲指臂而諸侯比輔一人連結友邦下比于順從之衆庶在衆庶亦莫不以親附諸侯者親戴天子是則比之大者也凡建國親地與水不但取象而已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凡初爻詞或即爻而切言之或統卦而槩言之如此初六首曰有孚比之无咎以比之爲道貴有誠信則比合无咎上下同未有不信孚而能比者也是則統一卦之比而槩其比之所自來也在有孚

爲先耳有孚者上剛中而孚于有衆下順從而亦孚于大君也盈缶者積實在中之象亦卑小易盈之器言有孚爲比之无咎之根凡建萬國親諸侯上下親比大信大合固吉而无咎即初六之在下陰小卑處于地如缶之仰承他物而誠信充實以盈乎其中上亦不以其卑小而棄之則我愛无他而上比之終來有它吉矣蓋小孚而小比之應也况其大焉者乎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坎有孚外坎中畫九五比之主也彰信兆民者也坤爲順卦全體皆坤順只五爻一陽爲羣陰所比順從不間其在內體尤安順而无險承流而莫距比之形也夫水與地比水不失信于行險地與水比地不失常于永貞其爲交孚可知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謂惟有孚乃克比之无咎此即原筮之旨而槩舉于初也又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在坎水流而不盈其六四曰用缶坎中滿盈之象以流通故不盈然挹彼注兹積之於缶則常見爲盈

初六以下承上正挹注見盈之地也如大君彰信兆民不自見盈其承順在下各為滿志而中无他雖有他若不寧之方亦終樂為來附也故吉此原筮之始而要終之詞也故于比之初六而統舉之象曰有他吉也謂彼有他心而不寧者亦終來而吉況于下順從而无他者乎○按余于舊解之外前立一見今又立一見易原旁通不可一見拘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以柔中而比乎剛中之五者也在坤之六二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不失順以從上而不自失其正故在九五以元永貞者下而顯比乎二而皆六二之能不失其貞應上之求自內而與之比于以成比輔之吉也夫莘野耕而應湯之幣渭濱釣而來文之載由此觀之九五之所建所親非此比之自內而不自失者乎○或曰六二之陰內與陰比恐過柔而易失故戒之以貞則吉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二與九五為正應自內而比乎外其中正自守非枉己以援上盡正己而待聘者也故曰不自失也○按坤之六二敬義立而德不孤其不習无不利即不習无不比雖外方且比況其內耦共耦習與類俱行得朋皆得比也且所比皆直內方外之德所致非比之自內而不自失其正乎又二與初比二視初為內比洽其鄰亦睦姻之義不失也廣此數義發揮旁通為无窮矣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之比承乘應皆陰為匪人本義言之明矣竊以六畫三人位三畫三天位比卦三以陰柔已極而不中正者居之而耦行類應皆非剛正之朋則人而匪者也內躁而暗于所從外逼而入于其窞以我比人惟在人則傷我以人比我匪在我則傷人象所由有不亦傷乎之歎也而從乎三畫之天位言之則坤極而向于坎羣小比昵險難相鄰陰血之傷乞于白六雖曰人事匪直人事也其亦天道之比于窮者乎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坎寇盜也坎之初居下流而暗險者也六四坎初六三陰弱相比又三四當六爻之人位是爲比之匪人其傷害可勝言哉書共兜之比周爲黨大足鑒矣樂正子從于子敖之齊孟子責之皆比匪之意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論六爻之相比則初與二三與四五與六皆比猶鄰也據此則六四應與三比顧不下比于六三而外比于九五是舍下之匪人而從上之賢主也此

爲得正而吉六二之比自內遠之在畎畆而來幣聘之求也六四之比爲外近之在大僚而致臣鄰之欽也貞吉同而內外之象則別矣○程傳兩意俱有味當兩參之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內比不自失其義之與比者乎外比不失賢其不貫與小人比而惟賢主之是從者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九五顯比一陽統衆陰剛健中正而居尊位顯明其比之道于萬國諸侯之所共見而天下亦遂顯然親輔于一人此王者顯示天下以无私而天下亦无私比于下也是則顯比之象也顯比則本原筮之明而著永貞之善不疑于所行顯其智也不廢于用驅顯其義也不揜而合圍顯其禮也雖失前禽而不追顯其仁也邑人不誡而喻其不忍盡物之意顯其信而孚也此其所以爲吉也湯之義制事禮制心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而天下稱爲智勇天錫之王于祝網而已顯其槩矣○或曰陽生

陰殺坤十月卦肅殺之氣王者應之而爲從禽之役三驅云者坤耦而進其三畫則分闔而三驅之以前依然寓師之律于畋之時而坎之象曾約小過之飛鳥而取之出于坤闔之外瞻之在前則象乎前禽之失也夫王者順肅殺之時令以從禽並驅而三面闔不合矣奇網解一面雖失前禽而不以爲意所由然者王者无私建國親侯爲天下所顯比則天下无抗顏逆行之患而勞吾之行師動衆者故惟順時致殺借從禽講武以儆師徒此比

衆而不忘師憂之意非有意于得禽而盡之也夫四郊多壘則邑人警備不虞而不免有三令五申之誡顯比之日寓師律于從禽而已邑人何誡焉斯其所爲吉也然從禽而聽其失則陰殺之役仍本陽生之意而用之義之盡仁之至非但爲人所比而物且安而親比之矣邑人之不誡宜哉象謂顯比之吉位正中也所謂皇建有極无偏无黨无反无側而天下皆由蕩平之王路以會歸此比之所以顯其爲有順无逆而師干不試可知故惟用

之三驅從禽以寓武事逆而去者舍之而不追順而來者取之而非詭前禽之失依然並育不害之心其爲中正仁義益可見矣惟是田事徵徒邑人並應臂指之使不誡而喻詩所謂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是也是非上以中正而不偏何以使之如是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陰幽陽顯九五于羣陰中獨見一陽故其比爲顯比其吉也陽位乎陽而得正陽位乎外卦四與上之間而得中正且中而當尊位上下應之其比不明顯矣乎吉何如之其曰王用三驅順陰殺之時令寓祝網之寬仁從禽講武此亦顯有蒐比大閱之象逆而去者舍之而勿追順而來者取之而非詭故前禽失而不爲窮寇之誅邑人喻而无煩申令之誡蓋由上以中道使民而顯示其寬仁比下之意下皆以順道從上而顯致其悅來比上之恩是順逆聽之前禽而得失不設于王心顯隱通之

邑人而誓誥不作于王化比之爲道固未有窮于驅使而煩于誡會者也○按鄭氏富國明合逆取順失前禽之象甚確而象之爲邑人國邑多取坤邑人或取艮謂止於于國邑之衆也不誡順之至坤之靜也有聞无聲之謂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陰柔居上无以比下无首之象也首者元之謂原筮元永貞則吉而无咎无首而元不永貞矣乾之四德元爲首上六陽之道窮元不永貞陰比險極

不知所終戒之以凶正以明永貞之必于元也○比之何以无首上六陰柔已極自外于九五之顯比投之有比私狎于六三之比匪溺于非朋无端之私昵如殘狸之不見其首也不亦凶乎○凡卦初趾而上首亦陽有而陰无首趾上下之位有无虛實之形也且乾爲首坎耳離目附于首曰无首曰濡首曰折首似多取諸此而義則從卦分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初六曰終來始而要之終也上六曰无首終而原之始也夫比之則何首本天德一元之剛誠乎于羣陰順應之內是元爲善之長體仁長人君德之所首重而不可一息无者也故永而貞之自復見天地之心而師而謙而豫以至于比皆此一元爲之貫乎始終乃以无咎比而後則陽之道窮而剝矣互體又已見剝象剝則无爲天德之首喪而幾于无矣况于上爻象一卦之首而剝而道窮不爲无首乎无首則无資始之元德又何永貞之大終乎此比之不免于後夫凶也○或曰陰柔極上无

首物咸寧建萬國而親諸侯之才是爲比之无所終也夫原筮之始以至于終比之吉凶斯以見矣

小畜 ䷈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比必有所畜言乎其繫而止之義歟而以一陰畜衆陽是以小柔而畜大剛能繫而不能固也夫孤陰之不能止衆陽也亦明矣而剛壯之性繫于巽順雖有健夫亦從婦諫雖有剛主亦受臣規且巽柔靭有繫物之象雖有力如虎而可維縶之使不得逞其暴此柔之制剛卽陰能畜陽之象也然其畜之蓋以繫之而非力爲止之道從巽入之婉而非艮止之固故畜云小而不云大也或曰卦本純陽之乾剛往尚進而四爻當進退或疑之地忽得坤順之一陰轉之爲巽止其過剛之性而養之以悠柔和緩之風猶賢婦之止壯夫賢臣之止剛主所由畜養其德者亦匪小矣鄭公及長孫皇后之于太宗爲可見也而以小云者陰小于陽良臣賢婦之道固皆以爲小有規止以致忠愛之小心耳

卦中互夬有決躁之象互中孚則有誠孚之意此小之所爲能畜止而養其德也歟○畜者小也而何以亨畜乃能通小畜則小亨矣爲卦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剛中而志以行自爲亨象況柔得地而上下應之已具亨理則畜雖云小未有不亨者也獨是畜固有亨之理而小畜猶覺非即亨之象蓋以陰畜陽陰氣密覆而爲雲而以陽決陰陽氣不蒸而爲雨是猶暵其乾矣之天方見密雲之布西郊若有畜澤將施之機而風以散之不雨以潤之

壯陽猶進屯膏莫被則畜之小而未極故施之密而未行也未行而豈爲即亨者哉○或曰乾爲純陽之卦其亨又即旱乾之乾而互得大有爲火天正如大旱之歲所望于雨澤之施亦孔亟矣當紂之時王室如燬亦復如斯而文王以憂患之思作易以明天時人事之所以然凡其即卦象而爲言大抵近取之時事有若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雖非有實指而象之而其所懸擬于心目之間諒亦有所觸而云然矣夫臣子欲畜止其君父之欲行而

不得遂其雲行雨施之望則瞻言吾土情見乎詞正當于象而不象開會之若夫雲陰物西陰方則固其理也○又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之亨也小畜陰以繫陽畜而止之以爲行與施之勢而繫之不固尚積之未極弟陰升而爲密雲陽決仍爲不雨卦中兌澤欲爲霖于半天離文且見霓于少女西兌方也風自天來雨于何有所爲雲行雨施者蓋欲施而未能行也君子于此弟小畜以自懿其文德象離麗而巽和而欲大施其澤于普天則

尚進往而猶有待也小畜之亨而難語于乾道之亨者如此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小畜六居四柔爻得柔位爲外體巽主有臣道恭順之象而上下五陽應之是爲剛應柔陽受陰似有以大畜小之義而前賢謂一陰畜五陽應之者爲所畜也蓋剛應柔而不過于剛則剛爲柔所繫

陽受陰而不亢于陽則陽爲陰所養故象似以大
畜小而實則大爲小所畜也曰小畜其卦德則內
健而外巽其卦體則二五陽剛居中有剛果欲行
之志夫志主于行何其夬決而行存于志仍爲畜
定畜以靜而持動亦以止而裕進是一陰之畜其
畜雖小而五陽之應其應乃亨也畜在陰而亨在
陽惟畜斯亨惟亨益以知畜之懿也武健之才懿
以文德旣不虞于亢悔之多窮又非疑于進退之
不果健而巽卽謂巽以畜健剛中而志行卽謂巽

志以畜其剛中之行何在非畜何在非亨也夫乾
道之亨雲行雨施而小畜之亨雲則密矣而猶不
雨非竟不雨也蓋雲以畜雨之機必上進而往天
中則澤乃大亨六四近五天位未之尚往互兌爲
西郊陰盛之地密雲方布而雨澤之功施猶未大
行蓋志在行而德猶畜猶雲雖密而雨未施也此
小畜小巽于乾亨而臣順難語于君德也自我云
者聖人情見乎辭矣○按乾曰大哉乾元巽曰巽
小亨乾剛健而巽以柔順將之止其亢悔之過養

其大和之德是巽小而畜乾元之大益于畜君之
義正謂此也而爻則一陰畜五陽猶之此意專就
六四而言其施未行其畜爲小密雲不雨譬龍未
躍淵而飛天霖不普施而濟旱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巽風行乾天之上是乾健而巽以順拂之乾剛而
巽以柔止之如天方陽烝風行其上氣乃和亨陽
不過亢有畜止其剛進之義故爲小畜謂風之小
而畜天和也君子象之德本健也順以懿之體本

剛也柔以懿之躬有文明之美國有文治之光以
懿文德蓋亦小畜而亨之旨也○按天以陽闢而
陰固之風以陰闢而陽散之風行天上陰和陽德
齊巽見離物象嘉美而可悅文德之懿畜而斯亨
君子之柔以文剛德猶是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卦本巽也陰居下而卑巽失道進退利武人之貞
武人何人剛健者是也茲巽之初六變爲初九而
卑巽失道之咎反而從剛健自强之道又木乾惕

反復之心居下以自畜養其德應乎六四相畜有孚之誠罔不以道相往復斯其進退无咎而吉也諸家之說雖各有一見似皆以畜爲禍畏六四而不敢進或幸其尚遠而不爲所制平心論之其信然乎竊意全卦五陽一陰六四爲小畜之主故謂以陰畜陽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而當其動而觀變則小畜此爻爲巽之初變故曰巽爲風風天小畜今卜學以此爲世爻則全卦亦主此變此復于无咎補過之自道所爲懿文德而曰小畜者未嘗不

根于此也且在巽初病于卑柔則聖人振之以武人之貞利剛克也在此卦內變而乾又恐其剛武進而不止則畜之以懿文德施柔克也易之爲教其至哉○按畜止剛過而養其德期于復自道耳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六余初以巽柔而變爲乾剛初之義明矣今思之巽爲陰之始乾乃陽之極自陰生于姤天道一周而復于乾乾之初畫從一陽之生而來復者是也故卦中初與四對即復與姤對在天風爲姤反

復之則風天爲小畜原其來復之自初九固陽亨之道君子所由以長也柔變爲剛陰復于陽乾道之亨自茲以進蓋其義專于本爻見內體之乾初剛而无咎未始非吉也言乎其畜惟養其天德之剛運乎天道之健勿之壯前趾以取咎而已前賢但云復道无咎理則然也于象何取○細按睽初喪馬勿逐自復乾老馬知道而自復也此可例看

九二牽復吉

初九復自道矣卑巽轉而爲乾健矣而健行不已

九進于二以類相牽連而罔不以從乎反復乾惕之道此牽復之所由吉也或曰以陽居二陽剛居柔則不至過中大正如三之決躁謂其進必以禮退必以義若有所牽留往復以自審所行蓋秉剛德而畜之以柔鮮弗善矣象謂亦不自失也亦云者以剛爲柔牽如壯夫之牽留于婦愛弱婦之牽制其大剛然變友在中復于无過雖牽而不自失其正矣故吉又曰凡畜物而制其剛決之性則用牽止寇而示以反顧之意則亦曰牽復則復自道

之意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之牽復何也復猶之初也而初之復自道者剛淺而長連牽以復言二之牽夫初也剛而居柔牽于進退而反復其道言柔之牽夫剛也巽為繩直柔繫之象不壯而為觸藩之羸若夬而致牽羊之悔以是剛往而復于中道言乾之牽于巽象兌羊之牽于繩也蓋剛中而巽志以行亦不自失于道也○或曰乾爲馬老馬識道往而知復自道也

无待于巽繩之牽以畜之牽復則馬之過壯牽而制之而使之復于中道亦不自失其性此亦小畜之善者畜物如是畜德可知畜小之方畜大之用也此論似粗于義精矣余前多求之太深只合如此易曉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而居三剛居剛位不中不正又為內卦健決武悍之極人常言剛强寸步難行此則如輿說輻而不能行之象也无論不行于外即欲行之家人而夫不正室妻不順從將陽決而陰戰睽離之形目且為悖孟子謂身不行道不能行于妻子其見于剛怒不平者蓋如此云如此而何在可行耶是必鑒于其剛過之弊而畜之以六四之柔乃為得也○或曰乾象馬坤爻之陰象輿之輻馬健本以駕輿馬剛過性悍而不可馭要決敗輿而輻且因之毀折則有說象且互得家人及睽而離又為目九三當內外之閑怒決如此六四猶妻近而不能制其動則爭睽反目亦情之所必至是由夫之不能

正室而召之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輿說輻馬以駕輿者也馬剛過則敗輿而輻說毀折而不能行矣夫妻反目互家人睽象也身不行道不能行于妻子難以正一室以內而況于遠乎蓋言三之過剛不中而失于道也○按此似皆就畜之小而象之畜馬乘其小者也畜妻子亦其小者也一要于剛柔互濟之道不可失也失之斯病矣夫義可深推深即寓淺義可淺求淺即見深莊

子之寓言易爻之象義類如此云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六四卦之主一陰而畜乎羣陽者此也居近五之位秉虛中之德內悅外巽合而爲中孚之象而下互又當火天大有之信以發志而上與五合故曰有孚夫血爲陰屬陰盛而與陽爭則不免于敗傷故龍戰于野其血元黃陰殺之極者然也而此爻以巽入之陰和柔而畜乎乾健之陽非爲戰爭而爲友燹何所殺傷而有于血且乾三惕若覺危厲爲多而說輻反目之憂正恐集于多凶之地何由而出惟是柔巽以畜止之本有孚之誠合上攣如之志論其位雖亦近君多懼積其誠乃以得上无憂是則惕之所由出也蓋乾乾夕惕君子所以爲心而血去惕出君子所以爲德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愛君也有孚合志臣下之忠愛已通血去惕出巽受之罪尤何有矣故曰无咎○此爻可借觀文王忠愛畜君之誠恭主亦格而羑里之血惕亦去而出之矣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之有孚互大有中孚而爲言謂虛中以孚衆志而衆皆賓而應之所以能畜剛非疑而戰則元黃之血不雜血乃去矣而何所傷非夬而決則暮夜之惕无號惕乃出矣而何所憂夫有孚惕出非敢忘于惕而漫言孚也六四臣順而致其忠愛以畜君九五君誠而納其忠誨以受臣之畜是四能與上交孚而志无不合悅以巽焉惕乃以出而血去不待言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六四積誠以格君九五推誠以待下上下交孚而成畜道其合確不可易矣至富不獨富必以其鄰則禮所謂積而能散雖畜之小而施之誠其有孚攣如而心爲戀之手若挽之則同一中孚九五之象不但遠孚同德之九二而更近孚于六四之爲鄰者也故與中孚同一象一辭而尤厚戀于六四若曰比鄰而相爲合志推富及之无非此攣如固結之不解者也君臣之間信孚如是不其至哉○

或曰巽爲柔木如藤蘿之繫曲而纏綿故云攣如互大有富象而連合六四則其鄰云爾于畜爲已厚矣由是施而行之尚往而有濟可也上九既雨倘從此爻而云然乎○或曰富畜之富也以其鄰富不獨富積而能施實以其臣鄰之諫行言聽如景公悅晏子之言而興發補不足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有孚攣如中孚之固結而不解富以其鄰大有之積載而能施一言九五受畜待下之誠一言九五推畜及下之厚然惟受之者誠故推之者厚也孚以誠孚富不獨富其象如此○按四五君臣交孚臣巽志而孚于上其孚也以中虛畜君以成其德非有期于寵利而爲之君亦巽志而孚于下其孚也以中實畜畜君之臣而厚其施非有吝于利祿而專之在巽之象爲近利市三倍富也畜而能施而不獨富中庸忠信重祿所以養士非即此爻之謂哉若豫讓國士衆人之畜非所云也未能畜君志于富而已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指六四一爻以陰畜陽畜之小而不能爲雨第爲密雲而已所由然者巽體以六之陰爻處四之陰位柔得柔位之正猶文王之行善西郊畜君雖忠愛已至而所居臣位則猶其小者也施之未行亦固其所尚進往焉而爲九五非臣位而君位則誠至斯孚畜厚能富君臣一德膏澤下民如密雲之自西郊者上于天而爲雨此晏子畜君得景公而大沛其君臣相悅興發補助之澤則一雲行雨施之象矣至上九則既雨矣非上九之雨即九五能孚六四而施行之雨也上九當雨澤既降畜極既通之時如大旱既雨相與安處然不得自以爲滿尚須加畜其德愈爲積載而爲臣畜君者仍不忘守婦順之正而致交警危厲之心則交孚无已而畜道永亨矣不然謂既雨矣不復加畜而君臣恬如有如月幾于望滿而向缺君子以是不免于征凶也何者君臣各滿乎者漸有所疑忌而交以不固其能免于凶歟然則畜道

之成其可无戒于終歟○此戒終之詞言不可滿也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謂既積載尚加積之君子征凶有所疑也六四有孚下孚信于上九五有孚上孚信于下何疑之有苟至是君臣自滿則漸以不孚而有所疑矣故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畜極而通不雨者既雨矣尚往者既處矣蓋四五君臣交孚胥澤既下安處无憂之象至此而可見矣然尚須畜德象大有之大車以載而積中

不敗臣則守其婦貞无忘惕厲象家人之不失家節而交愛无已如是而孚者終孚畜而愈畜不自滿而招損斯睽孤遇雨羣疑以亡大有自天助順爲吉若上下恬熙无復德載而守婦貞有若月幾于望非不象雨缺合而成圓或未免三五盈而向缺陰陽不和漸相疑敵以是而征君子凶也象曰德積載也既然而益積之之詞也有所疑也未然而早惕之之意也皆合本體互體而爲言也

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

物畜然後有禮履禮也上天下澤辨分而民志以定執柔履剛基德而天祥以應三爲卦主本惕若而厲者變兌說以應乾五正剛中信履之不疚者何離明而在位作睹雖不爲乘龍之御天考祥則可以履虎之不咥于以知履之亨禮之吉也○虎尾可履乎履虎尾而不咥人乎亨乎擬一如是之象明乎以柔履剛者雖履危地而不傷而况其爲坦坦之塗乎卦象兌以一陰居三爻之位柔而履

乎剛者一且以一陰加二陽之上柔而履乎剛者二又卦本乾體純陽三爻變而一陰則以一陰居五陽之間柔而履乎剛者三然分之如此者亦多不皆謂履惟內變而兌爲德和說而承乎乾陽則以和說而從剛健柔而履乎剛者也合四象而履之說全然究其所以柔履剛之理不外于辨分定志守禮而勿越惟禮可以服强暴雖涉危機而不觸其怒也據此乾剛象虎兌以柔躡之其說自正然觀革之九五亦于兌言虎虎者陰精而居乎陽

者也兌似有虎象後人以兌爲白虎位且兌有口象咥人不咥人之云取諸此尾云者凡柔履乎剛固不當其首也卦即乾九三履尾厲不咥无咎也

象曰履柔履剛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以一陰履五陽進退皆柔踐乎剛又以兌柔而躡乎乾剛之後皆爲柔履剛也夫以柔履柔或流于比匪以剛履剛亦疑于伏戎柔而能履剛其非弱喪于柔也可知剛而以柔履其不輕鬭于剛也又可知鴻門已无項漢高之柔履剛也子房之智也玉津猶有趙勾踐之柔履剛也少伯之功也然猶履于機與勢而非盡履于理與義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柔以履剛聖人之妙用盡于是乎見矣以卦德言兌說也而應乎乾之剛乾剛象虎兌柔履之能說而應不怒而咥是以有履尾不咥人之象故曰亨也○按乾爲首兌爲口巽爲股尾對首言又曳于股之間故以履尾象之履有口矣奚爲不

咥履之者尾而非首應之者說而能柔虎媚養已順也何咥是則亨理也或曰以柔履剛如履虎尾存此惕心斯得不咥矣○按兌爲羊羊不可象虎柔不得冒剛虎取乾剛而非兌柔明矣夫易之言虎不一在乾曰風從虎在頤曰虎視眈眈在革曰大人虎變此曰履虎尾或以聲應或以視眈或以文炳或以咥各有所取而于象則主乾取剛于艮震取山伯口張則山震如雷合離兌取文澤互巽兌取嘯風咥人取入口不咥則剛猛主進而乾首向前履而躡之者尾其後也是以不咥也蓋柔以履之說而應之虎雖剛暴无能咥已總之不離乎乾象近是曰頤亦乾乎曰頤上下乾畫并中爲長離亦乾體之變革居則山君鳴則山震視眈目長欲逐口張非虎而何履則剛首柔腰駁文鋸齒股進風從宛皆虎狀其意不過借虎以狀履剛而已至卦體九五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象飛龍之首出非履虎之尾畏是其履而不疚既惕既乾何憂何懼斯履道之光明依然大人利見而作睹者也大

意謂全卦之義三以柔履剛而當多凶之地則惕于履虎五之剛中正而當利見之位則仍厲于飛龍履與乾其小變而仍同占者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天上澤下一定不易之位于象爲履謂人之所履率循乎上下之分而不可易亦如是也君子以是辯之于尊卑貴賤之間而明其上下使民之心志各循定位而履其分之所當然是上下辯而民志定也夫禮卑法地澤又地之下者語曰上二代舉

下二代履履則足之所踐下也然履帝位則已上矣辯上下者辯所履定民志者履所辯此禮之所由作而天澤其顯象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九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其素履而往獨行其志願而无所求于人中庸所謂在下位不援上者與夫何咎○或曰初多統全卦而立象曰素履即素位而行包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履坦履險而言之謂履端于始惟從其見在素居者以往則可以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居下而不失其素則所履无妄何往而不適于心蓋雖獨行无與得所願也願謂己之願未始非人之所可願本兌悅而爲言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九二之履幽人之履也剛而處柔守中正而不躁競得乎履之道而坦坦平易其斯爲居易俟命之君子乎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坦坦安行无險之象惟九二之履道則然九二在六畫爲地地上寬平履之爲道在三畫爲人人處柔靜象之爲幽以九之剛居二之柔幽人之守正而不動心于干澤猶少女之守貞而不動心于感悅任外物投之以可歆可羨而吾中堅定毫不爲其所亂故曰中不自亂也夫物自外牽心于中亂非物能亂心中自亂耳幽人貞吉處柔而剛緊按不生饑渴无害所由能履道坦坦无躁動自亂之

思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六三柔而履剛說而應乾全視此爻卦之主也而第就一爻論則暗而用明弱而志剛而有不自量尤履危取禍之象此爻辭所爲重戒也諸家言之詳矣第細思之履虎尾不咥人亨正主三爻而言夫上下不辯民志不定則視以非禮而皆眇行以非禮而皆跛武暴之人雖有大君而不知畏惟分辯志定雖不足有明與行之人而能知禮由禮民

大畏志若履虎尾不敢違禮而犯分是存咥人之凶于心而得不咥人之亨于身此所以武人受治于大君凡明乎禮循禮治之善也諸說極言凶六三以柔居剛而曰凶然則必以剛處剛而曰吉乎六爻止一柔順懼凶之象竊不忍斷其凶也因附一解○卦本言履每兼言視道之明與行相因未有不視而能履者也且中互得離爲目曰眇能視或亦取諸此耶○兌爲毀折眇則目毀不足以有明跛則足折不足以與行而曰能視能履柔而乘剛心不忘危如有履虎咥人之凶位固不當而懼而修禮則雖剛武之人志剛而執柔可有爲于大君之事也以此知履剛之以禮也不可已夫或曰象上下定民志能令人如此雖武人受治于大君矣大君乾也爲受治之謂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前論釋六三爻蓋反前賢之旨且不合小象之辭似足駭人未爲允論然細按卦義主六三一爻謂

其成兌柔而履乾剛說而應不患于咥則此爻應如卦辭所云何卦則云不咥人亨爻則云咥人凶也前賢謂卦斷其全卦爻斷其本爻恐亦各爲臆說未有成卦之主爻而可改象者也然則余前論似得卦爻與象之本旨而非故爲反其說以求勝也夫履卽禮也知禮者明由禮者行雖毀折而爲眇跛之人不足于明行而禮足啓佑之在三爲剛過多凶之地象若咥人兌以柔居之惴惴其位而不直以剛當其敵則懼凶者其情不凶而反亨者

其理彼武人弧矢之威戈兵甲冑之容披堅執銳猛進如虎其志非不一于剛也而禮足柔之大君以禮治萬民雖剛武亦帖然而受治故曰爲于大君非爲大君也凡以明履之爲禮辨上下定民志與人視履凶而可爲吉亂而可爲治无之而弗亨由此爻也皆于難言亨者而見亨也爻象之旨微矣按乾九三惕若而厲履尾凶咥之象无咎亨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履虎尾柔履剛之象也以陰履陽以兌說履乾健

皆象之若四則柔位九以剛履之亦曰履虎尾乎謂九四履九五之剛則又剛履剛而非柔履剛矣象爲未協竊以履虎尾者本六三之履象而連及之蓋四爲近君多懼之地與三之不中正而多凶只差一間故雖非履虎尾而心若驚之口若訴之愬愬不寧如失其素則依然一履虎尾之象也此雖剛而志柔與柔而志剛者有別故終可得吉而志行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履虎尾而愬愬終吉何也三志剛而不行禮以挫人之剛四志和而已行禮以亨人之履愬愬云者家人同人相爲告語誨言愬之而不逢彼之怒此所由履尾終吉而志以行也○或曰愬愬如崇虎之讒譖西伯愬之又愬終无能肆咥于柔順文明之臣乃得行其志而中孚以吉也公伯寮愬子路猶此愬也其如命何賢者行其志而已其履雖剛而志同已巽矣愬愬取象兩兌口舌反復相入之義也至憂讒畏譏懼而獲吉更不待言

九五夬履貞厲

乾大君也而九五君位其性剛明其行夬决自古優柔致暗英斷有爲履帝位而不疚夬履之本于光明豈非君道之正哉而不免于厲者剛履乎剛一于嚴斷故雖正而爲危道也是則位正當而履之亦必善用其道矣乾九三居上不驕之旨見此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帝位其履尊矣剛而能决不牽于柔巽蓋其履中則决于大中而无所偏倚履正則决于至正

而无所回邪光而且明躬以不疚是其爲夬履乎夬履者道自守其貞固心不忘于惕厲古大人之乾剛獨斷一以貞之敬天命而畏民巖蓋此象也位爲帝位履乎剛正而无弗當也前賢以其傷乎剛爲戒非彖意亦非小象位正當也之旨然爻曰貞厲知履之不疚未有不從危惕來者也謂爲戒也亦可孰謂飛龍非同履虎哉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六三能視能履惕乎其凶正非禮勿視勿動之心

也雖以不足有明與行不當于位之武人能柔而志剛而克其非禮以順乎禮夫然而視皆以禮履皆以禮人倫既至而上天應之化乎其凶成乎其祥履善而終吉莫大焉其應有旋至立效者矣大抵履之六爻无不善者各以類見各以類應而已考成也○履不離視故兼言之然以爲視其所履考察其祥必周旋備善乃得元吉諸家之說固自可從但凡吉上九元吉有自天申之之意因附一見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乾爲天上又天位與人事爲應人之所視所履與禮爲始終則明之由之而莫非天祥之所自集詩曰福履成之考者成也成其爲祥言乎其福履也其旋云者周旋而无虧旋至而捷效且轉旋而眇以明跛以行危以安亂以治讒慝而志以行焉又況率其幽素者乎是則人事與天相感通而天道與人相孚應上下之辯民志之定而有旋乾之妙矣吉孰大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同言其福

慶之大亦以自天祐之與大有上九之慶旋相爲吉也夫人始于素履之往終于福履之成履之道非天人交合者與前賢謂視其所履而考察其祥周旋无虧乃得元吉所求于人道者至矣余更以天道補之○通觀卦體乾三剛變柔也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如履虎尾然不啻有咥人之凶矣厲何如之率是惕也以履變剛武而柔巽下不憂而素履坦道爲于大君可也上不驕而夬履考祥不疚帝位可也不咥人亨雖危何咎合履之亨乾三

之惕也或曰坤初履霜謹冰之漸至象于履虎其志加懼辯之早而上下安惕之深而危厲釋也○按邵子皇極經世謂五霸借虛名爭實利能以力率天下天下亦以力歸之引六三爻辭明之意指五霸猶眇之視跛之履履凶而以力爭經營故武人得爲于大君蓋言道德降而功又降而尚力之世如此此亦以敷視物一淺未可據爲正卦正爻旨也因附識之

周易上經撥易堂解卷之四

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

履而泰然後安泰故次履爲卦乾下坤上天地之二氣交通萬物亦莫不本天地之氣而皆通在人上下之志交同推之萬民亦莫不本上下之志而皆同從其往來察其內外皆內其所當內外其所當外者也而爲長爲消无之而弗協消長之宜者矣故夫小往大來云者即陰退陽進之謂如云寒

往暑來之詞也必泥交字曰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如彼此交易之說則于否之大往小來又何說也夫乾坤有定位乾下坤上天地上下之交象固然不必泥之求小大往來之解否泰反其類俱小大俱往來豈俱可以交言乎○小往大來陰消陽長之謂也大往小來陽消陰長之謂也必曰往居外從何處而往來居內從何處而來且否泰相反又從何處往而來來而往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
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與否往來迭運者也而小往大來斯吉亨而爲
泰泰之義取于交通反于否之不交者也故由其
小往大來推之則是天地之氣交而萬物由之以
通就卦體而爲言觀于資始資生而萬物亨利具
于卦中之卦矣以人則上下之心交而其志合之
爲同就爻情而爲言也觀于二五中行而志願互
應見于爻中之爻矣其內之爲長于卦則乾陽于

德則剛健于品行則君子是君子之道長復而臨
臨而至于泰陽健之君子進而用事是之謂大來
也其外之爲消于卦則坤陰于德則柔順于品行
則小人是小人之道消由此壯而夬夬而趨于乾
陰柔之小人退而失權是之謂小往也。按陰陽
就天道言健順就君德言君子小人就人才治道
言內外之分消長進退之機也祇此陰陽健順君
子小人之迭相乘除遂分否泰一往一來因爲任
運然豈无維持旋斡于其間者夫泰不生于泰而

多生于否否不生于否而多生于泰倚伏之端在
早爲謹其幾而已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
卦本天下地上以象例則宜曰地天交泰夫天地
上下原不可倒置其交也氣相通而上下之定位
定形未之有易也故曰天地交泰言天本上也而
交于下地本下也而交于上位定而道以濟形分
而氣以通交爲通濟而泰象成矣后君也繼天地

之後而立人極以爲主者也夫上行下濟陽施陰
受天地交而萬物通者泰之道也且四時錯行五
氣順布周于八方播于九土氣化物候各有所宜
后則裁成之而制其太過輔相之而補其不及是
天地經人君一番裁制而道乃和賴人君一力輔
佐而宜不失民生天地之中后則胥匡其生左之
爲陽而仁以育右之爲陰而義以正无之而非其
裁成輔相之功也所由上下交而志同寧有他哉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泰者坤之三變復而臨臨而泰也初九陽之方生取象于苗出地而曰茅鍼其根曰茹猶伏于地之下拔而起之則彙而連之矣初二于六爻皆地道初尤其下泰否皆取拔茅從乎地之類而已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賢人在下伏處草茅者也拔而升之連類以進是猶三陽開泰時正春初茅茹新苗拔此連彼有彙征之慶而君子道長之象早已見于斯矣斯其志子同升不欲老一君子于衡茅卽不欲留一小人

于內地也故曰志在外也據此則外云者謂外小人可也然亦叙君子志圖功于外之初也○按大過初爻茅取巽此卦茅或取震不必泥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包荒云者猶云包八荒取象于外地之統于內治而如覆載之并包乎八荒也又荒治也包荒則統治之是必用剛勇濟險之才則猛以濟寬有容乃大能斷乃成雖不務遠畧而遐方不遺非包荒之甚何以及此雖各爲內附而朋比悉化非馮河之勇何以克此此治之所以得尚于中道而益光大也○坤耦象朋朋亡準東北喪朋而爲言也意坤變而乾耦化爲奇而不爲朋乎○或曰荒遠不可包而包之如天之下包乎地也何遐之或遺馮河不可用而用之如剛之能濟乎柔也何朋之或奉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二正義前解既悉矣合互體觀之包荒臨也用馮河壯也不遐遺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也朋亡夬也亦壯之非禮勿履復之朋來无咎也得尚于

中行臨行中爲大君之宜復中行爲從道之美夬中行以无咎壯以中而貞吉也而泰以一卦兼得之尚矣故統象之曰以光大也坤之象曰含宏光大卦爲坤體之三變而成泰是于地道之含宏而兼天道之剛健含宏則爲包荒不遐遺之象剛健則爲用馮河而朋亡之象坤乾合體得尚中行其道不光且大乎以之者九二正中實以之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九三以乾惕之詞言天地之際明于平陂往復之常理謹乎安不忘危之正道則可以无咎勿憂其交孚之不固于以享有福于永泰矣○或以互推之二有臨象故云包荒有夬壯象故云用馮河三互得復故云无往不復五之歸妹亦從互而得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泰之成卦以陽進而三天與地相際際也者分界接界之際而陽降陰升又兩相交際之義也于此際而惕于平陂往復之理謂泰爲已安而知艱則

平不忘陂往必思復而守之惟貞自可无咎其上下交孚何所憂恤于以享有福祿以保泰也蓋慎莫愼于此際矣○按平之爲陂猶平地之變爲陂澤也象取地澤不免于八月有凶往之爲復卽天行之反而爲來復也象爲地雷不出于七日乃見艱貞无咎統大壯之日貞吉曰艱則吉而咎不長也勿恤其孚本夬央之日孚號曰勿恤而危乃光也于食有福福卽富實通泰之義食取卩動腹果爲象而義則享食之謂也有郊社合饗以受福非

歸妹虛筐之承也故曰天地際也闔卽方澤之分亦可旁通于郊交際祭之意矣雖然此祇可爲知者道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羣飛貌鳥數飛曰習羣飛曰翩坤以耦行如羽以耦舉其象則翩翩矣夫翩不一翩方以類聚何其鄰之耦而无猜若是其孚也謂以富利招之而不待富也謂以告戒約之而不待戒也其與初九之拔茅茹彙其象正相應似未可執小人復來

之解也蓋君子同善小人同利未有小人不富以其鄰者也○象曰失實四陰位不實六陰爻不實故象取不富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初九賢士在下有連茹初升之象六四賢臣在位有聯翩耦翔之象賢士之氣動而陽賢臣之道靜而陰夫上下交而志同志卽其願也孚卽其志之同也翩翩卽其志同交孚之臣鄰也不富不志于厚實不戒不志于要約蓋其臣鄰交孚非富利而

相從非告戒而相合實出于中心之願其志同也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而士不動心于重祿亦不明言其忠信此上下之所由泰交而坤之臣順與乾君之健德无間也失實猶言忘利象取陰虛而自外于陽實若失之也○或曰卦互大壯非等于大輿之輹又互歸妹有近于虛筐之承皆爲失實之象且不足言孚矣而翩翩以鄰交孚不戒非由于中心之願安得有此或又以富福主利言鄰主朋言屬坤失言缺失取兌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爻之取象皆偶舉一象以像之故曰象也者像也其取之不一例俱不可泥泰之六五陰尊而下交乎陽象帝女之下嫁不以貴驕其夫以是受祉吉莫大焉在泰交之世君之于臣固虛已下交即其女嫁臣家亦不挾乃父爲天子而驕其夫此亦積約之理然也實聚其象而匪直虛摹且互得歸妹卦中之卦既具之矣聖人于是乎取之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泰交之世上下志同帝乙歸妹王姬下嫁其位在中而以貴行故以祉元吉而爲志應曰中以行願二五皆中而行乎其願非二之剛中而有所拔實五之柔中而樂爲降也居尊位而下交歸少女而中悅其行願也即其志同也○按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此亦與泰同爲乾坤交象而卦互又具歸妹故六五象之在坤六五黃裳元吉美在中也而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則美非以飾而德不疑于或缺中本于順而願何有于不行以是信之子之宜室家卜

帝祉之施孫子吉莫大焉已○又按卦氣泰之時令應春中其詩歌桃夭之候乎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上下志同則衆志成城矣復于隍者雖運極而反亦衆志之漸弛而勢以頹也亢之解上之崩何衆之可用至衆不可用上下不孚雖作命作誥于國中而告之以順命之正正恐志之不同非吉之所可願也不其吝乎是唯任賢保泰不忘乎陂往復

之常則艱貞承固君臣之交惕上下之志堅矣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復于隍不敗往復之運然也謂泰極必否當此時勿用師而勞大衆徒致力于再造宜自邑而告命申警惕于靡常蓋城者地之利也師者人之和也命者天之時也復于隍地利失也勿用師慑人之不和也自邑告命凜天時而和衆志保泰于有形之城不若保泰于衆志之城也夫命亂故衆携人不和而地利以失復隍之由也告命則衆聽

人可和而天時以順成城之固也然不命于未亂之前至既亂而命之命非不貞而亦已吝矣故保泰之宜早也○按卦互復上六用行師終有大敗互夬告自邑不利即戎互歸妹永終知敝其象其情悉具于此卦上爻中矣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是否之運天地閉塞陰陽不交固亦氣數之爲之非盡出于人也故雖以君子盡人道之正往往不免于不利蓋往來者天之運消長者道之常會逢其否陽退陰乘固如是也不然君子之道窮豈君子之人有以召之乎但君子當此要不以匪人之爲而寬其朋故雖守正不利而終不改乎君子之貞以堅其操于大往小來之日也周文羑里其否已甚固不敢謂身之爲之亦不敢謂君之爲之一歸于天運之固然而信乎人道之當守象所謂儉德避難其辭乃如此信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與泰反而曰否之匪人謂天地閉賢人隱匪賢人君子吾道之非有以取窮亦或由氣數不能有通而无塞世運不能有治而无亂故君子之道不能有長而无消所以守正之君子宜无不利而往往不利蓋大往小來其內外消長无之而不與泰

反也曰天下无邦上下不交其志不同仁賢空虛邦國殄悴曰內柔外剛不曰健順小人之色厲內荏非君子之中健外順比也○按泰爲坤之三變自復而臨至本卦陽進陰退由是而壯夬趋乾則陰且消盡而陰无盡消之理轉而爲姤陽之亢即陰之所自來也否爲乾之三變自姤而遯至本卦陰進陽退由是而觀剝歸坤則陽且消盡而陽无盡消之理又反而爲復陰之極即陽之所自來也夫卦經三體以從皆離其本宮而三變皆與本卦

相對之卦否泰爲乾坤之反對旣未濟爲水火之反對咸恒損益爲兌艮震巽之反對而咸與恒對損與益對又四卦之反對而非本宮之三變不以例論故泰者宮地而位人雖曰天運當以人事爲實體否者宮天而虛人即有人爲亦與天變爲斂避此否之非盡關人爲可知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之氣交通則泰不交則否也否即天地閉君子以斂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即賢人隱之謂也按否卦君子道消互剝觀姤遯漸卦多退藏之象但當斂約守貞德以辟剝牀及膚之難不可貪榮值否運以干利用賓王之祿蓋遯以固志遠小人不惡而嚴漸不素飽居賢德以善其俗俱于是乎在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否者乾之三變姤而遯遯而否也初六陰之方入其象亦如茅拔君子守正于下而不變則吉而亨矣謂不與三陰爲彙升而妄援求應則辨于否之

機者明而處于否之道得也此觀象而存戒之詞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得志不言泰失志不言否泰與否皆言君子之窮通關世運之治亂故泰否初爻同象異時一征吉一貞吉一泰運之開道之將行往而有爲吉也一否運之兆道之將廢守正不失吉也乃志在外者旣隱居以求志自行義以達道況其爲君子道長之時忠志在君者雖吾身有宜潔而大倫未

可亂非不知君子道消之日也然則拔茅茹以其彙于泰初彈冠之慶也拔茅茹以其彙于否初掛冠之悲也皆指君子而言也若小人者不敢僭當泰并不敢僭當否也○或曰猶之拔茹猶之彙拔泰初則八元八凱之升否初則入河入海之遯唐虞春秋之世正可觀矣○或又曰否之初猶未離于泰君子方羣于朝依然泰初之象也然否已伏矣道已向消矣在野无欲進之思而在朝无遽去之義志不忘君則惟守貞以俟命而已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陰位主承陰爻居之亦主承承者陰柔在下順承乎陽剛而一无敢可否異同于其間此小人之所由萃嵌而承寵如舉朝婦人唯唯諾諾苟爲容悅豈非包承之象乎在小人則全軀保妻子固爵位爲吉而大人于是乎否塞而不通矣而要不失爲亨者小人順承以取容大人順時以伸道也其亦羣分而不亂者乎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下體坤爲地地之廣生承順乎天承載乎物其中无不包固无不承者也是曰包承象坤之兼容並畜无小大而皆羣處于上天下地之中蓋不擇而承也故堯舜之世亦生共驩桀紂之朝亦產龍比時泰非无小人時否豈少君子在无心之天地統萬族而生之鈞是人也總總而別之爲小人大人殊與天地之量不相似然泰否之分互相消長雖同在包承之內羣有不得而亂者矣主治者弟以矜大度能容之量而競進雜用則小人朋比而得

志以吉大人守貞引退而不免于閉塞亨達之路矣象曰不亂羣也蓋謂小人大人之羣原不可亂小人吉斯大人否亨用人固不可爲包容之說而亂羣以致否也仁以愛人智以知人羣不亂斯知以成仁之善訓也本義謂大人亂小人之羣謂不亂于小人之羣猶云不爲小人之羣所亂身雖否而道猶亨也否亨分說亦可余前說與今說不合似今說較切○按否之六二即互遯之初上六遯遠小人不惡而嚴不惡未嘗不包容嚴則遠之勿用

有攸往則雖否不爲小人之羣所亂猶之亨也又按互覯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詞意畧同

六三包羞

陰柔小人不中不正婢膝奴顏已可羞矣而靦然居內之上尸祿素餐忌賢藏險其可羞孰加焉陰性善忍如此可羞之甚而忍而容之恬然而不爲怪豈非包羞之小人乎并不可語于包承之類矣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乾之變自姤遯而否者此爻也三本陽剛男

子變而陰柔婦狀不中不正非若含章以從王事祇爲包羞而利闚覯是爲以陰居陽而位不當也孟子之醜儀衍從可知已○按漸陸夫征婦孕離羣而失道其可羞孰甚焉包也者或取坤腹藏之象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近君多懼濟變以剛九四之大凡也雖否泰有命運轉于天而修其道之无咎者剛柔克濟以行所志于其間則君以凝命爲祉者臣亦以順命行志而爲祉而諸福之物不且類應而畢致乎故云疇離疇離者多而麗之之詞也或曰其疇有離于祉者乎亦可通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天下有風后以施命誥四方君之命也卦互爲姤施命之象泰終之告自邑者此命否中之施諸門闕者猶此命也命有于大君奉天之神道而設教以覯示臣民命綦重矣九四近君而宣贊治命于否運將華之時剛以順施方

有命而起志君之士用賓以覯光亦有命而退亂羣之輩遠災而回剝夫命亂則否咎之所集有命如是乃以无咎彼无妄可貞固有之也自必天命大亨鮮有不祐君子之疇類所由並麗于嘉祉也其孰有不膺寵命者乎象曰志行也志即在君之志有命无咎行矣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九五休否之大人即轉泰之大人有德有位有旋斡天地主持乾綱之才故時雖否而有以休之休

之者承天休命而振其否也要其心不忘亡雖休勿休而綢繆鞏固之道未嘗一日而不脩也此所由有苞桑繫固之象若云已治已安如苞桑之固矣則又其亡其亡之所伏也君心敬肆否泰因之以此○按卦中有巽多用繫字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休否程傳謂休息天下之否在大有順天休命休者有休嘉休美之義九五以天德之剛健居天位之中正轉否運而爲休嘉之象此否之所由休止

即泰之所由亨行也故遯之五曰嘉而否之五曰休一也大人乾九五之大人當大君之正位轉否爲泰不其吉乎其亡云云繫傳詳之矣其取象則互巽爲繫又爲苞桑亦合艮之磐固而取義也在姤初繫金柅否五繫苞桑各併一象而取之不大遠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傾否語奇否而極國運將傾矣上以陽剛之才反傾乎將傾之否運則人勝乎天如大厦之將傾而力能持之使反于不傾此所由先否後喜也○或曰否之極未有不傾者故君子常以否爲憂而後乃得幾于泰而喜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者塞也傾者危也塞之極則危之甚曰傾否危詞也謂國運將覆而不可長存蓋惟其不能察否之幾于先故漸而馴致于此極剝墜而莫支是要乎終而咎始之詞也若能早見其否而預存一極否之憂于其先斯不至于不可長而傾自必轉否

爲泰而喜矣故云先否後喜必謂剛足傾其否而否不長爲可喜似涉强

同人 ䷌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火爲天之用本乾體而中交于坤爲小變耳故炎上之性仍上同于天文圖之離進而居乾南之位爲其同也其生則同根于兩儀之陽也蓋火之于天水之于地本天者親上本地者親下火就燥而從乾水流濕而行坤陰陽各以類從固皆同體同

根而同德與象者也故火與天言同同者上同之天位乎上也水与地言比比者下比之地位乎下也同而言人者何也卦象乎人事而爲言而二與五應二于內爲人位五于外亦人位同一中正相應之德則同乎人道之相濟而相助者也故曰同人同人而曰于野何也于義取曠遠无私于象則乾之二曰見龍在田此則曰同人于野田野皆地之道從乎地道而爲象也大天高野曠畛域不畫蓋與人同亨之道也行則可以濟險居則可以守

貞无所不利蓋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有以通天下之志人无不同斯道无不亨且利矣或曰貞其要矣○或問本義釋離象爲火爲日爲電曰日與電皆火而麗于天者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同人曰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乾之九二曰利見大人九五亦曰利見大人以二五爲內外三畫卦之人位故同謂之人以其爲大哉乾元首卦故同謂之大人而此卦內體爲離離變乾之九二爲六二剛變爲柔一卦之主以陰居陰是爲得位內體中爻是爲得中不但與九五中正相應且以一陰而應五陽皆爲乾畫是得位得中而應乎乾猶然乾之人位二與五同而柔順之志孚于剛健文明之象麗于陽亨曰同人蓋言乾變而離卦大巽于乾體者也夫火炎而上上與天應日麗而明明與天合同象同德同人是稱其曰

同人于野亨何也野者境地空曠與天相際中虛无人人无不合是謂大同蓋離爲中虛之象乾有合旨之形而六二一陰爻陰位心含太虛匪見于田乃同于野其亨也即乾之嘉會與物相見一物不私萬物並美咸亨相遇无之而弗同者也誠如是虛中以大同可同人以安行即可同人以濟險借乾畫之三連擬大川之利涉既象虛舟之觸而不怒亦象長風之剛而可乘夫應物以虛者心如廣野御事以健者行若濟川乾行也者健之謂亦惟

虛公能應乃若是其同健以往濟也詩曰烝徒楫
之非同人于野豈能同人于川哉所以然者離內
文明乾外健體本文明以行健而二五柔剛同中
同正內外相應君子之貞居守貞而剛柔之德和
而不同行濟險而虛公之用羣而不黨此君子所
由通天下之志而无睽異于其閒也按行地多以
貲力為健惟大川之涉舟行以虛乘風如馬御天
猶龍其曰乾行則愈虛而愈健也千里江陵一日
還世閒安得此健行之馬耶惟乘虛以健故耳或

曰乾行乾天也大川之涉虛而健行同濟者人利
涉者天也非有强于人之同而自應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同人相為應與者也天純陽而含火火上炎而本
天其為應與也昭昭矣是有同人之象夫以同為
同同焉而壹以不同為同同焉而和同人非壹于
同蓋和而不同而乃同者也剛柔異質以相克陰
陽異道以相貪君子以是類善惡之族辨貴賤之
物不比而同之違物情以亂天下所由能統而同

之術物理以和羣族即洞若觀火之明有大而應
天之用无非此審異致同之旨也○按乾之九五
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乾六位皆剛而二五人位
亦以剛德為應求皆其同焉者也此象同人即本
前同聲同氣來言火就燥而從陽性本天以親上
同也而內體二爻剛變而柔則既異矣辨異于統
同之中其類无不應斯其所為同象也術者言天
火字文亦有同人之象說雖纖亦頗慧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于門何也初九象乾戶之初闢故曰門剛在下而
上无繫應同人之心如重門洞開何私昵之有故
无咎或曰離之初動變而艮艮為門象或取此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爻曰于門象曰出門何也爻意或以凡卦之初爻
為卦爻所自出如人之由門而出无論往南北東
西出門是其初步故初曰門而初九陽方向進象
于出門隨之初曰出門交有功其為出門一也而
爻曰同人于門偷即復之所謂不遠雖近在門地

出而遇之而皆其同志者耶今有四方同志往來踵門謂之同人于門可也謂之出門同人可也然卦言同于門猶疑于分立門戶之見象言出門則雖同之于門而化門戶之見于其初无所私繫是爲出門之同以此爲同旣无分門之嫌亦无杜門之怨且无傍門之羞古君子之外不失人内不失巳象乃如是又誰咎也○或曰同人内卦離離之初有出門之象令人離家謂之出門隨之内卦震爲行動令人行動亦謂之出門去況帝出乎震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于宗則門以内而陰爻陰位柔而多昵雖于五爲正應而不无黨繫之私是以吝明同人宜公而无私稍私則吝矣或以互姤繫柅柔牽于内故有于宗之戒初二三原其一離象地二生火固其宗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主也六二柔中爲一卦之主同人于茲中虛而无所障其心空曠如廣野卦所謂同人于野亨即主此爻爲言原其所以主此卦之由則謂此爻虛中應物志无不通而不偏主一成見于内既不牽于宗黨之私亦不設一宗主之意故无所不亨而无有于吝也然此意卦與象傳詳言之矣而爻則就卦之正言者而反言以申之謂卦主九二象同于野以其无宗黨宗主之見故不吝而亨若令稍形一人之能同我爲之宗主則不免有私主于意中即不免有私黨于其族是爲同于宗而非同于野何由以亨取羞吝之道也惟六二虛中固无此也君子應物能同不主一私見乃可爲同人之主

也如是卦互家人爲宗旣反申六二之亨亦借取互象之吝前賢美卦而訾爻成卦止此一爻而又訾之前後背決无此理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三重剛不中剛暴象戎爲内地之邊界于外象莽爲下體之上陵于天象高陵陵則土之層剛者故曰岡陵重剛則下爲伏上爲升而三又處于伏之升之之界也故曰伏莽又曰升陵夫離爲心爲目伏莽則心包弓戈有戎象升陵則目察形勢有

不敢興象三歲云者偶因乎三而歲之也猶云包
藏禍心伺畤不便久不敢發耳或問同人亦有陵
奪如此者乎曰且讀史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莽林莽中也或象巽戎甲胄戈兵也象離居上卦
之下剛下伏剛故象伏莽居下卦之上剛上乘剛
故象升陵敵剛云者剛與剛敵而不應也三歲就
三言三或取離三或乾行三連而天三周也不興
言其伏巽綏不果之象也安行也者安能行之說

是也謂三重剛不中包藏戎心其設機象伏莽其
伺間象升陵其遲疑不果象三歲不興同人中之
以剛遇剛力均敵而懷惡各為虞詐而无釁可乘
或不果行者豈少也哉觀春秋戰國之同盟亦可
想其桀宄予謂匿怨而友同人之道衰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同人于野者莽不伏陵不升墉不乘并宗黨不立
至三則伏焉升焉而四又乘以攻焉是其思爭思
奪于邊疆阻截之間豈復有于野同人之象哉然

三以剛乘剛而四猶以剛居柔剛不中正而欲為
暴象乘墉欲攻而反思乎義卒柔弗克攻弗克者
能自克者也自克乎私乃能釋暴而同人以利貞
矣故吉是皆懸擬一象以明人之動于慾動于忿
而不能同人者如此如彼不必其仇五而爭二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乾畫之連疊如墉然四居下卦之上又地之高而
勢欲逼乎天者亦象高墉九四以剛而不中之爻
有乘墉欲攻之象乘者梯級以進巽長而高攻者

帶甲以登乾戰而健其曰弗克則以剛居柔而剛
為柔克以巽思動而動為巽繩本心之明循德之
制反身之誠從道之順是雖有乘墉之力而難于
違義以相攻此弗克所為能自克也其吉云者義
有弗克于心為困反而求之合于天則此九四之
吉以義吉也夫同人者同于義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與二剛居剛柔居柔雖同為中正而各是其是
如同處一事此曰剛克彼曰柔克同立一志此尚

剛往彼尚柔退道不相謀或此出而彼處此默而彼語出者語者類稟乎陽而行乎剛之性者也處者默者類稟乎陰而行乎柔之性者也兩若相反有象于其先之號咷以爭者然其德皆大中至正而无偏邪而彼此交應柔以濟乎剛剛以濟乎柔雖内外異地而不睽尊卑異位而不疑既非伏莽之所能間亦非乘墉之所克攻倘所謂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者乎是則後笑之謂也繫詞謂二人同心此也此君子和而不同而心爲大同者无論小

事雖用大師合謀共斷能使師徒輯睦而无弗克相遇也則依然利涉大川同心濟險之謂也必曰用大師勝之而後相遇无乃激于變而動于機也似非同人之旨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繫詞言之明矣今何爲舍子曰而宗傳義也或猶未悉象曰之旨而疑之不知象謂同人之先謂二五剛柔異體各得其中正柔中者不曲以狥剛剛中者不曲以狥柔出處語默之間各行其是而五而繩直剛以繩柔之過而使合于中柔以繩剛之過而使合于中此不同爲同笑從號咷而得故曰以中直也如是而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兩以相成一而有濟无論平時即離戈乾戰象乎大師之相遇而二人同心以二之柔而得中而遇乎五之剛惟恐其剛之過乎中而先號咷以克之更以五之剛中而遇乎二之柔惟恐其柔之過中而先號咷以克之是則二人之剛柔交濟而大師无不可克敵而奏膚功也則惟其主是帥而同心各以

中相繩直故耳如此可同他何不可同耶余于繫傳之義詳爲釋之或謂乾二變爲同人與坤二變爲師卦正得相對故取象大師或又謂陽爻爲大五陽爲衆師衆也故取大師相遇姤遇也卦互姤相克云者交相克即剛克柔克之謂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乾之上九亢而有悔之地也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其不能同人也可知是以動而有悔也此于同人卦中雖居外无應而與亢而

絶物者不同蓋其志存乎同人特其地爲于郊而巳夫豈有亢之悔乎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郊與野何辨于野取二二之虛中應物心若廣野而无私繫障隔之象郊則心遠地偏離國都而避朝市寤歌无非斯人居遊亦其同志其跡則高蹈遠寄類絶物以孤亢其心則我歌子和樂偕友以徜徉此未能若于野之亨通天下之志而爲同是其志有未得然既巳爲于郊之曠卽物外之象而爲

同是其悔可无總之見道大涉世深方于同人之象一一見矣

大有

大有元亨

乾之五爻動變而爲離則以聖作物覩之位而爲明照四方之用虛中以運如日麗天不有一善而无善不有不有一物而无物不有所照者遠所統者實也其有不大矣哉○傳謂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諸有合而歸一

有蓋居尊應天之后也大哉堯之爲君則天難名而巍乎有成功煥乎有文章貴而有位高而有民賢人在下而有輔要皆有于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之德是則大有之象象火在天上也不其大善而亨乎深觀于此而无極之所以爲太極亦卽不有之所以爲大有從可想矣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五尊位而六居之是柔得尊位其道大中而上下

五陽應之天人交助諸有畢該是曰大有其德內乾剛健外離文明以卦言也五本剛健爻位而變爲離中之虛乃爲文明則又就六五一爻而言也應乎天謂乾爲天而五上又皆天位天體剛健以文明應之則與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者无有于閒是爲應天時行倘卽後天而奉天時之旨乎凡皆就六五而言謂其德之克應天而不違以時行而无或失也此其所由爲元亨也○按應乎天應乎乾元而時行乃卽所謂亨也亨者嘉之會

萬物出震齊巽而相見乎離乾元美利利天下何所弗有此有之所爲大大有之所爲元亨寧非亨嘉之所爲會耶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爲電爲日萬物並照有是以大君子觀象以至明而行其至健以大順而用其大中有惡則遏之使翳蘖不萌于其間有善則揚之使側陋得明丁其會故大有衆也善惡之所雜也元亨命也遏揚之所施也休嘉自天命之者无妄明照自

我順之者不違此大有之所爲應天而時行也夫甲冑戈兵亦遏惡之器離則象之而况乎明于察幾者乃克治之必嚴也物采章服皆揚善之具離亦有之而况乎明于尚賢者自顯遂之必當也故天命有善而无惡君子卽遏而爲揚苟非休之能順亦何大之可有也○按全卦爲乾變在九五飛龍之占而爲繼照全卦爲離變在六二黄離之象而爲見田卦變之无非休嘉也如此此外論附之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有之初本于无陽始于下上无交應心不交物物不害心萬有之多无所干涉何咎之有然要非却衆有以避咎也在不忘克艱之念以處之則无由而得交害之咎已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六有內體天德之剛无交害无慾也慾則害剛无慾則剛矣故凡有可有也而慾不可有一慾之交萬有之累也奚以大大有內體天理之誠无交害无妄也妄則害誠无妄則誠矣故凡有宜有也而

妄不可有一妄之交衆有之僞也奚以大然則大有之根根于吾心之无一有无有一慾乃大有剛无有一妄乃大有誠并无有剛无不克誠无不動之見乃大有无所不克无所不動之用无他惟能无交害而已是故君子克艱先愼乎德且不自見有德何人土財用之有得以交害于其心是非屏諸有而滋咎惟其思艱不好大圖功不貪有爲富而害之不交斯咎之无集而有于是乎大矣或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只是始終无交害三字○彧

曰同人親也則有交而交則有伏莽乘墉之害大
有无之故无害于初九言之舉其槩也存一見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剛健能載而大有之積載獨盛則有象乎大車以
載者克宏克毅任重道遠有所往无所咎矣蓋有
是德而當是任是其爲九二之與六五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大車以載健而能往富有積中重遠不敗惟其初
无交害故其中无敗積也乃无咎大車即坤爲大

輿以載亦坤之厚載而以象乾何也蓋厚載之大
車所積于中者既實而非馬力之健何有攸往大
載而能往惟其健故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有二義貢享方物下享上也宴享羣臣上享下
也此云公用亨于天子程主貢享謂諸侯不敢私
其有朱主宴享謂公侯受享于天子二義俱合按
左傳晉文筮大有之睽卻有功而王饗之則本義
尤確矣九三何以有此象曰三于內卦爲天然

卦之上同上曰自天祐之六五大有君德祐之者
天也三曰公用亨于天子九二大有臣功饗之者
天子也公侯之亨于天子猶大君之祐于天也況
天祐之天子有不推祐亨于賢公侯哉小人弗克
有益以明亨之應有而非私也則祐之又可知矣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乾之九三公侯之象居下之上而有君德處內之
外而爲强藩乾三連或取三公或取連帥或專戰
功或錫弧矢威天下象兼取睽其用亨于天子如

彤弓錫諸侯有功詩咏鐘鼓饗之是也蓋惟公侯
能驅禦夬決主戰伐敵王愾有功獻之天子賜之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以覺報宴亨
之宜也而不濫及于小人謂其弗克當此亨猶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之意耳象曰小人害也亨及小
人斯害也已○按左傳肴烝體烝與詩咏燔之炙
之俱言亨即言烹如烹羊以亨之類離火兌羊象
義兩取㓨可意會亦不必泥○或謂程傳主公侯
亨獻義亦可兼○又按明出地上康侯用錫馬蕃

庶晝日三接火在天上公用亨于天子正當合晉與大有互看連看二卦皆乾宮回變卦也術家謂之○按用亨尚賢所以揚善不及小人惡亦以遏矣即順天休命之事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盛而不極剛而不偪九居于四懼滿而守柔无咎之道也人臣雖有大載之功受天子之亨而車馬儀衛不侈行列之衆盛其懼損可知何咎之取是非有明哲者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彭或即詩四牡彭彭與出車彭彭之謂謂車馬儀衛之盛也匪其彭則不侈其盛大有而无侈盛之心斯可无咎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辨晢猶曰辨白審于事幾師其晢也離明之象離明辨别事物而條析之使无不明白是也蓋无而爲有虛而爲盈无恆之人罔知事理有若无實若虛明智之人自无驕溢所取之象有大而自爲毁折其驕亢故也按彭象或本乾爲馬取之易兀象外孚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者也人君上應乎天惟誠孚乃足迓天庥而天應之于上下應乎人惟誠孚乃足得人心而人皆應之于下上下交應皆其上下之誠孚則厥孚交如之象也是惟信以發其心之誠然而履之斯感通上下者然也然要其居尊之體内剛外文自然有尊嚴可畏之威蓋其巍柔懿恭而出之甚順若素易然者非以防

覩者之訾摘而備之也不其吉乎或曰威如之吉以自治躬非治人而刻以求備以明威也其即威而不猛之旨乎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虛中而孚上下天人交應是爲厥孚交如蓋言一人虛公而誠信有以感發上下之志而无不交孚大學所謂與國人交止于信中庸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人者是也此有之所以大而大有之

所爲元亨也其又曰威如之吉何也固是以威嚴
濟其誠信柔而合剛而深推本卦爻義即取弧矢
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言信以發志上下交孚
大有元亨何復睽貳然順天休命善所當揚惡亦
宜遏雖有交孚之志不可无威武之備故乾爲天
下之至健德行恆易以知險弧矢甲冑戈兵之屬
所以張威即所以備險遏其惡而治其睽使志孚
者服其信即志睽者畏其威斯爲吉矣故威如之
吉云者惟恐恃其交而有易忽之心必其威而无

畢備之道也○按此繫詞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夫
子即取爻之威如而曰威也此論確不可易後賢
徒臆說大泥耳本義謂人將易之云云亦似見得
後一面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九天也祐之祐六五之君也六五所履者信實
健而踐乎天行之乾而无有不實也所思者恭順
明而志于虛中之美而无有不順也當大有之時
不自滿假而所履所思如此是不自以爲能置而

又崇尚夫賢德且以二三賢臣虛己以交其崇尚
人之賢也益至未有有是德而不承天休者也未
有天而不祐助乎是德者也故曰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夫天人一理也上下一應也應于下而人助
之信乎于人未嘗不順應于上而天助之順達于
天又未嘗非信也彖曰應天而時行象曰君子以
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者有德此有人有土而
有天命者也故曰大有元亨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柔得位得中而上下應之上即上九應之者天也
天助順與人助信一也前說并釋繫詞之意詳矣
但按大有初九无交害也當其初愼于所思篤于
所履其德業猶未爲富有日新何敢遽期于大惟
无交害克艱免咎而已至大有上九自天祐也思
无不順履无不信其德業已極于應天順命又得
賢以共保其大所由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此卦
初上象曰俱啄數爻詞更不多着一語明大有始
于思艱極于天祐其積中不敗而又亨賢以輔之

善以揚惡以遏其處盛不驕而益彰信以孚之交愈嘉害愈遠繫詞曰履信本信以發志而曰信曰思順本順天休命而曰順曰又以尚賢本用亨而曰尚賢蓋九三揚公侯之善遏小人之惡固以崇尚賢侯也至威如亦遏揚之事一以信行一皆順命其曰无交害亦可云未蹇有厥孚之交如而亦无敗載亨奸之害積而至于極祐乃應乎天矣余向論厥得未若此之融貫也且細推大有之致也惟艱大有之保也亦惟艱積中懼其敗亨賢防其

害明辨戒其盛信威嚴其備總一思艱克艱之意如是乃得天祐知天之不假易而大有之應天時行惟艱則无咎而已

周易上經撥易堂解卷之五

謙 ䷎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坤之六三動而變一陽爲謙本含章之貞而發爲剛健獨任之才宜其持而矜矣顧從王事而賢勞不以自伐成乎始終而有功不自以爲德止于下體有不敢上人之心之乎艮象有抑然欲退之意是其爲德盛爲禮恭爲守乎位而不出則象乎山之高而下于地不嫌于降尊地之中而蘊乎

山愈彰其光美蓋无之而非謙德本義謙意謙象蓋如此也未有謙而不亨者未有謙而亨之君子而不有終者大惟謙有終則亨亦有終也在坤之三爻曰有終成言乎艮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君子體之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何以亨以其能尊而下交卑而上承下之而非
降其道光明卑之而非屈其道上行是道卽天地
交通之道也故亨以天道而言乾之陽畫是也而
交于坤道之三爻變而成艮艮爲卦之內體居下
不爲天道下濟乎乃艮則陽止二陰之上光不可
掩明不可蝕此象尊者之謙而下交益昭令德也
以地道而言坤之陰體是也卽受于乾陽之一畫
變而成艮艮亦坤之附體居卑不爲地道卑乎乃
艮則陽主羣陰之中進而益上止而益行此象卑

者之謙以自抑旋見升階也凡皆就艮而言所謂
地道卽指艮山亦地道蓋山雖高而不離乎地故
言卑山雖同地之卑而陽光上動故言上行彖傳
發明一卦之主惟此一爻如射之箭箭不離的也
若以坤在上爲卑而上行反涉通論矣天地鬼神
合之人道總以明盈之當戒謙之當守也尊而光
卽下濟而光明之謂卑而不可踰卽卑而上行之
謂其道本天地而實皆可驗于人也君子之終終
于謙德詩所謂以永終譽者乎在前賢言虧盈益

謙變盈流謙害盈福謙惡盈好謙之理詳且盡矣
不用復贅但按盈者陽之實謙者陰之虛盈不可
久故爲虧爲變爲害爲惡亢窮之所以有悔也謙
以虛受故爲益爲流爲福爲好牝貞之所爲有慶
也至于虧彼而益此卽變以爲流反害乃成福去
惡斯得好則正大象之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道
也彼分言之盈則虧謙則益合言之則虧乎盈而
益乎謙是兩開是一貫下皆如是細玩自有得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卑山高地之中有山卑之中有高也而究之高
不自見其高猶然不出于卑之體卑亦不自恥其
卑隱然已蘊乎高之形是其爲象不以山高形地
勢之卑且以地卑彰山體之峻蓋卽下濟而光明
卑而上行之義也是之謂謙君子之卑順如地不
妄自尊而心愈下德愈崇一地中有山之象早已
知天道之虧盈益謙知地道之變盈流謙知鬼神
之害盈福謙知人道之惡盈好謙于其多而爲盈
知山形之隆隆者則裒損其有餘而川以益寡之

不足是有不敢以多自盈之意故不務封殖積而能散不矜盛滿富而无驕稱物之多寡盈虛而施之各得其平皆本欲然損抑之志均其實有高下之宜在孝經諸侯之孝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臨淵履冰長守富貴孝順德即謙德也可合大象而得其旨矣○按此卦一陽進退爲師爲豫爲比俱主有人有土而言例之而謙之道可知勿拘于下士之屈折而已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謙德之柄也德覗于初謙謙云者便有謙而益謙即始要終之意蓋其柔以處下卑以養德柄此以往用爲舟楫以濟險可也何吉如之或曰互體重坎象大川震木象虛舟可用乘之以利涉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三極之道六爻兼而兩之初與二地道卑也而初又地之下則卑而又卑即卑言謙乃謙而又謙之象且變盈流謙者地之道變山之盈而爲地亦變地之盈而爲川坎川流于地下下之下也謙之謙也故謙謙兼言之曰君子謂君子惡居下流以納汙未嘗不象于下流以鍾美凡以卑順長養其德也牧有養義順養如坤牝之牧牧有長義建長如侯伯之牧夫坤爲方國長以牧人坤爲厚載養以牧物而地道卑順則謙以牧德自牧其德斯牧人牧物之所不能外也君子蓋早已定于初矣其曰用涉大川吉言卑謙之用濟險可也而况于夷大川象坎涉象即巽之木如舟之行川况蹇則利涉謙則用涉蹇之无尤惟謙謙之自牧也○卦象

長坎故云大川用涉則柄謙而濟險也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之謙何以鳴鳴于人爲令聞鳴于巳爲永言也柔順中正永言乎謙而不忘則于巳能貞而令聞斯集之矣故吉或曰柔順中正之君子无在不流謙德之音无在不垂謙德之訓也其鳴也豈徒口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謙曷爲乎鳴之其虛而若谷謙流而有聲乎而恭

不侮人倫不奪人非聲音笑貌之為所鳴者皆其中心之若无若虚不侮不奪自得夫謙順之貞乃无之而不吉也是其鳴為自鳴非猶之鳴豫鳴為和鳴即善之鳴陰觀于物理牝懐其子聲出于心藝啓于雷鳴先自地于此可以思鳴謙之象矣○或曰鳴謙凡詁言稱謂之謙皆是如稱孤道寡小子小臣尊前卑名之類或又曰謙德在中不鳴不知其謙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謙曰勞一陽獨處于上下之交為衆庶所倚任勞在萬民即坤之從王事而有終者也即師之稱丈人而進位者也而能內止外順為主柄有勞而不伐功非不成也而猶然循无成之分位非不上也而歆然无好上之思豈非勞而能謙之君子哉象之所謂有終者此也斯其吉矣夫右之君子能謙而鮮勞者有矣能勞而鮮謙者有矣勞而克謙以功下人宜繫制之所深賛而詳之也其唯周公乎且互得坎勞卦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何勞一陽而統羣陰如一君子統萬民用涉川以濟險方大蹇之是肩利征伐以止寇又大師之是柄解難解之難成无成之終故九三為一卦之主蓋勞在萬民者也而按其全體皆地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納高下于所載所振之中成終始于不重不洩之內有勞而不自見為勞能以其成功下人以德則盛崇效天也以禮則恭卑法地也萬民之服服其勞尤服其勞而謙也夫萬

物致役乎坤勞乎坎成言乎艮致役則勞而艮有成功坎為勞卦九三成艮互坎又併體于坤者也故為勞謙在坤則從王事而无成有終變艮又所成終故曰有終吉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撝謙何也坤之六四為括囊象陰結而韜于密謙以一陽內動裒益稱平以此進位施之益光處括囊之地而有撝布之才順而發之无所不利而所撝者則猶然守卑執柔謙恭不失个惟賢識嘉之

心无矜已傲物之象雖所撝无不利而所撝无不謙矣是之謂撝謙是則流謙德于音內而鳴之也貞以吉布謙德于事外而撝之也亨以利矣以是而撥之行已事上之則夫豈有或違乎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四之撝謙均而布之不違乎天則之正也卦主在內德盛禮恭其積厚止謙裒多之象而內爲謙德之積卽外爲謙光之撝撝卽平施之義不違則也乃以稱物夫有物有則于則不違于物乃稱稱物而施撝之皆順故无不利爲休復以下仁又兼來頤以從貫拓之自密解之斯孚馬牝而撝千里之足動而益駟鳥飛而撝下上之音鳴而益善蓋皆撝之而不違則之象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以柔居尊謙順接下其恭儉之主乎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寧有所貪利其鄰而侮之奪之以自厚者乎故曰不富以其鄰不富云者猶非富天下之謂也所然而衆且服矣其有不服如葛之

于湯密之于文則利用征之而初非出于侮奪之爲執故與其侮拂之意仁者无敵此所由无不利也乃知行師而征逆命亦唯謙爲克利之而用之也或曰卦互體得師故取利用侵伐之象或有然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猶有寇攘姦宄而負固不服者則利用侵伐以征之是其所征非貪利而動師蓋討罪以和衆也前論詳矣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異哉上既无位矣何師之行何邑國之征此事而无位爲之又何利用之有故他處可云无位此不可云然然則何也曰謙之象極而上于退而策之以進也夫謙鳴于二內以守其貞謙鳴于上外以彰其用用以行師征邑國進而濟險而所往皆厲卽用涉大川而有終之爭也蓋始終一謙而其用之亨雖以行師征國而皆利非徒極而退之之謂也謙極善退故進之進之而謙之志得矣而謙之

利用彰矣宏鳴乎哉僅曰征邑國本謙志而无好大喜功之為非力弱不能及遠也邑國象取坤衆師互得師也○或曰上外之外也鳴謙志有所未得而為不平之鳴來怨于不富以其鄰之主與務而不伐之臣也往而征其所怨之邑國書所謂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何在而非謙之用也此說亦可備一義存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同一鳴謙鳴于二而中心得恭儉非聲音笑貌之

為鳴于上而志未得恭儉有行用小過之處故行過乎恭用過乎儉謙非不足鳴也而反之巳志未得其所安通之衆志未得其所樂或嘗其謹之太過无足以動大衆舉大事才弱而不勝也志巽而未遑也惟于此時濟之以剛武用以行師征乎邑國使天下知君子之謙讓非過于用柔而甚亂經邦之具固已裕于温温恭順中矣曰可用云者兼之之詞謂如是乃可也○或曰上六之鳴謙即六二之鳴謙非有兩也抑得之中心非飾於外之貌恭可託若志有未得則葛伯之仇餉可征蓋鳴謙者志在安鄰而大違其志所為用行師而征其邑國也卦中上爻多申明二五之爻義此其旨亦然○或又謂物不得其平則鳴上六不平之鳴也謂邦國人民有志未得其平而鳴于謙仁之主者亦曰鳴謙如侵阮之怨于文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是也即匹夫匹婦之鳴怨于湯征自葛始亦皆此意蓋極言謙之積厚謙之施平用以服强植弱无之弗宜自牧而牧萬邦有如是也

豫 ䷏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之象羣陰樂九四之一陽而一陽亦樂羣陰之皆應動而順理而衆順之可不謂和樂矣乎是謂豫也大豫則志行可以有為而豫恐志怠亦宜于能奮建侯以親萬國行師而用長子皆利于順動而无咎或荒者也故曰利建侯行師因人心之悅也或即振作之意也而凡事豫則立此亦先立乎其大者日以[illegible]謙行得此例加得謙其

彖其于中也或曰震侯坤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

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九四一陽之剛而羣陰應之故曰剛應謂天德剛而衆應也其曰志行志主于上行剛進而不已也卦德内順而外以動順者坤之體動者震之變也于純坤之中而其一乾畫爲震是于大順之中而生一健象爲動故曰順以動夫豫者順動之象也順理以動无所矯拂豫之至也在豫之爲卦本坤之順而爲地道之所貞乘震之動而爲天道之所始故豫順以動天地弗違而況侯之建也順乎建國親侯之心師之行也順乎衆正民從之志夫豈有動之或强者乎如之云者如其所動而天地无心是也極而推之在天地之動以順日月順其度而不過四時順其氣而不忒聖人之動以順則刑罰无弗清而民心无弗服凡皆本于豫之理也

豫之爲時爲義雖天地聖人有不能外也如此不大矣哉○按日月四時效天地之動者也惟以順則不過不忒刑罰又聖人用之以動民者也惟以順則簡清而大服乎民心然聖人之以順動凡事類然而獨言刑罰清卦互解而赦過宥罪清可知矣互蹇而反身修德又刑罰之所自清也若夫互小過而曰日月不過互蹇剝而曰四時不忒則惟豫順以動而小過蹇剝之差俱解釋而不爲患矣豫言時又言義合之則時措之宜就而分之則日月四時統于時刑罰民服主于義以順動者動順乎時亦順乎義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豫言乎其和暢而鬱者以宣閉者以達人心感之而爲樂亦聲容發之而爲樂者也爲象雷出乎地而震奮有聲陰鬱解散陽和發舒草籟皆作萬物乃豫先王因之順陽氣以宣人和制六律而調雷管而于是之舞蹈備聲容之始終爲之作樂以衆

崇功德上帝出乎震而爲天神德以生長萬物者也即物本乎天之稱也祖考崇于廟而爲人鬼德以蕃庶于姓者也即人本乎祖之稱也先王郊祀上帝宮配祖考以鼓樂之殷繁修薦配之仁孝本享帝亨親之誠報致役致養之本豫遠乎不敬亦豫宜其至和觀于豫象而義可睹矣○按樂記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即本雷出地奮之意也

初六鳴豫凶

初六豫之初而即戒其鳴也陰柔在下上得繫援小有得志輙大鳴豫以此處豫則有始鮮終未有不凶者也故初即戒之戒鳴豫宜鳴謙也嘗筮得此爻人有善乎乩者爲判爻義十餘條皆眼前近象而出經生意想之外一日震爲長子坤爲母爲腹初則子未出母腹也而有哌哌之聲吉乎一日坤爲十月震爲雷初于履霜堅冰之候而霹靂有聲吉乎一日坤陰老婦也而居然以柔下之質先唱而不安于隨則牝晨之索也况稱制而擅主器之權乎吉乎他皆準此此雖術談而且知旁通情

擬易堂解　卷之五

也學易者奚爲規規乎哉○或曰鳴豫豫鳴之也天下凡事宜豫立于初而徒豫爲鳴之鮮成多敗故凶亦一見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謙可鳴也豫不可鳴也鳴謙乃吉鳴豫則凶况初六陰柔居下上應强援藉寵方初遂鳴得志不勝窮極肆慾之態无論其究終至于困窮即其履霜忘戒剝牀蔑貞一有鳴豫窮端已見其能免于凶乎○或曰豫爲震之初變震初九爻詞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恐致福也變而豫則无虩虩之懼而啞啞笑言志窮失則斯爲鳴豫之象夫恐則致福豫乃取凶非豫之凶蓋鳴之故也然則負乘之醜剝廬之憂孰非鳴之所自取乎○按易通旁象豫象之大者大獸雷鳴山谷獨應窮凶之志殆不可極術者取之以斷凶人如郭氏洞林之釋飛鳥主禽怪一則存之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六二中正安靜卽爲其神守之堅介于石繫之微

不終日故能无謟瀆而不眈于豫樂之途以自失其所守之正何有于鳴之凶盱與遲之悔貞之疾冥之咎哉此其所以爲萬夫之望而吉也或謂互體得艮艮爲石故取象于石竊以意通之子謂知幾其神乎得豫道也不謟不瀆正已豫也見幾于先遠害豫也知微而即知彰知柔而即知剛蓋皆豫爲知之故曰先見也夫天下之幾皆動于豫君子之哲能明于豫惟其有介石之操不動于欲是以有不終日之見不罹于患豫之道得也夫豈猶

六三之盱睢而罔察遲疑而多悔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二之介辨之嚴守之堅也蓋處豫之道在于能辨得失善惡之介而豫決其幾尤在于能力持于得失善惡之介而豫堅其守艮震中奇一畫而互介之象互小過自二至上介于九四反復皆艮止爲石反復皆震動如迅雷有不俟終日之勢于爻分內外兩介六二爲內介之初幾止靜而判動之後又爲本卦內體之中且正者故能辨于介如兩

石之分而堅不可移故曰介于石言乎即六二而先見九四之分也既先見之不失何終日之可待辨于介石者又動如疾雷而究不失其坤貞安靜之素是以吉也謂六二豫決而无猶豫之見即柔先見剛即微先見彰凡事議先幾无後悔也要皆本中正以推理而非任偏私以妄臆也此其爲豫之道得矣爻義詳繫詞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六三陰不中正而上視于四下溺于豫宜悔不速

悔則必悔本義之旨然矣考睢盱小人喜悅貌又張目望視者猶豫不進也據此則盱爲睢盱豫即喜悅上謟下瀆自若汪之能无悔乎而又猶豫張望不能早斷所由愈遲而愈有悔也何有守介之貞見幾之吉耶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六三之詞何也凡人張目企望者多猶豫不進每至貽悔謂其遲而失事幾非介于石不終日者比故有悔也大盱有望視欲動之狀遲有懷疑欲止

之情如猶豫二獸然者故欲動欲止皆悔也位不當云者處不中不正之位而莫能決于震動艮止兩介相疑之理也以此建侯行師難乎其言利矣○或曰盱豫小人喜悅貌在宮人望寵亦象之各有取爾可以兼存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豫豫之由也卦之所由以為豫謂羣陰之所由以奮其和而有豫象者也冬陰既窮春陽方動萬物咸舒由以和豫故雷出地奮而凍解蟄啓天地

之心亦由以豫順準諸人事又何疑焉是則九四以一陽而致羣陰之豫以為豫不大有得乎夫羣陰皆棡朋之象也剛應志行以之建侯行師而得民多助盍簪之象也无不由此而有得焉理固可以勿疑矣象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正示人勿疑之詞也必曰又當至誠勿疑理固是而詞覺費力矣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由豫震由此出艮由此成坤之致役致養也由此蹇以解而比以親侯由此可建師由此可行樂由此可作而德由此可崇上帝之殷薦祖考之配俱由此望秩于山川而享祀于廟庭日月四時由以不過不忒聖人之刑罰由此民服而皆清是其為豫之所由致其有得于順以動剛應而志行不其大乎蓋至是而一陽為羣陰之主羣陰由一陽以豫衆志皆孚无所疑貳在蹇曰大蹇朋來在解曰朋至斯孚而此卦則曰朋盍簪盍簪云者貫一剛畫而為羣柔之總使之不散亂而紛披象羣

耦一奇奇連耦合以止則衆止而光明以行則俱行而和集也此志之由以大行而有得无失豈鳴豫之志窮于下者比哉

六五貞疾恆不死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如此爻本義程傳而外并集諸說皆得其情古今皆有其事皆有其理并而存之而一爻旁通之義備矣細按本象以乘剛為貞疾則柔而乘剛患其偪也以中未亡為恆不死則尊而居中權未失也此溺于豫而不能振乾剛之

斷以制强臣以收人心之象也洪範咎徵曰豫恒燠若是其陰愈怠弱而陽愈亢乎○或曰桓文之世周病羸而延喘莽操之時漢病寒而寄命其久不死者類如此夫豈溺于豫哉亦豫之道不修也故君子辨之于履霜之日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曰貞疾居豫而有戒心柔乘剛也其才本弱所乘乃强腹心有疾芒刺在背是爲貞疾然所居爲五柔而得中中德未亡乃无亡理故恒不死○或曰居尊而狃于柔弱則不死之常疾也余前論備矣又按象互坎心病耳痛加憂爲疾象疾何云貞久也常也恒不死外弱而中未亡陽生氣猶在腹也恒云者卦亦恒之互體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戒豫之極也豫之極而至于昏冥不中不正積柔成逋苟不速變咎乃及矣爻故于其成而猶望其有渝也夫初之鳴豫涉于豫而輒鳴之上之冥豫困于豫而反冥之鳴之者如牝之方得牡而不勝悅也下位之初得志者也冥之者如飲之長夜而不知極也上位之樂而忘返者也能有渝則冥而不冥矣故无咎○或曰初鳴之不冥于口三盱之不冥于目上立于外卦之外匪鳴匪盱而冥之矣此于成格外而又有變焉蓋所謂冥情者也不必有得亦无咎也然而如是在上則亦非久居之道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爲昏冥象爲陰極而仰視蒼冥天高幽遠則冥豫冥升雖取坤陰亦從其在上而象與天際也故稱冥焉冥也者上帝祖考之所在无形聲之可接有精氣之可通也冥豫也者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而上帝歆以配祖考而祖考格其悅豫有感通于幽渺之際者是曰冥豫成有渝云者渝變也動則變震主動變而成言乎艮成卽作樂之九成六成渝卽樂之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可得而禮之謂蓋樂一成而有一變正悅豫之通于冥者也夫仁孝之殷爲天祖其事不可

不豫而宜漠感通鬼神豫悅每樂作一成而致羽贏鱗毛介屬之物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土之示極之而禮天地人之神示與鬼莫不應變而有逾于此知作樂崇德與鬼神合也可以和年豐去灾眚何咎之有然祭不欲疏疏則怠祭不欲數數則煩古者大雩之舞郊社明堂之祀各以時舉何可長如此其作樂鳴豫以通于冥哉是則无咎又在乎主鬯者无或疏或數之咎也上六之義如此若鈞天之夢遊猶然衆維魚旐維旟之忽成忽變冥幻

之悅豫又奚足恃哉按余此論出舊說之外于大象義甚確執故見者駭之矣

隨 ䷐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有隨時隨人二義○隨陽倡而陰隨正也剛來下柔似陽反隨乎陰矣豈以初陽隨二三而爲思媚四五隨上六而爲言秣耶豈以震長男之悅少女而往而隨之耶是豈正而大亨以利者耶然則何以曰剛來下柔耶求之具卦體固也而有理爲夫陽剛也來下柔者即其先陰而爲倡而陰乃隨之其體又陽動于此陰說于彼依然陽倡而陰隨之正也是則既曰隨則必有來下而爲之倡者矣動者先也說者後也後隨乎先君子所由動必爲可說而不欲人之苟爲隨也○按左傳隨有乾之四德乃无咎穆姜筮之則主之爲隨人者言男筮之則又主爲人隨者言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之成卦也何居以震卦之剛來而下于兌卦之柔以陽爻之剛來而下于陰爻之柔葢剛從乾來處于坤柔之下非坤柔之往而上乾實乾剛之來而下坤也是爲剛來而下柔其內震動也外兌說也動者來而下之言有倡也說者以其來下而悅之言有隨也柔隨乎剛而後剛說隨乎動而後說也然則乾之剛不來而下柔何有于震之動坤之柔不因剛下柔而動何有于兌之說而隨故夫隨

者陽動而陰隨之或為隨人或為人隨觀于剛柔動說之象而已○按屯之建侯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咸之取女曰男下女與此卦剛來而下柔卦義雖各有取惟能下柔之為貴也故下賢則得賢下民則得民未有不悅而隨者也夫動罔不說說罔不隨隨乃大亨貞則无咎而亨貞之道各以其時動止不常隨時无故始終勿失後天而奉此天下之所為隨時惟隨時乃可无咎于天下夫天下之事小而食息起居大而征誅揖讓時各不同能隨

乃當春震秋兌天且不違而况于其下者乎要之隨時者惟義是適而已從義則日新天下何事而可違于時宜哉大矣哉隨時之義乎違之則過焉而小過隨之則亨焉而大亨也○按卦備元亨利貞之四德二老之交六子之迭俱其于中其本體震兌互體巽艮引伸則離坎之長體交錯則乾坤之合體八卦備于一卦四時周于四德其大處可以義統亦可以象推在人之精心自會耳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隨者隨時之義時作而作猶雷動而澤隨施也時息而息猶澤止而雷亦隨收也澤中有雷施之既收之候也蓋兌正秋而收乎春令澤淵默而納乎雷聲陰而受乎陽動而歸于靜矣故其象為隨時而作者隨時而息君子自明動以嚮于晦出而作者亦入而宴息非以偷安隨時之義自如是也夫陰靜以養陽動晦息而裕明作澤中有雷君子所為无小大而皆隨時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六子子也而各有所主則即乾元之官也震一陽在下而主乎動動則變蓋乾闢之門帝出乎震者此也故震為帝之官為物隨之主不可以有渝也而或其隨時而動來下于陰雖有渝焉而不失其正故吉所以吉者以陽方動闢乾與坤交以其自上來則為來下以其為初動則為出門以其隨時則為有渝以其動而得說則為有功夫坤簡能易從而有功者也而乾來下交之則為坤所說隨而功歸之乾矣初之取象于此而云吉蓋從正而變

而不失常也占者觀隨之變亦可知所從交矣○
或曰出門交有功者无所繫于內者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者何樂記之所謂天地官莊子之所謂官陰陽官主也主天地陰陽之職理者也震主器初陽又震之主爻而卦之陰隨陽卽賤隨貴正如僕從之隨主皆從此一爻之剛來下柔動而致悅以主之故稱官焉貴主之謂也有渝云者震主乎動隨時而變變无常形理无定主是謂官有渝乃其道則

一惟從正斯吉也從正謂從乎所主之正從官也卽隨之謂也正對渝言出門動而有作嚮明而亦嚮晦之時震之時也陽之動帝之出也合艮爲門闕而初動向出謂之出門可也交者剛來下柔乾而交坤之第一索也有功出震而成艮歲功于以成而萬物皆說隨則有功之謂凡事類然不失者謂隨時无定主從正出有功雖曰有渝變不失常是謂貞也隨之所爲吉也書曰德无常師主善爲師善无常主恊于克一與此爻義同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隨貴專係初失五已不專矣不專何功況所係爲初陽小子而所失爲正應丈夫也又不止于无功矣凡物有所係則不爲隨六二之陰柔性固多係者也或曰卦中巽每言係以巽爲柔韌陰木如藤蘿之可用爲係物者艮幼男象小子乾初畫稱陽亦象小子震長坎中與乾陽二三畫象丈夫合正體互體而求此象俱合○按此解用舊說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二之應九五他卦多主中正而言隨則易爲乎戒之以心之有所繫又繫非其正故也蓋震爲動主主于從正而巽以柔繫情感所牽自二至四艮象小子則有繫小子之象夫旣悅隨震長而動又悅牽艮少而感无當于澤山之咸反失于風雷之益是所繫者艮小子之咸拇所失者震丈夫之大作也兼與不專所從非正不惟失初九而繫九四且因繫九四而併失九五矣鴻漸于而有言頤拂經而失類何有于中正之應而爲貞吉之占哉象

曰弗兼與咸繫小也通之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徂
小人則君子不進猶此旨也昔賢謂繫初失五初
安見繫五安見失耶況初爲卦主曰官而小子卑
之可耶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六三陰亦有所繫繫亦有所失獨所繫者丈夫震
而失者小子艮非執隨而志下正動巽而日進也
蓋其志之所繫固已專而无所分于狎悅矣如是
爲出門之交皆老成而足以益我隨有求而隨有

得蓋所利在居貞雖有所繫不失爲正豈猶咸股
之苟于隨哉此爻之所爲有功也舊謂繫上九四
失下初九似有未當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三何以繫丈夫失小子益動而巽則有大過人之
志進而從上而不與六二之艮拇爲咸蓋所志在
利用大作日進而不止故曰志舍下也或疑之曰
凡卦初爲下舍下是舍初舍初是失小子然則二
之繫小子豈非繫初乎曰小子謂艮下謂艮趾志
舍下謂二下于三舍六二而不繫則不爲拇腓之
咸是舍下而非執隨之比益動而有日進之象蓋
繫于丈夫震以求有益于得失于小子艮而不至
所執之已下也然則隨有所求而慮无不得動以
從正靜以居貞利何如之○按陰從陽動執下隨
人六三柔而志剛又內附成震之剛體雖柔必強
故所係在丈夫之剛壯而不在小子之柔弱蓋志
從震長明作有功不從艮少宴息无爲也惟志舍
下不執乃能如斯若疑舍下爲舍初然則執下爲

執初乎是可知小子丈夫之辨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五同德也而居臣位爲衆所隨而得其係則
疑于擅而偪矣故常不免于凶惟誠孚于君而所
行在臣所當盡之道則明于得失吉凶之由自不
以人之悅隨爲己之私獲又何咎之有○或曰三
之隨有求得有求而得之也四之隨有獲未嘗求
而有獲之也四近君而有獲于悅隨以常理論之
固爲凶道而究其有獲者非有所求蓋皆有孚于

在下之誠而悅而隨之者所孚在于正道則非以私相比而相從也亦以明矣咎何自來乃知咎之自來來于求獲詭而非信枉而非正亦暗昧陰幽而非明者也人臣而爲君所疑忌豈无故哉○初出門則交有功官有渝而貞不渝也四在道而誠有孚隨有獲而上亦獲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之隨有獲與六三之隨有求得矣以辨夫六三之柔而志剛隨震而動明作有功明作則有所

求而得則其功也又巽近利三倍故隨求隨得乃動得所求艮以知止不爲妄動故利于居貞若九四以剛居柔近尊處偪悅以相隨獲利三倍无事于求匪朋從爾思之感勿問于得有孚惠我德之光何自養之非正象于頤觀咸處過之既大變乎棟橈故貞而不免于凶義嫌于偪凶而不失爲貞道取于孚惟充有孚信而獲上厥孚在道則以保身乃可有功斯爲无咎夫利者害所倚隨獲之多爲利大矣故雖正而凶隨之信者人所任道孚于

上爲信彰矣故既明而功隨之凶咎之无明于信以獲上之道而已○或曰隨有求得有二義隨求而隨得一義求隨而得隨一義隨有獲亦二義隨在而有獲一義有獲于衆之悅隨一義易義旁通俱可意會

九五孚于嘉吉

初曰交四五曰孚陽剛以交孚爲隨者也皆非有所係也孚在道誠孚于臣道之貞也孚于嘉誠孚于君德之美也此人之信于君而悅隨之有自來

也至以中正應二之中正而信乎仁賢則嘉賓嘉客之交孚猶然君德之聚美所彰也隨有四德嘉以統之矣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中正爲人所悅隨是有嘉德而衆孚者也居是位而有是孚是以吉也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正孚于嘉吉之謂也○按萬物出震齊巽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亨嘉之會也位乎正中時際嘉會隨以信孚上下皆有嘉德吉

孰大焉象取諸巽或曰咸娶女吉漸女歸吉婚姻孔嘉倡隨乎合正位乎內外而剛柔皆得其中此隨之至善者也女隨男陰隨陽臣隨君均此一象可以通觀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隨之極係之固也二係小子三係丈夫上係則神明也拘係之矣乃從而維之誠之結也此誠王用以亨于西山而何所不可致悅于臣民人亦用以奉于王而何所不可悅隨于祭告也哉按取象兌西方互艮則山也震長主器爲王上象上帝神祇兌亦象亨祭告虔而拘係從維又取互之巽雖不必盡泥亦必不憑空擬諸形容也或以西山爲岐山固然周公言周從所居也而所謂王者其即文王乎○諸家解易精且詳矣竊恐猶舉燭高明之說也嘗臆爲不通之論如此象與舜之飯糗全看謂文之羑里一時固如彼後之得王業而祭告又一時如此隨時之義大矣哉此其所以爲隨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之之虛而指之也其取義則柔牽而固結而象則手拱拘之取諸艮繩若係而維之取諸巽亦馬字馬引重以致遠即牽羊薦牲備物而乍乍交通取諸震與兌震馬而兌羊也王者主之皆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者也震也艮爲山兌位乎西是曰西山用亨云者主之而致頤養又互益有用亨于帝之吉也夫拘係而從維者昭潔齊于物即誠敬之見于維係用亨于西山者致祭告于帝即誠乎之交于亨嘗上窮也者上極于天帝祇神皆可隨時隨地隨感而隨通祭則受福而圜丘方澤齊物主之義悉備于卦中矣夫祭者時爲大亦即隨時之一義也

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必隨而受以蠱天下事多壞于隨韓子謂行成于思毀于隨者是也隨有安舒自適久而隋敗之象蠱壞也故受以蠱蠱則有事矣其爲卦象卦義替

才前賢言之悉矣左傳風落山撓而亂之蠱之見于天時者也女惑男長而私少蠱之見于人事者也皿之有蟲木之爲蠹蠱之見于物類者也荀九家艮爲狐巽柔而媚狐媚妖惑則亦蠱也互體得兌爲女巫能咒風雷則爲巫蠱總之皆一陰邪壞極之象耳而舉其要義致蠱如風之入以緩則欲其止飭蠱當如雷之動以震而未可任其苟止也大事以蠱壞亦由蠱飭元亨者有事于飭蠱則善之大者也道之亨者也以宏濟之才而利用之爲

舟楫飭治于既壞涉險而能往先事而圖其事之新則辛勤飭于始後事而防其事之敗則丁寧飭于終在天行七日而來復終則有始而人事準之蠱壞之終極卽飭治之開始此所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一天行也而利涉于先甲後甲辛有事于圖新而丁寧以徃者其容已哉至剛上柔下巽以止蠱象也其入蠱出蠱亦未必非天行終始之所由見也君子觀剛柔上下之間得治亂之源矣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者事也謂治久而積弊生當有事于振飭也爲卦乾之初九上而爲上九是乾剛上而交于坤成艮之少男于卦體又爲剛也坤之上六下而爲初六是坤柔下而交于乾成巽之長女于卦體又爲柔也且內卦二三剛而初柔外卦上九剛而四五柔總之爲剛上而柔下而卦德則巽而止巽旣進退不果而止又不克發奮有爲苟且因循弊積不

振蠱之所由致也夫乾剛父道柔下而入之則剛以有所係而牽于柔坤柔母道剛上而止之則柔以有所限而過于剛剛爲柔牽猶壯夫之惑愛于少姬而蠱患可類見矣柔以剛遏猶弱婦之受制于健夫而蠱患可徐振矣故蠱者頹壞而振飭之所由以有事也夫亂者治之根也蠱者飭之自也蠱曰元亨謂當蠱壞之時大亨正開于大否而天下自此治也君子體仁長人嘉會合禮涉艱險而求濟若大川之利涉蓋以大過人之才往而有事

于恆久不易之道于以振蠱即于以飭治是人事
也要即準于天行也夫天行帝出乎震始也成言
乎艮終也齊之乎巽巽貞而艮悔是爲山風蠱巽
貞而震悔又爲雷風恆自本卦蠱而天行一周至
互卦恆同旋不出于巽巽値先庚三日之丁即後
甲三日之丁也而蠱之本卦其貞値巽丁其悔値
艮辛故先甲三日取辛後甲三日取丁槪伏羲之
圖位而本卦爲巽之第七卦則坐丁受辛者其自
貞而悔之次先辛後丁者其由終復始之象又兼

以互體之相連艮以止之震復起之蠱而之恆辛
而之丁按圖周復不遺毫髮其間二老之交三男
三女之迭引伸互見象具數全總包于終則有始
之內孟子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此可
謂蠱元亨也者艮終而震始之也夫天運无日而
不行未嘗无蠱必復于恆人事與天而同運往而
有事在振其蠱然則天行豈非人事之所當準哉
而自新丁寧之意亦即寓其中矣○或問蠱何以
當先甲三日之辛後甲三日之丁曰以圖圖之八

貞配方隅之八干除戊己中寄東則甲乙南則丙
丁西則庚辛北則壬癸姤陰生午半丙丁之交歷
四悔而爲巽本位適値丁矣蠱卦適申次合辛之
交歷六坎而爲艮本位乃値辛矣艮辛巽丁先甲
後甲各以三日天行以周以此推之羲圖艮値辛
巽値丁上艮則先甲三日辛下巽則後甲三日丁
也義較直捷其意謂自辛而丁七日來復之數而
艮止震起其天行之終始陰陽俱全與巽之偏于
陰行者不同故巽小亨而蠱元亨也一終則有始

一无初有終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何以爲蠱以風之落山有摧敗之象夫
撓萬物者莫疾于風其拉朽摧枯折枝毀條于山
下爲甚故謂之蠱君子未有于蠱敗之時而无所
事者是以施命發號振作民志起敝與衰振飭民
紀果行則象于發蒙觀頤則同于養正恆久而不
已則德以崇大畜而日新則德以茂凡皆育德之
事所爲省斯民而振德之者于是乎在是則蠱之

所有事而事莫大于此也○按卦體艮山巽風而巽又爲木兌爲毁折震爲震動山高風疾物撓材折類敗之象振動之由也故君子以振民育德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蠱者事之壞于前者也而幹之則其後也則子承父之壞而幹之象也故有子而考无咎初者壞之開于始者也而幹之必有終也則終由始之艱而善之象也故雖厲而終以吉蓋六柔而居下才弱而无應述父之美猶恐難之而能幹父之蠱往而

有事焉可謂有子矣厥考可以无咎矣故雖幹之初不免艱厲而終則吉也此先甲而圖始之象也才不必禹而其意則已无憾于鯀矣若蔡仲之命是也○或曰幹蠱于初幹之早者也賢哉有子考也何蠱之咎矣蓋惟厲于始而終以吉焉故曰意承考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書曰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若是者不能承考者也不能承考則无以繼志述事何有父蠱之可幹惟卦之初六柔而在下才弱之象也于乾父既摧剛而爲柔象棟橈之本弱而及末其爲父之蠱也明矣而震長主器匪爲童蒙是即克家之子守恆貞以立事之幹象考作之室厥棟或橈而子更肯堂肯構爲之幹以支其撓敗而貞于恆久是謂幹父之蠱也故有子而考可无咎夫父蠱而子幹之心日惕于危厲幹蠱而考无咎焉意原巽于順承此所由終以得吉也○或曰巽者和以順也幹父之蠱于其動志之初即巽以入

之盡幾諫无違之道此考乃得无咎雖初厲而終吉蓋其所幹在視无形聽无聲之際故曰意承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幹母之蠱亦擬諸形容謂九陽剛而居巽二中有所事于幹蠱而將順不拂如對慈母然不必泥六五爲陰尊即母也不可貞云者謂不可自信其爲理之正而堅執己性以直致之也初三四五俱言父二獨言母得无以初三五皆陽位四陰位而居

外俱不可言母母陰位而又在內者也惟二或象母巽之二又長女而有母道焉故獨言母母治內事而蠱常在內子為幹之則以子男而代飭其母之婦事也此豈可以幹父之常道同論乎雖然亦大槩形容巽入之甚耳不必過泥推之而父天者幹天蠱母地者幹地蠱君與父同后與母同凡有事焉視諸此而已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母即坤為母也乾初剛而變坤之柔為父之蠱坤

上柔而履乾之剛亦為母之蠱父母之蠱或以剛柔兩病乾剛之失恆即坤柔之失則也故子幹父蠱者亦必兼其母之蠱而幹之此幹蠱之事有連及非初二之象有分指也據此則九二之爻言幹母之蠱承考以及之豈謂二即母耶即曰初剛二柔剛父道柔母道初柔二剛初父蠱二母蠱亦可分象要不若通全卦之乾父坤母剛上柔下而蠱象莫確于此矣然則九二之幹母蠱承初而象其巽順和悅之有加剛而振柔不失中道要不可同

幹父之事而施之于母以為貞也蓋父道在剛母道在柔父之蠱病于剛耆而柔母之蠱病于柔偖而剛其道殊其蠱異而幹之固未可槩施矣○或謂母后垂簾朝政瀆亂漢唐之蠱在母者如此其幹之不可貞處可以思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之蠱成矣而剛往以幹之如父非獻子雖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矯其失而或過不无小悔而于大咎則无矣夫幹之未蠱之初則无咎而終吉幹

之已蠱之際則小悔无大咎同一有子而先事之開導後事之挽回固已殊矣○或曰為初之幹易為三之幹難論事則然論于道則莫難于初之承意也記曰視于无形聽于无聲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剛而有才而不失為巽動而能為而克守其恆是克幹父蠱者也父既蠱而後幹之不免小有悔父雖蠱而克幹之可以无大咎蓋處无咎者存乎悔曰小有悔即大咎所由无也故父之蠱處長

幹之意承于初咎无干終矣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裕父之蠱其以從令爲孝乎其以不改弊政爲紹述乎往而見吝柔闇恥也而蠱且日積矣君子以是益歎有子之幸也○或曰持是以往雖不與長君逢君之惡同其科其意一何太寬也何有于往見爲吝而已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乾父剛健初變而柔巽則父之蠱卽蠱于寬裕凡

有事當震動奮發之際而優柔不果若視爲无事以致乾綱不振而卽于頹弛此父蠱之所由來也子弗克以剛斷之才幹之又自恬于寬柔之習則父裕而蠱者子復于蠱而仍裕斯爲裕父之蠱欲其往而有事而準于大行豈可得哉徒見其吝而已○按自初至五爻詞皆言蠱象互大過頤也反復風撓而山下之物以摧敗則蠱之象也自是而山高風上无復蠱患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蠱之六五其崇伯之子乎九載之績用弗成方命圮族蠱何如之而有子柔中居尊不矜不伐天下莫與爭功能焉而又鞀鐸以來天下之賢士聞善言則拜豈非能任剛賢以幹父蠱者乎其究也父配郊祀以子之明德成父之令名百世用譽不益光乎可以知矣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幹云者卽貞固幹事之謂幹也父有蠱而幹之子以蓋父之愆若未有蠱而幹之者不啻濟父之美

而用以彰父之譽也舜禹之于父是也初與三之言幹父爲敗德子則幹其蠱在六五之言幹直若父无敗德子則幹之而用譽象曰幹父用譽存其譽而去其蠱謂猶世德之相承用譽而已易嘗蠱哉在象之意又進于爻矣至謂得尊位行大中以令名掩前人之蠱譽則已之譽應九二輔剛中用賢成幹蠱之助譽則人之譽意有兼取在象義則更隱而微矣○按宋有聲名之動兌有口說之滕譽之取象而用譽之實則柔中居尊而不驕剛中

相應而爲助其德則損以修恆以固其事則養賢及民莫不統于幹蠱中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自初至五皆言幹蠱上九居蠱之終獨及于超然事外之賢何也且不言父子而言王侯不言往有事而言不事爲高尚其事又何也豈忽舍幹蠱而另爲一象一辭乎曰非然也自古有事于幹蠱未有舍任賢而獨爲幹之者也而賢常以剛明高潔之才之德立于事外而无求于世在幹蠱之王與

侯知其淡泊明志寧靜致遠而訪之山林升之闕廷與共圖利涉大川元亨致治之事則君臣之道合而父子之譽永矣不然或信已之剛斷自用或任已之苟安不振徒令賢落木遺于空山木石之間在賢則以不事爲高尚其志可則也而蠱且日甚誰與共幹亦何由大亨而天下治哉上九之志蓋望幹蠱之用賢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蠱之詞皆往有事也事在于幹蠱而上九超然高志所志愈高潔于當世之王侯不求聞達而臣事之蓋其樂道忘勢非利祿富貴之所可屈如立身高山之巔振德頹風之外有如斯人王侯不得之不足以成其用譽之美君子不則之不足以振其育德之功也是其志可則而其風則邈然矣○按取象不事謂止而不事取艮王侯主器之君長也取震高尚象山之最上又巽爲高其志則巽多言志巽志之義也其義則上九剛上爲六五王侯之所敬求不能屈其志以臣事之此其所爲高尚而

不隨風以頹敗者也後世若子陵之于光武豈非百世之師可與振民育德者哉

周易上經撥易堂解卷之六

臨 ䷒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澤下而地以高臨之曰臨陰柔而陽以剛逼之亦曰臨本坤陰也一陽復矣又臨一陽陽浸以長小往大來行進爲泰臨者大也大悅大順剛中而應此所由大亨以正爲人事之利而本天之道也惟爲天道進者退之因長者消之漸盛大之陽剛不从而趨于陰勝大約至于八月浸以長者又浸以

消其能免于凶乎君子以是觀天道而益凛于人事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說而順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二陽之卦自復而臨由一陽而二陽剛浸而長云者陽初生而稱三剛則浸長矣其勢且浸浸而不止于二也故臨也者大而臨之剛長之勢所謂乾元始而亨者也以言德施之普也乾九二而有君德足以有臨之謂也兌說也坤順也內悅而外順卦之德則然在九二剛而得中而與六五爲應爻之情相得又皆臨之道所必然也夫剛長得中而不過悅順以應而不違其斯爲有臨乎而利貞可即是而見矣大亨即元亨元大也大哉乾元亨乃剛長以正即利貞貞正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陽氣自潛而見卦變由復而臨陰小陽大陽之浸長復小而臨愈大故謂之大亨九二與六五

剛柔之應得中不偏故謂之以正蓋臨之剛長以九二陽氣浸盛而未爲過盛即乾之龍德正中而非爲不中故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天道即乾道原于陽剛之浸長而爲臨實坤陰之漸變而爲乾也夫天道化育不息人準之而德施普被足以有臨是謂君德一天道也然而天道有長則有消其長也以七日之來復日從乎陽而爲言也而七則少陽之數自姤至坤來而爲復陰窮于六復乃陽生陽以日計則七日也浸長而臨于數爲八是則

其長而道亨視來復之七日而加進矣乃其消也
至八月之有凶月從乎陰而爲言也而八則少陰
之數自復至姤淩之乎遯陽窮于九遯乃陰滋陰
以月計則八月也臨方淩長預戒其凶是則其消
爲不久當來復之七日而巳知矣蓋天道不能有
長而无消人事要惟能通而乃久君子觀于臨知
消長之機窮變之理所爲大亨以正終吉而无凶
也○按八月有凶之說一謂自建子至建未之月
起復至遯孔氏謂毎陽長之月皆然于此卦特著

其戒一謂自建丑至建申之月就臨至否蔽爲切
臨一謂夏正八月則自寅至酉反臨爲觀之兌
者未知孰是大意在消不久也其在遯否之卦之
月乎然對七日而言則遯乃確矣按先甲後甲先
庚後庚天道終始消長皆以七日七日則六爻盡
而復初陰陽皆然易七日而言八月陽從奇從剛
陰從耦從柔八月之數從七日而加一數云也今
者剛浸長不久而陰滋剛乃消矣且以八卦值月
陰陽反對之位即消長循環之運也可以推矣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水所鍾也其上有地是地高澤下地臨于澤之
上而澤乃虛受容納于地之中故于象爲臨君子
觀象則以之廣教思于无窮象教澤之悅而通也
宏保民之並于无疆象地道之含宏而厚以載也
按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其容畜之多則
寓兵賦于井田之內蓋藏大險于大順也澤上有
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其容保之大
則建辟雍于國都之中又聚大悅于大順也夫坎

亦習教事而象爲師貞故不言教思師固憂也兌
以麗講習而象爲臨保故特言教思臨固與且求
也古者天子臨辟雍臨萬國皆謂之臨其此之象
乎臨與師同象不日地中有澤而日澤上有地謂
涵濡于下者澤之深宏合于上者載之厚也臨之
義兼君師有如是者按教思无窮其知臨而臨之
以知覺也之以大道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咸正
而无缺也容保无疆其教臨而遊之于蕩平厚之
以樂利太和之保合並生並育咸寧而无憾也

初九咸臨貞吉

初何以曰咸臨臨大也大而无不周徧則謂之咸乾元曰萬國咸寧坤元曰品物咸亨咸寧者首出以統物咸亨者含宏以承天也初九陽剛方長敷布尚微似未可以言咸乃其氣行率土一夕而潛周六合德本始亨不言而徧育羣㠯地之所載皆天之所覆而臨與之準在泰二包荒不遐遺咸之象固已具于臨初矣貞吉謂咸臨本乾元之亨利而要之于貞則无虞于八月有凶斯吉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在下非臨物之地也而曰咸臨則以陽剛初長潛布地下雖无臨物之位而有臨物之德德无弗咸則臨无不徧是曰咸臨謂其足以有臨如中庸之云溥博也蓋其蘊之為志措之為行无之而非正即乾初九之以成德為行勿用而已周于用故未臨而已足徧為臨也此其所由貞吉也○或曰志行正也屯初利建之為侯臨初宜作之為君一于正焉而已上卦六五象言行上六象言志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九二之體无加于初也初潛而二見藏用而顯仁其為咸臨之吉猶然一貞其為育物之功乃无不利即乾二在田而德施普也蓋德為君德斯臨為咸臨咸裕于元善性命之初咸施于德行易簡之內故无窮无疆之功用一咸寧咸亨之大化也君德之配于乾坤者如此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九二剛浸而長卦主也其溥博之德足以有臨覩

初九之咸臨潛而之于見始而之于亨其貞也不待言其吉也无不利君德已裕剛中而應寧有不悅而順者乎而或以有君臨之德无君臨之位雖无窮之教思善世而不伐其德溥而化不免以時舍而未順其施此亦時命之有俟也夫豈德不足以徧臨而咸人猶多歉乎哉是則乾九二之文明為天下所利見咸臨之德備矣不得以時舍之命而疑之也○又曰出命自君順命惟民九二德足有臨固如天之溥博而聖非作覩未率土之尊親

爲下不倍不位不敢作禮樂于時爲合在田同巳見文明是其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之德施在上而天下順命固咸悅其利在下而天下未順命又何嘗不咸信其施之普而利之周也○或又曰咸感也速也內悅外順柔遠能邇臨之咸感之速也德博而化神非有待于命之徧布而順之也○按初九九二並曰咸臨內悅外順陽感陰應二陽者同感之所由通而臨之所爲變也是皆其德之感乎四陰雖无以上臨下之象而有以剛感柔胥悅

而順之義也不咸樂爲所臨乎故俱曰咸臨然初則言貞志行以正二言无不利不必言貞而貞巳在矣象曰未順命也因乾二之時舍或亦孟子非以正行之旨謂九二純乎正理固有弗貞非但志乎天命之正兢兢焉順而行之者也觀此而咸臨之義全乎乾之四德矣○按取象有借義若兌之取咸之類兌于地也爲剛鹵鹵潤作鹹字借咸另爲義也坤土作甘兌口受甘亦此例在聖人存而不論云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甘臨本義謂甘悅臨人之象其伯術之驩虞乎抑好大喜功貪臨人土地如饕之甘食然乎緣處不中正陰柔多欲常以統臨爲悅非苦于侵削則甘美相市自古未有如此而利者也是惟憂之乃可无咎漢武輪臺之悔可以觀矣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臨何以曰甘甘之爲言悅也又口之于味也亦言甘兌悅兼爲口象故臨而擬之曰甘謂其以甘美

悅人而爲臨則驩娛之小術无當于君德之大臨左傳所謂小惠未徧民弗從也謂其以臨撫中外而爲甘則求逞其大欲益无當于君道之克艱孟子所謂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後必有災也夫甘言小美固不足于臨而采色聲音便嬖使令之與肥甘充當位以御者之所必謹若夫涖中撫夷必以保富爲甘心則昧于終日之乾惕而不知憂失于三年之求艾而終不能得咎將日長八月之凶大抵皆由于求甘而取也九三陰柔乘剛處不中正

位既不當何足有臨其象如此于消之不久而早以爲憂則弗遑欲而爲甘方且修省思懼夫既憂之震无咎者存乎悔咎乃不長也○或曰甘節當位以節者也甘臨則縱于甘悅而不知以節勞民傷財失度敗德雖以臨一隅而不足以當其位又安問君德之咸臨哉故曰位不當也是故當位者貴以節无節者位不當臨視節卦有兌悅而无艮止爻在不節而嗟此甘節甘臨之分也按象以二陽當四陰遁拆而加成四兌卦甘悅之无度者也

憂與悅反與懼并故可釋咎細推爻義面面具矣

六四至臨无咎

至臨本義謂相臨之至其中外臨之无弗至乎抑甘臨者未至而甘之至臨者无所甘而自至樂爲所臨乎蓋內應之初而外順之始如所謂近悅遠來容保无疆之象于茲觀矣且其處位適當內而及外悅而之順之交其爲个也豈有所强而臨哉何咎之有唐太宗夘越一家亦頗近之或曰乾道以大爲臨其溥博如天[illegible][illegible]臨故爾成焉抑通以至爲臨其至德配天无弗格被故稱至焉書謂萬邦黎獻至于海隅蒼生倘卽至臨之義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外卦之坤初爻外互之重坤中爻坤之彖曰至哉坤元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乾元資始之所至而資生悉有以至之无不周到是陽剛爲咸臨而坤陰以柔靜之至與之爲應德合无疆容保之宏順而相受无一物不爲陽之所臨卽九一物不爲陰之所至是謂至臨坤而配夫

乾也夫四爲臣位而坤又臣道君德有臨而臣以无成代終之道至乎其咸臨之所至則依然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之象也故无或不至之咎夫近君而得所任苟有未至有媿于客保民之基卽于位爲不當惟至臨无咎位乃當也蓋六四臣位坤順乃當也○或按臨之言至有言其轍跡之所經如東岱西華南衡北霍之各以時至則凡其巡狩肆覲之方身至之而統于臨幸之咸順其命其至也安以吉有言其政教之所通如東漸西被

朔南暨訖之无遠弗至則凡其血氣尊親之盛德
至之而樂于臨保之不遺于遐其至也化而神且
咸臨者咸至之象本咸至之德也通上卦六五知
臨則爲聰明之至上六敦臨則爲仁厚之至敎思
无窮其勞來匡直輔翼之思无弗至容保民无疆
其恭寬信敏慈惠之量无弗至蓋惟德至故臨至
臨至故咸臨也據此至臨通主君德而言可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柔中居尊下應剛中不自用而任賢以是爲臨此

知人則哲智莫大焉明目達聰周于萬物大哉堯
君哉舜宜其不勞而天下治也吉何如之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五君位也何以六居之而曰知臨卦上體爲坤含
萬物而化光者也其六五曰黃中通理曰文在中
也中庸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言知臨也柔得乎
中文而且理而密察无弗通地道之光君德之知
本是知也以臨行乎柔而宜行乎剛而宜蓋以其
柔中而與剛中爲應所行得中而不偏是其德溥

博而時出行而民莫不悅也故謂大君之宜宜者
行而中故悅而順也乃其知則從地道之光而爲
言卽有別爲有臨之旨也統曰聰明睿智足以有
臨包乎乾坤未專于坤之五也或曰繫辭謂知周
萬物卽知臨道濟天下卽大君之宜安土敦乎仁
又上六敦臨之象矣按兌爲澤亦卽旁行而不流
者也兌爲說又樂天知命而不憂者也合觀之卽
謂臨與天地相似于範圍見容保于曲成見敎思
也可

上六敦臨吉无咎

曰知臨大矣宜矣吉矣上之又曰敦臨敦則加厚
焉蓋臨人之道惟知惟仁知臨臨以智萬物胥仰
其精明敦臨臨以仁萬物胥服其渾厚自古未有
聰明睿智之君而敎思容保不日極于无窮无疆
之益厚者也夫臨之道大自初之咸臨志乎行正
固已通全卦而定于初不爲甘臨而順其自至必
如知臨大君之宜乃爲得行中之謂是正合二之
吉无不利而其爲臨有愈上而愈敦者要不外乎

其初之志定于內者而厚集于終而已故曰志在內也盖初以命志而上以成全乎志也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敦臨象坤之地勢以厚德載物敦之爲言厚也卦互重坤體爲敦厚又互復而與敦復同无悔變艮而與敦艮同其吉以是爲臨吉又何咎矣象曰志在內也謂其加厚不外求之于功效而內自考之于德載猶敦艮之厚終敦復之中以自考也初九咸臨志行以正六五言其行上六言其志无之而

非正故謂大亨以正也按咸臨言其博敦臨言其厚至臨言其悠且久智臨言其高且明統之則覆物載物成物配天地之无疆乃爲足以有臨也

觀 ䷓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居上臨下謂之臨居上示下謂之觀以下觀上謂之觀故觀次乎臨爲卦上風下地君子之德風風行而地之上无不偃故巽命方中而風同海甸通巽姤二卦而思之而觀之象具矣又九五以中正之德爲觀于四陰之上而四陰仰承而觀之于觀之象益見矣且觀有樓觀廟觀之旁義以馮氏疊艮之說推之艮爲闕門闕寺疊之而有重門複閣之形取象于此非爲臆說確有取爾也下故借盥而不薦相蒙以爲言也至盥而不薦云云朱程及各家之說不一皆可合參鄙見竊以觀者卽使民之謂盥而二句卽如承大祭之謂盡盥以致潔盡敬盥必于承祭薦廟則不薦不盥矣君子觀示天下使民自化无在而不致其敬潔則盥不于薦之

時而誠積于中容肅于外常其觀乎民不啻爲以交神也始終一敬而已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也者在上而示下也卦爲乾之四變獨五與上二爻猶是乾之本畫而九五以陽剛居尊位聖作而物睹其爲觀示天下也大矣故曰大觀在上本

飛龍在天之旨而大之大陽德也上下二體坤順而兼巽其九五陽剛之天德中而且正于以施命四方觀示于敷天之下爲臣民所利見斯其所爲大觀乎然在上爲觀其下則觀觀以觀其所觀也故觀示之道不可以忽故從其雍宮肅廟之象而想其潔齊役養之形艮爲手而盥之以致潔也坤爲牲而薦之或剝亨也在中正以觀者无時无事而不極止肅潔齊之思其盥也而不專于薦廟之爲然蓋薦而盥不薦而亦盥雖使民之時如承大

祭中實而有孚若天祖之於昭于上也正容而顒若如神明之式鑒于茲也以此示天下人皆信而尊之有不下觀而化者乎以是知君子之不動而敬而敬无不動詩曰奏格无言時靡有爭下觀而化順之謂也乃推乎其極而觀之五上爲天道其神妙萬物无爲而化流于四時順其序而不忒是天之神道然也觀于此聖人體天之神道而設爲政敎故大觀在上所存者神下觀而化所過者化而又因之巡狩而修望秩之典入廟而致奏格之

誠无之非神道設敎于以化民天下未有不順而服焉者矣按神道祇言其神妙不測聖人之化民篤恭而天下平无聲无臭神之至也然升中于天祭告于嶽萃渙于廟祈報于方社卦中其有神道設敎之象蓋皆敎之以仁孝誠敬報本報功之大者也而所爲示民者神矣○或謂觀與渙同象而六二九二分之六二爲觀重艮有廟觀之象以非九二不互震爲七鬯祭主故盥潔而不薦渙則九二互而爲震主是于廟中有主祭之王故曰王假

有廟盥且薦矣旨精殆不可測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敎

巽風也行于地上則天下之同風也周及庶物過化存神是之謂觀書謂四方風動猶然風行之意也夫命施于民上不爽而傳于域中風行于地上不待而周于海表類皆神驗而天下所默爲觀者也蓋風不可覩而覩于所被觀其所被默致潛敷无有于間則知地上无非風行而風行无不可觀矣先王因之以巡省方輿歷五嶽而皆爲閱觀民

俗採八風而悉齊于以均布巽命渙汗大號設教以同俗化民其化馳若神一風行地上之觀象也按天下有風命之施也被于下風行地上敎之設也布于上皆取于巽以風民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同瞻九五而所見如童穉于小人无咎猶云童子何知不失初性若君子而類是則陰柔蒙昧可羞之甚也○或以上互得艮艮少男有童象觀之初作如是云以凡爲觀者之不可狃近而不見遠也

亦統戒之意耳○童觀觀之初其觀本真不知有關觀亦不有心觀我觀國觀其以自審于利與咎之間此于小時率真何咎君子則羞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艮之象童也而初尤卑小之象且下觀上未能見遠是曰童觀夫童而能觀本真未蒙于小人則无咎觀而爲童大道未徹于君子則已吝蓋其道人小則觀小不知有大觀之在上如稼圃之學與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皆其荷于觀之小者也小人

斯亦不足觀也已君子之觀觀好禮好義好信而敬服用情之自化小人之觀觀必種必織必變而勞心治人之未達然則觀小則道小又未聞有大道之當爲者也觀而童之小之也云爾

六二闚觀利女貞

闚觀者門內之觀也陰柔如女子則然然亦利于守正而勿爲穴隙之窺也此戒丈夫之意爲愈深矣○或曰利女貞謂靜以觀時利守不字之女貞勿以上應九五而亟于自媒則得也否則窺而從

之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矣不亦可醜之甚乎孟子謂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郎此意耳弟曰以順爲正妾婦之道丈夫醜之固也猶未盡爻意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巽之象女也而六二爲管闚之象自內觀外未爲大明是曰闚觀夫闚而爲觀視不踰閫于女子則爲貞觀而曰闚狀如婦人于男子則可醜蓋其性守牝而觀牝不能擴在上之大觀如妾婦之道與

鑽穴隙之相窺為甚賤皆其失于觀之正者也有是哉吾不欲觀之矣丈夫之觀觀不淫不移不屈而得志獨行之皆宜女貞之闚觀无非无儀无違而順從必戒之為正然則牝貞非觀貞是未見有剛德之當行者也觀而闚之醜之也云爾

六三觀我生進退

觀民觀乎下者也上觀觀乎上者也三居上下之間而立進退之地則以自審為要故觀其在我生者以為進退而已夫陽上于進三陽位陰主于退

六陰爻進則與四為用賓之利退則與二守不字之貞六三之觀我正非苟而已也夫上有觀我生之九五觀其為觀于民者則居上之不驕可知也下有觀我生之六三觀其可觀于上者則為下之不倍可知也是則无論在上在下孰不有我孰不當觀觀之義備于我矣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我者已之身也艮趾而合于輔于象為身于義亦為已故其之文對艮之[illegible]言坤言生則云生然[illegible]

大槩即其身而曰我生也巽為進退進以陽剛退以陰柔而三四又上下之介進退之位于此際而觀之察可進而進有得于漸而進焉之宜察可退而退不失于剝而退焉之幾是雖有類于不果而于進退之道未之或失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凡爻言國邑者多坤卦坤為廣土衆民之象故言國如師比謙及此卦皆然此卦九五爻以中正觀示遐邇治象昭明有光被四國之象故曰國之光

六四近而觀之如身登闕廷仰瞻日表萬國衣冠冕旒並拜是不為觀國之光乎當此之時方將四遠來賓而况其近為王臣有不利于朝覲仕進者乎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坤象國邑艮為門闕坤合宏而光大艮篤實而光煇九五大觀在上陽德光亨又值艮之上爻其道光明六四之在門闕仰觀德輝是為觀國之光九五君位[illegible]而易之言王

者不拘五而五回天下之所歸往也王之居也賓
者方國貢享朝覲于王而王賓之即詩之稱嘉賓
禮之謂賓與書之七日賓與晉之所謂晝日三接
者是也利用賓于王謂四觀光于王國而九五方
優而禮之以賓與賓見之隆也故曰尚賓王尚之
也夫觀示天下敬潔以致薦敬潔以優賓皆其觀
之大者故并及之先王巡省方嶽羣后肆覲明堂
輯瑞晉錫康侯柴望以祭會同以賓是觀國用賓
亦省方所有事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尊位繫天下之觀者也而天下之觀爲後須
先自觀我之繫天下觀者果爲陽剛中正而无愧
于君子之行則凡下觀而化皆我自觀而免于咎
者也中庸居上不驕操三重以寡民過必本身徵
民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知天知人乃得
可道可法可則而遠有望近不厭此即九五觀我
生之謂也于君子之道夫又何咎之有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觀我生與六三不同六三觀察于己身之進
退而罔失于道九五則觀察于吾之本身以徵民
如中庸三重之君子乃寡民過而永終譽也大象
言觀民如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
以觀民之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
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凡欲民歸極于寡過要皆
君子之即觀民而觀我者也是則皇建其有極觀
建之自我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觀會歸之在民彖
言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者此爻是也

彖象爻无二旨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无加于九五之觀也而下而爲臣民之仰觀
上而通上帝之監觀固已建乎觀之極矣要其由
然只一個觀其生君子无咎而已夫天道至神四
時不忒而聖人過化存神與之默契其大觀在上
下觀而化處皆其神處故云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究竟觀其合天化神之所以然无加于觀其生而
克盡君子之道以自居于无咎之謂也寡臣民之

過者山自寡其過其旨如此象曰志未平也謂九五本身微民之志雖極于天人合觀无咎而未嘗一念平息也大抵初爻卦之始上爻卦之終多從一卦之主統開其端通會其極雖各從本爻爲象爲詞而休咎則隨卦爲例應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與九五同詞而分我與其二字我則當身爲主自我之自觀之以我觀民而仰觀民以知我蓋指九五下觀坤民之衆循察夫同風而爲齊一也其則舉衆爲詞衆其之衆觀之以此觀彼故卽變我而言其蓋就上九統觀夫民風之化極察其艱阻而難均齊也故九五上九同期于君子无咎自觀則欲君子我而我无咎統觀則欲君子民而民无咎也然則觀其生卽推觀民也而接言之見觀我生而期于君子无咎者在觀民以自考觀民生而期其爲君子无咎者正以民志之難爲均齊而語于平在我生之不失中正而使之化也故夫未失道者內自審其進退志未平者外欲旅于齊治

五與上連貫之詞三與上對照之義也

噬嗑 ䷔

噬嗑亨利用獄

嗑合也噬嗑頤中有物必噬而合之也程朱各家之說精且備矣頤象本合物爲間之則從噬得合然亦本口而象之也天下事去間得合者多以口爲之端蓋飲食之地易滋釁言語之內易伏戎間隙之所由入卽獄訟之所由興也惟雷動而无不摧電照而无不燭則明威並用而三剛三柔又相濟而不過其則此噬嗑亨之所以利用獄而大畏民志者所由使无情不得盡其辭是則齧而去間之旨也或曰艮爲狗犬離火爲言坎陷震驚獄之象說近鑿亦存之備術學一見○噬嗑之亨間去而得亨通則无弗亨无弗利也豈專利于用獄然惟威惟明剛柔合濟于用獄尤利用獄本義治獄之道云云是云利于治獄也程傳則云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李氏亦云刑獄以去天下之梗是又一主于用刑之意二說可參用以備卦中之

全義似本義了彖中所言爲較合而程李又于大
小象爲合也或曰日中爲市蓋取諸此市成有嗑
象即有噬象而獄興矣古人謂獄市无擾意深哉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
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曰象齒列其中着一剛畫于齒牙之間如物之
梗必噬之則嗑不噬則不嗑也曰噬嗑其象與義
旨之何以亨間去則亨噬嗑去有物之間故自有

亨理焉爲卦剛柔中半分而各三其德則震動而
離明震則爲雷離則爲電合并而章顯天地之用
于爻則二五柔皆得中而六五更居尊而上行雖
柔居于剛位爲不當而明威並用剛柔兼濟去間
化梗如噬斯嗑故利用獄夫剛與柔分爲辨別之
用雷與電合爲章斷之施柔中不患于過慈上行
不虞于牽制是皆獄訟之用所最利者也竊按獄
之利用利用有春夏生長之意寓于雷電交至之
中噬嗑與豐象可睹矣八爲賁爲旅亦言獄皆二卦
之分象互體旁而通之者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雷電天之明威也于象爲噬嗑先王以仁育而施
義正之用罰則明之使人知所避則依然若電之
照物而有光也法則勑之使人知所畏則依然若
雷之動物而有威也故離者麗也明罰辨別于所
麗之輕重而離析之不紊于其施震者警也勑法
嚴謹于所警之科條而震告之不忽于其用故鄭
罰麗于事先王蓋明之讀法遒鐸以警衆先王蓋

勑之也明罰象離勑法象震兌互艮一門闕之懸
互坎一叢棘之寘震木春生離見火烈罰明而遠
罪者多法勑而犯刑者少欽恤之仁夫寧有外于
象哉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用獄何利用獄而受于下者有所懲而不行惡施
于上者有所服而不致咎則利用之甚也先王明
罰勑法用獄以去梗而保合斯民其慎而用之上
下施受之間一歸于利故自初至五四日无咎一

曰吉皆見利字意惟上極則凶固受之者不利則亦用之者之多咎而以存戒也否則未有不同歸于利者也弟論初九一爻繫辭言之詳矣然雖以小懲大誡爲小人之福亦非必以屨校滅趾爲福如囹圄天堂之謂大意初下象趾震足尚動早爲戒懼恥不仁畏不義有虩虩不敢妄動之心殆如屨校滅傷其趾而不能行者如此則懷刑畏罪斯可以无咎而爲在下小人之福也先王設刑獄以警示于初罰明法敕而犯者恆少則所由福及小人者也至以屨校爲福其猶衰世之志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初象趾下也震爲足動而行者也下動而行奚爲滅趾震艮交而象械木反合之形止足之動是謂校也足以受屨校則滅之象爲滅趾互卦爲蹇又止而不進依然一趾滅行蹇之象故曰不行也不行者止也如足之受械滅傷其趾禁止行動不致驅而納諸坎陷之中也先王明罰敕法貭止于初使知戒懲而不妄動干非爲此在下小人懷刑畏罪故爲小人之福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用獄之道利于中正六二以柔乘剛居中得正治之淺如噬膚之易利以柔克剛至于治之深如劓鼻之重利以剛濟均不失中正之利又何咎矣不然耳鼻一也耳滅凶鼻滅无咎乎雖治與受之可分貴中正與否之懸殊耳經言乘剛多本于震二爻屯之六二豫之六五皆是惟困之六三從兌也言噬膚者有睽之六五與此亦訓易合言滅則滅趾滅鼻滅耳及大過之滅頂雖取諸身備有陰陽交滅之辨乎存以俟攷○荀九家謂艮爲鼻此互得艮故取象滅鼻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膚其淺者也剝之及膚則切而近災噬之及膚則輕而傷肌所謂傷肌膚之效是也然噬膚則已爲膚受之傷矣而鼻者又體膚之隆起象艮土之敦梁上竅下而獄峙于中者也噬膚而滅傷其鼻不幾于淺而治之深乎宜有咎矣惟二以柔乘于初

之剛而所處中正雖爲膚鼻之傷非有深刻之意書所謂人有小罪非眚惟終典刑故无小者或其是也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滅鼻用劓刵法乘剛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此敬明乃罰之所爲无咎也法本剛而柔乘之象則然也本義謂柔脆易治對腊胏乾肉之漸難義同莫易而于犯淺治深法剛意柔之象似當更推以補之矣或曰下剛則梗治梗雖淺而用深非過用也是爲中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一噬也易之如膚而滅鼻无咎二中正而乘乎初剛也梗之如腊肉而遇毒小吝三不中正柔而居剛而不當位也仍歸无咎則皆噬所當噬于服人有異于義均无大戾也按腊爲獸腊乾肉也周禮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腊疏爲夕謂朝曝夕乃乾本義但言獸腊不言乾離爲乾卦四五皆言乾三不即加乾字極有斟酌然已堅韌而非膚之柔脆比矣五行志謂厚味腊毒腊肉多毒噬之而或遇之于腊遇毒毒小故吝小所噬在腊豈盡以

遇毒而咎噬腊乎治强得梗又豈以得梗而咎强不應治耶象曰位不當推取象遇毒之由以六居三位未能如二之中正以當耳或曰坎隱伏多眚似亦象毒互坎則言毒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獸腊之噬堅韌而不同于噬膚其外柔其中剛也經濕漬燥曝之餘而含辛螫眚災于其內故腊久厚毒噬而遇之必可憂也然亦小有所吝大咎則无何者三本剛位而柔居之不中不正求口實而

爲拂頤悖火水而曰未濟故不免遇毒而吝位不當也究亦无咎震乃无咎也位固多凶震而恐懼遇毒則止屯難不生君子治獄于强梗難服之徒毒害難除之際方震動不寧而艮止不過所以小吝而不至于咎蓋不當中正之位而適爲動止之交象如是耳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乾胏之噬九四以剛居柔又爲頤中之梗如乾胏之難噬位與才爲能去頤中之梗如乾胏之克噬

蓋當噬嗑去間之任而得其道者也剛直之象同于金矢以此去梗而得合何乾胏之可虞然而匪艱弗勝匪貞弗濟是必以克艱之心持永貞之守斯无不利而吉矣而象曰未光則以未爲中正而道未光故必以艱貞爲利也或以上卦離爲火爲日其初象猶未若二晝之大光又互坎爲隱曦如雲蔽日亦似有未光之象雖臆說可備一義或曰此爻戒詞言九四象强梗如口噬乾胏挾骨抗牙難以屈服雖入鈞金束矢以聽之不得輕爲易治而利于艱貞則吉否則噬胏而傷牙者不少矣推其山然則以此爻之象未光而負梗于近五加三之地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胏何以乾離爲乾卦肉而聯骨而又乾焉視腊爲愈堅矣噬之彌難且離爲戈兵有金象卦近火澤有矢象得金之剛與矢之直于難治之梗如噬乾胏然者入鈞金束矢以聽之雖堅梗之甚无不揠服其剛直之至斯亦无難于决矣然陽光麗于陰幽之間則燭隱發伏未爲大光必艱而有其難其慎之心知險知阻且貞而爲不茹不吐之德克剛克柔如是乃吉拔離明光也艮之上爻其道光明九四離之初艮之上光矣以其陷坎中隱伏而互又爲未濟故曰未光也惟剛直之用本以艱貞獄之利也吉莫大焉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六五居尊柔順用刑得中易于治人而人服如噬乾肉非噬胏噬腊之難并不但如二之噬膚滅鼻雖中正而非在上刑下之位者比是則有不噬噬无不嗑之象古者金作贖刑其情罪可原則贖之以黄金在周禮獄訟有鈞金束矢之入而獄大出金此爲六五尊位柔得中而上行乃能以義斷刑以仁欽恤而得乎剛柔中半之用也故金剛象義黄中應仁曰得黄金斯仁義兩得者乎夫用賞則貞而鮮厲用刑則雖貞而多厲于法爲正于心爲危用獄之利仁義兩得之上所爲惕然見厲而不見利者也然則因獄而作爲金贖古聖人皆不得已

哉本是心也以用又何咎矣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柔得中而上行者也其用獄也如乾肉之噬非同于噬膚之淺而易亦不等于噬腊胏之深以堅自其得中而象之爲黄色之純也自其上行而象之爲金品之貴也夫金生水而煉于火黄應土而映于沙金之黄也體剛而化柔品上而用貴治獄象之人鮮弗服矣然雖貞而不免于厲罰之明法之勑也乃雖厲而不失其貞欽之恤中之協也

象曰貞厲无咎用獄而得其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校者交木而爲之于下爲屨而有滅趾之象上爲何而有滅耳之象趾動于下趾滅則不行小懲大誡之所爲福也耳聽于上耳滅則不明此惡積驅納之所爲害也故誡初則无咎而怙終則不免于凶矣昔人以初上无位指受刑者而言本義傳兩釋之意固爲不易然使有位居上者占此即以戒用刑之酷亦自可通者勿泥郭氏另爲一見可以合參嘗閱數術之說唐運應既濟之變噬嗑而有武后震主離女則女主離戈艮止則姓武艮才離火而又有狄功焉此說亦附會之一端其然其不然要无當于正義也按推法唐運非此卦變訂之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趾在下屨校則滅趾又震足也而蹇于進五一上何校則滅耳又坎耳也而限于聞故小懲大兩象爲不行禁之使止戒妄動也罪大惡積終于明

牖之使聰莫速悟也象曰明罰勑法无非欲使之明也人惟明于仁義勸懲之福善惡積大之由乃可慎動而不妄于動懷刑而不犯于刑雖有剛搏如猛獸之噬不及其身蓋上惟明而允允下惟明而允謹也夫艮手震足足滅趾而手可知罰明法勑何有手足之尤措離目坎耳耳滅聰而目可知罰明法勑何有耳目之皆亂夫日中爲市各得所欲雷電利獄各知所畏市獄之治相因而見一之乎噬嗑之義而已

賁

賁亨小利有攸往

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賁者文以飾質若火之于山質而有文若山之得火其德內文明而不外炫者未嘗不施彰于外也而有文有節燦然可觀却不過乎限制之分此文質之相雜適均正剛柔之交錯變化者然也夫卦本坤乾二體乾之二畫剛上分而文坤之柔此可觀天文而察變上爻于六畫三畫皆天也坤之上畫柔自外來而文乾

之剛此可以觀人文而化成二爻于三畫爲人位乎天之下者也本義求之于損與旣濟亦備一見然論文質賁飾之道則固損其分而相爲濟者也夫賁亨自朝廟以至鄉黨閭門各以文接斯亦亨之大者也而曰小利有攸往何也倘亦孔子大林放之問子夏悟禮後之旨歟○或博觀其象謂卦中具山龍藻火日月翚翟元黃黼黻之象皆所爲賁飾者故曰賁

彖曰賁亨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之爲言飾也飾則美而文若其亨嘉之會乎夫物相雜曰文乾陽坤陰皆謂之物物分陰陽而剛柔以立剛柔立本變動趣時則文著焉文固賁飾之所由見也故卽卦之上下交錯觀之其下本乾陽之剛也坤以其上六之柔來文其九二而剛受

于柔之飾二變爲六而成離萬物相見乎離嘉之會也故中正而亨其外本坤陰之柔也則分乾九二之剛上而文坤上六之柔而柔聽于剛之飾上變爲九而成艮艮于陽爲小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故小利有攸往凡此之柔來文剛賁乎剛也卽剛上文柔亦剛之賁也天文也天固陽剛爲體而受柔之賁而施柔之賁者也○或又一說卦兼三才而兩之五與上爲天道而上之柔來文五之剛故剛得柔濟而亨分五之剛于上而文上之柔故柔

得剛濟而陰小之爻亦利有攸往此專就天道而言文故曰天文也按卦位自初至四各如其位而不變而五則剛而變柔上則柔而變剛變通趨時以亨以利是皆天道故爲天文乃其內離文明外艮以止艮止篤實而非文明以賁之无以彰其德之華故禮樂文章人之所由釋回增美也離見文明而非艮止以節其賁无以立其德之本故制節謹度人之所爲敦厚崇禮也按三四人道火炎于上山厚于下文明之極惟三艮止之基自四就人

道而言文謂天之經地之緯人以兼之可也合而觀之天文者以時而變者也卽剛柔之交錯可以察時變矣人文者以上之化而成者也卽文明之以止可以化成乎天下矣夫文則賁于天人象皆統于山火推而觀焉无所不備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火之照也有限是爲明不及遠然在山之庶物固已被其輝矣物色美麗山象赫烜是之謂賁夫賁者昭其文也宮府內外庶政大小綱列目分釐然不紊治具脩飾文明炳耀如山下有火之賁象蓋君子以之臨照百官品節制度庶物庶事政无弗明而獄者天下之大命折獄者必忠厚之至意矜得其情貨勿深其文致與爲邇察寧失不經夫庶政期于明庶獄期于愼愼用其明左傳謂雖不能察必以情者是也故噬嗑利用獄反而爲賁則務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无敢云者山下之火恐照有不及而赦過宥罪中互解綱之象君子哀矜不敢過用其明而知所止也嘗夢兩犬對吠

而民獄以興通之易象艮爲狗互頤口象則反復皆艮爲兩犬對吠于字爲獄兩犬言也附記于此亦噬嗑與賁旁通之一象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剛明在下賁飾其行不與二比而與四應守正不苟是舍非道之車而安徒步之象朱程之說備矣竊以易之理无盡任人所見而各有取大都不離本卦之象者近是如此爻在下无位則雖有其德而車服未庸車服所以光賁有位者也无位

而乘車居然如貴者之華飾揆之分義无乃踰僭君子非不賁其趾而舍車而徒安其在下之分率其无位之素蓋早明于其義之有所止而无敢妄爲乘也是則初九剛明之象也或曰卦互坎爲車輪互震象車𤰞是明有車象而初九在下象趾之于地則舍車而徒之象也且徒者健行初九陽剛又行之前健者矣○或曰賁訓飾古亦借奔義非車奔而徒奔則猶壯于趾也在下之義有當如是者存一術家說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九有剛明之德而居下者也于離則履錯然敬之无咎此即其趾之賁賁以履錯然之敬而所行不敢苟爲文也是故坎輪震馬翟茀錯衡非不有文車之可乘而敬守其在下之義不以美車爲賁而以徒步爲安蓋其所賁者在理義之錯然而所履不失敬之以碎告不敢乘之以取譏也頤之初舍靈龜而觀朶頤是舍飽德而願膏粱者也賁之初舍車而徒是猶舍文繡而不願而令聞廣譽施于身即賁其趾之旨也取舍決于義本于敬也或曰艮止也即舍也舍物色之賁而自文其行也士執雉雉介而文離有雉象義取似之山雉之介自文其身者也○按既濟之初曰曳其輪義无咎也與此爻可合看

六二賁其須

趾可賁乎趾下壯而主動動而飾其行而從乎義則賁趾之象也須可賁乎須上附而常靜靜而飾其容而順于理則賁須之象也夫須附于頤從頤而動本陰麗陽美而有澤自然之賁形見于面六二之柔美上附九三爲頤之下象因如此○且魚須飾旗亦飾文竹二以陰爻居離中又象女須而被文明之服賤而附貴之光下而蒙上之賁亦猶女入宮門其賁飾可知占者以柔順中正之美待上而興亦此象也離中女艮象宮門故云按前本舊說而廣之確義則主剛柔交須言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在本義因賁趾而上之疑爲賁須說既明于

前矣更廣其數說以俟考訂今思之須者剛柔相須之義賁之下卦本乾剛則須坤之柔以賁之而坤以上六之柔來文乾九二之剛是相須而相得賁之所由亨者也乃上卦本坤柔分乾剛九二文坤柔之上六是剛須柔而柔自上來柔亦須剛而剛且分而上與也合來而須之分而與之相須而成賁小利有攸往正此爻爲之主也故曰賁其須與上興也夫剛柔須而相麗相成天文賁而爲亨爲利下與上與人與天合化與時變仰觀天文可

知人文矣按此最得象與爻義之確旨他說存而弗論可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賁者文明火象濡者潤澤水象離上互坎賁之盛濡之中蓋于離爲上畫于坎爲中畫陽明之光華間于二陰之柔潤其賁如而復濡如乎大離爲乾卦于木爲科上槁離之上畫正爲火性炎上之象而列在三爻以陽爻居陽位其性既炎其勢益烈凡于物之質地顏色必且患于乾焦枯槁而少美潤之容卦中互而成坎則火而濟之以水而无乾槁之患眡其文采益覺鮮澤賁如也濡如也然溺于文則勝質是謂相陵而失其正九三介二三陰柔之間非守文雖之介或陷文飾之妖懼其濡而溺故有永貞之戒也莫之或陵斯吉矣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文明之極不賁如其有光乎而濟之以互坎之中不又濡如其有潤乎光美潤澤爲文可貴兼順以養正永不失貞而手足舞蹈耳目視聽華而

有實質而有文終以得吉莫之陵節蓋水火不相射而相逮于象得既濟三爲人道觀人文而化成天下于此可睹夫物相勝謂之陵文明以止賁如濡如何有于陵節偏勝之弊故曰終莫之陵也謂文象无相勝文德无可尚至人莫之陵侮其後效耳○或疑艮爲山謂之陵如升陵躋陵皆取艮義此卦上爲艮下爲離火在山下山高火藏疑于陵壓乃九三當炎上之極既濟有膏沃之曄棠雜而著豐明以動雖有限節而不失于正終无陵壓而

或滅其光此其所爲吉也○離賁坎濡水火相濟終莫之陵適均以稱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賁如濡如染采之意多飾之事乎繪者也賁如皤如純白之質勝飾之本乎素者也六四當離艮交變之位剛柔互應之爻此爻爲剛則不變不應是爲重離有文明而无以止而與初畫亦絕不相求惟離變而艮則文得所止而不過柔應乎剛則色賁乎初而不失非不賁如也而本色純素見爲皤

如而象乎人之白亦見爲翰如而象乎馬之白白人之白曰皤從乎人之長而爲言四于六爻主人而互震則長所謂皤如者乎白馬之白曰翰從乎馬之行地而六四又有翩翩之象而爲言四于外卦爲初主地而六以偶翩則翰也所謂乘翰者乎詩歌殷王之後美其儀篇曰有容有客亦白其馬其爲光賁蓋可想矣象謂當位疑也謂四爲進退相疑之位于乾之辭固有或之者疑之之稱今六四當奇之疑位而審于文質之交使不失于素地本色之眞故其象如此至于匪寇婚媾大意謂文返乎質匪相妨也適相配而已夫何所尤于終乎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皤老人白也震長而今于賁兼而象之曰皤蓋四爲大臣之位班固所云皤皤國老者乎秦誓之皤作番同蓋皆指老成之大臣言也此曰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何也馬亦取震翰取離雉按卦互頤養賢以及民而賁之人文化成天下未有不脩養賢養老之儀而豐美其物色者故其賁如之象其人

則皤如之龐皓其馬則翰如之白駒類皆乘輪而造于庠門闕庭之間在坎爲寇盜亦有婚媾之義而于此則匪寇皆爾公爾侯而與婚媾之國老夫九四于解當負乘致寇之位疑于致戎而多咎故曰當位疑也乃解則小人乘君子之器遂以致寇賁之互頤則養賢及民以昭人文之化成其賁飾愈盛而情文愈親豈猶有誨盜誨淫之尤哉故曰終无尤也謂小人負輪而致害君子賁輪而无尤也此義不易前說存之可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五尊位也而陰柔居之下復无應陰性吝嗇物色崇儉則不侈宮闕服御之盛觀而依然作丘園布帛之脩飾是大君而同乎野人之賁也斯不亦戔戔而小者乎故爲可羞然當此文明大賁之宇衆无不亨獨主此丘園自賁之思守不妨小敦本尚質若有所限止而不敢過守約服卑自不至浮靡而不可支此賁諸一身喜其有儉德之美卽以此賁諸天下喜其有示儉之治此所爲終吉而象曰

有喜也卦詞小利有攸往其殆以戔戔雖小而可羞而利有攸往則終吉有喜之謂也○或曰艮爲山山之四旁高而中平者爲丘園亦處中而亘其外者也頤合艮震則丘園之象卦中艮山坎木震爲竹樹正如蘭亭記所謂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泉激湍諸勝賁而三男連併則如少長成集其間分明畫出賁于丘園景來是爲大塊假我以文章天然美麗靚束帛物色之賁直戔戔者耳靴此俯仰觀天文察時變近于放浪形骸似

可羞吝然而擴沂水春風之樂所見天地萬物皆此賁于丘園象也故曰有喜也此說大奇亦備一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陰爻而示儉大君之躬樸質以化天下者也夫質勝則野不侈宮闕壯麗綺繡都美之觀而所爲賁者无加于丘園束帛之戔戔何其吝嗇質樸近野不幾无可喜乎然足以反樸崇儉易俗移風天下化之民以寡過故終吉而有喜焉按丘園野

象義取質勝束帛戔素意指文薄質勝于文文明以止者此也或謂丘園質而野飾之以文使以束帛戔戔之物色賁于往來交際之間既不爲奢亦不爲陋雖吝嗇而終吉蓋卽享嘉之會而小有喜也○按二說一奢而示儉一儉而示文要皆成化之所由也前似確

上九白賁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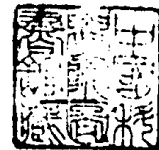
卦內象俱不言白而外象三爻曰白馬曰束帛曰白賁俱言不離白從乎賁之質地而爲言也蓋離

有文明之象是有敦厚之象文明則彰施于五采
而為賁敦厚則崇尚于太素而為白白不謂賁白
則賁之本所謂白受采者是也白又謂賁白乃賁
之真所稱素為絢者是也凡陰用事物色白艮居
太陰之次故外卦艮多言白而上九賁極反本復
于无色之色則剛上文柔非有所致飾于物采人
工之絢爛一還其天質之本白而已夫賁極矣而
以白賁為上此所由无文勝俗弊之咎而本茂實
彰天人並賁外无靡而不支之象中亦无鬱而不

暢之志故曰上得志也得志則賁亨矣○大抵讀
易理本朱程之說而以折中所定為正此大經大
旨之不可易也至于隨讀之時各有解悟發揮旁
通无得易理原自不拘一象況于卜筮術數之學
更不宜執余觀賁之卦與各爻可百占百解所通
于賁飾之義者多矣但當心會難以筆記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九剛上而文柔當賁飾過極之時反而歸于白
素此時變之所通亦化成之所本也夫上為天文

陽光明白而日星燦列為章于天此天之无所賁
飾而自為光賁者然也人文以白受采素以為絢
白而為賁賁還于白因通事而增華豈變本而加
厲猶然以太白之質為章采之施正人與天合下
與上與而化與時變者也于質不沒于文不浮是
以无相勝之咎上得志也分剛上而文柔其與上
與之志于茲得矣

易經撥易堂解卷之七

剝不利有攸往

賁飾亨盡而爲剝落剝故次賁爲卦以五陰進剝陽剛一陰生則一陽剝自姤而遯而否以至于剝固已極矣只存上九一陽如碩果然以天行則九月之卦以人事則亂極之時以人心則梏亡反覆而幾希僅見之頃也又山附于地高起者附著地上則山之頹剝而上消附地有剝上厚下之象然

地厚載山則山益安固不頹有安宅之象彖意謂小人剝去君子其剝爲潰爛而不可支亂之已極君子宜順時而止故不利有攸往象意謂山象乎上剝而厚乎地之下其剝爲固本基而不至于傾載之已厚君子如得輿以安故不患于剝廬夫觀象而止順乎天行君子之所以遠害而全身也得輿而載象乎地勢君子之所以固本而寧邦也知此而所以處剝之道備矣坤象輿象載爲厚爲下而通于牀亦載而安之之象艮象廬象宅爲安爲上而通之于宮亦宅而居之之象此取象大畧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與夬對夬五陽而決一陰剝五陰而剝一陽夬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乾之剛而決去坤之柔故曰剛決柔也剝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坤之柔而剝變乾之剛也故剝者剝爛之義陰之害陽小人之害君子蓋柔而消變乎剛也夫初

三五皆剛位而爻以柔變之上九剛爻又受變于柔位統之爲以柔變剛而陽消爲已盡也故夬則利有攸往而剝則反而不然剝五陰小人之象自大往小來以至于是益加長也于斯時也順時之變止之而不往則觀于坤順艮止之象而得其自處之道也蓋君子進退之所尚深見夫消者息之端盈者虛之漸一天道運行之理而不敢不順而止之即謂觀天文察時變于剝而已可知矣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地勢以厚載爲基而山峙于地之上山有圮剝土
歸于地是爲山之上所着于地由剝落而然也故
剝本爲陰剝陽柔變剛之象君子以深時變之憂
而卽而思夫山之附于地地厚而山之基愈安山
之剝而附于地山剝而地之勢益厚乃知剝在于
時變則陽消而趨于盡剝在于物理則上落而歸
于根故爲人上者旣覩下剝上危之象而不爲剝
足剝辨以及膚又通上剝下厚之理而乃于剝果
不食明所載凡以務厚其下而安其宅也夫動靜

互爲其根陰陽互藏其宅地勢厚藏于下則敦艮
藏宅爲安而陽之剝落于上者固已託根于陰此
其理也况于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又其象之顯然
者乎按坤曰安貞艮亦安土而卦象爲宅爲廬爲
宮皆上覆爲牀則下載俱人之所藉以安者也故
併象之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牀者附地而爲載者也安宅之內頓以寢處坤厚
載物則猶萬物之牀也故坤陰靜而安取象于牀
初則牀之足也剝自下始牀足爛敗則已難安處
以寧其身此正道消滅之形占之爲已凶矣君子
觀之知天行之柔變剛而小人長也自此始矣剝
牀以足蔑作句似與剝牀以膚不一例不必或曰
牀者人所安廬者人所宅曰剝牀剝廬明示小人
剝君子猶剝萬民之安宅其究并已之安宅而亦
剝之矣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剝何以象牀牀附于地以爲安者也牀何以象剝

剝爛于下而漸摧者也按陰從下入剝從下消自
巽于牀下一陰初姤而剝已漸可憂矣故卽以巽
牀爲義而初則象剝以足夫牀以足支足壞斯側
蔑貞不正其何以安蓋不厚下而蔑下故不免凶
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以辨視以足剝又甚矣正道之消蔑其凶爲加君
子觀之益知天行之柔變剛而小人長也于此升
矣不遯何待象曰未有與也君子欲支此厤而欲

易剝爲安則小人方進而二无應與所謂而誰與易之之說也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剝而及牀之辨不特足矣其蔑貞也自下而加甚蓋剝自姤始至是爲遯而本卦九五无剛當位而應則未有應與其能與時行乎此剝與遯之六二所由辨也○或曰履霜至堅冰剝牀益蔑貞其由來皆以漸辨之宜早辨也辨字因牀幹未必不望柔順中正者之早用其辨也若辨之于早則未有

與于蔑貞之凶其猶可及止也此意備一見

六三剝之无咎

居剛應剛于衆小人剝君子之時是六三猶守正從正而與上下之四陰同類異志如失羣者故獨无咎三于內卦爲上而猶志在應剛自離其黨正如人心之旦旦伐之而此猶平旦之一息幾希之一見者也于天行之消息盈虛應乎七月則亦來復之機寓于此際而未盡消虛者乎君子觀之不忍棄作剝牀之凶以相棄也故但曰剝之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處上下之交當五陰之中而陰柔處剛又與剛應則于上二下二之陰耦如翩飛之失其羣于處剝之道可以无咎○又按小人不言否亦不言剝否剝云者君子道宜亨而時不免于窮也故否剝時之變非君子有取否剝之道然剝與否異否則時逢其否而剝則有陰小摧之剝之云者謂摧之自小人无咎者謂君子本无咎六三自姤遯而否言君子遯否小人多方以剝之而其人本自无

咎无如道與時違失上下之交而天下无邦故與孟子曰君子之戹于陳蔡之間无上下之交也正此爻義此義較確前用舊說似可訂

六四剝牀以膚凶

六四則依然剝牀不但足與辨而已切近于膚矣災孰甚焉其象雖何坤象乎牀而四則處于牀之上則人身之膚也剝而及此不已急乎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四言剝之災及于身切且近而勢孔亟也按艮

象自趾至輔皆取諸身膚者體膚之謂即身也即艮之六四所謂艮其身也剝牀自以足而至于斯其位愈高其身愈危其道愈消其災愈切爻固愈危之愈欲其辨之早而順以止之也是故觀天以察時變于此爻尤急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六五之象何也陰以耦連羣蒐而進大有貫魚之象魚固陰物順而類從者也艮象宮闕五于外三書爲人位且五位君所居而有魚貫順序而進以

其陰美承乎陽寵者爲何人則宮人也何以知其寵也乾陽龍光上之爲山則有寵象而陽律陰呂加山爲宮陰順進宮自爲承寵苟非以寵何爲遵魚貫之入乎龍穴也魚從龍陰從陽一也然則何以不剝陽而曰无不利象何以曰終无尤曾秦號夫人騎馬入宮爲美事而非尤乎曰陰進已盛陽剝已極盛者衰之徵極者窮之反已有由剝而復之機而陰美又有樂于順陽之性故可无尤而大有利君子觀天行之消息盈虛同知其必然者也豈終剝哉○或謂剝至五五陰據中宮率類剝陽豈能无尤豈无不利恐是陰小得志而无不利陰類相從而終无尤嗟乎彼无不利彼終无尤爲君子者安得不僅存碩果于冰霜剝落之餘哉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魚陰物也貫魚則駢首順序而進如相貫然蓋自初至五次第連貫而六五率之羣陰來從在否之茅拔以茹至剝之魚進以貫也故貫魚之象象駢陰也亦因乎姤之包有魚而爲言也夫宮人則亦

陰之駢進如魚者也順班序而入宮朝至尊而藉寵則率類以承恩于陽亦觀象而順止于義故可以无不利夫又何尤之有哉○按魚之駢貫而行也以有甲爲之長陰之耦次而進也以有陽爲之尊一陽在上如龍爲鱗甲之長衆陰比耦承之是魚貫也是以宮人寵也五君位居尊陰六后象上九乾剛則陽之尊也觀象而爻之義瞭如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上九一陽之僅存者也剝于上而即生于下如碩

果之獨存而不食含无限陽生之意于仁中消而可轉爲息虛而可滋爲盈天行之見于上剝而藏復之機者此也君子之道不終消亡象正如是是則羣剛皆爲柔所變而獨此不變此正當珍之貴之以爲發生充盈之所藉而不可盡剝而食之者也是爲陽剛之君子萬民所託載卽爲羣情所願載之而爲上位者故象爲得輿得輿得羣陰之載卽得乎輿情之謂也彼小人之剝君子其意必欲盡剝之而後快如碩果之食而不復存而不知直

自剝其庇身安處之廬而无所棲託如之何其可也究之天行无盡剝之陽世道无終剝之運君子得輿之日正小人剝廬之時也剝廬殆猶破家之謂得輿則有得國得車服之象也蓋小人以消而君子道長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乾爲木果艮爲果蓏上九艮卦而乾爻陽消而未盡其木果之堅碩而含生意于剝落之時乎故象爲碩果其不食則珍惜而不盡爲剝食之天之道亦人之心與理也故極剝之日猶多碩果極剝之運亦有碩賢果不盡食賢不盡棄是則剝不終剝而復可知也君子之道有時消者卽有時長其初剝非其後得輿非貴自載民所載也小人之道以傾人者適以傾己不爲貫魚卽爲剝廬是剝反自剝欲以妄用終不可用也○按坤爲大輿得之而爲民所載以厚下也艮爲門廬剝之而終不可用失安宅也彼碩果上落而下生藏宅于地又豈有異于厚下安宅之理于此知剝者復之基消者長

之漸一準于天行而无所于疑也○或曰姤自巽復自震震巽皆木陰陽消長其驗于木者多乎

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次于剝序卦言之詳矣于天行爲冬至于半一陽來復生于陰下動于地中十有一月之卦于人事爲君子道長治生于亂臨泰壯夬由此以復復則其陽長之初乎于人心則私欲方退天理初復

一善見端幾希反本則又動而之乎善之微也凡此竆上反下皆理之自然而亨者要在復之而復者因乎其動之幾順而行之以達其无弗亨順之勢則養之于初以謹出入之交而不使之或有所傷疾則出入皆亨順而无抑塞之疾矣葆之于萌以杜朋從之擾而不使之或多其咎悔則朋來亦亨順而无牽制之咎矣若是以反復其道柔反而剛而自姤至復凡七變而陽生于陰極之下陰復于陽而由硎浸長亦七迭而陰消于陽進之中則

七日來復之天行正宜以无疾无咎之人事相爲順動而不害以是治心而見天地之心以是行道而當剛長之道則亦何所往而不利矣是則所爲復亨也或曰震爲少陽之初揲蓍之一奇二耦者是也日爲陽七少陽不用之數也七日云者卽震少陽之謂來復雖已動于下而未離于潛龍勿用之靜也故當无疾无咎養之使剛長也臨八月云者兌二奇一耦爲少陰月爲陰八則少陰數卽謂臨也此說近之〇一陽初生如嬰兒在抱勿令出入受疾害此坤老母腹我震長子之稱者然也又本卦爲坤之初變爲西南得朋之地故象取坤耦而曰朋來意則謂初陽宜靜復勿令多朋從之憧擾養之使剛長自必致朋類之彙征此朋來所由无咎也七曰來復準于天行亦宜以漸長漸亨反復其道則勿忘七日來復則勿助此直養无害之節候卽天行也

彖曰復亨剛反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有往則有來是謂復有竆則有通是謂亨小來非復姤爲而已復爲大來是以亨也剛爲柔變而剝者反之而復于陽剛之亨也故復亨曰剛反爲卦內震一陽初動坤外柔順時乃亨行是以內之爲入外之爲出動非陽懲順非陰伏何有于疾卽其陽以獨復陰以朋來動與時與順與物化何有于

咎夫剛之初反猶未大亨无疾无咎順爲長養而原夫消長盈虛之道自姤陰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以至于反而爲復則午以至于其來復之期計日爲七幽風于陽亨之月皆以日計從乎剛也即按甲庚之先後例而計之无踰七日凡以天之運行无往不復其道如此故健而不息者天行也動而以順行者行之體乎天者也故利有攸往之乎臨泰而利之乎壯夬而乾而无所不利則以剛之窮上而反下者又從下而升上既生而加長則

日進而日盛也夫无端而往來者消乎其不得不消亦長乎其不得不長天地初何心也然天地則以生物爲心運雖極剝而必不忍物隨剝以歸盡故剝而必復道正初亨而不欲物方亨而遂息故復而加長若是陰下之陽端倪方露靜中之動化育已胎天地之心亦于此而皆見是則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由是言之天地之心乾之元也剛長其亨以利也七日來復貞而之乎元而无或息也夫碩果剝于上復生于下嵁之物理而天地之心見天地之德合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復與姤對姤則天下有風柔遇剛也夏至一陰生于午中姤之候也復則雷在地中剛反也冬至一陽生于子半復之候也當其剝而成坤堅冰馴致時維十月嫌于无陽逮子剝反陽自下起震內爲貞坤外爲悔雷在地中交當乾始果落土荄孕胎在母腹于斯時也陽其復乎豈遂隱隆昭融之會灰

飛律管乃潛乃來動之微也稺乃須養潛龍勿用初九象乾閉關不行勿用出入省方不事勿用施命靜以長動闔以壯闢爲臨爲泰帝曰震出萬物發生氣至滋息根于一陽來于七日故通復復靜姤復復動復非有兩動靜之交先王順時心見天地齊戒掩身陰陽待定阿母保嬰調性定命陽生動微養以安靜天德王道內外合并觀于易象通于月令存于幾希著于官政其在子月雷未發聲地中之雷律元斯應至日云云克嚴克謹人心象

之存誠主敬凡此皆象中之理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天行之復自然之運也人事之復則有復之之事而非任乎自然者矣初本善也而不能无一念之違知之即爲改之以復其本初之善心是方動而已察幾致健違之未遠而即復是爲不遠復則克脩其身而不致于悔矣此一日之能克而能復三月之不違而不悔者也健行不息者天也而陰陽則无往而不復至誠无息者聖也而動靜則亦无往而不復故往復天聖俱有而初九之復則大賢之復纔覺善心一間而即復者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爻詞之義詳見繫詞而一卦之主惟此爻蓋陽初下動象乃成震震則恐懼修省改過勿吝所謂震无咎者存乎悔如人心有疾雷不寧復不遠此所由无咎而不祇于悔也以此修身希聖希天可也然自明而誠知之爲要一陽之復其明誠交至者乎或曰七日來復非有遠期況人心即覺即復曾不移晷者乎

六二休復吉

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爲休復下仁即歸仁之謂好是懿德者也懿美故曰休然非六二之柔順中正則亦未必若斯之樂于下仁也觀善者好之而可知此旨矣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復何曰休復之亨而休美者也休復之吉前賢謂初剛爲仁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此休美之懿德而

人皆下而好之故曰以下仁也于義確矣余更意爲通之剝之碩果不食其果核內含生意是之謂仁桃仁杏仁之類是也當其落而復生根荄在下苗從仁發乃至甲拆勾萌淩而休美猶然復于暢茂條達在震之說卦其于稼也爲反生爲鮮蕃休復即復于鮮蕃之美仁從下衍則自下反生日以蕃長以是言之土膏震發果仁下生一陽爲根二陰章美是曰休復其稼木之蕃以鮮也以其下有碩果之仁即天地之心乎前賢謂心如穀種朱子

味數點梅花天地心卽此爻義也術家以震木合坤母爲梅說文以仁字與元字同一象雖非正義亦可旁通附見于此或曰初卽元者善之長仁也此卽亨者嘉之會休也故曰復亨

六三頻復厲无咎

旣復又復復之頻也復而頻故厲頻而復故无咎其厲者何也陰不中正而處震動之極則有遷怒貳過之失此復之所以頻而病也其无咎者何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柔而處剛動而能悔仍有恐懼

修省之意此頻之所爲復而无咎也雖然惟其厲則无咎矣常存危厲之恐以動反悔之思則頻失而頻復而咎可以无矣二之休休以仁也仁則美而吉三之頻頻以義也義則嚴而厲震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而下仁動而從義故休復吉而頻復之厲亦无咎也須知復而曰頻便有柔牽陰狃之象卽未嘗不知知之而不免復爲者此宜用斷在人之厲厲以微色發聲在已之厲厲以困心衡慮置之危地而後安此義之用斷以絕牽狃之私者也柔而志剛也故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三柔處動極人心惟危復而頻焉不免于厲乃能小而辨于物危而使之平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方外之義卽存于濟省之中其象如此按一陽遞三互成三復是之謂頻非懸擬也

六四中行獨復

異哉復卦二三四五俱有從善之象何云與衆同行而獨能從也亦曰應乎初而異于不爲應者耳

而不但此也中无定在二五則上下之各爲中三四則不中而三四人道于六畫又爲中以七日來復之天行論之則四恰爲天行之中而三不與焉君子隨時處中以從乎道不膠于一定則四以重柔而應重剛得剛柔相濟之中道又以恰得于天行之中而不偏于前三後三之數此則其復之獨行乎中而從時中之道者也吉凶悔吝忘言可也顏氏之子其亦庶幾乎聖道天道之合爲中此焉見已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四則非頻而獨矣謂動而以順行四爲一卦順行之中故其復不爲頻而爲獨獨從乎坤順之中行而應乎乾剛之初復夫行而得中出入皆順復何疾也從而以道朋來見心復何咎也在六三之頻貴關義之能從在六四之獨乃志道之不岐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非天地之心頻焉而咎獨焉而奚從也而或以頻象朋來獨言出入无咎无疾彖固其之乎爻也○按一陽在下復之初進而二而三

則三復而頻矣陽進而四則震位爲天行之中居四而成外震之體立奇而入兩耦之羣斯爲獨復之象也且四與初應獨相從也故曰獨復

六五敦復无悔

敦復者何復以見天地之心即仁也安土敦乎仁六五居坤土正中有安貞厚載之象則敦仁之象也從復而進于仁之安敦是爲敦復故敦復者安仁之謂也至于安仁則隨境可處不以外境爲吉凶惟中以自考要于吾天地之心勿之有悔而已矣故曰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四行五陰之中其中也出入于上下各二陰之間而獨與剛初爲應五居三陰之中其中也朋來于內外統萃陰之位而惟以正順爲驗故其復爲敦有安土敦仁之美其敦无悔何妄動取悔之慾夫无悔即无疾无咎之情則敦復即下仁從道之積其中以自考非有他也證之乎仁與義之道體之乎天與地之心參之乎動以順之行驗之乎復以

脩之身而于出入朋來之地无之而不加省于其中則動而應感而敦即靜而藏密而益敦夫天地之大德以敦化見其心即見其德君子之安仁以敦復考于中即考于仁故復者德之本仁之歸于已考之如是而已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上六陰柔之極大有迷暗之象凡復以復天地之心所謂復初是也復初必明善而不迷于所往而

後可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循天行之節而致其順動之行或以脩身下仁斷之以義從道之中而致以自考則自明而誠而不致有悔何凶災眚敗之可云至上六陰極不明迷于所復似坤乾龍戰之交爲元黃血雜之象人心中成一黑暗世界不知有仁義道之爲敦是不明乎善即不能復見天地之心而初何以復此所由不免于凶而有災眚也知是而已不能克則行師大敗之象也禮不可復則喪國失君而久不克征而復之之象也是則天

地之心見而後復見乃不迷迷則不復迷生于不見也唯其然也內聖之學既迷于審幾而致健外王之道亦迷于攻昧而取亂不知有顏氏之四非四勿何由知爲邦之當法當戒則一迷无不迷一凶无不凶聖學之失因即君道之反也○或謂六進于六以天行七日推之復者又將迷矣故凶而有災眚術家百六之說也一陽居二統五陰爲師此將耕而統衆用勿用之陽不中不正无才无權終有失國喪君之大敗雖至十年之久而不克征也○或又謂陽稱難用須靜養之勿用若迷而用之如行師取敗耳故當養之十年勿用以征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迷復之象余既詳于前矣而大旨本于先迷後得之義蓋陽剛來復明健不迷而坤極陰凝乃爲迷復迷復者迷于所復不見天地之心將復于所迷而反啓姤剝之漸故不免凶而有災眚象之以喪師辱國十年无功蓋甚言迷復之不可用也所由然者動而以順行往乃利惟不迷也行而以迷動

道乃失又安用也夫君道宜明迷則反矣或曰坤爲臣道宜後不宜先故先則迷後則得復爲剛反震有君道宜先不宜後先則得後乃迷一陽剛長知所先矣天行以順天心以見君道得也无所干迷上六陰極于象爲迷迷則失道君道與臣反極爲戒之无尤无戰夫又何迷道乃得矣何至于十年不克征行見其七日而來復矣

无妄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復則无妄无妄誠也動以天者也雷動則陽亨陽亨則物與繼之者善天在物初而爲主于內者原自天來以卦象則剛自外至以卦主則內動以天純一之體本天何妄无妄于與无妄于動動合天行健而不息且以乾剛之中居九五者而有六二之柔順以應所謂健順之性莫非天德之純與之自天而爲命而大哉乾元之資始者无不流形于品物得之自下而爲物而所爲乾道之變化者无不各正其性命是大亨以正即乾之元亨利貞而

无妄之莫非天命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依然乾之詞然則乾道一无妄有妄并不成乾而人之體乾則體此无妄者耳此其占所以大亨而利于正也顧有匪正者何也人有其心无妄而所行或匪正者矣匪正則人事之過而不利有攸往大亨之反也大亨以正匪正匪亨也以觀于天則又有其理无妄而氣之動或匪正者矣此天行之忒如陽九百六之運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皆是此爲其氣數之有眚要在天自然之實理未嘗偶妄无

心之運行未嘗有涉于期必妄臆之私而爲之然而匪正矣有眚矣則亦不利妄有所往而違乎天命之自然者也何者无妄之利往往以大亨以正也于匪正有眚之時而亦往則往而何之是不免于違天逆命而有圖度倖徼之意天命弗祐其何以行之哉或曰此理數精論亦不必泥直捷言之不過謂无妄大亨而必以正也非正便爲有眚不利攸往而難乎亨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外乾內震震初畫之剛得乾之一索而生就本卦則剛自外乾來而爲震主爻于內卦是震之初繼乾元之善成乾元之性乾元本不二不雜而无妄而震則其初體亦不二不雜而无妄者也且震之動而合乾之健動于其天而健行不息其德皆无妄之體而九五剛中又得六二相爲應與剛來爲主動而健行故得大亨其剛中而應則五與二皆

中正不偏是曰以正盖乾爲天賦予于物其初動爲震卽帝出之命凡爲天之命也况互頤有養正之吉互益有中正之慶互姤有施命之象曰以正曰天命又取卦中自有之義而爲詞也夫天命无弗正亦无弗亨卽无弗利往其曰匪正則或以天時或以人事偶有慾眚而卽不利有攸往以其體雖无妄而往非其宜當遯而不退處當漸而爲急進則亦何之而可矣故大亨必于以正匪正卽以匪亨謂其逆天所命而天弗祐之行云乎哉按卦

互姤遯于无妄之中而内爲震恐其匪正以下爲懼災之詞猶然正則亨否則窮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帝出乎震天下雷行發育萬物各與无妄先王觀无妄之象知其時爲陽動蟄啓之時也而亦以其政教之順乎雷行者對當時而暢茂之使无或鬱閉于陽德之和知其物爲嫗伏孕鬻之物也而亦以其德施之徧爲物與者萃萬物而生育之使无或殈殰于陽亨之盛故夫雷之行物之與卽帝之出无妄之施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是也時之對物之育卽元之體仍一无妄之原所謂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是也至于對時育物之事觀月令可槩見矣。按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卽乾之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之謂也謂震之初陽乾元資始而亨者也此時以无妄而行物以无妄而生也故先王對時育物而大其亨茂之功以法天也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内者此也雷行物與之始乾之元而大亨者也其爲動也何妄之有主此以往卽誠爲物之始而貫終所謂主忠信者亦卽此也何弗吉矣象謂得志誠者天道思誠人道思而能誠則志不妄而行乃不妄自能動物而通乎羣志何弗得矣此節无妄元亨之謂乎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内者此爻是也雷行天下而物與无妄者亦此爻是也于天爲帝出之命

于人爲天命之性本體一眞无妄由之以往乃以
大亨而志无不得自天言之則齊巽見離以至于
成言乎艮自人言之則悅親信友以至于獲上治
民无非本此无妄之往往无弗亨且利焉于天心
且得而況于人之志有弗得者乎故曰得志也明
往吉也按卦凡自初而二而三自内而外皆言往
往得吉卦則利有攸往主此而往雖往不皆得吉
卦而本爻足以使之吉如此卦剛往而二則訟剛
往而三則遯皆不爲吉卦而曰往吉夫誠主无妄

而往雖訟亦吉遯亦吉而況于其他乎蓋初辭之
誠謂往之主于无妄則吉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謀道不謀食而食在焉修天不修人而人從焉言
義不言利而利得焉此皆无妄爲希冀以求富貴
之心如六二之虛中以應天則既无得而貪天失
而怨天之念横塞于其中而天理既順天心亦通
有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象未嘗以富爲心而亦
何嘗不富是則利有攸往而往乃大亨者也夫非
以正爲菑者乎至于取象之義卦互得頤有飲食
之象又互得益有耒耜之象曰耕穫曰菑畬皆本
耒耜飲食之計而爲言也而卦曰无妄則又无所
妄希于此故有不耕不菑而穫而畬之象也何以
有此象則以動而順乎中正人事順而天心應也
予曰耕也飯在其中豈非耕而不穫菑而不畬者
哉以此爻觀之爲何如哉故君子誠之爲貴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六二柔順中正應乎剛中之爻也夫人匪耕胡穫

匪菑胡畬匪耕穫菑畬胡利有攸往而六二中虛
无所妄冀一无計功謀利之念求得于天而與九
五爲應故有象于不耕穫菑畬謀道而不謀食之
象乃其中无妄冀于天而其應則自孚于上在九
五之剛中方樂其應而厚之而六二未嘗存一富
利之私于意中也故曰不耕穫未富也蓋惟其无
役志于富利則无妄闕故无往而弗利也學不求
祿而祿在郎此旨也或以互益互頤互豐而本卦
設心則无妄而已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何以災三固多凶而六陰繫之則牽于陰柔而巽多象繫陰順象牛故有或繫之牛之象行人震動象也邑人艮止而靜象也行而順則得牛雖繫而不爲柔牽則无慾而剛而從天德之健者也否則爲陰私所繫不爲震動之行人動而无金柅之繫而爲艮止之邑人止而非拯隨之才且以慾而不剛繫牛失馬而不免于災矣夫有繫則有妄有妄則有災繫于人心陰柔之私卽害于天德陽

剛之正是有妄爲无妄之災卽有慾爲天德之害也取象之意坤牛乾馬巽繫繫牛失馬狃柔而失剛也三爲人位震動則行人艮止則邑人行爲動象邑則靜居之象得曰得牛順天德之正而災則害之也謂行人牽去居人受殃爲无故有災三既陰柔不中正妄得云无故有災也謂其有繫而止則不免災動而利往則无繫而无災斯爲得也明利有攸往利用作而不利用靜也○或曰觀雜卦无妄災也自當如前賢災自外至之說不得坐六

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象然朱子頭地不正之言似亦不能无取災之疑也按舊說以无妄之災得自意外言其无妄思妄動而得災也如路行者得牛邑居者受害非所取也鄙意則以无妄爲天德之剛六三柔牽有繫于陰私之象斯爲災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卦自初至四五順象爲長離畜牝牛故有牛象三至五則巽爲繩繫之象也在遯曰繫遯姤曰繫柅且離爲火火之害爲災曰无妄之災往无妄動而

災適遇之或繫之牛牽于柔順三人位也震動則行人艮止則邑人行人則往而有得故爲得牛姤之牽不期而遇也邑人則有眚不利故謂之災遯之退匪正何之也大意似謂此爻介于震艮之閒于震行利于艮止不利究竟得非其命災非其取也按六二爲意外之獲六三爲意外之災均之爲无妄而已○无妄无灾灾在繫柔宜震行忌安居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以陽剛乾體不言无妄而莫非无妄之象雖

非中正未吉利而利存曰可貞无咎即利乎貞也
蓋位不爲正而德則正固有之也健而固守又何
妄與之咎矣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可貞謂天命之正理可常守而无或妄之咎者九
四于本卦則天行之健天德之剛外卦之乾初也
貞而可爲事之幹者此也而剛而居柔動而克健
故其道可貞而无咎且互頤則養正之貞吉互益
則利用之无咎在益曰固有之在此亦曰固有之

固有之也者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秉之爲固
有非後起非外鑠即先王之對時育物究非有益
于无咎之本然惟養之以正而已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五何疾其體本健而剛而益剛中正堅實之象
兼有順應和平之氣而通觀內外起居動靜飲食
男女之間无所于失自可无疾或偶有違和亦惟
頤養以漸益之可以勿藥有喜蓋无妄之疾无損
健體攻之太過而反憂矣剛明之主於九五健運

咸寧不以小疾而大加攻治正此象也書曰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瘳此則不可試也已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剛中正而當尊位下與六二爲正應而乾本
健體邪妄莫由而入何疾之可攻何藥之可試夫
頤之養正愼言語而節飲食者既守于經遯之嘉
貞當位應而與時行者又值其吉无眈逐之欲何
疾厲之繫難姤之以杞包瓜瓜杞列于藥品乃剛
健无妄干之疾亦中正无妄用之藥以藥品非飲

食之常經輕試非愼節之正道故性命之各正正
以其天行之健太和之保合保以其乾元之剛貞
固无疾陰邪已祛愼節爲宜養正乃益而又藥焉
則藥反滋疾莫益之或擊之以立心之勿恆不可
爲醫致觀頤之匪正揭由有慶夫藥之攻疾以攻
妄也无妄之藥試輒爲憂故小人之遠在不惡而
嚴君子之益惟有過則改若攻之已甚克之无瑕
是反妄爲攻之克之矣故必勿藥乃喜也程傳象
與管蔡之說固爲得之然觀于康子之饋孔子之

拜受而弗敢當其日用頤養滋益保太和而正性命即偶有疾眚而愼節无違後世人主丹汞以求長生妄之妄者耳易早戒之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通无妄之極而言之其爻辭即其卦辭曰无妄即寓元亨利貞于其中也曰行有眚即其匪正有眚之意也曰无攸往即不利有攸往之謂也蓋仍通全卦而舉其極有如此云也凡他卦多不欲其極如動極靜極剛極柔極之類惟无妄則愈極

而愈爲誠之至如天行之健而不息何眚之有然而可必者吾心之純乎天无妄而无眚也難必者天行之從乎心无妄而即无眚也自古至人固有无妄已極而所遇之窮所行之阻不能无眚者似天之不爲佑之如文王孔子之時大可睹也何利焉要在至人動而應天何計于利與非利一惟无妄而已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極純一至誠何有于眚而天行偶或匪正有眚則无攸利謂處時之窮而不免于災眚非其妄動以取之也余前論已悉或曰上九陽之亢人事有悔天行有眚一也

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復于无妄動與天行无妄然後可大畜則靜與天止蓋莫大于天德而止而聚之于所成始而所成終之中是爲天在山中行健而才能止德至而道可凝其爲蘊畜也大矣夫畜德既大則前言往行

多識以富有而剛健篤實光輝而日新孟子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者此也夫豈淺畜者哉由是本其畜積之大而尚賢養賢則不惟在上之剛崇積已德尚乎吾身之賢使富有日新者能止極于天德之健而居其大正之體且以其不家食之吉并崇人之有德尚乎天下之賢使同此富有日新者各能彌汝止于天德之健而拓其大正之用是又以畜養賢人者共濟夫畜養民物之治而俾其各戢止于暴而不逞各嚮止于善而不遷是又

能施所畜之大而无所不濟以應乎天之德施也
夫君子始而畜止其妄心乃以畜聚其道德旣乃
畜養其賢才終以畜通于天人民物之所際是之
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也若其取象象
言之詳矣而直捷爲言乾言乎大艮言乎畜而已
或曰凡乾象大川川則乾畫之縱而此云利涉則
艮男少而爲止而又加乾三連也說太纖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畜有小大何以風天小而山天大也其象則內卦
乾體健行本同一馬象巽柔縶之而使止則柔畜
剛也卽互象爲兌爲離與巽皆女如婦貞之克制
其壯夫而无或剛悍以取戾此畜之所由爲小也
乃艮剛限之而使止則非畜以柔而畜以剛且互
象爲震與艮皆陽男如閑衛之克制其猛獸而无
不安馴以從道此畜之所由爲大也故畜者止也
養也而大畜之異乎小畜則巽柔艮剛之分也況
畜以六四臣之位畜兼六五君之位而小大判如
睹矣此卦畜之大就畜德言其大則乾體剛健艮
體篤實而輝光而德以畜之而日新蓋以天行之
不息而止至善之不遷也以卦變則陽剛上而居
上而尊尚賢德非若乾之亢悔賢人在下而无輔
則其德盛而禮恭依然如勞謙之素如是居德剛
上不亢乃能以其艮之止而止乎乾之健不同壯
罔而夬忌斯爲大而正也夫剛上而亢者不能止

乎健故不免于有悔剛上而尚賢不致亢悔者乃
能止乎健故可信爲大正其意則謂德盛禮恭乃
能畜止强健而不系大而失正也在夬之詞曰居
德則忌忌亢決過健而不能止也大畜則否大畜
故大正也其曰不家食吉養賢于國譬牧馬于山
不藉家食故吉蓋賢之畜學畜德旣大而人君養
之卽頤卦所謂養賢以及萬民所畜者大也賢大
于畜乃食天祿君大于畜賢乃得大亨故云吉也
夫畜德畜之大者也畜賢畜之大者也所畜旣大

所施乃大故所濟亦大利涉大川言賢爲天之簡在君畜之以長其施固爲應乎天君之所與共天位食天祿皆畜學畜德之大賢而卽輔君以畜萬民无之非應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至大惟天而納之山中謂山中固具天之全體大用凡氣之所充物之所產莫不有一乾元天德藏畜于其中故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大其蘊畜于

前代聖賢之言行多學而識之以畜成其天德之大則猶然作天在山中觀也夫萬物統于天而畜之山中萬理具于前言往行而識之于君子之學中此君子之畜德積之如山涵之如天也

初九有厲利已

初九何厲災也何災乎乾多言災陽亢之象三連而上進而爲四所牿止則方長而若有折也災也故曰有厲苟其弗已而必欲進焉斯犯災矣有利于速已而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又意前既詳言之而推之于互體則夬之辭曰有厲告自邑大壯九三曰貞厲本內卦乾之九三亦曰厲无咎然則此言有厲雖取乾惕而實卽互夬之有厲戒之使勿壯罔而利于已不可犯陽亢之災也夫乾健也過健則有厲利已云者貴能止健而已○或曰小畜之復自道本睽初之喪馬勿逐而言此言有厲利已又本夬壯之初壯于趾而言惟壯趾則凶咎故有厲故利已卽以畜馬取象取

意可也

九二輿說輹

輹與輻有辨輻不可說說則輿破裂輹以利軸之轉形似伏兎輿不行則可說矣乾馬健行駕輿者也故乾每象輿義從乎馬而取之兌有說象健而止則不行有輿說輹之象兌亦似伏兎故言輹其詞意則謂九二健而處中才自可進不待六五之力爲制之使止而以柔順自居止而不進何有于夬壯妄動之尤故有象于輿之自說其輹而不行

者也夫初之不犯災者牿而止也二之中无尤者不待外制而止也其必爲畜止者何也卦中有健而說動之性剛而夬壯之才在自治者固當止之以畜其德在治人者又當止之使畜其淳也故利已則已能行不行也是謂能止健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馬健以駕輿輿說輹則馬止健矣惟九二剛而得中不爲妄動故能止健而无壯罔之尤也前說悉矣按大壯之九四言尚往則壯于大輿之輹主于行也大畜之九二言止健則曰輿說輹利于已也尚往往而動于外其壯也大止健健而止于中其畜也大矣然惟畜者大故能壯亦惟其壯也大故必貴于畜也大畜驥足以致千里畜與壯之相須也大矣哉畜德畜賢以畜民又可思已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九三于內乾爲健之極矣而所居所應皆陽剛則與上九爲合志而有同類上進之象馬健而良善于馳逐象乎震龍動而克壯弟患過于剛决利守艱貞日受閑于輿衛之中而不致以逐而致蹶則利往而可與上進斯畜而能通矣○或曰馬何以知其良以乾則健以震則龍馬八尺曰龍虞翻謂古易震爲驤也且良亦似艮猶艱貞之牛從艮也亦各或象之曰逐動象曰閑則艮限之門曰輿衛則象宮闕之車而艮震合象之畫亦似之其意則仍謂善逐者當從閑則利于進也仍是宜畜止勿輕逐之謂大抵良馬受閑則驥稱其德而千里可致良士守艱則畜之愈大而萬夫之望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馬之健震亦馬中之爲良者兌健而能止其爲良馬可知也逐者往來馳逐之謂自三至上合而觀之其反復皆震而震之志又主于動則爲良馬往來交相馳逐之象乃上卦爲艮互震反之亦艮艮有艱阻之象亦爲止靜貞固以乾健震動正恐其逐而不已利于守艮止之艱貞使動而不過惟日閑之于乘輿儀衛之間出入无踰馳驅有範則利有攸往矣上合志云者如馴習就閑之馬與人

同心自三而使之行則行自上而使之止即止行止皆隨人志故曰合志其行之由三乾健而震動也止之由上乾健而艮止也卦主于止故專自上言也或曰易言上有專主上爻有兼主上卦有即主本卦之上爻言者此即就兼主卦說亦可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六四爻本義謂其畜止初剛爲力甚易引學記禁于未發之謂豫蓋止之于未角時如童牛之牿然也據此則以初爲畜牛而四牿之也于義固精在

象或即取本爻牛象陰順而非陽剛童則艮少男初畫尤其少也牿則橫木于角以防其觸是亦慮其妄動觸物而艮以止之象且兌震卦畫多象角或似反生而上也艮施一橫于上即止其初畫說動之性故曰童牛之牿曰元吉曰有喜云者童牛不牿則觸不可制類于小人用壯有觸藩羸角之憂何吉之云牿則有制而可喜矣故吉莫大焉卦中互大壯彼羝羊象兌上而壯以羸角此童牛象艮初而畜以牿全其角也或疑童牛何角曰即本義未角而牿之意也但象取本爻耳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卦以畜物爲象童牛未角而施之牿預止其觸藩羸角之闘壯故爲大吉而有喜也按坤老陰爲牛艮于四象中列坤之太陰亦本坤順爲牛而止一陽畜不啻牿之故其象如此云又按童牛之牿與童蒙之利用刑人俱在制之于早凡以禁未然則易爲力也觀象凡父之于幼子臣之于幼主皆當防閑于未然而止之以畜其德吾言悅牿亦毀折

其悍性皆取互兌

六五豶豕之牙吉

六五爻與六四俱以止健爲能本義謂畜止九二之剛較難于四而制之有道使之自爲馴順則不煩重刑而俗自革如去勢之豕牙雖猛利而无所用之是化剛躁爲馴良天下之福慶也據此則又以九二爲豕牙而五豶之也于義益精在象或亦取本爻豕爲家畜外生于山中則不可豶而畜養于居宅中則可豶而畜其亢剛于上而首垂于下

非馬之健行亦不爲牛之牴觸與衜之閑楅衡之牿有所不受而止而畜之惟豶而去其勢則壯使之牝壯使之柔而帖然于飲食居止之間豕无他患所恃惟牙其勢旣去其牙亦馴五剛而六柔之象固如是況耦于乾首之上則象角六四是也耦次于頤口之中則爲牙六五是也其意蓋謂君德柔中養賢以及萬民能去天下之剛暴使帖然安止得其室家飲食之性若豶豕然是以能合天下而歸吾大畜中也豈非有慶者乎卦言不家食吉

賢之畜德而進用象也爻言六五之吉以畜物之家食而吉象民之化暴而馴者也畜之上互艮頤養萬物養賢及萬民象已著于畜中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止健能養賢以及萬民化其剛暴難馴之性而併畜之于日用飲食之中若豕之牙剛不可制去其勢而豶之則牙亦因之而馴此革俗而不見其革之勞化民而不形其化之迹所養惟賢而萬民胥治頤六五順以從上也上九曰大有慶也此爻義兼有之故爻曰豶豕之牙已見柔順從上之義而象曰有慶也大抵得賢與共天位食天祿天下之慶有于斯矣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九本義言何其亨通之甚畜極而通豁達无礙義固精當取象乾天陽藏畜于山之中則爲大畜之象艮止極陽升于山之上則爲天衢之象上爻天道六畫三畫皆天而乾陽爲天三在內畜者上而達于天是山中之天畜而止山上之天通而行

也通而行爲衢通而行于山之上則天之衢衢固亨天之衢尤亨畜天德者于以不家食而大行于天家應乎天者于以涉大川而无礙于天路以學則多識前言往行者四達于知天事天之途畜之久而窮神達化以治則尚賢止健而大正者四達于應天法天之用畜之盛而一道同風則何其亨之大耶大亨之大未有不于畜之大者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衢道之大者天之健仰天之大道所謂利有攸往

之路也何天之衢亨者上九剛上而非同于乾龍之亢尚賢而有得乎下位之輔健而能止而又能止乎天下之健是于天之大道不曾身任而背負之詩咏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旣集之謂也夫象之爲濟險則曰利涉大川乘震木于大澤之象也象之爲畜通則曰何天之衢御震龍于天路之象也在乾之上九亢龍有悔則不免爲窮之災何亨之有惟此以畜極而通大畜則大通乃能于天之大道而身任背負于其間而无所窒礙是爲荷

天之衢此不犯災而同于亢悔之窮此明止健而得乎大正之利此即涉川而應乎天道之亨昔人賦詞何天衢而亢亨者是也據此則何當讀爲上聲如詩何天之寵方合今讀如字義亦无失或不若從右之爲的也蓋天之大道非剛上賢而能止健者固不能當大行之任而負荷之以應乎天也明矣

周易上經撥易堂解卷之八

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復亦贊養頤故次大畜其取象程傳詳矣但口實以飲食爲經飲食以得正爲經飲食得乎正經于以養身以養德以養賢及民物无之而非仁義中正之爲頤矣自古仁義之養與仁義之害未有不于飲食頤養而分微危之幾者也故聖人于頤特訓之曰頤貞吉蓋謂養正則吉匪正則亦匪吉也夫

道心惟微得其所養而微者以顯著而充實失其所養而微者以梏亡而澌滅故必觀之于其所養是爲觀頤如所養者之道心者一一如言語之愼之類則得正而吉矣推之而觀人之所養與所養之人俱可作如是觀自不至舍靈龜而外觀也且人心惟危所求于口實者不苟于自養而危者以澹泊而寧靜所求于口實者或苟于自養而危者以饑渴而害正故又觀之于其自養是爲自求口實如其養者之人心者一一如飲食之節之類則

得正而吉矣而凡爲自養于簞豆之薄自養于鼎
鍾之豐俱可爲我生之觀自不至視朶頤而取賤
也夫人苐知頤者養也或止見爲自養而已而或
昧于所養之時之大豈知萬物待養于天地天地
以其心正而氣順者長養萬物萬民待養于聖人
聖人以其得人謂仁者養賢以徧及萬民頤之所
養順天地養物之時行聖人養賢及民之大无不
具于卦中矣禮時爲大頤貞盍觀諸此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

實觀其自養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象口于義爲養反復皆艮止義取于正貞吉云
者養正則吉也然正與匪正吉與匪吉在有以觀
之觀者心與目之長在茲也則兼乎離而言觀也
卦曰觀頤就其所養而觀之所養者或物或賢或
民凡大小貴賤善惡得失之分必觀之而乃不誤
于所養卦曰自求口實又就其自養而觀之自養
者或謂性謂命凡存[illegible][illegible]德內外安危之分必觀
之而乃不誤于自養既徧觀于所養又反觀于自
養而皆不失于養正則頤之道得而鮮弗吉矣按
余前以道心人心分觀于所養自養一體本義之
旨而暢言之茲復于所養專言賢與民物之類而
于自養則兼言小大之體似較直捷存俟再訂○
言乎養道之極則上而天之施下而地之受自出
震以迄于成艮无非此養育萬物之道使各正保
合于其中其中之建人極而爲聖人者願天地養
物之道而建國親侯崇養賢才以養及萬國之民

庶使各安于日用飲食內外作止之常經夫天地
之所養者萬物也聖人即天地所養之萬物而用
之養羣賢之能以其才養萬民者上而準天之施
下而準地之受內而同震之出外而同艮之成則
生成長養之功及萬民矣其所養如此而自養可
知頤之時大矣哉時云者萬物之生養以時如五
穀魚鱉材木之莫不以時是萬民之養育亦以時
如養耆老孤幼各以時之類凡月令所紀者皆是
也夫惟時則正正則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之廣大生物而其下有雷則陽動于下而陰滯以亨者陽舒于上而陰僣以止故有象于頤之外實而中虛下動而上止也夫頤爲口象言語自口出飲食自口入頤爲養義慎言語以養德節飲食以養身且頤爲長離有文明之象言語身之文也頤中互坤有致養之義飲食人之養也雷以時發發天之言語亦慎矣山以時生物地之養飲食亦有節矣君子觀頤于言語而慎之于飲食而節之

養德養身克之而所養无不正无不吉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龜何所取象也象頤之全卦非止初也龜外骨內肉上隆象天下平象地其性不嗜食而以息養古者制簠簋刻龜于蓋示飲食之節也其蟄而在下聞雷則吐其所蟄而昂首向上此卦下畫象底甲上畫象背甲皆外骨之象中四偶畫象內肉象身及四足合之則宛然龜形且性不食而刻于食器于頤義尤切爲震之初爻其蟄方發又宛然有舍其所蟄以息養者而昂首張口之形以此取象故首以爲戒其意蓋謂初潛于下如龜之蟄以息而不求養于外之飲食是其爲靈龜可知也顧以動于七鬯而失其內養之正外而昂首張頤有求食于人之狀聖人貴之而惜之故重爲戒之蓋以示君子之飽仁義則可貴舍之而膏粱繫念饑渴害心則不足貴也爾之我之不必云誰之主也云誰之觀也○或曰龜靜息而向動已具顛象拂象矣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離爲龜頤長離象龜中虛靈故曰靈龜以息自養而不求口實于外此則觀之而足貴者也顧爾有足貴之靈龜偏舍之不觀而張頤向外如花朵之仰希含潤如骨朵之偶植匪靈則觀其自養不過觀我之朵頤求口實而已均當知爾有足貴之靈龜不在口實而在虛靈也然則令爾靈龜告之則爾之觀我朵頤自之則我之據此靈龜自養之貞朵頤口實之求也內震主動于初觀之已悉矣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六二本義謂其求養于初則顛倒違正理求養于上往而得凶以初上皆非其類程傳意原如此然則不能自養上下又均不可求不知當如何其爲夷齊乎竊以大過顛也之例比之除乾坤離坎一體上下可顛則震艮之頤小過巽兌之中孚大過二體上下顛倒看皆此卦也顛則皆拂如艮之顛向上則爲震反止爲動則拂矣其所居之爻剛柔亦拂震之顛而下則爲艮反動爲止則拂矣其爻剛柔亦然故或言顛拂或言拂而顛在或言顛而

拂在何以有凶有吉頤求口實止之轉而爲動象如龜本息養于下靜之至也忽顛動而求食則拂乎靜養于山止之常此征之不免凶也謂其類以靜止自守易爲顛以動而失之也是征則凶不征則不凶也顛拂則征凶不顛拂則不征凶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朱程之論正矣今更細觀之[illegible]之顛拂凶艮之反而爲震動而招[illegible]之尤失飲食之正非所爲慎之節之之道也四[illegible]之顛[illegible]吉震之反而爲艮

靜而寡饑渴之害防尤悔之多正所爲慎之節之之宜也大抵頤欲其止靜而不欲其躁動動則征征則凶謂六二本靜而在內震爲動體震者艮之顛即拂乎艮止之經而反其居貞之類猶靈龜不于止而于征也斯其行爲失類可知已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三動之已極仍拂乎自求口實之貞而爲頤者也其不言顛蒙中之二而極之爲三其顛猶是而拂則加甚也蓋不中正而動于欲倘其受饑渴之

害而與醉飽之心耶如此之象不可以養德養身養賢及民忘其守貞以自養而妄爲求焉是以凶也則皆顛艮之止靜而爲震之動象者也然則內象之動拂而加拂其爲悖經道也大矣夫內養宜靜動也如斯是終不可用終无所利若之何爲靈龜止山之谷而從朶頤震動之觀以至此極也或謂震長易多用十年百里爲象得意而已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養正則吉利在居貞[illegible]爲內卦震動之極于頤貞

之道大相悖拂何吉之云十年多就卦之有震者
取之如屯之十年乃字復之至于十年與此皆有
震或者震木生成天三地八緊舉盈十之數耶勿
用謂用作凶以其與養正則吉之道大相悖也蓋
位當剝復之交幾判動靜之際動之極而匪愼匪
節悖孰大焉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

六四之顛頤何以吉震動之轉而艮止也夫澹泊
明志寧靜致遠思不出位艮之止也艮止之象本

爲陰靜而陽光上施如山之靜而生之居之與之
者之皆爲長養者也震于頤爲艮止之反而又居
內是內動于祿謀食之私所謂舍靈龜而觀朶頤
者是也龜本居山以息自養而靜至舍之而觀朶
頤則已顛矣拂矣末之吉顛拂初動則猶觀之微
羨而猶未進拂經而往也至二三而動以征而極
矣故凶而六四爲艮之初動而向止則顛震之動
而爲艮止也其取象則猶虎之眈逐本求所養而
動至顛之而止靜于山則深伺之所視所欲一轉

之乎安貞自養而无求焉則即守約而知其有上
施之光也至五六而居益以貞而吉矣故无咎虎
山君也艮山震主即君故象虎上下二體總以顛
看龜山居守靜而向動則舍而觀頤朶矣虎雷震
多動而歸靜則顛而得无咎矣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之顛頤震之顛而爲艮而動者以靜此猶虎
之聲震于山本視眈而欲逐動可知矣而轉而止
靜无所求養于戶實則即守約而有上施之光既

不同于初之不足貴又不循夫二之行失類也在
艮之辭曰其道光明以其陽光上施今震之顛而
成艮當六四而已且艮體上施之光矣夫失類者
弗光其下顛也凶施光者鮮失其上顛也吉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之拂經即六二之拂經于丘頤者也在六二
反止爲動拂頤之經者以其不能居安止之貞故
征而凶至六五既反動爲止則舉顛而拂經之象
變爲居而守貞之占而在二爲凶者在五爲吉矣

吉則可以養德養身養賢及民而云不可涉大川
者何也則依然謂用靜吉用作凶也象謂順以從
上謂守乎陰順之貞靜而得吉不可用作以致凶
惟從乎上施之陽光以覩其篤實而輝之美已矣
○或曰六五顛震爲艮而二體之柔剛易位亦似
拂經要不失乎所居之貞也故吉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動靜有常經也六二之顛頤爲拂經拂乎居貞之
常道反靜而動于欲也至六五則艮體止靜顛而

覩之而動反爲止非不猶之拂經乃虎不爲耽逐
而守艮山之靜則不失乎居貞養正之吉是能以
坤順之道而從乎上施之光也其曰不可涉大川
凡濟險之才宜陽剛而不宜陰柔謂居貞則吉欲
動而濟險以有爲則不可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陽充上施于四陰爲衆賴于二陽爲獨上在
外象則止靜如山而上爲山之陽升而發生處合
全卦內象山靜而雷行其下衆存山之富生庶物

而上爲山與雷之陽布而亨遂處兑白出震而至
成言乎艮无物不長而上又爲天道則萬物之所
由以養者此也而聖人上法乎天下法乎地養賢
及民于以養天下之欲給天下之求亦莫不由此
以成且頤爲口象六爻全而成口口非即訓養而
養由之言語由口出慎之則由以養德也飲食由
口入節之則由以養身也天下萬民則萬口不可
无以賚之由養賢而及于養民亦未有不粟不肉
不牛羊倉廩可由許子之道以成堯舜之治者也

則由以養賢養萬民者又何嘗不由于口也孟子
曰口之于味也統耳目四肢而屬之性也皆頤象
不謂性而謂命而惟專養仁義禮智聖之所性則
養大兼小養貴及賤而順之道全矣由此而加厲
不忘震恐危惕之心以得夫慎節知止之道則无
不貞吉大川之涉險猶夫日用之常而已象曰大
有慶也自慶賢慶而萬民皆慶此之由矣○或謂
顛拂作如是看巽兑何以不拂門動止互易則拂
和悅交而何拂故拂惟頤有之小過內止外動則

亦不言拂矣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養德養身養賢養民養萬物皆由乎頤之上九此爻具而成卩象頤之所由名也故曰由頤萬物致養乎坤其自出震以至于成艮坤之所養无非由于乾之所施而上九陽光上施天道徧育物由以頤養于厚載資生之中是下而地之爲養皆由上而天之爲養此天地養萬物而聖人準之以養賢及民由此其吉也而曰厲吉者何也厲固震厲危

惕之意亦以卦具剝復之交天行或不免于災眚而由以頤養化厲而爲吉其居貞固吉即濟險如涉大川亦无之而不利故曰大有慶也總之養正則吉不由于震動而由于艮止故內則大悖道外則大有慶也

大過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頤養成而過生故大過次頤且聖人觀頤以養生亦取諸大過以送死而大過頤也又與頤之爲體相同頤上下實而中虛震艮之互顛而皆順動與止反也大過本末弱而中强巽兌之互顛而皆大過柔與悅合也頤象春山萬物啓蟄而長養大過象秋木萬物澤滅而乾枯頤中具坤母亦爲腹致養者坤也大過具乾父亦爲老大生而薄以戰者乾也是大過次頤義亦不一象謂大過大者過也明言乎陽盛于二三四五而本末之陰弱不能勝也則陽過乎陰也故象爲棟橈棟者何也木之受金斵而爲主于中者也巽木兌金乾大而爲君主則

棟柱之象也棟何以橈巽弱木非棟材性柔易橈而陰畫下虛又不勝四陽之實而大兌爲毀折則有折橈之慮且覩大壯宮室之象顛而下弱其爲陰橈何疑故有此象象當此之時柔弱易橈之材不足以勝棟梁之大任謂其本末原不支也惟是二五君臣之才純以剛體當之非不爲過而時當任剛得乎中道下巽上說主健而行則其才進往而利而非退弱之橈而不勝者比也如是乃亨矣天下事理小不可以勝大弱不可以任强大過之

時以大過之才任之利往乃亨以此或曰本末皆木覩一畫之陽爲上下來生自下而上故本下而末上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棟橈本末弱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大過之時大矣哉

陽大陰小卦自二至五皆陽皆大哉乾元之互體是大者過也陽勝乎陰而過盛也按羲圖乾南當

午在巽而左兌巽與兌不過而中爲乾乾固陽之大者卦內巽外兌雖爲二女而中體備乎乾之大故大者過也○棟者木之大而勝任工以齊之繩以直之爲長爲高而從金之鋸以斵之凡爲巽木之象也橈者義取毀折象上下之二陰皆弱而不能勝四陽之重于中是以橈也夫木之生下本而上末卦之才陽强而陰弱本末俱弱其不勝任也明矣蓋言大者過則小弱有不勝也棟橈則何以利有攸往亨蓋六爻四剛剛則過矣而二五之剛雖過而得中卦德又內巽順外和悅以是而行本巽悅而行乎剛中斯所往皆利乃无弗亨矣然則大過者剛之過大過而利亨則其才其德亦有大過人者矣以大過人之才德而濟非常大過之時斯其所爲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而滅木必其澤竭木枯乾亢之大過也君子以之雖枯槁獨立而不干澤于亢悔之時將天下非之而不顧何懼之有雖潔身遯世而不見知于毀

鑠之口將沒齒廿之而不悔何悶之有是則行之大過乎人者也○澤滅木兌澤潤以生木而曰滅木則澤之上竭而木以枯也其陽亢之大過乎君子當此必能獨立不懼而勿爲棟之橈則本末庶无俱弱之患且必遯世无悶而行乎剛之中則巽說益爲利往之亨象意依然象意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六繫詞言之至矣而取象于茅則柔黃之初生而白也茅之爲用古者用包裹禮物藉地以副發

也謹小愼微卽以基大取象柔在于下茅固巽木之柔象出地者也○或謂茅卽爲柔義大過之時非剛莫任剛患其過則仍以柔藉之故曰藉之用茅然則謂本弱而柔遂无用乎用柔藉剛則義以禮行而孫出之道也子之所謂敬愼以往者如此此可无大過此可大過人矣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藉之用茅用柔也以藉剛也剛在上而柔在下也爲物輕而用也重雖乾爲金玉可藉以承矣巽爲

潔爲白于類爲茅乾燭澤地茅乃生之其象如此義則子言之詳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楊亦取巽木易感陽氣而生而性柔順多生澤濱其枯則澤滅中乾在秋風凋折之候陽氣已過木遭之而葉脫而蒲楊之姿又望秋而萎其爲枯楊何疑既枯矣何由生稊或曰近澤也或曰感巽和風也或曰陽過而生意自存也夫枯老之楊萌發生機固多有之而所生惟稊稊榮于下謂二于

六畫爲地道近下則生稊卽謂比于初陰而相與爲生可也其曰老夫何也陽大過爲老陽猶枯楊之謂也女妻其少女乎取諸巽兌非以下柔而巳老夫得女妻能成生育猶枯楊之生稊也雖過以相與固无不利凡老少剛柔之過而不病于過者此類是也或亦大者過小則宜如是觀也枯楊句從地道爲言老夫句從人道爲言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爲乾陽女妻爲兌女陰陽不配而和悅相遇

其與爲成生育之功抑亦過而非其常分則與枯楊之生稊同一意象按卦下互爲姤柔遇剛也戒乎女壯象爲女妻老夫遇之悅以相與斯亦過矣而曰无不利剛之過而居柔夫之老而妻女又象爲楊之枯而生稊則亦何所弗利矣

九三棟橈凶

九三內象巳成巽木而三四居中象棟曰棟橈本性本巽更易橈不任棟材而又上實下虛有屈折之患是以凶也明乎大有過而小固不能勝者見

剛之過而柔无以輔而持之也此在過剛者當損其太過而輔之者又不可以柔弱而承之也巽爲工爲長爲繩直取象棟其材或以巽則軟而撓于下矣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剛過而不中卦之所謂棟橈者見于斯矣蓋巽象既成于木高長而齊直棟也而橈物莫如風故巽又言橈卽兌之毀折亦有橈象故云棟橈之凶總之過剛者人所不能輔故不免于傾橈而內

巽本弱下斷无可支撑其象如斯在內象三爻初柔而居剛二剛而居柔三剛而居剛剛過者輔以柔三重剛則无所輔也或曰棟之橈橈于下也病在上强尤病在下弱下弱而不能支上强則橈矣曰不可以有輔也言其勢之莫支而已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三四皆中棟何以有橈有隆弱在本而撓于下弱在末則實而隆而不橈于下也惟不撓于下則棟爲隆起而吉也蓋四近君位剛而能柔以之任棟又强而不弱其隆也隆以剛柔相濟之道隆以獨立不懼之才當大過之時建大過之業此其所以吉也夫豈他有繫于柔之情而以自累其剛也哉若其有他未免于吝矣或曰三四人道曰仁與義仁義者立人之棟也橈之則凶隆之則吉木之三主仁大過乎仁而象于荏冉之柔木則反不任人道獨立之剛而有橈象金之四主義大過乎義而象于從革之銳金則常能成人道獨立之業而有隆象要不免于有他吝者義之大過陰德而僭于

陽功則亦吝之道也弟能不橈而已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中室而立者棟三與四也三則巽弱下而不勝上之强故橈之爲凶巽下斷也故不可以有輔也四則兌實下而能舉末之弱故隆之爲吉兌上缺也故不橈于下也在下互爲姤姤則柔遇剛陰象之橈而屈也在上互爲夬夬則剛決柔陽氣之隆而伸也姤與夬之中分其一橈一隆一吉一凶義亦取諸此也然精論已具于前說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猶之枯楊也而當正秋之中何以生華陽氣已過生機猶見于近末之象近末則所生惟華而陽且薄而向盡矣其曰老婦何也巽爲長女至此則象老婦士夫乾之陽壯謂之士夫可也何必顛倒迂回以上六作婦九五爲士夫耶大抵此卦初至五互得姤姤遇而有相與之情雖過猶遇也二至上互得夬夬決而有難久之勢將過而決也此生稊之无不利而生華之无咎譽而難久也亦可醜者

兌悅也老夫悅女妻爲士之耽兮猶可説也老婦悅士夫則女之耽兮不可説也巳此又男女中之大過而可借爲剛柔之各過者言也然則求其可久而无可醜者唯无過則无咎无咎則亦无譽之爲得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華與稊皆生于枯楊而稊生于下華生于上華則少好可悅偏反隨風不如稊之抵根于地而有可久之勢也夫華者木之色澤本為難久而生于梢

楊陽發而將竭不能終日故云何可久也女之長曰老婦巽也男之健曰士夫乾也巽而遇乾柔而過剛悅以相遇雖无咎譽而亦可醜无他非所應得之配而得之爲耽不其過歟以士夫之剛夬而能決而牽于老婦之柔在老婦以得士夫爲耽悅究之同楊華之敗落而已何有于生育之功故大過之九二雖過猶利而九五則无足取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過涉者何陽剛之大過已涉于極上而有頂象頂

亦取乾首之上而爲言也以六居之一陰在頂而羣陽有過剛夬決之勢進往而滅之是爲滅頂在陽爲剛過而不免折陰之象在陰爲弱極而不勝涉害之形故云過涉滅頂凶然卦體內巽外悅其所以成巽悅之體則亦由柔順而然是本末雖弱亦有未可全滅者今陽過涉而滅之是滅之者過過用其剛而非其弱末之自取其咎也即以木論木之末即木之頂也不過弱枝柔條而不勝大壯棟宇之任必求之太過其橈无疑是滅之使毀折

而已豈不爲凶然木之柔弱亦其才使然養成之
未嘗不可用量用之亦可稱其材而過涉而滅之
則不可以咎木亦用壯者之大過也推之而何事
不然程指爲履險路禍朱以爲殺身成仁各有所
見合參之可也○或曰過云涉何也即利涉之涉
亦左傳不虞涉吾地之涉不必定認涉水澤凡六
涉世皆是但多緣坎險爲涉義耳○或又曰凡過
剛則折即過涉滅頂之謂戒其自取凶也于天人
何咎焉此本程意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滅頂之說前既推之今按大過爲長坎如長
江巨河之險過而涉之而至有坎之上六濡其首
厲之象則爲滅頂之凶矣乾爲首長坎中四陽互
乾首上六陰没其頂如涉水濡首且上兌澤滅木
顛亦云滅頂是爲凶象凶則何以无咎或者君子
獨立不懼遯世不悶不幸涉亂世之末流頂可滅
而守不失貞則亦大過人之行矣不可咎也公无
渡河公偏渡河公渡而死當奈公何其即過涉之
凶无所歸咎之意也觀此而知李杜諸公之爲過
涉也

坎 ⚋⚊⚋⚋⚊⚋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過極必陷坎故次大過坎獨加習坎不一坎是爲
重險水流循之盈此進彼則有重複循習之象且
坤順坎險順則不習无不利險則必習而乃亨左
傳阻兵安忍阻亦訓習凡經險阻自必習乃可行
也故坎險加習字且習爲鳥數飛也小過飛鳥取

象乃疊畫之坎而重坎則依然數飛之鳥羽形也
蓋天下最不畏坎險者莫如鳥坎而加習其旨深
矣爲卦乾畫一陽陷坤畫二陰之中陰虛陽實實
有誠信之象陰暗陽明明有光亨之象有孚習其
誠心亨習其明也以是誠且明者而行之于險阻
之間則可以不陷是信以行之而物无不格則有
孚之爲有尚也明以行之而物无不鑑則心亨之
爲有尚也彖謂習坎爲重險蓋天下之境有夷則
有險險而重之難乎其爲行也惟體于坎象而其

中常實若水之盈坎而旁流而未常積而盈之于一坎則日行于重險之中而于此見爲實者于彼亦見爲實則行險而不失其信雖重之至千百險而皆然也凡以其剛中故也然非心亨而明于所之則亦何能以之是用其剛中之德使无在不孚誠固未有不兼明者也觀水之行不失信自然之誠明皆具于剛中則于卦爲坎于行爲水于人之德爲知皆可覩已其往必有功豈不足尚乎哉是可歷重險以保其身矣率是道也彼王公法天地

之險且能設險以保守其國而險之以時爲用者不更大哉要惟有孚心亨不惟不陷于險而且能因而用險矣象謂水洊至則又出之不舍進之有漸德行之常教事之習舉象于習坎而已

彖曰習坎重險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險習重故重險之謂習坎謂一坎又一坎其爲險也重也卜曰習吉義亦訓重也孔氏謂險之重必習之乃克濟則歷險之方而非正釋也正釋則上下皆險而險相重而已蓋坎爲水陽實于中是曰中滿滿固盈象夫何所欠然水之爲物也常流而不止而坎之爲習也流下而能通故盈科而進祇見平而不見盈夫流則動而行乎險中不盈則止而束于險內不失其信抱實注虛循次受節而无所差違于本然之分是卽信也且信主于實二

坎重之而二五皆實陽剛在中雖行重險而信以不失此習坎之所由有孚也以剛中也然剛中之以固以其陽之實而爲有孚亦以其陽之明而爲心亨非心之亨而爲明通之智何乎之有而爲誠信之行是故習坎者行有尚于信之不失亦有尚于心之維亨維心之亨乃以剛中往以有功是可尚也按地道流謙故坎爲不盈虧于旁也乾恆易以知險故行險不失信健于中也維心之亨故流通而不滯誠而明也乃以剛中故信行而不失明

益誠也入險而出震行于坎險之中自始至終艮成于勞坎之習是謂行有尚往有功也夫居易而不行險者君子之心行險而不失信者君子之道蓋有事不能无險惟險益以郊其故自其險之重也而極推之雖天地王公莫不有險亦莫不用險其行之皆以信其用之皆以時按其險之上者上而天險九五之與上六極爲天極則險爲天險也雖雲翔而鳥飛梯高而躡峻不可升也无上之上也按其險之下者下而地險九二之與初六極爲地極則險爲地險也既崇峙而卑流亦形亘而勢特山川丘陵也方重之重也按其險之在中上自九五下至九二仰而爲震主有王公之象覆而爲艮限有險隘之勢連而成長離有戈兵甲胄之形而藏于上下兩坎之間有若河山表裏雄關隘城垣練車徒甲胄以自固守其國此設之自王公而因之自天地雖聖人治宇不可一日无者也蓋刑賞法天高深因地王公所設險以保安其爲時也視乎緩急其爲用也通乎經權而其爲固國保民之功不其大哉是故坎之習也險之重也憂患之深也時用之大也俱于卦中指之或以天地王公取三才之大意言也不必按爻而分以其象多通取如艮山丘陵坎川各以象言未可拘爻位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兩坎相習水以洊至洊至謂一至再至頻仍而至其進以漸其盈以積盈一坎而又一坎是謂習坎君子修習于已德行期于有常傳習于人而教事亦以時習其漸而進積而通一如水之洊至而不驟不間則依然習坎之象已夫朋友講習取于麗澤德行教事取于習坎仲尼之嘆水孟子之論學意可知矣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六居下坎之下陷于重險諸說詳矣或謂初爻險之初恐是方與險習者才本柔下初爲試險未能進而爲有孚心亨之行是失道也故一入險而即陷重以凶戒之亦聖人即初象以示人見習而後入于言外也習水入水失其道則陷于淵習兵

入兵失其道則陷于阱即學者于理道之阻深習之乃可入失其道則陷于邪僻矣窞坎中之陷處即以爲陷可也不必另云坎中小穴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卦爲習坎重險也統上下兩坎而命之爲習初六在下一坎方得一爻何云習坎蓋兩坎之習由初爻而入坎初下而深如重淵之底故云入于坎窞窞即陷之深而下者也夫坤陰先迷失道坎之初陰本于坤是爲先迷其失道可知已凡後順得常雖不習无不利若先迷失道則雖素習于重險之地而迷而自入于窞穴其入而不出凶何如之余前謂習兵入兵云云義深切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二俱以剛而得中爲言則旣得有孚心亨之道矣何云小得象何云未出中蓋云人坎中而明于坎之爲有險也求以濟之以出乎坎之中而一畫之陽剛方受陷于重陰而未之能出則雖剛中而行有尚亦誠亦明遽期大得而往有功多憂多懼故視其所求則心彌小計其爲得則志不敢以圖大夫求之而亦有所得往而亨之漸也得之而僅見爲小習而孚之始也即云求濟得小濟濟近而未濟遠涉內地之小川未歷外洋之巨險故曰未出中言未出乎險中也常德行者不以小美爲盈習教事者不以小成爲量掘井至于及泉觀海難于爲水爻意該之出中則旣濟未出猶未濟也本此心也以往可與幾矣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陽陷于二陰之中又在于重陰之下是坎險而又有險也故云坎有險則不如九五之旣平者也于此當重險之內而求出乎險之中未之能出蓋上之爲重陰又上之爲重坎雖有剛而能出之才實爲勞而難出之勢故亦爲有孚亦爲心亨亦爲行有尚而所求不獲大如其願往而成旣濟之功祇于小得而已就其爲剛也故有得以其剛而重于陰險也得故小在解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得中道也此雖互解而在險中未出則不與解同爲

中道之得矣故小之曰求則本頤之自求云耳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陰柔不中正進退皆險倚著不安諸說精矣或又一說宛然一習坎者謂其來往于坎而又坎之中而習處之如枕席若北方之祗金華呂梁丈夫之蹈水長于水而安于水也是險且枕習之爲巳忘矣然此以陰柔狎險而習非所習有終于入坎而自陷巳矣雖其習之究何功之有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謂尚乎剛中震動之而艮成之則有功六三不剛不中陰柔習險夫進退皆險而來往如夷狃危爲安寢臥若枕則不以險爲懼而以險爲處如是非有孚非心亨往而入于坎窞則大非習坎之道何可用也終无功也按上互爲蹇皆言往來其亦即來之之義乎又水浮震盂之木而艮止安處其間枕槽乎險中入險而脫能无敗乎故重以爲戒象曰无功无功則敗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六四正本有孚心亨之誠且明而象之而交之也六四近五剛柔交際五剛而有孚而四則以其質實而少文飾者納之至約亦唯其誠而巳五剛而心亨而四則以其薄約而无侈靡者納之自牖亦惟其明而巳夫四六陰柔无助非別有克濟險難之中而弟以其一樽貳簋瓦缶之用薄禮將其誠慇懃啓其明積柔道以上孚于剛斯其處險之道即未必往而有尚而其終亦可无咎矣或謂坎象中滿如酒之在樽食之在簋而習坎形又須缶故

爲取之以約畧其質儉之槩非泛入而爲言者納約自牖即有孚心亨之對詞終无咎又行有尚之對詞就君臣之交言固是即泛論凡有交際无不可通○或又以險不在大在遠飲食器用居處之間稍有忞而不斂約忽而不明覺處即爲險機之所伏今納之既如此其約而不敢忞又自其明通明覺之處而納之而不敢忽則防險于不險之時而險自可脫此所以終无咎也蓋其所謹于上下剛柔之際者微矣○卦中互仰盂震覆碗艮象各

取此樽酒簋缶之屬又皆頤養飲食之器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六四爲象乎樽或以震盂爲象乎酒或以坎滿爲象乎簋與缶艮震之合土木之皿實彷象之頤主飲食當之上坎五曰酒食比之上坎初曰盈缶困之下坎曰困于酒食未濟之下坎曰有孚于飲酒或皆于坎滿勞坎之義而通之又按互頤象簋此之簋貳與損之二簋有同取爲象以貳爲句不必從晁氏云者或以艮震合而象之象納約也其自

牖以約者乎曰剛柔際也五惟心亨乃以剛中而六四之柔更以其納約自牖之誠明與之相際也故可以入險出險而免于咎蓋不敢期尚往之功亦不至有失道之凶咎也在頤口自求口實樽酒簋貳用缶正以口實爲象納約本義訓納結或可以薄約爲的義謂所納者薄約取諸既濟不如西隣之禴祭又互長離中虛而嚮明有開明牖象不至迷而失道予謂以約失之者鮮惟其能自牖可以牖君可以牖民傳謂天牖其衷者以此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坎何以不盈流也不流而積于一坎則盈而溢流則通于習坎則自不盈積一處而出之晝夜不舍者自循乎科坎而常行故不見其盈祇見其皆平于彼于此无之弗通此正剛中之德有孚心亨知者之所爲動而不括處也行且有尚又何咎焉然則象以爲中未大者何也曰坎之受水方受方流中不盈積若習而有常未見其大凡物惟盈積而不平流于彼此之間則其中獨大不盈而既平矣

謂之中未大焉可也爻意蓋謂坎雖一陽在中謂之中實中滿而旁行二虛則不同于澤之瀦而不流而滿且實者因之適如其平而中未盈大知者有孚心亨而行有尚未嘗自以爲尚也其量正如江海何必非習坎之最洪者歟此非九五剛中之德未足語也或曰九二未出中習坎方瀦有泉在中未出求其出則以小得始也是宜深造之以道九五中未大習坎正流水行川中益大乎其大則以不盈終也二爻皆主常德行習敎事者言也何

必斤斤以君臣濟險言哉而濟險之道則亦舉諸此矣○或曰坎爲月月盈則缺不盈則无缺患乎者魄未向滿之象故云中未大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之中未大何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坎中陽實謂之充實可也坎中陽明謂之光輝可也夫然則可謂盈且大矣而曰中未大蓋其中雖爲陽實陽則而一陽爲二陰所挾其爲體實而光明者分不加損而施有廣狹如月行雲間故中有未大

者坎水也流而不盈方流而來旋流而逝乎一坎之中一坎非不浩浩㳠大而約之其中更无停蓄故未大也在既濟曰亨小在蹇曰大蹇朋來在頤則大有慶而此爻則曰中未大似意皆四照則濟險之未敢圖大守其亨小之貞勿爲滿盈矜雷雨之動祇明既不循剛柔之正而已此有孚心亨之所由行有尚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險極與初皆言失道之凶但彼以方入祇戒以凶所爲覺其始而使勿輕入也而此則不出則戒以凶三歲所爲警其終而使早爲出也是聖人之心也係寘取險陷亦象艮獄叢棘意取坎而類從震也凡爻象字文多合互象而成前人恐近泥鑿故不言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之失道以坎爲幽陰險閉之象而本爻已處其極坤之上其道窮也此亦類然按兩體皆坎上下俱險有寇盜之象爲幽囚之形係用徽纆索之

隱元寘于叢棘入于險僻三歲不得迷失正道久困于屯蒙蹇塞而无所得于孚亨之歸此習坎入坎而極而不知所出將敎事之不習德行之不常隱怪以錮其心一如人之幽囚以錮其身雖欲解脫而无從也則陷極之凶有若此者故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按一歲自出震以迄成艮凡歷十二數重坎六三歲則或以中象離三而爲言或乘六六三十六月而爲言也俱不可泥

離 ䷝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陷必有麗離故次坎坎離之交乾坤初合以爻相序固其理矣二體成易象具上經陰陽太少于是乎立一三六八四象之先南北西東分列正位坤次于乾離承于坎八卦之純半衆領要小過中孚坎離重疊既濟未濟坎離互加下經之終仍此歸宿易文日月聖人象之天地水火莞于上下陷麗相因偶備一義離之次坎其義殊大爲卦坤耦中爻乾奇陰麗陽中如女離母歸夫中室是爲往從

附麗之義故曰離麗柔順在內靜以居體文明見外動以致用爲火上炎爲日下照兩而作焉光明繼續照于四方萬象離列麗乎中正化成天下牝牛之貞畜之亨吉馬健牛順剛柔之性牛牝坤德惟順惟柔離明火照柔順充濟六二畜之黃離元吉黃即坤中其色應土百穀草木于是乎麗此爲卦主獨得中道重明繼照大人以之位在六五德則視此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何以爲麗形分析而神各附麗于其形物散離而文各燦麗于其物是故離麗也離本乾體乾中虛而爲離日兩離互而重之亦象坎月俱麗于乾天是日月麗于天即泛而言之上麗于天者爲日月其在天成象者乎此懸象著明之謂也故曰離明離本乾陽而中含坤土之精百穀草木土所生者互爲巽類是麗乎上泛而言之下麗于土者爲

百穀草木其品物流形者乎此萬物相見之謂也故曰離文其于人也銜照光明兩離相麗是爲重明大學傳謂因其本體之明而益明之凡詩書謂明明皆可以重明類通曰以麗乎正謂居中得正本明而又明之體而麗之于心所思目所視與凡文爲之所厝設莫不衆得乎正如是則內外之人文可貢乃化成天下以此知三才各有所麗而離之爲象睹矣乃卦辭則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坤爲牝爲牛離中坤畫象爲牝牛牛之性順牝則其

順而加順蓋陰柔之至者也惟其至柔而附麗乎上下二體之中在二以柔居柔剛正在五亦以柔處剛位正而相濟之道亦正是皆麗乎中正故貞者正也柔貞之利利在中正故亨牝牛柔也畜之吉畜以中正若二之黄離尤卦主之中正而元吉者也夫自牧之道在柔順柔順之美惟中正柔順中正而嘉會合禮以亨不其吉乎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離爲日明也一作再作相繼而明是爲兩作重明之離大人即乾二與五位之大人本體健而能以其柔順中正之德繼續光明其詩所謂緝熙書所謂重華盤銘所謂日日又日新者乎照者明之用照于四方者明之量初三四上列爲四方皆陽明所被而二五虛中運照不障一物而物无不燭不膠一形而形无不徹故光被四表而四方在其繼明臨照中矣夫健行不息者天之運于象爲乾明兩作于天行之中如日行天中非有兩日特以其日復一日與天同運見爲兩作相繼迭照而離云

者亦離離然分別物象毫釐皆見而不能遁也故在天有日而在人有日物无遁形非有象于離乎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初九明作之始也萬象錯列離離在目萬事錯雜離離在心君子方離靜而動慮其履蹈應酬之紛若有差錯而取咎者然既從而離辨之則用其所明而敬以自持不敢任剛明能進之才幾于燥動而得咎尤蓋敬持所以善終而辟咎所以趨吉也或曰凡人以昏昧得咎者迷而失道惟明則辟之明于所往自不失道故窮理爲要在人亦有以明察得咎者剛而躁動惟敬則辟之敬于所履自不妄動故居敬爲先卦爲離明不患其迷患其或躁急如火而有履錯之慾也故聖首以敬戒之坤二之敬敬以承乾離初之敬敬以濟坎得其道而身世調攝之宜備矣○又曰初爻地道履從地也凡言趾亦多于此爻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然者火之然錯然則物象之錯雜分析離離心目

之交于彼于此大小形見若火然者履言乎履端相見之初錯然心目始而履之既戒于失道之逃而期于觀火亦患于壯趾之咎而至于犯災則惟敬慎而不敢躁動剛明之才體以直內主一之敬其紛應錯雜之間无所于失而咎可辟矣或曰相見乎離嘉之會也于行爲火于德爲禮禮者履也其卑法地而錯然成文然文見于外非敬存乎中則亦繁雜之虛文而已適以滋咎故履錯然必敬之无咎或曰離爲日日出而動動之以敬象雖紛而中主一也始之即終之何咎焉

六二黃離元吉

離得坤之畫于乾中是地黃而麗于天元之中也二于爻位爲地二生火之數于卦具三才之道爲地道于曰柔與剛爲柔是離之主此爻純牝之牛色黃而正者也故黃離象焉言乎其得中道也在乾當見龍之位本利見乎文明在坤利牝馬之貞又全含乎光大此爻所爲有非常之吉也大君南面向離而治蓋以此也曷爲不言日中六畫地三畫人日則天陽于九三象之稱乾之言朝夕而事則從乎人九二則言田言人而已上經始終之卦故獨嚴之如此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天玄地黃黃爲中色象乎坤裳之美而麗于乾二文明之位是爲黃離象言柔麗乎中正主此爻也此爻得中道畜牝牛而占元吉離之所由亨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日昃非中也既成乎離而日日在離之三而日昃

其麗于天日而爲昃爲照不長矣惟宜安常自樂達天知命彼不歌而嗟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此本義程傳意也而梁氏以九三剛而不中時過志荒哀樂失常大非久道君子于此无忘其乾惕可也或云卦中互家人互革互大過互鼎革象鼓缶亦鼎爲大耋則大過之象歌以言悅嗟而近巫又皆有取于兌曰意謂日昃之離爲時大過家人可相悅樂何不鼓革列鼎相爲懽歌而徒作此過時之嗟自詒伊戚乎晉魏隋唐感時離別往往用此意

作詩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按此爻之義梁氏主哀樂失常而不能久朱程主安常處順與時爲適反之則凶似當從朱程之說較近自然求之互象離鼓革缶鼎歌悅嗟巫皆取兌口大耋過時兼爲此象其實中互大過有長坎之形坎爲加憂又云盈缶又詩云坎坎鼓我而大過又曰老夫大耋亦老至猶日之既昃也夫九三有過剛不中之才當日暮途窮而猶不安常尚思躁動君子惜之戒以時過可悲老至當惕也何久也惕詞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四繼明而剛逆之象乃如此本義意也竊意如昔人燕雀之喻火自鄰突而來巽鳥之巢于棟梲閒者方相悅㖸㖸焉而不知禍之將及巢焚身死棄而无所容也此爲趨炎爲悅而忘其災者戒也夫離麗也麗吉則吉麗凶則凶禍福之幾俱于所麗彼寒附冰山炎附熱突皆自棄于不測之途而終于无所容之地者也此爻與內象炎上之勢爲鄰互象并合觀之其義甚確巽爲乙卽象燕雀處梁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此爻余前說確甚以棟橈而當炎突鳥何所容故君子明于禍福之幾而慎所麗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以柔麗剛所居爲王公之尊位則麗之爲已得矣而明而中虛不忘憂懼至于出涕戚嗟是明于爲君之難而不知有王公驕恣之樂此其所爲

吉也蓋以王公爲重任慶之而不敢輕也此義尤大而精或問有旁象否曰易无不象細大俱備如此卦坤畫之柔來麗乾畫之中是離坤而麗乾也在六二猶爲以陰麗陰雖麗陽中實居陰位其德雖純正位乎內未爲居尊至六五一爻本爲乾五王公大人之位也而坤以其中女之柔來麗于乾君之剛如離母而從王公雖爲大得所麗然離彼麗此柔婉善懷衛女之思歸不得亦出至情出涕戚嗟无乖正義此離而悲者之吉象也凡事之若此

類者可以通矣要不若本義之爲正訓耳涕沱出
目象離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何以吉麗王公之尊位明察事幾而不忘憂
懼蓋知爲君之難者也故吉按離爲目互兌澤有
淚自目出之象沱若如雨取諸長坎坎爲加憂兌
爲口加憂則心戚而口嗟若云者謂其象若此蓋
言其憂懼之甚也夫居尊而憂懼若此是以吉也
或曰卦互澤火爲革火風爲鼎當鼎革之時有家

人睽離之戚惟得乾五之大人所謂王公如湯武
者從而麗之則繼明以照于四方而因之戡亂出
征斯可轉大戚而大慶矣吉何如之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九之王繼明照四方之大人也卦德重明以麗
乎正乃化成天下故雖以上九爲外卦之外象乎
荒遠之方而大人剛明之用莫之或遺征之爲言
正也故猶出而正之而奉天致伐嘉與維新所折
取者惟魁首所執獲者匪醜類是其明无不照而
又不傷于嚴察也以此正邦天下之化成可知此
則重明之用之无咎也由是言之日月照臨之邦
皆被天地生成之德也大哉易也是爲上經○離
之上爻剛多言征伐離爲甲胄爲戈兵皆用征伐
之器離爲雉又好鬬左傳兵猶火也亦取離大抵
知離之爲文亦當知離之爲武、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九剛明之用彰于外方大人繼明照四方皆中
正之麗以化成天下者也離爲戈兵甲胄剛見于

外故象文德亦象武功在大有遏惡亦云威如張
矢之利以威天下亦取諸睽故湯武之革命爲順
命王公出征爲正邦凡明察剛斷討離叛而服睽
貳未有不以兵甲者也然惟上有嘉美之德其用
之出征威天下不以甲兵之利而以休嘉之孚所
折取者惟罪之首所擒獲者匪其羣醜書所謂殲
厥渠魁脅從罔治自不至如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也蓋其意在正邦非以勦衆剛而不暴明而不苛
武功之昭猶然文德之矢洽此四國化成天下是

其爲嘉之會乎故曰有嘉破以无咎按離火于時
爲夏周禮夏官司馬率屬以掌邦政倘亦有取于
剛明不暴如離之上九正邦者乎

易下經撥易堂解卷之九

西昌劉斯組斗田氏著
男　元侑　敬三　仝較字
塔　賈仁　緒媲庭

咸

咸亨利貞取女吉

是卦也二少相與六爻皆應山澤氣通剛柔志合坤以其陰畫之耦上而悅乾乾以其陽畫之奇下而止坤皆得遂其男女之情成其夫婦之義是柔本下而上之陰氣之感乎陽也剛本上而下之陽氣之感乎陰也二氣交感而通彼此相應以相與和合而不間在艮男之意止以專其爲感也誠兌女之情悅而極其爲應也順而艮居兌下則以男下女男以禮而親迎女以禮而于歸而夫婦之倫不瀆其爲感也亨以正矣故曰咸亨利貞取女吉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下經首咸蓋此意也夫寂然不動者性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情

也情生于人之心咸此人則咸此心咸此心斯感此感動而情以生故咸之爲言感也感乎人心之謂也然感有以无心而氣自通者天地之于萬物是也故二氣感而化生焉感有以有心而誠自動者聖人之于天下是也故一心感而和平應焉夫旣曰感矣則无論有心无心俱不爲无情謂天地之太極即情根情種萬物之流形皆情族可也故自乾坤定位以來通者薄者相盪而不相射者二而四四而八八而衍于六十四而至无窮凡以見

天地萬物之情无非以觀其所感而已以此知山水土木皆非无情之質咸有所感此咸之爲言感也然而人心要矣以誠相與以虛爲受則正矣

彖曰咸感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物不能以无情情不貴以无感咸感也山澤之通氣其感以无心故不言感而言咸凡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太一而神合兩而化乾坤陰陽兩化皆感感則咸章感則咸寧萬物皆備之理成之爲性則原寂感本生于无心發而皆中之節得之于心則自動感乃因乎有心有心之謂感悅而動也无心之謂咸仍然止而靜也爲卦則上兌下艮兌柔而艮剛兌三索而得女坤之柔上而與于乾也艮三索而得男乾之剛下而與于坤也是爲陰陽二氣此感彼應以相與且初與二之柔四與五之剛皆

柔應乎上剛應乎下无之而非二氣之感通自然相應與者也而內艮爲止外兌爲說止而靜專說而歆動寂然不動者艮之止感而遂通者兌之悅止而說其由寂而之感矣乎且二少相與艮之少男下于兌之少女女不先男而女貞不失男而下女而婚禮以成則相與而說者發乎情相與以正者止乎禮義均之爲少非若大過之過以相與而山氣通于澤澤氣通于山依然天氣交于地地氣交于天其感應即其亨通而利于以止此取女之

所由吉也夫漸之進不輕則女歸爲吉咸之感以正則取女爲吉女歸者言女子有待而行取女者言男子親迎則得妻也是則守禮而情通感之速而與之專也故自其感通之極而言之乾交坤而天之感乎地也坤交乾而地應乎天之感也是爲天地感而萬物之隨山澤以通氣者莫不由之以化生而各止其所各說其情聖人者備健順之德合坤乾之撰內而安土敦仁艮之止也外而旁行不流兌之通也止寂而感通至誠以動物而自二

而五中皆人交感而心悅萬國咸被是爲天下和平凡皆氣之所應卽情之所見故就咸而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見矣夫天地之感物感以二氣柔上剛下相交而化此化以兩生聖人之感人感以一誠止而說則專一之心交乎衆志是感通之神妙仍以致一故君臣之咸有一德夫婦之睽勉同心男之下女下以專也繫詞釋損卦三人損一而言天地絪縕云云皆此感以致一之義耳是則氣以兩而化其情以一而和應感通然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土隆而實者也其形似不可謂虛乃其上有澤則竅中而涵虛亦通氣而受潤其體峻隆而其懷若谷故山之止靜感于澤而受澤之氣于象爲咸惟虛乃通通故受受故感之而立應斯其所謂咸也君子以之其內艮止而主于靜虛中而无思慮朋從之擾其外兌說而樂于通受感而无意必固我之私故其于人也无心于感而感之斯通不期而應而應之以順相與于无相與止而說卽虛而

受也夫陽實陰虛陰陽相感則受實于虛之中故陰之受陽以虛而陽之實感于陰之虛則氣貫情通相與于兩不凝滯窒礙之際仍是以虛相感受山澤之通以此君子之虛中受人亦以此此通天地萬物莫不皆然總之一无心之感而已

初六咸其拇

咸象人身初六則其足之指拇也拇何與于感感生于情志也感通于彼動也志動于外而拇則從之感拇卽感之初也夫人一寧靜居而足趾恐

感而動焉其志在外可知也志壹則動氣此其氣應于下之拇者然也以是例觀天地之感物聖人之感人未嘗不應志而下動者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感也心本寂然感于物而動則感者心動而有所之是之謂志初謂拇而居下咸其拇則拇從氣動氣從志動志帥乎氣氣應于拇是志壹動氣拇之咸氣之動即志之壹也夫人心止靜爲身之主緣物而感于外則壹之而爲志是志之初受于外

而來亦向于外而往蓋物引而志生志動而氣應故曰志在外也況初與四應初內四外本義謂感于四是也第咸拇方感之初在外者志也咸拇將進之漸志在者外也泰初之拔茅志在外者君子策征之志欲有爲也咸初之咸拇志在外者凡人感物之志見可欲也象各有指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六二象腓上乎拇而言之也腓爲足肚何與于感而感拇則必感腓其連而動之之象也夫人志欲往外拇動則腓亦必動故腓之感非腓之動依然拇之應志而俱動也大抵動數則腓亦勞故凶居安則腓亦適故吉凶則如氣壹動志趨蹶之謂也吉則如志以道寧安身之謂也順不害者順動則不害依然持志直養而无暴之指也何又不當順于二言之謂柔順得乎止之中者也夫志帥也凡尊而上者之象也腓則氣而視志之動止爲吉凶卑下者之形也知此則尊上之役動乎卑下亦必有道矣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六二柔順得中于艮爲止靜无妄動之害其內體本吉其與五爲正應亦吉以其爲咸之下體而與拇連則象之爲腓于艮取象人身亦指爲腓故艮曰艮其腓止也咸曰咸其腓感而動也腓俱拇動動過則勞互遇大過故不免凶然體本艮止居靜順而巽志无躁妄之害安身因吉而順應尤吉是爲用作凶用靜吉之象蓋隨感順應不矯揉戕害雖處動亦靜所謂行所无事吉也故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九三之咸股誰感之志感之也猶之拇與腓也而股動于下徑行不止志能動之而不能止之則氣壹動志而志反隨股此時操執動止之柄一由股之下動今人往往疾趨爲勢太急股遂動而不休志欲停而未已如馬之難于收韁舟之難于下篷則咸股執隨之狀也夫志則君也股則臣也事有君能發令于臣而不能收且將隨臣之動者象如此夫所由然者三以剛居剛而上連健進之勢其爲巽股健行大過動而不止故曰亦不處也而至其志隨股動如爲帥而不能自主反以巽隨人則柄自下執而已之所執已下矣若說三剛强不能自主隨下二爻而動似未見有此象而曉然于心也哉又曰九三本爲艮止宜有安處之象今巽股上連乾健互得大過是爲大過于動巽主于隨則本欲處而亦不處其志在隨過動之人何所執之下也謂其居互巽之下而隨而不知處也世固有已本欲止而隨人爲妄動往而得羞吝者矣君子

可以處則處若之何隨人而取辱耶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艮初趾二腓三不言股咸初拇二腓而三言股何也此上互巽巽爲股而腓之上又有股故言股也艮止原爲安處之象咸拇咸腓而至咸股則止者動安者勞進非以漸壯而過夬雖艮象安處而動股不寧故曰亦不處也其不遑寧處之謂耶且乾健爲馬進而不止而咸股役勞象童僕執鞭以相隨艮爲手巽爲股象股動而手有執故曰執其隨者志在隨人厮役之事所志卑故所執下也子曰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所志者求富何愛于股之勞執之下也正如此云大抵見可欲而動不辨禮義之介役志隨人可勝慨也前賢謂股隨腓動亦過拘矣按艮二不拯其隨隨互震之動此云志在隨人一再互巽象爲隨風巽志而爲隨隨乾健之動而進故股不處也義各有指云爻各舉多義可以合觀在人心會耳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四不言咸居衆感之中而欲其還寂然不動之本體蓋以不紛于感乃可隨感而應屈而利信之用往而存來之神即寂而應感之說也夫人之一身為拇為腓為股以至于為脢為輔頰舌皆无所思慮而若无與于感之物孟子謂耳目之官不思此尤可知已而一一俱有所感者志之動也志之動而氣應之則感之通也此心之官則思而不慮胡獲所由心為身主而志為氣帥者也故凡感于外皆感之自內凡感于形皆感之自志志則何嘗无思慮哉而究之吉凶悔吝生于動動生于感思慮緣感起也感生于寂則何思何慮之天也何思何慮非故絕之天地萬物有自然之理凡日月寒暑之往來為屈為信而利以生者非思慮之為之而莫不相感于无心仰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身亦莫非一屈伸相感于自然之利而何所思慮于其間然則定靜而安藏感于寂慮善而動由寂生感感之不紛于往來順乎屈信之自然而何所不貞何所不利此貞則吉而悔亡之說也

不然而憧憧紛擾私妄衆至如朋比相從爾思不絕究之感此而悔感彼而悔是則心為物役志匪道寧而拇腓股脢以及頰舌无之而得其感之正矣故九四不言咸而言貞欲其主靜而還光大之體而无感于紛擾之害也彼精義入神云云凡以示人正固之用幾于化神而不可知也已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繫詞言之悉矣余前釋之亦透茲就其互處而通觀之互遯則咸四值遯五之貞吉以巽乎中正而志不失貞也故吉互夬則咸四值夬四之悔亡以行若次且而志无所牽也故悔亡在大壯曰貞吉悔亡以藩決而角不羸尚往可也在咸亦曰貞吉悔亡以未觸藩而角无由羸感害未也所由然者外兌附決亦為毀折可悅之處動與悔俱一有牽繫而失其貞則與物緣之害相感而悔乃多而身世之交此往彼來憧憧紛擾爾思弗絕如朋類之相從狎至衆至則心體蔽而不光狹而不大而害匪淺已惟九四由正之悅人心方動于天德

之中无然歆羨由寂而感天性不漓于赤子之本无假學慮其象爲至正而吉而諸悔皆亡以未感于害如方少之童真未涉情感識知初開思慮未起雖見可悅中无所亂豈物感害深心體憧擾者比哉子謂何思何慮而歸于本然之天道物理極于自然之窮神知化斯亦何所感而嘗思哉

九五咸其脢无悔

九五君位心者天君當以此爻爲心泥九四爲心則心幾于厎間矣四不過因悅之初感之介欲其守貞耳心則自在五也顧不言心而言脢咸脢云者无私繫于其心无所期必于其感而感亦及之則何而感背而亦感見而感不見亦感雖咸爲動而感脢則仍爲靜應自其志之感而言感脢非必有光大之用似亦淺末然感不失貞則亦可以无悔矣○或又曰咸其脢正无心之感能貞者也貞則悔无志末也謂其无憧憧朋從之擾也○或謂艮爲背脢背肉九五與六二相應則少女志在少男而相感而悅各以中正何咎焉末云者少之謂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九五咸脢余前論之既詳今更思之五當心君之位而心與背前後相連艮爲背爲手重艮三連象兩手夾背之間所謂夾脊是也夾脊之肉曰脢脢則何感感于志志則何所感于脢或者志爲本手肢爲末人心志感動而下二代履上二代舉手之動從乎志則志在于末手動而夾背之肉亦由之以動故爲感脢是脢雖无心于感而感于心志之動從乎末以相及也故曰志末也其曰无悔志者氣之帥志至焉在持其志而五之剛而得中正則持志不偏氣者體之充氣次焉无暴其氣則亦以五之中正雖感脢而不暴也蓋肢體之末從心志之本而感之以中正則君令正而臣悅于從夫何悔也或曰艮少男兌少女皆可言末以其三索而得末而生者也志末似言兩少相悅感于情志而中正之感非有私繫則亦九心而感脢之象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六外兌之上也兌爲口上正其口之象輔頰舌卽口說之謂昔人謂感人以言其本已淺在艮卦艮其輔言有序此不艮而益滕之其爲无序而多尤可知矣○或謂此卦本艮止而感生于兌說艮靜兌動動于志也爲感詞多與艮卦相對而小參差之在艮初六曰艮其趾此則咸其拇矣在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此則于六二咸其腓九三咸其股執其隨矣在艮之六四艮其身此則九五咸其脢脢亦身且卽艮其背之背也在艮之六

五艮其輔此則咸其輔頰舌是在艮爲止在此爲咸可以對看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兌爲口舌口輔口頰兌之重而兩也舌乃貫之在艮五无兌而曰艮其輔取頤口而象之言艮輔卽愼言語之旨故曰言有序口說不滕也此則艮之止而爲咸之感非頤之愼而爲大過之夸口侈談天舌長發物以言爲悅而无其序其象若滕翩翩捷捷是其有感而然抑用以感人皆莫之貴也或另一說言滕有緘滕之義兌主口說患于大過巽志加愼緘滕而止之若不敢輕出諸口則咸其輔頰舌雖感之極而守三緘之戒也聖人示人止口之意深矣

恆　- -　- -　——　——　——　- -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恆亦夫婦之道故次咸咸言乎交感之情恆言乎居室之正女內男外而不相瀆也夫山澤通氣感之則通雷風相薄久之爲薄二長相與乾坤之初

畫方交六位皆應上下之二體各得其剛上柔下爲恆其雷震風發爲恆其內巽外動爲恆其柔應剛應爲恆恆則亨而无咎凡事皆利利乎貞靜而有常得坤道之永貞以永爲恆者也立不易方也利乎有攸往動而无息得乾道之行健以健爲恆者也恆久而不已也蓋久于其道而終則有始天地以之爲循環物理以之爲通變皆此恆久之象也是皆奉天道之變化而能然也故日月不得之不久照四時不得之不久成聖人不得之不能化

成于天下以是觀之天地萬物之情以感而通者以恆而久不大可見哉人之德其可或恆或不恆哉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

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卦曰恆守常不變義乃久長恆久也巽柔震剛震上巽下已截然陽卦剛上而陰卦柔下乃乾剛之爻上而居四坤柔之爻下而居初是乾剛上而交坤而爲震坤柔下而交乾而爲巽雷動于上風從于下相薄而相與此其恆也以德則巽于內而動于外巽而克動不以柔而弗振動而本巽不以剛而多戾固已剛柔兩濟道可久貞而初之柔應四

之剛二三之剛應五上之柔而五上下柔得剛爻剛得柔爻亦自爲應按此相與而各應所由以久而不失其常故恆人惟无恆則匪亨而多咎恆則亨可以无咎然所恆守而非其正則久不于其道何取于久故利于守貞爲恆謂久于其道之正也乾天道也健行无息坤地道也順承有常皆恆久而不已故德行謂之恆易恆簡而道曰貞觀雷風者天地之變其變而不變終古如斯斯其所爲恆也惟其貞也夫恆久不已爲天地之道而曰利有攸往則以乾道運旋循環相續无終而爲終卽无始而有始故數往自復至乾而陽盡午中終也乃一陰以生則有始此陽窮而變而通之以陰巽則其陰之始入乎自姤至坤而陰盡子中終也乃一陽以生則有始此陰窮而變而通之以陽震則其陽之始動乎是皆天地之道恆運而有攸往終則有始正其所爲不已也且貞巽悔震恆之爲卦前巽一位首尾周迴行无或斷按盤之象說正可通在學易者心會之耳不然爲邪其爲恆耶是卽疲

久之道本天行之健而通變化于其中故日月之晝夜遞嬗貞明者也惟其得天道之恆而能久照四時之寒暑相推錯行者也惟其隨陰陽之變化而能久成久照久成日月四時无之非恆而剛柔立本變通趣時恆之能事終始不息聖人因之以治天下其照臨同于日月運施準于四時德合明而合序道並行而並育養則制恆產而久于養之道教則保恆心而久于教之道中庸所謂悠久成物天下之風動和恆而化以成矣夫感之速而爲咸道之久而爲恆觀其所爲恆而天地之雷風相與萬物之剛柔相應其情之止而說而爲感者亦巽而動而有常乃見兩間皆有情之交合千古總一情之流變恆之爲卦其即感之速而能久者歟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天地之變惟雷與風雷風相與變不失常此其恆也君子歷非常之變守有常之操其獨立不懼遯世而无悶視之大過而恆貞其非禮弗履且危厲而乃光通之夬壯而恆一是其體乾行之健守坤静之貞確乎不拔若其立不易乎世者其方恆以一德風撓雷動而莫失其常天元地黃而不厭其雜此君子之所爲歷變不變非常有常大舜之納麓周公之居東正可觀已按震爲陽方巽爲陰方相對而立本天地之定位值乾坤之初交陰降陽升女內男外各居其方所雖相薄而不相易故于象爲恆君子以之立不易方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初六之浚恆何也象曰始求深也恆之爲義以久而名之不于其始而命之方始也而何以爲恆然始而循乎常理乃有所爲悠而不迫无驟入求深之意悠則能久當其始已爲能恆之基君子之成德聖人之成化所爲與日月四時同其久道未嘗于始而即求其深也若始而即爲求深是方掘井而急欲見泉也力爲浚之逆其常節責望不已非助即忘其勢必不能久安得爲恆故以速成期事將責圖功已病人勞雖所求甚正不免爲凶夫亦何利而爲之聖人故于恆之初六而戒其浚深之

求若曰恆久也久于其道終則有始何必過鋭于其始哉或曰恆之爲道巽而動巽有巽隨之義和緩之意入之以徐動之斯應浚則深求矣難乎其有恆也就地道之下取巽入象故言浚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巽以入之木在地下象乎井底浚而求深仰互長坎水泉動而上出于初則其浚之始也始浚何以凶恆有久道巽以緩入始而求深入之太驟其欲速苟且而无成功可早決也此理已具前說第按

恆與井二卦上巽震坎下同爲巽而改邑不改井義亦本恆故恆之初取象于浚未必不從井而借義也在井初曰泥況利用浚蓋因其舊而浚深之不爲廢井及泉爲宜若恆初不可謂井始求之深浚而无漸過于用夬壯而已失其恆理矣

九二悔亡

九二一爻九則剛矣而居乎二二則柔矣而九居之此本爻之中不剛不柔而優優以在者也且九二與六五爲應其剛柔之[illegible]相貞而相濟又皆得中

此與外爻之克柔克剛而蕩蕩无偏者也以此居已得能恆守貞之道而居已之悔亡以此應物得能恆利往之道而應物之悔亡矣是則久乎中而動處皆善者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剛柔得中久于其道既无悔于壯罔又无悔于柔牽悔之所由亡即德之所由一也以其能恆久于中故也按內卦巽體九二當內巽之中陽而居陰剛而繫柔而外乘震動宜其多悔惟能巽而處中

而恆久不失乾惕于動變之交决去其私繫忽累與而非過乎而不窮悔是以亡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三之德何以不恆本以巽體而過剛不中處進退兩據之間有動靜无常之象應上則振恆之兆功守內則居巽之難久此所以爲不恆也此爻爲人道從人之无恆則因或承之羞雖剛居剛爲不失其正而亦不免于吝矣夫又何所容其不恆之德行矣○或曰人道則有不恆者矣天道豈有之

日風雷不常恐亦是不恆其德誰承之羞者則亦
存此或承之羞之理云耳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以剛居剛而悅于動既如鳥之集于木又如
羝之觸于藩以棟則橈以角則羸以地則多凶內
多牽繫之私外有夬壯之象居德則忌安身匪宜
是爲不恆取羞之占无所容謂可羞之甚无地自
容也按歸妹之初曰跛能履征吉惟以恆則吉于
此則非以恆故不爲相承之吉而爲或承之羞又

按巽兌皆女震仰虛筐承之无實何所容納此正
不恆其德而承以羞者也大抵承有仰承之義不
弟謂之進奉之也又按兌爲巫尚口舌南人言无
恆不可作巫醫或亦玩占而爲是言耶或曰巽進
退不果其究爲躁卦風性急疾本不果而究躁急
九三之不恆可知矣
九四田无禽
九四外動作而有所求有逐禽于田之象然以陽
居陰失中正之恆雖馬健車攻人思用壯而御非

其道究无禽可獲蓋其位本虛本約而欲爲盈爲
泰則已爲難恆之位故曰久非其位謂以中正恆
久之位論之而四非也无禽而爲有禽則何所得
矣○或曰乾震車馬騑驂之象震巽林木蓊蘙之
形若風行雷動于其間而巽禽伏跡震馬外嘶詩
所云蕭蕭馬鳴者此象但彼則得禽之多而分以
示惠此則无禽之得而動而徒勞要其取象于田
或如此夫按此爲術家存一說其正旨田无禽猶
云求无獲云耳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求无所獲猶諺云守株待兎之意謂其所恆久爲
守者非所守而守不知變通如守株然則久非其
位矣夫四爲外卦震動之初以其位則當內卦既
成變而之外巽象已將變而之震占宜變通而不
宜執守變則通通則久恆久不已之道道正以變
通而能久也若猶然守常不變如田獵者終日守
株以待禽兎之來究何所得故曰田无禽按震巽
皆木在困曰臀困于株木亦一互巽象巽又爲禽鳥

在井曰舊井无禽亦取巽象井爻長短互之井有井困二象在內改邑不改井恆久者也井泥不食則守舊无禽未能通變而爲時舍斯不免于株蒞而困也但彼在下孟非時此在上而非位非位云者四之位上下无常進退无恆欲其及時通變而執故常則非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六五之德恆乎貞者也守正而固柔中應剛爲婦人則從一而終而无他志故吉夫子制義剛以自

斷若從婦順之道則反爲凶也然則六五之恆非丈夫所宜恆也利有攸往其天德之剛乎○或曰巽婦人也震夫子也六五是巽能以柔順守貞之德從震夫爲吉而震陽上往若以此爲恆則大非制義之剛而不免反常失道之凶矣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巽長女也女正位乎內以能久乎中而爲恆恆在從一而終二陰之從乎九謂之從一可也震長男也男正位乎外必能制乎常爲恆恆在利有攸往王陽之從乎六謂之利往非也蓋六五剛而守柔其德也以順爲正故曰恆其德貞在婦人德宜從一而終者爲得其正而吉若震男而又當五陽剛制義之位宜其壯往剛決而裁制過人豈其執妾婦之道巽順爲恆此孟子之所爲譏儀衍輩也

上六振恆凶

振從乎震動而言猶浚從乎巽入而言音取近而義各以類舉若曰恆以巽入而浚則爲已深矣君子深造之以道巽也若之何其入之伊始而遂浚

乎恆以震動而振則爲欲倦矣君子居之以无倦震也若之何鮮克有終而待振乎振恆云者如走長路人行末路漸有類倦不堪之意勉强抖擻外似求速力實不支故曰振恆孟子又從而振德之所以警終而策其倦君子居德不恆至倦而待振則所立非不易所行非不已何有于功之可圖與○或曰振有拉枯振槁之義如疾風之于林末乾槁敗葉一捲而盡何恆之有又有金聲玉振之義如迅雷之于天順雨過風止震時而收何恆之有

恆之爲道始无驟求之念終无乍收之功其象如
此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上六曰振恆爻當外震之終震有振動之義以振
動爲恆而在上其好功喜事久而不寧何功之有
謂動之極適以病已而敝民也漢武隋煬之事爲
可鑒矣在天雷不恆震在物馬不恆馳在人足不
恆動若以動爲恆反爲失常故凶按余前以動極
則倦而勉爲振作便難乎有恆今直解以振動爲

恆似前雖深曲不若今之直捷其別象尚多旁通
不一已畧具于前矣通按乾坤易簡統之爲恆而
浚恆非恆謂始求深非乾知大始德行恆易而知
險之道也浚則入于險矣振恆非恆謂大无功非
坤作成物德行恆簡而知阻之道也振則殆于阻
矣然乾道變化以進退无恆爲恆故非窮變通久
則非恆而久非其位宜變不變是又不知恆易者
之隨時而爲易也坤道安貞以後順得常爲恆故
非柔順利貞則非恆而不恆其德不宜動而動是

又不知恆簡者之无成而有終也故統之爲恆而
剛柔動靜爲女爲男正未可一論也

遯

遯亨小利貞

恆久也可以久則久物不可久居其所受之以遯
遯退也可以速則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
行遯之時乎爲卦陰長陽消天運將否小人得志
君子保身退而避之道與時晦惟是陽剛當位君
非不可有爲而下應六二柔中得權一少年新進

之才居內用事則其所爲柔順應當位之剛者必
有迎合固寵之計豈必盡排君子而君子剛明果
決知其時當行遯不可與處乃與時行而无所徘
徊繫戀于其中是其身雖退而未始不亨也故曰
遯亨所以然者當此之時亦惟于退位全身小貞
則利若欲以君子之力過小人之勢而大爲國家
成匡正之功則事有所難爲而害且至于愈甚何
者小人之道浸以長也蓋亦時爲之也此時之義
當遯而遯雖曰小貞所全亦大矣哉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姤而遯遯而否矣遯則何以亨小人道長君子行遯其身雖退其道自伸則時雖非亨而身不罹害道不受枉卽爲亨也且推卦之所以亨則以九五一爻天德之陽剛而當乎中正之位猶然乾五之位乎天德六二以中正爲應雖陰長而有承天時行之象況五以四當之乾九五九三併當此爻位

乾三之與時偕行于此互見而內卦艮體時止而止者亦時行而行故遯之亨亨以當位之剛亨以中正之應亦亨以偕行之時乘六龍而御天者乾之時也初變而姤再變而遯時之違也而此時五位之飛龍仍稱作睹而二爻之見龍巳與時爲變非見而文明且遯而藏密文明之亨亨于利見藏密之亨亨于保身惟其守正而應五猶爲得主而順時雖成遯象陰用事爲有權尚是亨時陽當位以木替在君子察幾于早也則有遯思在大人則

德于上也不失亨理遯而亨者如行者思歸日午慮晚時尚光亨心正皇遑故曰與時行也然則剛當位而應猶日當天而應之以行云爾按豫二不終日言其見幾而作作者作而止也此內爲艮止外爲乾時巽爲順爲隨又互姤漸見遇此陰小漸進之時卽當順隨乎時以止而退蓋當亨之時而早見否剝之漸也惟其如是保身乃亨也其曰小利貞何也德博而化應飛龍之位利見大人巳正而物正利貞之大者也故咸臨无不利剛之浸長

象龍之方見二陽升也道窮則變守牝馬之類先迷後得時晦而身晦利貞之小者也故執之用黃牛柔之浸長象牝之得朋二陰連也在巽曰小亨此曰小利貞是其爲亨與利貞均之有所爲小而非比乾元之大乃統天陽大陰小小固卽陰之分而爲言也與否泰之言往來大小例同然非知進退存亡之聖人則亦不知遯之爲亨爲小利貞故知幾其神在察時變而能與時行斯爲精義遯之時遯之義也雖卽陰之浸長而曰小利貞順其時

義則依然觀天察變之用也亦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陽在上其下有山而陰象滋盛陰小人而陽君
子是爲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也小人進則君
子退故爲遯言君子退也凡以遠小人之柔附而
爲之害也夫君子陽明而剛小人陰暗而柔剛正
之槩豈有心以絶小人而與之相惡然自爲獄立
于羣陰競進之時嚴峻不比非柔邪之所敢偪故
爲不惡而嚴按山之包容甚大藏陰于陽明之下

而山之體象甚峻伸陽于陰暗之表不惡者君子
以引退遠小人陽不與陰戰何至有元黃之傷而
嚴者君子以剛正遠小人陰不敢與陽狎早已存
履霜之戒此正君子之善于行遯處也或曰陽善
陰惡遠小人者不待其惡之外著而始嚴惕于心
以引退也故乾乾終日之心而見幾不俟終日其
遯而遠之蓋見惡于不惡之時惟嚴于自嚴之地
方巽中以遇而已防其漸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乾爲首上亦爲首初則爲趾爲拇于物象多言尾
艮亦後乎震坎而成亦可取諸尾也遯宜先不宜
後君子于進以禮不急于進後之可也退以義不緩
于退後之則有繫戀之私而无固持之節必且及
于危厲矣君子于遯之時央幾于早當小人初進
已見時事之不可爲即宜預止而勿用以往以爲
與其遯于後而不免夫危何若止于早而勿往則
見危不入其爲在下之遯以明志益以高矣故曰
不往何災夫豈俟于後之遯而遯又或後之哉凡

卦初爻多統舉以爲言此亦然至于六陰居初則
小人初進之象而君子之處此時固當以柔濡爲
戒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尾者何本義以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是也
抑猶有說天首陽而尾陰首居先而尾後故出震
者成艮震起者艮止艮于男爲少尾而生者也艮
固有尾義而易于龍言首于虎與狐狗多言尾如
履尾濡尾遯尾各就卦象取之大槩首上而尾下

則又從爻位而言之也此卦內艮初爻於下乾首在上艮尾下垂如龍之首向天門尾垂而遯藏于陰密之間也以此卽遯尾猶之言潛龍亦彷彿擬象之詞耳其厲也見幾而恐蹈于危亢忘乾惕止而不往何災之逢此勿用有攸往猶之言潛龍勿用在乾初言待時而進其詞安在遯初言先時而退其詞危余前于爻義下釋之詳矣或謂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變化而莫尋其端天行之健而不息君子用之以體乾此言遯尾厲藏密而莫窺其底

艮背之行庭不見君子法之以行遯一陽明之動而行一陰密之靜以止消長進退之幾非至神其孰喻之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六二固其必遯之志其自守中順而執之彌貞有莫可解脫之意本義之說自精但思六爻具一世界自古至今雖當否運亦无全遯之理聖人亦不忍謂天下皆當爲行遯之君子而委國家臣主之義于不問故以六二論時則陰浸而長固爲當遯之時以六二論義則德中而順亦有不當遯之義蓋五君二臣自爲正應臣既得君何敢言遯雖當陰長讒人嫉正之秋自執中貞艮臣戀主之日其志之固而不可解脫則執之用黃牛之革象正如斯故不言遯聖人正不忍天下之皆以遯爲高而弛其報國報君之志也夫君子亦顧其義何如耳

○或曰六二爲遯卦之主正小人得權之時孔氏謂能羈縻善類而不使去于象正切否則明示君子以不爲早遯當此則所執之固而莫之能脫矣

謂其志在固執善艮也亦備一說于一網打盡之時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六二黃中也牛順也執之則艮手象止物執守之義如手有所持而勿失也執中守順時遯而益堅其志有若用黃牛之革固束而莫之能脫者然大意以六二中順與五正應雖當陰柔浸長之時堅持中順應上之志夫君子見幾則勿用攸往位在下也君子守貞則執用黃牛志固上也陰固象小

人之柔而亦象君子之順未可槩泥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卦有巽多言係以其與柔若藤蘿之係物也雖有一二不然而多取此象九三以剛居剛本宜果決而无所係乃爻爲艮止之體而互爲巽爽如藤係山木之象以情言之又如乾老父而係念艮幼子之意況又无與于上而比二二陰于下故曰係遯係遯者欲遯而有所繫也尹士謂是何濡滯也意正如此夫遯則貴決而偏多係則不啻白駒欲行

而有縶之維之者非維縶于留賢之君而維縶于比私之一念斯所由有疾厲也夫人意有所係必多愛暱以之畜養臣妾亦可言吉而以決進退之大節定安危之大機牽臣妾之小愛係戀于義不可留之時則大非宜矣故曰不可大事也不可大事云者或即小利貞之謂也○或曰三剛而斷處遯之時不宜以小仁繫物正當以大義斷事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遯者何九三剛而處剛宜其果哉行遯夫復何繫易之言繫者均取于巽如姤之柔道牽則有係柅之象謂乾剛之果係于巽柔之進退不果此卦中互巽重剛而爲姤陰所係象健馬之遯隨其尾而逐之則憂于喪馬之難復馴其道而執之則或可因其順以應主之志而止而勿遯至憂其遯而縻而繫之斯益厲矣蓋健之性已成乎遯柔以繫之而非用中順之道使之同志則强爲維縶而欲其屈志相留无論其不能係之使止即止亦非其志之所樂性之所受必至滋疾而憊爲厲益甚故

柔巽爲縻之術以之畜臣妾陰小之輩則不至逃遯而吉以之係陽剛之君子欲以共成定否扶傾之大事則不可也據此初二三爻似俱主止遯者而言暗以乾馬爲義謂人主將欲止君子之遯而共謀大事宜中順交應以固其志不當如初之尾厲與三之係厲非止之道適以速其遯而已夫然而君子之處此可知已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好遯者何本義程傳謂四與初應正相愛好絕之

而遯惟乾體剛健則能之故惟君子吉若小人柔而多牽則否矣此義固精或通旁義不一易隨所占而發揮者也從來小人好進遂之退猶不肯退若君子于一言一色之不合即不須時而退故常難進而易退是以退遯爲悅者也是不爲遯尾不係私比志節自守蕭然高蹈如有所好而從之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其人耶苟其當遯之世置身局外而不致有觸機蹈網之憂免爰雉罹之詩可以无作此君子所以常吉而豈若小人之貪係

不退卒自取害者哉九四乾體爲外卦之初是雖陽道好進而此則以退爲進者也非其好之易爲先自外之○或曰遯非可好至君子以遯爲好則時事可知此于君子之一身吉而天下之小人則已否矣小人謂民○或又謂好遯則出君子之真情而非終南仕宦之捷徑也故此吉彼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好遯一說絕係戀祿位之可好而遯一說以隱退爲悅而甘于遯如有所好其實爲絕所好而遯即以遯爲好者也且卦互爲漸而鴻漸于逵羽可爲儀而不可亂此隱退而美好君子之所爲吉也小人則否矣或以因當大臣近君之位能以恬退爲好尚抑能好隱退之賢士而偕之同爲利見皆爲君子皆足爲吉而非小人之所可當也又按乾初龍德而隱遯世无悶遯即隱而遯世而好遯則无悶之謂也蓋君子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行其心之所樂而違乎憂患之所及即好遯之所由吉也以上各意俱可合訂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嘉遯謂遯之得中正之道最爲嘉美者也本義悉矣但此爻爲乾之九五乾爲大君而五又當君位與內之六二剛柔中正爲應似六二之同志山林而不忘廊廟之心九五之以正志空谷而益厘金玉之望則嘉遯云云者即白駒之詩所謂于焉嘉客之意也蓋下有隱遯之君子而上亦有嘉遯之人君爾公爾侯逸豫无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等語何一而非嘉美之至也此則正而吉而遯

乃以亨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遯而无悶則謂之好遯而亨乃謂之嘉亨者嘉之會萬物潔齊陽亨而嘉美以會九五之遯固潔身正志遯而有嘉美之德而在大君于隱遯之賢嘉其正志而賓禮遇之則所稱嘉賓嘉客者于是乎在是則六二中順而上應九五嘉會而下交上下之志以正固而益見貞吉斯其所爲亨乎按姤之九五言章遯之九五言嘉章與嘉皆美也陽剛中

正之美德固如是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遐哉遯之言肥也時事難爲嘯歌槃澗人以利祿爲肥者已以寬裕自得爲肥故不爲槁士而稱爲碩人碩人則遯之肥者也昌黎文曰泉甘土肥肥之處採山釣水茹美食鮮肥之養頹厲安步當車晚食當肉肥之性情具見矣所由然者陽剛居上內无係應高蹈遠引无所疑慮吾自樂吾天而奚問于理亂黜陟之故致損其內充之實哉後世如稱川希夷之流直以爲神仙中人可也何不利之有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前釋肥遯既詳且確其曰无所疑也休然遯世无悶之旨也蓋惟疑則悶悶則悔悔則不能不以枯槁爲病安在其以遯終而言肥也遯而終世无所疑悶中庸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此德此象上九遯之終亨之極乾疑于亢悔而有焦槁乾枯之色山谷之叟癯瘠如鶴駁老馬雖有千里心而乖

六龍志故難于言肥遯以肥終其无欲自得麗皓採芝大可想矣

大壯 ䷡

大壯利貞

物不可以終退大壯次遯謂其進而壯也四陽盛長剛而健動雷在天上其威大壯合論之一是天陽壯一是天威壯一是天德壯皆大者壯也大卽元壯卽亨大壯元亨之別詞也故但曰利貞謂乾元既亨而大壯矣惟利在正固大亨而正天地之

情于斯見矣象謂非禮弗履貞也剛動而不過乎天則禮之以也顏子之克復四勿不其大壯矣乎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天地之道陰小陽大一陽爲稺四陽爲壯大壯者陽進而四浸長彌盛臨大也泰大來也至四陽而大者壯也內乾純剛外震爲動剛健之才以之動進故壯孟子謂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卽卦之所謂大壯大壯于人其大勇乎然猶是壯而壯非其正則大壯而非動直之理反以滋厲故大者旣壯利于正固而貞蓋非正則累于偏私而不能壯大壯利貞謂大者壯大者正也正大則乾元之資始而流形萬物之各正而保合皆此剛以動者爲之故一陽復而天地生物之心見四陽壯而天地長物之情亦可見矣茂對時育萬物觀雷天之大壯亦惟本无妄而發舒正大之情耳按大壯大過俱四陽大壯之陽初進而四剛往而壯故爲大者壯也大過之陽二三四五初變而弱故爲大者過也在

大壯上棟下宇至大過則上棟之震橈而落下是壯而歸于弱矣于此觀象亦可見旁通之情矣又按大畜畜德大而藏寂元善之止而能受也象天在山中大壯壯往大而動直剛德之健而能行也象雷在天上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陽氣盛發大而壯也君子自強動以剛健循乎天則而已私必克壯亦如之蓋動必以禮非禮勿履无纖毫有慾之牽洵千萬能往之槩是爲大勇是爲大壯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初九之壯趾剛動之初而卽以征凶爲戒何也然則士君子之持躬涉世一于柔而不宜剛一于退而不宜進乎曰愼動者當于初非禮弗履正于其趾焉愼之況其所居之已下也居下而壯趾任剛无愼動之思則所履多愆其爲征凶有可信不爽者矣○象謂其孚窮也解作必窮似于義未叶竊意大壯之初剛而壯趾不辨非禮而履妄動多愆

而上无應與進而道窮非不亦謂信實有孚待吾中之无他要不免于征凶當其初進早已知冒進之徒取蹶耳夫君子內主忠信見義必爲慎于履端辨于非禮其趾匪壯其孚不窮此忠信所以進德而乾惕所由无咎也子路好勇夫子屢爲戒之以此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下爲趾任剛而動爲壯趾之象在乾初曰潛龍勿用戒躁進也此壯于趾勇于進用而不能潛是

居下而有躁動之情與夬之壯于前趾同一象也故于征爲凶不同于泰初之征吉也曰有孚如夬壯前趾非不孚號而往率不勝躁以滋咎此之壯趾可以互觀卽信實而有孚而窮于往而无應是以凶也況非仗忠信以孚而壯趾者乎或曰震足上動初趾剛往故象壯趾趾壯者孚窮茹彙者征吉壯初之異于泰初泰徐升而壯剛往也

九二貞吉

九二陽剛居柔上應六五以中而不失其正大壯之利貞者也其不爲非禮之履可知矣夫禮也者中也九二以之故吉或曰是其大壯而有孚者乎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而居二剛而處柔不患于壯趾之窮何慮于羸角之困是爲非禮弗履得正而吉卦之言利貞者此也以其无失乎中也在乾二龍德而正中此曰貞吉依然中正之謂也在夬之有戎弗恤而得中道乾惕之意存于剛健之中壯夬所爲有同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三重剛不中居壯之極惟尚力之小人不謹于非禮之動者用之若君子則卽乾之九三所稱終日乾惕者是也自不同于小人之用故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君子當此守正而不忘危厲之心誠恐一有誤用蹈于非禮者人之藩而以剛壯之過觸而抵之則徒以自取其羸憊而與小人同歸于必敗是猶一牡羊喜觸低首勇進抵突藩籬適以羸敗其角然者蓋常存此象于心此君子所由罔用壯而時惕若者也小人則有觸而已有羸而已

前賢謂君子過勇視有如无似于義未叶且非象意也或謂取象兌為羊卦重兌亦互得兌觝者何壯象牡羊乾為首在下牡羊喜觸首常低下故曰羝角者首上反生而岐出以決物者其曰藩則竹木編次之象或有取于震也兌銳也互夬夬決也觸有銳決之意銳決則困也故羸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壯之大而過者也小人无所忌憚而用之矜强壯之才昧乾惕之戒而君子則終日乾乾夕惕若罔敢逞其壯往故能不失貞正之道而亦時存危厲之意此即文言之因時而惕雖危无咎也若小人之用壯如羝羊然以首觸藩羸敗其角壯而取困君子羞之按九三陽剛居內卦之上于乾稱君子而三値人位過剛則器小故為小人用壯者悻悻之情用罔者乾乾之惕惕則何以言罔小人敢作君子罔敢也若云視天下蔑如小人之用壯又何嘗不蔑視天下哉或曰九三過剛遇事敢作小人尚氣見為用壯若曰此勇于為

之壯夬也君子審理見為用罔若曰此昧于理之妄動也乾三之君子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辨之既真故視小人所用之壯不過罔焉而已惟其如是故能守正于危厲之地而不至誤觸以取困也此說亦可合訂又按太元畢格爲喻法罔以去鷙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九四陽居陰位剛而能柔位雖非正而用自正故曰貞貞則吉貞吉則无非禮之愆而悔以去矣是其為象進无所隔如藩之自決非觸之而至于羸者如是而為壯非羝羊喜觸之壯壯以取困乃大輿健輹之壯壯以得亨也斯曾子之所謂大勇雖千萬人吾往矣不誠有足尚乎故曰尚往也子路問勇問强正可參看大抵君子之壯壯于禮義其動雖剛健其居之未有不柔順而正者也或謂大輿取象如小畜大畜皆言輿乾為馬以駕輿輿亦健動之物震于左傳亦言車又坤本大輿坤之下畫變健則輹也壯于大輿之輹謂壯之太必如是焉乃貞吉而悔可亡也其象于此取之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九而居四剛而處柔也以大壯之陽進四位成卦主此一爻此正壯之大處亦見大之壯處大哉乾元至此而四陽盛長健而壯往更无障隔之藩何有羸困之角又互成夬決之象故曰藩決不羸動為大戴之才故曰大輿之輹惟健動如馬之駕車壯于輿輹往而前驅洵為可尚非若觸藩之羝羊剛以取困是則大壯之異于小勇也乃前聖以尚壯有功亦易為過倘一有用之不正則反以滋悔故示之以惟壯可尚惟貞則吉乃无羸角類羣羊之悔斯能任重成致遠之猷在初與三爻俱言壯未言大四則并大壯兩字俱指出主成卦此爻而剛之居柔四亦同二俱許以貞吉二以中不言悔四雖非中而猶守以正悔乃可亡故四與二同貞吉而各有占也在繫詞震无咎者存乎悔震懼則悔震悔則不妄動悔乃亡矣凡卦有震或互或變多言悔亡有不盡然亦以亢則悔貞則悔亡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五尊位本以剛制天下而六居之柔順得中何其和易之至也如是之德已之性何嘗不內剛而无矜壯用剛之意是自化其與物抵觸之私而吾心之羝羊若失矣用如是之德人之才雖有其過剛而无或有恃壯負剛之意是並消其羣進觸突之怒而人心之羝羊亦莫不若失矣所由然者蓋其以柔居尊常抑然自覺其德不稱位而居上不驕故能下應九二之賢而近比九四之正心和順而无猜道乎易而不陂居尊如是何悔之有是知非禮弗履之君子履常位而求不疚常存位不當也之心乃得喪羊于易之道此即曾子大勇惜及禍寬博而令孟賁黝舍之徒失其勇者是也子思三重寡過之道亦即此意然則爻所謂易實從乾惕震悚而得者歟既得人道亦得天道說本先儒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六五居尊而用柔不自任其壯而有以制羣才之剛壯是以和易自牧以牧人能令賁獲失其勇故為喪羊于易之象羊言乎陽亦以羣角為義喪羊

則不相牴觸在旅之喪牛失順道爲凶在壯之喪羊失牴性爲无悔易于程傳言和易固是但喪剛性可以和易爲言不聞以和易而失順道者也謂喪牛于易何以此例看易或作忽易容易之義解可也按此爻義余前推先賢之說極爲透晰然不能无疑于位不當也四字似與无悔不合位既不當悔何由无切五爲君位克艱乃宜乾君之惕若震主之戒懼刻不可忘惟能剛明而加以戒惕則足以主器而當五位是剛德執兢允克思艱斯有

得无喪不失牧道顧四陽方剛壯而進而人君以陰柔當之才既不足以制又互兌悅而忘乾惕震懼之心有毀剛狃柔般樂怠敖之象此不知爲君之難而易視君位者也故往往失衆失國如牧羊亡羊喪羣无悔然則居尊之道思艱則常得悅易則多喪自古位雖卑下猶不敢以易心當之而況于五位乎在夬上六无號之凶與夬二之惕號一惕一无艱易迥判吉凶以分此卦互體即夬之上六也喪羊无悔似言凶非言吉也存一說以備考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上六陰位陰爻才之本柔者也而居大壯之極則一柔物而有用壯之心暗于事機不詳審進退之宜弱于末路不詳盡終始之力是猶然如羝羊之觸藩既掛其角于藩上欲退不能退欲遂不能遂此不但爲不羸不能即爲羸角不顧者似亦不能蓋羸其角者寧敗其角而必遂小人之血氣自逞者也不能退與遂者既不詳于禮義又无血氣之剛敢于一往此其所以進退皆不利有鳴于藩外

而已何吉焉然則如何而吉乎惟有求詳于進退兩艱之勢則不以柔而妄思用壯庶乎无長自取咎之戚也是則壯之大大于能以禮自克以貞自持以艱自思而務詳于其進退之用則得矣或另一解謂六五上六二爻一以柔狃剛而非貞視之若易故常失大壯之宜而不以爲悔位之不當者此也一以柔牽柔而非貞處之維艱則能詳大壯之道而不失爲吉咎之不長者此也此則一易一艱正相對要于能貞不能貞而已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余前解其明今細玩之似上六與六五總一震无咎者存乎悔言易則喪而无悔艱則悔而能詳大壯之貞在能悔懼而已

周易下經撥易堂解卷之十

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此似難說蓋謂物之壯者不可過亢而終宜順而麗乎大明則以順爲進而不終于壯故曰晉進也柔進而上行是以有此象也其象爲明出地上從坤順而上麗于乾之九五躍而爲離是爲進麗于大明之中而臣之順德彌彰君之寵錫益賁曰錫馬蕃庶不其賜之多乎曰晝日三接不其遇之至乎是則康侯覲天子而爲晉象者如此此于觀之作賓王家其光又有進矣或問取象曰卦互比有建國親侯之象坤象北馬亦爲衆多離爲晝日于數爲三接卽晉接而觀光于宮闕複疊之內也宮闕象取艮康侯者何卽自昭明德之君子康庶事康兆民者也

象曰晉進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曰進也卽柔進而上行于五如臣下晉謁君庭之象光寵加進也但此句只釋卦名爲晉之義論象則坤爲地于德爲順離爲日爲大明又離麗也離在坤上象離日之明出于地上其明進而益大而地以其坤順之德上而麗光輝于日之大明言乎卦變則自觀四爻之柔進而上行于五而坤柔交于乾剛之中進而益上出地之明光行于天觀光之賓尚見乎帝其卦互又爲比之建國親侯是以有康侯觀君進承寵錫之象至于象之取義于

卦詞釋之詳矣按晉卦通六爻皆主進而上行麗乎大明爲人臣覲君之象在離爲人君南面嚮明而治之卦萬物相見乎離羣后肆覲于明堂離皆象之而坤之柔順則臣道也故大明者南面嚮明之地也順而麗之者順臣而衆麗于明主之闕庭以其致役致養乎民物之功受寵光而晉秩故爲晉進也柔進而上行也柔卽順進而上行乃麗乎大明初六在下非不柔順而屈于卑則有摧抑之象此猶未進而上與類偕行故其行爲獨行雖正

而貞吉而罔孚于衆則衆未之允斯進无咎擧有寬裕俟之勿失其正乃可无咎此則下位而未受寵命之占也六二進矣方上行矣柔順而得中正何以不免加憂而愁如人臣望闕廷而進行慮无以對揚王休斯不免愁如其有憂乎是猶然臣道永貞之吉也故可以受介福于其王母或曰坤爲母卽王母謂順也柔也或曰五王位而六陰居之之稱也六三愈進矣益上行矣其柔順已全乎臣道之貞大學謂爲人臣止于敬者是也則衆皆允

孚信其必受介福之命而悔可亡持是志也以往上行无弗貞且吉矣何四本臣位而以剛據之失柔順之貞竊高位而畏人是鼫鼠之狀也于位奚當于晉何錫惟六五離中嚮明進而上行之順臣已麗乎大明之庭前之衆允悔亡者果貞吉而悔以亡矣前之失得未審而不免愁恤者已相見受命而可勿恤矣此則以柔順往而有慶錫吉无不利也凡此皆昭文德之明象也若上九之剛而在前其象爲角離之剛外象戈兵甲冑以昭武功

晉其角用剛武之象以征伐邑國厲于戎行亦吉无咎凡以服離畔而使之順也然用之雖正非先王耀德之意故道爲未光不免于吝也或曰晉其角因爲用剛武亦實有錫角弓之事康侯用以敵愾而禦侮也前人止以治私之影語擬之又一舉燭之解而已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自昭明德即明明德于天下天子之錫康侯與康侯之受錫者皆昭明德之君子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居下位方晉之始而有摧剝之象以本爻陰下未爲中正而互得剝及蹇象故爲摧如何吉之云然占者雖居下見摧而獨行以正貞固不移則亦可以得吉矣何也當其摧如雖罔孚于人未如有孚比之之吉受建國親侯之晉命要能以獨行之正裕受命之原則雖處蹇剝摧如之地而終受顯比晉如之錫矣是則晉之初亦惟信乎裕于平時貞固守于一己求爲其无咎焉而已然錫馬三接之寵命固已視諸此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進也而初之或晉如其進或摧如其退尚未受成命則惟有獨行守正晉可也摧亦可也安于下位寬然而有餘裕如是則可以吉无咎矣按余前以當晉之初而有摧剝之象惟有守正乃吉雖罔孚信于人而已裕受命之本又何咎之有意已細切今更存或晉或摧于未受定命之初之說以廣一見或曰坤初冰霜摧落之候又互剝蹇故以摧如爲象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中正柔和與六五同德何以晉如愁如坎憂在前而離麗之進而犯險欲止不前仍有蹇剝未出之象如羈旅不處之情豈能无愁惟靜而守正居坤之永貞乃以得吉所以吉者坤爲母柔進而位于乾之九五則王母王母即離之中畫所爲大明者是也其受茲介福以同德相應光顯者命之自上厚載者受之于下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即介

福也二之順麗于五五之明應于二則始之未受命者于茲而正受之矣故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然則愁如者謂殷憂所以啓福可也謂居寵未能忘憂可也其初之摧如不必果摧之自人而常見爲若摧行正所由裕受命之本在二之愁如非積愁之在已而又見爲若愁中正所由應受福之符古明德君子當晉之時而寵辱不驚往往如此此其所爲貞吉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未有晉而愁如者也晉而瞻門闕而攣斂其咎如有所愁慮无以對揚休命上負覲天子之光而自于于禍譴則康侯之心其愁愈深其順愈至此得臣道之貞亦同妻道之順康侯之爲王臣固吉即王夫人之爲王母亦无弗受晉錫之介福而吉在剝之六五言宮人寵此曰王母其取象或以坤母而居艮闕乎坤貞臣道亦妻道故爻象之按此王母指坤二之受福者似非指六五之錫命者先賢謂受福于先妣以王母爲妣義固有徵詩謂亦右文母是也但易象旁通隨占而應謂爲母后坤二中正當之豈有背與或變義本以其宮人寵謂受介福之寵于王母貫魚之宮人入宮而不見嫉與受蕃庶之福于明王錫馬之康侯入朝而无禍譴皆以貞順而受之惟愁如乃晉如矣

六三衆允悔亡

衆何由允衆允何于六三象全乎坤順之至也順則允矣順德備則允者衆矣坤有衆象衆允斯得衆得衆斯得國康侯之錫命有自來矣三多凶悔

所集之地也以柔居剛而處偏悔所加之形也至爲衆所允而罔有不孚則悔于以亡是三之志在上行衆皆信孚而與爲上行也柔進而上行臣順而麗乎大明之君斯其所由晉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順麗大明柔進而上行惟坤以耦進衆皆孚允而志无猜疑是能一于順以從上正如貫魚之進與衆偕而不以獨行无虞于摧以允升而不以罔孚何有于咎曰衆正與獨行異日允正與罔孚異初

下而三既上也比曰下順從也亦卽衆允之意衆允而意非睽孤則羣疑亡而爻命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九四何以象鼫鼠不中正而竊高位非所據而據之未嘗不自以爲正而不免患得患失日卽于危也取象卦互艮艮爲小石爲鼠鼠又穴地而居之物互坎象穴艮爲居坤爲地而四當進退之位則如鼫鼠之穴地而居欲進欲退于穴門而惟恐人之或窺之也夫九四剛而處柔似亦爲晉之正道

而實柔而據剛則大爲晉之厲階其位不當其危可知狀之以鼫鼠誰其孚之允之哉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鼫鼠之取象前既釋之詳矣位不當也則以四爲臣位而所處高自當以柔順爲正以剛據之而失順麗之宜斯不當位且互比建國親侯顯于九五而此則四而非五不當其位雖比曰永貞而剛而取厲非所宜也彼大壯之位不當也君位宜剛制而以柔易矣之此位不當也臣位宜柔進而以剛據害之鼠本陰柔之物也鼫鼠大而害田稼更爲剛戾所謂城狐社鼠所據之地重而所竊之患大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五卽柔進而上行順而麗乎大明之爻也錫馬之蕃庶錫之者此爻晝日之三接接之者此爻王母介福之受正受于此爻在旅則此爲上逮之譽命未濟則爲有孚之暉吉是其爲衆允之主悔之所由以亡也何失得之見戚戚于憂恤之中夫患

得患失者鼫鼠之貪于非據者也故鄙夫多恤忘失忘得者文雉之射于大明者也故君子勿恤蓋以陰居陽宜悔而悔亡覩失猶得可恤而勿恤以德則明以道則順以遇則隆以心則泰是可隨所往而得吉更何不利之有或曰凡言悔多晦昧不開之隱曲明出地上則晦隱以消自昭明德則疢悔以去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亡則小疵已去而不存矣尚何所憂恤于失得之適然者哉或又曰六二之福言介介訓大

亦訓辨離有明辨而介之象故雉性亦介諸之介
福非苟得者比也悔亡也六三之悔亡于衆允六
五之悔亡于大明往而有慶无所苟而已矣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順麗大明柔進上行而受福衆皆信其貞吉已預
決其悔亡至此大明已麗上行已進臣順近天子
之光晝接晉康侯之錫衆信其悔亡者茲果悔亡
而受介福非復未進覲之先失得未審而有愁恤
之情故六五一爻大爲有慶蓋自內坤順臣道柔

進而往得此慶君慶有順侯臣慶有明主古之康
颺元首明股肱良明德之昭昭于晉錫其卽斯象
乎商頌封建厥福不僭不濫而稼穡匪懈庶无禍
謫之愁恤固已釋矣正此慶也按艮門闕離文明
有明堂肆覲之象或曰坎爲憂恤勿恤則惕出而
慶章矣故曰往吉无不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上九何以晉其角角謂剛而居上固也其象則坤
爲牛離亦爲牛牛性本順而角則剛象九之在上
而剛也維用伐邑剛之用也夫離爲文明慶賞之
事用之飾喜爲禮樂翟籥所晉者文德也離亦爲
武備征伐之事亦用之飾怒爲甲冑戈兵所晉者
武功也在離之上九則王用出征在旣濟之九三
則高宗伐鬼方在同人之九三則伏戎在睽之上
九則張弧皆取此象此卦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
象亦取此況此卦反之爲夷傷反而互之爲師卦
上爻互爲旅旅以五百人之衆而奮其剛武斯亦
足以伐衆居之邑矣坤有國象艮有邑象成言乎

艮而爲土則亦邑城而已故曰維用伐邑非少之
蓋以順麗大明之用可以行慶賞可以用征伐雖
兵凶戰危不免于厲然而天威明赫吉且无咎而
彤弓玈矢之錫未嘗不爲明德之晉也雖然征伐
之道未嘗不正特不可輕用修行以自致羞侮也
是又聖人戒于黷武之意也或謂借伐邑言身已
則未聞克己而貞吝者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角在首上剛而亢者也進而至于角已極于莫加

夫物以角自衛而攻人角猶物之戈兵晉其角是以武功進也雖用伐邑坤艮國邑而有離心用戈兵甲胄以伐之昭文德者亦昭武功雖危厲而吉无咎天子晉命康侯而有彤弓乘馬之錫以彰武也然未能以文德服遠至于用伐雖先王不廢正邪之用未始非貞而道有未光非耀德不觀兵之爲可訓也斯不免于吝矣

䷣

明夷利艱貞

晉之反爲明夷謂進必有所傷故也蓋明出地上則明德昭明入地中則明德晦君子之涖衆所以用晦而明君子之蒙難所爲利艱以貞也夫明者德也夷者時也有明德而遇暗時暗而蔽于上明且傷于下則明夷之象也離內文明坤外柔順而蒙大難其羑里坎陷之中卒以不傷文王以之利艱貞者難自內遘艱之至也志正不回貞之守也晦藏其明而不失巳德此六五所由近暗極之上而善其用也箕子以之夫文王與箕子同一明夷之時一則文明而柔順一則晦明而正志非必其德之不同所處之位自殊所以之道自各有宜也固皆以明而見傷而亦明于其居傷之道也大抵日有出則有入明有晉則有夷夷而艱貞而明乃以不夷而夷則猶能明矣識者謂五字簡而盡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何以夷入地中故也明出地上顯而麗乎大明

明入地中晦而蒙乎大難故夷者傷也明德受晦而蒙坎難之象也卦之二體內離文明外坤柔順而中有坎陷蒙大難也以如是之至德蒙如是之大難夷傷可不謂甚乎乃當此主暗時昏之際身受夷傷蒙此大難內自文明不逃于事理亦不露其大猷外更柔順守臣節而无敢失以此蒙大難立夷傷之地而卒以解脫昔文王之于紂以此道也其曰利艱貞謂其能于憂勞震懼之中自守以正不敢矜其明哲而晦藏之故曰晦其明也坎爲

隱伏亦晦象不但謂坤爲陰晦也然坎亦陽明在陰晦中實同一象內難云者難亦坎難也以其二三爻在內故內之內而親臣當之以其合四爻在外言之而又値豐蔀豐沛之爻故大之外而疎臣亦當之此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內離剛柔正而位當而離中乃其心志是爲正其志昔箕子于紂宗臣之親正志而不憚艱險以全其貞晦其明而明自在以此志也或曰初二三爻內本其　離象離居內剛柔正不失其本宗而離主中虛故同人離

中曰宗箕子紂之宗親故曰內難正志又按明入地中掩其明體爲夷傷之象其互坎如浮雲蔽日又爲掩之此明所由夷也然明于夷傷居難之道利于艱險而不失其永貞之常則明之用徹入于幽暗地中是亦明入地中之謂也然則明之受夷一義明于處夷又一義受夷而明掩入于地中處夷而明徹入于地中也或曰卦視既濟之剛柔正而位當祇六五一爻陽剛之明變爲陰幽之暗而明體傷矣在豐曰遇其夷主正可思也或又曰文

王蒙難而作易箕子正志而演範皆明見于遠近幽深之故雖地中隱伏明不到處皆能到之則亦明入地中之一別象也故引二聖言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明夷之明入地中義已詳于象矣而君子以之涖衆何也蓋坤爲衆而南面嚮明以涖之則取諸離宜其以明照四方顧坤以藏之不任明而用晦其容民畜衆元默以臨究之无隱不燭而明即存于用晦之中是爲用晦而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之象曰于飛云云何也惟乾之飛龍以奇應二而得稱其他曰習曰翩曰飛鳥皆以耦舉傳云下二代履上二代舉是足以耦履手以耦舉而物之翼以耦飛皆然矣離爲雉雉于飛文明也而見夷色斯舉其翼垂君子行于此時曰三日數應離日不食其中虛曰主人舍裳譏火主言又何疑此其取象无一不宜其意則謂御則避機人則知微

雖行而不食勿顧勿遲若衞靈之仰視蜚雁孔聖遂行而遑計絕糧之不免于饑斯其為往何若是之決歟蓋明夷之將及也或以色指或以言譏主人有言矣傷之者至矣奈何乎不飛象 義不食正明于義當去而不坐受其夷也諸家謂行速而人有言食且不計又遑問乎人之議又曰于飛飛而避傷也垂翼不食而飛之象也以象君子之行猶詩之與比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垂翼而飛雉之明夷而色斯舉也不食而行君子之明夷而害斯遠也蓋有攸往而皆決于義非苟焉已也曰主人有言君子之義決于主人之敬信與否主人有違言義當行矣雖不食不可留也或曰雉以貪食垂翼下飛斯見夷矣君子義不可留一往不計食之有无故辟言而无顧慮繫戀之私所由能保身也或曰雉而見夷飛不能高垂翼低飛之狀于行三日不食則虛腹以往此時亦幾卑困而甚為主人憐矣君子義不苟食勿之顧也觀去衞在陳而可知已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何以為左股之夷股附下體于象為巽離无巽象奚所取諸取諸履錯或以取咎而股靜宜可免傷顧夷亦及其左則必累其右君子此時安所于行哉用以拯之惟馬壯乃吉夫人一股傷則獨足不能行賴馬則可以致遠如欲速離乎傷害之地非馬之壯將安拯之故以人事之則揆之時當用壯為拯夷之助自必順其道以為之拯蓋于柔

順之中而致其文明之用故曰順以則也是則羑里左股之傷也藉羣賢以脫之何必非壯馬之拯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即謂其文明柔順為自拯之馬壯吉亦可也○或曰豐折右肱此夷左股一終不可用一猶可用拯也馬壯輪行股夷乃濟矣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夷左股何也離日中而行虛腹則饑之不前有病莫能與之狀離三列圖之左陽故以夷左股象之如行者傷左股則右亦不能獨舉若豐之折右須

用馬之壯如美脊亟心而作足者往而拯之乃吉所以吉者以其順麗而以中正之則拯之有道无失乎坤北永貞之吉也按左右二股爲㭊左股夷則喪朋而難行矣用拯馬壯以解難也壬課有獨足利用舟車同此義也或曰在股有大臣之象左股見傷君暗而失所輔難將作矣須急爲解救乃不至傷股而憂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南狩者何離爲南方狩則射雉從晉獵以講武之

象離爲禽名又爲獸名又爲戈兵羅网之屬互坎則冬冬獵火田曰狩互震則長長亦大男首男之義可云大首况離木乾首而變其中爻者謂之得乾體之大首亦可大首云者如虎兕爲獸中之大首雌鵝爲禽中之大首此類皆是不可疾貞離爲火火性迅疾故爲戒之其意則謂內卦文明而九三剛武與上六極暗之主相應合則初雖傷之而後且任之如文王之出羑里命爲方伯假弓矢以專征伐雖紂以極暗之主猶授之以誅暴伐强之任則柔順文明之蒙大難而反得大權也故有明夷于南狩之象大首如崇密諸國得之伐而服之也不可疾貞傳謂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大雅所謂閑閑安安類禡致附即此象也是其剛武仍以文明柔順而正行之者也爻意似極言文王以之之善乃大得也謂其與上應而非誅伐上六之謂也平心以思此論似正

○或曰南狩用師之象互得師卦猶然田禽利執之意也又互復不可疾貞循亦出入无疾之別解

耶彼養之使无疾此亦遵養時晦之不可疾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火田曰狩離爲火而冬狩于南方坎之弓輪震之車馬離之戈兵畢集于坤之田野于以射雉追狐焚林合圍以肅冬令而順陰氣此明夷于南狩之取象也得其大首即離之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之義亦互解之田獲三狐得黃矢解網而不盡物之義此言其專征伐取首魁不誅夷族類之明也不可以火性急疾而震怒加之斯爲得其

正矣斯于南狩之志殺物而不盡物乃大得帝王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仁也或曰既濟伐鬼方鬼方疑南方南狩亦此象也史載鬼方北種落未詳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四左腹之入何義也明入地中四于坤腹似左左陽本明左腹則暗入于左腹而明已陷而夷矣願猶獲其心意者何也本義謂得意于遠去楊云求仁得仁如微子之行遯義至精也竊以意推之內難者腹心之傷也門庭之禍也方其入之而晦其明以自處比于出之而艱其貞以相從此于正志之初罔非求乎獲心之道君子所爲无入而不自得者雖在明夷之地艱貞以入艱貞以出一惟无惡无斁夫且何憂何懼蓋六四當闇而順其處明夷與安常處順无異非不艱晦而心意自適如人夜闇行門庭亦非不晦暗其心自明亮不疑所出與日中同是雖謹步依然順適之至此所由入闇而无傷也所謂獲心意者如此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自內而外爲出門庭離坎之傷入坤之安坤爲母亦爲腹腹猶慈母之懷中既安且吉以順相保正受傷者之心意所願得入之者也茲入于左腹則以震長而陷于險難之中受其傷夷震陽列左左出而入安順之坤互地雷復如子入母懷傷者以復難者以平震動而艱勞者以靜保而无驚危所由獲明夷之心意于出門庭也詩曰出入腹我保抱而勿之傷也猶此意耳或曰股動腹靜動而見傷復入于靜斯難解而獲心也按余此與前義逈異兩存之俟考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六五正內難而能正其志者也坤利牝馬之貞況當明夷之日箕子以貴戚而居密地晦藏其明內守其正夷則獨深明則不息其貞固之志有愈艱而愈順者矣明夷以上卦爲內切近暗主故下三爻多象文王而此象箕子象文王似不必入湯武象箕子似不必入微子非有異道本卦象各有專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之明夷夷于內難其艱貞正志當于內卦門庭以內言之乃獨指其象于外卦之六五豈非離明坤晦藏其明于坤晦之中爲箕子之貞乎凡他爻剛柔各當其位獨六五一爻陽剛之明變爲陰柔之晦在爻位六五上本其一坎卦其中爻則陽在陰中貞明不息雖陽位而陰掩以晦藏之其不息之明未之有虧此猶月當晦夜明雖不見易嘗非不息之貞明者哉箕子之貞正如此夫文王與箕子同爲明夷而箕子之艱貞久而益艱難之朝鮮未有釋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蘇氏謂六爻皆晦五以下明而晦上六不明而晦以陰居坤極又爲明夷之主也然象謂照四國也不明矣照能照又何以不明竊以意推之或卽象云蒞衆用晦而明之旨也意謂上于卦爲天之上天象高明臨照四國謂之爲晦不可上六于坤爲地之極地最陰暗杳難則象謂之爲明又不可故

明夷之上六明以晦用象疑于不明而原其初體紹天之明以蒞衆而照四國者此也用晦而明象實爲不晦而從乎後順與時爲晦以蒞衆而若失所則象者此也蓋統一卦而言之下體爲離明初日之登于天者象也上體爲坤晦後明之入于地者象也俱于上六而揭其變化互運之神也故曰不明晦謂不可以一定之明晦測也神之至也存此一解以備易道○或謂不明晦似佛氏不生滅之性謂得于天之真明有如日象朝升于天此明行天夜入于地此明行地原无明晦可言不息而已貞而已○按吾書象曰晝明夷夜象曰用晦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諸家皆主明夷之極初照後失則爲義謂其不明而晦之象然也程傳遂據爲紂當之余竊以登天而照四國離日之晝明也入地而失儀則離日之夜晦也故可以明晦言者晝夜之分不可以明晦言者離日之體君子之用晦而明蒞衆以照臨猶此象也或問失則者何日入不可

以執道推土圭測卽謂失則可也

家人

家人利女貞

傷于外必反于家家人故次夷此偶序其一端之詞也究其實家人內也无論其傷與否人未有不切于內者也事未有切于內者也故家人之道正則國與天下之教成風自火出化自內行二五之男女各正其位內外與長幼皆術其次父子以篤兄弟以睦夫婦以和離以拱其分而倫不瀆巽以藹其情而恩不傷故離所以明之也亦相麗而文生巽所以和之也亦相繫而愛固凡皆家人之道也其利女貞何也家之齊否固多視乎婦人而卦則長女居上中女居下五爻皆正而不失其位則女貞之象也反是爲睽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益可知家人之利女貞而不患其睽矣夫家人男女各正觀剛柔之爻守本位而交應惟上爻不應橋木仰而有象于父也而家人利在女貞觀上下之卦列二女而同行惟乖睽不行谷風和而无怨于

婦也明于此而家道得矣象謂言有物而行有恆則修身教家之本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卦曰家人利女貞何也家人之觀刑惟女貞爲難卦則巽離皆女在離之六居二巽之六居四皆以柔居柔而得正位是爲女貞而以內外之爻觀之內則六二柔正是女正位乎內外則九五剛正是男正位乎外男剛本乾爲天而九五外之人位于六爻爲天道女柔本坤爲地而六二內之人位于六爻爲地道剛柔當位內外之男女旣正猶然天地定位大義截然而不紊也其曰家人言有親也而實有尊嚴之君象生于其中外面男位尊莫如父九五當之猶國之有君公內而女位尊莫如母六二當之猶國之有后與君同尊是皆家之所爲

嚴敬者也故統稱爲嚴君究之即乾父坤母統乎
家人之男女者也蓋天地之大義本嚴內外之正
位亦尚乎嚴嚴則分辨而倫明乃能情和而氣順
故離以麗之而恩不瀆巽以繫之而誼不乖如是
則父子兄弟夫婦皆家人各得父子兄弟夫婦之
家道隨位之尊卑長幼內外而鮮有弗正夫家人
者天下之帥也天下者家人之積也家道正以表
帥天下而天下之家道无有不正斯莫不定矣大
抵離則以辨分巽和以風化天下之定未有不自

正家始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風自火出猶風化之自致家出也致家者在一身
之言行言有物則非虛誕之言而言之必可行也
行有恆則非詭僻之行而行之无所苟也蓋物恆
原自具于倫理之間而吾心虛中而能照明析而
能辨洞若火然而秩序不紊名分不假是以有弗
言言必當其物有弗行行必守其恆凡此皆君子
之正身以正家者一言一行无不可式訓于一家
之人則風化由之以出一風自火出之象也按卦
內離明主辨外巽順主和家人之感彼和風未有
不自明倫辨分中出也離德主禮禮至嚴而用也
和火至烈而風也薰右正家之君子詳家禮以敎
家而門內之風藹如可被肅而致雍有由然矣或
曰家人女貞治中饋爨火者也風自火出正自離
中二爻出也火主六二巽主六四六居二在中爲
火六居四在初爲風互而兩離與巽相連二之六
在中四之六亦在中由內而外則風自火出風之

薰以和火之明以麗也物恆之辨離離然明言行
之感巽以被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之閑凡有家之所不可踰也內外之限出入
之防自初至終无容或弛特尤謹于初而杜其漸
耳故家人卦與漸相類一利女貞一女歸吉而家
人之視漸爲尤謹則爭初爻之立閑也漸之內卦
艮爲門爲限便有女歸立閑之意閑象設木于門
以爲限也而家人之初九則尤謹艮之初爻而互

畫之其爲門閑之象明矣故曰閑有家杜其漸也然亦自其身之言行而閑之也象曰志未變一家之志于未變而閑之則終不變矣故即其初而可决其悔之亡矣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門之限有家而早閑之及其初志之未變而已謹于禮之所不可踰則終莫之變矣故悔可亡初爲卑幼善處家者納其卑幼于防閑最爲要也或以離虛中于象爲人心心即志之所生志變于初

則如下无一畫閑之茲曰閑有家以志未變猶然虛中之離象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守女之貞正位乎內外應五男不敢自專徑行直遂惟居中厨主饋食誂㸑治飪而已不與外政不失內職婦順爾貞家道以吉中饋亦從離中鼎食之象而取之也象曰順以巽女貞

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離之六二得坤之中爻于德爲順順者女貞也又外體爲巽內順而外以巽則柔而應剛女而從男无專遂直遂之家事惟修婦職執㸑火議酒食在中饋乃吉中饋婦人掌中厨炊㸑之地火所治也故不曰中閨而曰中饋本火而爲象也風自火出象主此爻烹飪成既濟之和薦饋昭有齊之敬既順而不違而又潔齊以相見也此六二之所爲吉也或問爻外廣象曰蘋蘩之饋以昭潔齊粢粢之治以成文章皆家人女貞之正于內者推之而无

不具于卦中矣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家人之九三重剛不中又居內卦之離上未免治家過嚴于禮法自不免禮勝則離之弊故有嗃嗃嚴厲象劉作熇熇象火之上炎發而爲言或作謞謞從言從口從火右本各異其義原貫要不外于嚴厲之意而已惟剛過嚴厲悔則因之嚴易傷恩故也然嚴則少犯家節不失依然火烈民畏肅乃得齊故雖多悔而吉也若反其所爲嗃嗃者而婦

子流爲嘻嘻則分旣不明恩反生狎狎則凌侮生而怨惡起終必至于離矣是失家節也豈不吝乎○或謂嘻嘻非笑貌是歎聲嚴厲之過至于傷恩而不悔則婦子怨歎大爲離則不祥之象是嗃嗃猶以悔而吉未爲大失而嘻嘻則嚴督而失和平之節不亦大可吝乎止于言吝不忍言離也或曰非字從喜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九三王氏之論正而確矣但家節即初之所謂閑也閑之又閑離離嚴辨分義介然如火烈人畏則家人未免有嗃嗃如野雉驚顧之聲于恩似滅故多悔厲然于家節之閑則未之有失是以吉也若弛其剛嚴一于和慢則分義不明恩流于瀆情意不謹象比于渙家人中之婦子狎而忘敬嘻嘻然如燕雀之處堂雛雛之呼食正與嗃嗃之象相反是不能閑于有家而家節以失矣此即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之意不可行于家人而況于他人乎按互象兩離相麗字用重文或亦取爾也

六四富家大吉

巽順居四而得正位品物潔齊而多美爲近利市三倍陰利理財而厚藏爲象田獲三品故于此爻言富家蓋有取于此也且以理道言之巽之爲用和足致祥而諸福之物至牝不司晨而家索之患除其爲富也不亦宜乎矧離巽合則南薰之阜財古歌之矣順在上位吉孰大焉○或以卦中具蠶桑雞豚象亦一小景術者所收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離之中虛坎之中滿且實易言不富多取陰虛言富多取陽實六四正虛而不實何以云富則以內體離虛互而成坎卦虛者以實滿盈之象六四言富就其成坎滿而言而巽主此爻近利三倍長物阜財畜牝蕃息于象爲富且離則昌熾而光美巽則舒和而潔齊其氣象又一富家所由富者巽順而在正位和氣而致諸福禮運言家之肥論語言禮之好孝經言富之守俱于象內得之吉孰大焉

大抵凱風自南長養萬物物之富盛莫盛于夏離火司夏風自火出薰而阜財固其象也然非順而在位何以致此此女貞之所爲利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之爲王也則家爲王之有家也王假王之家而廟肅宮雍刑于之化洽則王之家人交相愛而无並后匹嫡之憂此家道之所爲正也九五之爲天下王也則家爲王所統天下之有家也王假天下之有家而合敬同愛仁讓之欽成則凡天下之

家人交相愛而无遺親犯長之憂此正家之所爲定天下也諸家勿恤俱言勿用憂恤而吉其義固順而細看似勿恤便是交相愛家人惟不相愛則父子兄弟夫婦不能各盡其道小弁之怨角弓之瘉谷風陰雨之悲憂恤交作王假之而有家相愛而不相背則勿之有恤矣天下一毬雍和樂之象也不其吉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家不獨王有而王之有家則統乎凡有家者而有之而剛之而雍宮肅廟以假之閑之者束之以禮法而家有節假之者感之以恩誼而家无乖夫王乃在中渙之所爲假廟也宜日中勿憂豐之所爲假之也豐渙上下各互家人皆言王假假廟與假天下自假家來也禮記有曰南方者夏也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南面而主夏王南面以統有家其氣之薰蒸風之解慍皆足養長萬物而大其感被又物見乎離齊乎巽王之言行發邇見遠王之明新修身齊家所由能假有家而家人

之尊卑內外交相順應愛无不同又何憂恤之可言哉或曰勿恤即勿憂南風之薰可以解慍其即勿恤勿憂之謂乎慍即憂恤勿則解之矣解之者王假之也自有家始明德之先齊家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家之本在身上九推本于身而言之也家之令聽于尊上九端本于尊而及之也家有嚴君尊无二上雖兼母言以父爲主上爻謂嚴君父可也父嚴而教教以身示其言有物則皆忠信之言而言无

弗乎其行有恆則皆篤敬之行而行无弗乎言行可爲法則而一身之氣蕭容端手足恭重一家內外罔弗敬畏斯不亦威如矣乎如是而飭身以禮法皆本至誠而非出于文飾之僞爲卽範家以禮法皆感于至誠而不同于强受之約束則自其初之閑于有家者皆反求之其身而以身作則教成于家此所爲終吉而王之假于有家道不外是而已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之威如有孚于家與大有之威如交孚于上下爲象不同而義无大異彼履信思順而天人助之此言物行恆而內外信之故皆吉也但火在天上威孚于揚遏六五之文明當之風自火出威孚于物恆上九之齊潔當之夫天日明威威本明命巽命之施明于風火人未有不信其威如者也上九統家道之成言之始于克閑終于孚信惟威如則愛而不溺和而不流本言行之物恆起家人之嚴憚家无不畏則家无不齊而究之非故以示威也在自反求其身顧諟明命克明峻德自閑以閑家自正以正家是不待張皇矣以威天下可朋男子之剛固已脩物恆以閑有家而得家道之吉矣或曰家人之道順而交相愛反而孚以威家而言威慮其不明家節而瀆于愛以致乖睽故必反身自治以治之愛則從順威則言反也

睽 ䷥

睽小事吉

彖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爲卦上火下澤二體相

違又中少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皆爲睽象且自二至五剛柔失位其爲睽也豈顧問哉然以德論之則兌說也而麗乎離之明在卦變則離之中畫爲柔進乎五而居尊上行又得上體之中應九二之剛則能濟乎睽而轉得其合以作小事亦得其道而吉矣夫小事之吉在其才之化睽而爲同而究之天地之大化男女之大情萬物之大機未有不從睽而得合者故高下異位而化育之事同內外異賦而應求之志通彙蠢異族而生成之事類

故不睽則瀆瀆反生乖睽斯有別別乃相配一故
能神兩乃能化睽之爲理兩化之須臾一神之妙
也異而仍同以同而異用惟其時變化交錯是則
乾坤以睽而不毁六子以睽而交濟睽之時用大
矣哉小事之吉亦云二女之占而已矣或問變化
交錯之說曰內本離也而二三交錯變爲兌外本
兌也而五上交錯變爲離則謂二體本一體外變
離而睽乎兌之體也可謂內變兌而睽乎離之體
也可此如二人本一家此方向東彼則之西此方

轉西彼又之東其跡之睽也如此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
吉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
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異也本異非睽同而自爲異則睽矣內卦爲兌
少女也實離火之變動而上行外卦爲離中女也
實兌澤之變動而下行此中少二女同居于左陽

之方而其志之動則一上一下彼此不謀上而爲
兌若故異于離而不與離同行此少女之睽乎中
女也下而爲離若故異于兌而不與兌同行此中
女之睽于少女也况火炎上澤潤下性自不同而
其志其行亦判然矣按睽爲重離重兌之變重離
則內外皆火火與火同居而同行此則離之內卦
六二之黃離動而上行而爲六三之來兌非復爲
離之火類而爲兌之澤矣豈與火同行而不爲反
目乎重兌則內外皆澤澤與澤同居而同行此則

兌之外卦上六之引兌動而下行而爲六五之離
王公非復爲兌之澤類而爲離之火矣豈與澤同
行而不爲反脣乎是之謂睽故曰二女同居其志
不同行夫然睽則未可云吉矣而曰小事吉何也
則以卦德兌說也而麗乎離之明二之柔進而三
又進而五上行而居尊得中自其上行而觀之則
柔進而上應乎三五之剛自其得中而觀之則上
行而下應乎九二之剛說而麗明則以得所附麗
而不終睽未濟而可既濟矣柔而應剛則以得所

應與而不終睽知節而與同節矣雖內外六爻自初而外各不當位未可以作大事而以小用而小濟則亦鮮弗吉矣蓋以辨物居方之愼而小心制節以合異爲同是以小事吉也然則睽之用祗可小而不可大乎而極推其理則天地男女萬物莫不以睽而得合故天高地下體非不睽而施者天受者地生成之事同也男剛女柔質非不睽而求于男應于女外內之志通也萬物異族亦非不睽而氣稟陰陽資始資生之事又未有不相類也以

是言之睽之各以其時而用而理无不合不其大哉豈得以小事吉而疑其用爲小耶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性自違異本不同也何以爲睽睽者本同而自相違異之謂諸家據炎上潤下以爲睽象非不謂然似止見異而不見其同處不見其同而異處夫說以合同明以辨異和而不流君子之道此爻主睽之爲用大而可貴言也竊以睽爲同居不同行以坤道成女論之則中女少女同得陰柔之性以四象太少分之則兌二離三同居陽儀之位是其質性本同而又同方宜其志无不合而行无不同何以上卦爲火火則炎上下卦爲澤澤則潤下而究之下則易離而之兌澤故與火睽上則易兌而之離火故與澤睽此則以同而異處君子不爲苟同亦不爲苟異同者其本體異者其時用也非貴睽亦不病睽惟其用之以時而已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初九之悔何以亡睽自有悔而剛動于下爲尤甚

遽曰悔亡示之以在能辟咎而已矣辟咎奈何馬本行地健而順者也馬而忽喪則馬性之劣决凾下而與人爲乖睽可知也逐之則愈睽而不可馴勿逐則乖睽者不終于睽而自復彼猶是人而下習于惡猶馬性之劣决凾下而難馴者也其爲乖張睽異不待言矣必嚴爲拒之而不與之見是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而反以激亂其乖睽又有甚焉苟于之以自復于善之路因其潔已以進而見之則向之背馳如馬之喪者或亦可復于善而不致

有乖睽怙惡之志卽不然亦不失吾含容大同之量而絶无與物爲睽之心是則可以辟咎而无所于悔也是道也化睽爲同之善道也人不皆惡卽惡不終睽匪徒辟咎可以進而遇主可以終而遇剛可以志行有慶而釋羣疑而全卦之往而有功舉視諸此矣故特于其初而要舉言之凡從居初處下而示之則耳或謂惡人有以不見而避咎者不善不人之謂也亦有以見而辟咎者不爲已甚之謂也川之惟其時可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九爻詞余前言之悉矣而取象于喪馬惡人則何居喪馬物性與人睽惡人人性與人睽者也按乾爲馬在大畜九三曰良馬逐而日閑于輿衛有攸往是乾健艮止不決閑而喪逸于外馬之良而非惡劣可知矣此卦大畜內乾之九三山而爲九四內變兌脫而外爲離則脫離外喪而无艮閑以限之乾馬破輿以往矣乖睽惡劣之形卽馬可以知人以其當人位也故于初總爲象之曰喪馬離

乾之羣也九往居四毀艮之閑也六來居三勿逐自復者互得坎于馬爲亟心下首而又値旣濟喪茀勿逐七日得之地故初卽以示戒又坎爲隱伏爲矯輮爲盜惡人也兩目相麗則見之坎多眚咎也離履錯之敬以辟咎也見之故可无悔大抵惡人性乖睽見而敬之而不拒則亦猶馬之喪失而可復于道也化睽爲同初爲第一着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于田于野于門于郊于宗于邑于丑圖各有取象

此九二象于巷何也里中直曰街曲曰巷故巷曰委巷曰曲巷曰陋巷曰隘巷是亦路徑之旁出睽異者此非大道通衢似非遇主之地而九二以剛中之德上應六五之君悅而相麗則不啻以委僻之羊巷而承文明下賁之光其遇主爲已奇矣夫賢人在側陋與人主之闕庭其跡本相睽絶何由而有遇合之際乃德爲正應居曲巷而原无委曲之求道在不期處睽地而自有合睽之遇此則遇主于巷之未爲失道也又何咎焉或謂宮掖之巷

宮妾所居兌女爲妾而承主恩待罪之地離而捐悅則巷伯之詩可无作而離宮之寵爲有自矣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二五正應前賢謂當睽乖之日必委曲相求而乃得遇故言于巷說似可據言委曲遇正應之主未爲失守正之道也夫既爲正應說而麗明在六五柔中應九二之剛似无待于委曲而九二之剛恐亦未必委曲于巷之說或即寒微側陋之象尹之割烹奚之飯牛孟子不然其說若委曲幾于枉已

矣大抵不期而會謂之遇一有委曲非不期也惟九二剛以自守而所居湫隘隱伏之地本无干澤明上之心于節則爲不出門庭有失時極之咎乃不期六五之主得中而應乎剛跡本睽也而猝而得合在九二亦說而麗之是五之明求于二非二之澤干于五以此遇合于巷應時而出門庭无損于節有濟于時是爲未失道夫巷遇跡奇多疑媚悅而詭遇剛而不失所麗又何咎焉或曰乾爲老馬識道也喪則疑于失道勿逐自復不終于喪九

二得中遇主于巷如馬之自復遇其主于里巷之中大小畜之說輹牽復曰中无尤也曰亦不自失也象皆取此正未失道也之意若其失道而遠喪睽離甚矣豈復遇主于里巷問哉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六三輿曳牛掣天劓之象本義言之悉矣而取之于兌似又有說兌爲附決爲毀折兌于正秋爲刑官輿而曳附之象也附于後則曳矣牛而掣決之象也決于前則掣矣其人天且劓毀折之象也髡

首截鼻受毀折爲刑餘則天且劓矣且卦互坎陷又爲弓輪離爲牛而三爻爲六畫中人位則字字有取象第其象取此而意則如本義之所云云也蓋六三與上九本悅而相應而爲所曳掣天劓如此其爲睽間也甚矣然睽久得合初閒終通互得未濟亦有終歸既濟之理故曰无初有終无初睽也有終不終睽也見之云者離爲目爲明而見之字亦誠有取也象曰位不當二曳四掣本位三又天劓之也遇剛則與其正應之上九相濟而不終

睽也○或謂內卦三爲天全卦上爲天天且劓如所云天之戮民是也不必上九猜狠髡之而又劓之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輿坎輪也坎亦爲曳未濟之九二曰曳其輪卽輿曳但彼九二中以行正而貞吉此六三非中以行正之位且并非既濟義无咎也之位于大畜之閑輿衛而利往者又剛變爲柔故曰位不當也見曳爲而已曳如行泥陷而拖曳之狀然三爻當互坎

之初又當互離之中離畜牝牛而六三又不當黃離之位不得中道則其牛之順性亦受掣制輿曳矣牛掣矣所覩者其人也三當六爻之人于內卦爲天兌主毀折離亦支離坎病憂痛按互則有兩日連而中截之象故狀之以其人爲天且劓有見其曳掣而无由施力以濟殆亦末如其睽何矣此時欲行其志不其難歟然其初則睽是无初也其終交孚是有終也六三雖曳掣而劓而前有九四之元夫剛而能濟往與之遇而交孚斯不忠終睽

孤而見阻矣故遇剛卽遇乾元之大人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內卦三爻无一睽字兌悅而通有處睽而通合之道并職睽之由者也下不忍乖睽于上內不敢乖睽于外非不有不幸而睽之時而若難于言睽者至情至理之所居也聖人隱之睽離也言睽自外之離始在乾九四傳曰進退无恆非離羣也此九四則始離矣離羣則睽而孤矣初九在下雖云同德而不相應亦似非遇之而交孚者矣元夫大人

也備元善之天德而成其爲丈夫則必有是德而居尊稱爲元首之明者乃當之也離本體乾元虛中而明首出庶物稱之爲大人也可謂之爲元夫也亦可九四近其光庶其遇之而交孚此實心以相麗彼虛衷以相求而從前睽隔未行之志乃得藉之以行雖四居多懼之地而又當睽孤之勢未免于危厲乃其志得行則可无離羣絕物之咎矣或曰如此則不止小事吉矣曰小云者就卦約言之非謂其遂終不大遇大行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九四何以曰睽孤遇元夫六之居三以輿則曳以牛則掣以其人則天且劓一睽而孤危之象進而九四而遇乾元之剛則爲遇元夫即六三之所謂遇剛也夫柔而遇剛交相爲濟則爲交孚可无終睽之咎初志之孤危而難行者茲得元夫而志乃行也按此與余前說互異兩存之俟考前之睽孤即主九四此之睽孤指六三前之遇指九四之遇六五此則指六三之遇九四元夫前指五位大人此即指九四之剛因三遇剛而言也或曰元者善之長元夫程子謂善士是也正與見惡人對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六五之悔亡何也柔而居尊宜乎有悔文明得中而應乎兌二之剛則能去其悔矣然五與二遇睽而相求者于巷猶爲遠臣五與四比近而相合者于宗益爲親臣親臣者厥宗臣之謂也噬膚之合四剛一畫于上下互頤之口中依然噬嗑之噬膚易合者也是既有九二之剛應之于遠而去其睽離之悔又有九四之賢比之于近而成其膚合之宗以是而往下无弗悅之賢才而取士必得何有于睽上无或間之宗輔而膚功克奏又何有于睽直慶莫慶于此矣咎曷至焉是則六五之不言睽直无睽之可言也益信九四交孚之元夫即乾五利見之大人而虛衷以居善者也○或曰火天大有同此占睽較小故曰小事吉對大有言耳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六五曰悔亡與初九之悔亡一亡于能辟咎一亡于能致慶也所由然者五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九二之剛柔而應剛而爲明主天下之卜遇者悅而麗之是天下之所宗主者也故曰厥宗以此投合甚易故曰噬膚往而有慶悔之所由亡也按噬嗑六二曰噬膚滅鼻以其乘初九之剛此曰噬膚亦乘九四之剛柔而應剛指九二亦近比九四余前說以四近爲宗臣義亦可採又按同人于宗離之六二此離之六五宗者主也離之成卦主此一爻而五爲尊位又臣民之主乎或曰睽象二女

同居不同行言乎家人之相睽也序卦謂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是也厥宗因家人爲義似卽宗廟宗族之義在家人王假有家交相爲愛何有同居之宗而志乃睽此六五柔而得中旣明正應而又兩離相麗成噬嗑卦嗑者合也睽而合矣噬膚有飮食在宗並受福慶之悅則以合宗之愛而去窮乖之悔豈復成睽象哉以此言之原委較確而可據已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九之睽孤何也從陽之亢爲睽離者也離爲乾卦煥爲物者離也乾讀爲干而乾爲純陽之卦音離是虔亦卽讀干之本字故離亦乾體上九則亢位也卦體下兌上離互爲重離炎上之象火炎于上則澤竭于下在卦上爲天陽九上亢是天道之雨澤愆則陰陽亦乖睽而不和通矣當此孤陽亢空夏秋缺雨地下剛燥而鹵濕上潤則池澤成塗坎爲豕象熱極負塗物理如此亦亢旱之一徵也

于是人心憂旱魃虐滋疑從事巫尫訛興口舌則有載鬼一車此曰張弧于先彼曰脫弧于後謂天降災旱旣太甚以无爲有比比而然是又羣疑之所開而睽孤之所由甚也故匪特寇仇之乖背而不相恤卽婚媾之誼寢以睽離若中谷采苗之詩是也夫惟亢而不雨天道乖陰陽之和致以羣而憂疑人心乖姻睦之誼自古之亂離失散睽孤已極多以積亢而成故火獨言離煥乾竭澤睽之本象舉由于此惟遇坎雨而有天澤則和氣以通戾氣以解衆悅以集羣疑以亡俗所謂久旱逢甘雨孟子所謂沛然下雨說命所謂若大旱用汝作霖雨正此爻象意也凡亢暴而施仁胥民以不睽象可知已○或問取象鬼者何兌秋陰毀鬼也車與弧則弓輪坎象也寇盜婚媾亦坎說則言乎兌也載則離戈合坎而成文然鑿而不可訓也他見上解中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九之睽孤陽亢而天道乖物理人情无不乖其

常道而多生疑怪遇雨則吉羣疑以亡所謂陰陽
和而後雨澤降天不乖于上夫婦和而後家道成
人不乖于下乖則致戾和以致祥理有固然合小
畜既雨既處觀之可曉然矣

周易下經撥易堂解卷之十一

蹇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睽乖必有難蹇故次睽蹇之義足塞不能進險以
阻也卦有跛山涉河之形故蹇爲難也卦有見險
能止之意故蹇曰知哉其利西南何也凡難于行
者利從平易之地西南平易不險不蹇也故可以
往而得中謂其明于所往而不偏陂以自取蹇也
若本卦則艮與坎皆東北險阻之方未可以往往

則涉險難而道窮是以不利知者之所宜先事而
審進止也蓋蹇難也于西南難解于東北道窮也
然則東北有險在前遂竟止而不往乎夫人則亦
有涉險而往者矣志在濟險往求有功則利于見
剛健中正之大人如九五爻者爲之應其大德濟
其大難而底其大功然又必得其正位行其正道
而于以正邦如是雖蹇而不困于蹇止而貞者吉
往而貞而亦无不吉矣○或謂西南得中東北道
窮似并言地之險易似乎言道之柔剛凡人處險

難柔順安貞則利剛强尚往則窮而不利西南陰
順之方東北陽剛之方得中云者柔順中含有剛
道窮云者剛往而偏乎險也象覺如此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
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難也言難進進則涉難也以坎險之在前故也
中互離目而見之明險難之在前而能止而不輕
進知矣哉深贊其能處蹇也卦互習坎有孚維心
亨行有尚蓋言知也坎于行爲水于德爲貞爲知
而艮則其道光明皆明知之象見險能止知之用
也本此知也以往可止而藏身亦可出入險難而
有成勞于濟世也按蹇之爲名謂陽行陰中三陷
于二四之間五陷于四上之間爲所阻塞而難進
而卦又爲艮阻爲坎坷即蹇之謂也離兌同居于
左陽方志不同行故爲睽坎艮相連于右陰方進
而犯難故爲蹇蓋蹇有取于跛履山河踰越險阻
之象古歌行路難關山月皆一蹇義也爲卦艮下

坎上皆合體于坤坤爲地地之上隆爲艮山地之
中通爲坎水一陽氣之遂于地上一陽氣之通于
地中也地本平而坤象順爲山則峻而難登爲水
則深而難涉平而順者遂爲艱而險且坎艮于時
爲寒寒而歷艱險則足蹇而莫進故曰蹇坤利牝
馬而策蹇難于致遠即以物象言之亦見其進之
難也夫天運于冬而乃蹇人事于窮而乃蹇地道
于險而乃蹇蹇則何利之有乃曰利西南不利東
北何也先賢謂西南坤順平易則利東北艮阻艱
險則不利九五陽往而得坤順之中爻之所謂得
中節而朋來者其卽西南得朋之利乎九三陽窮
而值艮阻之極爻之所謂往蹇而內喜于來反者
其卽道窮東北喪朋之不利乎此又據文王八卦
之方位而言蓋往得中者謂剛得中節値坎不盈
祇既平无咎之占象水由地中下流未大盈可共
濟也故利其道窮者謂剛惟內反値艮其限列其
夤厲薰心之占象界當天塹臨河而反爲難行進
也故不利或曰據伏羲八卦方位而言坎西乾南

西與南則水天需險在前而能需故利離東坤北東與北則火地晉險在前而冒進則不利又曰西南陰靜而退東北陽動而進利退止不利進動道尚然也往得中者卽以正中也之謂其道窮則反乎不困窮之說也凡此臆說固爲難據大抵諸義皆用靜吉用作凶作內吉作外凶中則亨窮則困也大人者五爻于外卦爲人位外坎之中蓋卽乾之大人飛而在天者也利見大人濟艱大之蹇成碩大之功此成言乎艮而坎之所爲勞卦也卦自

二至上剛柔當正位而九五之剛中尤爲當正中之位在漸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此言貞吉而以當位正邦明之正明其于蹇難之時進而當中正之位成旣濟之功卽以其中正之道正有邦之衆而使之各止其所則始于蹇而終于亨蹇之時用不其大哉或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似以比較蹇言內卦若得西南坤則剛往得中而爲比乃利內卦得東北艮則剛之道窮而爲蹇乃不利此亦一見就之卦論謙比同吉更切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之體止水之性流山上有水則水爲山阻而就下之性行塞于下流此一蹇義地險山川丘陵也山旣險矣而上又有水險而加險阻塞難行又一蹇義蹇者行有不得之謂反身脩德卽反求諸身无他旨也或曰山上有水蹇之象而已以實徵之幾于洪水懷襄之難禹其當大蹇乎反身脩德聲子之戒所爲咨命不遑也故止而不犯難者脩德以俟時往而能止難者脩德以濟險禹之明德遠

矣往而有功行所无事豈非大知而得中節者哉君子于蹇作如是觀

初六往蹇來譽

初六亦言蹇卦之統旨不宜往而宜來也謂險在前往則犯之而蹇見險而能止則有退而來歸之意知矣哉蓋其譽也此不專論蹇初而蹇初陰柔无援正當從止止之于早其識更明宜待而待則亦必可往乃往矣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蹇之初爻戒往而勸來也謂山高水深往則遇蹇見險而止來則有譽時未可進待之爲宜是謂知士此艮趾于下而不失正宜其譽也按山風蠱六五幹父之蠱用譽火山旅六五曰終以譽命此曰來譽大抵躁動招尤安止得譽況其險在前也坤之六四无咎无譽譽于待時非有干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何以曰蹇蹇互之實有兩蹇因取之以象王臣王臣者五則王位二則臣也二柔順中正而應五之剛五方在險難憂勞之中求朋來以濟大蹇而二以臣順上應无敢稍有顧慮是時已躬亦蹇于下而冒難而進蓋鞠躬盡瘁以王之蹇爲蹇而匪以已躬之蹇爲念也故曰蹇蹇匪躬之故諸家能言臣節未詳觀卦象只一大槩語耳其實此卦實攏兩蹇在卦中初至四互一蹇此蹇二在內而五不與其躬之故歟至上則本卦五在坎險中成一大蹇是王之蹇也而二之臣順應五則以王之大蹇爲蹇是心乎王而蹇其蹇絕不以躬之小蹇

在念者也須思索聖人取象于二曰蹇蹇于五曰大蹇豈後儒通套語耶象曰終无尤也蓋言竭力以濟王大蹇而躬蹇亦俱濟已匪躬之故終亦匪躬之尤矣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六二坤順爲王臣含敬義之章美進而或從王事而无成有終者本此爻也卦互重坎險難迭見則有蹇而又蹇之象致其臣順艱危以求濟志在上應九五之大蹇鞠躬盡瘁而匪躬之是圖則但以止諸躬爲得艮之道大非其志蓋王臣位在從王有蹇難而不拯則其心不快雖蹇蹇不憚艱勞方當入險而不失臣道正而得中自此以至于有終非以干與豈曰召尤故曰終无尤也志于濟蹇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也象固如此佘前謂王臣蹇王之大蹇一身之小蹇非所計也義頗切

九三往蹇來反

九三偪險而能止與需泥有分彼以健往此以艮止也艮之九三剛正而光明見險在前卽止而不

進是往而遇蹇便爲退轉者也故曰來反來反卽孔子臨河而反之意也內喜之云者對外憂言需于泥災在外來反則喜在內矣何必謂无援于上有喜于下也同此陰安得一无援二有喜乎○或謂來反卽反身脩德之謂謂行有不得是往蹇于前反求諸已卽來反于內是則內喜之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初之往蹇未往而與險遠遥度其有往則犯難而取蹇之理卽止而不往此見幾之知譽之所由來

也三之往蹇則已入險中九之陽剛陷于二四兩陰之間矣豈不蹇歟所貴急于來反未可竟往往則人重險而加憂反則猶及止也以其尚在內卦之界故足喜之但反非亟反要于反身脩德而內省不疚而已

六四往蹇來連

來反退後來連向前猶連茹之連三在艮止位故反而退四則不在艮止位已出山而濟河矣此猶士君子之從王旣許以艱難共濟方往蹇而不遑而身當其位必矢以險難相從與來連而勿離而實致其身此武侯之于蜀范蠡之于越者然也或疑范功成身退當其往蹇時則來連矣脫令其功未成范不依然武侯哉故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荀氏之說得矣○或謂來連取象正當兩蹇相連之位非若三猶未全蹇而可反也有實心實力以共濟而已譬如人進亦爲蹇退亦爲蹇位當進退兩蹇相連此時與爲退而涉難何若進而求濟況其當匡濟之位敢不實致從王之力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四之往蹇又異于三前蹇之出後蹇之入卽來之坎坎之地也是爲兩蹇相連其往也爲九五之剛陷于四上重陰之內其來而反也爲九三之剛陷于二四重陰之間是往來皆不免于難故曰往蹇來連在本位六而居四雖爲陰虛而往所當者九五之位來所當者九三之位是皆陽實而介于重陰蹇難之交故曰當位實也或曰來連云者六四內連二三外連五上剛柔各當位實成來之坎芳

而非虛臆之象也余前謂來連連九五是往而非來矣或曰坎六艮七中男少男相連而內艮外坎四爲坎初則已往在險地實當蹇位矣初與三之所謂往蹇者或遠或近于此實爲由內而外往之象實爲入險而蹇難之形而且其來而連艮又一蹇象當位實也非以往蹇之位此實當之而不可忽乎互而既濟值其二爻用離之明濟坎之難互而爲旅值其五爻象器之藏待時之弋凡皆來連之蹇而致其當位之用也

九五大蹇朋來

蹇何以大九五王位而在險中此大蹇也如稱大人也且自初至四互爲一蹇全卦一蹇即不分大小而蹇而加蹇蹇益大矣故曰大蹇且曰朋來朋來非一蹇也亦君臣同蹇而求濟之象也九五以陽剛居尊獨當大蹇而六二以蹇蹇匪躬之臣來爲朋助以求濟是蹇以朋來而濟險亦得朋來此則得西南之朋而所稱利西南者也且不獨二稱爲朋有匪躬之節即四耦亦爲朋有來連之忠皆爲得西南坤畫之朋則皆稱利西南也夫既朋來則大蹇可濟是君爲大中之君君曰貞吉臣爲大節之臣臣曰貞吉而所謂利見大人者當其往則爲蹇難于其朋來則已可成碩功矣故上六即因而統稱之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大蹇云者蹇之大者也其位則君位其人則大人其德則天德其象則以九五之乾剛而陷于六四上六坤柔之中當坎之正位是其爲蹇也大矣是

于上下二體九三之蹇猶小九五之蹇獨大也朋來者也重坎相連而成兩蹇內見爲往外見爲來故爲朋來猶云雙至也夫蹇以朋來蹇斯爲大何以濟之居習坎之中守艮止之節則可以流而不盈滿而不溢行險而不失其信在節之五曰甘節吉往有尚言其居位中也與此爻通看蓋既居位中而知節朋來之蹇雖大當位之貞允吉險難祇于既平尚何蹇之非濟歟至六二以王臣蹇蹇之節應九五當位之中來爲朋助以濟大蹇自古大

人无獨力以濟者理之所有而或非爻意之所主也按易之言朋多取坤耦如得朋喪朋朋亡朋盍簪朋來无咎朋從爾思朋至斯孚并十朋之類其卦悉多坤耦耦卽朋也內亦有奇畫之爻言朋者或因上下耦爻而取或卦有兩奇成耦來而爲朋如此卦之九三與九五兩爻其蹇解卦之九二九四相符爲解是也蓋耦者兩其奇坤者兩其乾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濟蹇而告成功之象是出乎蹇之統詞也意

以九五大蹇以剛健中正之德爲濟蹇之王是天下之所歸往者九五也六二及六四俱朋來以共圖之而蹇以出矣斯時天下之志歸往于內謂當共叙往共濟者非不極天下之大蹇而自其朋來并一則已成碩大非常之功蓋皆得之于西南忠順之助而非同于東北之剛强激壯徒僨天下事者比也由是天下利見有大人莫不遵王之道遵王之路蕩蕩平平以從天子之貴而又何蹇之足患哉○或曰統論之意不然似以上六柔居蹇極正難于往而濟之必往而求濟此蹇難之極不可以柔弱之力獨爲任之則當來九三之碩賢勿令其反而止于下如是則吉故曰志在內謂正應三也是則三以來反爲喜喜不入蹇爲見險而止之知上以來碩爲吉吉在濟蹇爲往而正邦之功利見大人則又以貴在九五上六之志在內而與三爲應非自植其朋凡以從貴也○或又謂上多統卦之大意此所云似以當極蹇之時在君則當來碩輔而勿令止于內是志在內之賢也故吉在臣

則當見大人而不得憚于往是往而從貴也故利君來碩而臣從貴天下无不可濟之蹇矣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蹇已極矣于習坎爲失道于旣濟爲濡首于節爲苦凡坎在上卦此爻无吉占惟需之入于穴而有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客者卽碩德之朋需則內乾象三連爲三人此則內艮篤實于果爲碩果于人爲碩賢在蹇卦之往而遇蹇極而志在內應九三來碩德之美士則蹇以朋來者亦以朋濟

而成碩膚之功即需之所謂終吉猶此意也其曰利見大人者九五即飛龍在天之大人利見而從之坎爲雲即雲從龍之象也蓋飛天之龍貴而雲從之位天德之大人貴而士從之則得所從而往而有功雖歷山河艱險之勞有雲龍投合之美往蹇來足惜哉象曰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言乎其得貴而從之而與之共濟以正邦也然則碩者碩賢亦碩功也志在內以應九三亦在內以從九五也

解 ䷧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物不可以終難解故次蹇解散以去難也雲雷之屯易而爲雷雨之作則屯難以解坎艮之蹇反而爲震坎之加則蹇難亦以解至于童蒙之求疑難反復而聰發若蟄之啓機動若雨之化又已解矣諸惟解象從蹇得舒蹇入險中解出險外蹇止所當止止而運動之神斯其爲知也正解動所當動動而復止之理斯其爲義也宜蹇二至五爻各當位而剛柔守常貞者事之幹故能止而不遷而守固以行乎蹇中解初至五爻各易位而剛柔交際利者義之和故能動而不括而行權以出乎險外故險而動動而免乎險蹇斯解矣獨疑西南者退藏之位安靜之方于卦爲坤于象爲无事何以蹇利之解復利之夫解以解蹇也能爲退藏安靜守正而不滋多事之擾則簡而爲安身之固亦簡而爲發衆之寬故在蹇陽外往居坤之中爲利西南者在解陽內來居坤之中亦爲利西南在蹇曰得中得上卦之中象曰以中節者是也在解先曰往

得衆謂陽往居四而得坤之羣陰繼曰來復吉乃得中謂陽來復居二復得下卦之中象曰得中道者是也蓋一陽往來于四陰重坤之間得衆得中皆得之于安靜不擾之地是爲利西南故无所往而爲震之動其來復得內卦之中者貞以吉有攸往而爲震之動則得中道于內者已早爲吉而往爲重坎依然一陽居二陰之中皆以陽實柎乎九四猶九二也是其得中以吉者于正體爲夙成于互體爲朋至朋至謂雙至如朋尊朋玉之類蓋言

其吉已早見于九二來復者中得于夙吉且五見于九四攸往者孚應于朋其往而有功非一日之獲明矣故曰夙吉乃知蹇五之大蹇朋來蹇不一蹇而利西南者解四之解拇朋至解亦非一解而利西南矣旨哉先聖无毫髮之不析也○或曰卦詞直捷易曉无所往則來復吉有攸往則宜夙吉攸往之所孚卽其來復之所稱也夙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坎險震動象爲險以動動而出險外免乎險也故爲解坎何以險一陽梏于二陰之中如囊之括結陰氣閉塞陽不得舒有險陷之象故必解之乃能出而解之者非震動不可故解東啓蟄雷動乃亨坎而震則冬而春矣括囊者于以散閉塞者于以開猶子孕毋腹產出乃解詩㘣言載寖載風動而解之之象也觀是象也凡天下有險難而欲出而解之有不以動者乎其曰利西南猶蹇之旨也卦上下本爲坤陰之體蹇則陽往而居坤之中故往爲得中解則陽往而主坤之衆故往爲得衆當君位而得中斯以得衆故蹇以朋來而大亦以朋來而濟當臣位而得衆復乃得中故解以朋至而孚必以解拇爲戒解拇云者臣不敢徑進而當君位之中乃來復不進而退而守獲狐得矢之貞斯爲中也故卦詞曰利西南卽繼之以无所往无所往者

解拇不前未敢以當君位此以動解險而戒震主守臣順也又曰有攸往而必夙吉何也豫之道也豫順以動動非其猝由此豫道則可解囊括之疑而大得盍簪之助于此往而成退邪解悖之功皆其所夙孚而勿疑者矣故吉也則謂利西南言順動夙吉言豫解與豫皆主九四朋至斯孚來卽勿疑朋盍簪之旨也按震言來復曰七日倘亦豫養陽而使剛長則利有攸往其斯爲夙吉乎此皆就人事之解險而言也而統觀其象在坤之四爻曰

括囊則天地閉之時也動而解之即爲天地解解則震雷作于上坎雨作于下剛柔交而變化生其中實而堅多心者象坎得乾剛之晝爲木果其反生爲稼爲蒼筤萑葦之類皆草木也象震其類有百甲拆者離甲而解拆陽生之氣滿于中而動于外也蓋雷雨既作天施地生解其括結品物蕃鮮即坤六四所謂天地變化草木蕃之謂也然則雷雨作解于時爲春其資于乾元不其大哉按卦詞解利西南吉貴以順動而得衆也无所往其來復

吉言不進往以解難則宜來復而勿輕試以待時也得中之道也若有所進往以解難則必其夙昔藏器待時動而有孚乎衆乃可有獲而吉也故九二黄矢之得即器之藏于身此无所往而來復吉之謂也九四之解拇待時而動六五則動而有解解而有孚已有解之器有解之時其夙昔已見信于衆矣上六則言其出而解悖而即有獲此正有攸往而出其夙昔所藏以待時者時至而用而无所于括也是夙吉之旨也然則君子之往而有功豈爲一朝一夕之故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解之大象震雷坎雨交作天地否塞之氣于以解散于令爲春于德爲仁而君子體之過則赦之罪則宥之布生意于天地而有解網之仁也蓋坎有幽囚叢棘之象罪過之所居也解而散之如雷雨之作布其春令純是一片天地生物之心則赦之宥之之象也故折獄致刑雷火之豐象威以明也物過豐則宜修刑也赦過宥罪雷雨之解象矜以

恤也物方屯則宜布德也二者互用而各得也

初六无咎

解之初以柔居剛應剛而陰靜自處不生事以求有功故无事而得无咎自就本爻言之但自吉解釋蹇難之始非敢必有功也求无咎而已剛柔之際除上六全卦皆然亦不獨本爻然也據此則謂解初之統象之也亦可其曰義云者剛柔得宜之用以義爲錯而已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何以无咎內卦爲坎互至五爲習坎在坎初入于坎窞失道凶也用之入幽谷未濟之曳輪蒙之用刑人師之戒否臧訟之有言渙之用拯大都坎幽不明而在下初多不免于失不能无咎惟既濟內卦爲離初九曳輪濡尾于義无咎以其各當位而上下之剛柔交際成水火既濟之用故其初吉而又互震无咎者于交際之中此凶咎不待悔而无矣若此卦自初至五剛柔皆不當正位與未濟同何以未濟之初曰不知極也而此云剛柔之際程傳以初與四應有相爲際接之義蔡氏以承剛應剛得剛柔交接之宜鄙意則謂解主在四剛際柔位其應在初柔際剛位二三五位交際並同其初柔二剛三柔四剛相接而合依然承應皆爲剛柔之際在初之應四入坎之初柔而從剛應震之主剛而拯柔其分際合際于義爲宜坎雖先迷而失道震乃无咎而補過是其際也卽其所由濟也況內體之初二三具一離卦而坎居之于位爲離于爻爲坎隱具一水火既濟之象于其際而初

爻循既濟之初象曰義无咎也義同故象詞亦同也大抵解以解難濟以濟險惟能濟乃解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九二之象曰三狐卽坤爲三陰之卦象三狐陰物田而獲之則利之云矣黃中矢直得黃矢得中而剛以直者也貞吉卽來復吉之守靜而正也田者何坎冬多言獵比三驅師有禽俱象之坎狐象又離文貌亦象文狐離三數故三之狐性陰柔畢竟以坤畫象之爲正黃矢貫乎坤陰之中獲狐則獲矢矣其意則以九二去衆邪之害而得中直蹇難之解解于國以內家以內身以內大都皆此象夫三狐不獲則黃矢不得羣邪不去則中道不行何有于貞吉九二貞吉得中道也非象謂其來復吉乃得中者耶○或曰狐穴地隱伏林叢連三爲衆黃矢剛中橫貫斯獲君子于田斯其貞吉此矢下獲狐上射隼一發再發動如迅雷吉矣哉○又按旣未濟曰濡尾曰小狐汔濟此卦中互象或有同取也弧矢取睽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之田順時從獸弓輪網罟車攻馬同以執豕射雉震動出師講武事中師律也而所獲惟陰邪之狐除獸之妖懸其數止應乎離三則三驅而闕一面所獲者少不過殺傷物此于陰肅而寓陽和之仁冬狩而行春生之意解網之大者也本此意而在師中則必得王三錫命而寵之以黃矢黃以昭其德之中矢以象其行之直直則除邪中不過殺黃矢之得正以勞三狐之獲視酒食朱紱之來

于困者又加慶矣爻曰貞吉同于未濟之曳輪彼中以行正曳輪而不急功此得中道于田而不暴物也夫帝出乎震出布生物之仁勞乎坎勞賞殺物而寓生物之仁也君子以赦過宥罪存天地之心解孰大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三之吝非所據也其非據也奈何坤為輿象坎亦為輪三又陽位健而力一乘器也如九二剛中之君子乘之乃宜六陰柔小人負荷乎下可也今乘乎三之高位是負者且乘車矣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據非其分盜思奪之奪之者寇盜而致寇之至則負且乘之小人也夫誰令小人負且乘者慢其名器賞其冶容是誨寇也是自求伐也是常吝之道所可醜而无所歸咎者也故蹇難之解在慎器而已寇也○或曰負且乘必貪黷攘竊之流飾盛容而得車服者自以寇得卒以寇敗自古不愛名器而重冶容未有不受其敗者子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雖類舉通泛之辭然亦知小人進身

之階所恃有此而已此一得志衣輕乘肥國家大蹇之勢成君子策蹇之氣衰矣盜乃起矣坎為盜為溝瀆為隱伏溝瀆汚險而隱伏亦萑戎象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負且乘云云坎勞卦也坎之六三其小人而勞力者乎仰而承剛象之為負負則言其勞于畝物承負其重動而以求前者也乃下而乘剛前四馬而御雙輪來金車而蔽文茀負且乘矣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矣處非所據德不稱位是則可醜與

情之所不解者也所由衆皆恥之內則盜思奪之彼方得志于上則僈于下則暴外盜亦旋伐之是皆自我致寇離志解體而與戎心名器假人而滋患害據之者固羞致之者亦害禍咎將誰歸不可不愼也愼之如何在解去小人之非據即解去寇盜之戎心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拇駢者也解而拇謂雙解之象與咸其拇訓足大指不同彼取初下此取駢拇故不曰解其拇而曰

解而拇又曰朋至益明之矣謂兩坎相連解非一解二得中而从吉四與二同類而至又爲駢吉之象其曰朋至斯孚者一陽居二剛而得中一陽居四未當得中之位似猶難信爲駢拇相須之實而五上偶齊則本卦一解自四至上又一解并之解而成駢拇之象此所爲朋至而共成解蹇之實功也象謂往有功也以此諸家謂解去初之小人乃有君子之朋至理非不精象似无着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九四解之主而曰解而拇何也震爲足主動拇則足之拇所由以始動者也咸其拇者感而動解而拇者動而解有旣動而无所往則解勤動之拇而爲來復之象蓋西南坤順臣道而四則臣位坎難未出不敢不動于險中以解屯坎難旣出不敢過動于險外以震主此解拇之剛而處柔而得臣順之道也曰朋至斯孚言衆信而助多即往利西南而得衆之詞即豫之九四勿疑朋盍簪之義盍簪則朋至勿疑則斯孚矣然得衆未云得中以

四剛居柔位未爲當正而執臣順未敢當君位之中此解拇之所由得朋孚信其不矜不伐而莫與爭功也昔有友人應歲試筮得此卦此爻動不知何應後以卷多佳錄于備卷內榜發无名怏然而歸是日雷雨大作跣足而行趾拇觸鮮血出半途投宿館主家踰時有友追至言榜上重錄一名去之即將其名補入乃釋怏色欣然復回然後知解拇當血跣弗覩地而觸之朋至斯孚應朋之至而請復之也全象无一不驗按此解拇動而觸足血

出沾地跳行雷雨之中往往有之易无定象隨占殊應殆難以拘牽而碍旁通也或廣一義曰負而乘者致寇拇而解者得朋一則如彌子之矯駕君車一則如百里奚之勞不坐乘也信然則未當位也位則公卿勞而跣解似于位未當如是而衆志信之矣此亦妙義剡于旁通之例可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六五何說也解以外震而成震主初晝九四是也故內卦未至九四俱不言解至九四則解而拇而往有功矣是所由成解者視乎四爻四與二俱利西南坤地而四尤動而免乎險者也是必有四爻之剛往方有解也明甚六五因九四之爻而著其往而有功之實言陽剛之君子維有解難之才故出于險外而得吉而能爲難之小人雖陰柔爲其本性而亦信君子之不可陷退而爲之革心面嚮誠是不特有孚于同德亦有孚于衆情而四之所謂朋至斯孚者既孚君子又孚小人也其功之有也不亦大哉然則六五居尊位所當任以解難者

不有在乎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退則孚矣過不待赦而已赦罪不待宥而已宥矣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于位固居尊而險以動動而免乎險則九四爲震主動未可拘六五爲解主也陽爲君子九四當之陰爲小人三與初當之凡解蹇解屯解困解蒙衆險而加憂勞而多眚來之坎坎出入有疾之難惟任九四君子當險而動動而解免在君子此時維知有險當解險在洪水則治水解之險在寇盜則誅寇解之險在小人則退邪解之而又解網以赦過宥罪動而施仁而且解去矜伐善勞之私謙然一解拇之象以此睇吉合君子之光來章表慶與之美其有孚于六五之君不待言矣而且得衆有孚于六三之小人使帖然而不敢妄竊名器是君子維有解而小人之桀悍者悉信孚而退聽也以此得衆即以此得君六五所爲專任之而諸難以解也亦可无爲而治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上六射隼隼非穴地之狐險而伏于下乃戾天之禽悖而擊于高者也故射之必于高墉之上狀小人之力桀性鷙據高害物者也在文王之世如崇密廉來之屬是也震爲長爲伯亦可稱公高墉詩所誦崇墉屹屹象坤爻之累上亦爲城也公用射隼則猶文王之伐密伐崇者是也文王時出羑里授以弓矢得專征伐用爲西伯諸侯之長整旅誅暴而无弗懷畏此正解蹇難而有功用往射隼于高墉之上者其執訊攸馘无弗利也子曰隼者禽

也不人之也悖也弓矢器也解悖不可无武備文則器車乘而不可慢武則器弓矢而亦不可不備之也射之者人也即得中得衆之君子非常人也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文王之遵養時晦其器固夙藏于身也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則无侮无拂于四方者是也語成器而動言其裕之者夙故言无不利也此雖泛論蓋惟文王之解悖足當之也然公固用之以解悖非用之以爲悖也而聖人之意可見矣或以九二之得黃矢得剛直大用之利

器賢如呂散者是也田于渭濱得羣狐不如得一黃矢即可用之以射隼若夫取人以身二惟得中道故士樂爲之用故也即謂借文王事暗言之可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上六繫辭釋之詳矣舉全卦而言其藏器待時動不括故出有獲也而此爻則專言出有獲之事震丁子爲長子于臣爲公侯隼者禽之鷙而翔天際者也豐其屋者高其墉而鷙禽在上肆其悖戾害

物之性衆物所驚伏而懼爲所得甚于狐焉其猶小人在高位而悖狠者乎九四君子藏弓矢之器待時而動而不終于括之囊中射之斯獲之獲之斯解之而隼不敢逞其悖性以爲衆難此古者攻鷙禽以除物害之仁也公用即藏器之君子自用之指九四也以其爲解之主主于動者也或曰黃矢之得器以時藏射隼之獲器以時用解之時大矣哉按五以宥赦乎小人上以不宥赦解悍悖也

損 ䷨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解緩必有所失損故次解損者損下益上之謂也下澤上山損澤以益山下陽上陰損陽以益陰爲象不一總之缺在下而阜在上耳夫山澤通氣澤之氣通于山其損也雖澤其益也雖山上下征利下之利征于上其下也日損其上也日益是則損之象也然多既損矣何以有孚元吉云云若是之不見損也蓋以卦論二體即澤山咸之感體也彼以少男下少女止而悅者誠之專也此以下體益上體悅而安者亦必信之至也況六爻皆應而五既虛中以孚二二且實中以孚五是其上下原爲交孚无剝民奉上之心即有所損皆大經通義之所不容已上非厲而下不怨斯其爲吉也大矣斯无大桀小桀大貉小貉之咎而其道可貞于常久矣夫亦何往而不利哉至于損者德之脩也能以誠信爲之基懲忿而損吾心之很窒慾而損吾心之貪則可以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矣然則曷之用

孚卦中互頤即象以飲食燕享之事不惟其物而惟其誠有時可損焉雖二簋至約未嘗不可用享也是則損剛益柔本有孚以往无非因于時而已時損也亦可時益益則時盈也而損則時虛不爲與時偕行者乎此所由利有攸往而用之咸宜也通觀卦之全爻或言有孚或言元吉或言无咎或言可貞或言利有攸往或分言兼言先以卦詞統之提綱而羣目以貫挈領而衆委以具也○凡艮震合多云簋或本仰盂覆椀之象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者損下卦乾之三爻而爲兌之缺益上卦坤之上爻而爲艮之厚則以下澤之潤上而通于山猶以下民之利上而奉于君故象爲損下益上而下說而效其致役致養之忱上安而享其爲澤爲山之利此其道亦根于民心自動之天而上行其幸

土臣順之義其損之也下自損而非剝之也其損而以益夫上也謂致媚愛而歸之猶然天地之大義可也然損之爲道非一貢賦損其財役使損其力赴難戰鬬并損其軀天下各愛財愛力愛軀一旦願損之益上此必有素孚于下之誠而下皆以誠信而不疑斯爲吉之大者而損下益上之道輕重緩急疏數之間一有不得其宜咎斯集矣大非可久而常行之正必其无咎乃爲可貞以有孚之誠行无咎之法有所往无弗利矣推之凡有所損

莫不皆然然則言語以愼爲損飲食以節爲損忿欲以懲窒爲損損者德之修也克己所以復禮克則損而復則益寡欲所以養心寡則損而養則益形而下者器器從約而不侈于求故願觀其自養形而上者道道何用而不進于滅故復見乎天心是皆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旨要其有孚无咎而利往者一惟其時而已故享以豐而用二簋雖承非同于虛筐而君不如其娣袂則損約之至曷之用而可乎蓋二簋之用用之有時與時爲應乎乃

用享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不惟其物而惟其誠矣不可者在下卦乾剛三陽剛過有餘在上卦坤柔三陰柔過而剛爲不足損乾三之剛益坤上之柔則剛往益柔上既受下之益而乾三之剛損爲柔益以時傷之厲而爲時發之章所謂无咎即惕若之无咎所謂可貞即含章之可貞所謂利往即君子有攸往馬而利于牝所謂有孚元吉即通于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之義也故不特二簋應有時凡損剛益柔无之非有時時有通變而剛柔

之異宜道有損益而盈虛之異數在乾三之君子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其即此損剛之盈益柔之虛本天時而不違乎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其象爲損謂其臨深而有滅之又滅之形也君子觀于損象而知德以損修害以損遠心有所忿懥則以懲之者損之心有所欲得則以窒之者損之皆以遠害而進德也按兌爲羊性很而好鬬動于忿也兌爲悅感物而多情動于欲也忿

與欲皆足損德而益害而艮爲止反乎震之動而受之以止也懲忿而忿止窒欲而欲止則于其損德而益害者力爲損之乃以損乎害而益德夫忿欲之感下也惡之所鍾也靜止之德上也善之所崇也損下流之惡而益其上崇之善君子所由觀山下有澤之象而知損之用也

初九巳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九居下奉上者也與四爲應而悅從之其志本于忠愛原與上合往而趨上之事如巳事之遄速

則于爲下終事之義爲无失矣何咎之有然在上則當酌量其宜而損之如斂惟其薄使惟其時之類如是則下爲好義而上爲好仁矣故曰尚合志也大抵損下益上出于下之願損當損而又出于上之所不欲多損則成下悅上厚之世損之有孚者也合志即有孚聖人于其初而統示之如此○或謂巳事即終事之義巳謂終也或謂事作農事巳事猶農事既畢之說謂方畢農事即遄往以奉上也或謂巳事猶凡事出所志而往應之速則可无咎在有以酌乎損之宜耳

象曰巳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九巳事遄往之義本損下益上而爲言先賢言之悉矣即余向爲旁通不一之說无以加之今通玩上下二體成女之事巳于兌成男之事巳于艮乾坤之交巳于二少之得事巳則功成功成則速退巳事遄往其功成速退之旨乎故春生夏長至秋冬而斂藏而萬物皆貿華就實此四時之代謝成功者退兌艮之所由說成而寒暑之所由相推

也人事因之與時偕行酌盈濟虛道惟善損聖人于其初即示以此旨蓋損之志在于損下乾之剛益上坤之柔而始事存巳事之情方來見遄往之理早期于无咎而上而與之合志也故中爲志者九二大得志者上九尚而合之則自初九之酌之而巳信也或曰事以巳而往益遄酌之于緩急而益專也人以損而友益得酌之于疑信而益固也皆損之義也所尚之志合也或以九剛居初忠喜事壯趾惟折損之志尚合于艮止而有安靜巳事

之貞如是乃可以感之斯應遂往如咸速之利故不至乎窮而得咎盡其酌于初而損之猶歸妹之以跛而能善其履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諸家自守不肯妄進之說固是但覺于損下益上似泛竊意損下益上原有惟正之供禹貢所謂厥賦貞者是也貞則利于循之以爲常不得橫爲征之竭民力以搖邦本而自取凶也所以然者貞者惟正之供中以爲則利貞則中以爲志弗可

損之而爲大小貉亦弗可益之而爲大小桀也蓋言損下益上之中道也此論甚確或不爲泛初二地道損從乎地而爲言也○或謂自二至上互頤頤初舍靈龜觀朶頤是不能自守而妄求者也非貞也此則敎以利貞戒以征凶示之損以窒慾其實不爲損之益益之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言守貞則利征則凶與歸妹同占貞則幽人之貞无求于上而不失巳守常未變而中不自亂此九而居二不以剛而妄征亦不以柔而自屈所志者在乎得履道之中使坦坦无過之可損亦无不及之可益是則弗損益之正其中以爲志處也此亦損剛益柔以取中者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繫詞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云云乾天坤地損乾益坤則陽上陰下而絪緼矣乾男坤女損乾益坤則剛上柔下而構精矣由是而化醇化生皆以得友而化所謂兩故化者是也然

非專一致其相友之情則涉三而疑閒而兩化反以窒矣故惟一故神以是知損之而致其一正化其萬也損之因巳大益之矣○或以此卦互歸妹象謂天地不交萬物不興于六三有歸妹反娣之占恐即是三人損一之意也然則行其猶女子有行乎繫似指此言也二簋之損在飲食此爻之損在男女皆窒欲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三成卦之主爻損下損剛皆主此爻也爻義繫

詞言之明矣第三人損一指乾之三陽而得其六一、畫言不兼三陰故本爻言行乾健為天行故曰行彖言損剛乾陽本剛損之而上行故曰剛所謂損一人即損乾九三之陽剛道上行而益坤上六之柔也一人行則得友謂一陽上行得一陰下而為友此天地之絪縕男女之搆精也非以三人中損一人上行而此二人為得友也一人得一友更多一人則三矣三則疑而不致一矣故必損之乃得友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損不善以從善是去疾而得喜也四為人位疾者人之忿與欲也損其疾即懲忿窒欲也誠自損其忿怒貪欲之疾使速就于善則躁以平欲以釋而于已有喜且恭不侮儉不奪于下亦有喜艮為止為門損其疾則不開疾惡之門而使之止而初為兌悅之初體所為已事遄往者亦即與此相應之速矣蓋惟能損則能使之如是耳又何咎焉

○或謂卦中互復并頤復期出入无疾則亦損飲食男女之欲與忿而自為頤養以復无疾之體者也是則可喜也一變至道亦即此意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四前賢謂以初剛益己而損其陰柔之疾惟速則有喜无咎諸說多同細思之似為牽強余竊以忿欲為人之疾懲之窒之而使之遄止則過不憚改而无頻復之厲善有自遷而得由頤之慶則有喜而无咎夫天地之疾多藏于山澤之間生人之疾多起于男女之感慎言語而不動于忿節飲食而不耽于欲則亦致謹于情感之私而不失其正此復之所為出入无疾而无妄之所由勿藥有喜者也是即損其疾之說以觀夫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者為尤慶矣故損以修德即以遠害遠害務速先難後易從可知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柔順虛中而居尊承休受天十朋大寶之益而弗能違是為有孚之誠上孚于天二簋亦可用享則有或益之祐上自于天十朋乃弗克違此正

卦辭所謂元吉爻也蓋五爲尊位而虛中不自滿假忿則克自懲之欲則克自窒之禮下克恭取長有制克儉无之而非厚自損抑之意以是信乎于下民乃誠乎于上天而天乃自上祐之而不能違有如此者則惟能損而致益之大也此則賢君之修德格天者也上與五爲天道損德之修也故得天○或曰互頤之象龜頤之初既言之稱爲朋十盈數多之詞也靈龜不食之物古者刻于尊彝器什之蓋示飲食之節也二之利貞不舍龜而覩朶頤是能自守不妄爲求已爲弗損而益之之道至是君虛已應賢亟問亟傀或益之矣養以鼎彝爲龜象者十朋之多在五之隆養固弗克違在二之約志亦弗克違蓋于二見窮居不損于五見大行不加此其所大善而元吉也備一說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余前論之詳矣而象曰元吉自上祐也則大有自天祐之之旨也在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下應則人助上應則天祐也此卦引伸得大有而六五正居尊而得中應天而時行者也依然信以發志厥孚交如威如吉卦謂有孚元吉者此也其柔中謙損居上不驕斂則從薄而用則從約故二簋可用亨雖或欲[illegible]備益之以刻龜鼎蓋之器至十朋之多究不加于亨用二簋之明信則亦弗克違其損而有孚之志以此孚于養賢養民卽以此孚于上帝郊焉而格廟焉而饗自上祐之而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山出器車河出圖書吉孰大焉蓋惟不以十朋而違其二簋能損之至所由

不啻二簋而致其一朋斯益之盛也故損者盛之始也大有衆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正損下卦之三畫而上益之者也何以曰弗損益之蓋卦雖爲損下益上損剛益柔其實下悅以奉弗見爲損而上固自爲益之故曰弗損益之夫剝下奉上待損而益之名于下弗損于上益之則非剝下奉上之比也其亦爲无咎可貞而吉不待詳而知矣故凡有所往无不之而不利所以然者乾

則大君坤爲臣順大君統内外而臣畜之則四國悅附天下之人土財用皆其所有皆其所不有也故曰得臣无家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象此志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弗損益之云云前論亦暢矣今更思之損在三弗在上上固安敦而受益之者也蓋至是而酌盈濟虛損剛益柔之宜已居其至懲忿而至无忿之可懲窒欲而至无欲之可窒自復善而至无善

之可復是損之而弗可損益之而弗可益咎乃无矣貞以吉矣有攸往而皆利矣前九二中以爲志所志者此弗損益之之至善而鈌然未敢以爲得今日安敦受之并山國澤國之衆庶得而臣之皆悅而願損下益上无敢有惟家自利之私則其志既得而所得亦大矣或曰初已事遄往與得臣无家相應已事已其家之事遄往往而急其上之事孟子所謂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此即率土皆臣國爾忘家之義也故下之志合而尊上而上之大得志大得已志亦大得民志也云耳

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而不已必益益故次損夫損益則相倚之數也損在下則益在上下損謂損也損在上則益在下下益謂益也以象言則雷風之相薄而益咸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恐懼修省而以入德敬天怒也以成卦言則損上卦乾畫之初益下卦坤卦之下而上卦之剛損而柔下卦之柔益而剛其在

上也象乾大君之損已以惠下其在下也象坤衆庶之居下而蒙益下既益而上益尊榮安富則无弗益矣故益者益下正益上也以其德言則内動而无因循怠惰之情外巽而有和柔漸入之序其益日進于无疆以其功言則體天道之施而資始者无不亨法地道之生而承天者无不利其益且見爲无方在損固應時而爲損在益亦无時而不益是其所爲與時偕行者然也故益之占利有攸往二五以剛柔中正之德相應與而益于天下則

有慶利涉大川二體以震巽二木之道相因重而濟乎險難乃能行故耒耜之用取乎益而風水舟楫之利亦可同渙而象之其意一主于利往往平易固利往險阻亦利也則亦无之而不爲益矣彖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益在下說在民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益在下而民心說則亦在上而君道光矣五君位也而中正有慶不亦光乎雖然益非一益道非一道惟與時偕行无弗得則亦未可執一以言益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者以益下爲義謂損上卦乾君之陽而益下卦坤民之陰象爲損上益下而民說其普美利于上施厚德載于下受爱戴无疆何所窮極故初九下也受上之益者于斯實自上四損而下之下乃得益下益而天上施鼓腹含哺于衍長之化以上損而利天下阜財解愠于廣被之薰風斯其道爲帝之出震齊巽而相見乎離其爲光也大矣然益之爲道固大而光而益之攸利在中以正卦體卦象不特九居五六居二剛柔各以中正相應即六四爲損上益下之主爻以六居四柔得正位而當上下二體之中合近于中乎且震四巽五又值八卦之中數爻故兩以中行言之是則六四主爻得中行正上慶有孚于天君下慶有孚于衆庶象光自上施則養賢及民而由頤之吉大象志以獨復則

厚下安宅而重巽之命申否剝之運以去大有之慶乃來是則中正有慶无所往而不爲利也且震巽皆木道濟天下斲之揉之則耒耜之利興刳之剡之則舟楫之利起槳之以涉大川而待濟之險統是矣象之以行木道而克濟之利統是矣況乾始而亨不言之美利自震而施震于時爲春于行爲木陽氣布于地中盛德應于歲首故雷聲發而百蟄啓條風至而百昌榮木道之行震之動也乾之始也利之美也益之大也申命行事之數于上

下者準此而仁以逮民皆是道也皆濟險之利于无窮者也至初九進而上行而爲渙上而漸進爲中孚皆有乘木之象皆利涉川之卜其變互之體要不離乎震亦各木乎益也程傳以木道爲誤拘矣且由卦詞而極推之益之德震以動之巽以入之動而鼓舞于神明巽而和順于道德則日益日進長裕无疆大明于剝復之相乘順養于作止之閭閻其進之有漸勿助而勿忘其觀之自得忘言而忘象學問之益有如此者若夫乾天坤地上施

下生施者巽命生者震發坤德方而生无方承乾之施也乾健行而施時行統坤之生也故益之道天上施而下下地下生而大光而百物之生一皆乎四時之行天不言所利地不尸其成斯其所爲益也聖人體天地之德而合其撰準其施而施之惟時順其生而生之惟時通其施生之窮而裁成輔相之各惟其時凡皆爲益之道凡皆與時偕行而已即以學問言之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之來日進无疆又豈不以時乎而何疑于他乎是故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序乃可言益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震雷在下剝而之乎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見善也陰剝而復于陽則惡而遷乎善也巽風在上乾而乃于革也革以通久道之窮謂過也剛變而受以柔則悔而改夫過也然善以過之改而遷過以善之遷而改善與過以相薄而反形遷與改以相逮而交助則風雷爲益之象也君子以之君子之取益于風雷也大矣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九統益之道而爲言也洪範有用靜用作之文用靜則守恆用作則益動也初爲震動之主又爲居下益剛之主六爻皆應而初與四尤剛柔損益相應之主蓋益道之所由成而利往利涉之所自始也故當法風雷交作起志氣之積衰振頹爲之頹靡將以養道益下則井田耒耜之事利用大作矣將以致道益下則學校振德之事利用大作矣將以賢道益下則封建公侯之事利用大作矣將

以兵道益下則簡閱車乘之事利用大作矣諸惟動作是不一端往而有爲雷動風迅如此則始作之精神大奮于其先而益進之德業大光于其後是其爲吉也大矣而又何咎之有或曰若是大作則爲厚事矣象曰下不厚事也何也曰是初原居下不能自厚其事凡敎養一切厚下之事俱待于上之益之而益之自上正不可不大作于初也蓋上不大作則下不大益矣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九爻義余前暢言之蓋下不自厚其事而待益于上以厚之猶地不自厚其生而待施于天以厚之凡地之所爲厚載者皆天之所爲美利也時方大來道在大作剛外來而爲主于內亦同天下之雷行俟利建而得民于初且應乾元之亨始其復以修身則利用改過以遷善其出而有功豈徒象引重而致遠例而推之其爲大作也宜矣或曰此理自其爻中而爻言利用大作言以益下之事動作其民而使之興事賦功大勞大役是謂大作猶云大動也元吉无咎云者作之所以益之所謂安其身而後動也下不厚事伏道使之吉乃大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處中守正柔順安貞有淡泊寧靜之志无所希冀于上之加厚而益之此則不含靈龜而觀朵頤之賢士也然以柔中之德應五剛中之君則君或厚爲益之十朋之龜以致其尊賢養賢之隆自外來而莫克違矣此不求而益之者厚也惟是君

寵則益厚而臣守則永貞雖莫之能違而寵而不驚未嘗有易于淡靜之素則于外之遇爲有益于內之德非以外加益依然大行无加之旨也如是則吉吉不在十朋之益而在永貞夫十朋之龜其靈壽豐潔之象爲上帝百神之所歆者也在損之六五當王位而用以享于帝者自上祐之而固有不吉今或益之以厚賢遇莫隆焉而无加于其永貞之節古之人修天爵而忘人爵正如是也蓋謂益之雖隆自外來者也何所加益于內哉或曰有

是哉其人其德王可用以享上帝而孚簡在之意矣不其吉乎取象說見前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益之云云損之六五益之自上祐也君弗克違天之大寶也其益也以損受十朋何加于二簋居上之所以不驕也乃以受祿于天也益之六二益之自外來也賢弗克違君之大烹也其益也以安受十朋何異于億喪萬鍾之所以无加也乃以用享于帝也用享于帝猶利用賓于王公用享于天

子之謂也不必拘震主匕鬯而作祭主之義也然以此養賢及民而永貞以吉則亦可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矣蓋震驚也此言寵之不驚者然也中虛而自得无慾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凶事何事也內卦三成乎震則震驚恐懼之事也而三爲多凶之位震極于斯其爲凶事可知君子遷善改過常稟匕鬯之喪不忘百里之驚不必事果凶而用以益之發其天心之本然謹其人事之當盡則不啻凶事之洊至故曰益之用凶事用以自警則益在已節用以警人而益在人故懷刑益以進德擊蒙利以禦寇生于憂患作于困衡慮危乃能安慮亡乃能存是以无咎故修德而德裕其內而積誠中虛而立于實是爲有孚其外而愼行本剛而克以柔是爲中行用是信于家邦行于州里而上以陳善納誨敷奏于王公亦罔有不爲嘉謨嘉猷如圭璋之美用以薦馨圭璧之重用以徵信如是而凶事之用爲益正无方矣夫六二之益

以靈龜何其隆也而爵自外來則寵之而不驚六三之益以凶事滋益懼矣而德爲固有則用之而无咎故君子求在我有益于得者雖凶而愈吉于在外无益于得者雖得所應得得所難得而无所動心于內也觀二爻亦以知益矣○或謂益之用凶事如凶札之行賑恤周禮荒政之類是也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謂當實心行實惠无令中多虛冒乾沒用圭如周禮典瑞所掌珍圭以恤凶荒穀圭以和難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及詩所云圭璧既卒

左傳所云用璧斝玉瓚皆是也皆損上益下之事也此固天行人事所有之凶也○或謂益之用凶事无咎便是改過遷善之本不中能有孚中行以改其不中之過而存乎中行之善告公用圭當其過則凶自有告之以過而復于无疵之美則圭也遷善之謂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益之用凶事三同多凶而剝膚近災互而有凶象爻即借凶事以明其益之也夫事之凶吉之反也

適爲當之有若七鬯不喪百里之驚宜其震而不寧而多告矣而恐以致福順以受命乃得无咎蓋其災爲无妄信乃有孚中行獨復以從道頤豈拂經利用觀光而尚賓漸非素飽潔齊純白用圭所以彰德明信爲贄告公所以升聞益之用凶七日之天心以恐懼而益見告之用圭十年之悖道以順巽而益孚鳴陰之鶴漸磐之鴻事不盡然固有其理古大賢遇凶事而益修德等之不驚者固有之往往如是反已而自求无瑕也爻義暢于前說矣今則通觀互卦而推其辭之所由來也按无妄九四可貞无咎曰固有之也此六三同辭以此知凶事即无妄之災无咎在得固有之常道爲可貞而已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六四不中而曰中行似謂其居六爻之中而行損上益下之事者也據此則六三之云有孚中行亦以能孚六四行損上益下之事而上告九五之公以從焉蓋六四近九五君側之大臣居中朝而代

公行惠惟能積誠孚上志在益下而上以告公得其聽從則用以惠民而民无不附夫國依于民民依于德民得所依則國本以建雖用以遷國而民歸如市亦相與爲依而无弗利矣○或曰中行云者戒其偏而當行乎中也坤艮多言國邑依亦艮止安依之象震動象遷爻中以益下言則實指爲依遷國以益德言則借爲依遷國亦可作爲依遷善看蓋遷國去故土以從善土猶遷善去故習以從新習也意謂六四過柔不中若能中行以改過

斯以從諫而不拒用之主忠信以爲依而日徙義以崇德其爲利益寧有窮乎象曰以益志可指爲以益下爲志亦可指爲以益德爲志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一爻損上益下之主爻也上卦巽亦主此爻柔居柔位固爲得正上比九五剛柔各當而爲正合下應初九剛柔相須而爲正應凡卦巽上此爻皆吉无論初應其近五而合君臣交孚志正道順言聽計從有固然者于此不言正而言中不言中

正而言中行且與三皆言中行六位以三四爲中中乎可觀八卦以震四巽五爲中圖象可見且皆木道于五行水火木金土天地生成之數序在三八三居生數之中八居成數之中木當五行之中故獨象之爲中行前曰利涉大川以木道乃行木道即中道也在復卦六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而泰之九二曰朋亡得尚于中行亦借互震爲象言以九居二亡坤耦之朋乃得上而從中行獨復之道故此卦六三六四皆本木道取震爲中行依

然復泰之旨也三四爻位適當中際乃恰合之其兩曰告公言語敷布反復申詰出之而動于天心入之而巽于大道故告之者告之以從道從之者從之以巽志告以稼穡爲民依告以營邑爲遷國皆不離乎木道即告以用圭取巽之潔白震公侯之瑞玉也或曰上貞下方天地之合有上損下益之義也其告之无不從謂其以益下爲志也夫食爲民天依于稼穡頤之養賢及民莫此爲急國有民社營爲宮室在大壯之上棟下宇莫此爲急而

震于稼爲反生益又象耒耜而凡可爲民依有益于食貨賓祀者統之巽爲工爲繩直益亦象棟宇凡可爲喬遷乃命于司徒司空者統之是皆木道是皆益民之大者其爲器皿衣服有一不以木道者乎告公以此志益民也然則六三之告公用圭益之用凶事其亦以木道窮凶災被入告告之以天行人事之所固有而益之以先事所禳之所宜然三四中行其同此志乎或四爲主而三之益所由下逮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五惠益天下之君也有惠下之實心行因心之實惠苟可益天下雖損常在已而勿之問此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所爲中正有慶者于是乎在吉莫大焉惟是我有惠下之心既至誠以益下下常惠我之德亦至誠以戴上是上之志在益下而下果實受其所益上之志在損已勿問以益下而下實惠我德則本固邦寧尊榮安富上且實自受其益而又何嘗見已之損哉如是而上之志則大得也

○或曰初二三皆受益于上而巽位則巽事用大作者初也用十朋享帝者二也用凶事者三也而三之詞則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則已推原其益下之由在六四之中行告公而公從實以益下之志見乎于君上在九五之有孚惠心而勿問又實以益下之志大得于天下故顧俊尊上帝利用爲屏依以枚卜益下可也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以遷國益下可也是雖各一爻而受益于下與所由施益于下之君臣意實通貫而歸益于君也臣告之而君實從而惠之其益如此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六四之告公從者臣以益民爲志而上于九五之君猶小畜中孚之合志也九五之惠我德者君以惠民益下爲心而下孚于六四之臣猶小畜中孚之攣如也勿問之者臣巽志以告不問而知其志在益民以益君君實心以從不問而知其心在惠臣以惠下夫愛利斯民之心即天地之心木道乃行天施地生之益凡以惠民而已臣納誨而君行仁不違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凡一切順時中命使穀食材木不可勝用之利下逮于民以養生送死則施生者天地裁成輔相者此臣此君本天地之心順天地之道王道之始即乾元之亨爲吉之大何待于問于是施生之德惠感天地而后以交泰左右宜民天下皆信實惠而歸德于我后矣然在有孚之君又以臣之益志爲惠我多也益至是而中正有慶自上下下之志无弗大得矣此其道之所爲大光乃知志在益下者于君有益于身亦

有益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上九剛而處最高之地如集于木極而求騶長之功欲揠夫苗其身則危而弗安其心則懼而匪易其于下則无交而鮮所與其立心在恆理恆情之外何有于長裕而不設此在巳固孤亢絕物而无以益人而在人亦衆畔親離又誰為益巳然第曰莫益之猶偏辭也若緣木求魚雖不得魚无後災也詎知擊之者或自外來則所謂不惟无益而又害之矣是知莫益之或擊之九事類然皆立心勿恆之所由致也夫苟能恆以一德則自能益以長裕其又何所不利哉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九之義余前論亦未得其旨今細玩之偏舉初九六四九五三爻而反復明之之詞也卦中二爻三爻皆以益之初四五卦爻獨莫言益之此則申言其莫之之義初九震動之初利用大作不可厚責下以无益之事其所作皆用以益民是安其身而後動也反是則大作厚事以危其身矣民孰與之且必以為厲巳也六四巽語之入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惟志在以益下告公而巽與之語是和易其心而後語也反是失乎中行而懼之以震動不巽之語民誰應之而況于公必且以為市巳也九五剛中與六二柔中九五剛得正位與六四柔得正位俱因尊卑之定位而成上下之交孚其曰有孚惠心相求而應无非順天施地生之時行損上益下之德是其中正有慶自求多福之處

總由定其交而後求也反是而剛柔各非中正上下不交而求有慶又誰與之且必以為交淺而言深罔上而欺下也夫然而擊而傷之者至矣謂其立心勿恆非易而知險簡而知阻動无妄動語无妄語求无妄求之道也故不免于凶也是以君子之修此三者務為其全動必安語必易求必交乃无偏而莫益之患上九莫益之辭則偏而未全于吉之辭也謂其有動有語有求而未必其安其易其交務其半而失其全斯偏矣莫益之矣在各爻

不言益之則亦以反乎安則危反乎易則懼反乎定交則无交辭偏指之故未可决其全乎益之也故曰偏辭也至六二之益來于外卦上九之擊來于卦外或之者疑之也亦外之也乾九四之革外也或躍或淵无常无恆有安即有危有易即有懼交與无交疑而莫定故或之以外之自外來者猶云得之意外也立心勿恆與无妄反无妄則可貞勿恆則多妄在進退之无恆與時革也在立心之勿恆與道悖也且益之象恆之反聖人以勿之者戒之則立象變乎恆立心未可變恆也

周易下經撥易堂解卷之十二

夬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益之不已必决夬故次益夬决也澤上于天從高若決五陽去陰衆排若決決即剛決之義以剛決柔以衆剛決一柔此以衆君子決去小人必盡去之而後快也故夬亦爲快卦乾健而兌說健決而悅和健而決者君子之去惡務盡一皆本于天德之剛說而和者君子之神武不殺又皆快乎人心之正故其爲夬也一柔乘乎五剛君子道長如茅斯茂相與揚于王庭之上而志无弗孚同聲相應所號類進不忘惕厲小人道憂如距斯脫則无能揚于王庭有自相告語于其邑謂欲于正而正不可干欲戕善而善不可戕大不利于即戎以傷君子此時泰運既交陽亨大壯小人之所尚乃窮于无所試君子之所乎益光于其有厲利有攸往于以進純乾之體而大顯文明之象斯不爲剛長乃終矣乎此非臆解彖詞與循未雜傳玩之自見

或謂乾爲君王庭即乾宮乾五位之所居也曰揚曰號曰告皆取兌爲口舌又曰書契之作取諸夬以治以察乃揚乃號布而告之不專決小人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五剛而去一柔去之甚決故稱夬決也剛決柔也乾健而兌說健以致其決說不害其和施健決于和說之內存和說于健決之際決之善其用也

然謂決之用在顯揚小人之罪于王庭其告于王乎抑王命揚其罪乎一柔加五剛有乘陵之象即其罪也按彖剛五而盛柔一而衰盛長之剛五衰退之柔一果乘之而陵之乎前人多以上爲退而无位之地柔退无位而柔陵剛乎其五貴寵之使乘而衆力攻之乎誠信以命其衆知有危懼必決之而道以光大其即揚庭乎抑別有孚信之命號出于揚庭之所不及乎夫旣孚號而顯揚其惡于王庭自必舉小人之罪狀方將布告于朝野又厭

告自私邑且不利尚剛武乃至窮極其揚之號之告之爲空言乎非剛武而奚決乎旣慮剛武乃至尚窮又極之而利有攸往使剛長乃終不肯容一柔乎諸家說多可疑向余就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二句僭爲臆說亦似有見蓋惟君子道長剛進而五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彙征之君子如茅茹之拔道消之小人如莧陸之夬此時乘五剛者止一衰退之柔而已一柔至乘五剛從而決之殆如細草之受刈以此知君子滿朝而陽明陽剛之氣揚于王庭矣王庭即五位揚者陽之上升而發揚詡也第以揚庭之盛剛而決衰退之一柔決之雖易必同志信孚不忘惕號莫夜有戎之戒旣不患于壯趾之孚窮更深明于羸角之貞厲是爲孚號有厲有厲即爲有戎之戒言以危厲自惕猶然終日乾乾之意也夫乾不忘惕危乃益光光揚王庭君子道長也彼陰柔小人退居外地之極如投窮裔之邑私自告語无能得志爭勝以加害于君子此不利即戎猶云欲即莫夜之戎以爲君子

之恤而不利矣然則小人之所尚伏戎于心與戎于口其技窮矣是則小人道憂也剛決柔也君子揚于王庭戒危而光愈盛小人告于荒邑即戎而尚愈窮當此而知天行七日之來復所謂利有攸往者謂剛長之始可由之而臨而泰而壯而夬至是而更利往焉剛長乃終斯爲純乾矣然亢乃有悔故君子惕之或曰告自邑云云本泰之上六在泰有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之戒本意似謂泰極將否政治將頹墮有城復于隍之象正

當用衆君子以修之乃自邑告命者命之以勿用師則刑于泰安而忘危也故爲亂命而常窮吝也此卽其旨言自小往大來上下交泰之時已申其戒故至是孚號有厲危乃光能卽戎兵而以剛克夬之決也若不能孚號有厲以亂命告自國邑則不利卽戎道乃窮謂不能剛克而柔伸之夬之不決也大抵決則利不決則不利如治病如驅寇雖不忘惕要在當決卽決可也用師卽戎各因卦象泰則治內用師而城夬則攘外卽戎而戰一守一攻之分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大象以夬爲決義澤在天上如祿爲天家之澤決之使不壅于上而下逮則施祿及下祿者口實也君澤也象取諸兌施則乾爲天之施決之而陰不閉塞陽和布德而施澤萬物說之如小人決退无所壅閉于上斯朝廷之恩亦可潤洽九有此夬爲施祿及下之象也苟非決之上雖有澤物之德居積而屯膏不下則爲朝野之大忌何悅之足云是

故惟能健決去其壅而通其澤乃以和說食其德而飫其膏君子觀夬象而知其用之大也○或不解居德則忌之說曰此正利有攸往之反詞謂所利在往而決之決邪既盡則澤自天注而无所壅格若大旱之雨澍澤乾枯一施祿及下之象也如其不往決之則德澤不下沛而居之爲屯膏之象斯何利之有是則所大忌也故居德猶屯膏也則忌云者利往因忌居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初九與大壯同壯于趾同乎前之壯者也故曰壯于前趾謂其以剛居乾體之初動肎進而有過決之行其位則下其動則躁往則往矣如不勝何徒以取咎而已是以君子審慎于始而不敢驟爲遏決以肎進取咎則必俟誠孚于衆正而後可呼號而進也君子之決去小人如決大敵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我師未合輕進徼功欲奮前鋒徒取敗衂功不可徼咎乃不免卽令進而幸免于敗而輕躁之咎明者斷之象曰不勝而往咎也雖孫吳

之書可一言以蔽之矣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夬以決勝初[illegible]下而剛渠同大壯初九壯趾肎昧而前往必不勝徒爲取敗咎也不勝之形已決而猶往也奚可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二本義之解悉矣依然是有備无患之旨其曰莫夜有戎陽盛之日小人不敢顯害君子常伺于陰伏于暗故戎惟有于莫夜以乘其間隙惟是君子當道長之時以其彙征同揚于王庭而同志相孚不忘憂惕呼號相爲戒備危厲之意常存而陰伺之戎可无患已大抵君子之決小人如決大敵雖我師甚盛不可忘戒備思戎之乘于莫夜也惕號二字又爲兵鈐學者得之乃是心法象曰得中道也九而居二執柔而不爲過剛用壯而无忘兢惕得乎道之中者乃能之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道得乎中不敢爲前趾之咎不敢爲壯頄之

凶本惕厲之心致乎號之實莫夜戒備而无間卽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之謂也如此而有戎可以勿憂卽雖危无咎之旨也初九義同壯初九二義合乾三應以惕號莫夜爲何言曰夕乾惕有戎勿恤爲何言厲无咎前賢論斷惕號以莫夜有戎爲陰伏之戎亦可勿恤于義固精但夕惕如軍中刁斗夜嚴戒備已密敵欲夜入軍不夜驚矣何恤焉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九三壯頄何也乾爲首乾之三畫爲上五陽互三乾通以首象三居二乾上下之介則首之中顴是爲頄也而壯往之氣形之于此于大壯在觸藩羸角之分于此則頄依然有凶謂其用剛之過也在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此則曰君子夬夬乾乾非一乾故曰重剛而不中九四亦云乾具四乾故也夬夬亦非一夬猶蹇蹇非一蹇也詞從乎二夬而取之蓋言乎其連進並決決之有并力共攻之勢是內與初二重合外兌而成一夬象外與四五互乾兌而又成一夬象此衆君子之所爲夬夬而絕无沾濡者也六三居中自當同志若一人獨行以剛躁而致應上六悅其潤澤是猶衆正羣攻一邪而一人獨受私恩則遇雨若濡之象也豈不爲衆所慍乎而究之九三居君子夬夬之間必不能一人獨爲干澤頁以已原不失爲君子而衆爲推之挽之有斷斷不容濡忍牽仍以留小人之意故可終无咎濡之咎也 ○ 壯于頄義形于色便是有慍之象有凶似戒九三之詞非戒其悻悻見面直戒其勿犯衆怒獨濡私恩如蔡中郎之于董也所以凶者衆君子共攻一小人并力同心夬不一夬九三居初二四五之間正當連類並進顧可獨行應邪悅其潤澤沾濡牽私以犯衆怒乎誠知其有壯頄徵色之凶合衆君子爲夬夬夫又何咎之有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壯頄剛過面悻色厲而有首攻之象道不得中反爲戎首故凶若君子之以剛決柔非不夬而又夬獨行其斷而不壯趾前往有遇雨若濡失足蹉跌之戒故含怒有慍而不以輕動于怒者徵色見面以致僨事同小人壯頄之凶古大臣不動聲色而除國家之邪佞健決之義仲温然不失和悅之度也故終无咎也前賢以遇雨若濡爲感私恩君子中信有此人或未盡爻意也存此說以備一見按壯頄即壯趾小人用壯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云者即君子用罔不爲壯頄之意凶即不免觸藩羸角之困有慍无咎即不觸不羸其危乃光之旨

而頫陽氣蒸發之處壯見則剛亢動于怒而非悅矣遇雨若濡如亢陽遇雨以解氣自舒和又有雨行防濡滑之意雨象天之澤遇則往而之乎姤也或曰五晝互重乾九三當上下進退之交正君子乾乾惕若罔敢用壯之時而前進則兌澤故為遇雨睽遇雨則羣疑亡夬遇雨則亢悔銷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初九居下體之下乾馬之趾也九四居上體之下兌羊之臀也其无膚何也膚者肥澤之象乘于燥

決則澤枯而膚且无矣又兌為上缺為毀折曰眇曰跛曰无膚皆取此也其意本義謂居則不安是也其行次且何也猶象跛之意也且初趾壯往而四臀无膚不與趾應則有欲行而次且不進之象也本義謂行則不進是也夫九四于乾進退兩疑之地于兌又介于疾者也故其象如此蓋當衆陽決陰之時而九四近君側而決大計正不可牽于柔弱之私而致有坐失事機之悔今其次且難進若是則剛往之內而牽柔情其能免于亡失之悔

乎羊本剛狠喜觸而實柔而少決壯之力又從而牽之則愈不能決矣故與姤三同象而彼則未牽雖厲而无大咎此則牽之其為咎也可知在大壯之九四曰貞吉悔亡亡其悔也在夬之九四曰牽羊悔亡悔其亡也似同詞異意必以牽羊為讓前隨後作敎人避悔善法恐已詭矣焉有當此大位而作此遷延不決之方法乎聞言不信亦非謂敎以牽羊之言而彼不自信直是衆君子方議決去小人而彼牽柔弱不決雖衆言交攻而懃置于耳

所以次且如牽羊以致悔失盡由失當位主斷之才為不當位失聽言立剖之識為聰不明也○或曰臀无膚而行次且其意不過為牽羊一法託為持重以免悔其實內牽私而外愎諫故有言不信也似亦得其狀矣○或謂言臀者三皆取兌之初此則正取姤為兌之反故居三困初應兌言其陷從兌之對取也兌之初何以為臀兌為羊上角而下臀或有取爾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臀无膚居不安行亦且行不進前賢之論固當或以臀損難行則有次且之象如羊之受牽而不進疎之又恐有喪羊于易之悔謂剛受柔牽九而居四于位不當也豈其不聞牽悠不剛之言奈其不信是其聰不明也不明故難行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莧陸二物感陰氣而生細草喻小人也九五爲決之主因衆正之夬而夬之是決去乎所當決所共決之邪則所行正合乎中有以大快乎羣情而又

何咎之有蓋五陽之爲燥也極烈在二物之難燥也亦枯生之難易盡之匪難第外卦兌當正秋陰滋之時其類仍恐不絕九五中剛外與陰比而又爲悅體未免怨視細草近狎柔卝則其中仍有未光當亦衆君子之所不能无憂者也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于以見泰而患否壯而懼喪之情出來早矣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剛而居尊其近柔而夬之斯夬直如莧陸二細草之易去務得其爲中道而行之故无壯趾悲頰之咎也然去柔所以顯剛去欲所以顯理則原其中行无咎而夬之斯夬恐其中之未光故必去滋蔓之私而乃光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上六衆陽所決之一陰也前九二惕號所稱爲莫夜有戎者即此也君子之戒備已嚴可以无患則自二而剛長于三于四于五雖一爻各爲一象要皆惕號中所具見之情形以爲如是則有凶如是

則无咎如是則爲次且如是則爲中行審之于始要之于終要不忘乎號有戾之意而已矣若其見爲已決矣无事乎號以去矣是失乎也是忘惕也是嚴戒于始而忽易于終也其能免于有凶乎夫君子道長長于乎號惕號而已而既无號乃終有凶亦安在其剛長有終也哉故曰終不可長也若如本義之意則謂小人已孤立爲君子決之殆盡更无黨類與爲呼號終于消亡有凶而已其何所恃以長乎此謂上爻一陰原爲小人故就小人

言凶以見道憂之意但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
也覺此爻反言以明其旨謂无號于終則剛終不
可長是以有凶所以然者天道亦无絶陰之理夬
窮卽爲欲姤之運此時不忘惕號猶爲君子之利
若其无號則陰戎將興而陽戒乜撤斯爲君子之
凶矣或謂兵法窮寇勿追惟自加戒備則吉○按
結繩之治易爲書契正以乾象方隆文明利見瑞
應龍馬雜判元黄夬之象也干以決去疑貳孚號
明徵揚于王庭可官以治布告自邑萬民以察天

下書同文君子道益長戎何由伏世用彌昌此卦
此運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當天時人事之極小人道憂雖无孚號而攻
之者猶不免于衰敗之凶陰柔已處于窮極運固
將終不可長久而况君子方夬夬而利往耶或曰
上六戒君子當惕號无號乃凶謂小人雖當窮極
君子固不可一日不戒也不然豈終能長勝也哉
大抵諸爻余舊說其暢今特通一解耳

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夬決也決必有遇姤遇也故次夬剝之反也爲復
夬之反也爲姤復者陽生子中爲卦乾交于坤之
初爻一陽來復而五陰漸退君子之道之方長也
故當養之使長姤者陰生午中爲卦坤交于乾之
初畫一陰忽姤而五陽漸退小人之道之長也故
當防之使不大長蓋姤之爲言遘也于義爲遇而
相見亦言構也于義爲接而相交從姤則一陰爲

天下之主而羣剛爲柔所牽繫屬于女后之象且
亦婚媾之始女遇乎男而巽以承健也其曰女壯
何也或云陰始生卽壯或云一陰遇五陽爲壯實
則謂巽爲長女而遇乎乾剛之壯則取二體之合
而象之爲女壯且巽女乘乾陽權陰攝其質雖柔
其才大過一何壯也壯于男爲宜壯于女爲忌故
曰勿用取女矧乾以老夫而繫于壯女尤爲弗宜
矣自古取女壯而爲禍于家國親賢之間多不勝
言故戒之切也然則遂謂姤遇終不可與長而桀

勿用乎非也乾坤姤遇天地由之以品物咸章與卦中九五之剛德爲中正則亦遇之美而合乎咸章之道以大行于天下者也姤之時義若是其大而豈槩勿用乎第勿用取女壯耳至其象天下有風无物不被以施命告四方此乾后君臨之巽論而非女后之所可攝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姤遇也猶邂逅相遇之義人有所悅慕而忽然遇之其投好之情交由以始在天地定位各不相與遇而交合乃有六子然索而後遇遇而後交遇者交之初索之遂也又三才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則初也柔則二也而此初之剛位變而爲柔以柔爻而適當剛位故爲柔遇剛指初爻也亦象柔乘剛象女壯也巽一索而生女正此爻也釋卦辭而曰勿用取女何也乾龍之初潛龍勿用復也陽在下則養之以其稚也坤牝之初取女勿用姤也陰始凝則防之以其壯也在姤之爲女一柔遇五剛柔爻當剛位女先男行卑下不正所遇既苟无可與長久之理自古國家女禍歷歷可徵皆此遇而不正者爲之也勿用取女易故首戒之天施地生交而相遇因之而發生品物莫不章美咸備故相遇者陰陽之交姤咸章者化育之流形也雖爲統言主初遇五初柔地道之資生于是乎在五剛天

道之資始于是乎見以初柔之受而遇五剛之施則陽亨之布于下皆陰翕之承于上此天地相遇之主爻而能悉以統之者也夫地受天施陰含陽美退藏不見而發育章明故凡地之上羣品物之生其章美者非物之自章成以章天地相遇柔而遇剛陽德之章下含于地陰道之章散布于物于其咸章而知相遇之絪緼化醇也九五爻義卽杞瓜之品物明含隕之自來言之顯矣所以然者以乾主五爻剛中且正初柔遇之大行如是而五爲

君位位乎天德剛健中正體乎乾元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而所遇如此則君臣道得上下志同天下之政治于以大行萬國咸寧之象不猶然品物咸章者乎以此知姤遇之道三才具之遇中遇正協于時義顧不大哉而以女壯爲防勿用取女垂戒之義要歸于中正時義而已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大行有風行周徧之象物无不感而遇之者故曰姤后以施命誥四方温肅者天之命而風布之以齊物也仁義者后之風而命施之以入民也故命曰巽命其徧布被物猶風之行在巽曰中命重申之也在姤曰施命始施之也四方坤地之方乾天之所統誥也者兌口之向下而反覆示之象風之來自天而被于下无　隅之或閒也孰施之乾爲天爲君則施之者天也君也即謂之后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凡巽多言繫柔訓故也柅以止車亦木爲之易而金則剛矣剛在地而柔繫之則繫于金從之象初以初剛而牽繫于陰柔若車之行或柅之此正陰欲用事女壯方牽遯否之幾未可以進也君子居下守貞則吉若有攸往斯見凶矣所以然者初陰羸豕而未壯者也然柔而藏剛豕性陰躁其外雖羸其內不馴爲蹢爲躅乃其實心是雖未壯而此豕已包藏壯心矣象曰柔道牽也謂初本乾剛而爲坤道之柔所牽其從此締結繫絏之固已不啻繫于金柅蓋象女子小人之初遇而即不可解也此時識微之君子靜吉動凶只爭見之遲早耳羸豕一語正示以識微宜早不可狃其羸而忘其蹢躅也○或謂繫于金柅即指羸豕制之使不得逞則安常而吉若釋其牽制縱之使往則實爲蹢躅不馴而凶立見矣蓋言女子小人柔道宜牽制于早勿令包藏禍心者即以逞焉可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本義程傳俱以牽爲進繫則制之止之使勿進義同而小異余前旁通一義今更思之木卦爲乾之初變乾之健行象馬初變而巽爲繩直巽柔而牽

繫義繫之則馬之本健者爲繩之柔所牽而不得
健行與類進矣且巽爲木而在下以止健往之車
則爲柅而乾剛象金是柅而金爲之以柔繩繫健
馬于至剛之柅所謂止或尼之者耶故守正乃吉
有攸往則見凶謂初以陽剛爲陰柔所繫不起行
守常不覺廹趣行而凶見矣雖馬性剛健若羸豕
然非不信乎諸同類而蹢躅不得並進是則凶也
凡女壯之繫剛男陰私之繫剛德其牽繫之道用
柔而堅于金柅象實如此此借馬爲象言柔繫之

可畏須預爲見之而不受其牽也○按巽初進退
有柔牽不果之象利武人之貞即貞吉之義不言
武人象各殊也然皆利于能斷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九二之魚即初陰澤物也反之而受包于巽茅巽
叢生有苞茅之義故取象于魚之包夫魚不得水
而從包必其爲乾臭之物然雖臭惡而包藏之使
不外揚亦復何咎若以遇賓則大非所宜故包之
誠是也義不當以及賓也如其爲嘉魚則無麗詩
詩爲嘉賓燕衎也久矣或問何以知爲乾臭曰魚
失澤乾亦讀于巽爲臭且包亦有鮑魚云云莊子
索之枯魚之肆皆于本卦象相似昔人謂如入鮑
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正此陰柔小人狀也賓則
芝蘭室矣故義有不及卦于小人一狀之豕而爲
羸再狀之魚而爲包可醜甚矣或曰豕以繫制之
于下使不得逞也魚以包藏之于下使不至揚也
皆陽剛之君子遇小人之法也初之繫較嚴二之
包較寬嚴則杜其凶寬則隱其惡皆君子之厚也

○或曰乾爲龍魚因龍之屬而取之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坤陰在內而乾陽統包之坤衆在下而乾德包蓋
之衆雖魚矣魚者陰小之族也包之以並生育于
乾元之大體仁長人之量何物不長于義无咎但
可兼包而大畜衆人遇之則不害未可利用以觀
光嘉賓遇之而失宜蓋皆就初陰而言九二遇之
得中包之而不賓之合乎義之正也按前說亦似
有味遇同人則削臭遇小人則包魚也○包蓉之

是仁欲並生尚賓之宜義必求稱此爻義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即夬四之詞象乎居不安行不進之旨也但夬四九居四剛牽于柔兌爲羊則牽羊也此則九居三重剛加厲而非若夬四之柔牽故云義未牽也或謂夬四之臀即羊臀其行次且即羊行惟羊制于牽故其象如是以正決邪而作此狀而謂能去其悔雖聞其言不足信也古來有牽私悅而能去邪者耶若此卦反于兌羊之象而非復柔牽之

比即從豕與魚之類取象于羊謂遇小人而不進有若夬四前狀雖極危厲可无大咎矣謂其過于重剛上下无所應比而行未牽于柔也蓋同象而異情彼言乎夬決而不決故不能无悔此言乎姤遇而不遇故不至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巽爲進退爲不果臀无膚則退不安處行次且則進不能遂此時惟終日乾惕不忘危厲如君子存心縱不能无咎亦可无大咎矣何也凡健行而多

牽動輙多咎九三以剛處剛而遇物无所牽繫不屈于慾何累于行也○或曰巽三頻巽吝而志窮命重申而事弛此臀无膚行次且有近于頻巽之窮不忘乎惕厲之志語其行非若羸豕之牽觀其象故異亡羊之悔也夫行地之馬股健而致四方无膚則不免于次且御天之龍時乘而周六位惟剛乃不牽于柔退此大咎之所由无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包无魚非无魚也即所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

其臭有魚若无魚也是則好人之所惡大拂乎民之性菑必及其身矣故曰遠民也蓋九四與初陰獨爲應與有入之彌深締之彌固一遇再遇和巽以接之意是人惡其爲小人而思制之者彼且繫之援之而不見其爲陰具極下之小人直似包无魚猶云吾所姤遇何嘗有陰小之匪人也是謂拂民性乖民義而民亦因以離遠之矣九四近君側而有高位大學所謂一个臣之媢嫉而抑邪害正者與或疑前九二此九四以言小人恐未的[illegible]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二之包有魚與九三之包无魚向余所論亦象中之可指者今更思之坤爲民庶而初爻在下有卑賤之分九二以乾龍正中之德近臨而包乎坤陰之魚故象爲包有魚其容叙之德施乎何咎之有但義不及賓巽遇于內而不及觀光者之巽而接遇乎外也若九四猶然乾龍而志上欲躍在坤陰之魚下潛于淵近遇乎二樂爲容畜而不遠應乎四與爲期遇故象爲包无魚剛不中正失道失

民凶之所從起也或曰起凶云者謂强其下民起而應我則凶不免矣或又以四介進退之位剛而遠民志在躍起則未有龍起而魚不附能上而飛天者也故凶○二遇賤而不及貴義可无咎四志上而反失下亢乃起凶此同一包容而有魚无魚之分也遠民卽高而无民之義在四與初應豈其遠下后以施命道在戒亢蓋志惕于起躍之會也向余推卿陰小之見似爲過拘今更定之于義較切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謂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杞瓜之屬皆品物也言乎巽爲高植而又蔓生之類也品彙不一而別其類以杞梁羣植之良并兼包乎蔓生不絶之瓜屬皆爲品彙不可勝計而莫不含章美于天地相遇之中雖其資生在地要其資始自天則不啻從天而有隕者也夫孤陽不生孤陰不長姤而相遇物乃咸章以是剛之主不虛王臣不虛貴遇而中正道乃大行九五剛健中正之天德而下交于和順

之地道雖姤爲陰長之卦而五自爲陽亨之象以是知中正之遇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是卽天地交而萬物通之理也夫寧有違于各正性命之旨乎此正明姤之時義之大在九五也或謂志不合命卽后以施命誥四方而四方之志莫之敢舍相與被其章美則與天下有風杞瓜品物各被天和巽之命而含章同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豈包瓜之物以杞包瓜謂用高大之木葉爲但

乎陰物或然之說也假余向論相遇咸章之理較
爲不失夫九五之剛而中正坤柔初承而遇之是
即大地相遇而遇之爲中且正者乾元統天而資
始坤順承天而時行品物之流形其高而上者以
杞之類蔓而滋于下者如瓜之屬包舉庶彙莫不
內含章美本地道之養生布乾德之美利故咸章
者无一品一物之不章而含之以章于物者惟地
物潔齊以相見地含宏而光大然隕之以施于地
者自天地親下而成形天不言而普化故九五非

不中不正之遇猶然龍德之飛天而萬物順大生
廣生之命皆此風行之應地風者天命之施自天
而下降章者物志之亨奉時而不違志不舍命其
即含章即各正之謂乎然則姤陰爲乾道之變化
章合亦太和之保合觀于天地之相遇而知君臣
之交濟有不遇中正而天下大行者乎或曰一陰
生午中其卦爲姤候應夏至物象含章因天地中
正之氣乃杞瓜之屬爲天風所滋而含章者于此
時爲天風所敗而隕落者亦始于此時其章也自

天其有隕也亦自天一葉之落一蒂之脫皆與陰
氣相感此天命流行物不能舍后施命以誥四方
又豈能違物理之含隕天時之命令而別爲其志
哉故姤之九五言天地品物正以言后德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上九曰角何也乾爲首首之上剛者角也乾爲龍
龍之首剛而上者角也角之義與亢近亢則有悔
時之極也角則爲吝遇之窮也亢悔而曰吝角吝
而无咎彼以體龍德則忌亢此以姤魚類則雖角

而免咎也在小人道長之時上窮于遇事外亢志
雖跡爲可吝而不降不辱不屑與小人爲緣又誰
得而咎之耶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剛而在龍首之上曰角姤其角遇剛之過者也陽
亢極上窮无復之其爲羞吝顧待言哉

萃 ䷬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

物相遇而后聚萃故次姤爲卦坤衆而順兌羣而悅人萃而成都邑依然有建國親侯之象物萃而長牛羊何必非容民畜衆之形地下而澤爲之納澤上而地爲之鍾皆爲萃之義也且德聚于敬敬義立而不孤朋聚于學學習講而彌樂爲坤爲兌兩俱有之故夫物以羣分方以類聚萃者聚也无一不具若剛中而應亦統上下而五二之孚永貞以固故萃之爲亨假廟孝享王者萃萬國之懽心萃百世之靈爽萃一巳之精誠于是乎在其日利見大人亨利貞本假廟之誠以孚于大人幽足以萃巳渙之神明足以仰大觀之化況衆聚必立之君師而利見要在于正大故苟聚非聚聚而易散正聚乃聚聚始不爭大人者九五是也悅順而止于其則聚以正者是也至于大牲之用以孝享利有攸往則又无之而不順也所天永命以萃百祿者也是則萃者天地萬物之情不萃不和不正萃不固于此觀之可以見矣若夫除戎器戒不虞則保聚之方又所不可諱者矣或曰卦互得觀巽艮

廟象一盥薦顒若之孚也故曰王假有廟大觀在上下觀而化一神道設教之占也故日利見大人維羊維牛或亨或剢大牲之用是有取焉意專于言萃象兼于旁通易中往往如此必禁之使不互觀此又後賢之膠于師說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物相聚之謂萃故萃之爲言聚也蓋水地爲比建國親侯澤地爲萃理財聚人如水注于澤聚之澤中澤容于地聚之地上坤象有衆得衆成聚財利以阜牲畜以蕃類聚羣分牛羊被野匪直也人物亦聚矣是之謂萃就卦而推其聚之故坤内爲順兌外爲悅下順以悅于從上五剛而中衆柔與應君剛而中以得衆既同于萬國之親亦象于萬夫之望觀天下而大化感人心而和平是則民物之所由聚也故朗以物象通之其在詩曰誰謂識互

牛九十其犉坤象牛而衆也誰謂爾无羊三百維羣兌象羊而和也物有豐聚之象卽人有衆聚之占故爾牲旣具備物致享衆維魚而旐維旟聚斯徵矣夫內萃其渙外萃其懽感通而假于有廟維王之所以致孝享也觀之辭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茲且以享薦之誠告于神祖而祝史无矯舉之詞從可知矣且德聚于敬氣聚于順羣比而利見乎大人大亨之所由聚以正也觀之詞曰大觀在上下觀而化茲且以中正之道孚于臣民而訓行

皆敷錫之極從可知矣一則聚庶姓庶物以合享一則聚羣后羣臣以肆覲皆舉其萃之大而言之也至其所用若坤牛兌羊太牢少牢均之爲大牲旣以羣聚用之致孝享而吉用之頒饋宴而亦吉故往而假廟而利往而見大人而亦利所由然者坤順承乎天天巽申乎命其吉无不利皆順天命而用之以往以告豐聚非侈物而已也是知上天下地之區萬物聚而蕃育于其間尤論其親上親下各以類從朋各以[illegible]敦滋則男女禮

義錯而情文生則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以衆聚而通大可見矣然則孝享非聚莫致見大人非聚以正不爲亨大牲之用而吉往而利天命之正非聚又何由以順之耶故萃言乎聚所悅者順所順以悅者剛中而應卽其正也天之命也而情已具于斯矣或曰陽氣發舒主散陰氣收斂主聚自姤之一陰生至坤而陰凝矣坤貞兌悔而爲澤地陰連于下上騰而四而翩翩類行則益聚矣陰聚象民應于九五聚之主也剛而得中衆之所順

以悅者也九四則于位不當雖率此所聚之衆而近九五之光要必以九五之剛中爲利見之大人此其所爲亨利貞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地本平也而澤上之則澤注于地而水聚焉是謂之萃夫衆萃則多爭患常起于不虞君子于早爲戒之檢修兵戎之器戒備意外之防非過計也聚而不防其意外則聚而爭爭而散而勢不可以常聚故戎器之除爲戒急也蓋養銳于聚順之時預修

于筒比之用大輿不憂于剝壞金矛无致于毀折聚而多防衆乃不潰此保聚之道亦郎寓兵之法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初六之辭亦統舉萃之義而示于其初也謂凡爲萃者以有孚而成而萃之有孚尤貴于克終乃或有孚而不終者何也由其初烏合无主衆志紛而號令不握于一則乃亂乃萃而无所適從是則可

憂而其衆大不可用也若號出于一握則志有所定而億兆同心雖合大衆談笑御之有餘矣復何所憂于乃萃之亂乎是則利有攸往而无有孚不終之咎乎商書謂无主乃亂孟子謂定于一皆此志也或謂有孚不終固是虛擬之詞卦中亦有此象初與四應有孚矣二與五應有孚矣獨三與上不應則爲有孚不終聖人于其初而統揭以示人克終之理其旨深矣○或曰比之權號握于一萬國可建師之權號握于一三軍可行萃之四五皆

剛一偏一正恐其權分或致志亂初之應四則其萌也故郎象以戒之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水地爲比初六則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此其親比九五之志一而不亂若澤地爲萃象亦猶之比也而初六與九四爲應而不専志于九五之親比故患于勢相疑而志多貳是有信孚而不終之象此羣聚而不免于亂而況于指叙亂視言衆亂聽心志安得而不紛故曰乃亂乃萃若號者命令之

所申衆之所由孚郎所謂孚號者耶以九五剛中之主一手握之而權不旁落令不僭出則可爲談笑而定衆志御羣紛乃勿憂于乃亂乃萃之不終以是而往自初至終一于有孚孚于至一何咎之有夫朋盍簪于豫之九四大有得而勿疑王三驅于比之九五顯爲失而不誡皆一握而主乎聚之象也此兩持之而剛中爲正則仍欲其握于一也

蓋自其初而言乎无主乃亂在定于一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引吉者何凡萃必有所引蹏牛羊之羣不能无引類以萃者況于人乎六二柔順中正率先應五則亦類引之美者也故爲吉而无咎所由然者二能虛中上應而志不亂五亦誠實下交而孚有終以此明信左傳所謂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羞于王公可薦于鬼神斯其于上下之萃又何間焉是則孚乃利用禴之意也蓋言其以明信相引于類萃者爲至貞也象曰中未變也未變坤二之本然敬義立而

德不孤者是也孚乃利用禴孚即有孚顒若盥薦之誠用禴可也則亦格廟而无不利矣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坤主六二柔順中正而于初二三之內卦具一離象六二正當黃離之中以柔居柔得其本然而未之有變故坤爲內卦初與三爻皆剛而變柔惟六二乃其本位本爻三極之道兼而兩之二正地道坤之主也按此卦內體坤順而此爻六而居二柔得乎中原未有變而爻言引吉何也九五剛中與六二爲應而六二以敬義不孤之德上孚于九五則惟六二能中順不渝有以引其羣而應剛中之九五所由引其主而悅順應之六二此萃聚而由以得吉不致有不相孚應之咎矣夫惟引之是以孚之豈直衆孚于民而使之終不亂萃抑且以假有廟萃渙致享雖物儉而象于吝嗇之性亦敬聚而昭其順事之情故禴者祭之薄而利用之惟其孚也則以中順之志未變于本然引伸之而勿替引翼之而无窮也或曰既散之氣引之使聚王假

有廟祖考來享則孝享之致即聚渙之引也乃亂之志引之使孚衆聚以正利見大人一握之號即終孚之引也故大牲用之吉即禴祭亦用之利皆引之吉也或曰坤地也量地制邑度地居民使參相得而各安其居則引掔之用爲直爲方如矩之絜保聚斯大或曰坤牛兌羊萃牲假廟繩以引之亦引伸其孝享之志也附各說以備考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陰弱不中正上无應與處萃之中獨不得志如衆

皆集苑巳獨集枯則不免于嗟矣何所利焉然三
與四比往而從之亦爲无咎第非正應小足爲吝
然巽志則亦足悅矣故曰上巽四在三之上又上
兌卦之初巽以悅者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萃何以嗟嗟初之應四二之應五俱得所引
援而孚合各有所利而本爻六而居三旣非正位
而不得中又上无應與何所孚引雖同焉坤衆之
聚獨覩我生之進退故不免兌口之嗟如抱天人

之怨尤象剝牀之近灾位非貫魚之寵互滅木之
大過時多橈棟之憂在大過曰利有攸往此難語
于同亨在剝曰不利有攸往此亦非有異論故嗟
者嗟其无攸利然以是嗟如憂讒畏譏之心而往
則可以免于咎以其往而上進自三而四而五乃
成巽象內順外巽所往自宜故咎可无而嗟如者
且萃如矣

九四大吉无咎

大吉无咎諸家謂必大吉然後得无咎誠以其陽

剛居陰不當正位上比九五而爲衆陰所歸則給
于有衆疑于无君非有大德大功大恭大讓无以
服上下之心則不免專擅匪貞之咎此所以特爲
之戒云或謂下各爻皆陰皆小民也九四雖位偏
而權重陽剛能統大衆是亦人之大者卦謂利見
大人此其一也何嘗不爲亨吉第其位非萃主必
居柔守貞乃爲无咎爻象之詞蓋原九四之情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彖傳曰用大牲吉倘詩所謂絜爾牛羊或剝或亨

之意耶卦中互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垂艮有複
廟夾室之象故以盥薦爲言此用大牲以致孝享
凡因吉土而修吉蠲之誠聚衆而誓之孚于剝亨
成吉禮也爻曰大吉其即用大牲吉乎省用牲二
字明乎其盥也未薦而巳孚其吉也有孚而巳大
用禴而引之勿替况于用大牲是大吉即大孚大
孚乃大萃不專繫于牲之或剝而用之也本此意
以孚民物鮮有不得其懽心豈復有咎其孚之不
終者然則何以曰位不當也明彖言用大牲吉爻

言大吉不言用牲以其不當王假有廟之位而顚巽潔齊之誠固已得使民如承大祭之實矣前賢謂必大吉而後无咎豈小吉遂有咎乎恐非爻意耶附一見以訂之。按豫爲由豫大有得九四當之大有得者得衆助而盍簪之朋萃而孚于一握而勿之疑貳此正吉之大者用禴无咎用牲无咎故曰大吉无咎然此卦九四之位率羣聚而不當顚比之王位則雖大有得朋之慶吉四必不敢有一毫自擅自專之私乃以无咎此九四于豫言大得于萃則必惕然无咎而乃善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主乎萃而一握者也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是爲萃有位天下所利見者也何咎之有其猶有未孚不能无近疑遠間之情萌于其中是其于上下主臣之萃道有未光不能如比五之顯比而无私也則惟當以比主爲法脩其元善而永貞之則天下樂爲所萃亦必不寧方來而悔可亡矣大抵萃陰之比樂比于顯萃陰之萃樂聚于光一陽獨擁

萬族歸心兩曜雙懸疑反內暗故中有未光衆擁解體也九五特爲戒之必能爲比乃能爲萃聖人之意深矣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有位之尊爲羣衆所萃而覲化者也九四不當假廟用牲之位此乃當之此則有位之大人萃之以正衆所利見而亨者于是乎在九四不當位而无咎九五之當位其无咎又可知已所由然者惟其孚也若其匪孚不免咎悔必務爲元善之大吉而永貞之斯咎可无而悔以亡矣故萃而有當位者惟恐其志之匪孚未篤實則未光輝也在比之九五顯比蓋言其孚乃光也萃有位亦欲其顯而已。或曰水地爲比建國親侯王假有廟萃萬國有位之諸侯于清廟之中詩所謂相維辟公者是也故九四九五比而相連象有位之萃于以爲廣壯而綏思成夫何有匪孚之咎耶是故其吉之大也則元善也其吉之引而勿替也則永貞也以是聚懽心而致孝享悔乃亡矣大如是志益光顯

矣而曰志未光何也假廟聚渙之誠其穆穆幽玄之象乎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六三嗟如于內巽以從上而无咎上六齎咨涕洟于外窮于極上而未安何以亦无咎惟其有不敢自安之情至于咨涕則亦可无咎矣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處上之極而何以齎咨涕洟有未安之象以悅極生悲聚而將散比之无首大過之滅頂咸之媵口

否而不免于感害俱于此爻見之也有孚之初已憂不終乃萃之內防于乃亂不能晏然以自安固其所也夫悲生于悅悅亦生于悲憂其多咎即可无咎致其未安乃以得安此亦天命之所由順而權聚之不忘危也

升 ䷭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聚而上者謂之升升故次萃象地中生木長而益高此易見者升之象也而義不盡此惟學進志務時敏漸而進之自怡然理順此一升義本地天交泰之卦初剛變柔應茅茹彙征之象彙征則又一升象陽升陰降此卦陽居二三益進而上而與五上相為應與又一升象彖謂柔以時升巽本柔坤益柔巽之柔也初託根于地坤之柔也純聳陰于天兼以五為君位而柔居之皆升象也至長女而為老母亦可言升若卦德巽而順卦體剛中而應則諸家之說備矣其曰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乾九二九五曰大人訟與萃巽利見皆指九五或巽

師兼二此內卦巽乃參用巽詞似大人指二剛中而利柔用升而見之象曰上合志也若以六五為大人假易中少例南征吉云者巽東南坤西南似方木坤西南得朋來同是前進必有取爾也彖曰志行象曰大得志也一也

彖曰柔以時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陽升陰降升則宜吉乎陽爻柔上陰爻何以然亦升

自巽之一陰初姤聊而至于坤之純陰是其柔上
以時增長即其以時升也如君子有柔順之德初
伏處于衡茅之下時至而升于四爲順正之臣位
又升于五爲謙尊之君位又升于上爲祈永合天
之極位總一柔德爲之基而至乎其極則如舜之
側陋元德升聞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陟方其
愼徽時敘賓門穆穆无之而非柔以時升之象也
○或曰升者依然陽升也九二之剛而得中上有
柔中之君下賢而與爲應求則剛中之賢亦以柔

巽而時升矣是爲柔以時升存備一見爲卦內巽
而外順二剛中而九五之柔與之爲應是以大亨
按巽曰小亨以重巽正互无一陽卦即陰小而小
之故第曰小亨而此卦內巽外坤巽小固然坤則
從乾元而元之故曰元亨蓋大之也謂德合无疆
地天同大且卦互爲臨臨大也其卦詞皆曰元亨
元亨亨之大豈第巽之小亨而不謂元乎是以大
亨云者大剛大中大順大應即卦之所謂元亨也
此柔以時升積小成大巽入于其小无內坤布于
其大无外也大人者乾九二之大人即剛中者是
也二于內卦爲人位剛而得中是爲大人蓋德盛
而在下升聞于上九五柔中與應而用見之則將
虎之田間升之上位此悅賢而能舉王公之尊賢
者也其人大以德其升應以時勿恤者勿憂于罔
孚有慶者正喜于介福雖象互八月之消而心見
七日之復雖亦象大過之橈而福致百里之鶩此
恆久可貞而勿恤有慶之所自來也惟用見大人
故也南征吉云者大意南爲長養之方文明之地

物長養則積小以高大象文明則遷喬而出幽實
爲升象即程傳前進之義而文王八卦方位坤西
南巽東南巽而之坤不離乎南征即按羲圖升當
巽之八悔位亦不出于南征匪特其柔之安貞爲
吉抑且其剛之上行爲吉非不巽志而動而上行
如論士于鄉升于司徒升于司馬之類豈非志行
者歟夫火在地中明夷之象而南狩之志乃大得
木生地中允升之象而南行之志亦上行或以互
震行九自二而進三棄征而升如志无弗遂斯其

所爲南征吉也或曰升中于南郊亦行此志也或曰卦與師貞相似惟三爻六變而九故不敗北而輿尸乃以有功而升賞以三本乾南之晝而征乃吉也或曰卦與明夷惟初二兩爻柔分上下自九三而上則皆同故南征與南狩可通看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巽木根起于地爲卦則下巽上坤有地中生木漸進長而升之象也坤之德至順而巽亦有和順之美其初猶木萌蘖之小積之而日長日滋益以高大至于拔地障天皆其順積而升之所致也君子法之勿忘勿助順以上達厥德乃崇其斯爲升象乎或曰凡卦陰則降陽則升此卦內巽外坤皆陰爻則二陽累于四陰似无陽升之象然巽爲木根入于地互震則陽氣動而上行震亦木也起而參天乃有升象在雷風爲恆于恆久見積而加崇之有基在地澤爲臨于咸臨見剛而浸長之有象在地雷爲復于來復見生木爲天地之心必順而養之積小以高大乃以得上升之有自故卦之名升亦主乎陽之升而爲取也而象曰柔以時升似言卦體內外皆柔陽剛之德蘊于陰柔之中德和而順以時上升如木根入地陽氣動則繼長增高與時俱進是之謂升

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巽之主升從此爲基巽之柔順乎剛者此也蓋初以柔居下不與四應而巽從乎二上之剛與之合志同升附青雲而顯此所爲允升大吉也從來居下而升上未有不附剛正之大人而遂其以驟拔者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可借觀矣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六在下位而柔巽守卑者也其志方疑進退不果而又外无應與何以能升惟能以衆允之志合而上行則无疑于進是爲允升夫人巽志居下非有期于升而志與上合則信有升理雖初未遽升而升之獲乎上也允宜况爻值泰初茅茹之占彙征之拔剛以柔升其爲吉也大矣其爲大吉也尤

矣蓋就初之下位而言乎信友獲上之以巽升也○按本義謂初從二而升與二合志上指九二余前主其說柔巽居下上信九二剛中之賢而之以升是爲允升吉之大者也而呂氏則以初之志柔巽而順與上體坤順之三陰相合是爲衆允而順進志无所疑悅以利往故大吉也說亦可通今細究之巽初之志疑守卑而進退不果使不獲乎上而已不允信以合上之志上亦不允信乎下而與之合志其何由升夫惟允信而志合乎上則獲上

上亦與之合志而无所阻抑于其下斯其爲允升也上云者或對下之稱不必其有專爻謂二謂五謂上體似无可无不可也蓋初居下位巽志而不疑于往爲剛爲柔吾知其必有合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之用禴卽巽二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之意謂得中也與萃二之中未變也同而稍異但巽用誠意以祭祀止曰得中未曰有喜而此則巳之剛中孚乃六五之柔中而六五亦虛巳丁應受若自天申之祭則受福之象故曰有喜也詩所謂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是也夫人誠可升歆則无之而不可孚矣○或問二與四俱言祭何以不言升曰祭莫大于升中于天其升以冥漠上六冥升亦或槩之不于本爻言升可也或問萃二同異曰萃以萃渙故可格廟本敬以用禴其中也虛而通通斯孚矣升以升歆故可致慶本誠以用禴其中也實而專專斯孚矣從巽與坤二卦各體之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之孚悅而誠孚者也蓋惟巽柔體而九二剛中上與六五之虛中爲應是以信實相孚誠足合乎冥漠不待備物升歆卽溥祭用禴亦无有不利惟其孚乃利用之主祭而百神享推之主事而百姓安以享以安有喜无閒象故卽其孚而言喜也按震爲祭主兌爲喜悅卦中利用禴本互體之震而以祭言之象曰有喜本互體之兌而以悅言之也孚者內和外順卦德固无不孚也爻更剛實在中何弗孚何弗利耶或曰凡言禴祭多主薄約之

義象取諸坎所謂西鄰禴祭者是也升萃二卦中互長坎坎既中實而又約也中實乃孚約斯利禴澳可以萃香始能升實受其福喜可知已但萃之實九五二以未變之中孚之升之實九二二五以大得之志孚之上下互應之間各有取爾或曰坎固納約而坤亦爲吝嗇礿祭物薄于嗇約均取云然庶得其意可也不必泥

九三升虛邑

九三本義之說渾而盡以陽居陽居者實乘者實何以曰虛邑虛邑之指坤象也固矣第六四上用亨其邑不虛有人享之之邑也六五升階其邑不虛有人升之之邑也虛者其上六乎惟虛故其禴之自下升之于上亨之自近升之于遠最上極遠則爲虛邑三與上應實而應虛有升彼虛邑之象然亦惟三能以巽道笃極而以其實者自立故能通其合漠而與天爲孚應也夫又何所疑閡焉惟仁人可以饗帝惟孝子可以饗親即此實以升虛之義也凡事皆然○或謂巽志虛心也邑言乎聚

聚善之象也以虛心聚善故象之爲虛邑升三云者聚善則德日崇大升之象夫何疑焉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邑人所居也虛无人焉升之則幾于離羣而獨往矣三以剛乘剛以陽用陽地立于多凶位嫌于處亢既不同師貞之容畜又非若謙勞之服萬不疑于失衆而无民乎然其用雖剛而體則巽施命而孱和何所矯强于內畜衆而道順何所阻梗于外以此升進如升虛邑象包荒之朋亡而无私昵擬咸臨之容保而无分疆道與時升實崇內治心與物化虛合清寧用馮河之勇故能升亡朋比之見故能虛中行是尚進退奚疑來復以亨出入无疾此升三之象通互體求之乃瞭如矣或曰巽初志疑疑則不決何由升進虛邑者以卦體二陽介立于四陰之中而九三尤爲剛上其初入以巽入之既虛巽下斷而來无距也其方出以震出之亦虛震仰觀而往无阻也來无距往无阻如出入无人之境何所疑碍是爲升虛邑或以實行虛謙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岐山岐山之山也兩峯如天柱所謂天作者是也
在西兌之方爲王業開國之本主匕鬯者王也父
天母地而順以事之所由有用亨之吉也古王者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吉土以饗帝升中卦
中具有其象又互得地澤臨則亦有臨于卭澤吉
土之義用亨岐山此其所爲吉也萃用大牲此不
言大牲而兌羊坤牛大牲固已備于用亨中矣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圜卭事天方澤事地坤至方兌爲澤合之則曰方
澤坤地也則有方澤事地順時升禋之象王祭主
震也岐山西界或亦取兌之方言也用亨者維羊
維牛以將以享主匕鬯以升香臨泰圻而達臭以
母事地順之至也吉无咎者本允升之大吉而從
事于山其升无疑得躬其事无乖拂也何咎焉先
賢就文王之祭岐山象之或偶就其時而亦未可
拘也
六五貞吉升階

六五之貞吉本坤體之中而言也在坤之辭曰安
貞吉階則其層級而當乎中者也六五陰居尊位
南征得朋而虛已下交象爲賓主以柔節而貞之
主應巽志而乎之賓如升堂階巽順相得其爲吉
可知矣升言元亨及利不言貞至五上兩言之柔
以時升未有不貞而元亨利者也凡卦皆以貞得
吉況其爲升賓之際乎○或曰舜尚見帝帝館甥
于貳室迭爲賓主此元德升聞時也象正如爻所
云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吉者坤安貞之吉也柔中而與九二之剛應謙
尊而與初九之志合積小以高大此順德爲之階
本柔以時升此巽志所由得勿恤有慶大人之用
見者于斯志行不失君子之允升也以是是知不
躐階而上允孚者有喜无疑既歷階以進順事者
其得愈大自初以至于五由巽而進于震地之卑
者高木之小者大萌蘖之生志允期于合抱豫章
出地之勢然也扶疎之餘志大得于十圍黛色參

天之象然也升之爲道作如是觀惟恆貞而本地道之有常乃安吉而得木道之亨達志卽志行之志大卽高大之大得卽順而得常之得類行有慶无之而非升進之階用之見大人而志大得夫又何疑而何恤矣君子觀地中生木而知凡升之類然也或曰五與上天道也天固不可階而升也九五升階用見大人本人道而言過此而上則可以冥合而不可以階梯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上爻爲天天道冥漠用禴用亨凌虛通冥故升孳者升于冥居歆者歆于冥蓋積巽事順事之誠以上交于无聲无臭之表非其冥升者乎且此爻與九三爲應九三居實以應虛巽極而達于上則爲升虛邑猶俗謂淸虛府也此則虛而應九三之實象冥漠之中升而不隔是人道邇而實致之于顯天道遠而虛通之于冥王者合漠而福祥畢至富也者福也有慶之謂也惟其誠乎貞于不息故其福慶利之无窮若其偶有息焉息則有消而无長何有于積小而高大而受此冥冥之厚福乎故曰消不富也利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靑冥在上无階可升而曰冥升是謂合漠以祭則臭達而升歆視无形聽无聲之感乎也是謂詣極以德則達天而幾化仰彌高鑽彌堅之境象也是則冥而曰升莫知其冥于何際升而曰冥莫知其升于何窮中庸謂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聲臭俱无消化莫迹其冥升之謂乎然坤曰永貞永貞則不

息之貞也雖極冥虛而不可跡象之境皆其升之所可詣故升无息期貞于能永有永則長見富盛而何有于消若其鋪歸无有則升以冥而窮貞以息而間欲積而高大而爲富有之觀也不可得矣在臨之象辭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不久則息杳冥俱盡若此爻之冥升在上利不息之貞是能久而不消而不改觀于八月之後也豈猶是消不富也哉○或曰升卽長也物有長則有消長至于極无可加長如地中生木干霄入冥過盛之下難

于久富斯其爲消不富也之旨乎然而不息之貞
則困未可一日間也

撥易堂解

周易下經撥易堂解卷之十三

困☱☵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升而不已必困困故次升困者三剛爲三柔所圍有揜蔽之象是陽爲陰所困也卦之爲象坎者陷也內陷陷一剛揜于下下既困矣外陷陷二剛揜于上連而及之上又困矣且內卦坎是兌澤之下漏而水不蓄也外卦兌是坎水之不行而澤乃枯也況澤上水下不崇朝而涸是澤无水困竭之象

也困則困矣與亨相反而曰困亨何也人有身困而道亨者處險而說素患難行乎患難而自得者是也人有從困而得亨者歷險而通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者是也若是者皆處困之得其正故困而不失其所亨依然本坎有孚心亨之義而象之也君子能之夫君子即剛中之大人順應乎天人之理而柔外以行之其險以說皆說乎道之正而非巧爲佞悅以口舌爲兌困之才者比也若徒有言如祝巫之矯舉是尚口而已窮乃益甚誰其

信之此卦兌口舌主言說尚口兌象不信乃窮卽
困之謂象謂致命遂志人之所見爲困者卽君子
之所安爲亨者也要不失乎貞而已

彖曰困剛揜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
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困者何剛爲柔所揜也內卦九二之剛陷于二陰
之中爲六三之柔所揜九四九五之剛又陷于三
與上二陰之間爲上六之柔所揜如四面布阱陷

而受困視來之坎坎其象畧同此剛揜之所爲困
也乃觀于上下二體坎則險也兌則悅也處險而
以說則雖困而不失其所由亨之理其惟樂天安
義之君子乎而又曰貞曰大人吉內坎之九二外
兌之九五皆乾卦中所稱大人者以天德之剛而
各當中位守貞不渝故常吉也乃何以有言不信
兌滕口說柔揜乎剛小人尚口舌以困君子終不
爲剛中之大人所信斯邪佞之技亦窮矣此大人
之所爲以剛中而貞吉君子之所爲處困險而說

亨也按諸家有言不信指當困而言不見信徒尚
以取窮而細玩詞理似君子之困由于小人之讒
有正已正物之大人剛中而不信柔邪之言則小
人之口窮君子之困亨矣故訟利見大人畏民志
也困以大人吉遠佞人惡利口也余此說異前兩
存之待訂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兌澤坎水澤之有水也明矣何云无水本義謂下
漏上枯是也抑或以中互離爲乾卦水澤中乾離

爲虛象澤水中虛皆无水之象也无水則澤竭乃
困窮矣夫君子有大過人之才可以濟世而莫之
有濟徒守困窮如澤之无水則何以哉蓋莫之致
而致者命也匹夫不可奪而必于遂者志也命不
可知君子委致之而聽于在天志无可屈君子直
遂之而伸于在我如是而已是故涉坎險而不辭
巽受命而能悅匪其致之曷克遂之君子身有困
而道无困凡以此耳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初六陰柔處困之最下坎窞爲幽谷𨻶之至也其爻意戒人之自取困者言人當出幽谷遷喬木今上有株木可遷而往爲而困于最下而不遷是謂臀困于株木臀困云者猶云坐地不前望株木而窮于攀援而上也此不克振拔甘心暗處而不得出三歲不覿有終于困而已矣○或謂取象上互巽木兼離爲朱故曰株木非謂无枝葉凡木曰一株兩株豈皆无枝葉乎困于株木非坐而无所蔭庇之謂株木即喬木臀困即不遷也象曰幽不明

謂甘于幽困而不能出幽谷以遷喬木斯亦不明之至矣不明猶不得光顯云耳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初六何義也巽爲木離朱色合之則株木臀取巽股亦兼兌羊而爲象乎谷者空谷无水之澤中虛而暗藏險而幽者也通觀其象則臀困于株木而初入坎窞失道而凶爲有人于幽谷之象三歲不覿仍取坎上之爻義而通于困初大抵坎在下體之下爲蒙爲險蒙則利發而使之者幽則利出而使之明卦象重坎初亦習坎同也下而益下暗而益暗上有喬木而莫之遷兼有麗日而莫之照既先迷而失道自入窞而不出三歲應離三之數周寒暑之序不覿者取離日之明當幽陰之地蓋惟入谷故幽而不明亦因不明故入于幽谷夫人之困未有不于不明而投暗者也子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不學不明理有終于困而已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酒食悅口之物醉飽則滿乎中矣合象坎兌困云

者非放飯流歠而過中失節之謂大約言既饜既飫而已借以况之倘亦有餘于養欲給求之具而積而欲施者歟然在九二以剛德充腴无所慕于朱紱而朱紱則方于此際而適來非特御膏粱抑且被文繡用之以亨祀則神嗜飲食而尊簋之間降之福用之以征伐則亦爲朱紱而折衝之下除其咎祗此酒食朱紱而用之吉凶文武而皆宜豈非以其得中而有慶乎是雖云困固已亨矣在坎之九二曰求小得此其得爲不小而用亦可大也

大抵酒食朱紱雖潔美不過小得用祭用征則困之大事在祀與戎小云乎哉或問朱紱于象何居曰取諸離且坎亦為赤又征凶云者征伐固凶事亦可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何義也坤腹中實而為坎兌口上受而承潤酒食口腹之奉甘悅之充以養小體此即坎九二之求小得者耶夫當困而干酒食非耽味也未濟而速賓賢以濟憂也曳輪得守貞之吉受服應文

明之見朱紱方來則大人利見利用亨祀則神聽和平故君子不為冒進而蹈征凶之戒祗以有年而從无咎之占是以處憂疑險難之交而有飲食宴樂之象險以悅困以亨惟其能以剛中所由終于有慶君寵之來神福之受昔祝諸此爻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此與坎之六三險且枕入于坎窞同意異象質則陰柔處不中正而又險極用剛則有非所困而困者若水澤之間剛險之石而坐困于斯是為不擇

所處非智也則其名辱矣且身必危所據柔而乘剛如芒刺在背是為據于蒺藜非所據而據焉則其身危矣蒺藜荀九家指為坎竊意亦取巽其曰入宮不見妻何也卦互家人宮即家室妻則家人之敵體者入而不見則不祥莫大焉又互有離陷而離則目不見之矣所以然者險且枕困石而據蒺藜之象也其他則繫辭既言之悉矣○按艮為小石易言石多取艮象此獨不言取其據剛柳從澤无水其間多石與蒺藜物理固有然耶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困之六三爻義子言悉矣而取象石與蒺藜石言剛蒺藜柔而多刺者也六三上互巽柔而銳入有蒺藜棘刺之象而所乘則九二坎中之剛且為四五剛爻互乘而弱不能任則既困于石之堅剛而又自據于蒺藜芒刺之地斯益病矣入宮不見妻家人離散之形亦大過棺槨死亡之狀故為不祥蓋困之六三即來之坎坎險且枕之云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來徐徐和緩悅來之貌即兌初所謂和兌者是也而剛居于柔又互得巽皆一徐徐之象但處位不當而繫應于下窮乏之交无由竟合有欲來而乏金之車困于歷涉險阻之象其爲羞吝可知此推徐徐之由以見其困也然四在悅體與初爲邛須我友其來雖遲其終必合偶乏行養未濟必濟豈其長困哉人有困于株木三歲不覿者无交應則長已矣四爲之應而志與初悅必能濟之而致其來則三歲不相見者可得其相見故曰有與也有

與云者言四雖不當中正尊位有拔單振寒不棄窮下之施若晏子之于越石父志願相似至文王之載釣叟則直謂當位而與可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來徐徐者何也即未濟九二曳輪而不輕進之意也九四之剛果與下九二同而未濟以圖濟宜其銳決前進矣乃猶巽緩而徐徐以俟其來有車繫金柅曳輪坐困之象非不果也同志在下邛須我友何其處也必有與也故九四之剛雖不當中正之位而志在得九二之賢以共濟則危有與扶險有與出憂退而悅來困久而亨遂其初若吝而其終乃有慶矣古大臣濟困不遑于圖功而須賢以助往往然也下指九二之剛非應初也按九五當位之大人剛中正君也九四近君之臣雖不當位而志在得人共事豈非一个臣之賢明者乎或曰四與初應初用吝而得四援之則有終也如余之前說是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兌正秋之卦爲刑官爲毀折劓刖則刑而折其上下矣謂上下皆揜于陰也坎爲赤赤紱命服之榮而曰困何也或謂九五陽剛中正之德如被華美而貴之服象赤紱之在躬額上下傷之則困之甚矣志未得矣然忠而被謗信而見疑而不失乎居中行直之素則疑謗必解徐而說焉雖若有劓刖欲傷之形而卒不爲所困初則陷之繼乃脫之依然被赤紱而承祭祀利用昭格于天祖之神而受福爲无窮矣蓋始困而終亨由其德之原宜得亨

而不應困者也劓刖大意言上下欲傷之象非有實坐而亦紱无所用之也不然下何以徐說而利用祭祀乎或問此爻刖餘而利用祭祀恐難作實象看若以實象看則英布黥而封王孫臏刖而爲將猶未可以當之其象似其德非也當之者其文王乎脫羑里之囚賜西伯之服而遂以用亨于岐山其象近其德其福則无弗備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五之義大旨只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紱之劓刖之傷毁且折矣爲困已極辱于刑餘忠信而遭疑謗志何由遂此險之遭而命之危者也乃赤紱于以困之徐而有說榮莫大焉樂莫加焉則以其剛而得中而有以遂其守正不阿舍命不渝之志內自慊其素願外各致其同然故困而有亨理險而能悅乎其即致命遂志之君子乎本是志也以處困可以格天祖而告神明以祭則受福利用祭祀何足道乎幽明而鮮有不孚者矣○撥卦互爲革改革之秋君子多致命遂志之節往往刑加于赤紱貴族値天命之變身困而志違求人心之安理得而衆悅其剛中正直取義成仁是其生爲忠孝沒爲神明利用祭祀百世以享名既榮于華袞節且光于俎豆福祚之受人爭羨之矣或取旁象兌羊也被文繡而入廟爲犧兌之九五所謂孚于剝者此乎困言剝說言孚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六困極乘高以柔居柔不免牽挂繞束之象不

勝驚懼危怵之情當此而謹于人事曰无輕動動則犯葛藟而涉臲卼不其悔乎若是則物極而反困極而亨是卽有悔也蓋其曰于口者惟恐有悔旣非尚口之取窮皆其惕于心者常自有悔不失所亨之正理此困之所爲亨貞无咎也○或以上爲天道曰動悔者人道之愼于動而防悔也有悔者天道之窮于反而亦有悔也如左傳悔禍之謂如是則征吉矣葛藟臲卼皆尚口乃窮之象此說極當以此爻正當兌口處于卦上連綿不絶如葛

藟之支蔓危殆不寧極臲卼之譸張所謂遁辭知其所窮者是也大約困象不一困于憂困于樂困于失據困于乏資困于刑傷困于言窮種種不同各有亨理要在能悔而乃吉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與六三皆陰柔體而三之所據則蒺藜上之所困則葛藟皆取象于巽柔木柔內合剛則棘刺銳三之蒺藜狀之柔外牽柔則藤蔓滋上之葛藟狀之困于葛藟云者无如其牽挂纏繞何也臲卼則因其困極而有危岌不安之態未當言其處之未得其當適以自取葛藟之困臲卼之情也至是而曰動之未當以致困極而悔則知悔生于喜動動失于召悔故因以有悔既明于悔之所自有必謹于悔之所可无未當而求當方動而慎動斬葛藟于早釋臲卼于中困何由來行之鮮弗吉矣按此爻直截解言人當困纏不安佇嗟若曰惟動悔乃有悔斯所征自吉不復于困悔矣

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上升不已困乎上必反下最下惟井井故次困夫井所以養也象巽乎水而上水困之反也困則水漏于澤下而水歸于无井則水溢于木上而水通于有故三剛皆揜而不同于困泉自中來五爻小變而猶類于升汲從上出故井者靜而裕乎動實而積于虛木爲之底浚以深之木爲之津滿以潤之蓋无之而非其出有源其給不竭者也故曰井養而不窮也井有常德居其所而遷故改邑不改井雖遷之猶是也以剛中故也言乎井之體也井无窮施隨所汲而周故无喪亦无得其周之如是也无往來一也言乎井之用也故井之爲象如賢人有濟人潤物之才體用兼具資深以待取也甕井之汲也以瓶瓶之入也以繘繘幾至而未盡瓶乃羸而忽敗雖有井如无井是則凶也而究其得喪在人无與于井也總之井養不窮最爲要義勞民勸相則即井而通之井田矣或問繘井羸瓶之

彖曰巽爲繩直而引于坎穴之下則繘井也兌爲毀折而互于半下之間離火象瓦器之中虛坎多言缶亦瓶類謂中實也合之則繘未至而羸瓶之象也曰往來井井有象乎曰有之卦成二坎上坎一畫于本體无喪下卦互坎二畫于本體亦未爲別有所得二坎相連故言井井往來即坎卦三爻來之坎坎之謂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

羸其瓶是以凶也

巽以入之巽入而下則入于深坎之中爲巽乎水木下水上木從仰出坎深繘長爲汲之象故曰巽乎水而上水猶俗云引瓶入水而取起水也是爲井井之爲利養而不窮萬民以濟萬世以澤挹之注之源源于日用鼎烹間也在繫詞言井者德之地居其所而遷又曰井以辨義井養而不窮也一語該之孟子謂深造之以道譬若掘井自得則及泉造之既深巽乎道而有得于道也靜深有本時出不竭故爲德之地居其所者即所謂居之安改邑不改井而遷云者即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是爲養而不窮辨義則往來井井惟資之深自辨之晰故取之而无不有无不宜也是其爲德之地出所養以養民物寧有既歟在雜卦曰井通不窮于所養斯通矣夫人不可一日而无養即不可一日而无井雖所居之地有變遷而所資之井无改易故邑可改也而莫之改井井有汲象恆則不改得喪兩无往來同利所由然者卦二陽剛含于三

陰爻之中其二與三爻之剛固中亨于初與四之長坎在九五之剛尤中亨于四與上之正坎坎在外卦不改正位雖初二兩爻立地之道剛柔互變邑改地遷而外坎仍其正位四上二耦九五一奇陽剛在中无所改易此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之謂也剛中其謂九五乎至九三之剛亦未有改而中介長坎亦可旁通猶弃其專以之旨也夫井既不改泉實于中正位自居何喪何得惟是自初至四而成一坎自四至上又本爲一坎依然一來之

坎坎之形往來即來之也井井猶坎坎也坎不一
坎其險不止井井一井其養不窮也且細爲接之
巽爲繩直象井之繘兌爲毀折羸瓶之羸互得鼎
卦顛趾以需往問諸井繘之可也何以汔至而未
有取无乃澤枯泉竭繘之无功中有所睽亦何濟
矣而且不爲盈缶而爲羸瓶既不得泉又自喪其
養之不深取之已窮爲過滋大是以凶也夫用廣
而及物井之功也器全而不壞繘井之道也賢者
務爲其不窮之應不遷之守至必有功而不憂于

喪其所其則可與言井養矣宜當世之巽乎賢而
上賢也○或曰井養不窮養之深也猶淵泉而時
出之也改邑不改井取之左右逢其原詩曰左之
左之右之右之猶改邑而遷其地无不宜之有之
則不改井而給其求也以剛中故也汔至亦未繘
井似即言无喪无得汲井者往來飲泉而不歸德
于井如未繘井者然井亦不自有功无伐善无施
勞也不必拘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之說也羸瓶之
凶則井渫不食爲我心惻之謂也

上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之象曰木上有水凡爲井者槔木入土中橫板
作井底水自穴出而溢于橫板之上此木上有水
之象也木義以津潤上行則說精而反費人思矣
但井之爲川周以水潤養萬民者也君子觀井卦
之象普井養之功制爲井地勞徠其民勸勉相助
坎爲勞卦巽以申命勞民取勞坎之義勸相取申
命而以濟民力也要歸于井養而已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初六井之下陰柔无應濁而爲泥不可以食其爲
舊而未脩之井可知不特人舍之即禽亦莫之顧
焉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柔陰居下才不足濟人潤物井之泥而不堪食者
也下也非猶夫乾之初也舊井猶言廢井无禽不
能潤及于物何況于人禽且不向其見棄于時可
知已時舍也非猶夫乾之二也龍潛者位下井泥
者德在下見田者時未用舊井者時所棄也田之

无禽不能獲禽井之无禽禽亦弗顧各爲義也禽則取諸巽鳥抑習坎之有飛象耶夫時啄而啄時飲而飲者禽也禽不嫌下而泥飲者也乃井不改舊中虛而澤乾禽无所利胡爲乎泥中此其所爲時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井谷有泉而上无正應徒下注而射泥中之鮒夫泉可下注之而射鮒獨不可上出之而飲物而濟人乎奈其甕敝而漏而莫之與汲也大抵賢

人在下抱養人之才德亦間見甦涸之小用而上无援與莫由大其潤物之功則不異井谷之泉而有漏甕之歎也卦晋羸瓶即此象○或謂谷文近兌爲決借射爲附借鮒爲缺折則甕敝漏也甕亦仰口虛受之器謂象兌亦可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谷中虛而含澤德實而可及物者也鮒因于泥涸而待潤而井泉不遺于小射而及之猶洋之百步之內而甦之升斗之間此豈猶无禽而時舍者乎若得所與而挹彼注兹則甕運无窮隨在皆滿是井以上出爲功亦以普施爲德也又豈止于射鮒而已哉顧以上无應與而功不廣潤如操敝甕下漏而无所資也此所由見射鮒之小注无當于見龍之普施也或以坎弓睽弧矢射之義无有于井谷射者射訓注是也不曰注而曰射從睽取之易字法皆神妙也又水火不相射卦五既濟而借用射字倘亦言濟言逮乎大射隼十高墉上以解悖射鮒十井谷下以潤枯其皆藏器待時有與无

與之間判然睹矣或另一義以巽爲潔白谷清見魚可以射鮒甕敝无與莫之由汲也其亦潔已而上莫求者耶○按下者井之泥中者井之谷渫則加治而獨潔矣九三因九二而爲言乎或又曰賢者潔已而无所求于時惟操敝漏之甕以灌溉食力而已故曰无與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九三井渫矣奈何乎不食叩之我心不爲惻乎是可用以汲矣汲之者誰雖王之明眷之將俶並受

其福夫无喪无得者井也雖不食而不惻心爲惻者行道之公而宜汲宜食者井也苟不食則不明求王明者祈福之切是則養人者賢其德則井之渫也養賢及民者王其福則王之明也賢卽九三之剛正王則上六之應乎也與○或曰王明指賢士王之所明揚者也卦內互衆大亨以養聖賢汲此井爲烹飪則並受養賢之福矣蓋鼎亨享上帝受福也鼎大亨養聖賢卽求王明並受福也皆用汲之功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言井之素治而潔也而不見食于人以三當往來之地在道路之間故行路之人皆爲之心惻謂其有可用以汲之養若之何其棄于路也夫行潦之洞酌可濯餴饎王公之羞爲不棄潢汙而列其爲井渫乎若悅而求之而用之以汲挹于往來井井之地注爲養賢享帝之需是王之耳目聰明而雝離以照者潔齊以承雖渤水告礰如既濟之九五禴祭未有不實受其福者也拔求字當從先

賢之解卽夫子之求之也同意較自然直截又曰井以陽剛之爻爲吉二五與三皆九而二五得中三不如二之中疑井渫不食因二而言正言其中潔而无與爲井渫不食也三介往來之地與二同德爲我心惻正爲二心惻也惻者憂也並受其福匪特九二之陽明卽九三亦與棄征矣其爲上下之福又不待言矣此亦有見存之俟訂

六四井甃无咎

下已異乎水而後治得泉矣六四則累砌而上脩

治而井乃成矣卦內互兌象乎井口甃而脩之不受外污則渫可以汲洌可以食故三爲井內之泉五爲出井之用四當井口甃之爲宜所謂當脩而脩无所于咎似不必疑陰柔才弱亦不必泥六四近君君子亦脩完其養人者而已○或謂兌秋互爲陶火之器互兌與離乃成甃文前聖下一字細切如此雖不可鑿亦宜思之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六四爲井甃上缺而治之外類而傍之既濟緬表

䄏之戒脩井爲愼節之防自古未有井不脩而可用汲者也亦未有脩之无咎而无功于人者也謂六四陰柔无才止自脩以求潔而不足以及物未盡然也夫易亦取其象而已

九五井洌寒泉食

九五出井之泉寒而甘洌美爲人食功已及物象中正之德之給養于人者普矣井養不窮于茲益見且見其甃之完汲之善甕之不漏而禽之不舍也否則雖有寒泉弗食弗知其洌也食之故叙著之矣○或問泉何以寒坎爲冬故曰寒寒泉何以洌從火則烈火之熾也從水則洌水之清也烈則灼若洌則寒若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九五剛中居正泉之自中正出者也甘洌而寒人並食之井養而不窮其以此乎改邑不改井猶然乾五之爻易有改乎乾爲寒爲冰而坎又冬令寒也泉有温有寒惟寒者色清而味洌人所悅食亦即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之元德也或以寒泉來于井谷食之則求王明九五其王明乎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何以云收以六居井上爲井道之成收言乎其成而已非井有開又有收也凡貯物之器收則幕之若鼎彝之類是也而井則不然井以上出爲用養而不窮往來取之而无所禁何事于蔽覆而加幕焉故上六統言夫井之爲利溥也曰井收勿幕苐人之取之者亦當本敬潔有孚之誠而勿爲羸甕漏之咎則甃之汲之用之食之罔有不吉而受福无疆矣斯不爲元吉矣乎是則所謂大成也○按井卦統四方備四時下體爲木于時則春其方次爲東上體爲水于時則冬其方爲北下互兌金于時爲秋其方則西上互離火于時爲夏其方則南至于中含乾陽而成泉外布坤陰而爲廓是中通外固而上下之象具全于其間矣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勞坎功成之候萬物之所歸也于時爲收藏木泉將涸井則泉裕而不涸日出而不竭雖當天地收

閉之時汲寒泉者不絕勿之能幕所由然者坎中實而有孚道无私而羣濟通天之運循地之紀濟人之用元善也吉亨也其爲功之成豈不大哉故象以大成釋之古聖賢盛德大業井養同實中正則德之盛大成則業之大也

革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非道不可不革革故次井革者水火之相息莧乃能生二女同居之不相得離而復悅故革故者新

之由革異者同之自爲卦本皆乾道變化之體變而成文明而爲火之麗所由有炳蔚之光其革者在中變而成悅潤而爲澤之和所由有面容之順其革者在外且就燥可改濕而爲乾流濕可易燥而爲潤夏之令而更新日之象而轉雨暘其爲變革者不勝言矣以卦中三才之道論之上革惟天下革惟地所謂天地革者亦可求之象中其四時之成成于行健而不息以卦中二體之義測之革夏者湯革商者武所謂湯武革命者亦非推之象外其天人之順應應于成章之迭分夏商者離與兌之律令是也天人者二與上之位次然也四時則天行之運治歷則時憲之聖也大矣哉革之時也其曰巳日乃孚則何也卦應天氣天以六節用天氣者六期爲備自甲至巳其數六也巳日其六日乎越七日則庚矣庚即更新而巳則革故之運乎乃孚云者信于其天運之當革而革而于乾之四德所謂元亨利貞无一之不合則合德合序之大人乃能革也而悔亦從以亡矣彖曰革而信之

謂信于革之天運內本其文明觀天之時變而革之以外悅乎人心此其所爲大亨以正革而无不當者也又奚有安常而取悔者哉諸家巳日欠分曉其大意亦不甚遠者李氏爲得也本義用程傳謂必巳日而後信似待變革巳事之日而人始信詞順而意或未確也○或謂四時代謝成功者退此退彼進則有變革陽九巳盛于夏陰六乃代于秋離兌之間相革而代曰巳日成功當退之日即十干之巳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
悔乃亡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
時大矣哉
革去故也乾四之文曰乾道乃革凡卦內貞外悔
內象三爻既成再求外象三爻合成六爻四爲外
象之初變化以生道乃爲革以去故謂變易本卦
而再求也倘亦準天之時通物之理然乎此卦本
既濟剛柔各得正位莫之改易只九四柔位而剛
爻正當乾道乃革之位內之離猶故也外之坎而
成兌則巳革變而爲去故也在水火原有相濟之
用水潤下而火炎上自其尅制言之則爲滅息自
其調燮言之則爲滋息流濕就燥雖各從乎類雨
潤日暄亦並有乎物革之象水火相息此生尅之
所由見亦變化之所由成也人身吸呼之通罔非
水火之息天時寒暑之運要皆革故之常此其理
也猶然既濟之大同而小異也乃離爲中女兌爲

少女同居與睽相類而睽則志不同行火動而上
澤動而下未免有乖睽各異之性革則志不相得
水息火之威火息水之澤則與爲變革非常之形
況離三兌二一與二相得三與四相得三與二不
相得是又同居而不相得之義也故曰革○或曰
水火相息所以成變革之用故鎔金成液非火不
功煉汞成丹非水易濟凡革物而化其質未有不
息以水火者也莊子云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道家
之修煉其得于相克相滋而相息者精也何以既
濟不言相息而于革言之言革之由也且金曰從
革乾兌于行爲金下火上金而坎長以息變化因
之乃革其故況離司夏令兌肅秋權長養功全收
藏氣換時有變革物非故常在春之于夏秋之于
冬木火金水相生爲序曰革非革順而相從獨夏
與秋離兌爲接火乃克金金自胎水逆而相化以
息以革金曰從革其以是乎若夫同居而志不相
得則家人失順巽之道同人有號咷之過其利難
言斷金其睽幾于反目此亦變革之所由然也亦

必革而化之而乃孚矣故曰革夫驟革難革難孚信孚去故者在成功之退明時者以窮變之通巳日云者窮則變變則通亦卽功成當退之時也十干自甲而巳六節既盈陽象乃窮時乃庚革故革所應革于巳日乃孚而信之人事之準于天行有如是者非謂變革必終日詳告申令而後孚也故卦體內離文明外兌以悅明于當革之理而悅乎順革之心通天下之志道爲大亨應乾道之革位各以正是其革也非驟爲紛更變亂皆誠孚于巳

往之日而无疑于革易之時此革而當也人皆信之悔由以亡在十干甲則芭甲之初拆乙則勾乙之乍萌丙則丙章之益光丁則丁壯之當候戊則茂盛之有加巳則成功之將退故巳日于功爲巳成于時爲巳窮巳日乃孚功巳成而成故時巳窮而將更必其信孚于巳往乃不疑于革變之非常如物之由甲折勾萌丙章丁壯茂實成功則巳然之實徵其見于人心而當然之變通不違于天運此理固顯而可據也或曰革者變革非常之原黎

民所慣故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巳日乃孚謂孚于巳革之日樂有成功而其始則未必遽信可相與爲謀也故必革而信之信其文明以悅大亨以正革而當也此悔之所由亡也大亨卽元亨以正卽利貞悔亡者極而變通乾道乃革自不至于亢而有悔也○按革而信之申巳日乃孚文明以悅二句推元亨利貞革而當推悔亡皆卽卦詞而句釋之也是故推革之道寒暑相推在天地不能守其常必革而四時乃成萬物之生長收藏因之

而成乎變化此治歷明時之由于革也治亂相繼在湯武不能仍其故必革而受命以與天人之保佑歸心當之而主于順應此有孚改命之革而信也然則革惟視乎時時宜革而革天地帝王統關于是革之時不其大矣哉按革之主爻在九四正當乾道乃革之時順乎天就乾道言也且值人位而互家人同人爻孚之象于以通天下之志應乎人就信志言也在乾後天而奉天時窮變通久于是乎在矣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水火相息乃成革變非必厝火于水而火滅焚水于火而水乾爲然凡物變革其故質非水火不爲功故火候到而金石成液水澤透而埴埴可陶若此類皆見相息以革之妙也夫四時變革之大者也日月相推寒暑相嬗天道循環而令更人事準則而宜改物候應節而氣遷新者以乘則故者以革君子觀卦之革象以之治歷觀天文而察變順節候以授時明鳥火虛昴之星中紀作

訛成易之平秩大抵離兌夏秋之交乾道乃革之除正君子所不敢忽也殆五德迭運當王者貴代有變革易朔改步又革命之所必然者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初九无位无應未可議革之時也惟宜固守中順之道如因物者用黃牛之革以束之不可輕舉以有爲也夫革者乾道也初則潛龍勿用之時雖有能革之才而未當宜革之運革之使固依然確乎不可拔之操也黃牛象坤離之中爻則得坤順之正故離二曰黃離而離爲子母牛正以其具坤中之體此云用黃牛即指六二象離之體坤者是也蓋謂天下理惟至中事惟大順敬義之所由立即文明之所自生故離中之道象乎黃牛六二用之以變革者初九亦可用之以鞏固秖此至中大順之理因所居之不同而各爲用之其審慎于革之時者无不明故措之而咸宜也是其爲革初之旨乎乃知守坤道之堅貞始可行乾道之變化存以時耳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初九爻義余前釋之特詳居下而時不可以有爲則宜以中順自固然而有爲之具固已具于中順內矣內卦離體主文德亦主武備故爲戈兵爲甲胄鞏用黃牛之革則以忠信爲甲胄是其堅剛自强而中因柔順不失也離初履錯之敬所以辟咎才豈不足有爲時居下而不可輕于議革發之至也抑借言之則革爲甲胄之屬具于初剛惟宜中順以內固不可有爲以見戍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二則六也巳日也坤之交乾自中爻始則剛之變革而爲柔乾所由以成離者此爻實爲之主也卦謂巳日乃孚卽此爻也孚則天地交而乃革之矣故其德則柔順中正象則虛靜通明于以觀天文察時變上應陽剛之君而當乎變革之運征而進焉革所應革吉而无咎行有嘉也巳離于時爲夏正亨嘉之會六月離夏之詩正謂六陽巳極之月而夏建巳者是也約之則巳扐充之則三百六十

皆此數也十干甲猶甲拆物生之始乙則句乙生而未舒丙則漸著而光明丁則丁壯而長養戊則茂美而充實巳則功成而將退庚則更革辛則重新壬則幽藏而爲胎妊之根癸則歸極而有發生之漸據此則巳日卽巳止之義計之則六數天以六節之謂也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巳者巳孚之月也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與爲信孚孚之于天而巳順乎天孚之于人而巳應乎人黃離巳信爲元吉文明利見乎大人在初以中順自固時不可有爲者至是巳中巳正可有爲如乾之初潛二見應時而用是爲巳日革之乃无不當如此而與言革有不征征无不吉象所謂其悔乃亡巳決于此也何咎之有蓋六二立坤之極義得離之中道人不疑其所行德有嘉于其會巳見一文明大亨之象此征則吉而无咎也然細覈爻理巳日乃革猶然不輕革之詞謂其虛中大明審幾燭理事見未形理觀巳定乃可以革之而征

吉不滋悔咎此其行之所由有可嘉美也按離爲日六二一耦而麗于兩奇之間巳成日象明照之大者革之用明其行乃嘉不明不可以妄言革也故內卦明體三爻三言革外卦則愼言之惟曰革面而巳曰改曰變非不謂革而虎豹之文不火不革炳蔚其色澤也四爻値乾變互姤施命則有改命之象不正言革別乎離也故彖言革命統卦爻言改命按爻字法之精可以意會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之征何以凶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于革同也夫三原多凶而離之三日月日昃豐之三日折肱同人之三日伏莽家人之三日嗃嗃既濟之三曰三年克之憊也惟賁與明夷之三乃吉餘凡內卦爲離者少吉多凶誠以炎上者火也三居乎上則炎之極矣就燥者火也九加于三則燥之過矣以是而征撥文則有矜察之偏而改易制度失大中之理奮武則无止戈之意而撓亂成謀乖至正之用是則凶也其他可知夫惟守之以貞惕之以

厲與上六相應而爲改革之言所恃不在口舌而在悅孚則有言之至再至三如火之就燥而不違其類夫物三爲羣人三爲衆革言三就衆議僉同謀之家人而有孚謀之同人而有孚乃可易大過之棟橈而爲隆變夬初之前趾而加惕慎其慎重至如此乃孚躁而征焉其凶不免又何可輕言往矣之往也即征也○或謂取象就取乎就燥凡離多取三互乾則三連以類相就火上言揚兌口舌主言說孚者悅應也大約爻詞字字有取後人其撓大意而已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三重剛不中未可征往征則凶必貞正自守无忘惕厲如日昃方夕征途健進則多凶貞守防危則免悔所由然者前值乾道之革未可剛往犯危而征也然審于時與位之所當然明于天與人之所並應初曰不可就初言初再曰有嘉就二言二至是而就三言三則已審度于變革必然之理至再至三矣是爲革言三就信其果有孚于天人而

健以致決又何容舍此而他之歟猶云不容另尋一路也按離三互乾三連爻又值三位易者革道以三起數三變成一爻三爻成一卦卦爻具乎三才俱不外三就革易之道言乎三就時可以明歷可以治即易可以作而窮變通久之宜无能出乎是矣且離象龜可用卜稽疑者三人從二而況其言之三就乎以言乎革辭亦決矣或借之言兵革三就則不但天時地利而人和亦就矣卦互同人巽志疑而利用果尚謀僉同衆論叶吉此有孚信

不可違也已或曰內象全三爻就已成離日是謂巳日二之所謂巳日乃革者虛中審時不輕言革至是有孚志乃決矣夫而後應天人而可言革命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之悔何以亡惟內之審夫革者言既三就而衆志信孚則從而革之皆革乎天命之所當革亦革乎人心之所欲革如是而悅以生悔以去矣不其吉乎凡易中言命皆乾主天命及君父之命而

施命取巽天无違理之命命即天理改命者天有一成不變之命不可改者也亦有變動不居之命所當改者也盡天命靡常以時而改惟其信之是以改之改即革也不言革巽其詞云耳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值乾道乃革之爻也本位自初至上具一既濟三剛三柔各當正位莫之有改九四則柔變剛矣且內卦既就貞而之悔悔則改也乾天巽命中運而改其曰悔亡何也彖云革而當悔乃亡蓋進也其曰有孚彖曰順天應人與三言三就有孚者是也改命即革命不離不革言改可也命猶令也秋改夏令猶之商改夏命故曰改命何以吉內明自初至三革言三就其于天人之際審矣故悔可亡孚乃信于以改命何有不吉謂其志之已信非若巽疑而不果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之大人在乾爲龍飛者也于本卦則爲虎變龍則雲從虎則風從皆象乎乾九五之德也蓋九

五陽剛中正爲天下利見之大人與六二相應爲主臣上下之孚則道德日變而光華事功日變而章美殆如虎文之炳也占卜以決疑不疑而何卜哉中庸其次致曲曲有誠而形而著而明而動而變其斯爲虎文之炳蔚○或曰乾變而兌龍變而虎也兌西方虎位龍純乎陽虎則未離乎陰也且兌而應離內文外澤非羊質而虎皮之象蓋炳然于文明利見之時也不卜而信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余前說悉矣猶有未盡兌爲羊奚言虎合乾則剛
首而尊合巽則風從而應合離則文見而明而位
與飛龍敵貴德視壯馬加健故不爲羊而爲虎卽
其文非等于小狐而爲象則炳于經緯故不言革
而言變變觀毛澤革則疑于皮革鞟如也安在其
爲文炳哉是則大人有德位而見文明本威乎面
彰變化不待占而信爲虎變占之又何疑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六乾之三爻變而兌也居本卦之上爲革道之
成則舉陽之文炳然而光華者變爲陰之文蔚然
而茂密故九五象虎變而上六象豹變豹狀似虎
而小面白毛赤黃文有黑如錢圈及如艾葉者居
山隱霧澤其毛衣言豹者多稱元豹以黑文多也
故于上六象之而曰文蔚炳較明著蔚較元茂也
在九五大人天下利見巍乎其有成功卽煥乎其
有文章故見爲炳著此得時得位乘乾而作睹者
之所爲也在上六君子非竟遠于大人而闇然日
章有衣錦尚絅之象坤之所謂美在其中而暢于

四肢發于事業積諸此也故見爲蔚縟此不必得
時得位凡如元豹之隱自澤其文者皆足以當之
以其當革道之成連九五之類而象之若曰革之
九五其變也如虎革之上六其變也如豹如虎者
文炳爲大人如豹者文蔚爲君子豹不必受變于
虎[illegible]于何必受化于大人也亦卽其此象此爻而
[illegible]容耳至于小人可對君子亦可對大
人若曰大人之變如彼君子之變如此皆成文章
潤澤炳蔚可觀是有質有文郁郁彬彬者也可言
變化似未可言革革云者獸皮去毛祇存皮面則
小人之非炳非蔚但以朴質粗俚之本色順而聽
從上人之改更者耳夫物去毛而苐存鞟是革面
也革面如俗稱皮面之謂小人猶野人子貢所謂
犬羊之鞟者是也順以從上聽治于人待革而革
无能革物此則革之熟而弱者矣人思有爲不爲
虎爲豹而同小人之革面其征凶可知然順從亦
守貞之道小人以之亦可得吉今人動謂革面不
革心遠矣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虎文炳從天陽也豹文蔚從地陰也炳離火象蔚或象巽木各有取也大人君子以德同而位異也要其章見則炳潤澤則蔚也是皆有文故不言革若小人者惟有順從君命革面而已革面則去文澤而止皮面之革也夫窺豹者見一班猶言文也至革面則不文不澤雖順以從君而終非革俗者之所取也蓋求之皮面縱光滑潤澤于炳蔚奚當焉以是而征凶乃不免惟居貞而不變本守柔順而不違君之令乃庶幾于吉矣

鼎 ䷱

鼎元吉亨
革物者莫若鼎鼎故次革夫鼎之用在烹飪而鼎之器實貴重其象則下足而中腹五耳而上鉉其義則以下體之木巽而從上體之火如析薪爲炊以烹以飪口實中具可羞可薦其德則巽和而有調和之用位方列乎三公離文而有鑄文之形物若象于九牧且湖爲用而下鼎則耳巽順于理則

聰明以全柔本下而上行于五應二之剛而處中以受所以亨上帝養聖賢俱有賴于鼎鼎重器也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建之而不遷則位以正傳之而不失則命以凝是則鼎之所爲元亨也按鼎與大有俱約以元亨而象則一云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一云正位凝命其意亦同且卦晝止異初爻而卦義相承正惟大有尚賢則鼎烹以養又卦中自二至上互爲大有則謂鼎之元亨即大有之元亨可也故大有之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鼎之上九曰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謂元亨也至于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一改命一凝命夏命革而鼎遷于商商命革而鼎遷于周新故之間去取之由亦可瞭如睹矣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卦之名鼎以其足分立耳對峙制器尚象而命之

也且以木巽而從乎火木以綏續火[illegible]上炎以亨以飪人並賴之夫水巽乎井火巽乎鼎巽之爲用水火皆宜井養不窮鼎亨之用又何既哉從乎其大者言之致巽之潔齊取兌之甘美應離之文明用犢以享上帝事天于南郊饋年以養聖賢尚賓于澤宮皆聖人所以昭仁孝而致謙恭有不以鼎亨者乎然于上帝不敢言大不自侈其享也父天母地之心也于聖賢不敢不言大惟恐簡其養也崇德尚功之思也是則取之于鼎而其爲器重爲

用元矣在卦詞曰元吉亨則以卦內體爲巽和順于道德巽志而謙下以居也外體爲離離中虛而辨以虛受而耳則聰以辨察而目則明巽而耳目聰明卦德具矣而爻位則六五居尊柔自下進而上行又得中道而應乎上下之剛即大有之所謂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者也故應剛非止應九二即應乎天而時行之應也在同人曰應乎乾大有曰應乎天此曰應乎剛應乾者柔在下而上應乎九五之乾君應天者柔居尊而應自天之祐

故上下得天人之交應應剛則應其中之剛爻其下而與賢應上而與帝應亨之養之猶大有之上下交應而吉无不利是以元亨仍大有之彖傳同詞也在大有之德剛健文明此卦之德巽而聰明大有之內體乾鼎之內體巽也然剛健則亦寓乾于巽中矣○或曰人君得位居尊謂之定鼎自古聖人觀象未有不致敬于祀與賓之大者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之爲器也重其爲用則木上有火將烹飪以享

帝養聖賢非苟焉已也君子觀鼎卦之象而推鼎之功位則鼎定而正也同大有之居尊命則鼎重而凝也同自天之祐吉而互之又火在天上順天之休及行天下施后之誥无非命之凝即无非位之正也正位凝命君子以之鼎之象蓋如此夫无爲而恭已正南面其正位乎有德而卜年卜世其凝命乎非尚賢尊帝而能如是乎故鼎之爲卦也元吉亨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巽哉鼎顛趾之上應九四其取義為至巧也在九
卦初應四當也不得以應之之為顛獨鼎之初則
為趾趾而向上是顛象也何利之有然當其初未
有實之時而顛之以出積否而取新潔焉則亦猶
正位凝命者之潔治于其初也是則其利也而未
為悖也夫事有行之似悖而非悖者皆此類也如
妾本下也非敵體之比也昵而得之而有進而上
之之意則亦鼎趾之顛而近于悖也乃因之而得
子妾雖賤而子貴則以其子之故而貴其妾之賤

是從乎所貴而貴之亦猶以出否之故而顛鼎之
趾從乎所利而利之也未為悖也故曰无咎○按
出否即是從貴否為否賤猶鄙賤之謂出乎否賤
從乎貴良妾則否賤之人得妾以其子則出乎否
賤從乎貴良雖若趾之顛而非事之悖爻詞假不
屬而意實一而已小象故串釋之或問取象曰兌
為妾顛巽之下而向上則成兌妾是得妾之象猶
之鼎顛趾也顛而互之上乃成坎男是以其子之
象此皆本顛趾而推之已詞不必泥亦不可不知

且卦互大過亦有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之象
得妾以子之意亦或本此又互姤女壯勿用取女
而得妾无乃咎乎不將有顛下向上壯而悖焉者
乎然以其子貴之未悖也○或謂取象非初應四
之臆說雜卦謂大過顛也內巽趾在初顛之則自
三至五巽轉為兌趾反在上故曰顛也內巽柔在
下顛之成兌則為得妾兌為妾也以其子上一陽
也此說似有據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前按正互之象而釋之確不易矣謂顛其趾而向
上象出其否以從貴也而或欲更拓一義可乎曰
不易者說之正屢易者解之通卦一爻而百其占
不同所應旁通之情發揮固如是也拓之可也拘
之不可也拓之如何曰鼎重器也長男主之治亂
之本視乎其初顧老夫悅得乎女妻戲子以為主
鬯則不啻趾而顛之既嫌于倒置亦患于傾危不
其悖乎而象以為未悖何也國无長君社稷之主
顛否是懼則巽以行權得妾之子出而施命誥四

方是從乎乾君之貴而陟否之運由之以出之矣故鼎趾之顛未為悖而反為利者此也此一拓也又曰鼎有顛有趾顛與趾猶本末之謂也大過言本末弱故棟有橈象在此卦言顛趾未悖故鼎无否象所由然者妾以子貴器以用重上帝之亨聖賢之養所用甚重則鼎乃因之而重矣然初下位也鼎烹非其所用在否以儉德辟難君子不可榮以祿其不為鼎養可知已是雖有其器而置之弗用逮出乎否離下位之賤從天家之貴乃利用矣

非是則瓦缶取給而已此又一拓也又曰時未出否鼎顛趾懸之勿用未從貴食下位自守宜也非悖逆于時泰否出鼎祿為榮子貴母從並享鼎奉離蔬糲藿三五具陳是則道與時亨器以名重蓋言鼎不可以非時用亦不可以非人享也婢妾與之從其子貴不得以下賤而疑為悖也是又一拓也易之旁義固難以一說拘也按易用悖字多本震巽如雷風不相悖順六三之大悖解上六之解悖與鼎之未悖皆可證又曰巽為齊潔不受否蔽反覆空鼎足上口下之象垢去則潔全而何悖焉自愛其鼎如此雖居卑賤而品潔可貴故曰以從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二之鼎有實也明甚誰為我仇安見有疾不能我即又何以吉本義謂二能剛中自守不與初比而從正應是初為我仇非正即疾不與之比自不我即此其所為吉也意因其精恐不第此竊以意推之鼎有實自愛其鼎而自有其實无所慕于外

之膏粱言飽乎仁義者也是有實也實體實用充之自我我不妄有所之以取世味如是雖德脩謗興道高毀來為我仇也疾之不免而究之不殄厥愠不隕厥問于我有不能相及之勢我則何損夫君子亦求有實而已矣雖見疾于人終何尤也唯然而六五之大烹以養之聖賢我也有由來矣蓋九二剛中之實德與五為應者自不妄有慕妄有愠也如此○或謂鼎有實即陳饋八簋之意我仇即公侯好仇諸父諸舅是也疾不能即即寧適不

來之意吉即无乾健失德之愆慎所之即微我弗顧之意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二陽實以德則剛實中充足應時用與九五相爲孚悅者也是爲大有充實之鼎養聖賢者此也第其中有睽乖而不同行之象不免爲我仇有疾害之心讒言高張伏矢暗射而不我能即則以美實在我慎其所之而无求于外應孚在上仇而疾之而何尤于巳也或曰此爻剛而得中實而有應其最美而无疵疾者乎其他爻若三四上皆剛或過或偏或散處皆我剛之仇匹而均不免于美中之疵疾則不能如我九二之全美爲可貴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三非鼎耳也而曰耳三非鼎耳之革也而曰革則何也曰革物者莫如鼎三當鼎之中正木巽乎火上下相革之際而亟瀏懊燥不但鼎中如沸即上至鼎耳亦覺欲鑠有若物即革之勢故于三而曰鼎耳革蓋言其其烈也故將舁之以行而遶不可執則行且若塞即其膏之以雉而湯不可探則美且不食以此象況之人事欲有鼎建如若鼎沸難乎其免悔矣有方焉沃之以澤如雨之解熱則沸可止而不揚熱可執而以濯行不復塞而雉膏可得而食之矣象曰失其義也義者宜也利者義之和也木以巽火而其烈如此是失烹飪之宜而乖調和之節也虧悔之方其不在雨乎雨故終以吉也或謂鼎巳沸而燎之以薪火既熾而助之以風其內漸欲乾其耳且將鑠故曰鼎耳革也何以行

何以食取象坎耳而塞之則革而成巽離雉澤膏也食其上缺則不雨亦爲澤互兌之初曰方虧亦毀折之義悔則爻意也爻詞字字按象而取細推自見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前說既悉矣謂風剛火烈中沸就乾熱不能執之以行雖有美膏无由以食其時方憂鼎耳之革化言過于剛烈而大失烹飪之宜也是必增由方潤悔乃虧少庶幾于旣濟之義矣大鼎之調燮所貴

惟和巽乎木而上火以和受之也九三剛過而不
和故其象如此利者義之和也失其義卽失其和
何利之云君子之制事以義猶調鼎以和而已。
按耳革與象言巽而耳目聰明者反矣其行塞與
彖言柔進而上行者反矣雉膏不食與彖言五之
得中而應乎剛者自相睽戾斯亦反矣此蓋言聰
不開行不巽有美實而自喪非可與聖賢同養者
也又按方雨虧悔固猶睽孤遇雨則吉之意要其
旨則推革塞不食之所由言悔生于雨之虧而疑

亡于雨之遇也雨者義之和義者事之雨雨虧云
者其卽義之失乎所由有不聰不達而不受祿養
之悔乎或另一說鼎耳革不聰有制行塞實之賢
而鼎養之美不及則大澤缺也必悔矣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于四謂折足何也互兌有毀折之象而初與四
應一陰承二陽之重大過之本弱卽此卦之足折
也于其應而象之重勢成也公謂三公有謂鼎之
任者也卽大有用亨于天子之公也餗亦按象與

訓而言鼎實也覆則猶之顛矣其刑剭兌秋官刑
剭之象也卽曰其形渥兌潤澤形渥之容也刑剭
之凶凶于毀折者易見形渥之凶凶于豐澤者難
堪也其意則謂自二而三而四鼎實既盈而初應
柔弱不堪其任是以有折足覆餗之虞而四猶恬
不知懼其形渥然而肥澤此輩大臣所謂不知世
間有羞恥事其辱更甚于刑剭者也君子之所謂
凶者莫此爲最也此與大過棟橈同象曰信如何
也猶云信无奈此折足者何也聖人蓋重歎之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旨已括于繫詞矣言不勝任也鮮不及矣謂凶必
及之大抵今鼎之趾顛猶未爲悖初居卑而時否
出之則從貴也實鼎之足折則不免凶因任重而
致覆剭之將何解也故君子愛鼎出之而可貴不
愛鼎覆之而可危也卜式謂不鼎食便當鼎烹是
何言也按此爻卽姤之包无魚起凶九二卽姤之
包有魚不利賓无咎包或猶之庖與庖也有魚則
鼎實不側實則仇疾不我能卽謂實疾士不顛也

故不利由義不足及之也无咎則无尤之旨也若无魚其鼎覆而魚傾乎起凶覆則宜于起然亦既離于刑而凶已是可通君而吏明姤之義也又按繫詞九居四剛不中正則德薄近君則位尊明缺而闇言不信則智小女壯而施命四方則謀大本末弱而睽孤則力薄以之勝棟隆厚積厚則任重不勝則撓也敗也若此輩者其不自量不待言獨悔用之者如之何其信之專而任之重也○問形渥鼎俹則漬多也亦一說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六五柔順居尊而有中德其爻爲鼎之耳其德爲黃之中故曰鼎黃耳在天元地黃黃從坤畫之柔而實加于五剛之位又三才天道之爻則雖黃亦不大失乎天之元乾爲金玉兌西金位合金于元則金鉉也蓋既得乎中之色而又恊于柔剛之象也象曰中以爲實可以亨上帝可以養聖賢假于是乎在是則柔進上行得中應剛之主也大有之五曰厥孚交如天下有其事不鉉而不交孚者哉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中德而含章鼎之耳則黃鉉則金器之華美而貴重者也亨帝養聖賢以此正位凝命亦以此此非否德之所能主也其惟正固有常如黃裳黃離之元吉者乎象曰中以爲實謂以柔得中而應九二之剛實得實應无之非其中之所積也大有積中不敗厥孚交如夫豈虛飾僞爲之文乎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鼎本貴重之器而鉉爲金玉則鼎之爲金玉其益

爲貴重可知矣苐同云鉉而金之玉之何以分柔嘉含剛堅之性于中從革于火而煉之益精者金也六五象之堅貞著溫潤之色于外孚尹旁達而天下共貴者玉也上九象之故金者作貢于天家而玉者薦璧于上帝此其所爲分也要之爲貴重則一也故玉鉉在上聖人以亨上帝則用之蓋比德于玉剛而節之以柔柔而節之以剛自成其溫潤而澤縝密以栗之美夫是以自天祐之而大吉无不利矣

彖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鼎之象以上爲鉉固也五爲鼎耳而言鉉鉉固貫乎耳也耳黄中也鉉則金金堅剛而貫乎鼎之耳猶言剛也錬之不免于柔要无損本體之爲剛者也上柔而剛居之則剛而含潤比德于玉故爲玉鉉金玉皆取象于乾剛而命適品尚黄耳黄鉉金統之爲中色不雜玉之質尚白潔而貫在黄耳之上則鑲玉于金或以美觀非以玉爲鉉也鼎以金鑄鉉以玉合象上統全體既具巽之潔白乾之堅剛又見離之文明兌之潤澤非玉不足以比其德所由五專金而上統以玉也元吉无不利則大有自天之祐也剛柔節也云者非但上柔位剛爻舉全體則二剛五柔交應卟節而二二柔剛自節之五剛柔自節之亦无不合此見剛柔節而統之爲玉鉉蓋言全體然也夫上則爻之總卦之成也已極乎極而統言全也若專美此爻爲玉卦之剛爲上爻者多已豈盡吉哉或曰五兼天人上則上帝之位享帝獲吉所同然皆鉉一也養聖賢取金享上帝或宜玉也

周易下經撥易堂解卷之十四

震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主器者莫若長子震故次鼎鼎器而震長也乾坤之交一索成震于男為長于帝為出于時為春于方為東于行為木于象為雷于義為動于卦體為一陽生于二陰之下有來復之象故其詞多為來其上而進也則有亨通之機故其占為亨蓋雷動而蟄啓陽開而物蘇震驚而事理得遂奮發而才

知以達无之而非亨象也推其所以亨重陰之下而動一陽即雷在地中之象如子之初生而毋驚如帝之初出而雷動其在人事人心安常之日忽起非常之驚懼則方寸之洊雷若摧而俄頃之天心自動虩虩然驚顧弗寧大象所謂恐懼修省正于此時此則所謂震來也此則震之初爻是也夫既虩虩則若有不敢笑之象聞雷者畏天怒抱震者隱雷聲安從而肆笑言哉然恐懼以致福循則而加修笑言啞啞固即得于虩虩中矣是故驚遠

而懼邇者震雷之威也常行于百里上七而祭鬯者震長之器也不喪于臨時則惟能不忘虩虩之思所以能不失啞啞之度故驚者自遠而主者自定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而震不亨乎。或問取象曰震來本來復虩虩從虎本頤虎視山伯也笑言啞啞頤象口啞啞形似之笑言口所出也百里云者互屯利建侯公侯皆方百里震為伯亦有義也匕鬯飲食之具亦取頤細按并字畫俱各有象特未可鑿耳

彖曰震亨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何以亨陽之動也動于內而復見天地之心動于外而豫得大行之志當陰陽之始當正發育之初出氣候于以亨品物于以亨兌物理人事之大凡惟震乃亨天不雷而蟄不啓人不懼而行不達也故震為陽之方來而內外俱震恐懼不寧則有

虩虩然震而又震之象然恐懼仰以致福操心危慮患深自通達于事理而所行乃利福善之所由致也不遠之復乃无祇悔載笑載言啞啞自若愼舌若捫動頤如解惟其恐尤悔之叢不敢爲笑言之苟所由得艮輔之序乃以適語默之節君子先懼而後寧履危而不失其度有常則而不變故啞啞然也曰後有云者動之中有止懼而後得安也按卦互爲頤爲解笑言或有取爾也卦主初爻故彖同詞從主爻而言也震爲雷雷聲驚聞百里遠

邇同震外而邊徼內而中邦莫不驚懼何其威行而无間也當之者不幾于失措而摩寧乎顧能遇變而不失常度主器而不忘常敬則震長之出代天而行事互艮門闕象宗廟互陵亦象社稷可以守之不喪匕鬯以爲祭主也古者國君出則長子守國主鬯代祭大君出必多震動不寧而守則寧靜不驚執持罔失故能不喪匕鬯于百里之震驚而爲祭主于宗廟社稷之守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發聲已震矣洊則迭至而雷聲不收則其爲震也加矣君子敬天而檢身內懷恐懼之心外盡脩省之事舉屯之難生不寧蹇之見險而止益之改過遷善解之赦過宥罪頤之節愼无間于飲食言語小過之凶咎時惕于恭儉悲哀无之非恐懼无之非脩省凡以復于不遠以歸于中行无咎而已故夫恐懼于未過之先震之動也脩省于有過之後雷之洊也恐懼脩省則君子之心之雷行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震初之虩虩震之所由以來也言笑啞啞則震之所由以定也君子先其所來者惟恐懼修省之不遑後其所定者自飲食言語之交泰爻比卦詞加一後字卽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旨也非但言其後效而已或曰虩虩啞啞重言之洊雷也○或曰虩虩懼凶不知有吉而吉卽隨之此恐懼修省可守宗廟社稷之器也○按彖後有則也似卽謂後來亦可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九震之主也一陽來復而爲震故曰震來所謂
大來者是也當剛柔始交陽動于重陰之下開其
鬱閉而震奮以來故其來也命之爲震虩虩恐而
不寧驚之若雷畏之若虎狀乎其震恐之甚也大
人于天心剝喪之餘忽震動而來復其弗寧有若
此者此不遠之復祇悔之无震无咎者存乎悔而
亨之所由來也夫陽起于陰之窮春回于冬之盡
福生于恐之極恐以致福乾始而亨其謂震初乎
然則初也恐懼後也笑言初也虩虩後也啞啞雖

其後不失則由其初不忘恐也則謂震來即亨福
之來可也爻彖同詞加一後字從其初而別之之
詞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喪貝之說本義是矣然未詳貨貝之所由名
古者貨貝而寶龜貝亦介蟲背隆如龜腹下兩開
相向如魚齒形其種類甚多因之而象其形以爲
貨是曰貨貝是貝雖貨而實水族似龜者也易于
頤言靈龜於互頤者言十朋之龜象頤上下聯而
中肉又本不食能息養以取之也至十朋云云則
取寶龜矣各按卦意而象則皆頤也此互頤取貝
猶象龜之意其上互得坎爲水而頤則宛成一貝
形二陽爲介三陰類魚齒艮爲背其隆如龜合
坎爲水族億言其多如千億不億之億貝有水陸
二種亦在海亦在山九即陽陵即互艮爲山陵躋
齊足震足之對舉象也逐則互坎爲豕而震足合
之七日本復卦來无別取大意則謂六二乘初九
之剛其震來也不其厲乎貨貝之爲國寶也與七

㐫同重極其來厲之象如喪貨貝之多矣啻千億
積之可躋于九陵如孟子所謂若丘陵是也斯其
喪之多厲之甚豈下于喪七㐫在六二柔順中正
鎮靜居之不爲倉皇追逐而至動心其究也七日
來復既喪復得雖來之甚厲而應之甚安矣是亦
笑言啞啞之一象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乘乎初九之剛當震之來益以危厲人莫不
動心于得喪之交而柔中者貞靜以止雖喪其寵

貝重貨億萬之多極之躋于九陵之高所喪不爲不大乃安然而勿之逐處危厲震恐之交而有安止寧定之象準七日來復之期而所喪終必得矣是雖柔剛而厲要以安貞而吉七鬯之不喪而不失度于百里之驚者此也○按躋于九陵厲億喪則孟子雖若丘陵之謂厲下勿逐則安于泰山之意二解一意惟得喪不驚乃能定驚危之旨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六三以陰居陽處位不當當震之時而有發散之意不免有眚惟本恐懼修省而震行焉則无眚矣此前賢意也竊以象觀之更廣一義三于內卦爲天于全卦爲人震蘇蘇天道也震爲雷雷動蟄啓草木萌芽物象昭蘇生機勃發此所由无鬱而不舒結而不解之災眚蓋陽剛下奮陰閉上開六三之象也以言乎人道懼有處位不當或狃柔緩故戒之以當法天行之震免陰錮之愆故爻擧天以示人象更責人以法天也周孔之意深矣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六三成乎震于時爲春余前解已發明之矣又按互雷雨作解百果草木皆甲拆則有震蘇蘇解散屯結之象是蘇蘇合解屯難而爲之象也于天下雷行時物昭蘇而无災眚蓋言鬱結屯難之交而雷雨解之皆甲拆遂不啻有后來其蘇之仁也此草木皆春而震行无之而非亨矣特以爻言之以柔居剛位有不當必本震發之剛乃无匪正之眚也先賢只以蘇蘇爲散緩言人事之失豈有方成震而即散緩之理原震之發生在初陽之位蘇蘇明震行之无眚于六三象震之亨即乾之品物流形此施行而非當位于震之爻也曰位不當也原始于震初即乾元之旨也其蘇蘇无眚自震行來矣

九四震遂泥

泥者俗爲乎泥中之泥也震蘇蘇草木解散之意互艮取諸山而震亦不山也震遂泥車馬陷淖之狀互坎取諸水而震亦中也各得其似而爲言耳其意則謂四柔如泥而九以剛處之又一陽陷于四陰之間爲重坎之中其震奮求進而屯中止之則

騶而納諸陷阱可謂知乎此其所爲未光也互坎爲隱伏暗昧不明又爲溝瀆泥汙不潔未光云者陽本光明陷陰則暗且污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遂泥之義前解已悉矣更通觀之震在上體惟大壯之九四尚往小過之九四无咎他如解拇徵期并由豫俱未免與遂泥之意互相引發人泥行多由豫遲疑徵期失約必解拇勿疑乃得武王伐紂甲子日雨震奮而行不以由豫愆期是能去

遂泥之見而從解拇之孚也此其道所以大光也反是遂泥矣語曰致遠恐泥車窘馬濘易由致遠止而不進前却兩持其有棄輔輸載之憂乎奚以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六五重震之二也皆有中德皆乘剛皆能柔順安靜而不失其則所有占象畧同所異者五居尊位而所乘之剛陷也且與內互象不同故爻只本前意而約繫之意謂前之来往矣而今者之震復来

時方往來于重震之地不其加厲也敷然在二則億喪貝之多无所事于逐而自得者其中正居心而位又在下得喪聽之自然惟守其當然之則而已在五所處既尊而中德无失雖往來加厲心不忘危視二之億喪貝則无之而出令與承令異勢行制與行意殊情其道同其位異也故二則有喪而勿逐順以聽命而不驚也頤之飲食言語不亂于倉皇五則无喪亦无逐而不能无憂盛危明亨屯濟蹇之事豫以防險而弗敢忽也屯之草昧經

綸正殷于多難此六五之震所爲同而有異者也要其爲有則一而已矣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六五甫危而行往來重震柔履乎剛厲又甚焉同于枕險迫于弋穴此正震驚百里遠邇同懼之象也宜其視二之喪貝爲愈大且不啻億矣而曰億无喪何也惟其遇有事而恐懼修省要在中道既不至倉皇失措亦不至疎忽取敗則可以大有得而无喪此不喪匕鬯而可爲祭主也不曰有得而

日有事倘亦先事後得之意耶總之危而能安中行无喪震乃不震宗社以寧建侯主器弗得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坤乾之交震一索而得男重震則索索矣震之義爲驚懼重震則視之瞿而又瞿而矍矍矣索索矍矍震之極也上六陰柔才索智盡危懼靡寧之狀故于征爲凶然二五之乘剛較急其震也于躬三上之乘剛較緩其震也于鄰三內卦之偏于剛較近其震也亦于躬上外卦之偏于剛差遠其震也尚于鄰于鄰猶未及其躬也于此時而索索然矍矍然懼其凶之已甚而有修省戒備之心則先事預防事外知畏雖凶亦可无大咎矣卽有小過不過婚媾有言而已婚媾多取坎象隱伏于暗借媾取媾易中往往如此有言仍取兌口而意則因互有小過而言謂有言特小間言過其求自全不恤婚媾比鄰之危懼也此外更无大咎也大鄰在震厲之中而能明事外在能分恤于不罹覆之一柔弱畏事之狀其于身无咎矣如鄰之婚媾何故不免于小過而有言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索索矍矍震極之狀上六陰柔不得中道其消耗驚顧有若此者以是而征凶乃不免但位當外卦之外震驚百里是震不于躬之邇而于鄰之遠驚遠而以懼邇故恐懼來于鄰而脩省切于躬鄰方有戒預畏而圖之見七日之天心惕百里之需厲咎于何有然則卽婚媾之有言无之而非洊雷之震動也君子之省躬一何至哉○按小過不戒則大咎將及鄰者躬之資言者震之發遠者邇之漸喪者得之符中者事之則恐懼脩省則福之基也是故主器惟長子道在克震

艮

━━━
━ ━
━ ━
━━━
━ ━
━ ━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承震動之極而受之艮止動而鎮之以靜也畫自以三而止艮則陽進十三矣得男以少而言艮則序止于少矣地平而山高艮爲山隆起于

平地大野之上詩言莫高匪山則亦止矣成言乎艮聿觀厥成成故止止則若有所限而弗進故艮亦訓限艮與兌對兌之反而爲艮兌通則艮止兌象口艮象背也人自趾拇而腓而股而脢而腰而夤而心而背脢而輔統而言之謂之身對背而言則背後而身前背負陰而身抱陽故背靜身動背无感而身多感于欲也以艮爲山象之山本止而不遷靜也而兼山則山背之山尤靜中之靜所謂寂然不動者此也以艮爲宮室象之則宮後之宮

詩曰言樹之背背爲北堂則亦背之義居止其中閒然以靜所謂退藏于密者此也人心不感于欲而妄動猶孟子謂舜之居深山莊子謂顏之心齋坐忘與南郭子綦之隱几而嗒焉似喪其耦同一靜止无欲之象是則所謂艮其背之象與咸四之憧憧往來固大不侔即咸五之咸其脢而偶有感者亦絕不相涉彼猶感而志末此則寂而若寘也當此之時不牽感于聲色臭味安逸之緣而求自獲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并不動感于視聽言動

思爲之故而求自獲其哲謀肅乂睿聖之理是既不妄動于欲而獲其身之私并未正動于理而獲其身之則蓋時止則止无所不止何思何慮之時其象如此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夫止以善行靜以養動止所當止靜不失時則亦行所當行動不失時動靜各以其時則靜固止于不遷動亦止于中節地道之所由不見而章天道人道之所以誠而明明而復于誠也故曰其道光明庭者光明之所也行其庭者由靜正而應動感循其光明之道

則感而遂通乎天下之故不以己障亦不以人障視聽言動无之而不中于禮君臣父子无之而不止于善不獲其身身之所由以獲不見其人又即人之所由以見也此无思而无不通惟止能止欲止寡欲无感害之擾素位无願外之求何咎之有○或曰行其庭猶云行不出戶庭即所思不出其位之意此素位而行之謂不見其人即不願乎外之謂人之膏粱文繡不願則不見也人之在上在下不陵不援則亦不見也○或問上下敵應二句

曰此明各止其所與澤山咸之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者不同咸之氣通應以感相與艮之象止應爲敵而不相與相與者六爻全感而動不相與者六情俱止而靜也是以艮背非感于其身則不獲雖行其庭于其人則不見皆敵而无感而不相與之象若是何居乎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蓋喪我喪耦之不與接爲搆寘乎所感而得所止然也○或謂大象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思則感矣感于思未可以言止矣曰各

爲爻位各不出其位而專所思雖似感而猶然止于其所非彼此之交爲感而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比也此思之用究歸于何思之體而仍得艮止之義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止言止可也而兼行言之語類謂行不失理所

所以爲止理固然也按彖互震爲行且震行于艮止之內則卦體主止而兼行者靜而制動行止各以其時動靜循之而罔敢失此其審時決幾道益光明固即艮陽在上非二陰所能掩其光輝根于篤實而互象長離之明體併乎習坎之心亨則明足燭幽又本卦自見之象也夫人未有不光明而動靜各當其時者亦未有于時既各當而其道不光明者也卦曰艮其背猶云艮其止各止于當止之所也故視其下體止寂如童蒙之思慮未起應

與俱寘視其上體不改止靜即動而起行如門庭以內紛華未接應與仍忘此一卦上下相應之爻位柔與柔敵而不相與剛與剛敵而不相與則與咸之二氣感應以相與者適不侔矣是以不獲其身舉五官百骸止其所止不營胡獲蓋守其本體之寂然而息其憧擾于內也止行其庭不見其人舉云爲酬酢行所當行亦即止其所止祇見理不見人蓋因其感動之自然而泯其朋從于外也此正未感害而貞吉悔亡者也何咎爲按此不獲其

身即寂然不動不但忘人而并忘我行庭不見即
感而遂通時行則行更无徇人之見凡皆適安其
止而已○按艮卦詞精妙似難象擬大旨則以艮
止專靜非同咸感欲止身安不希妄獲故惟不獲
其身身乃无弗獲矣即其思不出位不生岐見故
惟不見其人人乃无不見矣夫背者身之陰艮背
則專獲于背不游思而獲之身也庭者位之素行
庭則惟見乎庭不越思而求之人也在行庭而見
人罔爲願外即艮背而獲身亦爲妄遷惟止止敘

止一于止其所而已所其背者非忘身時未及身
也所其庭者非忘人時未及人也故止以所定所
以時遷後不以移前內不以從外也明此而艮之
理得矣艮卦詞義余前擬議而不得其旨徒費多
說即前賢不見有我不見有人只見个理之說固
精恐亦未必即此卦之旨也今細玩象象一曰止
其所上下敵應不相與形容止一所不妄移一所
止背不獲身猶止甲不獲乙一人之體背後身前
而各爲其所各止之而不相借在一體尚然他可

槩矣行庭不見人猶位內不見外即象謂思不出
其位是也旨較直捷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重艮曰兼山止而不遷故艮爲止象夫山之兼者
其背若連止于其背後不覵前以不出乎止背之
位而思獲其前也君子以之艮其背不思獲其身
即一體之內止其所而不出位者象猶之艮也且
山之兼者其中若庭行于其庭內不覵外以不出
乎行庭之位而思見其外也君子以之行其庭不

見其人就一室之中止其所而不出乎位象亦猶
之艮也蓋艮者寂然不動艮背不獲身一何思何
慮之本體也且艮者正已无求行庭不見人一不
陵不援之素行也是謂止其所是謂思不出其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六象趾與咸初之拇皆取諸身之最下者以象
之咸則云拇感而欲動如履拇而欲動之意也艮
則云趾止不壯往非若足高趾揚止之形也艮初
咸初同一陰柔居下咸以感應相與而動志在外

而拇若應之艮以敵應不相與可止守乎正而趾
亦安之此一躁一恬同形而動靜以判判于始也
夫吉凶悔吝生于動艮止不妄動失正何咎之有
然始未失正固爲守貞而又恐陰柔之性易渝故
戒以永貞斯爲利也利永貞利于始終不失正而
已艮爲山山象止而不移其最下爲山趾艮趾之
云猶山立也物未有能感而動之者不其永貞者
乎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艮其趾守內而不志外也安下而不援上也是其
思不妄動故其趾不妄行非但見險而不進早已
守位而不出其正已而未有失也已知之矣故可
以无咎利永貞貞即正永貞即未失正之謂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六二之腓艮與咸同也咸二陰與五陽感應相與
而動雖未感而躁動或不免失艮止中正之本然
則凶要能居靜守道正已而不求人人求則應斯
爲吉矣蓋當咸之二與艮猶宜守艮之止靜而勿躁

而以言乎兼山之艮則上下敵應而不相與救然
无感有艮其腓而已然腓隨乎股股剛動失正而
腓弗能救其失則隨股而動往從乎坎險而莫之
止所由心病而不快也不快云者不快于爲隨人
執下而退聽正其杜門裹足守正不隨堅立而罔
改其介石之操也夫腓爲足肚豈能自艮艮其腓
者其心不樂于進而樂于止故艮之倘隨人妄動
躁進而莫拯于陷坎之中豈不悲哉象曰未退聽
也謂未肯甘心退聽隨人以動也正其心不快之

謂○或又以爲未能退止而姑聽隨之大失艮腓
之意矣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隨者從下也如志在隨人則甘于退聽雖執鞭之
士亦爲之矣何愛于腓而不守僮僕之貞也乃觀
于六二之止靜无感而不發乎情有所執于中正
而止于禮義其立心以爲見蹇難而不之拯從衆
坊而執其隨非蹇蹇之王臣猶瑣瑣之旅僕聽者
止也聽之而不快則止之而不爲此艮其腓之不

樂爲隨而樂爲拯也艮爲手拯㴑溺以禮義中正之道猶拯以手也手不能拯枉道而退聽隨之可謂不自重其腓者矣豈足語于光明艮止之道哉以是知趾止而腓亦正也示背以退聽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九三成乎艮艮之主也上下敵應而不相與其判隔不爲之象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已全見矣至于三而九居之又過剛不中孤情絕物如人一身腰膀上下之間各爲肢體志不相感氣不相通若

設之限而止之是爲艮其限是不獨初之于四二之于五三之于上上下判隔不爲應與且覺腓不與趾連股不與腓屬身背口輔亦若不相爲貫如夤緣磬折之末由以屈伸俯仰脊骨時列筋絡分絕之象是爲列其夤豈不危厲而薰灼以滋心病乎是則知止而不知行執固不通者也豈時止則止之謂哉夫動靜不失其時道在中正動過而感害靜過而薰心皆不中不正而失其時措之宜而已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艮之成卦主三爻九三爲內卦之主以重艮上下敵應而不相與觀之不啻此爻居中而爲之限如人之有腰膀也其上而身上而輔列于腰以上者緣連腰絡而上行之其下而腓下而趾列于腰以下者緣連腰絡而下附之則此九三一畫之陽上貫頂而下放踵是雖中爲之限而實上下之連絡而引緣者也謂之夤可也有列界无隔絕安止以舒從心則適若其震動不寧坎勞弗息從或戕之

夤列不屬斯危厲矣火水未濟蒙蹇莫解陰沍重凝陽燥內灼心且由之以薰顚何有于養正故形役者勞心氣壹者動志是惟守艮止之貞不磬折以觀頤則无以小害大之情矣不往來以感害則有以靜制動之道矣故六艮皆宜勿疑艮限之獨爲厲也爻意似謂腰限列于其上下夤絡之間宜艮止而安不宜震厲而危也夫折腰者屈也脅肩者諂也非艮其限者也限之爲言閑也勿踰閑可也先賢上下隔絕之意合以觀之而義始備也哉

曰物交物則引之皆貪緣耳目而薰灼其心志者也艮之道光明舉一切暗緣之私洞然如列于内照截然不受其外緣此思不越畔德不踰閑之君子也君子之艮限蓋明于其危足薰心故也○或曰艮當寅位坎之終震之始列于冬春之限九三内體爲艮外互爲震且介在坎中震初之間曰列寅備卽本寅之義耶限之而緣之也人之爲體則亦視乎此而上下之界限脉絡瞭矣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四身之中也首上足下而中爲身身雖統稱對首足則中其身矣艮其身云者舉中而統乎上下各得其止之詞也咸之九四曰貞吉悔亡云云感動而以貞爲吉牽于思慮爲感害則艮六四之不涉感不妄動不憧憧往來于思慮而不擾其何思何慮之素繫詞所謂尺蠖之屈以存身與利用安身以崇德者其在是乎是則六四之艮其身以陰居陰而所主愈靜時止則止而所守益貞則手足不失其恭重耳目不失其聰明而天君寧泰百體

安舒不患物交物而引之以往斯爲止所止而守于其宮莊子謂神行官止其卽止諸躬之意乎蓋異學用之爲養生之主吾儒用之爲安身崇德之道也何咎之有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身期于動而有爲而曰艮何也靜而存息而養非禮勿動嗜慾聲色之奉不躭恭重端肅之則不失謂之艮其身可也躬卽身止卽艮曰躬則鞠之肅齊而行所當行亦爲止曰止則安而能遷而止所當止不自失其躬詩曰淑慎爾止其止諸躬之謂乎○或曰艮趾艮腓艮限上而身卽无不艮矣大學知止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只止諸躬一語可括之矣无咎无妄動之咎亦无苟止之咎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六五之輔取諸頤故居五與咸上六之輔取諸兌口故居上各從口之旁而象之兌說極則騰口說艮互頤則愼言語而口有止不妄言之象適當其

五柔以居剛以中正而言有倫矣故為言有序蓋
膝則无序有序則不膝一躁一靜所由判矣人惟
多言多敗而悔以生有序則吉人詞寡悔斯亡矣
艮其身不妄動非禮勿動者是也故无咎艮其輔
不妄言非禮勿言者是也故悔亡夫艮趾艮腓居
下而貞不援乎上思之不出其下位艮身艮輔居
上而貞不陵乎下思之不出其上位斯艮之所出
以益敦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艮輔即頤之慎言語非猶咸之滕口説也夫頤不
拂經則言不失序行旣中慮則言必中倫故艮其
身者即飲食而必節在艮其輔并言語而皆慎有
序之言中正可則象而不瀆同于蓍蔡斯為貞吉
悔由以亡矣

上九敦艮吉

上九陽剛處艮止之極光輝篤實敦厚以止山以
兼而益崇貞以永而益固靜而裕乎動之畜止而
適乎行之具成言乎艮而安土敦仁物之所成始

而所成終仁之所樂山而靜且壽者一于是爻統
之象曰以厚終也吉可知已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厚德載物地勢也厚下安宅山附于地之形也山
而兼則山上復有山厚而益加厚重艮之體敦固
之象也上九外艮之主居艮之終在下體之艮旣
以厚其始上體之艮益以厚其終也夫艮者萬物
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厚而敦兼而加厚而益敦
故曰敦艮以厚終也在中庸小德川流象習坎之
流而不盈大德敦化象敦艮之厚而孔固然則臨
曰敦臨復曰敦復俱可通會其旨已蓋敦則未有
不吉者也厚終即以基始也

漸

漸女歸吉利貞

艮止矣止必有進受之以漸漸進也進以銳則退
速進以巽則入深進而曰漸則入之以巽緩而不
病于銳進如寅艮條風和以被物風以漸入物以
漸受又如木生于山積長增高以漸而上又如天

地之交地氣以漸而上行天氣以漸而下濟爲卦
止于下而巽于上進不遽進于象爲漸是皆漸之
義也在人之爲學遜志時習深造之以道其積厚
而居之安象艮止其盈科而進有序象坎流其日
就月將緝熙于光明象離繼其登高自下日進无
疆象巽以受益至人之仕進驟進者敗如女之命
嫁遽從者羞故仕戒不由其道女戒踰垣而從古
者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歸之以漸迎而非奔凡以
守貞也漸女歸吉利貞就女貞以明凡進必以漸

之不失其正爲吉且利也夫進以漸則皆吉而以
女歸爲詞何也巽長女女長當歸而互得家人則
有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之象且按月艮至巽之候
當冰泮桃夭之期古者婚期多以此際而禮記月
令燕至禖帝亦于此時卦中艮象宮室巽爲乙鳥
元鳥來巢孚乳孕育正應女歸之吉且以歸妹合
看漸之巽爲長女對上乾下坤之交父母呼之則
爲女長女先歸其次及娣序也歸妹則兌爲少女
以震爲長兄坎爲中兄呼之則妹也女歸歸其長

歸妹由中以及少先後以次歸之則歸妹依然女
歸之漸而不失其序也顧女歸則吉歸妹征凶女
既長而于歸婚姻以時故吉妹尚少而處內遽爲
歸之互得睽離而不相得則征凶而異乎女歸之
吉矣夫婚姻以時男女以正漸之爲吉宜也象曰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凡爲進者可苟焉已哉其曰
進得位往有功者何也本義就卦變釋利貞謂內
自渙九進而三外自旅九進而五爲得位五剛中
可爲得位三重剛不正云得位何居是亦或然之

說也程傳陰陽各得正位亦似未了來註綜本卦
與歸妹爲一謂漸則有待而歸歸妹則女之終漸
上卦之巽即歸妹下卦之兌進而得九五之位尤
覺甚强且歸則作婦爲女之終歸而及妹又嫁女
之事非非漸猶待男未歸俟歸妹以終之也竊意
前卦言得位者三小畜六居四曰柔得位同人六
居二曰柔得位大有曰柔得尊位與此爲四見此
云得位則上卦與小畜同爲巽六居四下卦艮之
六居二亦可云柔得位柔得柔位柔順而无躁進

之情故曰進得位謂漸之進女歸吉者以柔順得位如小畜之懿文德同人之應乾同人互亦得巽故合舉以明巽順漸進之義後卦渙亦言柔得位則依然巽六居四之謂也又卦言往有功也凡三四見多取坎象以濟險之義功勞也勞則勞之戮乾勞坎以成歲功故坎多言有功也一見于需一見于坎一見于蹇一見于解皆云往有功又一見于渙則云乘木有功也此云往有功也卦仍互坎險內蹇外渙中互既濟所乘者巽木風止險安需

漸而進所以有功在蠱則曰往有事也振飭以幹事漸進而圖功其義精矣進以正云者貞正也利貞利以正也進以漸而得位之正乾男坤女五剛二柔正位于內外而和巽相得各止其所交以正合應以正與上以自正其家入下以兼正其邦國故女歸利貞極之而邦可以正詩傳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文王之化有家而國者是也是故以言乎其位不但柔順得進爲得位而九剛居五之位且爲得中進正而得中邦家之可正有由來矣盖

悍入內不艮止而安靜外不巽順而和緩躁動而不以其漸則往不但无功且致窮困漸之爲卦德內止而外巽所往皆吉進進不窮矣益之詞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卽以巽爲進之義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其位剛得中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與晉彖皆言進而漸之進也別于晉則以進必

以漸如女子之歸待男而行乃爲吉也在初未進之位而上爲進極之位均之不言進可也漸之乎二而進矣則柔得柔位漸之乎三而又進矣則剛得剛位二既待三男而行漸之乎四而進矣亦柔得柔位漸之乎五而益進矣又剛得剛位四又待五男而行此四爻進之位也而女柔男剛各得其位之正是其進有不苟以正而往畢蹇之利見渙之乘木坎之行有尚所云有功者一一具之專艮之成受坎之勞未濟以濟其功亦漸進得位而有

矣夫位以正而得功以正而有其進也如女之待
男以正合其以正也自內而外自家而國邦亦由
之而可正矣夫君子不貪有功不急期正邦而進
之有漸道乃爻第而可幾此漸之所爲吉也推其
正邦之由尤視乎九五之位其位居上卦之中爲
得中也夫位有得中而非剛者二也有剛而不得
中者三也有位柔而非剛而又不得中者可言正
不可言中四也是皆漸進而之乎正而云有功正
邦則必以進于九五之位既爲剛之正又得乎剛

之中乃足以當此也按家正而天下定蹇當位貞
吉以正邦也俱以此爻爲之主以其位天德之剛
得大中之道故自家而邦而天下无之而不有功
也進得位蓋以得其位而止否則進雖有漸以正
而猶半塗也奚可止哉內艮止也外巽則以緩進
而不止也止如水行之循科坎巽如木長之受和
風其進以漸其動不窮動從乎陽之剛不窮于陰
柔之吝動得乎剛之中并不窮于陽亢之悔惟其
止而巽者卦德也如女之歸貞靜和婉宜其家人

故吉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層累而上者山也爻第而長者山上之有木也艮
山之上巽木生之于象爲漸非一朝一夕之所能
有也君子以是知己之賢德不可以驟進民之善
俗不可以遽成必寬以居之于學聚問辨之餘日
見之行而以成其德若爲山之漸躋于九仞也斯
乃賢矣必敬而居之于省方觀民之際下觀而化
而以易其俗若從風之漸被于四海也斯乃善矣

凡皆以漸致也然則童蒙之欲速成巽命之欲驟
入豈可也哉○山上有木漸言木生于山以漸而
進長君子內以居賢德外以善俗敎民而積之厚
和巽而入之深進必以漸不求速成其觀象以此
來註謂宜居止于賢德之善俗耳濡目染而漸進
于善亦備一見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初六進之始柔而居下不務速進卻有漸義六爻
皆取象于鴻以其知時有序能以漸進其行而不

亂行定匹而不再耦如兄弟之有序夫婦之有別依木遵渚來賓南翔禹貢謂陽鳥攸居其歸必以漸可知矣以象取之坎為水巽為工又為鳥合之而文亦成鴻故統曰鴻漸初漸于干近水之涯也初六與坎連象水涯鴻飛遵渚漸于水涯雖內艮之初象為小子或不免芃蘭之刺佩觿韘而欲速成深足為病而有以漸進之一言巽以敎之是猶當其于干之始而即示以進不可驟之義何復欲速之咎哉夫飛鴻之漸始于干成德之漸始于小

子蒙以養正而為聖功豈不以漸哉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漸進而有序者于鳥為鴻女歸而奠之以彰別而明不苟匹也初則漸于干不宜其以飛而秩秩其止其漸也若嫌于卑就小子得渝而厲之不免于有言然不遽期于高翔而充近循乎厓岸于義為安何咎之有彼非求益而欲速成者可以止矣或曰卦互蒙初六之發蒙其言也厲期于養正以漸故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六二柔中則自干而漸于磐矣漸于干循涯而進漸于磐居之能安艮有磐石之象止于水交鴻有歸飛之意止于石上非在梁之鴛鴦戢其左翼為中澤之鴻雁其究安宅引清風而下集志无求于稻粱濯甘泉以自潔操有同于介石其來賓有序旅進无爭如嘉賓之燕樂飲食衎衎蓋其安處樂羣守貞遠患素志不在求飽雖漸于磐石可以樂饑不啻燕衎自得凡有所待而進而不汲汲于爵

祿之求者正此象也象謂飲食衎衎不素飽也明漸也○或曰素如中庸素隱之素當為索字索訓求索不素飽即不求飽若一動于求飽之情豈能衎衎于磐石之間哉詩碩人樂槃澗易鴻漸樂磐石安舒之意一而已問飲食何所取象曰坎四尊簠簋有艮文而坎盈滿也或象此乎○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與考槃在澗皆得漸磐意艮象衡門考槃棲遲漸象泌水洋洋可以樂饑深得飲食衎衎之意坎象泌水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漸磐則進于于矣柔貞吉而當位與五剛中爲應往有功而可以正邦者六二也于以得祿而飲食衎衎言有成功而勞之也豈素餐以飽者哉○按卦互蹇互旅互未濟互渙六二爲王臣之蹇蹇其漸磐厝于磐石之安以濟蹇也非但爲旅之即次乃以得飲食之衎衎其飽德豈徒樂衡泌之饑以勞功也亦足明渙之利涉故觀于漸而知君子之進受祿不誣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九三之鴻漸則舍于磐之樂而向陸矣水鳥于陸剛躁妄動雖陸爲平原漸于此者非不自以爲坦坦之途而不知舍安入險罾綱弓繳之象滿布于前詩所謂魚網之設鴻則罹之坎弓象離網象艮小石象莊辛黃鵠之喻一一森具患可知已中庸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避者象正如此此豈同漸于磐石之安而无危者哉如是則雌雄俱傷失萃喪耦征而不復而夫亡孕而不育而婦痛凶何如之其取象則上卦乾陽爲夫其下爻陷于坎中互得離家蹇渙旅征于關河千里之外而不免血傷故云夫征不復下卦坤陰爲婦爲母爲腹得乾夫一畫陽爻于坤婦腹中有母腹孕子之象且艮爲少男上合坤腹豈不爲孕孕而有血傷兼陽陷陰凝于元黃交戰嫌于无陽之候大无育象故云婦孕不育陰陽兩害內外皆危凶以惕之戒其進不以漸自矜才智妄動取危无能解脫則惟有早慮患于幾先勿貽悔于事後守介安貞

无爲急進行險徼倖以自速禍斯禦害之方保身之哲不其利乎合二三兩爻而觀見漸進則安吉躁進則凶危判然一靜躁之理而已或問利禦寇其意謂止害象坎盜艮止固也然以衞推之艮止離戈合成武象而戰乾勞坎亦勞成功合坎爲弓輪離爲戈兵甲胄巽命申于上坎盜止于下凱旋關庭飲至在廟則有寇來而禦得此卦此爻其竟禦諸當无不利奈其上爻夫征不復云云之凶何日貪武功而躁進則不利除戎器而備寇則大利

禦寇宜剛殺敵致果之意師出以律依然女歸利
貞之象孫子謂靜若處女者是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
禦寇順相保也
九三過剛不中而上无應乾陽夫也上征者離其
羣醜而不回復以須友坤陰婦也中孕者失其順
道而不鞠育以抱子旅次焚而喪僕家節失而枕
險蹇往而非來反離喪而徙加憂斯亦何利之有
惟利用以禦寇坎盜也即寇也艮止也即禦也寇

言害禦言去其害也在渙之上九渙血以遠害凡
期于以巽順相保羣不離而道不失征可復而孕
可育斯人事之寇于以禦矣然則夫征不復夭不
施也婦孕不育地不生也凶即寇害利用禦也禦
之如何順以相保所謂止而巽者是也直捷言之
夫征不復離也婦孕不育坎也利禦寇艮也順相
保巽也水鳥漸陸失其于勢雄離雌獨𦇎散雞塞
畢羅寇害戾彼風翰順以相保庶幾克安由來者
漸在謹其端而已或曰小雅咏鴻雁于飛此意此

象也○夫征不復離羣醜也程傳謂上无應援離
羣苟醜其義固是竊按乾之九四進退无恆非離
羣也此則乾上卦之九四退而爲坤下之三則爲
无恆而離其羣醜且入坎窞受傷故云不復如鴻
之失羣不歸又曰婦孕不育失其道也程傳謂婦
孕不由正道固是竊按坤下卦之六三曰含章地
道有美而含之陰含陽也則有婦孕之意此則坤
三不惟失含章之美而且并陷没而入于晤昧陰
錮陽也所謂先迷失道者此也又日利用禦寇順

相保也順即坤順坤之初爻履霜冰堅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辨之于早謹之于漸蓋
言順也守順以相得不復不育皆不善之殃寡賊
之寇利禦之而无由及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六四鴻漸于木木在山上鴻不木棲易爲而漸之
无咎謂脫險而漸離不安之地高漸于木雖非其
安所而順以相保者巽而相依未能同漸磐之樂
不至有漸陸之害蓋可定而亦可保如彼燕雀之

或得其桷以處者亦不失艮臣擇主良禽擇木之意何咎之有夫鷦鳥而止于屋賀燕而棲于梁皆得桷之象鴻漸而類此如小畜之血去惕出渙之渙血遠害順巽得位柔道不失可以懿德可以有功蓋亦漸之美者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鴻不木棲漸木非所安也然離于坎險或依人而畜之園池臺榭之間是亦得桷而爲一枝之借也小畜九三有說輻反目之象六四有血去惕出之

占漸之三四二爻意正相類故六四即言九三順巽相保之道一以明蹇難之知所止一以象旅巢之得所安也鴻非家禽得桷以畜順巽志合其文德之懿乎或曰山上有木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于此爻主之有惟順以巽而已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漸陵進而益高下與六二爲正應是居高位而有慕于守貞而不輕進之賢九五剛得中乾爲天爲君六二柔得位坤爲婦爲臣二志不素飽不急于求九五之君如女守不字之貞不輕許嫁而苟合則有婦三歲不孕之象然九五則居高下賢與爲正應必以禮聘之必不令其終老陵阿之間則難進者亦以禮進難合者自以正合貞不字者十年乃字婦不孕者三歲亦將成孕蓋九五剛而得中禮以下士女得所歸而不爲失正雖操如介石而井不能却湯之聘諸葛不能辭先主之顧故云終莫之勝吉是則漸進者進以禮无如其君之誠應何也總之巽在上如風天風澤風火風雷風水風地其九五无弗吉者○象曰得所願五二之

應得矣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九五剛中正而居尊位與六二柔貞相應則于磐之鴻漸于陵矣夫崇高之勢位物情所願附而君子志不素飽无求于上如守不字之女貞三歲之久何由得孕然在未歸則女也歸之則婦也女可十年不字婦不可三年不孕既爲臣當與君合志既爲婦當與夫同願是則婦雖貞不可矯潔鳴高

猶君子得君不可徒尚高節宜有功以正邦若婦順舉子則得所願而柔與剛應漸磐之吉柔以貞也終莫之勝者得所願也夫居下而志不素飽合上而功得所願志之于始得之于終猶女以子爲願婦以得子爲功也其吉也可勝慶哉夫惟女歸以漸正合无苟斯其所爲吉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上九漸陸前賢謂逵意以上九天際逵雲路天際衢也鴻漸于雲路翔于天際翩翩翠乎高風肅肅

揚其羽采雖不同鳳凰之傅天已可信羽儀之章物蓋象乎高賢之超出世外高尚自潔而蔚爲時表仰其光儀未嘗不可用之以爲法也○或曰儀如儀仗分列而以次進其羽排雲而不可亂或曰鴻不亂羣執而用以爲幣即爲女歸之儀也或曰陸不作逵三之陸陷險中上之陸離人境也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有序而不可亂者鴻也漸于雲逵仰觀其羽排而成行如列儀仗雖爲賓[illegible]之[illegible]已有肅雝之觀若无與于世用其所表用于世者尚矣故女歸有莫雁之儀男序有雁行之儀何所取諸取諸其不可亂也故吉莫吉于漸之進也

歸妹 ䷵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妹繼漸也漸進而得所歸也爲卦下兌上震兌悅而震動兌少女而震長男以震視兌則妹也帝出乎震說言乎兌在泰之六五爻曰帝乙歸妹巳見天地始交成長再交成中三交成少始于長男

終于少女妹者少女之稱震男坎男妹之巽女離女亦妹之乾父坤母愛而悅之則女之而亦因而妹之也泰自二至五天地相交互之陽交于二三之陰交于五其初三四上剛柔奇耦各居其位而二五則剛來柔往奇耦互變互成歸妹已具于交泰卦中矣其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明明天地之交人之終始萬物所由以興以祉而元吉者也何于本卦而反曰征凶在漸女歸吉歸者于歸當歸之時行歸之禮執歸之道而不失其正故吉故利

貞貞以正歸而非可不待男行而竟往也故漸之吉吉在歸利貞利在歸則歸妹之歸何嘗非吉非利惟不以漸待男而行是爲竟往征也而失歸之正歸則吉征則凶歸則利征則无攸利卦意原謂漸女歸吉利貞不利征征則失歸之正而凶歸妹亦然漸以正而說因其止以巽而爲乎詞歸妹反而說因其悅以動而爲戒詞无二意也若云女歸歸字在下便吉歸妹歸字在上便凶如云女嫁嫁字在下便吉嫁妹嫁字在上便凶可乎又云歸妹少女歸長男故征凶然則漸以長女歸少男便吉乎又云悅以動故凶謂女悅男爲凶然則咸之兌非悅少男乎諸說多强在彖傳言之明矣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交而萬物興泰之六五爻詞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正以此也又人之終始震一索生男爲長兌三索生女爲少終于兌妹始于震長乾父坤母之生育以此爲終始又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繼繼承承生生不息終而復始

天地之大義人道之終始俱于歸妹卦中統具之又爲卦坤上乾下坤之初畫交乾三乾之三畫交坤初在泰則五與二交互而成歸妹在歸妹則三與四亦交依然彖泰二五居上下之中爲人三四居六爻之中亦爲人皆人位人之終始已自然具于天地交泰之中是則歸妹无之而非吉矣何凶之可云若歸妹卽凶將无妹不宜歸乎妹不歸而生育絶天地人物幾于息矣諸家因征凶二字未明遂多爲强詆歸妹之非殊爲可哂不知歸妹與漸同吉第正言之則歸吉歸則吉也反言之則征凶征而失歸之正則凶而无攸利耳說以動所歸妹也釋妹爲少女媦兌歸則有說以動象此歸妹之所由名別于女之統詞也卽女少而或歸長男悅而動往以從之男女不以時婚姻不以正亦世間所有之事猶飲食之偶噎豈因噎而詆飲食之非今人嫁妹者多皆不時不正而凶者乎夫歸妹以祉元吉前旣言之帝乙所歸獨非妹乎以辭害意莫此爲甚然則何以凶曰唯征則凶[illegible]征則

非貞非貞則非歸故无攸利也征之爲言正也此
何以凶曰歸以漸而待男行征不以漸而往則不
由其道而非正也漸則進得位而往有功征則剛
柔反位而皆不當故凶无攸利者謂兌之柔乘震
之剛其卦象二之柔乘五之剛四之柔乘三之剛
其爻位且三畫柔下乘乎初二之剛五上柔下乘
乎四之剛皆可云柔乘剛也之象蓋柔靜剛動柔
而乘剛爲不安于靜而躁動斯失女貞何利之有
故因其卦爻之象而示之戒非謂所歸者妹卽非

吉而无攸利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
妹人之終始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女少曰妹女嫁曰歸歸妹人之常道實原于天地
之大義也天地以交而興萬物交之初一索爲震
交之終三索爲兌故六子男首震而女終兌皆二
老乾開先而坤歸藏在否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
不通則否塞何由發育蕃盛而爲興象此卦非否
亦曰不交不興何也反言以見天地必交而萬物
方興歸妹所以爲天地之大義而人道由之以終
而復始生生不絕也又咸感也天地感而萬物化
生化生則興矣歸妹視泰交進乾三于四退坤四
于三與咸之剛下而柔上俱爲天與地交二氣相
感剛柔上下之間有分而男女夫婦之道不易
則謂化生亦猶之咸感可也故兌少女之終震長
男之始父母之生育止于妹嫁娶止于歸妹故云

終夫婦之嗣續起于歸妹而生男族姓之蕃興同
此歸妹之孕育故云始屬之于人妹者人妹之歸
者人歸之其爲交爲興爲終爲始天地不言萬物
不問也故歸妹爲人道之常本天地之大義也夫
歸妹爲人之終始固原于大義要出于至情內兌
爲悅外震爲動非悅非動天地萬物同歸于无情
人何由而有歸妹之事惟合卦德之說以動乃全
人道之終而始故戴笑戴言之子于歸之喜悅也
載震載夙乃生男子之對說以動也動生于感感

由于悅悅而交懽動乃與物老淺而少深情至而
義大以其所歸者妹也歸妹則少女之行而將有
長男之育也卦名之妙有由取矣而或以悅動爲
非正歸妹爲非時則何說也或曰易者象也女子
之于歸象仕人之新進說動則干進而喜事歸妹
則年少而得志自不免于凶也其曰征凶何也女
歸漸進則吉不以漸而遽相從可言征未可言歸
也則凶所以凶者漸之中四爻剛柔各得位是以
正也正故吉歸妹之中四爻剛柔不得位是不當

乎正位也不當故凶无攸利云者女待男行柔隨
剛往義之正也貞之利也而此卦中三之柔則乘
二之剛五之柔又乘四之剛柔而乘剛女而勝男
何利之有按易言乘剛也凡數處屯二豫五噬嗑
二震二困三皆以柔乘剛卦多震兌剛下柔上此
卦內一柔而乘二剛外二柔而乘一剛俱柔加剛
上女先男行之象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上有雷澤方說而雷應于上雷方動而澤受于
下即其說以動之象則有象于歸妹君子觀象以
爲六子之序始震男者終于兌女以震之始乘兌
之終終而復始生息相續之理也其斯爲永終乎
萬物之象榮于震始者敝于兌終當震始之榮見
兌終之敝敝乃滋榮喜懼相因之道也其斯爲知
敝乎蓋君子知終之必敝而思有以永之極美少
之可悅持老成之憂懼謂兌爲毀折可悅者速之
敝也操雙斧以伐孤樹未有能永終者也震爲亨
始可懼者令其終也驚百里不喪匕鬯要由于能

知敝者也况夫主器者震長承筐者兌妹呂武之
亂聖人憂之又隱示于永終知敝中也或曰澤中
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澤上有雷歸妹君子
以永終知敝借別意通之嚮晦昧也入宴息歸寐
也此言隨時而少女之隨長男已有象矣此曰歸
妹亦言婚禮非止一日之終始晦息以稀明作實
統百年之終始永終以充知敝也夫物有終敝必
有歸藏人能知永不言昏昧歸妹之旨旁通其偶
以隨乎此可爲通[illegible]言始難與圖成要諸也或曰

震爲春兌少女而有所說動于情欲詩所謂有女懷春者乎卽求桑而有迨及公子之思摽梅而有求我庶士之咏此亦人道之所不能无者惟永終知敝則不至有氓蚩之怨焉君子之于仕進也亦然○澤上有雷柔乘剛也柔乘乎剛則陰比于陽其始則附其終則決附以說從決以怒散往往不能永好而終歸于必敝君子觀歸妹而戒征凶正以永終而知其敝之所自來也詩谷風作而夫婦之道廢蓋言敝也征凶而不能永終者也故君子

愼始○或曰歸妹人之終始終則必敝永終則相爲嗣續繼繼承承敝者所以著代永者所以衍世于无窮也此正知天地之大義而生人之大倫不可廢也歸妹以祉元吉以此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朱程謂陽剛在下女子爲賢正之德未必盡然然則初九歸妹以娣何也內卦兌少女爲妹亦爲妾其居下无正應象之爲娣從乎妹以歸者也跛者折足之象震足兌毀折而初最下爲趾爲拇者也折則跛矣跛何以能履初剛位剛爻而進而乘剛又兌性銳決近乎大壯之初壯于趾而征凶者其乎既窮其履自多非禮惟能自爲毀折其剛壯銳決之性而執乎跛而若不能壯趾之象有若娣之卑下斂屈待年不敢當御然者如是則能履矣蓋言剛壯則凶抑損則吉此所以能履而无嫌于征也仍以漸吉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少女微而在下歸之爲娣媵尚待年而不當御

則宜以順承爲恆而不可壯趾以取乎窮之凶也蓋任剛而征則凶毀折其剛果壯夬之初趾有若跛然則能非禮弗履而履乎悅以承順之恆道以此而征乃不爲壯之征凶而爲兌之和吉矣故卦雖以征凶爲戒而初則示以履吉之在順承也又按承有仰承之義內兌仰承外震巳有承筐是將之象而承以和悅則初雖以娣而可襄承祭之筐實于其主也跛能履其稍娣能承乎君子在下以恆爲履不壯往取咎承之以說鮮兆吉矣象正如

是○歸妹以娣娣有遜弟之意女子之卑幼而遜弟者蓋剛而用遜弟之道則可以恆久而終而不敝雖若跛而不足以有行而以柔順之道相承而勿失其恆如娣之以賤承貴者故曰能履而征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諸家謂二剛中應柔陰不正之五為女賢而配不良然則大有亦賢二而配不良之五乎竊以九二接初九而進其爻為剛而二之位則柔大壯

之貞吉以中者二也二為人位陰柔為幽靜以其為兌之二兌上缺互而成離目上缺一目為眇眇何以能視柔靜若貞而无非禮妄視之意則幽人之貞與以娣而不敢壯趾者同為以恆久相承而未變其視履之常也蓋恆卦九二悔亡能久中也此內卦巽變為兌巽兌上下爻雖變長少皆女宜守恆道在二爻應震之五則一是能久中之恆道未有所變以恆相承者變而猶以之守恆相承未變常則仍是恆卦久中也故利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九二與初九正相承而吉者也而二更剛中應五守幽貞而不變其常與恆二之所謂貞吉悔亡更无二象兌與巽變上下爻而剛中固未之變也夫兌為上缺亦為毀折震足也折之則跛互離目也缺之則眇初跛戒壯既曰跛能履二象戒豐則曰眇能視視固利明豐于明而又利幽眇則配明于幽不務非禮之視故其視不過而常守乎正是為幽人之貞幽人之貞者譬之月本陰體而光受于

陽縱明缺象眇內含幽光猶然與日為貞明未之有變兌象苂月而弦下德似幽人而永貞故妹近素娥幽昧之名貞同淑女靜貞之體夫月缺而能照目眇而能視其幽貞未變其婚合有常于歸之所以為婚禮帝妹之所由配月望也利云者言乎其常之未變而非同征之无攸利者按初反征凶而言吉二反无攸利而言利明以恆未變斯吉斯利矣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六三歸妹以須三處上旣不可謂賤三爲兌悅之主悅而向動不可謂有待若有待而漸進則爲女歸吉矣又何爲賤之竊以須者急求之意所謂相須之殷者是也兌三爻爲悅主而又有銳進決往之意則歸妹而以急相求如卩之須味月之須色情欲極而不知反大失女歸之貞于漸之義未當于恆之守巳失陰柔而有剛躁銳決之性與初之歸妹以娣居卑而不忘乎巽弟者大相反不類蓋須之巳急如三月无君則皇皇如也是豈由道者

乎象曰未當位罔未當道更未當也若云无德无應人无取之則反而歸之作娣殊爲可怪○或曰歸妹以急須不若其反而守婦待年之道爲不失乎女之恆也或曰兌者巽之反兌決而巽緩以須爲待失兌之旨矣或曰須亦可作待看兌少女未當于歸時以待可也古者女歸而娣從以待年也反歸之義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所歸者妹正主此爻悅于隨人乘剛以往是歸妹之禮須男之親迎而始歸者今反歸之以娣則未迎而娣先期之此變常而不以位于禮爲未當故征凶也或曰柔來文剛賁其須之與上興也言乾坤剛柔之往來相須而文以興賁之主也此爻爲歸妹之主互爲離中亦有相須以賁之象言乾剛須坤柔之來賁也奈其分剛往而文柔之上畫反歸于下而以娣故于位各有未當而失剛柔相須以賁之文天地相交以興之正此乘剛悅動之无攸利也按余前說爲確急而相須反乎歸妹以娣

之吉也今更備多說以俟訂之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何以愆期陽居上體爲震之初與三爲兌主下體之上正悅以動之相須而相期者而三以位不當爲嫌深戒于征凶四以柔乘剛爲過深懼于无攸利地處進退之間心懐遲疑之志曰愆期蓋言其志也震志懼坎志憂乾志或之者疑之上下无常非爲邪進退无恆非離羣乾九四之欲及時其志正與愆期遲歸而有待而行者同一志于及

時而動愆之正以漸待之也不然尹三聘而離莘
野武未年而陣牧野豈非有時哉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期婚期也其桃夭冰泮之候乎震于時爲春仲正
其期矣而不免于愆期卒至歸之有時而遲者正
如詩言旭日始旦而有人涉卬否卬須我友之志
也是其志在有待而不苟于行也或曰卦互睽二
女同居而志不同行則行之期或以睽異而愆在
外體震之九四曰震遂泥則行之期或以震泥而

愆乃互解則有朋至斯孚之利互豐又有遇其夷
主之吉即以本爻剛介于柔未免遲疑而愆期柔
得乎剛自必有時而行志夫君子于幼學者壯行未
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此志此行也或曰歸妹
愆期安于節也遲歸有時以求濟也美玉以待價
而沽貞女以待男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泰卦之所謂帝乙歸妹

以祉元吉者也天地交泰互得歸妹不獨乾坤之
上下交而二五之剛柔更交爲應而得乎中也曰
帝乙象出震曰歸妹象少女以五應二則帝乙歸
妹泰交之上下同志以貴下賤所爲多祉而得元
吉上不驕也此卦五互得節君袂不如娣袂之良
正節之九五所謂甘節吉往有尚居位中者是也
帝乙之妹下嫁而甘于從節而不侈則其德之光
輝盛滿不啻如月之望缺而幾于盈者矣兌西象
月生而缺缺則節損之象坎爲月而中滿象月之

望愈節損則德愈光滿則月幾望之象也蓋言其
貴行而不驕也斯吉矣○或問六五曰其君君指
帝女何以謂袂垂衣裳取諸乾坤兌有夬決之象
合之則袂也何以知爲不如陰之色幽君五得之
爲袂陽之色明娣二得之而爲袂故云不如幽不
如明之著也詩云衣錦尚褧賢后之飾言祈祈如
雲爛其盈門則娣從之飾也或曰后有月象月幾
望后德著也妹者女弟之稱也歸妹或即歸女弟
即謂之娣不必其爲媵從者也君即歸妹之君不

必指帝女娣即所歸之妹袂圖象規良于其君則其德應月其位在中以貴行娣之行以貴非以賤盖將進而爲后矣故云月幾望也存一說○或謂五于三畫人位故云帝云君云娣于六畫天位故又云月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帝乙歸妹泰既言之矣此仍其占而象以名卦則以三四泰之變而二五未變常即其地天之交泰而名之爲雷澤之歸妹也人各有妹而歸之帝乙之妹以貴匹貴二五剛柔相應位皆在中而六五之黄裳中順其君之袂固良不如九二之文明見者利乎幽貞并其娣之相承俱有衣錦尚絅之美覺君袂猶遜其良大貴服原豐麗而有節相承以袂不誨冶容此其所爲良也盖位中匹貴維德之行如月之恆乃幾于望盖明之象乎正秋而豐之同于既望也惟能持闕之戒于方盈永幽之貞于極盛其高不危而滿不溢乎是能履豐知節矣吉何如之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統一卦全體以明无攸利之象女指兌所低而承之者震也震主匕鬯祭主也兌女承之其有齊季女乎乃震爲蒼筤竹爲筐盂象竹器爲筐詩云于以盛之維筐及筥震上仰盂盛之无物又互離中虛則无實也陽實陰虛象固然也故曰女承筐无實士指震羊則兌爲羊也刲羊割牲取血以祭正震主匕鬯之事也何以无血坎血卦互離爲乾卦羊血乾則无血也无血則无以奉宗廟社稷歸妹而其象如此是不能永終知敝以恆相承者也上六天帝神位承筐无實則无仁孝誠敬之德刲羊无血則有鬼神不血食之患是則无攸利之象也弟規規于有應无應以求其義斯已固矣○或云術家各宮卦變自初至五回頭向四曰遊魂卦下卦復歸本宮曰歸魂卦乾之大有坤之比震之隨坎之解巽之蠱離之同人艮之漸兌之歸妹皆復歸本宮者也漸者巽女歸艮宮陽爲飲居象

鴻漸也歸妹者震主歸兌妹則帝乙歸妹之象也
其他立象多類此以所歸本宮之意取之但不明
言歸耳此明言求終以統全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之象前詳言之矣又按震兌二體止爭中爻
刲羊无血兌中陽實而无陰无陰則无血也承筐
无實震中陰虛而无陽无陽則无實也承云者卽
初之所謂相承也承以實不承以虛則敬主也虛
而承之究何所有矣

周易下經撥易堂解卷之十五

豐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物歸必大人主財用之所出並有故豐然內卦則
離中虛外卦則依然象虛筐之承而无實何以云
豐蓋震長主鬯之君王也其內體虛中而明照洞
若觀火外體驚遠而懼邇威行如雷爲德明以動
依然合而章光輝盛大富有日新之象且帝出乎
震相見乎離于時爲春萬物蠢動出震而亨萬物

夏大見離而益亨是其氣盛物繁无之而非豐象
无之而非亨象故豐亨王者向明出政長養萬物
功莫豐焉道莫亨焉在禮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
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
長之假之仁也王假之以明動之治致聖仁之功
是之謂尚大離之象大人繼明照四方聖人南面
而聽天下向明而治所取尚者大矣然震者驚懼
之象蓋憂與懼并互大過則憂棟之橈互歸妹則
憂征之凶戒之以勿憂何也謂勿爲徒憂宜以明

盛憂危之情深持盛極向衰之戒務使其明常照天下以保其豐而不致漸暗漸衰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之象焉斯可也蓋天地之道盈虛相倚長養于春夏而滋息斂藏于秋冬而消退時而豐亦時而耗其與時消息未可常恃而況于人事之盛衰鬼神之屈伸極盛者必衰大伸者必詘其可長恃而无懼哉人指王言鬼神郎槩指日月謂卦辭外意不必或曰離日中繫詞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其言致民聚貨已將豐象言日中象明動昃者日向西離而互兌漸且西矣故曰日中則昃坎爲月歸妹曰月幾望則盈矣此卦中互歸妹而兌爲鈌象則盈者以食雖統詞亦各有按而云故曰月盈則食兌卦正秋坎水北方冬令卦中上下二體爲春夏物與時息而豐互體兌坎爲秋冬物與時消而耗雖泛說俱按象在大象言雷電皆至取威照並行之象明照以折獄威震以致刑自是不易之義與噬嗑利用獄先王以明罰勑法同象如旅如賁錯綜皆一不離獄言然細玩則春生夏長聖但一段生意充滿于秋官刑獄之中惟能成明如雷電斯可言此獄取坎象刑取兌象坎閉諸幽兌決應秋令也○或曰王假之卦互得家人在家人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此曰王假之勿憂一假家而有家者交相愛一假天下而天下之有衆交致而聚所由豐亨尚大而无憂懼直以天下爲一家宜日中光遠而无弗照光盛而宜繼明以照也朱程之義合看而更通以鄙見則卦意全矣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物盛大謂之豐豐大也盛德大業之通象統名也夫明有不足无見于萬物昌大之由明于内而不能動而勇于外則亦无由建亨大之功出而與萬物相見彼惟明于未動之先而物象蔚然在目所見者大仰以之動于已明之際而物象愈震發而

光輝所聚者大卦內體明外體動明以動也故豐古聖王著盛大之德業未有不由明以動者也中庸著則明明則動由此而致全盛此可知豐矣夫體明而治之主王也假之假于有家假于有邦內而有形著明之積而愈光外而有動變化之推而愈極如物之春生者夏長出震者見離夫非所尚之大何其豐亨若是哉夫所尚未大王治不昭則不免見小偏安之憂既假之而尚大矣故可勿憂勿憂猶家人九五之云勿恤也然下者德業愈大

而心愈小當勿憂而不忘憂以日之中光盛而滿即宜持豐大盛滿之戒一則以喜者一則以懼如是乃可普其照于天下即可永其照于天下是謂可大則賢人之業可久則賢人之德詎不宜乎故日中之宜宜其久照也否則大者過而將革明以動而失恆可憂方大矣不幾歸于昧闇歟何者日中則昃所為有日昃之嗟月盈則食所為有月望之戒此天地盈而不能无虛之數與時為消息春夏盛長秋冬耗藏之常運是則豐可喜亦可憂天

地不能保其常豐而況于人事乎而況于屈伸往來萬物之聽盛衰于鬼神者乎然則王假之尚大非修期其大蓋將保其大于宜照勿憂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何以折獄惟明而已矣何以致刑惟威而已矣其明照如電其威行如雷君子威明並用即天之雷電皆至也夫刑獄者天下之大命折致者君子之大權明有不至則獄多冤威有不至則刑多濫下是大權不傷大命以發而无以為大德之用惟至

而豐焉乃與雷電合章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九本義訓配主為四初與四均之為陽以陽應陽明動相資是為遇其配主故不嫌其均敵而无咎以是往則有尚程傳亦主此意諸家惟旬不作均其大意俱同此說似无以易矣但以例求之天火同人諸卦明與健亦相資豈亦遇配乎獨非其均者乎似强而難據竊以太極生兩儀詩實為我儀匹也匹者陰陽相配合者是也兩儀一陽一陰

其生四象則陰陽一太一少各相配合離三震四
俱一奇加一耦象爲少陰而三與四合儀中之儀
相配者也震爲主器離三配震四則曰配主遇也
者卦于小過初柔變剛在小過曰遇其妣遇其臣
弗過遇之皆曰遇而姤卦又天地相遇品物咸章
卦象交體互體亦有天地遇意故初四言遇六五
言章或亦取爾也遇其配主離三遇震四二四同
爲少陰是陽儀中之相合而成配並居生數之序
者也初衆內外二體之全而統言之則離與震

遇儀象皆同其德相配助何所間隔明動之相資
固其自然而合非有强也以是而往致豐亨雖自
初而至于七日不但七日進而盈旬而明益明
動而加動可勿憂而无咎矣誠以王假之尚大也
此正其有尚者焉然至于旬數既盈矣豐亨極矣
如日之中如月之盈息之已盛消且因之天地鬼
神之所難一往而過者也君子所爲懼災而早戒
之或曰卦互大過故言過也或曰離爲鱉天文志
有妖星曰旬始妖氣召翠懸出入斗旁如雄雞其
怒青黑色象伏鱉主兵爭卦中言日言月言斗此
與見斗近有離象震有怒象或指此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初九曰遇其配主何也配之爲言合即雷電之所
謂合而章者是也蓋獄刑之用主于明威而明又
爲威之主豐初電初至與雷作配而爲明主者也
震同行而先遇之故曰遇其配主謂明威相配而
出則遇其明之施配之主也旬者徧布之義亦周
旬之義雷電皆至徧布其施合而章者物情无遁

雖周旬有似乎大過而鮮弗服其明威之並至者
誰得而咎之然主于威者懼其暴主于明者懼其
察是未可過而任之以過旬也過則災也象蓋不
病其旬而憂其過也○或曰豫之震在上作樂崇
德以配祖考者主四爻也豐初遇之則遇配主配
主指以配祖考之上謂震也明夷之離在下以涖
衆用晦而明者主下體之離也豐四過之賦爲遇
夷主夷主指用晦而明之主謂離也意蓋取初遇
四爲殷薦以配之主四遇初爲明夷用晦之主也

或又曰豐初遇其配主配有配合配對生成相配
反覆相配之義離三震四合爲儀象少陰配合也
雷風相薄山澤通氣水火不相射六子配對者然
也一六二七三八生成相配者也震艮反覆同象
如以類配皆可曰配豐初變小過顛倒皆震其配
以類二變恒配以雷風三變解互既未濟配以水
火四變師內體離則明夷故曰遇其夷主配以三
八生成五變坎離內既濟六變渙離內家人互有
雷風水火之配七變渙爲中孚八變中孚爲益互
山澤風雷爲通爲薄又皆配矣其九變十變家人
同人莫不遇配旬周十日所遇多屬志合无咎過
旬則十一變離火火炎則災易言災多主火春秋
書火則曰災豐上六闃戸无人中虛之象卦數盈
七合三歲則旬矣災將及之故凶竊以此義待訂
旬云者或即日之中月之盈災則昃與食之謂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離中爲明之主如日之中何以有豐蔀見斗
之象按卦中自二至四互體得大過大過之初藉

用白茅茅與蔀皆艸于象取巽木下體之六二即
互體之初六豐蔀猶茅塞之意謂其以陰柔牽繫
之私障蔽明體直如日之方中本光明而忽昏暗
所見之小明不過如星光未能廣照以致豐大朋
見斗而已所以凡有所往或進退不果而多疑于
物理且本末俱弱而爲疾于心體此疑疾之所由
得正大學註中所謂虛靈不昧之明德因氣拘物
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未嘗或息靈光所
露志爲惺惺誠由格致而復其明體斯戒而信乎
蔽撤而光發銳以志決力芟其塞心之茅蔀充拓
其樞運之明光而應事接物知之眞處之當朗如
日中往何疑疾此正示以明德之功格致誠正脩
其身而家國天下自成豐亨光大之治聖經首言
在明明德即此卦旨也象謂信以發志其即誠以
生明之謂諸家謂以明賢而事暗主九五既爲暗
主何以能來章慶譽吉耶蓋離心體虛靈不昧所
謂明德也具衆理應萬事如日之中豐蔀蔽于物
欲而昏見斗本體之明雖昏未息信以發志所謂

明之也一部大學義蘊俱括于此問斗象何三曆
四或取離三震四連合奇耦之畫自二至上如七
星布列之形且斗南而萬物盈亦主豐義易隨象
隨數隨卦義取用其意則不過言暗昏中露幾點
靈光之小明而已而萬事之樞運由心萬物之樞
運隨斗亦隱在象中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豐其蔀蔽其明也六二之明體如日中為豐蔀所
蔽雖有耿耿之小明見斗而已故凡有往以應物

每多疑疾而不果是由失其本明之體而信有不
孚故志有不發也夫苟虛中不受障蔀之私則能
信孚而發疑疾之志有不動動罔不明有弗明明
罔不至夫豈猶見斗之小明已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九三何以言豐沛沛舊訓旆作幡幔于象于義俱
无取按水草漸洳處為沛公羊傳草棘曰沛孟子
謂沛澤多亦水草漸洳之謂卦中巽柔木兌澤水
所聚豐其沛或亦澤旁漸洳水草叢棘依然茅薺

豐蔽之象象兌象巽義亦與蔀義相承其障蔽或
視蔀為甚蓋近澤之草棘叢生柔蔓而合燥性愈
為豐沛除而復滋蟲蚋之所趣或蛇禽之所至也
象心體之蔽甚于茅塞介然用之即可成光明之
路者也故以心體本則如日中柔濡膠牽盡為昏
蔽所見隱昧微末不能徧照樞運不過微茫小星
之光何以廓虛公大明而應大事此見沫之象猶
云見叢脞昧小智穿鑿无以為揆幾應務之用如
人之折其右肱恃以應動者已廢則終不可用也

夫三為離上明極之體何至不可大事而終不可
用一至于此則亦豐沛之由蓋物蔽之咎其于本
體何咎哉孟子謂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意亦
同此前賢歸陰暗于上六之應未免失之○問折
右肱肱股肱也巽為股兌為毀折右肱人所用以
應動而左陽右陰巽柔風木陰也故云右肱見沫
失其明折肱失其動明動俱失業无由豐上連大
過棟橈不免于傾覆顛沛固其宜也何他咎焉或
據此謂豐盛之業倏其顛沛由見沫折肱失明與

動之用不明于早而至撓敗復何所歸咎之有〇
又補義三爻象天爲內卦之極上高而且明高明
配天德性德業之準峻極于天者也豈不詘豐隆
者乎顧以豐沛而至于見沬折肱无所歸咎楊子
所謂高明而鬼瞰者此也似以見沬爲見魅蓋不
能如中庸之極高明而道中庸則所蔽皆叢棘而
所見皆鬼魅也明夷之左股旣傷豐沛之右肱復
折股夷難行馬壯用拯肱折莫躲棟橈兗隆大過
之所謂本末弱者本弱則末弱也于此見心之本

體晦弱不明而支體之末如股肱小體皆无由舉
矣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豐沛猶豐蔀也沛澤旣多蔀茾尤盛日中所見并
非斗而沫沫如小星水澤之泡魚口之濡也其小
明如此夫九三爲離明之極離中而將昃何至明
而若昧所由然者三之本體爲離日三之互體爲
兌澤沛澤豐而滋雜茾自必日光收而見浮沫含
中正之虛明悅偏私之煦濡欲動而從大事必不

可矣且巽爲股右肱也能巽志以求輔猶之可也
乃兌爲折毀并右肱而折之矣在敗而能履相承
以匡也折不可用難志其恤也而曰无咎何也且
已昃而何晦肱方折而戒動入宴息以守恆旬雖
過其何咎夫明動而多咎者不明于明過用而反
災也晦息而无咎者深明于明不可過用而自抑
損也故見斗見沬于日中見之者早豐蔀豐沛于
明體豐之者累也知此可與言易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九四之蔀以陽居陰仍未離巽體之柔弱牽繫則
依然六二之蔀障蔽其本明之體而所見无加于
昏暗僅存之斗光而已蓋其以陽明而居陰暗之
位旣爲不當故不免受蔽而有幽而不明之憂所
幸豐之九四值明夷之六四在明夷則入于左腹
而獲心意其全體有晦而用明之道文王箕子之
遵養正志莫不以之而震主更以陽剛果毅之奮
茇夷障蔀煥發光明震動有爲不終幽暗則在明
夷之用晦而明而此且轉幽爲明斯理无不徹而

行无不決震之主不且與明夷之主遇于入左腹
而出門庭之地哉以是動因乎明行尚乎大以致
豐亨可矣不其吉歟○按睽之九四睽孤遇元夫
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元夫即大人
彼九四處睽孤之地于下无應而上遇六五虛衷
之大人交孚而得以行其志故无咎而此卦九四
遇夷主則指東震陽亨象爲東夷仁主又爻得明
夷四變之主故云遇夷主蓋陽剛之德孚于陽亨
之震主有不吉行其志乎然則遇其配主云者固

三與四配而羲圖之離東配文圖之震東大明生
于東亦大帝之出于東也夫氣以旬而布數以旬
而盈萬物豐盈可无憂矣第不可過盈耳○或謂
九四豐蔀見斗非同六二離爲心爲日可指心體
受蔽失其明聰之用而爲言四近君多懼似有總
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之意如文王爲
羣小讒口所中蔽其主聰致于蒙難而內積文明
外兼震懼雖幽而不明之主亦爲所動初則夷而
傷之者此主從則遇而得行其志者即此夷主歟

崇侯而城豐邑已見象于此矣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之豐蔀見斗與六二同詞六二離之主爻九
四震之主爻也豐蔀則明體障見斗則非日中之
宜疑疾生于蔽明與初之進退因之發志由于孚
信兌二之信志因之而要之非震不發信志何由
往而九四蔀乃加豐陽明處陰障蔽滋甚位不當
夫日中象仍疑于見斗其爲幽而不明幾于日入

地中矣何吉之可云然外體震動九四主爻乘乾
剛壯而決藩繼離則豐而折獄才可芟夷豐蔀發
幽昧而振明作去疑疾而昭信志爲衆心之所由
以和悍大難之所由以平定謂之爲夷主可也以
內體之明而遇此有弗行行无弗吉矣是則九四
雖不當五位而豐蔀見斗未有舍此以發志者也
大抵主吉震離則配之配義與道明而合夫行也
豐言蔀震乃夷之芟夷蘊隆動而發其明也明主
二初遇之動主四五遇之日中則昃過旬乃災戒

之于初雷動斯亨合章惟雷慶之于五也○按卦有斗象杓三魁四又震仰象筐亦可象斗見之者承之以離月也又夷則爲七月之律兌爲正秋之卦商兌致刑夷主則兌之義而行乎震之仁其拯撫夷傷之主乎天地之心雷電之象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之來章前賢謂招來章美之才而用之其招初與三四之陽明者乎抑招來六二之陰徽者乎或卽全招下卦之離有文明之章乎且九五昏暗

之君爻爻詆之何以卽能來章乎是亦須附離據之說也然則何爲來章在革之上六象爲豹變其文蔚然而有章卦互革爻正當文蔚之變豹變之君子來而右大人虎變之位章美于是乎見其德行則威儀言詞之闇而日章者豐備于一身其政治則禮樂制度之煥而成章者豐備于四表應乎天文章于雲漢應乎人文章于藻火非但雷電之合而章明罰勑法卽天地之遇而章資物流形夫嘉會合禮章孰甚焉萬物之相見乎離也品物咸章豐莫加焉陽亨之來復于震也故章者章明之謂猶文明也來章云者震爲來復之卦地道之章從乾天而來而五更以坤之美在其中者若應而來之則當有日新之盛德大業日益加豐而文明之象動而飛止詩謂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慶之既有譽亦因之斯其所爲吉也按坤之六三曰含章豐之六五曰來章內含之以從王事外來之以致豐亨義各有取而爲章一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之章何來乎莫章于陽明于震爲來復是門來章明而離幽來九四之章也況離爲內體章自中來雷隨雷至動與明合豐亨之慶譽于是乎有矣大慶譽不虛有有于章也章美從實來來于陽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章孰甚焉其王假之尚大者乎謂六五爲闇然日章之君子吉而有慶豈虛譽哉程傳主來賢才致福慶其說固當第不必謂五來二之賢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上六豐之極豐其屋云者何也勝而屋之不受天陽謂屋以上蓋下天陽不入人尤欲其安靜蔽風雨而隔日星則必爲之屋以覆庇之象陰布于上上六陰密而高故取象于屋天子車蓋曰黄屋帷幕從巾亦爲幄仰盂而有蓋狙屬曰夏屋皆與居屋上覆之形相同故皆曰屋屋所以蔽也豐屋則全體皆蔽陰障已極并其家亦障而蔀之矣故曰蔀其家卦中互體得家人而五上皆陰覆上下全體又大壯之二變爲豐小過之初變爲豐離卦之上變爲豐大壯象宮室有屋義小過象飛鳥有翔義五與上天際也離爲月有覩義離三則三之不覩者變震非離而有微之離日互兌上缺而毀其明皆不覩之取象其意則謂陰蔽已極有豐屋蔀家之象闃其戶如幽暗之室闃靜中虛三歲之久歷革時移而不見有人所以然者居高位而不明人蔽寂而棄暗天際翔兮豐宮如翠飛兮空廣王德業兮尚大寧廈宇之務壯泰阿房之旣成咸陽炬而震蕩高斯何人兮蔀其家三歲革命兮殷師

喪易垂戒于棟橈夫何不保豐以觀象懼凶災兮脩省凜日中兮月盈吉慶與兮來章日新富有兮行有尚收斗沫之微光芟蔀沛之雜莽家海宇以徧照麗天中而運明在發志于有孚明以動之各得其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尚大也與大壯之卦同觀有棟宇豐隆翠飛鳥革之象特其內戶中虛闃无人焉以實之視大壯之九二貞吉判然有分乾實離虛象斯變矣夫有翔天際之屋而窺闃无人之戶豈其困而入幽何亦久而不覿過盈者終蔽大壯者易蹈理有固然事有必至凶乃其常也故君子之德業豐而尚大而密而退藏蓋有鑒于豐屋闃戶之象而凜日中之戒也

旅 ⚋⚋⚊⚊⚋⚋

旅小亨旅貞吉

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是旅也者失居而求所居離而在外之象爲卦內艮止

本居去而違之而麗于外是離其本居而爲旅處故曰旅夫居以豐大而失必以約小而得旅之道所爲以小亨也而道无大小一主于正貞則爲吉于旅亦然且卦變坤爻之柔遷而之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剛實外主柔虛若賓賓以得主而歡柔以依剛爲貴止而麗乎明則既明于所止而不暗于擇居自必止于所明而不苟于依主此所以得旅之道小亨而貞吉也夫止而不遷者山之象旅之爻也遷而不處者火之象旅之情也義各有定

在而時以屢遷于此于彼惟義之從此徙義之有象于旅也時各隨所適而義尤从則可久可速惟時之宜此審時之有象乎旅也仰觀乎天日之次于躔度于象爲旅俯察于地柴之燔于泰山于名亦爲旅旅之時義洵大矣哉小亨云者陽大陰小主六五之柔得中順而爲吉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取旅處之義也艮止在內象人之安宅可止居不遷者也顧離之而向于外猶人離家而旅處也故象之爲旅旅主外象不閑家而孤睽不中饋而傳食其占則覩乎外以爲亨否者也乃卦曰小亨則何以云凡旅處于外亢則取辱而喪朋道尚乎柔然過柔而不得中又適以致羞爲朋儔之所見鄙故旅之道剛未可任亦未可喪且旅之止居必有所麗不明于所麗則不如良禽之擇木不麗于其明則反爲所困之失親是又非旅之所宜然卦

則六五之柔得中于外五剛位也而六以其柔居之既能中自順乎德之剛上下皆剛爻也而六五以其柔乘之承之兼能旁各順乎性之剛故可以久不習之方而无疑于不利況艮之止麗乎離之明既明于得主而不苟于所止即止于投明而不失于所麗如是旅之道得雖不爲大亨而就旅言旅小固无邪亨矣凡以旅惟守柔正之常道不失于貞斯以吉也○按火在天上則大有元亨其文明大也火在山上則旅小亨其明有所止也然旅

惟屢遷時習時不習義以方外各有攸宜固難于其亨貞以吉也而丞如卦中所云旅之時義大矣哉又安得以其小而疑之也按旅人隨地无論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隨所止而安貞吉則惟其明于所麗而利牝馬之貞也君子觀旅義而知坤德旨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處山如旅寓火如旅人山上有火過而不留如旅寓之有旅人也于象為旅君子以是觀旅无定文隨所適以為處止而麗乎明而慎于投宿暫即而莫之留也乃知刑亦无定科即所入以為成亦止而麗乎明而慎于致用速就而亦不之留也蓋火之用明山之象慎獄疑則留明決而慎斯不留獄矣或曰卦互大過過明而不慎則矜察而苛多失平允之用過慎而不明則執滯而闇大非斷決之才獄之道留固過也即不留而亦過也惟明以慎用慎以明庶无久淹之獄而又非輕率任意之為斯其獄猶之旅文即之者暫過之者遷也民日遷善而不知旅日遷次而不處正可思矣○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本噬嗑豐賁之義而反覆推之各因象著義而已取象雷電本天親上而言義主于明而威電從乎雷而合章也取象山火本地親下而言義主于明以止火合于山而明慎也山下有火无敢折獄山上有火而不留獄各因乎明之遠近高下而一歸于慎慎者不妄用以矜明亦不妄止以滯其明也而亨道惟貞旅貞斯吉天下亦何之而不貴貞耶瑣瑣失貞象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初六下位陰柔居之其處既卑其才亦弱有瑣瑣之象瑣瑣下之下小之小匪貞匪亨止而不能麗乎明柔而无由得乎中斯其志則既窮迫而莫知所從矣災所不免固其自取之耳按艮少男為童穉而初者下也柔而下益卑矣漸曰小子咸曰拇此曰瑣瑣皆艮初在國語有云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于菀我獨集于枯以旅象雛之離

象鳥互大過則枯楊所咸者拇志在外而有旅
情所集者枯志更窮而无旅況睽孤而不遇鼎顛
而匪亨何所取諸斯其所取災而已蓋借初象而
戒夫旅之瑣瑣者自古聖賢豪傑之士多爲旅人
時窮而志不窮道亨而身亦亨不苟于所止而已
○或曰旅之時義大矣哉爻就旅人言之其小者
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咸拇而初志在外方爾思之憧憧濟于而小子有

言惟旅情之瑣瑣瑣瑣云者所執下所志卑其細
已甚其窮可知也斯其所取災乎取災言自取窮
而已或曰男子志四方稅駕命千里壁壘所騁
瑣瑣見足跡僕妾貨敗名聖賢半爲旅初指若巴
卑豈得謂時否時窮未爲窮志窮災乃取大畜不
家食奈何困儀羽觀象發童蒙遠期自茲始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六二柔順中正旅之亨而貞吉者也其曰即次象
鴻之漸磐其曰懷資象鼎之有實其曰得童僕貞

象咸之執其隨咸股而不處童僕志在隨人以執
隨爲貞故不吝而終无尤也合卦互體而觀之義
自確矣或疑童僕指初處巳之下者是也不知艮
爲閽寺又爲手象執隨未可拘牽上下爲義若拇
則遯之畜臣妾豈在下乎或謂終无尤也承全爻
謂即次之安懷資之裕又得童僕之貞復何尤之
有○或謂貞亦統言即前旅貞之謂如所即之次
旣正所懷之資又正所待之童僕皆正不苟于所
主不苟于所需并不苟于所隨凡旅人一有所苟

尤即從之其貞如此又何尤矣程子謂不言吉者
旅以免災厲爲善然則卦詞又何云旅貞吉乎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之即次止其所而安詳也懷資巽近利三倍
而探之囊也得童僕貞執隨之皆艮也柔而順乎
剛夫何尤而何傷也在旅之爲道執柔而將之以
巽自爲人所悅隨所止宿而資旅无忘也故即次
懷資役其人而无非滅也或以即次次于路藉茅
而巽乎牀也懷資資于身宿舂而戒于裝也艮童

執其隨旅之慈而涖之莊也童僕之貞得之為主光也○旅六二即坤二之爻次牝之貞利之主也柔順中正安吉得常所謂得朋與類行者此爻次也旅即其次如行未出疆術內地之程次館次艮止之安猶然坤貞之吉非越次而離于外者比也在坤為厚藏物以資生載之既厚資之不窮其本爻之德主于利物者然也旅即其次乃懷其資餱糧裝而委積饒不告匱于道路居之安者資之裕其所懷固依然厚藏以攸行者乎且坤利牝馬欲

義不孤攸行得朋況于童僕執隨而供給使得主而勤常服主不失其道僕亦安其貞斯其所為利也奚尤焉蓋內體為艮厚附于坤六二之即者坤之次懷者坤之資得者坤之貞无之而非順也牝馬之行地无疆所至皆旅六二之順豈非其有得无喪者乎過此則焚次喪僕而同于剝廬之象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九三過剛不中而居下之上固有焚次喪僕之危而參觀互體則有漸陸失處之象以其火炎于上棟橈于下失其所安象為焚次在執隨之童僕亦難堪其剛很毀折之暴而不處以旅次而若是以與下童僕之正義亦因以喪矣斯不其危厲矣乎夫離犖醜而失道漸三之寇有由來焚旅次而喪貞旅三之傷為已甚謂其居之為過厲也繫詞三多凶蓋未安也而况于旅乎大抵柔處下而瑣瑣旅志窮而取災剛過中而行行旅義喪而得厲焚次離其宅喪僕離其心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三于漸有夫征不復之象于咸有咸股不處之象于大過有棟橈之象于睽有曳掣之象在睽與大過猶不當爻而漸咸之內艮九三與此同一象也三本多凶而旅尤為厲焚其次者失即次之安无所容也蓋艮為次舍而火上之與離之焚如偕也喪其童僕貞者啓乖睽之咎不同行也蓋艮為童僕而離棄之非巽之執隨比也夫寡親旅也剛而不中而失所依止不啻以薰心之厲而為焚次之傷并失所隨從不啻以喪馬之逐而乖執下之志

既以旅之失所爲傷又以旅之寡親與下非盡下之背上下一旅情之漠不相顧其義固已喪矣王子安滕王閣序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書出一失失喪僕之情在他邦皆客以旅與下視童僕亦他鄉客也即不逃喪夫誰暱之故曰其義喪其志離也○或曰次不必焚而傷如焚僕不必喪而義已喪卦之象旅之情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旅于處何謂也曰旅之義離所處也內艮爲

居處之宅方出門庭甫離其宅而心猶繫于所處則有懷故土憧擾于朋從往來之思極目遠方進退于睽孤遇合之志宿宿信信如縶如維是爲旅于處之象與明夷之受傷而出門庭者異勢亦異象異情故雖得資斧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而心意不獲何有于快昔人詩云但願在家相對貧不願在外身纏金此旅人之至理至情而易于旅之九四象之出我之疆離此適彼而未得其交孚之位則所由睽而心違也雖剛壯之

夫不能免矣在艮二曰其心不快不快于退聽而隨人在旅四曰我心不快不快于出疆而載贄也○按睽之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謂遇乾五之大人元夫也剛柔相遇而交孚也故志行此亦似同位同象皆爲不快彼睽孤而志于行此旅處而心乎止也兼內體互體推之則其情異矣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之義既釋于前矣更玩之四之旅于處得所安處猶然二之即次也得其資于橐于囊猶然二

之懷其資也得其斧号矢斯張干戈戚揚猶然二之得童僕貞之衛也然舍其止于內之所而從其離于外之處雖于處爲安而資斧具備要處非其處剛而處柔視六二之柔即柔位不離于次而有得朋與習之快者迥不侔矣故曰未得位也言乎其剛處柔也心未快也言乎旅處而豐非我心之所快也夫牝馬之貞敬義之立不習无不利故无不快而况于乃與類行之方也若位之爲柔牝處之以剛壯離其次而旅處焉非所習矣則爲睽孤

之象離逃元大不厭于供衞如旅處何矣○按是
二之不極其隨則其心不快不以退聽為快也旅
四之處未得位則我心不快不以得資斧為快也
孟子之不受兼金嫌其无處而餽之中國之室萬
鍾之養豈其所快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六五之射雉一矢亡離為雉文明之禽也弧矢取
諸睽威武之具也以矢射雉一發而中則以文明
象雉之離德本柔正得中乎外而順乎剛不啻如
遺一矢洞乎其胸是柔體而乘乎剛文雖而為弧
矢所中象乎文明之德兼以弧矢威天下其乃文
乃武者乎以是言之得中借為得中猶云雉得中
乎外而受乎矢則射雉一矢亡即柔得中乎外而
順乎剛之謂也夫離為戈兵甲冑人知為文未知
為武其本卦曰王用出征兼取武象又合諸睽利
弧矢則柔而用剛文而濟武倘亦有赫怒整旅一
怒而安之思乎程傳謂人君无旅旅則失位何拘
拘也其終以譽命云者在敦商之旅曰克咸厥功

譽之隆也壹戎衣而不失顯名可知矣在遐苦之
旅曰以篤周祜命之集也諭仇方而悉云帝命可
見矣譽從人命從天六五天人之位柔剛之德交
濟則天人之心並順譽命所由永終也○或曰行
塞則雉膏不食鼎之三也上逮則射雉一矢亡旅
之五也彼行塞而上不逮此上逮而行无塞雉膏
不食其射雉不獲者乎若射雉一矢亡何雉膏之
不食也以彼證此行塞于下者今且譽命逮于上
以是取鼎之大亨以養而睽之元夫既遇是即旅
之小亨而貞吉者非止而麗乎明何以逮此本前
說見旅之時義大主此言羇旅而旅之小亨亦見
矣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之射雉男子生而志四方之所為也不璅璅
而窮于下徒為取災之可鄙乃赫赫而逮于上則
有譽命之可嘉于雉象文德于射表武備觀五睽
有弧矢之威離為文雉之麗君子柔而從剛文而
兼武弓矢之器藏于身巧力之施隨所用于乾則

㫖三而虛一有似乎一矢之亡變離則外距而中通乃況之五雉之射譽命也者如書云嘉乃丕績欽哉汝諧之類是也夫譽命之逮也自君上譽命之逮自上也嘉乃績如射雉一矢之亡郎可膺錫馬蕃庶之晉左傳彤弓玈矢以覺宴報亡一而償百千當倖致哉大抵火在山上亦不殊于明出地上之象第爲日則大明爲火則小爲晉則柔進上行順而麗乎大明爲旅則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其廣狹亦較然分矣然旅不同晉者大小廣狹之分而旅不大異于晉者柔中麗明之象也則謂射者雉亡者一矢所表見者賓旅之微長而上册逮以譽命之隆其郎柔遠人之嘉善而矜不能乎似又就王者之優旅言也而旅人之不可不懷抱利器以適茲土益可知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上九剛而處上于乾體爲亢乾五變爲離火性炎上而旅上爻爲小過飛鳥離凶之地其下互體又合大過棟橈凶之象全體上下則艮止而麗火大

有焚象炎上則焚其上鳥巢于上而火乘之則焚鳥之巢且在人爲棟者在鳥爲巢在人爲棟橈者在鳥爲巢焚鳥猶旅也巢一枝之上而焚之則失所棲猶人失其所止而不安鳥處巢而子母呴呴相樂焚巢則嘵嘵而號咷周公作詩有毀室之喻不啻鳥之爲笑爲哭也旅人失所安狀亦似鳥喪牛于易云者謂失柔而順乎剛之義何以爲喪柔變剛而不得中亢之極則喪矣牛坤順說卦象子母牛易者處亢驕物而无其難其愼之心忽易如不經意則柔消失而有焚巢之凶矣○睽之初九曰喪馬象乾剛之往四而離羣旅之上九曰喪牛象坤順之居五而上亢睽三之牛掣剛掣柔旅上之牛喪亢喪順也大壯之六五喪羊于易羊指兌易由于壯旅之上九喪牛于易牛指坤離腹大亦象牛易由于亢或曰離有離喪之義兌有喪脫之象易本諸乾德行恒易以知險離之則不知險而喪于易矣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于乾亢而有悔于離則依然乾亢之悔也故
離之上九于木也爲科上槁離雉鳥也巢于槁木
而爲科亢而過焉始于焚矣火炎于艮山巽木之
上鳥忠于取子毀室之災于棟也爲桃下巢也爲
焚其巢既焚无所止宿鳥如旅人栖栖靡定是爲
以旅在上若昭公之出居乾侯其義一焚巢之鳥
而已在鸜鵒童謠門往歌來哭其郎先笑後號咷
之謂乎夫同人先之以號咷從離得合而爲笑圖
于離而兇相遇者然也旅人先之以笑從兌致睽
而爲號咷徂于易而爲喪牛者然也牛取坤象順
也喪牛失順道亦失衆失國之由乃知巢焚于上
牛喪于先非焚之喪之于號咷之日已焚之喪之
于笑歌之時也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自昔皆然奈
其終莫之聞何也若昭公之拒子家爲可鑒已

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旅受之巽巽以入也巽于行爲木于象爲風于人
爲女于序爲長女于儀爲陰于象爲少陽于八卦
之數爲五于羲圖居西南于文圖居東南于德爲
和巽于才爲入于變則乾得坤之初畫奇而受耦
剛而變柔一陰承乎二陽之下不爲躁動而順以
巽也故名之爲巽重巽則上下皆巽如風之隨扇
物以和滯鬱皆散萬物之所出以潔齊郎申命行
事之所出以著象也爲卦九五君位得中得正命
所從申以陽剛之才巽乎中正之道則志于內者
行于外命之申之將見所命之事從志而行上而
巽于巳之志亦下而巽乎人之志凡下之以柔卑
相承者自莫不順乎中正之剛是則陰雖爲小而
有亨道不利有攸往乎夫乾之二曰利見大人乾
之五亦曰利見大人此中正之大人郎見之在田
飛之在天天下有不利見之者乎此言乎申命行
事者有象于風之隨事隨志行巽乎中正亦言乎
申命行事者有象于風之隨人隨事剛柔皆順乎
剛也占而得巽在上利爲大人在下利見大人卦
詞主占者而象象則明卦義也○或問巽之亨主
九五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九五變而六則盡也宜

其亨不如巽何以巽小亨而蓋元亨也蓋乾之剛上坤之柔下巽入則无細而不入艮成則无鉅而不成又雷風相薄山澤通氣水火相逮而不相射全具乎中以著地天交泰變化成物之功蓋其振之育之者大備乎天行終始之運旋故獨爲元亨而巽則本體互體純乎陰柔雖爻多陽剛而惟九五之中而且正爲能致亨蓋陰卦斂靜爲亨巳小中命行事之用孰若振民育德之爲功乎○或曰巽入也小亨謂巽之爲用小无不入凡察時占變

度務撥幾慎密精詳无細不入愈小愈亨此巽之所謂小亨者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天下風行后以施命因而重之申前之命也當其初命已巽入乎下民逮于重申又巽行乎上令凡以齊民而使之无不隨風而偃也其申命之象何也乾以陽剛之體巽而從乎中正之道志在風行于天下而令柔處在下之民皆順乎其剛斷之施莫之敢違則上以巽而申下以順而從是其爲卦雖陰小方來而巽有亨理則亦利有攸往矣夫往則易利乎正利見乎中正志行之大人不啻如草之從風風之從虎也按卦主初與四初猶于姤遇之惟四則重申之主爻也此爻巽居上而皆吉以其合志于上而行之于下得乎柔之正順乎剛之中其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似謂五之剛中正六四巽以申之志合乎上令行于下則其巽以申者

柔也而皆順乎剛之命是以小亨猶小畜之懿文德而亨也以文德之懿爲文命之敷畜之者小以畜大中之者柔以順乎剛之德即小以申乎大之命也曰利有攸往依然密雲不雨之尚往曰利見大人則非與九五之大人見而合志而爲有孚攣如之固則亦未必志之行隨所命之而无弗順也大抵施命者后也申命者臣也六四臣道巽以申君之命于民者也陰小于陽臣小于君是其爲小亨乎夫巽則臣道之當然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隨風風之相繼而隨焉者莊子所謂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是也夫唱于唱喁一巽重巽君子以之其德惟風在姤之施命誥四方者申而重之舉夫事之所宜行既先之以命令恐其未盡從也又重申之凡以齊物而振民也蓋扇和者風徐而入之而不驟布化者風隨而被之而乃徧事未行而命先申之命既申而事乃行之君子之言巽于道事巽于理有如是夫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六巽成卦之主也乾三陽初變受坤之一陰則爲巽所謂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者是也巽于羲圖陰生午半則一陰始于姤孕根于先庚三日之丁自是而爲坎爲艮爲坤陰盡于子半剝果于後庚三日之癸自一陰至六陰自姤始實自巽始若蠱爲巽之終巽貞艮悔則爲山下有風其位值于先甲三日之辛而循環互看則歷雷風山澤交錯之卦始于巽之終爲蠱者終于巽之四變而爲恆則依然巽受于後甲三日之丁歷姤歷大過歷鼎以至恆也以此推卦中之始蠱而終恆則天行之終于成艮而始于出震也而乾坤之運見矣在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各三日之謂確不可易矣在巽始丁而終癸則生午而盡子半之說在蠱始辛而又終于丁始巽之七回旋而終巽之四仍在下巽得羲圖之右半蠱具羲圖之全局終則有始天行終于艮坤始于震自山風至雷風天行一周終而復始巽自丁至癸无初有終卦變卦互无一陽

卦有陰之終无陽之初故只全而未全亢亨小亨于此分矣○初六何以曰進退陰性本柔而又居下初木乾剛上進陰爻卑柔畏剛又欲退故主進退不果之象武人剛銳武人之貞則剛而守正且與履皆上互得離離爲戈兵甲胄其人既剛又披堅執兌之象故曰武人非是言剛不言武爻爲進退于志既疑武人之貞斷以正道則志不紛亂而治矣內以治己之志外以治人之志皆此貞也或問武人之貞其決于進而不疑乎觀諸賢之解志

治以進爲治矣如其當退必以進爲貞乎治乎始曰剛克柔乎曰觀小畜之初則其復自道焉而已道宜進而進宜退而退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巽初六詞有二義以柔下進退不果其志疑也利武人之貞決其或進或退一斷以正則有以治其進疑紛亂之志此以剛克柔爲義前賢及之一以巽志各進不輕進退不輕退再思義理其志多疑慮周詳在和緩之人或牽而失幾而在武人剛猛

旨進不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量敵而進慮勝而會者則利以巽志爲正道蓋以制其妄進倖功之心故曰志治此以柔兌剛爲義前則夫子之論季文子後則夫子之示子路者是也又一義巽于乾之初爻變陽爲陰于卦爲姤正陰進陽退之會雖初陰尚伏柔道相牽疑于羸豕蹢躅而進往見凶漸將成否極且成剝勢將龍戰而疑于无陽而陽亨之窮壞亂莫支之幾已開于此矣則將有兵革之事宜申命于早利用武人除戎器以戒不虞此飭蠱于未壞戒霜于未履不得以怠緩養安馴至于窮剝斯爲正道蓋其志乎以陽制陰而治之于其初也此本天道以條人事正申命行事之大者爲義志疑者猶然姤之柔道牽也志治者猶然姤之剛遇中正而天下大行也武人執兌之銳披離之堅健而從乾之戰而以剛克者也在姤患女壯刑又甚焉治以武貞制其疑戰其決幾于陰陽進退之交而非以輕試也視厥初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九二之巽在牀下巽何以曰牀巽之二何以曰牀下在剝備言乎牀之足辨以及于膚而巽則剝之始陰自下生生于午半巽于木爲莎于禽爲雞于體爲股亦可言羽在豳風以物候驗天時五月夏至一陰生則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已一陰而進于二矣已爲先庚三日之候矣以物類之小者驗之動股者又振羽矣是巽雖陰而動而振則未離于陽之動也覩剝之牀猶未入于其下而巽陰漸進已浸浸有由野而宇而戶而牀下之勢矣周

公于詩已早爲示暑往寒來陰長陽消之漸蓋聖人不忽于昆虫之小卜陰陽消長于天時正以定剛柔進退于人事而无疑于其志也用史巫者陰陽卜筮之掌按于月令占乎氣候而知災祲禳之祓之紛若煩爲之計雖事若小數而察時知變聖人尚之故吉而无凶蓋以巽志而得中而中命卽于此行也其可忽哉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牀笫興之地也巽陰入之而務爲潔齊祓除祲祟

致用史卜巫禳紛若告語其所申則祈祝之命而所行則謹小愼微不泄邇之事也以迓休吉吉斯應之蓋信乎于中六二之所得者中也豈虛文哉或廣一義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蓍巽合天地參兩之數而五之于象殆爲蓍乎蓍圓而神策于牀下命于史巫紛若不一而决疑發信亦以定志也故吉得中則不偏于所治也或又一義曰巽德之制也猶工之繩直而齊物者也故巽稱而隱而事以行權必得中焉乃不偏不倚若牀之平直而下齊

其斯爲巽于牀下乎若是則制心制事而得中任史吉卜巫言禳曰否紛若不足以疑其志而反可權而用之矣何所之而非吉乎是則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之象也

九三頻巽吝

九三頻巽吝何謂也曰一巽再巽而三巽則巽而頻也內既巽而外又巽互家人則有婦子嘻嘻和巽失節之象互睽則與曳牛掣居位不當而志既睽離何有柔皆順剛中正志行而无或塞之理是

則頻巽頻吝志窮于所人既无以達中孚之誠而徒以滋大過之咎不其可羞之甚乎夫復之六三曰頻復天道之无往不復而爲頻此其于義无咎也巽之九三曰頻巽人事之屈節包羞而爲頻此其于志乃窮也在復之進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至于乾皆陽之伸頻復可也在姤之進而遯而否而剝而至于坤皆陰之屈頻巽不可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以命之頻巽則非治命巽以行之頻巽則非果

行在巽之究爲躁卦而巽之頻失中道故巽以頻而吝志以疑而窮也夫知和而一于和者志既窮于无節決疑而滋其疑者志更窮于寡斷是皆頻之爲吝也○按巽之志治治以一貞頻巽非能貞矣巽之用紛用以一中頻巽非能中矣其卦體則牽于柔其爻象則重乎剛將以決疑而齊紛乃至屢治而猶變此志之所爲窮而吝之所由取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六四承乘皆剛而陰柔无應何以得悔亡而又田

獲三品也曰六四之巽巽于上下之間巽以事上自獲乎上巽以臨下自孚于下上下皆悅何悔之招且互體爲中孚信及豚魚悔之所由以亡也悔既亡則有致功之本而順乎兌秋之令彰其睽矢之威逐巽禽搏兌兎而雞射離雉以充鼎烹中命行事威從于田以昭武功計獲則近利三倍威品惟三三離數也而武人之進退步伐即以寓之蓋威弧矢以順陰道利有攸往羅幣獻禽以利見大人誰謂枯楊白茅之間非申命行事之地乎君子

觀巽之六四而知悔亡有功之所由致矣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田獲三狐解網之德也于以寓赦過宥罪之仁田獲三品齊物之功也于以彰申命行事之制在巽于下而爲姤姤主初在巽于上而爲巽巽主四命施于初而申于四則六四爲卦之主爻命之申事之行視諸此爻矣夫國之事莫大于賓祭與戎而君之自奉次之田以振武飭戎事也一爲乾豆敬祀事也一爲賓客重賓事也一以充庖以頒徒御

給賞事也行事之命俱于是乎申之鼎之享上帝養聖賢與其所自養養人固无弗潔且齊矣是則六四田獲三品之義不猶然潔齊萬物之旨乎申巽命于上下事以行功以集矣夫功不虛有有于行事事不漫行行于申命命之申也順時齊物武人之貞斯以利牽羊之悔斯以亡矣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之大人也柔皆順乎剛

者即此爻卦之成以初四之柔爲主而卦之亨利則以九五爻爲主謂剛而巽乎中正而能剛以用柔以申命行事在姤之九五含章施命誥四方之后亦即此爻而此爲重巽則申之故其事從志行而命以巽入故于家人而王假有家勿恤有言物行恆之德于鼎爲鼎黃耳金鉉利貞有正位凝命之基于中孚爲有孚孿如信及豚魚之實故其占爲貞吉悔亡无不利曰若是則元亨矣而曰小亨何也曰鼎元吉亨卦中有乾元蠱元亨卦中二老

交三男備于天行起山風而終雷風出震成艮始終循環俱統于巽位羲聖之全圖可按故終則有始是爲元亨若巽卦中本體互體俱女純乎陰象起午半之丁一陰生也盡子半之癸六陰具也丁先于庚三日癸後于庚三日在天行出震一陽初生歷離而兌而乾至巽一陰自下歷坎而艮而坤剝復之交爲終則有始巽一陰至六陰自丁至癸是无陽以開天行之始故曰无初止有陰以要天行之成故曰有終此所由小亨陰體小也第可言

貞吉而已前賢言丁取叮寧癸取揆度于人事固當持此義以戒之而推乎天道則備于蠱與巽象之分論矣見于初下在前賢言占言當然在推爻義言象則指其所以然也俱不可廢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位乎中正剛而以巽施之其志无弗行而命无弗順蓋惟其中以行正剛而克貞柔順乎剛巽而得吉中命而无非明命之顧諟用以亡行事而皆其順事之施乃无不利自其重巽而言巽于下

者或初命而未之行位不尊而權制不足謂之无初可也巽于上者終乃命而有其事位在上而中正以觀見爲有終宜也况巽五轉蠱之六而爲九承幹父用譽之德行齊物申命之事仍然一无初有終之象也若庚之爲言更也義猶之申也一命于先矣更重命之于後是先庚後庚猶言先申後申更端示之後不必盡同于先更僕數之後不外重申于先各以三日言巽命之揆度于先不啻再三之周詳巽命之叮寧于後又不啻再三之申令

也日者離象三者離數先取下巽後取上巽重巽
以申命先後以庚續也例猶乾九五之言先天後
天而已至于蠱之先甲後甲彖言天行則推天行
以求可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九之巽在牀下即九二之巽在牀下二從陰生
自下之始要其極而言之于姤而預戒其剝也猶
五六月間動股振羽之時已占其有十月入我牀
下之漸上從陰進于上之極即其候而言之于剝

而原始于姤反覆以申其戒也其曰喪其資斧貞
凶何也月令孟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
聚无有不斂王者于此時則申命曰天氣上騰地
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于是有謹蓋藏斂
積聚之事因之而行則因物候知天時申命令行
王事凡以厚其資謹其衞也倘巽緩之極不命謹
命循行則資斧以喪何以爲入室處而謀改歲之
需凡事而巽緩若斯此即蠱壞窮剝之所由致也
余讀豳風七月之詩而深知易意諸賢何拘牽字

句而徒聽說爲也○或曰巽有牀象兩木四足剝
之剝牀從巽入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之入一陰生于下象之爲牀下取巽木似牀而
下附地也故于九二即曰巽在牀下言初柔之在
二下也進而上之則窮于无可復入柔巽之極究
爲躁卦其志窮其道固已窮也窮則多喪喪資而
不近仁无以爲長養也喪斧而不近義无以爲斷
制也資斧既喪何入而可正不免于凶也○按上

九與九五同一剛爻而上九則非九五之志行曰
上窮也則有悔與悔亡者異矣曰喪其資斧則大
爲不利與无不利者異矣曰正乎言非貞曰凶也
言非吉若是則巽在牀下猶有先庚之初喪其資
斧反无後庚之終矣大抵巽于四德近利利者義
之和也即巽也故巽爲德之制也巽爲風和以長
養萬物資生之利在焉巽爲工爲繩直義以裁制
萬事斧齊之利在焉喪之則不利之甚也夫何由
喪巽小亨于下而極窮于上也巽猶未大變于乾

體故也乾之上曰窮之災也曰與時偕極是可思矣或附會一義詩曰迺生男子載寢之牀牀者陽之資始處也剝言剝牀謂剝陽也迺生女子載寢之地地則牀之下也巽爲長女巽在牀下蓋陰宜下順而不可以上而疑于陽也其道窮也

兌

兌亨利貞

巽入而受之兌說也風習習以和扇物欣欣其向榮夫子所謂巽與之言能无說乎是也感无心曰

咸說无言曰兌兌于行爲金于時爲秋于象爲澤于體爲口于人爲少女于性情則爲說繫下傳曰說言乎兌又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又曰兌見而巽伏也有巽之伏伏以入不可无兌之見見以說也卦體一陰進于二陽之上剛乃藏而柔見于外色潤而言以快也剛中故亨柔外故利貞亨者剛之奮大陽而流形中所由以見外貞者柔之守坤陰而含章外所由以根中也亨遂而貞正此說有亨道而无妄說之失說得貞正而爲羣悅亨者鮮

弗利矣是以順天理以應人心无違道干譽之情而民无不悅忘勞忘死所必然者說道之大大民勸矣哉以是知說惟貞乃亨也

彖曰兌說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彖之義各按卦按爻其曰剛中柔外二五之剛在中在爻位之中初與四俱剛在柔畫之內而四尤

處上下二卦之中也柔外則三居內卦之外上居外卦之外其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三與上于內外二卦俱在天位應二應五則人位又以六畫分看上六當天位陰居陰故用順字六三當人位陰加陽故用應字先民句似就孚兌吉言犯難似就孚于剝言內卦孚自和來外卦孚自商引民勸合內外常變而言其孚也或曰先民犯難俱就孚于剝言也兌說也說以心不以言故云兌也爲卦剛居中則誠孚柔居外則口婉是爲言由中而說以正

利于守貞而信不失是以上說天心而順乎天下說人心而應乎人蓋說之以正固之道而孚于天人則以是說先民而與作而民忘其勞率民以犯難而民忘其死夫豈猶甘言美數而爲說之小者乎蓋至勞與死之俱忘天與人之交與爲說甚大而民有不勸于義者哉或曰易詞取用无卦外之字忘勞以卦有長坎坎爲勞卦而取之忘死以卦互大過有棺槨葬埋之象亦本坎爲萬物之所歸也而取之曰民勸心目懽說而相助力又兼取井之勞民勸相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離麗也一陰麗于二陽之間兌澤何以亦曰麗則以兩澤之交滋互益如相麗然且隱具一離麗之象于兩澤之中虛而通合而明乎而說者也是名之爲兌君子以文會友以學來朋樂羣敬業以講以習則居然麗澤之兌象也在坎曰習教事在臨曰教思无窮古者辟雝頖宮以造士皆有取水澤之涵濡滋潤源流通貫凡以朋友之說而講習者皆麗于道德淵泉之數者也○按造士于澤以講學也以習事也講學而詩書禮樂之文无不明習事而弓矢干羽之事无不嫻以是知麗澤之功大爲益多也○象取兩澤相麗互爲滋益朋友講習君子以之其說相麗以心亦相麗以口澤之以道德詩書斯爲兌澤也深矣夫豈燕朋溺友以善柔爲說者比哉

初九和兌吉

初九曰和兌君子和而不流取兌卦爲坎水塞其下流水不流而聚爲澤之義夫兌爲金行象爲銳決而初九爲行之發端以剛處剛外无應與疑于孤睽獨往與人不和則爲說以諧衆又或失之流而愈下茲按其爻象視其全體剛居剛位自損折而下人既不病于志銳說本說體有限節而不流又不嫌于阿附則和以爲兌亦兌而能和澤以類聚蓄不下流是謂中節之和而爲麗澤之兌正之于初要之于終可也寧得疑其行之不失于決即失于流也哉故吉或曰兌之內卦互四爲睽睽恐

雖異則以和吉和正中之所自孚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九位下以剛居剛而與九四又以剛相敵而无應與疑其行之躁決而有所不和乃觀其本自有之剛正而和于義所已發之喜樂而和于情愼密則口无疾言溫潤則貌无遽色既无所乖戾不失之同流和說之至也以是而行羣焉而或疑其黨周焉而或疑其比未之有也是以吉也夫和氣致祥吉固莫要于和也螽斯惟詵詵乃宜子孫爾羊

惟濈濈乃阜羣類吉何如之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九二之兌乃兌孚矣爲爻剛而得中志閑家而未變說而能巽信化邪以交孚合家人中孚之互體而推其象是爲孚兌之吉也而不中不正之悔我知其亡矣蓋鶴在陰其子以和顧出于中心鼎有實我仇不卽尤消于初體孚所以吉悔所以亡乃知誠无不動及于豚魚兌之體信存乎已志兌之用信通于物志象曰信志也并其孚也孚則其志

一以信其信一由乎志也孟子謂中心悅而誠服之者是也孔子孚于下七十子從之師道此孚兌武王孚于上八百國歸之君道此孚兌兌之亨其卽亨以孚乎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孚兌因乎和而爲言也行之和者未有所疑斯志之孚者罔有不信故孚言信信孚于中而悅以誠通巷遇而不悲于睽孤子和而有得于心願在君子以朋友講習相得无開信而不疑其行和其志

孚也按卦互得中孚九二正其以信貫[illegible]孚之處此曰孚兌蓋有取爾也

六三來兌凶

六三兌何以曰來兌何以曰凶夫朋友講習象麗澤之兌則下兌固承上兌之來中澤而受外澤之麗者也其來也孔子之所謂有朋自遠方來者卽謂之以和以孚可也何反言凶蓋就其所居之爻位剛而不中而所發之爻蓋柔而非正而又居上下重剛之間承乘如晉楚之爭鄭惟[illegible]玉帛以

待來且將以左右逢迎之意巧令如工明之恥魯
徒事口舌而希說則即其位而觀其象是其來而
求說說而迎來柔善而令陰險匪亨匪貞凶不免
矣象曰位不當也蓋言非朋來之說即凶惟就三
之爻不當于中正之位如是以來之斯爲凶也○
或曰兌之三中虛无實性偏不正以其居下之上
處高位而市甘美之言内外來而說之虛譽動衆
是聞非達君子之恥過情以此此來之凶也昔人
謂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來之易即去之速可

借觀矣○或又曰來兌在天道則陰來殃氣至也
謂其已成乎兌而五則巽之初陰也自是而成大
過棟橈之凶于是乎至或又曰孚于兌不待招來
而自孚信志也三不當位而以口舌招來之非信
于志者故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六三兌卦之所由來也陰來附陽悅以口舌不中
不正去君子之乾惕來小人之巧令方以甘美可
市㑹知毀缺實多故媚説宜放佞人宜遠不放不

遠而悅其來三風十愆由之以游書所謂有一于
此未或不亡凶何如矣此則來兌之一義也又曰
澤天爲夬五陽決去一陰也兌濡而柔中則不推
不決陰而使之去反爲狃陰而悅之使來志睽于
惕號夫何當于中孚棟橈于本弱將奚解于大過
凶不免矣此來兌凶之又一義也○或曰兌口主
言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巽于汝志
必求諸非道故君子不悅非道凡來而可悅者多
凶而可懼者也推之兌爲羊甘來悅口而華元有

羊斟之凶兌爲妾美來悅目而晉獻有驪姬之禍
是又來兌凶之一義乎合之向所見皆旁通无盡
者孰謂易可執一解以占百乎至位之不當則明
凶之由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九四上承九五下比六三居乾進退无恆之位進
則從于中正退則牽于柔邪互巽又爲進退疑而
不果之象其爲兌也兩有所說莫適所從再四商
度事齊事楚多懼而不寧悅道悅紛交戰而未定

是爲商兌未寧然既曰商兌則必商以正道介守而不易疾邪而勿比從中正而不牽柔邪斯未寧者寧矣不有喜乎兌爲附決物有所附麗則用商事有所決斷則惟介和以孚說之仁也介以孚說之義也○或曰兌正秋也其音商盲風至盲風疾風也據此九四曰商兌似援月令取義言正秋曰兌厥音中商曰素商亦曰高商商于樂書作傷也與夷商義同于律曆志訓章也物成熟有章度又作商度之義或者以金兌過決宜商量裁度之夫

萬物章度成于秋亦彫落于秋而多傷故自梧桐葉落以來秋陰司令物漸彫傷昔人悲歌秋聲有賦皆志感傷之意九四當正秋之中正素商高商之候雖萬物之章度可悅而氣候之彫落多傷未有寧處故爲商兌未寧人臣承君出令感候察物必皆中度以達秋氣則商量裁度之得宜者也于時夏令既收寒熱均節盲風雖至介疾不作民以喜悅國有度也蓋順乎天時以應乎人之大者也

發此折讀易一得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朋友之講習原以商度義理惟恐其行之多疑志之未信不和不孚而徒求口舌之悅以此再四商之而未敢寧居如乾之九四或躍或在淵進退未有定處必詳審及時乃可介然分斷而去其疑疾得其信發則以未寧求寧所謂志以道寧者從商度介悔中得也和而不同孚而无間喜可知已故九四之喜有慶于同而異而疑亡有慶于革而當而悔亡內之正家則外之改命吉孚于是乎在矣

蓋惟其商之是以悅之非苟焉已也○按進德脩業欲其及時進脩之功在于商畧非爲邪也商之以天人順應非離羣也商之以朋友講習兌之有喜乾之无咎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九五孚于剝者何也前賢之解或然也以鄙見按順乎天以應乎人舉彖之全旨而推之則孚于剝云者正先民犯難二句之義也夫天時下兌秋之際物象剝落九四之商兌而未寧者正其候也而

天子居總章太廟命司彷度自孟秋完隄防修宮室城郭諸務先之又趣民收斂兼爲易鄉市來商旅皆于剝候而先民者也又或于秋月興師出車斁愾則于剝候而犯難者也以言乎其時則剝物之候以言乎其事勞民犯難又近于剝斁其民之衆也顧先之而民忘其勞犯之而民忘其死何其孚之至而悅之深也寧非其孚于剝者乎蓋惟其剛中柔外說以利貞而正當九五人君之位以行其順天道應人心之令故雖率之于勞與難皆剝

地而民不見爲剝也然在民不見爲剝下之孚于上者深而在君猶見爲厲上之孚于下者至以有厲相戒聖人如傷之心无時或釋此所爲能孚剝所爲能順天而應人也是則二之孚孚于安居五之孚并孚于危剝兌之大民之勸胥著于此矣前賢何猶守晉人之空談而徇拘于風影爲也○或曰內象多主講習中象意外象多主民勸中象意朋友之孚君民之孚備乎兌之義矣初九之和秋有春氣故孚于兌九四之商專言秋氣故孚于剝進否介否可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余前論孚剝之義求之象傳確不可易矣今按其象詞與履九五同而履則夬履貞厲象云履帝位而不疚者此爻也剛履中正不忘乾惕危厲之心故可履尊位而不疚而此外體非乾之惕厲爲兌之說乎陰柔上乘陽剝中剝覩乎天時察乎物變驗之人事俱不免有消剝之機正蹊孤之所積而革易之所開也爻正尚乎九五之尊位志能信乎

中孚之誠然是于變剝之時而得孚信之志先可忘勞難可忘死雖不云飛龍之利見已不失鳴鶴之子和况其象履虎之攫咥何至同牽羊之悔亡是其孚于剝有厲之占乎夬孚剝猶然貞也不殊于夬履者也有厲之戒顧可忘于有孚之日哉○或曰革言虎豹之變易毛澤也兌爲羊剝亦猶變乎

上六引兌

上六之引兌曷引之本義謂上成說主引說者也

程傳謂兌極說而猶引長之剝則見欲而動引之斯說諸說皆具一見管見則謂亦九五孚于剝而言言其孚于剝者孚之以信其道大光非故為招引而得其孚蓋惟剛中柔外說以利貞順天應人民不待有意以引之使勸而自无不孚故雖于剝難之地忘勞忘死若无其誠孚之道而徒為違道干譽之術欲誘而引之使說則非能順天道應人心不過陰為市美私以結權雖假天命以為言究十人心无所應是為引兌强引之假引之非能孚也故曰未光也兌為羊引兌者象于牽羊就剝豈其志孚而願從者哉夫民猶羊也麾之來歸引之就剝皆非悅孚之吉也○再按全卦言民言朋友象多取之羊初曰和兌詩謂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羊羣而好鬭故貴和濈濈和象角不觸也不觸則孚于其羣矣九二言孚兌猶詩云三百維羣之象也曰來兌凶猶詩言麾之以肱畢來既升之象也夫麾而來之或逆羊性故凶也其曰商兌象秋羊或詩所謂絜爾牛羊商度選祭則羣羊未寧如各

擇選推介疾得免故有喜也其選以祭者天祖鬼神所歆或剝或亨則昭事之誠孚于剝矣雖有厲用之當也其曰引兌牽牲入廟强之就亨非孚剝之象也蓋正意則言說亨利貞取象則言牧羊使和而安于羣而不違性而迫之來用羊則商而孚于剝而不失宜而强為引皆順乎天應乎人之意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引兌與來兌之分內見可悅招之來欲動于中也外見可悅引之去物交于外也故來兌者甘美在外受而來之則內亂其德自不免凶引兌者柔脆在中牽而引之則外蔽其明豈得言光也○或曰曲禮云樂不可極說已至而又引長之則極矣○或曰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朋友講習說已詳而徒引衍其詞是滕口說也非反約矣○或曰視履不考祥而以非禮之柔曳引君以容悅或引朋以宴樂皆不考祥之所為不中正不光明也○或曰其以上爻為首首物者引物者也

上爻柔暗不足以引物大過之滅頂比之无首既濟之濡首皆是也故曰未光言柔暗也○或謂笑爲引伸天開口引笑之象悅之極也論其爻則未光也

周易下經撥易堂解卷之十六

渙 ䷺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之爲言散也說而受之以渙說乃散舒而志不鬱也爲卦内坎外巽風行水上象于渙釋乃名爲渙其曰王假有廟互震主七鬯王也互艮爲闕庭亦廟也觀盥而不薦主不在中渙假于有廟震乃主鬯以薦矣凡以萃渙而渙萃也其曰利涉大川大川謂坎利涉則震巽皆木乘之有功乘巽若舟之乘風乘震坎亦馬之御輪如雷動也步坐以濟險渙若不驚何涉險而履順若斯亨之至也要惟其雖動與險濟而利乎安貞故亨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何以亨内卦坤中而得外乾四之剛來而成坎一陽陷于二陰之間則有困窮之象而乃不窮者坎本窮冬冬互震而陽亨窮而之乎亨冬而之乎泰

也乃內卦坤之六二本爲柔爻往而居乾之四位變而成巽在外卦柔得正位而與上九五合志是雖非小畜之上下俱應而巳有孚于上而同矣夫四與五剛柔不同德而柔以濟剛君臣相得即其上同同則未有不亨者也蓋二四爲內外二卦之主爻即主此二爻以明其所由亨也其曰王假有廟固爲萃渙之義原其取象震主匕鬯巽乃潔齊王在廟中盥而致薦有孚顒若固巳假廟矣若夫利涉大川濟乎險難仰震互而象舟駕坎輸而象

馬雷動風馳並爲乘木又况木道乃行爲益甚大乘時順動往乃有功則无在不賴其亨濟之用而生人險難之憂渙然釋矣是謂渙亨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象爲渙散先王即卦象之渙而致其萃渙之道則以風行地上盥而不薦而有孚顒若者風行水上則王假有廟而利涉大川大川涉風水之渙萬頃而收之舟中有廟假人心之渙萬國而收之廟中享于帝則匕鬯之主盥以薦立廟則顯若之孚渙以萃矣詩曰蒸假无言時靡有爭王乃在中不言而假以此合天下之渙而收之一王祇一王之渙而假之一廟中庸所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知其象或因同一風行行地上則省方觀民敎設于上而下化也行水上則享帝立廟王假于中而渙合也問享帝曰出震者帝也鬯以享之問立廟曰艮門闕廟象也山而立之問以享于帝立廟合渙何取曰說在問禘且巽爲木則有本坎爲水則有源物本

天人本祖風水之象渙水木之思合至于合百代既渙之氣合萬國各渙之心而並收之追遠報本之誠其理原自曉然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初六入坎濟險之時下水上木固有舟楫乘風之象而坎輪震車兼之爲馬上蓋象天下軫法地行地致遠雷動風馳象駕彼四馬繫之轅端則當險所用以拯者馬之壯同于舟之利此利有攸往而无不吉依然涉大川而乘木有功之說也蓋就渙

之初而槩言致亨之具有恃而往行所无事斯意象舒以渙于始矣○明夷之二曰用拯馬壯吉象曰順以則也此卦初與同象同詞象曰順也彼柔順而明于正則此貞順而從于亨道各有主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內體坎險初則入坎之始患于失道而凶當急爲拯之而所用拯者必馬之壯乃可有功坎于馬也爲美脊爲亟心視坤馬之牝而脊美心亟壯也可知以是馬行地而駕震車歷塊追風比涉川之乘

木尤利如是而非壯趾之凶斯吉也謂此力則壯從乎卦之陽德則順說乎爻之陰也在剛劣之馬性難馴而馴良之馬乃功也○或曰坎川利舟乘風乃順用之以拯壯同于馬言馬以統舟也依然涉川之利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九二渙奔震雷動而馬壯風馳其象如奔當涉川濟險之時而奔赴如此宜其來而窮困而大失所安事與願違則悔且不免何功之有惟是剛中若內動不失机渙然奔馳于險難之[illegible]而安舒自若如憑机之象今人乘風破浪則安坐舟中駕馬驅輪則安坐[illegible]內雖不忘憂懼之情要不失舒散之度是爲渙奔其机即以見乘木有功剛來不窮之意也此悔之所由亡而願之所由得者也後世若南陽之巾[illegible]東山之綦屐或彷彿之若急騶倉皇遇險失度有奔之形无渙之意必其才短志小鮮有不窮且悔者○或問机可作事機之機看亦可作倚机之机看且可作榠机之机看三者何居曰

三字相因倚机較密當險難時勢机榠之會而有相機奔拯之才則渙然解散疑懼得倚机之安安于倚机悔乃亡功乃有願乃得矣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九二之剛從乾之四而來于坤之二也其來也剛則動而若奔其不困窮則安于憑机處險中而渙然以濟奔走若馬壯而非足之勞安行如机藉而忘險之懼舟車之用乘木同功涉險如夷由于智勇所願无驚惶失措之[illegible]此爲得之矣[illegible]謂乘

長風破萬里浪豈不爲得願哉○按坎爲川震仰盂象舟得乘風力而奔又坎爲輪震象車與馬行駕天衢而奔人坐其上如倚机然渙舒自得正可思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

六三渙其躬明乘木有功者之自其躬見也在內卦統于躬初用拯馬躬方入險若有弗逞二則動而濟險其剛來之勢奔如其不窮之象渙如奔而渙若倚于机固爲度之安渙而奔猶急于拯仍爲

躬之瘁未遂云渙其躬也逮于三歷險之盡險將向夷動將就靜雖其躬在恐懼脩省中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解而免險往且有功前所歷之勤躬盡瘁者至是而即于伴渙舒散盡懼與險而漸寧心維亨而漸釋不特不計其躬之私渙若冰解并不計其功之有靜如雷收是其躬實來于險中而其志若在于局外古大賢之難定身閒功成志釋不致震主豪身更何有悔○或問六三尚未離坎險震驚且處多凶之地其勞何遑舒渙若晁日出震者勞坎勞則功之既成而躬可渙而无悔矣自是而外而渙羣皆內而渙躬之進象也夫易則由躬而羣而上逮于王者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艮止躬之安頤甘養之正非不歷坎勞而當震動乃蹇難方解動而有巽益之象勞而有漸舒之情險方枕藉仍懷坎坎之憂躬匪王臣不言蹇蹇之節此時求濟曷敢寬躬志在有功未嘗忘外故視其躬渙若江湖之散人而原其志實在驅馳于王

路故躬即鞠躬以許國外非局外之辭勞即其動止安和皆其經營遠畧也功所由成悔何從有或曰此散釋其躬之私謀而志在外圖君也與蹇二同旨○或另一意功成身退渙然安舒志在局外范蠡之泛舟其此象乎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六四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是也巽在上卦四爻皆六巽柔體四柔位六柔爻純爲順巽皆與上九王相孚小畜上合志也中孚上巽順上也家人曰

順在位也益曰告公從以益志也漸曰順以巽也觀曰觀國之光尚賓也此則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是皆孚于九五臣而獲上之象也其曰渙羣何也猶中孚絕類上也之意也在乾之九四曰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巽則坤柔得乾剛之四位則離于牝馬之羣上而合志于飛龍之主故中孚曰絕類此曰渙羣皆離其朋比之私而一其志以順上也在中孚之風澤反復相類故曰絕類在此卦之六五爲羣故曰渙羣易一詞而舉數義旨不離于乾

坤之宗也然則坤之得朋非乎詩之飲御諸友失渙羣之意乎曰自古无一人獨建之功木非可以孤乘馬非可以獨拯即机亦非可一人而奔則有躬必有共濟合助之羣雖功成身暇豈有離絕朋助使渙散而不歡聚之理而此曰渙羣元吉何也夫當其剛以濟險用壯而奔之時羣以助其勞而渙如不驚若懲于几則躬以安定者安習嶺述于功已告成得願而渙之際羣以多其績而渙如不居如睽之孤則躬以散釋省釋羣比是其奔机于

險中剛之才不窮渙羣于位中柔之道无失其不爲元吉矣哉夫順巽者德之聚也業之崇也居人臣之位動則濟險如川之涉靜則安貞如丘之止渙之四兼有之其德聚業崇大有丘象以觀明夷之六四獲心意于出門庭其所思匪可同論蓋彼之出夷傷此之出險難雖同一用拯馬壯吉彼則用晦而此則光且大也所由然者惟渙其坤之羣而互艮之丘坤之中幽艮之上光九五則艮敦之上爻而四固能合志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渙羣乾之四來居二而離乎羣剛坤之二得位乎外而上同又離乎柔之羣在六四去柔居柔爲離羣得羣而曰渙羣何也朋以正乎道惟順助心无私比不怨不爭釋然于羣類之中无相猜忌潔然于朋黨之外非有繫援此則渙其羣而臣道无失吉之大也夫比而多獲雖若丘陵小人之詭遇貪功君子不取即有丘之形渙然若冰之散此其光明正大之槩豈尋常儔類之所思及哉象意兹渙

丘而釋之後賢不附權黨有衆人見爲太山已獨見爲冰山之喻殆即渙其羣渙有丘之謂乎前人離小羣而爲大羣使散者聚而若丘其論固精恐未必即爻義也鄙意則以卦互于丘頤渙有丘則不觀朶頤于崇高多積之家趨權門附勢路而黨援朋比之私渙若冰矣此蓋渙其羣之大者也或疑震艮居山以息自養是于丘頤舍之而顛爲震動則拂其經矣此曰渙有丘蓋渙然于丘頤之靜而不爲震動之躁求繫援于其羣也在明夷六四

之獲心意匪其所思謂其原不計獲而何羣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九五之大號何號乎風行之施命誥四方者是也九五之王居何居乎大觀之中正示天下者是也一取諸巽命一取諸艮闕汗或以坎卦而震則王也故震曰震主春曰春王九五君位亦云王之居也大號何以汗固惟出不惟反也亦惟坎勞則汗震動則汗用拯馬壯後世所謂有汗馬之功君下令以奬勞之則渙汗云者大君有命勞奬乘木涉川之功正以渙釋汗馬用壯之勞固九五攣如之誠孚繫于下實六四渙如之順志動于上也夫人君之號令莫大于賞功而人臣之得君莫隆于受賞惟時天子有路車乘馬之錫而人臣有依蒲在鎬之頌是易曰渙王居云者正詩所謂有那王居與保其家邦天子萬年之意也康公頌成王曰伴渙爾游矣優游爾休矣皆渙王居之象易于鼎曰正位凝命此非其正位者乎夫王居京師也京師安于磐石號令速于風雷王主七鬯告廟策勳尚

謂有鬱滯未舒散之氣咎哉是之謂渙前賢幾于離志解體豈易之所謂渙乎或問序卦謂渙離也非乎曰彼亦解離舒散之謂非言離心離德若既離異心德何但受之以節乎古人字句深淺輕重之用以意領之可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汗猶言渙發也汗有發散開鬱之義惟出不惟反先賢以大號之宣令布誥渙發于王居或散其居積以惠下如武王之大賚景公之大戒或遷其

邑居以依民如盤庚之遷殷周公之營洛此皆大號之所出以渙發者也布之自上行之于下夫何咎焉惟王建國位正乎中大號以須享帝立廟命所宜先也而渙汗于是乎播矣余前以人勞動有功則汗巽命勞坎以獎休之王渙出車臣頌天保以釋爻義通徹卦理說奇而正或未如前賢之平易兼舉也○按渙汗其大號即大觀在上渙汗猶之盥潔承祭先發大號以夙戒也王居齋宮散滌思慮乃假有廟顒若在中不言而睟穆有爭有孚而下觀而化也夫以此假有廟亦以假有家假有邦正位而无咎也如此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之畫陽巽也若變爲陰畫則與內卦之坎同一血卦是爲重坎陷險之象則不啻出一險而又一險害何由遠惟上得陽爻而成巽體水變爲風險變而順是坤順血類而得乾陽之自外而入噓氣爲風者以散之若出震之時東風解凍是爲渙其血蓋就巽之不成乎血而言也若其內卦之坎雖亦血卦而爲憂惕之象固已早去而出之遠矣夫前惕既出而後傷已散其體既巽順不爲亢龍之悔其象益安舒无煩拯馬之用斯始終一于渙釋遠害之象也非大智大勇其孰能與于斯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卦本坎之上爻陰變陽而成外體巽也坎爲血卦陰本血類也卦則坎而變巽以爻則陰而變陽所謂血卦血類渙釋而散去之矣故爲渙其血去滌自以全其體而遠出于傷害之地也夫用馬壯奔馳安如憑机濟險之智勇即其舟車而解蹇利涉功成身退渙然有局外之志此時猶未離險地不能自外于汗血之勞謂之志在渙躬可也不謂之渙血至于上則渙其血而引去矣傷害之地出之既遠良弓之所以不折走狗之所以不烹也○按此卦自初至上義實一貫初入坎險則用拯馬壯汗血之勞何敢辭瘁惟是險中奔逐車騎馳而指揮中運憑机安舒乃奏膚功蹇難用解迨于功成順得釋渙勤勞躬以安閒優游門若如處局外

志在遂初由是散軍歸馬徒御虎賁並爲解去卩
不言勞心无私比羣以渙矣吉莫大焉所有偉績
崇功比于丘嶽而渙然消釋于丘園棲止之間未
嘗畧以爽平險難利涉大川侈爲己伐槃其心思
是其汗血之勞可稱而渙舒之度更可敬也非智
勇光大曷克如斯惟是臣克守順君不忘勞念其
汗馬功成渙發大號告廟策動分茅胙土凡以巽
命之申昭其坎勞之享而此時侯伯有屏藩之建
王居同磐石之安其享帝立廟主鬯萬年可也正

位乎中夫何憂咎是則以大中大正而爲渙者也
若夫渙汗勞功惟王之大號而渙血遠害惟臣之
長計故自六三而卽志在局外上九而益懼入害
中古順臣功成遠引以保其終渙其血去之思所
全于君臣之交者大矣然則渙亨利貞卽此不可
以槩觀哉

節 ䷻

節亨苦節不可貞

渙而受之以節欲其知有限節而不可過也天地
之氣萬物之情不可發舒解散一往而不知限制
節也者所爲準當舒而舒當止而止之則也大天
地春生夏長陽氣發舒出震齊巽固已披紛解散
成一渙象渙從火則煥從水則渙渙而不止則幾
于元氣蕩散而莫可收拾故離見而後換而爲正
秋又換而爲冬其序則生長之後繼以收藏爲兌
爲坎凡以節止其過盛之氣而固而密之使不盡
洩養而充之使不終窮故節之爲卦內兌應秋外
坎應冬若其隨時節候則自出震以迄成艮无月

而非受之以節也至于人事因乎天時順乎天理
无論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卽理所宜然亦當受以
節度无敢或過或不及是故言動爲人之機樞不
可不慎慎以其節而已兌爲口舌言所從出之戶
震動爲足則行所從出之門也互而得艮止在上
兌而加艮口舌以止其卦爲損損亦節損有餘之
義象以懲忿窒慾而言語爲端之意具于中矣震
而加艮行動以止其卦爲頤頤亦節養之義象以
愼言語節飲食而議德行之旨亦不外乎是矣是

皆卦中顯有之象故內外受之以節乃无之而弗
亨節固未有不可貞者惟時當其窮勢處于極節
而苦焉雖性之所許非情之所甘是聖人之所惆
也故曰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何以亨事有其節乃亨也爲卦分內乾三之剛

以居外坤之中而爲坎分外坤中之柔以居內乾
之三而爲兌柔分而三以節乎剛之過剛分而五
而獲友于兩柔之間位既得中道更以有節而得
中也兌坤柔分乾之剛而爲坎體之剛居外乾剛
分坤之柔而爲兌體之柔居內一剛一柔柔內剛
外分之既均均之爲節而就爻以觀二五之剛又
各得其中也夫兌說象喜樂震與坎象怒哀震動
爲發艮止爲節發乎中而止又得中剛柔不過節
中庸之所謂發而皆中節者是也是爲達道而何

弗亨矣夫節惟亨而可貞亦惟可貞而乃亨乃亦
有不可貞者節之苦者也生以舍而取義身以殺
而成仁龍比夷齊之苦忠伯奇申生之苦孝與共
姜之矢志靡他若此類者皆爲苦節非不爲古今
名教之所賴然豈爲人臣子妻道之常而願出此
哉其道已窮極于无可解免處險難屯蹇之時行
乎其致命遂志之事必非耽此而爲之也夫膳蘖
不可爲飲食捐糜豈得爲常經此苦節不可貞之
說道窮而非亨也或曰鈞是節也道也獨爲苦也

道之窮也節則心安而理得雖窮亨也彼君子甘
于其苦若則力竭而時乖窮而匪亨也故君子願
爲甘不願爲苦夫苦節則不可貞而可貞者居乎
中正而分乎剛柔者也以柔言之三爲成悅之主
進四爲入險之初其動行乎險也見險而進而不
以爲蹇遇難而濟而不以爲屯則說以行險而爲
安節之亨此人臣之柔節得坤道之順正而或從
王事无成有終者也以剛言之五爲當位之尊合
二爲觀頤之正其充止于節也流而不盈中不矜

于侈大欲而能窒享可損而二簋則當位以節而
爲甘節之吉此人君之剛節得乾道之陽明而位
乎天德動罔有悔者也推其由剛既得中九五之
剛尤當位而中柔不得中而九四之柔以得位爲
正剛柔適均中正不失所由以亨吉而通也坎之
爲言通亦于斯而可槩矣○說以行險人臣之安
節亨兌說震行而止于坎險也此正以通者也當
位以節人君之甘節吉又卽頤甘艮限而有尚于
震行也此中以通者也且從節之道而推言之天

地不能以无節而況于人事乎故四時若天地剛
柔之所分也惟節而寒暑往來之序不忒四時由
之以成乃人因天地之節準乎時宜以制爲度數
其財以時生亦以時用而无非時妄耗之財是財
以有節而不傷其民以時使亦以時休而无違時
過役之民是民以有節而不害故夫敬授人時授
以節也制節謹度以財成輔相而左右民一因乎
天地四時之節也節也者剛柔分而剛得中節陰
陽配而陽道亨也王者自養以節所養以節剛柔

以節保泰以節推之六十四卦中大約有節乃亨
无節乃窮不外于中正而已○彖釋節亨先言卦
體坎剛在上兌柔在下內二陽而一陰分坤柔之
一畫于乾剛外二陰而一陽分乾剛之一畫于坤
柔柔得剛以節柔之過剛得柔以節剛之過已有
節意在分之剛柔各三而適均未免柔而敵剛均
之非節乃其數則均而其位則剛得中而爲內外
二卦之主柔以佐之貴賤輕重大小之分限截然
此于節之天然而具者見矣其曰苦節不可貞言

節无不亨惟節之苦者爲不可久不可與常道同
論以其道窮極于无可他議之地則寧爲其苦而
非節之道固以是爲常而蹈之也自古忠孝節烈
有極于苦而不忍言者固人生不幸之遇豈其常
哉至于矯甘爲苦自困于枯槁孤窮之極則過中
失正不可謂知節矣節固常亨者也自卦體言之
兌說震動以行乎坎險而艮止適當乎剛柔交際
剛獨得中之正位其節也艮止之當位正以節乎
說以行險之宜其亨而通也艮當位之中正故非

同若節不可貞之窮所以然者人事之以節而通原準乎乾天坤地剛柔分而剛得中之理亦天地不節有春夏而无秋冬則四時不成而陰陽寒暑之序以忒聖人不因節而爲之制度則不符天地生財養民之數而窮奢極慾勢必至于傷財害民夫天地之節四時者節也聖人不傷財不害民準天地之節以制度者也蓋節之象澤上有水水流而易溢兌受而有限以其有限制其易溢平則容之滿則出之有一定之則而不可過君子法之知

多寡之各有定數長短之各有程度于以制之如以澤之大小以節乎水之流蕩且知過乎數度與不及乎數度內而无以得性情之正而使喜怒哀樂之皆中非所以成德外而无以得文質之宜而使豐儉剛柔之悉合非所以利行因以議之而言動飲食之間无之非節象矣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水溢于澤矣象下无節然澤以納水水在澤上猶未之溢而溢于澤之外是水從澤之限度猶爲知節也故謂之節君子觀象以制數度必文質奢儉之不踰乃可稱物平施是曰制節以議德行必喜怒哀樂之皆中乃可懲忿窒慾是曰和節蓋兌澤而承坎之流坎科而謹兌之潤數度之制也滿而不溢德行之議也習而維亨在坎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已具一數度德行于卦內而兌之不爲濫觴不爲漏巵其象以朋友講習則制之議之即存于習之講之之中夫坎流于上兌受于下所以節其流

裒益有數上下有度制之不可踰也且兌悅而主于施坎憂而歸于約所以節其性儉爲美德損以利行議之不可畀也况制度循寒暑四時之軌數議行本剛柔中正之德宜象之義彖之旨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初九內卦兌之初晝也兌爲口舌言之所從出也夫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出好興戎于是乎在故長舌者階厲尚口者多窮君子務爲愼密言不輕發有不出戶庭之象如少女之言不踰閾斯可以无

咎蓋生人通塞之故言語爲之端其通則鶴鳴之在陰塞則雉膏之不食莫不由口舌之所致君子知之故愼之也自初至五山澤損卦之象兌口艮止而兌止于內卦之三是猶言不出戶庭取以象之繫辭夫子專就言以發其旨示人者眞且切矣其外則四臣五君兌口乘震爲動四動則臣不密出戶庭矣合五則成頤象五動則并君不密出戶庭矣幾者動之微指二爲震初成言乎艮若自二至四動則又出戶而門庭矣故失君失臣而害成

也聖人推易精深豈後賢風影之談哉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之愼密繫辭備言之矣要從頤之愼言語而合證之內卦兌口舌言語之所自出也互震而動出自口矣互艮而止又言之不出戶庭內之內不出則密之密也女子內言不踰閾君子處默而扃戶其无咎也知言足以興而時通默足以容而時塞通則象坎之下流塞則象兌之下止豹之者水之德貞而爲智也夫兌通也坎亦爲通不出戶庭與受之以塞以兌本坎體而下塞口舌之愼有如戶庭之扃乃以无失君失身害成之咎塞正所由以通也蓋君子塞于言而通于德塞于居下而默而通于獲上而孚也○或曰知通塞云者謂其言不輕出而于事理之如何而通如何而塞灼然先見若龜蔡之前知无言而如神也卦中互頤象乎靈龜不出戶庭乃知通塞其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之旨乎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兌之二互體則震之初震動也震爲足主乎行帝出乎震則出而行焉之象也且兌女內言不及外震男外言不及內女守戶庭爲正男則否也故男女各有其節九陽剛之爻又震動之始顧守柔節中處門內長男而有女象春震而若秋氣自二至四足不出門庭以外視內口若議飲食況言欲其愼行欲其敏口動而觀朶頤其爲言之不愼可知艮止而象行庭其爲行不敏又可知夫節者時中之謂故時序之節當月之中剛而執柔男而

象女口動而足止言喋而行鈍是爲失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之至道故曰失時極也時極謂中節極者天之中節者時之中九二之象此其所爲凶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兌爲口舌主言以愼密不出爲无咎兌又爲少女言不踰閾守其戶庭此固其恆節也君子之謹庸言其象如是初則兌之始而節之所宜謹也震爲足主動主行以次且不出爲凶震又爲長男交不出門困于庭內此豈爲剛節乎君子之恥躬行蓋

由于是二一則震之起而節之不可挫也願丈夫而爲小子之係時行而託幽人之貞門庭不出通塞失宜既无當于時止則止又何有于時行則行夫時者事之極也好從事而亟失時亦不知極也是以凶也○按九二亦剛中之爻而其象如是其說有二一則雷動而蟄啓萬物皆出于門穴于此時而尚磐桓迍邅行庭不出何濡滯也中有牽繫而不剛奮故也一則言宜謹而行宜勉震而在兌體是象跛折動而當艮止行象限畫剛處柔位悅而

懼難出震有爲艮腓不進其坐言有餘起行不足者乎一則口舌者言語之所由出言語者險難之所由生不出戶庭愼密之至非屬耳于垣之所可測弟六不出于戶庭以外之門庭則已播聞于外庭一有出之未嘗失乎時極而非若鍚極會歸之敷斯以召險難而滋尤悔矣凶何如之是故言不可以不加愼也此爲九二剛中之君子重爲戒之而非掯本爻本象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當兌之三畫正兌口所主之爻兌之初不出戶庭知通塞之自口愼密之至无咎何嗟二則兌口而逆震動口動多言而行蹇不逮大失時極尤之招也夫三以陰柔而不中正乘震動而順張其言語之不愼猶飲食之不節夢飲食則自口入言語則自口出口若震出其爲不節可知矣然三位居內卦未涉于外尚是未出戶庭之位節與不節尚未可據况正當震動艮止之間猶可恐懼自省而使之止其自省之意若日亂之所生也則言語

以爲階失君失臣而害成者皆由之嗟乎苟不節若則不免階亂以滋咎如是以自省是爲不節若則嗟若乃得以震之繇而爲艮之敎言可不出于戸庭而行可發見于邇遠又誰得而咎之蓋聖人之口䖏勑于戸庭者此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內主正兌口之當節者也又互頤口不但言語幷飲食皆當節之言語愼其出飲食節其入也節飲食以養身愼言語以養德若其放飯流歠肆

口多言不自愼節必致險難滋叢尤悔日集戕身敗德嗟怨何及此皆其以口取之而又歸咎于誰也通內爻論之初爻不出戶庭愼密无咎知節者也二爻不出門庭便似聚訟盈庭而所言又无遠慮則已非愼密知節之道故失通塞之時極而凶凡以兌爲口舌言所自出知節則无咎不節則凶而六三成兌之主爻特爲戒之言一有不節而嗟隨之无所歸咎蓋見言不可不愼而通塞之時極不可不知也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而

飲食之類亦槩統于斯矣

六四安節亨

爻至于四則出門庭之位也明夷之獲心意于出門戶不于此爻乎爻本爲柔六以柔節居之說以行險能柔順安貞以從之者此爻是也此人臣位也人臣出門庭以外涉海踰山歷險阻之地懸車度馬極間關之況而毫不爲怪說以行之以爲臣分之當然而不問所行之險易其爲節也何所勉強何所希冀蓋安于柔節而順以承上之道也以

視二之剛而執柔而不出門庭者大逕庭矣非守正而遯者乎宜其亨矣夫北山以獨賢爲刺未免于憂其亦有安節之亨否乎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四臣位承上五位之君者也道宜于順六以陰柔居之而得其正于順承之道无失蓋外體坎險四當入險之初出內之門庭行外之險阻而悅而安之故曰安節謂不以行險爲勞日屯日蹇而日行險爲悅載馳載驅古人鞠躬盡瘁王事勤勞引爲

臣分當然安之若素承上之道固如是而乃亨也
象所謂悅以行險者此爻也○按六四有安敦之象
坤牝為安貞之吉安于安居未為難惟震動不寧
坎難始交之際所行者險所承者順所執者臣節
奉上之正道此其安于難安之地而所由以安社
稷者亦具見于茲矣推之而凡為安節可以知已
○或曰坎流循節而就下兌仰承之安受其注而
无有于强安為其盈而无有于辭象固如是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九四之安節于說以行險見其安而九五以剛中
居正位何謂甘節旨哉易非謂其節之甘也亦非
謂其當位以節如五味之主于甘也蓋以人君之
位天下甘美之所聚五色以奉其目五聲以奉其
耳五味百珍以奉其口而五方之珍寶玩好之物
无不以奉其身而宮室服御狗馬諂媚无一而不
奉其意之所甚甘苟極慾窮奢而无其數度則財
以傷民以害德行何由以不喪故雖以天地四時
循節生成之美利且不足給其一念之侈自古甘
美之聚聚以位君位之喪喪以甘夫極甘之地固
即極險之害之所伏也惟九五以剛中之德當甘
美所聚之位制之以數而不失豐儉多寡之宜制
之以度而不失文質貴賤之分則于天下大甘之
所存既自謹之以節而又各限之以節是謂甘節
中而以通者也故吉夫安節者險而行之以說者
也坎有尚于兌甘節者說而止之以險者也兌更
有尚于險而究言順甘艮止尚于震行也象曰居
位中也固明言之矣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甘節之論既暢于前說矣无以加之然所謂當位
而節中正以通固以君道統之立君道之樞要在
凡以禮制心以義制事不縱慾不敗度有得坎不
盈祇既平之旨者皆足以當之以其中不後大而
居流而不盈之位也象曰居位即當位中也即中
節也人苟有所甘皆當知所節即飲食可例其餘
即君道可統乎衆○或曰當位而節節之得中道
而甘者也甘乃受和得中節而和則甘節之吉也

與苦節迥不侔矣甘則通苦則塞此與前說當兩備之以見旁通發揮之妙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上六苦節正反甘節而言其窮也飲食男女聲色貨利天下大欲之所存故取象于頤說而言甘艮以限之則爲甘節上六時勢已極而正當蹇難之窮于无所入則首陽之薇蕨非甘雪窖之氊褁益苦其節如斯非不一出于貞而不免于凶蓋其道窮也豈以爲常而可云亨者哉○或問苦節之臣

苦節之婦皆出于人道之當然易何以凶爲戒夫事君者豈願爲殺身成仁之臣嫁夫者豈願爲斷臂立節之婦聖人不忍以苦節望人亦與萬物同福之意耳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節以苦成非其樂于苦也苦以節見乃其失于節也歲寒而松栢之苦節勁時窮而君子之苦節貞此未嘗非正道而曰不可貞蓋人道之變而非其可常行之經也故苦節之貞多凶少吉義以舍生

而取仁以捐遂而成道之窮也塞可知已夫君子知通而知塞也願爲甘而不願爲苦也卦曰節亨苦節不可貞或曰稼穡土作甘炎上火作苦字取象中義歸爻内

中孚 ䷼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節所以爲信也序卦謂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在天地寒暑之節氣候不爽在聖人爲之符節所以合信節而受以中孚蓋言其誠積乎中感孚于

外行之而无不信也且孚應于外誠悅于中信之而皆由中也故曰中孚爲卦澤上有風風感澤動有交孚于中之象蓋則上卦巽而入之下卦說而孚之出震則令之而无有弗行成艮則限之而无有不止總出于巽入說孚之誠中虛中實程子言誠信交孚之理精矣夫中孚則无所不孚上下天人皆一誠孚所通而極之至微至愚之物類苑囿如豚屬池沼如魚族莫不孚于一誠而咸若其性此彖之所以咨嗟而文之所爲頌嘆處也舉豚魚

孚于雜孚之族而无所不孚可知曰豚魚吉何有
不吉者按彖卦爲重離在離卦畜牝牛吉此則豚
魚吉各稱物類言之彼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
下此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化邦與
化天下一也而豚魚與牝牛又同一陰物之象似
二卦可合看畜牝牛吉无不可畜孚豚魚吉无不
可孚舉物以槩天下之邦言化之盛也或謂離爲
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皆魚類得孚化于澤中而
坎爲豕豚豕也應水水聚于澤俱與化孚故獨二

彖言吉易取象常就卦而意之所該則廣且遠也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孚于中也二柔在內虛而合志二剛得中實
而同德皆爲孚象其卦德則內悅而外巽爲內外
之交孚下悅而上巽爲上下之交孚孚乃可合睽
而爲家柔遠而能邇損其忿慾益其信順漸之以
正化于有邦大化邦之功亦大矣而要自中孚得
之孚于中乃化于下也豈惟人哉即物類剛鬣惟
豚頳尾惟魚畜于牢而圉行躍于淵而澤泳乃以
无妄之育物而得有孚之吉徵是其不狘不淰信
孚之化且及于物類之蠢然舉豚魚而可槩矣況
于化邦矣哉故化邦以仁民也惟其信孚豚魚吉
以愛物也亦惟其信孚要其孚之以中實設誠而
致行之亦且孚之以中虛未嘗操之而亦不病于
觸也是故大川雷澤兌也乘木伸巽震也利涉長
風巽也舟虛則長離之中虛象也惟中虛而不障

于物故亦與物无迎距无詐虞如乘虛舟以涉大
川風信順利而非以機使也蓋實則信豚魚孚之
于有情之物類虛則乘虛舟涉大川孚之以无心
之應感也○按豚以乳育魚以沫交豚乳于木欄
魚育于川澤是以象之吉孚化也然總歸于利貞
信孚在于得正柔在內而六四之絕類上者應九
五之孿如剛得中而九五之位正當者不惟六四
應之而于和之九二亦无不類應矣是其應皆出
于天理天心之在正而非出于私動于利者此[illegible]

然則其說而巽乎之應也孚以利貞中虛而无所障繫中實而无所僞妄皆天而九五天位尤中孚之主又其爲乾天之利貞者乎蓋剛健中正巽以孚之悅以應之卽以上應乎天下信于物中化于邦无之而不吉也○或曰中孚上下少女兌長女巽介而爲中女離皆陰其利貞在應乎乾陽天也若小過利貞又在與時行不拘同也○象就卦體卦德推所以中孚之由言二柔在內中虛而无一物二剛得上下二體之中中實則誠有是物虛无

一物无所牽繫毋意必固我之私于內也實有是物无所虛假有言物行恆之美于中也以是感孚兌說而巽順乃能化邦國曰豚魚吉言其信且孚化于物類而況于邦乎其曰利涉大川伊孟之木有象于舟而乘于澤中巽之風在澤上則有利涉之象而中虛則象虛舟舟虛則隨川可涉不膠于一未涉无所迎臨涉无所距則惟虛中之能受乎實也其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何也天道惟貞乃孚以利貞則與天應應乎天則孚物化邦信无

不及矣天時寒暑節候不忒信如四時孚而應天斯其爲利貞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中孚者信孚而不閒也水瀦于澤其上有風風水相遭感受无閒水虛而風入之風徐而水應之有信實交孚之象故曰中孚物中孚則誠无不動而小大之獄自必以情議之而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察其比以成之成而孚輸而孚其有議以死者三刺三宥緩之以存法中之仁蓋議從兌緩

從巽也君子觀象而主于孚也以此○按兌正秋卦秋官主刑而巽受之以緩死之死而求生之之道也○按周禮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之辟又三刺訊羣臣羣吏萬民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其議之詳若此皆其求信誠以誠孚于衆庶至于旬乃弊之三月而上之王三又然後制刑其不輕入民于死也好生之心欽恤之用于茲見矣夫獄不可留留之則幽滯之累不堪其病而死宜以緩緩之則哀矜

之情僞見其摯易之垂訓夫何所不備哉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初九虞吉本義程傳虞作度字解言中孚之初度其可信而信則吉既度之吉而又有他則非貞而不安矣荀氏虞作安字解言初无求應于四之心惟安故吉否則變志獨人則失其安矣二說一言中孚之非苟于孚也一言中孚之非有意于孚也俱有精理愚見更另備一說按詞與象推之詞曰中孚豚魚吉有鳥獸魚鱉咸若之象書咨益作朕

虞文王仁恩被于禽獸而春田歌騶虞周禮山虞澤虞掌苑囿池沼之孳育此卦信及豚魚則山虞澤虞之所掌无不肴蕃育阜盛之象故曰虞吉所以吉者以其誠一无他萬類咸順其化而各安其所若使誠一之志稍有所渝則爲有他安能孚于物類而各順化以安其所哉卦象兌爲澤艮爲山震爲主主山則山虞主澤則澤虞也然則初九爻詞卽謂同卦詞中孚豚魚吉一意可也何以于初言之蓋舉之詞亦就于物之□于山澤之地而言之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虞之爲言娛也卽所謂燕安也象取于和兌之吉行未疑而志以信也夫信孚于人而人以娛悅信孚于物而物亦娛暢尚可及于豚魚統上下鳥獸草木而咸若其化而民人之燕娛不待言矣所由然者其初志之未變一信孚之无他也若志變而有他何虞吉之可曰燕哉然如此者或亦幾經虞度若曰无他則燕有他則不燕而不敢變志以失

其信孚此其所爲虞吉也㘝是卽以作朕虞奚不云吉者○又按虞度也慮也書曰出入自汝師虞則與羣臣庶吏萬民衆爲度之之旨也度之僉同而无他議于情允孚自无弗安燕若其有他不孚不燕矣夫刑獄施于下者也衆聽羣訊而虞度之猶然議獄緩死之志矢于初而弗之變也至他事之先慮乃吉可以類觀○或又謂萃以除戎器戒不虞不虞之戒卽虞也曰中孚者成孚在中初則預爲立誠而志无他則不虞之虞已早防其變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鶴鳴子和好爵爾靡諸家言中孚感通无間于遠近爾我義確而不可易矣但覺于何以取鶴鳴又何以取子和各象未有分曉幾令疑聖人作易只懸空作一无端之形狀以擬之豈有當乎竊以卽象爲詞无一浪詞如此卦言鶴與漸卦言鴻皆取之巽各依卦義而指一物知時有序則取鴻同聲相應則取鶴鶴爲澤鳥長股而色白陽禽而好陰巽爲股爲長爲高爲白又在兌澤之上故推

象莫切于鶴且卦體上巽下兌反覆則皆巽象鶴一母一子反覆則皆兌象口一鳴一和二口上下相應非徒口之爲也實由于二中皆實以相孚而九二居兌之中說以應上卦之九五是則其子和之之象也鶴性好陰因在陰雖本鶴性而二體巽兌皆陰以巽爲鶴則其口下對居四位屬陰且又居下卦之二謂之在陰可也夫鶴之同氣同聲相求相應而各本于中實如此此有言善而交孚之象豈非爵之其好者乎我有此好爵吾自悅之思致而靡之而亦欲與爾同悅之同致而靡之曰我曰吾曰爾皆泛就人言言公好而已中心願也明子和之誠亦明所好之公也靡同縻繫也亦取巽義易言繫多取巽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鶴陽鳥而遊于陰所好者陰也其羽曰陰羽其鳴以夜半中孚卦氣爲子公鶴鳴于子在陰北方也其子則雌鳴上風雌鳴下風感而孚之乃以有子和之者同氣相求同聲相應凡以繼其鳴也好爵

卽指此鳴和可悅之鶴人所公好彼此无間均樂得而靡之而爲我有也蓋我有誠信以孚于人人悅之如應于遠近象固有如此鶴矣○按九二陽爻陰位而兌巽又卦之陰者曰在陰從卦位也子或以震艮取之但不必拘耳象曰中心願言信孚出于中心而同好得所願也彖謂信及豚魚一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六三曰得敵本義謂上九程傳謂正應上九按卦應不謂敵敵不謂應前已謂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可知矣據此則无以得應為得敵之例竊以卦象全體觀之皆上下相對本體內兌外巽反覆相對互體內震外艮亦反覆相對敵猶對敵之義對則一彼一此一向一背震動或鼓之艮止或罷之目遺或泣之頤悅或歌之各一象則各一情甚非中孚之象所由然者以陰柔之六居陽剛之三而又得全體反敵之象其動止哀樂俱躁而不寧則惟其位之不當故節之不中而中之難語于孚也○按卦互自初至五得損自二至上得益二至四得

頤初至四得歸妹三至上得漸六三居上下之間益大作損巳事歸妹泣而頤歌俱具于象內苐不可泥然六三當頤之六二則正顛頤拂經之爻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敵言對兩巽兩兌兩震兩艮正互皆相對如敵體也而按闘之反對相向則震與巽為雷風相薄艮與兌為山澤通氣歸妹之與漸損之與益皆卦之敵而對者也艮之詞曰上下敵應彼言剛柔各相敵此曰得敵就其兩體反之皆對兩六三與六四

尤其均敵而兩持之者故鼓之震動罷之艮止震懼而泣兌悅而歌或此或彼殊情異象俱于六三兩岐而疑之則以柔居剛位而不當所為得敵而莫適從也道在中實以為之主仍中虛而不偏主也斯得之矣夫虛舟如仰盂在澤不藏一物而物无不可載于鼓與罷泣與歌或之而不偏主之雖得敵相觸不怒而孚可也雖不當位豈非能虛中以應者哉○按前賢以得敵為得應謂心繫于敵不能如馬匹之亡所見固確以鄙見廣之可也○

按山澤損之六三有三人損一得友之象得敵得友乎鼓而歌者致一罷而泣者損一也存之俟訂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四之義前賢言之悉矣而求乎爻象之何以云月幾望何以云馬匹亡則不過以某應某爻作風影之談千萬人讀之非不宗其說而寸心未能釋然有窮之者則大言好鑿而已好鑿二字未必大服千古之心竊以鑿排之卦內體兌兌西方月生于西兌上缺月缺下象也以巽反合之則圓六四

正合圓之處故云月幾望且中孚中虛而精實光滿尤近望象又互震于馬爲善鳴爲馵足作足巽爲繩可以繫馬使之不亡而兌爲毀折又脫象作足之馬脫繫則亡矣匹可言兩亦可言孤如匹夫匹雛絕類上也如馬之无所繫于羣中則軼羣而進夫龍以躍而上飛馬以亡而上攣中孚之四猶然乾四之義而小變之也或問馬則取爾矣于月望之義何居曰月精爲馬馬十二月而生以是推之月之應馬亦風之應虎雲之應龍者歟故合象之大意謂人臣守柔中事主之誠積中不致虧缺則必无牽繫朋從自絕類而上孚矣夫何咎焉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兌半坎月合缺而圓月幾望矣離日同象虛中而明者也馬應月精匹亡類絕中无牽累與上信孚何咎之有蓋巽體居外六四得正月正象于秋中馬不繫于棧曲坤牝而非以類行匹亡卽爲共朋喪艮震東北之交柔順西南之利進以正而有功畜同小而合志以應于初出无私以獲于上則不闇臣之順也道之正也孚可知矣夫物戀其羣亡匹而順風以從主也人信其友絕類而行事以忠上也中孚之吉无非敬義之立也或以卦象重離三四則離中虛其亦賁離元吉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剛得中之正位也居尊位秉剛德凡言行政事內之所存外之所發无不以至誠感通乎天下是爲孚主孚乃化邦者此也言乎其有孚之象本剛健積實之至而巽中以順施若有固結拘攣之

意而下之應之亦莫不有固結拘攣之象以是及豚魚而物无不孚化邦而民无不孚卽以上應乎天而天无不孚矣故无咎在小畜九五曰有孚攣如與此同象惟六四上合志而九五則交孚之固攣如也此惟六四絕類上而九五則亦交孚之固攣如也攣如直如以手覆握之以繩拘繫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按九二鶴鳴子和和之以口同聲相應其孚在中九五有孚攣如攣之以手爪子爲孚其孚亦非外且亡者中虛而无繫有孚者中實

而不脫卦中取義相承相發精義可意會難言盡也其大理則不離前賢之所云云矣象曰位正當也言有是遠邇交孚之德而正當此上下交孚之位巽以施命悅以忘勞有固然者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依然小畜之詞也六四孚于九五而九五與之交孚固結莫解象爲攣如忠信之主化邦而及物者此爻也在小畜言畜畜以忠信且畜以厚祿兼言富以勸士以畜小也在中孚言孚孚以忠信

非忠信雖厚祿不孚故不言富以化邦即以孚物應天也則未有有孚攣如之主而尤不免有咎者也蓋位有不正剛處而不當咎斯叢之九五剛中而不偏信孚而莫解以位則正而處之爲允當又何咎焉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以此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上九何以凶蓋中孚孚以實德非孚以虛音即中孚之應天應以實體亦非應以虛音有其音如鶴之鳴子之和則亦有翰中之佳音者矣彼君子之

德音孔昭可以示民是則是傚者未必非同此音也此音豈非本中孚實德以出之者乎然而鳴和之在陰則孚于公好而欲靡之而上九爲乾亢之位巽變而未及于上猶然亢也引吭高風揚音天際是爲信其中之无他而不問其時之已極道之已窮欲以孤鳴召和是爲翰音登于天之象誰和之者又誰欲靡之者雖其音爲翰非同鶏音亦可謂之正而揚于孤高絕物之地則已大非其宜矣故凶故不可長故君子言足以興應于千里默足

以容俟諸百世言行所以爲一身之機栝榮辱之主聖人三致意而垂訓之意深矣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上九天位登之爲已上也苟不以其實德相感孚徒以其虛聲爲鳴和是其聲聞于天音飛羽翰本非好爵之可靡何謂同聲之相應此過情之聲聞君子恥之其能久乎初九曰虞吉上九戒不虞之譽偷即有他不燕之意乎○或曰翰隨風舉音自口發以登于天涉于輕燥飛揚者此者已无實不

足以孚物而物亦莫之孚也以利貞應天之理斷之度必不免凶矣何可長也旋發而旋𣁋矣○按此就上爻而總戒之詞卦于上下二爻往往統始終爲義也故中孚者虛實皆孚于中初則虞而度之于始上則戒其不虞而敗之于終也或曰翰音飛速急疾之音登于天上聞也獄不議以求其情不緩死以欽其用出入不師虞急疾以上之王聽不啻如飛如翰馳音于天此非哀矜勿喜忠愛以盡之道豈長吉可貞之爲乎故君子之于獄也惡

蒼鷹云象謂何可長也一以民衆緩須臾而不得見其忍極一以君子體仁以長人此于長養之仁何可言耶附此廣學者一見

小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過𠀤中孚信必行之而行之惟謹則不无小過過恭過哀過儉之類皆過之甚小亦小有所過其過亦即過猶過信如所謂硜硜者是也焉耶油並

于下雷行于上上下之重陰覆于地而陽逼于上上之重陰蔽于天而陽鬱于下上下四陰包二陽于內陽大陰小小能困大而大不序小是爲小者過也且雷在山上有震山之聲前賢謂其聲過常亦曰小過小過則何以亨卦象重坎互爻而成在習坎有孚維心亨此亦猶之亨也蓋過謹于小信果硜硜自不累于大德程子謂事亦有待過而後能亨者理亦然也但利于守貞耳夫貞者理之正利貞則行无不期必于正何以復過蓋有定者理之

正无定者時之行人之行與時違雖正亦過過能利貞則與時行而不失其宜而小大上下之事俱得亨理矣然觀乎卦爻柔居二五爲得中柔靜而无躁動之失以之應小事于日用常行之道可以獲吉而三四二剛俱爲失位而不中則三以剛過偏任而多凶四以剛爲柔牽而不果處天下國家大事必以剛濟其失位不中若此冒昧圖之必致僨敗矣其可且卦象鳥之飛兩翼風左右亦象音之遺互口聲下上然從上則動而失恆若歸妹之

征凶從下則止而能感如女歸之貞吉其宜與不宜吉與非吉之分可判如晧矣誠以上而得窮其道爲逆如艮之上逆而爲震去安而向危懼也下而知止其道爲順如震之下順而爲艮舍危而就安集也斯其所以大吉而无不宜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陰小者過言乎其過陽也陰過乎陽小以加大在大者過而本末弱猶不免棟橈之憂况其過在小者小者之過大者之衰也何亨之足云而曰小者過而亨則何居也夫大過巽兌皆女上下二體不其小乎而爻則中四陽而外二陰則陽盛而陰弱此大者之所以過也且巽以長女主內而兌之少者外之象于大之乘權而尒少不能勝巽長則大者過矣究之上下俱陰[illegible]皆[illegible]澤能滅木棟橈是懼不弟以陽重陰輕而爲之象也夫小過艮震皆男上下二體不謂大乎而爻則外四陰而中二陽則陰盛而陽遏此小者之所以過也且艮少男主內而震之長者外之象于小之用事而震長不能勝艮少則小者過矣究之上下皆陽而作止以辨山上有雷恭儉寧過不弟以陰多陽少而爲之名也以是論之小者雖過而猶不失爲陽亨震艮合而成坎體也視中孚巽兌而爲離體者又有間矣夫既過矣而曰亨謂過而不失爲陽亨則所謂

利貞隨乎時之過而行乎道之正與時爲常亨在是而利貞亦在是矣○按與時行時中之謂也小過則過乎中如過恭過儉過哀豈得爲正乎若謂時當從過過亦爲貞是爲隨時用中不當以爲過矣夫行以恭爲正用以儉爲正喪以哀爲正小有過焉未能恰如其分數而于其時之行而恭用而儉喪而哀之正道未有大相悖戾斯爲過以利貞與時行之說也猶人行官街正路識得不差差在行步疾徐小有未合中節耳故就其迹而論二五

得中爲吉而得中者柔也陰之小者也陰之事小其吉亦小事也夫上下二五之中位卦之所重也而皆爲柔得之柔而中故吉中而柔是用事者柔小之乎爲吉而已人固有過于柔愼而小事不失者遇大事則已蹶矣夫可以任大事者必有尚于剛也剛居四而非五則失位卽重剛居三偏而不中則亦過猶不及而又爲上下四陰之所挾欲以失位不中之剛勝羣陰而任天下之大事可乎乃卦體爲重坎之習象鳥之飛而遺之音飛乘乎巽

之風音矢于兌之口也不曰鳴而曰遺之音者小鳥過而音自空來則不啻其遺之也古詩有遺我雙鯉魚中有尺素書猶此意也大抵鳥其小者也欲飛鳴而上傅于天則智小而圖高遠爲已亢而得窮也故不宜乃遺音而載飛載下似有本地親下之意則宜焉而吉斯大所以然者何也各從乎其類飛鳥陰小之象欲親上而薄天之陽則爲逆弟親下而依地之陰則爲順逆則不宜而順則宜不宜則非貞非亨而宜則貞而亨過以利貞之謂也是不宜上宜下正推不可大事可小事吉也。

按萬物本天人本祖天卽祖陽男之成乎乾始也大也上也坤則妣陰之尊也小也下也坤非小而小于乾妣非小而小于祖也乾則君坤則臣猶祖妣之以陰陽別大小分上下也剛陽位而柔得中則過祖而遇妣不及君而遇臣之象也是則可小不可大宜下不宜上之遺音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小過釋象詞本義謂雷在山上其聲小過是也弟君子觀小過何以行過乎恭恭有斂靜容止之意象屬陰斂艮爲手手容恭震爲足是謂足恭小者過陰斂之氣過矣故爲行過乎恭何以喪過乎哀卦互大過有棺槨象故言喪重坎亦主哀傷喪亡之事過哀則啼泣聲震手足顚亂幾于毀折之狀哀亦屬陰慘小者過陰慘之象過矣故喪過乎哀何以用過乎儉陰主吝嗇而艮爲限節兼以藉用白茅不豐不貴皆爲儉象小者過而吝嗇之猶過

矣故云用過乎儉過恭者躬之勞而非禮過哀者憂之加而爲病過儉者納之約而不盈凡皆合諸長故而大意得矣更爲推之竊以雷動山止雷聲雖大震不能以動乎山之止百里之間自驚一方之鎮自定雷即偶過于山小焉而已而山以陰靜雷以陽動陰固不因陽疾而遷則小者過矣此取象名卦之大槩也夫君子思不出其位震不喪匕鬯无在不防其過而不能无小過之時蓋其止也如山守之專固內外一主于陰靜之貞其動也如雷行之奮疾進退偏失其陽亨之正以其制行而言貿如其恭而或過乎恭以臨喪而言擗踊而哀而或過乎哀以制用而言吝嗇而儉而或過乎儉其過也執固而不通雖疾捷而不變毗于陰而過于陽專于小而過于大此則小過之旨也在地山爲謙勞謙君子禮言恭也此視謙重一艮躬之止肅則過乎恭矣澤風大過以制喪期致乎哀也此視大過重坎血之憂傷則過乎哀矣且雷地爲豫豫戒鳴者毋寧儉也此視豫重一艮止之省撙則

益過乎儉矣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推之而行已之恭卑以自牧皆不嫌于小過此象此旨也彖曰可小事不可大事孟子謂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喪過乎哀而用過乎儉則不可大事矣于送死不能勿之有悔他事之大者可知又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鳴豫者凶鳴謙者吉故君子不欲多上人德言盛禮言恭語以其功下人而致恭以存其位也是行過乎恭即宜下之謂也夫易象之旁通固不可沾沾一見也

初六飛鳥以凶

初六曰飛鳥以凶何也謂陰柔之小人躁動而欲應乎上其才既不足有爲其情又不能以无欲宜下而不安于下不宜上而反以上爲急圖則猶鷽鳩之止于枋榆黃鳥之止于丘隅可自適矣而望高志遠騖焉而有起翅上飛之象斯爲昧順逆之道失動止之宜是其飛也適自取凶而已不可如何紛紛陰小之萃過動取困固聖之所深憫而莫能救止者也夫漸于義无咎謂能止也咸拇志在

外猶未遽動也艮趾利永貞未失正也若小過之初宜下而求上飛揚妄動不爲艮趾不但咸拇又不欲漸于既非立不易方之恆乃同征凶无攸利之歸矣不其昧歟不且以小過而浸成大過也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九下也卦宜下者也而曰飛鳥以凶謂小鳥不安于下集而期于上飛舍卑收而鳴豫徒志窮以取凶此未審于上下順逆之宜而先逃于動靜得失之故不可如何莫之救止也巳夫德之大者居

下猶爲龍之潛才之小者居下而爲鳥之飛君子小人之智量判矣○按習坎有飛鳥象初六猶然失道凶也大抵止而應動成乎動之過下而希上失乎下之宜凶之占也艮有以巳洞林謂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此于卦氣卦運別有推測不但據飛鳥句也按初上二爻本象固凶變而離則飛鳥離于網羅矣豐有過旬之災旅有焚巢之喪皆凶象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前賢各爲一解俱似牽强附會讀到百年未能釋然于心至言其柔順中正過而不過可以无咎則大旨同也竊按卦中之象爻中之情并推其辭中之意而庶幾于微言奥旨之所存夫祖者男中之最長妣者女中之最長謂其爲陽男陰女之所自出也生之始也若是則謂震祖而巽妣可也夫艮也者則幼子童孫之屬也過其祖云者謂將過而從之致其恭也非謂童孫可傲而過乎祖或可慢而失其祖也于卦象謂艮之過從乎震也何

以過其妣六二當內艮之中未出門內而互得巽之初六是猶未遇震而適與巽遇則爲欲過祖先遇妣之象其爲恭順一也而過妣則過祖之漸門庭感通之恆理然也君謂帝出之震主而六五君位又當震之中臣則從震出之令申之以潔齊乎物其道則主乎順巽者也而二之位應五亦爲臣象臣不專于四也若是則謂震君而巽臣亦宜也不及其君云者猶瞻天仰聖望之不及有小臣在下不敢竟叩帝閽之意蓋以致其恭也蓋君之尊

非猶祖之親不敢言過而從之則卽一詞而已竊
然有致恭之臣節也遇其臣云者六二當互巽之
初猶之妣也俗言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亦此
意也遇臣則過君之漸閥閱感通之性理又然也
若此者皆言其行過乎恭一毫不踰分之意柔順
之至故亨而无咎也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謂不曰過而曰不及與祖異詞者臣道也不敢言
過以嫌偪也○或廣備一義子曰聖人吾不得而
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

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
也狂狷乎皆有不得其上思其次苟得其次卽可
漸幾于上之意此則文意稍同蓋以可小不可大
宜下不宜上非謂大之終不可上之終不宜特降
約其過求驟思之心使就小就下縱求與大者上
者相過而可以无咎況漸而進之之不止于小且
下也大抵小過卦義多謙斂意思故如此云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九二在本義之旨其精詳更以旁見明之乾爲父
王父祖也坤母卽王母妣也妣視祖爲小又乾君
坤臣臣則小者從乎陰之道也六二柔順中正坤
貞主爻卽其妣也臣也乾陽爲祖處三四之偏而
不位乎中正不啻妣之長養萬物才過其祖而巽
以遇之執柔以從剛巽順而勿逆雖曰小過而爲
下宜君臣猶是也臣讓善于君則曰不及臣不可
言過君也然則妣可言過祖乎妣與祖敵體過云
者兩尊而泛論之詞非臣例也按此卽小者過也
之旨而過恭亦具于爻內矣直捷言之過祖遇妣

猶過陽遇陰過大遇小之謂臣不可言過而言不
及恭之至也○或曰艮爲門闕過祖之寢門先致
恭其妣未及君之路門先致恭其臣小心下氣以
遇之此恭順之中正也小之過下之宜也○按祖
妣以世次論初爻卦之始卽初世人之祖也二配
初爲妣比于祖而小者也君臣以位次論五爻卦
之尊卽五位人之君也二應五爲臣視于君而小
者也六二方過初剛乃遇二柔其過祖遇妣乎卦
互漸曰女歸吉廟見乾婦順之恭不當翁而從姑

言遇妣也遇妣乃可以格祖二夫五尚遠六與三相得其不及君而遇臣乎漸之進也進以正無往致臣順之恭未見君而謁卿言遇臣也遇臣乃可以得君凡皆行主乎恭而不失中正之則也故无咎以其小也故第為无咎乃于其君則曰不及以君之尊臣仰瞻之不及不可過也卦中言遇剛柔各相值過不及則從乎遇而對言之也○問祖妣之分曰乾坤曰震巽曰初與二何者為確曰初與二較捉初剛乾始震男以生二柔坤配巽女以育合之固為確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九三剛失位而不中之一也然以剛居剛而進于二陰之上則所居之位雖非內卦之中而猶為正位正羣小所不敢徑過而賴藉以為防遏者也故曰弗過小弗能過二陰止不上進之象曰防之剛正以為之防限使小弗能過則一陽居三獨力防之之象如于平書謂一將當關羣邪自伏之說若不大為之防而從而過之則陰小之戕害且不知如何其凶甚矣此正言九三之能以一剛止羣小之過而不嘗邊關之賴有猛將也然而防之則亦不可不過為之備矣○或曰上互兌有口象亦有金革甲冑氣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則正弗過防之從或戕之之凶象也推之凡事俱不可无防限過當之處如喪執乎哀弗為防其過則亦不能无毀性之戕矣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三艮其限陽以止陰防限之力恃此剛也余向

謂大為之防使小者弗過而上進若不防而從其所之斯戕以凶矣今按剛位不中不可大事自古固有任剛以防陰柔之小人而卒以剛過取敗无以勝小從以自戕者有之故防之可也過防之弗可也防之過而戕至疾之已甚而亂生也蓋言不中之剛任大事以除邪慝則害及之矣或曰九三任大事禍深矣弗過防之後將莫救或曰无以小害大无以賤害貴閑邪存其誠防微杜其漸況內防不固寇害斯乘倚剛未可摧羣柔未可狎也○

卦象習坎在坎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爻防
之倘守險之旨乎凡防黨心之僞者亦然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九四仍然剛失位而不中之爻也而曰无咎何也
前賢謂以剛處柔過于恭而无咎其理固然或非
其旨也夫震无咎者存乎悔旣曰小過則不能无
悔而九四當外震之初似有悔過而懼恐致福也
之理故曰无咎而原夫此爻之位隔三之防不當
夫陰小進偪之衝在小者亦弗能越過乎三而與

之遇則弗過過遇之如韓魏之當秦秦弗能過而與
齊過之之象惟其如是故可无患害此咎之所由
以无也然二陰在下雖弗過遇而二陰在上苟一
妄動而進往則陽爲陰抑一危厲之象密布于前
極而離之而悔且无及是必益加戒懼勿用以往
而惟養剛于柔制動以靜永爲貞固无咎之道而
已據此位不當也謂不當其進偪之衝終不可長
也謂雖可无咎而終不可恃爲長安戒以勿用以
往期于永貞則正可長之善道也○或曰三四皆

剛三之力較大禦侮之才也四之才較遠運籌之
策也國家大事當關有能防之才將近君有必戒
之智臣斯无弗可矣卦謂不可大事正恐二陽之
難勝四陰而不免于中困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之剛處柔位余向以其爲位不當羣陰之衝
而卽可以无咎此一說也今更思之象曰剛失位
而不中卽此爻也爻非不樂于得剛而震來失位
之剛正可恃而未可恃三克剛以防之于內猶不

免于戕四任剛而遇之于外則益懼其過謂失位
而不當任大事而不可卽戒愼可保无咎而過而
遇之倚之以濟險扶傾圖天下國家之大斯以斷
矣夫帥師者丈人九四尠語于師貞主器者長子
九四雖爲其祭主旣非若豫之建侯仍不免震之
遂泥過之弗過而咎可无遇之而過而往乃厲是
必戒之以過不可過而勿用以任大庶可保其永
貞而无咎也蓋中象是以不可大事也之旨○按
二四如兩山遠背內外向故四陰之所攢合二陽

之所中分而象夾習坎聳寇之所出入往來故內主于防外戒于遇防者剛以防柔戒偏剛正以愼防也遇者剛柔相遇戒失位正以善遇也君子讀易心解可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五柔得中而居尊天下之所待澤者也乃其才不能有爲无以沛潤澤于天下猶之陰雲布而不成雨之象彼巖穴之下獨无有能作霖雨之才若傅說諸人在乎弋而取之或可濟也顧以陰濟陰

如二之應五又何賴焉則亦徒勤此弋取之遇矣

按卦全體象重坎坎有雲象亦有雨象而兌爲澤則亦主雨澤之義兌又爲缺巽爲風風以散之故其象爲密雲布于上下皆爲陰氣而雷動于上風散于中山雲四遮轟止澤缺是則不雨之象也兌爲西郊故曰自我西郊西則陰盛小過之方也故畜爲小畜一陰而畜衆陽尚有待而施過爲小過四陰而過二陽則已上而更无往也夫四往而五猶雲上于天施可以行六已居五地氣上騰雨澤不降夫復何往此時之公別无大事有弋取在穴之狐兎陰獸以爲小娛而已若謂搜巖穴之賢才作大旱之霖雨此有大志大猷者之所爲其車馬不以供遊田而以供幣聘豈若是之靉靉靆靆而已乎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雷在山上陰氣四布雲自山出上下密連是曰密雲兌爲雨澤爻當上缺陽和不升陰鬱未散不雨之象雷止山開西郊兌方也自我西郊蓋借岐山

以象之也震長稱公坎弓象弋艮爲鼠穴弋取細娛夫位踞于尊事娛于細不爲雲行雨施沛大人之膏澤而爲搏兎追狐逞小事之逸豫是其不雨非小畜之雲未上往積而有待者可同類而語何也其位已尊其雲已上而澤不下逮則耽小娛之過而遺大澤之施也然則不可大事豈非可小事之有以娛之哉此六五柔雖得中君子无取焉余向謂二在下巖穴之賢公當弋取之以爲霖雨之用亦可補前解之所未及要其用則終小也柔故

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上六陰進于極動與過終同振恆之在上固大无功類承僨之无實更何攸利譬窮于天際出于雲端人所弗得而遇之亦弗得而過之之鄉斯固爲地之巳亢者矣而躁動之志求上而益上必窮而益窮過弗遇而何遇過弗過而徒過是非其地之巳亢而皆其妄動之志爲巳亢也則卽以飛鳥翔千仞之上麗九霄之邊而下失所枯上无所託則

亦不免于凶也故識者不以小有過者爲災眚而以其不審于小過之宜舍下而圖上去順而就逆是謂災眚蓋災眚之來由于妄動災眚之消亦消于安止而巳然則小過于止无大咎小過于動則巳爲大過之漸而凶不免矣

象曰弗遇過之巳亢也

上六之義向所論者構矣今更按其象震艮反向一上仰一下覆四與三分界兩陽近連不大相過而可相遇卽借弗過遇之以爲象自四而五而上則順而下者與逆而上者愈遠而愈不相及何由而遇故以極上而視下見爲過之遠矣乃又卽弗過遇之倒一字而曰弗遇過之以爲象言動而上者極于此而巳亢亢則處无上之上爲莫過之過爻陰而同升豫之冥卦陽而當窮悔之變相彼飛鳥離之巳凶審乎天人是謂災眚君子當小過之時所爲寧下而毋上宜順而勿逆動不如止之安終不忘始之戒惡其巳亢行其過恭其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與○或按恭不侮人儉不奪人至哀

不用人以殉其遇于人者過厚毋薄過愛毋忍卽過焉而不至亢也亢則侮奪戕人之君飛鳥且懼其離之爲凶色斯舉矣而況于人乎故災眚之召召以亢災眚之弭弭以謙彼弗遇以厚愛而過以薄忍施之胡可焉

既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小過受之以既濟猶物有過必濟之使不偏勝此陰陽剛柔之所以得其和而勿過也序卦謂有過物者必濟意正如此然亦謂有過物之才則必能濟也爲卦水在火上水火交濟奇耦相間剛柔迭乘陽得一三五之數陰得二四六之數自初至上體具乾坤六爻俱正各得其位无一而非既濟之

象在羲圖離東坎西文圖離南坎北始終于四正之方推移于四仲之令而于午當晝夜之中心腎爲軀命之主必濟而天行不忒人體以和此其大槩然也乃濟而曰既成功之詞其曰亨小小者亨也小者方亨則亨者甚小何以謂之既濟曰既濟則无弗濟雖小亦濟也故一亨則无所弗亨雖小亦亨也不曰小亨而曰亨小何也既濟則大亨之時成大亨者慮忽于小務惟亨小斯以成既濟之全功也而猶利于貞則以卦體之一剛一柔中男中女之配合原正爻象之一剛一柔從奇從耦之位亦各當也惟是初則吉合柔順于文明之內而繼照所以開既濟之先柔得中也終則亂閉陽明于險暗之中而杌隉无以保既濟之後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上經之卦終于坎離而下經之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四卦皆坎離重疊交錯之象就本體互體觀之自明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初吉柔得中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之爲卦天地自然之數一二三巳戊離四五六巳戊坎而卦恰因之爲水火既濟既濟言水火不相射而相逮交相爲濟且言乾坤之剛柔相濟而一陰一陽之道所以能濟天下也大哉其既濟乎不其亨乎而小者亨何也以既濟之時與乎其大而不遺乎小大同見爲亨而小者亦无不亨也夫小者仍卽陰小而言也以坎之九五中未大也

流而不盈而離則以其黃離元吉之六二上而濟之乃以亨于坎中是大臣以小者相濟而亨而小以濟大則小者之自亨可槩如臣小者也臣以濟君君亨而臣亦亨妻小者也妻以濟夫夫亨而妻亦亨之旨指六二也而六四已該之矣按陰陽之理亨多以陽剛而陰柔小者之叙附每少亨象其言亨多附陽離六二六四歷于三陽之間而剛以柔濟者小且得附大而亨妻附夫亨臣附君亨亨及于小濟成乎大可知已况卦曰既濟既爲已然

之詞亦爲盡然之詞天下事舉大遺小是不亨小而小有不亨可謂已濟乎盡濟乎已濟盡濟則小者亨矣其曰利貞三剛三柔相間均得其正而位各當焉循天地自然之數爲剛柔間居之位无一差移并无一安排矯强此其所爲利貞也其曰初吉內體離明六二之柔順得中所爲畜牝牛吉者此也二于既濟爲道濟之始始事明于憂患而預圖之以小心謹慎之思則既舉其大而不遺其小周密慮之周詳且能貞乎柔而以濟其剛自用中之安吉喪可勿逐得不失常即一婦茀之小而順道已昭亨貞並利是其初之吉象也其曰終亂陰窮于六六六六相因天數已極治運于以止亂運于以開故坤六有戰野之凶坎六爲寘棘之繫數窮則變治極而亂天之道也本卦先明後暗初吉終亂而上六當既濟之極內外得位上下狃安患不預防憂思終止亂由以生窮无所復知道之君子所爲防之未亂之先思之初吉之日也而不敢謂已安已治功既濟矣遂忽而莫之戒也孟子曰今

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其即既濟終亂之戒哉卦上六濡首沒其初志與初九濡尾慮其終陷初終致戒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可思已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火同于天與乾合體水比于地與坤合類水火之濟天地之交也故既未濟二卦準泰與否而小異之天地之上下分否泰水火之上下同天地分既未濟水在火上曰既濟[illegible]上六之交際曰泰[illegible][illegible]

天地際而泰交水火逮而道濟剛柔各得其正位陰陽无失于中和既濟之功極泰之象禍亂不生患害何有然否生于極泰无平不陂患乘于既濟初吉終亂時當小過始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何如防之于既濟之非過而惟恐其過无患而早思其患保泰者防其否之機善終者豫其初之計君子觀此蓋明于倚伏之所必然而周于治安之所既奏也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思豫防也夫乃舉天下萬世而既濟之矣又曰水在火上既濟

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防終亂也防終亂即于初吉時也防之道无過于貞防之功更密于濟謹小慮微審幾觀變莫過于預莫要于思循之預設水以防災早燃火而照暗思之思之濟可喜而患未可忘也則預防之道得也○或曰濟之為言猶成也定也因其定位成數而得易之法象于以定業成務无弗既矣即以揲蓍言之離三坎六合而成九因之而成十八三變定一爻六變定二爻九變定三爻而成內卦十八變而并成外卦合而為大

成而卦乃定其掛分揲扐之數无不齊而三才之不備是曰既濟原其為用不過聖人前民利用思患而豫防之爾矣究之仍歸于天地水火之定位成數非有易也是故易者不易者也離以大明終始坎以幽贊神明謂之道濟天下豈有遊哉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初九統全卦取象而其意則主于辟咎而无失道也坎為輪互而為雙輪有運牽不進之象且輪而下離其曳可知離為文雉亦為文狐互得重離上

首下尾而入于水中則有濡象以初在下故曰濡尾夫坎險而暗進前則失道離麗而明敬履則避咎初九曳輪而興停轍之思濡尾而稟馮河之戒道不至失咎可以辟故于義无咎夫君子濟時惟義是決有能濟之才當望濟之日即當出而圖功顧曳輪不進而患其尾之或濡則于義似无勇而曰无咎何也或者有其才无其位居下而不以言濟取愆或者圖其終慎其始開先而必以審幾防患是皆利貞之所為也故曰義无咎也蓋其度于

義者周矣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九言人之所恃以濟者車馬也車則曳輪馬則濡尾象乎欲往而濟志非不剛而惟恐獲咎不敢壯趾以進則有曳輪濡尾之象蓋本履錯之敬須以方外之義必其辟失道之凶咎而不陷乃可濟也此效初而不輕往之旨也○或曰坎月爲輪離日亦象輪輪曳地則難于竟往而濟恐其躁動于首初不免濡溺于尾後故必以義揆之乃得无咎

此慮終惟始之詞以慎濟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六二之婦離中女也其茀維何車上蔽也詩曰翟茀象文雉也卦取諸離旁通類也何以喪之離中虛也何以勿逐婦順義也七日得之中克濟也道在待時違時戾也日何以七來復例也起四至二震轉兌也復爲離三意乃遂也爭喪爭得亨小會也得喪兩恬貞乃利也利惟柔中吉在內也應與不應存勿議也守其在我行素位也惟厥文明炯不昧也委喪倖得抑又背也君子思之患防豫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茀以蔽車設于輪上輪曳尾濡茀不免喪矣守其婦順濟其夫剛雖喪茀而勿之爭逐明于天運之往而必復不出于七日人事之喪而仍得惟在于待時此知喪知得之君子濟動于靜濟危于安虛中揆物而合正道之用也夫義以方外中道是以小失不逐大得乃濟得也者即黃離元吉之得中道也○或問七日曰向巳言之况火生地二成以

天七離爲火爲日七其成數也七滅于九虛乾之二于日爲七離二之數主之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之辭何義也本剛用剛而克濟武功于南離鄉向之方其伐鬼方乎鬼方取南蠻并合坎幽鬼險之象離爲戈兵甲冑昭示武功而勞坎亦本戰乾賞功之義故取象于伐高宗中興之主九三中卦而剛勝象既似之又爲武丁依然離象帝乙取震帝出乎震而乙當卯震之位武丁取離離有武

象而丁又當午離之方雖爲借詞義固各有取也
三年克之按離三之數亦卦中乾畫三交坤戰而
三位則柔不勝剛有剛能克柔之勢準天行則三
年擬人功則三歲也故曰三年克之坎血卦又師
中弟子輿尸傷敗之象則離之戈甲濟勝可知已
何以云小人勿用陰爻小人志在陷陽九三雖能
克之而剛處于上下二陰之中則小人如列左右
肘腋動爲所掣无以防之必且克而復敗以喪厥
功況成功旣濟之時正當預遠小人无致終亂理

固宜然矧其象之彰彰可睹也然則小人勿用亦
思患豫防之意云耳象曰三年克之憊也則又聖
人戒窮兵黷武之失周師離爲戈兵甲冑而坎又
不免有潰之之志故以憊戒之。或曰鬼方幽險
之方伐之何爲勤遠畧也三年而務克之貪忿之
師敝民力以徼功也爲此師者必小人導勿用用
豫以防憊而不爲无益有害之役也俟克之而始
勿用則已用之久矣奚可哉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高宗伐鬼方之取象已備言于前矣其克之必以
三年以日則三其三百六旬有六日以月則三十
有六月而饒一閏離日坎月離三坎六以三乘九
則十有二以三乘十二則三十有六月計爲三年
日計三百六旬零猶然如三年之數也克之則甲
冑戈兵武功旣濟也然重離積日久別長征重坎
累月歷險多勞斯其克以三年而不勝其憊巳克
之猶憊況于弗競而憊不益甚乎此戒武之未可
黷也。或曰十年弗克征迷復而爻君道也三年

克之甫行而濟武畧也然勞以勤遠敵必有備久
乃克之患于輿懲思豫爲防道在內治君子所當
備悉于心也小人貪功慮入險而陷于挫衄恃勞
而至于驕悍鬼方遠地三年多時征伐大事欲以
濟師在丈人猶易于憊而況小人之陰險剛愎豈
堪用哉或疑鬼方北部非南按鬼宿在南方今南
方猶稱鬼子國高宗撻伐之功詩咏南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六四以柔居柔又處多懼之地且當互坎重險之

中如濟用絮塞舟有罅漏豫用裂繻之衣袽貯以
待之以備塞之之其蓋其思患豫防終日之不忘
戒也有如此濟非果為漏舟有所疑也云爾此在
前賢言之甚明但以象觀之繻不必作濡裂裳帛
則為繻繫辭言垂衣裳而天下治取諸乾坤既濟則
乾坤之畫相錯相間有若裂帛之繻然者以作塞
舟衣袽之用故曰繻有衣袽作濡反淺矣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衣袽之戒詳于前矣繻濡之辨于義原合不若繻

于文更依右總一 思患豫防雖小必備此既濟之
所為亨小也六二喪茀勿逐茀小者也雖喪必得
勿逐乃亨六四繻袽日戒繻小者也有疑必防日
戒乃亨蓋六四爻位當重坎之三重離之五而介
于其中離內向外涉川梳險有所疑而加憂求其
濟以何恃衣袽雖小終日必戒防滲缺于毫芒備
患害于俄頃患防于焚如戒衣袽以為取水救焚
之需患防于溺若戒衣袽以為涉川補罅之用凡
皆思之周而防之豫也終日云者先日後日象離

繼終日戒云者大戒小戒象坎憂有所疑故有所
戒易之用卜問以決疑亦以防患豫思之豫戒之
也夫繻有衣袽則既條分而縷析之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九五爻義何也既濟離東坎西兩相為鄰者也在
離中虛而尚文畜牝牛吉而取血膋以薦是東鄰
殺牛在坎有孚而中實樽酒用缶不必太牢用享
是西鄰禴祭礿祭惟納以約祭之物薄然而其中
實殺牛雖盛其文祭之物豐然而其中虛夫福之

數五受之于天九五剛實而適當之則實受其福
矣此以知祭亨惟時中虛者物雖豐不如中實者
物雖薄而克當其時也是以吉大來而非止亨小
已也○按祭法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用騂犢埋少
牢于泰昭祭時祖迎于坎祭寒暑坎離則日月寒
暑之司也故以祭以時言之大意則就卦中之象
以明既濟之備物以告成功不若有孚之行有尚
吉于初而无亂于終也斯為大矣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

也

東鄰西鄰之分前已辨確矣大有則謂祭以時爲大中以實而孚非其時雖豐備而福非實受當其時雖儉約而實受其福既濟之九五陽剛中正得位而時行坎不盈祇既平所納者約是爲禴祭而萬物所歸告成勞坎則祭以實孚者福以實受以六二牝牛不畜之而掌于乘田乃殺之而取其牲血物雖豐而中虛鮮實則嘉會之昌明文勝乎質不如歸勞之斂實儉過于奢夫文質期于相濟者

也而濟之惟時九五以禴祭即其以約濟也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正本爻之旨卦曰亨小不侈大而小約是守亨之道也吉大來者陽實而大乾剛來于坤中而五當剛位占應大人則吉之所爲大來猶然合于泰也

上六濡其首厲

上六之濡首既濟之已極也其初則吉其終則亂初明終暗昏暗則惰止而亂生亂生則濡沒其中而不見其首矣夫沉溺濡沒而不見其首豈非危厲之甚而可久乎按彖卦自初至五互成重離象狐象雉初尾則五首而自二至上則互爲習坎皆水則猶狐雉墮于水中全身俱濡而上六之陰濟于九五之上則并其首而亦濡之矣然取義則根于濟而用意則致叮嚀告戒于既濟欲人保初吉而防終亂也或曰既濟者水火交錯者坤乾乾之上亢盈不可久坤之上戰其道已窮聖人之意无在而不致傷于終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爻以上爲首濡首則上爻窮矣弱而不能振也卦以乾爲首濡首則乾元陷矣沒而未由出也時當既濟上下懷安飲食宴樂極而沉湎則猶然需之人自穴而无由來不速之三人合力以共濟所爲有濡首之占不免于危厲是豈能保既濟之不終亂而可久安巳乎○按首上尾下故初言濡尾上言濡首又按首初尾終故初言濡尾即慮其終上言濡首恐失其初易之垂戒其致謹于首尾也如此在雜卦曰既濟定也剛柔當位二五得中與天

地之定位相準此不易為易之本也○又曰易以既濟為定位其剛柔各當而不易此不易為易之體也蓋初二三四五上奇耦相配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其七八九十依然一二三四之環而起數推之百千萬億而至无窮皆此一奇一耦不易之本數一剛一柔不易之定位悉具于既濟一卦之中陰陽以判天地以分男女夫婦以立而初二三之為離四五上之為坎離陽而中包陰坎陰而中含陽陰麗于陽二處初與三之間既濟

之所以内主六二守坤貞也地道臣道妻道順而承乎下陰從乎陽者然也陽介于陰五居四與上之間既濟之所以外尊九五體乾元也天道君道夫道剛而制乎上陽統乎陰者然也故既濟一卦為六十四卦中不易之本體其六十三卦則皆本既濟之體一易二易三易四易五六易而錯綜參伍之以盡變盡神要不離乎既濟一卦遞易而六十三也故曰易以既濟為定位皆次第推之既濟之初易為蹇二易為需三易為屯四易為革五易

為明夷上爻易為家人此一易者凡六卦既濟之初二易為井初三易為比初四易為咸初五易為謙初上易為漸二三易為節二四易為夬二五易為泰二上易為小畜三四易為隨三五易為復三上易為益四五易為豐四上易為同人五上易為賁此二易者凡十五卦既濟之初二三易為坎初二四易為大過初二五易為升初二上易為巽初三四易為萃初三五易為坤初三上易為觀初四五易為小過初四上易為遯初五上易為艮二三

四易為兌二三五易為臨二三上易為中孚三四五易為大壯二四上易為乾二五上易為大畜三四五易為震三四上易為无妄三五上易為頤四五上易為離此三易者凡二十卦既濟之初二三四易為困初二三五易為師初二三上易為渙初二四五易為恒初二四上易為姤初二五上易為蠱初三四五易為豫初三四上易為否初三五上易為剝初四五上易為旅二三四五易為歸妹二三四上易為履二三五上易為損二四五上易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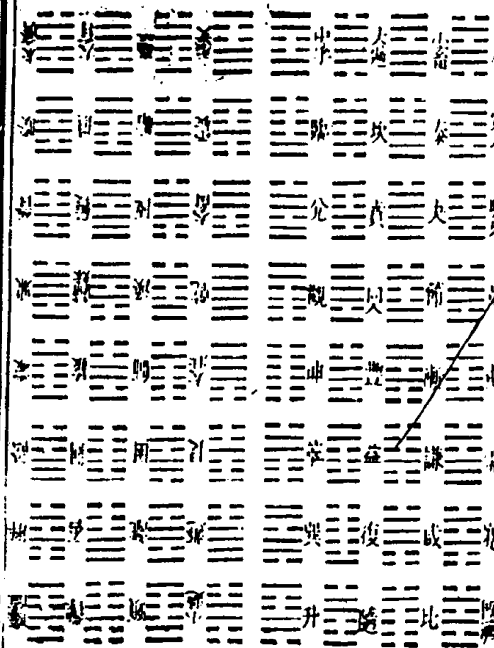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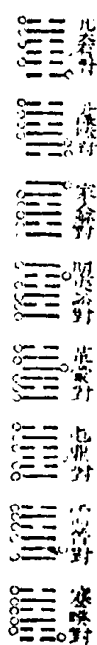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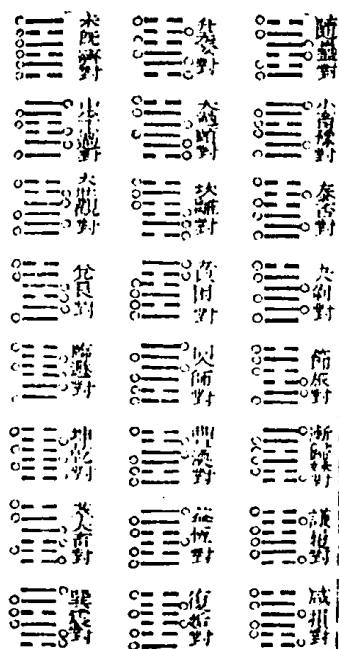
大有三四五上易爲噬嗑此四易者凡十五卦既濟之初二三四五易爲解初二三四上易爲訟初二三五上易爲蒙初二四五上易爲鼎初三四五上易爲晉二三四五上易爲睽此五易者凡六卦至于六爻皆易則未濟一卦是也故未濟全乎易而易以是終自一易而至六易易之數止于六十三卦而既濟則不易爲易之本體統而爲六十四焉雜卦曰既濟定也卽言乎定位之定而相摩相盪屈伸往來之靡定者悉定諸此矣惟是一易之卦與五易對二易之卦與四易對三易之卦自相爲對其分列上下二經各以類配而既濟以定其位未濟以極其變前聖列旣未濟于經末凡以位定于六易之原變極于六易之盡也其在上經首列乾坤乾坤成列而易行其中顧其陰陽各六合爲十二則乾之六陽與坤之六陰原自合配而成道濟卽其數其位之相得有合者推之何一非既濟自然之定體于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耶故上經三十卦首乾坤而終坎離而乾易三柔坤易三剛

坎易內三離易外三中間或連或間變合之妙以天地水火爲之經雷風山澤爲之緯其究則天地原合體于水火否泰亦交變于上下是乾陽日火之精坤陰月水之魄總不離乎既濟二體而成其在下經凡三十四卦除既未濟則三十二卦減上經之一以配下經盈縮之分要歸于均首列咸恒咸象山澤通氣恒象雷風相薄與上經天地定位水火不相射者分合均配其中八卦交錯順逆往來无弗視諸既濟晉明夷家人睽革鼎豐旅諸卦之不離離蹇解困井渙節諸卦之不離坎與上經大有同人履小畜噬嗑賁之不離離屯蒙需訟師比之不離坎者又莫不參錯互對至于遯反大畜而與臨對大壯反无妄而與觀對萃反臨而與大畜對升反觀而與无妄對夬反履而與剝對姤反小畜而與復對又與上經謙反剝而與履對豫反復而與小畜對均爲雷風山澤之氣周行于上下天地推之水天天水水地地水火天天火火地地火諸卦變合縱橫共有二理乃損益則咸恒之反

漸歸妹則隨蠱之反並爲咸恆損益之交又震艮連而坎習乃成小過巽兌合而離繼乃成中孚與上經艮震向而離麗乃成頤兌巽顛而坎重乃成大過斯其反覆既合各互坎離之變于其中引伸交濟是不一而統觀天地之大不雨不雹而風雷不鼓不濕不燥而山澤无財凡資始資生之化育有一不資水火合濟之功用乎故既濟者一剛一柔道之大原立于不易謂爲易之統宗可也極之未濟而神无方易无體道濟之周廣大悉備焉有

既極周子謂无極而太極既濟則太極之動靜一而生兩未濟則无極之方體化而運神繫詞河圖定天地之數準乎既濟大衍虛一不用視乎未濟位之定者不虛一不能易其揲數之定者不虛一不能易其算理固然也是故易以既濟爲定位一循于定數而莫之易惟虛一不用乃用二之柔居初之剛以交遁易剛剛連連則有六十三卦每卦各衍爲六十三而各還既濟之定位定數凡有四千九十六卦則變化之所以成鬼神之所以行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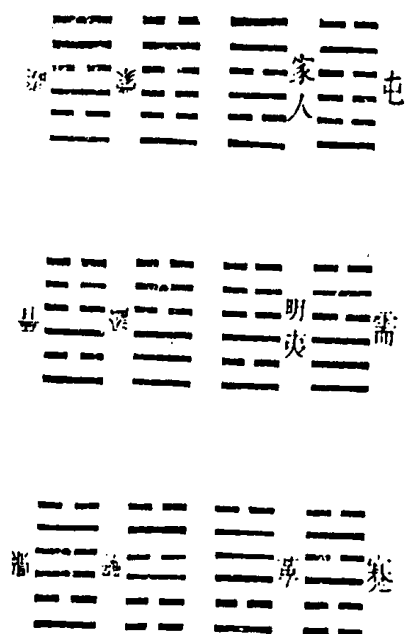
立本趣時大明終始之用于是乎全然則上經坎離分下經坎離合歸根既濟而引伸无窮極之以未濟終焉在聖人作易憂患之情道既濟矣而猶曰未濟非可識矣或曰水火之革也乃有易道日月之合也乃成易文半雷風山澤之體而中乾坤之交乃有坎離之象統上下二經之易盡而備六爻三極之道于卦中夫八卦離之數三而內體立坎之數六而外體成既濟具焉所爲不易之本體也善學易者立靜觀動求之既濟夫亦猶術備象

而測日月之經矣因列爲既濟六十三易圖于左

圖八八皆對也半之則四八四八具何居乎列其全既濟通易定卦之序動靜各以六對五併一四併二三併三併之皆六卦于是正爻于是備正對反對參錯互對縱橫變合不一例引伸連次不一體俱于是見圖列其全分配上下二經對待自然之法象循次求之可不失毫末矣抑半之以該全亦易覽便法也兼為半圖

畫卦之法陽動從○謂之重陰動從✕謂之交茲列半圖无論陰陽但動者○其爻以別之志易也左右各如其易之數云

既濟一易之卦與五易對十二卦圖

屯 家人
需 明夷
睽 革

又合六卦反對圖

屯 需 蹇
睽 晉 革

既濟為不易定位而易因之以生易者動而變也不易者靜而居也一易之卦六五靜而一動五易之卦六一靜而五動一與五并六爻具焉動與靜間十二卦變分焉而卦之陽從男類陰從女類坎離各六見未離其宗反覆相對分合并如是為圖

旣濟二易之卦與四易對三十卦圖

又合十五卦反對圖

二易視一易之卦內二不及外外二不及內水火偏守其宗四易視五易之卦內外倂及水火互反其宅惟易在三四二爻中連中斷二五間上下岐則二體各六就乃變厥本其互倂或隻或單引伸重叠仍成水火之象故四易與二易對動靜如前而卦變三十雜而不越學者觀全圖半圖可以識其趣矣

旣濟三易之卦自相爲對二十卦圖

上下二經分列旣濟三易變例

初二三爻易　二三四爻易　五上初爻易　初三五爻易
坎上經　兌下經　震下經　坤上經
四五上爻易　三四五爻易　上初二爻易　二四上爻易
離上經　艮下經　巽下經　乾上經
初二四爻易　二三上爻易　三四上爻易　二五上爻易　三四五爻易　初四上爻易
大過上經　中孚下經　无妄上經　大畜上經　大壯下經　遯下經
二五上爻易　初四五爻易　初二五爻易　初三四爻易　初三上爻易　二三五爻易
頤上經　小過下經　升下經　萃下經　觀上經　臨上經

三易之卦二十分列上下二經均平各十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尾坎離水火不相射頤與大過震艮巽兌合仍然坎離二體之變凡六卦奇耦之畫各平對其臨反爲觀无妄反爲大畜不拘畫對而反覆交錯相爲連次就旣濟爻位而推臨觀與下經遯大壯對无妄大畜與下經升萃對而下經震與艮連巽與兌連又皆反覆交錯不在奇耦平對之例下經平對除旣未濟惟中孚小過與上經頤與大過同中孚合巽兌而重離小過合震艮而重坎也他若咸與損恆與益山澤之氣通雷風之象薄不列三易卦內皆可推類而統觀矣爲圖例舉其槩云爾

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者事之竟未者功之所由以起也夫天地无窮之運陰陽不已之機有其竟事之詞曰既而往者過而有其起功之詞曰未而來者續六十四卦而以未濟終依然天行終則有始之道也聖人準之以序易學者可深思之而知易矣凡易之道惟貞惟悔凡爻之象惟剛惟柔而貞悔之互乘剛柔之迭布周變

變而无端愈生生而莫息故既濟方告成功而未濟即開始事六爻皆失其定位剛得柔而柔得剛二體互易其變化悔爲貞而貞爲悔其象則火在水上其氣則乾與坤交故名爲未濟而實有亨理猶然柔得中也居剛以應剛不失于闇弱則未濟而有能濟之才雖皆位不當也相間而相應不患于孤睽則未濟而多可濟之助此其所由以亨也弟君子當未濟之時而欲成既濟之業則必不敢冒焉以濟而兢兢加慎羣分者物也孰爲火烈孰爲水濡以愼辨之類聚者方也孰爲流濕孰爲就燥以愼辨居之使各安其所各當其施如此審幾加愼乃可以濟而无不亨否則如小狐之汔濟未出乎坎險之中不免濡尾之患其始雖壯往而其終不續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淪胥以敗而已何利焉是則未濟而曰亨固以其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而水火異物殊方天下事大都類此更不容不愼以辨之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何以亨六柔而居五爲柔得中下與九二之剛中爲應則當未濟之時居尊而文明通理能任剛以求濟是以君子之光有孚于賢人之吉起之幽伏之中而引之爲濟險之助此其所由亨也蓋外卦離明中虛而含光辨物而不雜于事理洞若觀火居尊而南面而向明以治是其柔而得中之用即其亨嘉暉吉萬物相見之時內體坎幽隱伏中

藴剛德曳輪而具行地之才濟險而施涉川之用九五以柔之得中兼得剛中而與之爲應則未濟者而求濟非亨而可決其亨已何以決諸決諸惟六五之柔得中固君心之亨本賢才之亨會天下之亨機也夫既可決其亨而猶曰未濟則以九五之柔雖得中而九二之剛可任以圖濟者猶未出于坎有險之中則以拯用馬壯之才幾于同文狐之小欲濟而未能是猶伊未出于莘野呂未出于渭濱尚困穴處之中求小得而未博施豈遽爲霖

雨爲舟楫乎夫剛德具大濟之用未出險中无由以濟若但如小狐則不量其始自不續于終方涉而早有濡尾之憂何利之有故未濟云云者非不可亨而時處未出小試未大則亦未由以成既濟之功也然則遂終不可濟乎曰未濟終須濟雖剛柔各不當其本位而上下交應以利以亨在九二之剛應乎六五之柔尤其得中而相應者也○按既未濟皆初言濡尾上言濡首爻皆不言狐而未濟卦詞則門小狐云云是尾首之濡皆借小狐之濟

而將涉之也夫凡事始則爲首終則爲尾初曰濡尾當其初而卬預計其尾也上曰濡首及其終而猶重念其首也此聖人垂戒之旨前賢謂上首下尾卦象顯然多將其例恐未可以論此二卦且二卦象狐何指或以坎爲狐言其伏穴而陰險之物也水行恐陷側耳以聽其性多疑或以離爲狐貍首班如其文外見而中含柔媚或以易取象狐離坎原合既未二濟并解爲二據此二卦之言狐固其象矣乃既濟不明言第云亨小未濟狐而繫之

爲小非于狐中取小亦以狐之類其小者耳夫龍見則文明普于德施虎變則文炳乎于命改卽馬壯用拯力健功成是皆大有濟于天下民物如其爲小狐而已安有濟哉尾不續終言濡其首聯德不振男之窮也三代之消濟德廣業崇如桓文管狐之小智小術其加于狐之汔濟幾希矣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其既濟難未也序卦而以未濟終焉見于田之大人未飛于天雲未行雨未施龍虎之未有從則大有望于能濟之者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相尅卽以相濟旣未濟之分分于水火之上下水在火上水下潤而濟火之炎火上炎而濟水之潤故成調燮烹飪之功而爲旣濟火在水上則炎上者就燥而不以下濟潤下者流濕而不以上濟其性不相受其勢交相減以言乎濟則未也故爲未濟夫未濟必求其濟而求濟必宜于慎物以羣分辨之使錯然而不雜離之明能四照也方以類聚居之使旣平而不盈坎之險不失信也外博

施辨物之明內約守居方之信而一主之以慎凡于本天親上本地親下成象成形而不一其物者悉詳于學聚而問以辨之之中則于東南得朋西北喪朋曰柔曰剛而各殊其方者統歸于仁行而寬以居之之內是未濟而蓄濟之才欲濟而審濟之用也故君子洞若觀火明辨哲也監于止水利居貞也曰以慎猶然履錯之敬曰辨物居方猶然方外之義也辨物其通理乎居方其居體乎辨物以居方則通理爲居體之由慎辨物以居體則敬直爲義方之原也夫辨以濟居居以濟辨辨與居以濟慎慎以濟辨居當未濟之時而所恃以濟必如是而乃可也君子以之○按易以未濟終焉離日坎月易之文也剛柔互易其位而變化行焉吉凶悔吝見焉易之名所由命易之用所由成也故因貳以濟民行濟未濟也旣濟者不易之體未濟則易之用也是故易以是終終于原易六十四卦此卦全易三百八十四爻此卦則爻爻易矣惟全易故物不可不辨惟全易而有其不易故方當辨

物以居六位方也六爻物也六位如壬課之地盤六爻如壬課之天盤旣濟則伏吟未濟則反吟伏吟不易而反吟易也

初六濡其尾吝

初六爻詞與旣濟同而義各有取彼離下坎上則取履錯之敬以辟失道之凶告此坎下離上則取失道之凶不知履錯之極敬彼思患而預防猶未入坎而先憂濡尾此不辨物而加慎卽已入坎而自取濡尾惟能先憂濡尾方克成旣濟之功若卽

自取濡尾所由終未濟之象凡卦多致戒于初濡尾之吝將不知其所終極也本傳謂以陰居下未能自進亦云其不敬故未能進耳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初六坎爲下體迷而失道入窞濡尾吝何待言夫始之不慎辨即終之失所居尾之濡終之窮也方入而憂其不出初濡而終將莫續在君子无所不用其極者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何至不續而有濡尾之憂惟不慎辨則不知極不知極則不居方而

尾且濡矣濡不于尾而撥厥初則不慎與夫未濟之初本陽剛之位而陰柔居之是有此象也○或曰既濟同一濡尾既濟无咎會極于義未濟初吝于義則昧中正之極建于當位初爲不知行何由遂蓋既濟坎之内體變離暗而之乎明未濟離之内體變坎明而之乎暗故一合于義一失于極未可以同視也或曰濡尾之吝不知其所終極也或曰未濟不慎辨于初不智之極者也謂其昧于義也或曰極即太極易由此生未濟原易而要于終

曰不知極則不撥其方无以濟民行而與極爲睽此所由有濡尾不續終之戒止于言吝初猶可及反也或曰乾之上九亢與時偕極此後天奉天時之所由加惕而不敢亢本卦初濡尾亦不知極備即不能奉天時而不免終于窮極者乎戒于初辨之宜早辨也或曰尾即小狐之尾入坎窞而已濡奚以能濟小人冒昧貪功適以取窮吝管測者不知有南北極所見者小也此亦同

九二曳其輪貞吉

九二之曳輪與既濟之初九同彼則无咎此則貞吉皆本離初履錯之敬而此尤當坎之九二未出中也之爻又下當黄離元吉之位其爲貞吉固宜然亦曰曳輪則自初至五爲重坎坎爲弓輪二輪相連則牽而倒曳之象猶既濟也夫九二以剛居柔又得内卦之中其力足以有爲進而濟焉可也而胡以曳輪若是夫秉剛則有能濟之才有欲濟之志而居柔則无妄濟之失必審慎而濟而不輕于用剛是猶倒曳其輪之象蓋既得中而所行必

循于正道則不患于剛決而取怨亦不同于柔濡而无勇也此所為得正道而常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初濡尾坎之失道異離之辟咎其昧弱可羞二曳輪于內體坎為剛中于互體離為履錯之敬故仍同既濟之初詞而有得于義之正爻曰貞吉象曰中以行正坎離居四正之位而中爻尤當其至正故有弗行行之必中以正曳輪非偏側之象蓋我有正行上有正應貞正而固孚維心亨曳輪不進

于以辨物居方中正之極也慎之至也故吉按四德貞者事之幹于行為水于卦為坎于德為知九二剛畫幹乎坎中是之謂貞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柔而居剛不中不正于位為不當才固未可以獨濟也而皆昧以征不免于凶惟是舍徒步之孤征從舟楫之共濟雖有大川涉无不利无他以其將出險而離于險夫且不病涉而利于涉矣○竊按卦內互體二坎相連而六三適居其中首將離一險又入一險之象以陰柔不中之才而當此重險多凶之地正與坎之六三爻來之坎坎同一凶占故曰未濟征凶未濟云者已半濟而未出其中也中且益險往而益凶內不勝加憂又不能退步則惟有以慎辨所用之物所從之方求彼岸而先登涉中流而鼓楫吾心自有其指南進步即離乎陷坎故曰利涉大川利涉云者非若他處之順而安涉蓋猶騎虎者難于下中渡者未可退此時稍有逡巡反多不測惟利于前征凶之險濟未濟

之川弟將之以慎而已矣象曰位不當明征之所以凶而利涉之思亦權于其位之可進而不可退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初二兩爻俱與既濟之初同辭汔于濟矣而下流者尾濡中幹者輪曳乃至六三則猶然未出險中此坎未離彼坎又互來之枕險于時輪不及曳尾不免濡未可言濟征乃為凶然退守則陷進往乃脫利涉大川在能自斷主辨物居方之慎振行險

不失之信夫乃可有功而未濟圖濟之幾決矣然
則所謂征凶就其位之不當剛柔皆反而言而其
爲利涉者又在于剛柔交濟中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九四以剛居柔而適當出坎幽而入離明之際其
吉可知然互體猶居坎五爻所謂坎不盈祗既平
者其中未大而又在未濟卦中不可謂爲既濟故
宜益貞其志與行使不廢于半塗則吉且能永而
不續之悔可亡即如殷武撻伐奮雷霆之威入罙

阻之地既濟之九三所謂伐鬼方而克之者是也
此卦之九四即彼卦之九三翻覆而成其象其詞
相因可借而其義各居彼借以言憊此轉以言貞
謂鬼方之伐震動川師耀戈兵于南離奮撻伐于
東震初則深入其阻入坎而勞以憊者功之所由
成也後則封建厥福出坎而勞以賞者志之所得
行也是三年有賞于大國正詩之所云赫聲濯靈
不僭不濫者是也皆明乎貞吉悔亡之象如此也
或問震用曰震陽之動離之同位又震曡不寧赫
怒之象也又問貞吉何取伐鬼方曰離中多言文
明上下多言兵甲武事中光而外堅也兼卦有戰
勞之象故舉武功而貞吉益以見矣又問四臣位
而所言不專就臣分何也曰此未可執即武臣受
賞亦貞以吉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九四方出坎入離內涉大川外震剛武然猶既濟
之三用伐鬼方震者陽動而離電也九二爲帥師
之長子象雷霆之赫怒三年既克賞勞有功列土

居方等威辨物離自東而南行坎從西而北定于
其大國分晝坤輿則未濟者克濟而九二之貞吉
志乎中正至九四而行之无弗永貞矣夫何有不
續終之悔存于其間哉蓋九二未出險中日中以
行正其圖濟之志則然然猶曳輪而未進六三則
冒險而征歷多凶之地而不憚涉川之勞濟之功
雖未成濟之志則已定逮于九四則險既平而川
已涉凶方出而吉乃來當其在險中圖濟震動弗
寧若鬼方之用伐乃至三定而賞勞以昭南伐三年

之成功則猶寒往者暑來險出者難解武偃文修斯无弗濟貞吉悔亡是可決已志行亨也九四當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柔得中未濟所由亨也蓋以柔中之德居文明之位象固貞且吉矣而虛心應剛合而共濟必克有功所以无悔夫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內含柔順外著光輝體並明于日月用照察于幽深禮樂政刑既光于天中成儀文辭益光于身內是其

爲君子之光而爲天下之耳目所共睹共被而有作孚之吉者也夫位則乾五聖人作而萬物覩之位也爻則坤五君子居而美在中之爻也暢四支發事業于黃中通理之爻其光爲何如水流濕火就燥于聖作物覩之位其孚爲何似是則六五之暉以吉非尋常之小明已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事有未濟貞乎險中以幹濟也存乎志事方克濟貞乎險外以績終也志乃行自二而四二于貞吉

悔由以亡六五則柔而得中與九二九四之剛遠近相應夫以柔順文明虛中而應剛其謙尊而光有孚共濟二四之貞吉皆六五之貞吉也蓋柔以孚剛而剛得所濟剛以孚柔而柔得所濟志正而固道合而亨君子之明照四方辨物而物无不辨居方而方得所居彌愼則彌光昭德而崇業乃能无不績之悔于以有亨嘉之孚如日輪之當空已雲翳之收捲瞻言德暉光于上下吉何如之蓋至是而未濟者既濟與垂裳並美可也或曰四之武

功成五之文德見矣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易爲取象于飲酒也按記水泉必香火齊必得酒亦水火相濟中之一也而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三賓象三光坐賓于西北介西南以輔賓坐主于東南僎東北以輔主東南天地之仁氣西北天地之義氣賓從義而主從仁卽一飲酒而辨物居方之愼見矣此飲酒之大而有節者也言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

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且一飲而百拜此凡飲酒之有節者也夫酒以合歡賓主相得陰陽相應之象也酒以成禮儀德不亂始終以慎之意也飲以養陽養稀有樂萬物亨舒之氣也上九陽剛居上文徳昭明又上下六爻皆應于此統全有象于賓主交孚嘉會合禮此未濟之亨續于終而有成也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然必知節焉而不至酒之流以生亂則善矣不然縱而不反濡其首于樽缶之間則有孚之亨反因是而滋失矣君子以是謂知節之貴也且以是知以慎辨物居方之不容已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水火之劑飲食所由造也人之飲食頼之食主中實飲主中虛而飲酒合禮嘉之會也于離象尤合況坎爲勞卦濟險功成用以慰勞飲至錫燕上九有孚于飲酒其以是乎有孚謂以實應要卽因六五有孚吉而言之也按卦之剛柔无不應卽无不孚孚于飲酒樽簋交錯之會知節而不亂詩咏賓筵敬之終吉夫何有咎傳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離晝坎夜飲有限節故其流不生禍而其孚不終離若離而之坎俾晝作夜雖燕侯賦夜飲之厭厭而監史戒威儀之怭怭至于濡首沉湎已極飲不知節有孚不終信者以貳合者以睽其失貞也咎在乎是是則慎敬知節則未濟而克濟怠敖无節卽既濟而仍未克濟也○按澤山咸言男女之情火水未濟言飲食之節情見于天地萬物莫之能圉節逌于寒暑晝夜莫之敢違知此而易之作也因貳以濟民行從可知矣

周易繫辭撥易堂解卷之十八

西昌劉斯組斗田氏著　男 元佶 記州　元侑 敬三 仝較字　姪元俶 載南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易也者交易變易之義皆陰陽之變化而吉凶以分者也而原大交易變易之所自生實根于不易故山澤風雷水火之彼此交變曰通氣曰相薄曰不相射皆由天地卑高之定位而有其動靜剛柔之常體爲貴爲賤判然一陽一陰如剖斷而不可混淆則其不易者也故尊无二上者天也卑而不可踰者地也而天行健地勢坤由之以定尊者位乎高而貴而凡爲高者附于貴之位卑者位乎卑而賤而凡爲卑者附于賤之位是卑高之陳列非一而貴賤依然一天地之位上位下而已天體動剛而健行者其常也地土靜柔而順承者其常也故動靜有常而剛柔因之以斷是皆其不易者故曰定曰位曰有常凡爲不易之詞也不易而吉凶何以生變化何以見在周易六十四卦終于未濟曰辨物居方方言乎方所凡事情之所向皆是也物言乎庶物凡事爲之所成皆是也乾九五之詞傳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各從乎風雲水火之類言之則方以類聚之說也而本天本地親上親下

之物各爲其羣又即類聚之方而有其羣分之族類聚者或剛或柔之不一其類羣分者或貴或賤之不一其羣錯雜卑高動靜之間而爲吉爲凶因之以生矣所以一氣之運隨所在之卑與高見所成之虛與實清虛而精氣上涵則懸象著明于天是在天成象厚實而生氣下結則流形徧滿于地是在地成形部乎皇極經世分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類亦舉成象成形之大槩而言也而陰柔變而陽剛陽剛化而陰柔俱于是乎見矣此皆原于

不易所由以交易變易之故而易準天地非聖人憑空結撰之書邵子謂畫前原有易者此也然則謂吉凶生矣變化見矣易固辨物居方觀象驗形之書耳又多乎哉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是故剛柔者陽奇陰耦之爻畫相摩者奇上奇剛與剛摩耦上耦柔與柔摩奇上耦柔與剛摩耦上奇剛與柔摩本義謂兩相摩而成四即陰陽太少之所由分也四相摩而成八則奇耦再爲互加而

八卦具矣八卦既具推而盪之一盪而爲十六再盪而三十二又盪而六十四以八悔而推移一貞之上則八八六十四皆從相盪而得也夫剛柔摩而成八卦盪而成六十四卦摩盪皆動象而爲所摩盪者皆有靜象是有常之動靜而爲无常之變化若不可爲方物此吉凶之所爲生而象與形之所由成者從可推矣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故自其變化言之震雷也離霆也巽風也坎雨也而離坎又爲日月兼之萬物說澤于暑兌即交離萬物成終于寒艮即交坎則鼓之潤之運行之一一皆從摩盪而見而在天成象者象皆具于卦中矣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且卦具六子三男三女乾父坤母之所交合而成者也而乾爲父道男也凡人物中之成男者皆乾之氣坤爲母道女也凡人物中之成女者皆坤之氣各得乾坤之氣而成男女之形是乾坤以一大

男女而衍成百千萬族之衆男女則震巽之爲長男女坎離之爲中男女艮兌之爲少男女皆此氣此形本一陰一陽之道而物物中有乾坤有震巽坎離艮兌矣此變化之成形不又即具于卦中哉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然則吉凶之生變化之見根于動靜剛柔相爲摩盪而原其自來總根于乾坤而已甚矣乾坤之道之廣以大也然成男成女皆成物之事專之乎坤而乾則始之者也彖曰大哉乾元故其始爲大始

蓋乾陽主乎施于未有男女之物而以其氣施之坤起于无形通于无心而生意所動若知之而主之者故曰乾知大始知猶知府知縣之謂若成物則坤實專之坤陰主乎受其道順承乎乾舉乾之始之者而胎孕之生育之或爲男或爲女莫不有以成之夫未有是物而成其爲是物不啻皆坤爲作之而實原于乾元之資始坤特作而成之而已則使无乾之知始坤无由以著其成物之功无坤之成物乾亦无由以彰其知始之用故乾者元亨

之道統乎坤坤者利貞之德承乎乾也知此而成男成女雖分乾道坤道要爲乾坤之合一始之一成之行乎其變化而已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或疑天地以内千變萬化卽其爲始爲成无乃物物而施之受之其道不幾于繁難矣哉而不然也夫乾天下之至健健而行之而无慮于險阻艱難之費力故知始之知率物而不勞是乾以易知元亨之動而通則依然一利貞之靜而无所于作也

夫坤天下之至順順而承之而无憂于造作繁若之多事故成物之能因天而不擾是坤以簡能利貞之靜而專何嘗非元亨之動而无所于强也在乾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此可見乾以易知之道矣在坤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其六二之爻詞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此可見坤以簡能之道矣夫乾言易不言簡易直則乾之動從乎陽而爲言也坤言簡不言易簡默則坤之靜從乎陰而

爲言也夫然乾坤之知能一夫婦之與知與能孩提之良知良能賢人之周知成能皆不離乎易簡者而已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夫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心坦直而共見故易知如坤之簡事要約而皆信故易從易知則同心者衆故有親易從則協力者多故有功有親則无慮无

詐交孚乃久有功則不虧不崩積累乃大德以恆久而貞故可久則賢人之德謂其存于中如健行之不息也業以盛大而光故可大則賢人之業謂其建于外如坤厚之无疆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夫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易知簡能則天下之理得而乾坤之道備于人身在天尊地卑以是理位上位下而我崇效卑法與天地並建而三則亦成位

乎其中矣○或曰乾知大始乾而之乎兌通離麗震動而陽以亨者也其義聖之左圖乎其為春為夏之司令乎然坤順之致養致役則已寓作成于知始之內矣坤作成物坤而統乎巽齊坎勞艮成而陰以固者也其義聖之右圖乎其為秋為冬之司令乎然乾健之各正保合則已貫知始于作成之終矣故乾始者天之元善之長仁也未有仁為善長而非其易直者也君子體仁以長人則亦如乾之易所以易知有親而可久為過人之德坤成者地之利義之和即義也未有義以方外而非其簡制者也君子利物以和義則亦如坤之簡所以易從有功而可大為過人之業然則始以易成以簡德乃久業乃大體仁和義何一非乾坤之道哉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此推易書之所由起作于聖人準于儀極周于物象利于民用而總為君子之所宜究心故卦有八本由四象而生至有卦而象在卦中聖人因而重

之而六十四卦中含萬象要皆四象之所統无非八卦之所滋是聖人設卦原以觀象觀乎其吉凶而已而正恐天下後世之不能盡觀而明也則為繫吉凶之詞于卦象之下凡以明某卦某象如是則吉如是則凶使不能盡觀而明者无不有以明之是則聖人之教也聖人一天地之心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夫卦何以設象何以觀吉凶何以明卦有八目體分剛柔卦有六爻位分剛柔剛柔相為推盪或陰

變而陽或陽化而陰而剛柔之變化卽生于推盪之中而不可方物象于是乎觀詞于是乎繫吉凶于是明矣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夫象不離乎四在人則爲失爲得爲憂爲虞在天地則爲進爲退爲晝爲夜是故易之辭曰吉則得之象曰凶則失之象曰悔則凶而趨吉憂之象曰吝則吉而向凶虞之象大抵得者得中得正得應皆得也故吉失者失中失正失應皆失也大則凶

小則悔以吝此不可以陰陽太少之象分而四象已隱具于吉凶悔吝中矣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至于陰變而陽則陽進而陰退如復如臨如泰之類皆此象也陽化而陰則陰反進而陽退如姤如遯如否之類皆此象也又兼之乾剛主進有不動而變之象坤柔主退有不言而化之象且兌悅也離麗也震動也皆陽儀而列爻于羲圖之左向進之象柔變而剛者也巽綏也坎陷也艮止也皆陰儀而列爻于羲圖之右向退之象剛化而柔者也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夫柔變而剛于時爲陽則爲晝象晝則明而動而物以悅者也春夏均此晝象也剛化而柔則爲夜象夜則晦而休而物以止者也秋冬均此夜象也故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夫吉凶悔吝卽準于變化剛柔而要于卦中六爻之動觀之蓋以六爻初二地三四人五上天中具三才而各一太極亦各立乎其極則三極之道

皆于卦爻中備之矣此聖人所爲觀象繫辭以明之非徒辭說已也然六爻具三極極各二爻地道剛與柔人道仁與義天道陰與陽此六而三之下中上之各爲兩也若內外各具三才則三而二之下中上之各爲一也則內損地之一以屬人外損天之一以屬人統而觀之天上地下而自二至五皆人位矣故人盈天地之中而天地且藏于人中聖人設卦以敎之君子學易以觀之凡求端于天地以立乎人極而已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是故君子因聖所繫吉凶之詞而明乎卦象剛柔變化之序則无在而不與易相體合其隨所居而安者一循乎易之序如上下篇之序卦其大端也上下體之爻序其詳目也進退因之有得无失何所居而不安也然非其所樂而優游深玩索于其爻之辭何以不失其序有如此者以是知居而安者從樂而玩中得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夫惟樂而玩則玩辭之吉凶于統觀各卦象之時而理會三極之道乎居无疑于其心有以見天地聖人之心于辭中然惟其樂而玩則且玩占之從違于分觀所變之值而辨別六爻之應動作不差于其用有以協剛柔進退之用于變中如是則素明其理而施當其宜大有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乎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者然也君子之玩辭玩占明辨以晳乃可以應天時行矣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何凶悔吝之可言哉是則作易者聖人之神明學易者君子之功用此人極之所由配天地也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上章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有各卦之辭文王之所作也曰彖有各畫之辭周公之所作也曰爻彖言全卦之象爻言所值之變夫卦立而象以成

天地風雷山澤水火各為一象相交相錯而備乎叙象彖隨卦而言之舉一卦之綱而肯其剛柔動靜之體者也爻立而變以見初二三貞四五上悔各具一變為乘為應而備乎諸變爻隨位而言之詳六爻之目而別其剛柔善惡之情者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彖辭爻辭之中有曰吉者言得有曰凶者言失有曰悔曰吝者或言得非全得或言失非大失小有

疵也乃又有曰无咎者由失而復于得去疵而歸于善是謂補過與夫過剛過柔不免于咎而動于悔防于吝要之于中正之歸而咎乃无矣然則辭之所言其各有義存乎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是故貴賤隨卑高以陳則存乎六爻之位或列于貴或列于賤而在上在下有位无位之分判如擬之而其變可議矣小大分陰陽以定則存乎八宮

之卦以齊其小以齊其大而爲父爲母得男得女之序森如觀之而其象可識矣就小大之卦貴賤之位辨其爲卦之吉卦之凶位之吉位之凶則存乎彖與爻之辭而言乎失得之故又可識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至于小疵介于卦之小大位之貴賤吉非全吉凶非大凶之間或內訟而悔或包羞而吝則如陽明藏陰晦之中理自內生憂從中來是爲憂悔吝者存乎介蓋疵雖曰小近于幾介之微而爲憂正大

爭于分介之際故介疾喜生于未寧而介石幾見于方動俱未能釋然而忘憂也然言悔言吝吝則終以滋咎謂其不知悔而吝于改也故吝之憂甚悔則可復于无咎謂其能不吝改而悔之深也故悔之憂可釋故震者剛而復陰而動于陽君子以之存恐懼修省之意天地之心可見出入之疾以无則所由去小疵而善補過者于是乎在是震懼爲不遠之復而得以无咎者存乎悔然則曰有悔曰无悔曰悔亡曰无祇悔大約震懼之意多則過

咎之事少惟其能悔是以无咎卦爻所爲言无咎要不離悔之之辭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是故卦有其小者无論貴亦小賤亦小其不離于陰小者乎所繫之辭則常險大都卦位之陰小用事象險變險則辭亦險也卦有其大者无論貴亦大賤亦大其不離于陽大者乎所繫之辭則常易大都卦位之陽剛用事象易變易則辭亦易也故辭視乎卦卦之乎小而小則指其小而爲險辭如

人之問路遇小徑則指其所之之艱險使不至于入險而困也卦之乎大而大則指其大而爲易辭如人之問路遇大道則指其所之之平易使得一于由易而亨也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各指云者云小大險易亦云彖指乎象之吉凶悔吝爻指乎變之吉凶悔吝使明于所之一歸于无咎而已矣或曰辭辨于本卦各位之吉凶而又兼指乎所之之卦以明其吉凶悔吝之全卽動則觀變玩占之妙用也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也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與春夏秋冬而同運與東西南北而並周故其爲書乾之健行準天而凡得乾陽剛健之爻者皆與天準坤之厚載準地而凡得坤陰柔順之爻者皆與地準故循環无端者天道之運行而易能與爲彌之无一縫罅之[illegible]尋井列不紊者地道之分布而易能與爲綸之无一條理之不具彌云者往之復之聯之貫之之无非一天道也綸云者橫之縱之經之緯之之无非一地道也而至于天地亦有偶缺之功能賴易以爲之彌縫天地亦有偶乖之法象賴易以爲之綸合則又易準乎天地而天地不可无易也易之書其成能固如是者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夫天則有文懸象而著明于晝夜間者皆文也以推儀象以察時變仰以觀之易文皆天文也地則有理黃中而通理于南北高深內者皆理也以辨居方以建邦國俯以察之易理皆地理也故天體陽而常明而凡爲陽卦陽爻陽位總之不離乎明之故卽地道有美而含之謂之含章依然蘊明體于可貞則觀天文而明之故可知也地體陰而常幽而凡爲陰卦陰爻陰位總之不離乎幽之故卽天道美利而不言謂之默成依然藏幽藏于无朕則察地理而幽之故可知也則爲推原于其始而

始于无始自一畫開天陽生之說即无始而有始矣此以知萬物之生生于陽復貪生即貪始之乾元也乃爲反要于其終而終于无終惟六變歸盡陰死之說即无終而有終矣此以知萬物之死死于陰剝斂死即斂終之坤極也故生之說非他乾之始而亨者是也原之則知之矣死之說非他坤之終而窮者是也反之則知之矣夫天地无始終觀察于仰俯即可通幽明于一氣人物有生死原反于始終何難見天地之兩端故原始者并天地

之始可原反終者并天地之終可反死生之說以是始以是終蓋无不具于仰觀俯察中也而至于陰精陽氣聚而爲物神附物而物載神生機之潑潑洋洋陽之伸也天地間之所以有是物也神也若夫精竭魂游散而爲變鬼乘變而變爲鬼死氣之窮窮默默陰之屈也天地間之所以不能无是變也鬼也故觀天之神道莫神于時不忒而物生蓋其性情形狀无之而非精氣之爲物者也不然離物而言神更何神道之可設教也則又云載鬼一車疑鬼于先張弧而後脫蓋其性情形狀无之而非游魂之爲變者也不然合變而言鬼又何鬼謀之可爲占也故明則爲生幽則爲死生始而死終生則精氣爲物死則游魂爲變變鬼而物神總之一陰一陽其故其說其情其狀不外于天之文地之理而易且一以貫之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然則一知而无弗知者謂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可也謂之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而即與天地合德可也故易與天地相似夫先天而天不違似乎天者也似天即似地似天地即先後于天之所爲皆可開天奉天時而不違言乎其知則周乎萬物如日月之著明于天无一物而不照而其道則濟乎天下如山澤之阜財于地无一處而不給夫有周物之知而道足以濟是知而且仁故不至有一明而傷察之過夫陽過于陰謂

之大過陰過于陽明之小過大過則愆小過則伏
雖天地有憾矣倘知不足以周道不足以濟不失
之大過必失之小過便與健順有常亨貞之天地
不相似而相違惟周焉濟焉故不過不過則不違
矣夫惟不過則可以旁行肆應而不患于流蕩而
失所居事事皆適于天理之自然而默契于天命
之所以然是爲樂天知命夫天地鼓萬物而无憂
風霆日月之行旁行之象也而行有常度則亦不
流之象也易準而似之故亦不憂不憂者何樂天
知命无之而弗樂也夫惟不憂而常樂則隨所處
之土而安而體仁以長人益敦厚于知周道濟中
矣如是故能愛愛卽愛人愛物本乎愛之理也按
此句句有着落卦卦皆包括其曰與天地相似故
不違是總冒指乾坤言知周萬物明照四方指離
道濟天下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皆濟物者也
指震離巽坎而兌澤艮山之阜財濟物亦并在其
內而未之專指則又就兌艮言之曰旁行而不流
兌象坎之行有尚而蹇下不流故云旁行不流兌
爲說說乃樂天知命故不憂謂不爲坎之加憂而
說也指兌安土云者艮爲土而有安居之象象山
象仁兼之成物之終始則愛物之理具于艮曰安
土敦乎仁故能愛指艮據此則八卦統具于此節
在聖人豈一一拘泥爲詞以求合然天地无過此
理聖人隨意指之而皆見此所由易準天地則无
一而不準似之至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然則有易而天地之化範而圍之而不過是天地
不能外易而別爲其方員信乎其與天地準也有
易而天地之道資始資生于萬物皆曲而成之而
不遺是天地之道不能外易而別有其生成洵乎
其能彌綸也有易而仰觀俯察所云幽明之故死
生之說鬼神之情狀通之不過皆晝陽夜陰迭運
之道而悉有以知之則天文地理一一皆具見于
吾心以是言之神乎易乎神妙不測天地之道然
也何方所之可指變易不居易準天地然也何形

體之可泥然準之云者豈必拘于方而局于體哉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前數章之言道者多矣曰乾道曰坤道曰三極之道曰彌綸天地之道曰道濟天下曰通乎晝夜之道要之總不外于乾道變化之陽亨坤道其順之陰貞則一陰一陽對待而流行而所謂道者雖千變萬化統具諸此矣蓋陰陽各一兩也陰陽雖兩而皆太極之一動一靜而生則一陰一陽仍是一

也如一氣之呼吸一手之反覆雖兩而實一也一故神兩故化剛柔健順之道卽此一陰一陽之謂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是道也根于一極分于兩儀无間斷而何繼續无毀敗而何成完而往來推盪迭運不停卽可謂之繼如陰而繼之以陽陽而繼之以陰則一元之流行皆純粹以精之善更无所雜于其間故曰繼之者善也其所為物不貳之說乎不必專以善為陽

而乾元為善長固已貫乎坤貞之內矣其各正保合資物无虧亦卽謂之成如乾陽之以成男坤陰之以成女則二五之妙合皆易簡知能之性均有所秉于其初故曰成之者性也其卽天命謂性之理乎不必專以性為陰而坤作之成物固已承乎乾始之原矣夫六子繼乾坤之體者也則自出震齊巽見離說兌以至于勞坎成艮有一之非善者乎而語乎其生性之所成則手足耳目口舌腹心之各為其形象卽莫不有肅乂哲謀睿聖之各為

其秉彝則何所成之非性乎總之謂善謂性皆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夫道統陰陽曰善曰性則知周萬物之知安土敦仁之仁固皆其成性之得于繼善而渾合于聖人君子之躬者也則謂陰靜象仁而陽亨之動而資始品物之流形孰非乾元之大德乎其不得泥陰靜之專為仁也可知矣然而仁者質近于渾涵則

見之而皆謂仁矣謂陽動象知而陰貞之光大含宏品物之咸亨孰非坤元之通理乎其不得執陽動之偏爲知也又明矣然而知者質近于高明則見之而皆謂知矣夫毗陰毗陽之質各偏則謂仁謂知之見自岐而究之道備陰陽隨所見而皆是見分仁知執于一而並非非不謂仁而陽亨達徧育之功則天地之心一陽復而乃見者仁長卽知臨之大也非不謂知而黃中蘊時發之章則剛柔之德萬化含而益光者知周卽道濟之宏也何質偏見偏執一遺一又安問乎百姓之日用而不知者耶故君子之道仁知之合體卽陰陽之互根偏謂之仁偏謂之知不若統仁知而謂之道則繼善成性之全體也而知此者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然則不謂之仁乎其仁也始而亨復而見固敦之于安土實顯之于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之際蓋陰而之乎陽內而施乎外者也是謂顯諸仁然則不謂之知乎知則仁之用也其用也方以直安以貞固周之乎萬物實藏之于履霜堅冰承天時行之內蓋陽而因于陰外而含于內者也是謂藏諸用故顯仁顯所藏之用而利貞于以元亨何仁之非知藏用藏所顯之仁而元亨于以利貞何知之非仁蓋皆一陰一陽之謂道者顯之藏之而已非有兩也是則造化之功機緘之妙陰陽動靜之根仁知化神之用天地以是鼓鑄鼓盪乎萬物不竭于藏不勞于顯運大化于无心成大功而不宰此其

不與聖人同憂而資始皆始資生皆生繼之者皆此善成之者皆此性以德則盛依然有親而可久以業則大依然有功而可大固皆乾易坤簡之所爲大何顯仁藏用之有間哉不其至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抑思之何謂業業何謂大業積諸有而有之富則業之大也夫人无所藏則无所有藏用之至乃得富有故大業之謂謂富有言乎所藏之用功業之所由大也何謂德德何謂盛德則諸新而新以日

進則德以日盛也夫人于所顯則无所新顯仁之至乃得日新故盛德之謂謂日新言乎所顯之仁天德之所由盛也則謂業以德之盛而大德以業之大而盛又寧非一陰一陽之互根者歟

生生之謂易

凡此者皆道之生生者也陽生于陰陰生于陽陰陽生于極則一而生二二而生四四而生八八而生六十四以至生生于无窮皆此一陰一陽之愈生愈有愈生愈新而顯之則皆見仁藏之則皆見用鈞之爲一陰一陽之交易變易而已故生生之謂易即此道之互根者是也聖人準道之生生而名之爲易書其從乎易之名也以此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夫易首乾坤乾冠六十四卦中生生之首也當其初潛二見謂之龍不謂之乾者未成乎乾之象也逮乎三畫皆奇已成乾象則爻始言乾故曰成象之謂乾蓍以九變而成一卦成象也而自坤以下皆效乎成乾之法而成卦母統六子以效法于父

而其爲生生一也余竊謂兩乾連則名乾兩乾之則成坤成象效法之謂精以當爻至于在天成象之謂則槩指懸象于天者言也似不可指此之謂乾即謂之乾則豈成形之謂效法乎蔡氏謂乾主氣故曰成象坤主形故曰效法恐非此處之論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若夫極數者極乎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以至生生不窮之數而有以知來是之謂占占乎蓍策而吉凶可知也惟是占則觀其變而旁通于六爻之情則變動而不拘于方通理而各得其利則占以定信信以立事故曰通變之謂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

然則即生生之易通變于成卦效法極數知來之占而乾坤六子備陰陽之道爲顯爲藏者莫不有以昭德業之盛大而事乃立矣夫然一陰一陽變化不測无方无體神妙何窮是之謂神即是之謂易究是之謂道而已矣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上章言生生謂易故易无體而俯仰天地之間遠而包萬有之物邇而其萬善之身莫不有生生之易以體之則又无體之非易也故夫易廣矣其取數之多廣溷而无不容也大矣其成象之崇弘大而无不舉也以言乎遠遠取諸物物物此生生之易故就易以象物之宜何遠之可或禦也以言乎邇近取諸身全身此生生之易故即易以利身之用何邇之非靜而正也以言乎天地之間觀文察理上下此生生之易故就易以彌綸天地之道何一之弗備于其間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要其道不外乎乾坤動靜而已夫乾爲天行之健陽之動也而互根于靜坤爲地道之貞陰之靜也而亦互根于動故乾坤各爲其動靜而動靜各爲其形容乾之靜也一而專故其動也亦而遂專直

則體之健而行不息一元而流品物之形是以大生焉故知始者乾道之易而大生則乾始之功得之專直猶然乾以易知之理也坤之靜也合而翕故其動也開而闢翕闢則含之宏而化以光承天而著時行之用是以廣生焉故作成者坤道之簡而廣生則坤成之才得之翕闢猶然坤以簡能之理也夫乾坤爲首易之卦專直翕闢爲奇耦之形生生之日大日廣爲陽實陰虛之象易豈漫爲形容者哉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故言乎易之廣大與天地相配觀剛柔之變通晝夜之道往復于四德而不窮元亨爲春夏利貞爲秋冬則變通之道與四時配前章曰通變通所占之變此章曰變通則槩言其爲變爲通如雷風之相薄山澤之通氣舉得其畧矣而至于乾之陽中麗陰而爲離于義爲日坤之陰中含陽而爲坎于義爲月此易中陰陽之義配日月也悉本于乾易

坤簡而得之故易道陰陽其繼之之善一易簡之知能則與天地之至德相配是則廣大之配天地而統乎四時月月者皆言其生生之功用業之大而至者也按其專直翕闢之所由以生生于无窮者易也簡也元善之亨以積也夫寧非其德之盛而至矣哉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此承上二章而贊易之至蓋以明其德以崇而盛之由業以廣而大之自也夫易有三極之道初二則地之卑而坤道之廣生觀此五上則天之崇而乾道之大生觀此三與四則人道之所以立極聖人之德之崇聖人之業之廣此乾之九三九四所以明進德修業而坤二之德不孤坤五之發于事業又皆卽三畫之人位而言夫德業之崇廣以立人極也以是言之易冈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夫德極于高明其崇之也以知業成于謙下其廣之也以禮知則其崇禮則其卑也崇則高明配天謂之效天可也而德不日進乎此從乎陽之升卑則厚載如地謂之法地可也而業不益光乎此從乎陰之降本義謂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其論極確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夫天尊地卑卑高陳設其位上位下不易者也而交易變易剛柔動靜行乎其中人道中處觀察于俯仰上下之閒效法于形象崇卑之理卽生生之

易而全其存存之性則性成于繼善之初者益成于效法之後而德以是崇業以是廣乾健坤順之道利物方外之義莫不由成性之存而益存者藏諸用而日新顯諸仁而富有其斯爲道義之門乎易其至乎按此節卽崇效卑法而申贊易之至見易爲成性之書與天地準而人極之所由立也夫易有三極之道天上地下一崇一卑人位其中一效一法是易之準天地而彌綸者行之自人人以聖爲極崇德廣業效乾法坤道義之門配于二戶

則謂行乎其中與乾之所謂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同一中立人極之意古人謂易以道陰陽固也吾以易言成性歸責于人而已二五三四皆人位觀乾坤之言德業可了如見矣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此言聖人設卦觀象繫詞焉而明吉凶皆確有以

見天下之賾與動而非漫爲之言正學者所當潛玩而擬議者也謂天下之頻聚羣分其巨細不可勝數者罔極其紛賾者也聖人有以見之于心而擬諸其陰陽交錯之形容各肖象其物情物理之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天下之失得憂虞其利害不可勝窮者又極其變動者也聖人有以見之于心而觀其四德之嘉會六情之旁通以推行其動靜有常之典禮而各繫之詞以斷其合于禮則吉背于禮則凶是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統乎象與爻之所言言天下之至賾紛雜莫稽幾于可惡而象之形肖其物俱得其宜則反爲可悅而不可惡雖其至賾而有其至一者存也言天下之至動反復无端幾于可亂而爻之交會其通各

得其理則洵爲可治而不可亂雖其至動而有其至常者存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學易者求之于象與爻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其言也不滕口說必欲言有物而有序則擬之于其象而後言故所言皆適于物宜其動也不爲壯往必欲動得中而得正則議之于其爻而後動故其動不違于典禮夫言擬乎象動議乎爻言動一準于易而易中剛柔相推之變化皆學者日用言動之

變化矣是則擬議以成其變化聖人以之作易學者以之用易凡惟其愼之至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試舉言動之宜愼者而詳之中孚九二之鶴鳴子和好爵爾靡何也謂君子言出居室之間善不善而應在千里之外況于其子之邇者乎蓋言以制行行以踐言言出身而加民行發邇而見遠鳴和之相感而應有固然者故言行者君子之機樞樞動而戶啓機動而矢發一身之榮辱召之有門省之有括此其主也故言行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擬之議之蓋愼之也取象見本爻下曰居室取艮曰樞機樞門軸之運轉于中機矢括之發動于邇觀中孚本體互體擬諸象者見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同人九五先號咷而後笑何也言同人卦中五剛二柔俱得中正皆君子之道剛出柔處剛語柔默似兩不相合有號咷之象而彼此相應交濟共成則二人同心有後笑之象斷金者金可斷而二人之心不可利間其言則臭味相投如蘭可佩无他心同故也取象則出者外也處者內也語者陽也默者陰也二人泛詞亦互二同人也號咷離也互姤則相遇而反說也離火爲心乾爲金火可斷金間一柔于全乾六畫之中亦有斷象姤之初曰金柅此亦指乾爲金而象之也蘭也者木中之君子其臭巽入而和象乎巽也遇之風日之閒如對君子言也昔人以同心爲入芝蘭之室取諸此也此所謂擬諸其形容而象其物宜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大過之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何也謂可錯地而藉以茅薄物也用之可重慎之至而无所失也則亦何往而不宜慎斯術哉取象詳本爻下此引言慎亦擬諸形容雖薄物而悉宜也中孚巽上澤下象兩口之鳴和大過澤上巽下象兩顛之萑弱擬鶴擬茅各爲形容而小以象大莫非象其物宜者也

○或問茅何以知其白曰巽爲潔齊亦爲白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謙九三之爻義曰勞謙云云者何也曰勞不伐有功而不自以爲德厚之至而以其功下人者也非故爲之蓋言其德之盛禮之恭勞而能謙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故有終象義詳本爻下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乾上九爻曰亢龍有悔文言已詳之矣而重出于此引以明觀其會通以行典禮之意在謙之九三言謙則有終歷坎險之勞致艮成之功而守乎含章可貞或從王事之坤道既蹇蹇而匪躬亦乾乾而時惕不嫌于行過乎恭深恐其悔生于亢故不伐不德敦篤謙厚以功下人而萬民以服致恭存位而一德以終其德盛禮恭動而无悔豈若亢與謙反高而无位位何由存貴而无民民何由服賢人在下而无輔人何由下合二爻而觀之一許一戒而會通之意卦與卦相合證爻與爻相反參于以戒亢致恭以行典禮吉凶不判然矣哉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節初九爻曰不出戶庭无咎其義與象詳本爻下而此則以申擬之而後言之旨也夫言語階亂不密則失臣失身而害成而務爲慎密豈緘口不一出哉亦惟擬之後言乃言庶可績庶幾言出而无口過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

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其在解之六三又何義也子謂作易者知盜負乘而致寇至有由然也負小人事乘君子器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爲妄乘非議之而後動者也故盜思奪之且上以名器假人是爲上慢下竊名器以逞是爲下暴其上下皆非議之而後動者則不但奪其乘而且思伐其國矣所以然者慢藏則誨盜猶之冶容則誨淫易盡言其自招也引是以申議之而後動之意也○按取象負或以坎爲勞卦震爲動勞動則負也坎輪震車則乘也坎又爲盜盜思奪之據蔡而乘剛也慢有解而又解之意暴有險而益險之狀上慢下暴全象有焉盜思伐之互外盜也離爲戈兵甲冑震爲車馬馳驅則伐之之象也夫坤藏而變爲解是慢藏也明動而互爲晦是誨盜也離女麗容狐惑其主其爲冶容誨淫又可類推矣致者招之辭故曰盜之招也盡无一之不擬諸其形容而觀其會通斯議之而後動之旨也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原河圖之數一三五七九天數也皆奇二四六八十地數也皆耦一三五天之生數二四地之生數天三地兩七九天之成數六八十地之成數則天兩而地又三也積一三五而爲九陽之數九也積二四爲六陰之數六也此陰陽之純者也七爲少陽陽之進未盈也八爲少陰陰之退未極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數五奇地數五耦五奇五耦各分五位一三五七九之以次而相連二四六八十亦以次而相挨則奇與奇如男子之相得由內向外而行其志也耦與耦如女子之相得由外入內而守其常也蓋各得其位而又相得而不失次失羣也按革二女

同居而不相得據此則相得各從陰陽奇耦之類不失次第後先之序也本義謂各以奇耦爲類而自相得正是此意今人誤以本義作一與二相得云云未解朱子之意也其曰而各有合則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如夫婦之配合相爲生成是也五奇之積二十有五五耦之積數爲三十合五十有五而天地之陰陽變化以是而成其屈伸往來鬼神之功用亦于是乎行也成變化者陰之變而爲陽則一變生水陽之化而爲陰則六化成之推之而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變與化皆此類也詳于月令察于時物其爲變爲化有不以天地奇耦之數而成之者乎就其變化之中而何以隨陰陽爲消長二氣之流行皆一氣之往復其功能則皆鬼神之爲之又有不以天地奇耦之數而運行之者乎是則天數之奇爲陽而凡乘陽變而生以趨于化者皆神而之乎鬼也地數之耦爲陰而凡受陰化而成以合于變者皆鬼而通于神也是則不成則不行不行則不成

也此可觀奇耦之對待而流行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大衍之名何也卽河圖中宮天五地十之數乘而演之從乎太極之中生生不窮者明其愈衍而愈大也其數五十而用之虛一止四十有九或以虛一則无極而生極猶乾初以勿用而藏用也其意可思不可言其法自然非强然也其分二象兩儀掛一象三才四揲象四時前賢言之既悉今人奉之无疑獨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則諸家辨論莫適所從一則謂奇爲四揲之奇零歸之指閒爲扐再揲則再扐合一掛二揲二扐象五歲再閏故一變再扐二變三變仍用掛一如初此朱子本義說也郭氏本虞氏張子之說則謂奇卽掛一之策扐言揲之餘數以所掛之一歸所揲之餘以象閏五歲再閏則不及三歲而積一閏故歸奇俟再扐象閏之中間再歲而二變三變

俱不掛一成一爻而後再掛又謂閏之後有再歲意亦同此又一說也鄙見以本文意義推之曰掛一以象三儼然以象兩爲天地象三則以一人首出參贊天地象乎三才此不得視掛一象三爲尋常奇數之詞也若指所掛之一爲奇後又歸之于所揲之餘似于象三之旨太輕且何不曰歸一于扐不曰合掛于扐而上文又何不曰掛奇以象三以此論之奇作奇零之數而非所掛之一明矣又本文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時成一歲揲左揲右除掛一尚四十八策餘五四策則過揲四十三四數餘八九則過揲三十九四十數若按四時十二月計之則爲四歲四十八月再扐之數或四或八已去四十八月三分之一矣卽不及一分亦止積分之零是三个十二月已成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之餘分矣則謂一變再扐成一閏亦數之合而非强也以此論之朱子之說未可非也若謂象閏之中間有再歲象閏之後有再歲月歸奇之後有再扐反覺不合○按定閏之法不及三年三十六

个月之數只三十三个月便成一閏扣之實二年零九个月一閏五歲再閏只通計大槩扣之五歲共六十个月差再閏六个月乎了大槩積分則謂五歲再閏耳其實四十九策除一掛爲四十八數合四揲象四時各十二之數或左得一奇除五策右得一耦除八策已共去十三策左偶右奇亦如之或左右皆奇除九策皆耦除十七策除十三則過揲三十五除九則過揲三十九除十七則過揲三十一此初變不離三十以外俱在三十三個月前後之間而以五歲再閏計之多可云積分另起之數少亦爲積閏將滿之數是每變再揲再扐已在三年兩頭閏中矣三年兩頭閏亦五歲再閏之中也故再扐後掛應從朱子之說方爲不差假如二變三變爲策漸少如初所除所揲在二十以外或在十外通計三變五歲再閏多寡長短均不各廿九月零十八日牽補亦只是再閏之數其餘則五歲後之積分也扣去再閏六十六個月其零分則二十二個月零[illegible]此通一變有閏十分大槩計

之或純奇純耦亦不大遠此數拓之積分至百千
又可推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乾坤之策本義言之詳矣而大槩則叅天兩地之倚數者也何謂叅天陽之數奇奇之生數一三五三也積之則九也三三爲九不必言三三亦合成九也揲策除掛一三三變得三奇而成一乾畫一過揲之數三十六策亦經九回揲之以四四九三十

六也其積扐三四十二實爲三三見九蓍以四爲奇三四即三奇故成三三見九也歷九變成三畫乾三畫俱三十六策成一百零八數十八變而爲六乾畫則倍之而成二百一十六策矣至于十八變過揲之數經過十八個三十六則爲六百四十八策作九十除巳七九六百三十矣餘二九一十八數或應十八變所掛之一策也然則一變一掛又何疑焉何謂兩地陰之數耦耦之成數六八兩也乾積一爲九以揲四象四時成十二月之數計

之則除一三二三至三三仍天三之數也坤合六八爲十四以揲四象四時成十二月之數計之則一四二四三四巳成十二而用其零則二數仍兩地之數也按揲蓍之法俱除正用零乾畫三變三奇數十二策奇以四爲三則除二四尚零一四爲三是天三統之則三天三則天之奇數也坤畫三變三耦數二十四策耦以八爲兩除二八尚零一八爲兩是地兩統之則兩地地兩于天之奇數而爲兩也故乾三畫坤六畫六則兩其三三八二十

四之耦數則兩其四三十二之奇數也以此而圍三圍四用全用半之說雖合亦覺費解至于過揲之數四十亦經十回揲之以四得四十也合二變八揲三十二三變六揲二十四共九十六數經二十四回四揲扐數亦三八二十四也九變成三坤畫共二百八十八數十八變成六坤畫則五百七十六數矣合十八變之扐數一百四十四共七百二十策外存十八策則仍十八變所掛之策也通七百三十八策以六數除止算當此十八掛策即

歸奇之零數除兩三百六十當朞之正而象閏者也按坤策每一畫得老陰二十四六爻計一百四十四策得六個二十四也合乾策六個三十六二百一十有六坤策六個二十四百四十四總計三百有六十策當一期三百六十日之數而日月交會氣朔盈虛推策置閏胥統于此中矣昔人因之為大衍歷蓋取諸此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至上下二篇陰陽各百九十二爻陽從乾策三十

六通計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從坤策二十四通計四千六百零八策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矣以是當萬物之數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其營則分二為一營掛一為再營揲四為三營歸奇為四營而成變易即謂變也每變四營則一變一掛亦可證矣若云三變只一掛便只一變四營二變三變為三營矣奚可哉十有八變而成六畫之卦六皆奇成乾為老陽六皆耦成坤為老陰二

奇一耦為巽為離為兌為少陰視耦之下中上而知一畫之為某陰卦也二耦一奇為震為坎為艮為少陽亦視奇之下中上而知一畫之為某陽卦也自是每三變各已具陰陽老少之卦于畫中互之連之已藏六畫卦于二三四五上之間矣

八卦而小成

乃既成正卦則十有八變十有八變者大成之卦而十有八變中間初二一卦二三一卦三四一卦四五一卦五上一卦已包无數小成之卦于大成

卦中故曰八卦而小成如金聲玉振之大成其中八音各為一小成也故下面愈推大成中之該小成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引而伸之自初至四至五自二至五至上自三至上又一卦各衍六十四卦兼以綜之錯之反之復之觸類而長之則六十四變而至四千九十六而四千九十六卦之引寸為尺引尺為丈因類而觸因觸而長其變无窮其能事无遺矣此其愈衍愈

大而爲大衍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于以顯一陰一陽生生謂易之道而神明于健順剛柔之德潛見飛躍之行可與應萬變如酬如酢可以助神化之功與天地參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爲盡極贊大衍之數五十而變化于无窮神明不測也所謂道可前知而如神者如此祐神云者即幽贊神明之謂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聖人之書以明聖人之道者也故有聖人之道四焉聖人之情見乎辭而天下之擬之而後言問焉而以言者必欲言有物有序曲而中而非滕且說則尚其辭以其辭文行遠稱名小取類大皆聖人之繫焉以盡言者也吉凶悔吝生于動而化而裁之則存乎變易之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其變入以度惟變所適變也者一剛一柔之謂剛柔相推而生者也天下之議之而後動无論動而健動而巽動而以順行動而免乎險與夫動悔有悔征吉莫不動則觀其變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變而通之以盡利故以動者尚其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故謂之象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而象事知器則以制器如網罟象離耒耜象益垂衣裳象乾坤之類故曰制器者尚其象極數知來之謂占占者中庸所謂見乎

蓍龜者也蓍以筮龜以卜皆以占吉凶周禮占人掌占龜以八策占八頌以八卦占策之八故以眡吉凶故卜筮皆玩乎易卦之占上章大衍之數成卦而具小成盡引伸觸類而長之能事以顯道神德行莫非其占之用故曰以卜筮者尚其占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是故君子體聖人之道將作所爲而作凶事將有

所行而作外事人謀定矣而謀諸鬼神則問焉而以言爲命筮命龜之詞在易之受命如嚮之應聲无有遠而在千里以外百世以後近而在朝夕几席之間幽而難明非耳目之所可及深而難探非臆想之所可測而莫不告之于卜筮遂令預知未來之事物知乎來物則以言以動俱无所失于其辭與變之所示此非天下之至精以精一之心極精微之理其孰能與于斯本義謂此尚辭尚占之事而所謂尚變者已見端于有爲有行之中矣書曰惟精未有不通于其變者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夫變者剛柔相推而生者也而大約參天爲叁合兩地而爲伍按圖書列位縱橫交錯而皆參中外分布而皆伍故參如參亭之形伍如伍隊之狀一之爲奇孤立不變二之爲耦合志未變一二積而爲叁便參差不齊而變以出又合二三爲伍一四爲伍則愈出而變愈多故叁其三才之道伍備五

行之性其變原自無方要其無方千百變皆生於錯綜參伍中在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其生數分布五位積爲十五成數因之七八交於東南九六交於西北十五中位併五皆十五在洛書以四奇數統四偶數其奇數分布四正併中各十五偶數從之左肩交於右足右肩交於左足各併中五又皆十五十五者老陽九老陰六之合數也參停數之各得伍伍列數之各得參先賢謂遇伍而齊遇參而會者是也且參乘參而九合之而六伍合伍而十乘之二十有五參乘伍而十五合則八也夫九六者坤乾之數十者剛柔之日數二十有五者天數十五則月以三五盈三五缺數也併爲地數八則卦數八其參伍合而六十有四至八卦四十八爻奇偶七十二畫則八其參伍合而又參伍合也是皆剛柔相錯分合相綜而爲變者也而九章乘除加減諸法變變不窮又豈外是乎在揲蓍三變成爻三其三變成一卦又三其三變成一重卦凡十八變參其伍而又參之在卦變二老各二

變而成六子并自相交變凡八變六子各三變而成二老併互相交變凡十八變八變參與伍合十八變仍參其伍而又參也況六爻錯綜又引伸成卦中之卦乎於此周通其變凡參天兩地之化裁無方者經緯蓍而錯雜之爻成也推極其數凡三才五行之紛賾莫紀者形容擬而物宜之象定也是故雖變數有萬不離參伍錯綜而已以動者尚變而制器尚象亦因之其斯爲天下之至變者乎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知于至精極于至變豈有所思慮有所作爲而然哉易无思也无爲也事之未感退藏于密寂然不動與物俱寘與道俱化而我无與焉逮于感矣无所期于物而物適來无所議于道而道適合則感而遂通乎天下之故其受命也如響其通變也成文其極數也定象非天下之至神燭萌蘖于至精通化裁于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此以知夫易也者聖人于遠近幽深之物而有以窮極其深聖人于參伍錯綜之變而有以研晰其幾總之皆其至神之所通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夫唯深也舉天下之存于內而爲志意之方萌无不本易道以通之是能通天下之志夫唯幾也舉天下之施于外而爲事務之當營无不用易道以成之是能成天下之務且唯神也方感于此卽通

于彼以言乎速速之甚也非有待于疾而促之而爲速也以言乎至无弗至也非有待于行而赴之而始爲至也夫天下有疾而不速者矣有疾而後速者矣而此之速无待于疾神也天下有行而不至者矣有行而後至者矣而此之至无待于行神也天下有不疾卽不速者矣有不行卽不至者矣而此之不疾偏速不行偏至幾莫測其何以速何以至神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上章謂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其惟聖人乎子故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承上言易之爲書聖人何爲而作也夫易啓發人物之知識使明于吉凶而知所趨避則用以開物者易也由是以成就天下之事務而俱有可久

可大之模則用以成務者易也且天下无處无陰陽无在无變化皆易之所在而易具三極中該萬有而道无不統冒于其中則冒天下之道者易也天下无易外之知能皆易中之體用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是通天下之志而物則无弗明以是定天下之業而衆務无弗建以是斷決天下之疑而理道无弗得其信夫開物則元亨之體乎乾也其卽知崇之效天乎成務則利貞之從乎坤也其卽禮卑之法地乎冒天下之道其卽廣大配天

地而无不備矣乎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是故揲之而爲蓍七七四十九象與數而皆陽其德如天之圓運旋而成歲則亦上律天時之不息也其神妙變通爲何如乎此則圓而神者也設之而爲卦八八六十四象與數而皆陰其德如地之

方分列而成輿則亦下襲水土之有定也其知周萬物爲何如乎此則方以知者也至于爻者交也爻言乎變交則交易之義變則變易之義其剛柔各三重之爲六相推者亦圓有常者亦方圓者動而不居方者靜而有永是爻雖交互變通而易而其隨位呈象各如其常則不啻列土之各貢方物未嘗不各爲易也而所貢則有常經矣故六爻之義易以貢夫蓍以筮之而成卦經十八變而活動求之于其先此樽之又樽以行乎鬼神故云圓而

神卦以設之而成爻亦經十八變而板實分之于
其次此定之又定以一其知謀故云方以知若爻
之有六或參之伍之錯之綜之屢遷而易而變化
生依然圓神之所流乃其爲動爲靜爲剛爲柔隨
在而貢而吉凶見依然方知之所立聖人以此无
思而洗潔其心无一毫之或雜无爲而退藏于密
无一事之或擾此寂然不動之時藏圓神于方知
之內逮于一有所感或告以得焉而吉或告以失
焉而凶而莫不示之以或趨或避之宜而與民同

其憂患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遲方知于圓神之
中是則洗心退密至靜也而德方吉凶同患承天
也而時行夫神妙萬物有感遂通无遠近幽深遂
知來物是知來者非神之以乎知周萬物寂然不
動其无思无爲密藏往故是藏往者非知之以乎
蓋天下之故皆理之固然謂之爲往藏往則靜而
含固然之理于清明中以其无思爲而藏密也通
天下之故皆事之未然謂之爲來知來則動而見
未然之事于變化中以其刑吉凶而前知也故曰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所知即所藏之往所藏即所
知之來往言乎生初來言乎將至也夫往來爲陰
陽之迭運神知亦動靜之互根知之藏之屢易之
圓通圓妙皆準不易之居方立方是即蓍卦六爻
實備規天矩地之能事其孰能與于此哉其古之
聰无不達明无不見睿无不通知无不知而剛武
之至運用更神服暴除殘无煩多殺隨方員而制
宜乘往來而同遲上章所謂至精至變至神者其
孰得與于此乎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
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是以專直翕闢大生廣生者天之道也而蓍卦六
爻之內方圓具而變易生則明于天之道也吉凶
悔吝惟深惟幾者民之故也而蓍卦六爻之內神
知周而往來協則察于民之故也于是蓍龜之用
皆物之神者由之以興蓋先天而天不違以前民
而民咸用則物用是開務用是成而疑亦用是決
矣聖人齋戒洗心而退藏于密神而明之于蓍圓

卦方之德以與民同吉凶之患者其以此也夫此
其明天道察民故與神物前民用皆聖人之因乎
自然而无所作爲于其間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
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
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夫易何爲者也皆乾坤變通之象與器法與神制
之以利用无爲而爲者也是故萬物出入于太極
生生之戶靜而闔焉而藏密者恆于斯則謂之坤

動而闢焉而兆吉凶者恆于斯則謂之乾邵子謂
坤以翕之謂闔戶乾以分之謂闢戶也一闔一闢
不一之一陰陽迭乘變化以見故謂之變此乾坤
定位易行其中而通氣相薄不相射者俱于此一
變再變三變而交錯以千百變矣惟變故通故晝
夜寒暑動靜剛柔此往彼來通久而无所窮則謂
之通坤乾變通功施化育其見而有精有曜垂象
著明乃謂之象其形而爲方爲圓各成體質乃謂
之器見象如離日坎月之有光輝震雷巽風之有

氣色皆是形器如離爲甲胄坎爲弓輪艮爲果蓏
之類皆是大約象章于天器材于地一則陰陽剛
柔之成文一則陰陽剛柔之成質也由是因其象
而象之仰觀焉而圓法乎天因其器而器之俯察
焉而方法于地隨人官物曲各制其宜而用之爲
小大精粗之所寓則謂之法蓋法其闔闢法其變
通象无遺象而器无遺器也是以利百姓之用使
出入一循乎成法而民咸用之而不離莫不各具
神妙于其間故謂之神神者妙萬物而爲言固圓

活之至者也而制用有法象器森齊其變通究不
外于闔闢之所爲是著從奇耦一準于卦立坤乾
其德方爲可睹矣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爻之易以貢其積諸數之一而二乎何者蓋易者
有不易者存也不易者立極于陰陽未分之先運
極于陰陽已分之內其初固无太陽太陰之可言
而已爲太陽太陰之樞極則指之爲太極猶人生
之初之有太祖是也夫人有太祖子孫生生而益

蓍理有太極儀象生生而大衍是故易以貢者有太極生而又生則源源而貢其一而生二則貢之以兩儀動而陽靜而陰極乃分而儀也其兩各生一而爲四則貢之以四象奇而奇耦而耦奇而耦耦而奇兩太兩少儀乃分而爲象也其四各生一而爲八則貢之以八卦奇奇而奇耦耦而耦奇奇而耦耦耦而奇三男三女而并二老象又分而爲卦也而總爲一極之所貫則兩之四之八之各加一倍而貫衍一源遞而生生皆易而以貢者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故八卦立而吉凶定定以六爻之參差吉凶分而大業生生以一極之變化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故法以象器而制統謂之法象炳然成象效法之義也則莫大乎天地天尊地卑而乾坤定法由以制而象由以見也其一闔一闢往來不窮是謂變通則莫大乎四時二氣之循環往復終古如斯萬物之生長收藏隨時卽改故變化隨于闔闢通久貫乎往來時之爲也至見之爲象縣而麗天著明于上晝夜輪行則莫大乎日月戶闢而陽光外照戶闔而陰精內瑩象天地之耳目逐四時之輪躔則日月之爲也是則三極中之天極地極本太極之生兩儀四象而其八卦于畫前者也由是而推詳乎人極其位之崇高莫大乎富有天下貴爲天

子乃能于物則无不備于用則无不致而因之制立成形之器以爲百姓日用出入咸宜之利則莫大乎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序與日月合明之聖人而又與鬼神合其吉凶見天下之賾而探之以擬諸形容推天下之隱而索之以盡其幽曲極天下之深而鉤之以得其元妙窮天下之遠而致之以廣其旁通則以定其爲吉使天下知所趨定其爲凶使天下知所避而天下因之亹亹焉无所疑于始无所倦于終則物以是開而務以是成亹亹

者正通其變使民不倦之義探之索之鉤之致之所以定之即所以成之是爲成天下之亹亹者則莫大乎蓍龜蓍龜神知之器方圓之德儀象之樞吉凶之貢大業之生要皆坤乾之戸也可不謂神物矣乎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是故天生神物精氣見焉蓍甲之靈動植之聖聖人則之蓋因物而衍于其則使各不爽也由是觀

天察地而效其自然之變化于剛柔動靜之相推是變化在四時而聖人效之也學之爲言效也效之猶學之謂聖人學天地且六爻之文爲交則亦效天地之交而通其變化也若夫天象下垂離日坎月巽風震雷凡六子見象吉凶以分聖人則各擬諸形容一一如乎其象故有卦象爻象之文從乎其畫而象之也而原夫神物之由來變化吉凶之攸判則自河以通乾而出天苞乃有河圖龍馬之所負者是也洛以流坤而吐地符乃有洛書神

龜之所呈是也故聖人畫之之爲八卦演之爲九疇取則于河圖一六北二七南三八東四九西五十中取則于洛書之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則莫不因其自然之數而各以立其則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故四象以示繫辭以告吉凶以斷皆聖人之通志定業而以決其疑者也然則易雖卜筮之書其神

妙可勝言哉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大有上九之詞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祐之爲言助也天之助順人之助信履信思順而又尚賢則宜如大有上九之所云蓋以易設卦觀象繫詞以明吉凶所以示以告而定之者雖兩具乎吉凶之斷而人能奉之不違用四象之繫詞深明于天

人爻助順信之理則如大有之乘乾嚮離剛建而
履信文明而思順信以爻孚順乎休命又五以尊
位虛中應二大載過揚用享益為崇尚德賢下而
大應上而天應諸福畢致有大不盈則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矣此與二一章所引言象辭有吉凶而總
示人以吉无不利而已其意自同不必錯簡也

右第十二章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
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

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書以紀言而言非書之所可盡言以達意而意非
言之所可盡然則聖人與民同患之意其不可見
乎子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示其意于畫象之中
陰陽之老少奇耦之剛柔未有言也而聖人之意
于象乎寓是象者聖人立之以盡乎言所不盡之
意凡其不可口授于其象觀之而意可得矣是故
羲畫无言而文周得之得于象而已則立象盡意
之說也由是設之為卦因而重之而十有六三十
有二二六十有四凡以盡物之情實詐偽使不至于
或遁則得其意于象即廣其象于意而意與象俱
周矣夫以聖觀聖則卦以設而以聖開愚則辭以
繫繫辭云者繫吉凶之辭于所設之卦又繫吉凶
之辭于卦分之爻皆以盡乎不盡之言故約而該
稱名小而取類大也然非有膠于辭也夫一卦之
辭變而通之于數卦一爻之辭又變而通之于各
爻卦與爻原有如是之變如是之通聖人繫之以
明吉凶告以无窮之用則以盡其利也夫如是則

有象而意通不言而情貢利用出入民樂不倦此
所為鼓之如雷動而物以出舞之如風行而物以
齊則以成天下之亹亹而神妙亦无弗盡矣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
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夫象之立卦之設辭之繫所以為變為通為鼓為
舞者不外乎乾坤二者而已故易之有乾坤其易
之包緼邪乾包乎陽為衆陽之緼坤包乎陰為衆
陰之緼其分之則一奇一耦動靜有常而剛柔以

斷是乾坤之成列也六十四卦之內從乎乾之列者三十二從乎坤之列者三十二三百八十四爻之內得乾之奇畫而列于陽爻者百九十二得坤之耦畫而列于陰爻者百九十二乃山澤則通氣而易風雷則相薄而易水火則不相射而易交之錯之而六爻之布亦且順逆往來而无不變易要立于乾坤成列之中而凡爲易者皆其不易者爲之也是以乾坤定位位定于尊卑乾坤成列列成于奇耦其變而易也彼此之互交也非毀其所成

之列而見爲易也假令乾坤不成列必毀此以易彼或毀彼以易此將奇耦不齊而剛柔多缺則无以見易是非有不易而易于何從且至于易不可見而陽施陰受生生不窮之道幾于止息乾于何始坤于何成是非有易焉尚何語于位之定列之成而爲不易哉然則易者用也不易者體也六十四卦乾坤緼之三百八十四爻乾奇坤耦之爻緼之不易所以爲至易也則以盡不盡之言與意于乾坤之象中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是故易者通變之謂事業之由皆本于乾坤之緼一陰一陽之所形其形而上者非有離于所成之器也而不物于器則超于器之上而謂之道儀象之生根于太極者是也其形而下者非有外于道也而不妙于道則執于道之下而謂之器易簡之理載于象數者是也故器以載道道以運器况之

愈下而道存下之中有上者形也本天親上而猶器上之類有下者形也故隨所形之上下分所謂之道器則惟太極道也雖陰陽猶之器也而凡秉陰陽而成者何一之非器耶然而道行其間矣本是道而化而裁之化以化其器之方裁以裁其器之體則不特道无方而器亦不拘于方不特道无體而器亦不局于體是之謂變由是變而推而行之推以推其變之類行以行其變之宜則不特道无窮而器亦不患于窮不特道不敝而器不憂于

敝是之謂通若此者爲變爲通皆形上之道合于形下之器而窮變通久之故一協于自然可久可大之業直行所无事有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使无不宜之巳耳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是則形上之道合于形下之器而即富有日新之所由以建也夫豈有外于象也爻也卦與辭也而

別爲其事業矣哉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以擬諸形容者象物宜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以觀其會通者行典禮由是繫辭吉凶以斷是謂象也爻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象列卦中窮極天下之紛賾而總存于卦以內鼓舞天下之動作而總存于辭之中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將前之所謂化裁存乎變推行存乎通非有他也總存乎其人之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以巳之神明而契于爻象卦辭之變通則无弗盡矣是則書言之所不能盡者自得于立象設卦繫辭之間亦惟靜默成之不待言說而无不確然自信而不疑蓋得之心而爲德莫非其乾健坤順之德履之身而爲行莫非其易知簡能之行故曰存乎德行總而論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呈于象情見乎卦約辭以繫于卦象之中而盡利盡神无所不盡即无

所可盡其縕在乾坤之成列其業在道器之變通將由象爻卦辭不離陰陽形下之器者而推極鼓舞以求乎變通不盡之道則神明存乎其人之自得成之于默以信之于不言則言盡意盡而囊括无盡是則與乾坤同縕其德其行積諸身心而後知聖人之意固存于默識心通躬行實體而不徒求之于語言文字間也

右第十二章

周易繫辭撥易堂解卷之十九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象也者言乎象者也象非外擬卽在八卦成列之中原卦之由成生于儀象陰陽之太少分二而爲四乾坤之男女具四而爲八四猶未卦二太二少之列于奇耦者已有其象八已爲卦分陰分陽之列于左右者各具一象曰象在其中專就其卦而象之八得八象卦以象名象復包象象以卦立是象在乎成列之中矣因一卦而又重一卦內卦三爻外卦三爻則因一象而又重一象其爲爻也六其爲象也多矣曰爻在其中三畫之卦未因未重爻非不在而未備六爻則未備旁通之情也故必于因重而始言爻在其中而況夫因而重之之中卽有引而伸之之義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卦有陰陽爻有奇偶六爻六位乃有剛柔其間剛與剛柔與柔剛與柔柔與剛或乘或承或錯或綜非柔之推剛則剛之推柔而剛柔各自爲推則卽此卦爻以內如晝夜寒暑之往來水火山澤之交互天時人事共爲推遷而不定是謂變易卽在剛柔相推之中聖人恐人觀之而不明其吉凶于各卦而繫之以彖辭于各爻而繫之以爻辭則因其變而命之爲吉使知所趨命之爲凶使知所避前所謂受命如嚮者轉爲命之无遠近幽深俱有動象可占聖人見天下之動于此焉觀會通辭以鼓天下之動于此焉措事業是則動在其中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是故卦象卦變或剛柔得中正而吉或剛柔失中正而凶或剛柔失位而過而知悔或剛柔非宜而偏而藏吝悔多行過而憂傷吝多才弱而包羞凡此皆生于動人心寂然不動何吉凶悔吝之可言微有所動而幾乃見焉以人心之動而感于卦爻之動故卦不妄動應人心而生也卽以卦爻之動而占于人事之動故動則玩占應爻象而決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要其所謂動者或動而之剛或動而之柔无剛柔以外之動或動之窮而變或動之變而通惟變通乃以生乎動然吉凶悔吝罔生于剛柔變通者為動而剛柔變通又生于貞一易簡之為恒故易者有不易動者有不動者也然則本何以立剛柔是也一剛一柔各有定位定體陰陽之對待混之不能奇耦之乘承缺之不可于未變未通之前已立乎變之通之之本而卦以此設象以此觀爻以此

分辭以此繫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若夫剛也而變為柔以通之柔也而變為剛以通之則一剛一柔有定位而无定處有定體而无定象故其為用隨時而趣時剛時柔推行盡利則陰陽之對待而為流行奇耦之承乘而為迭運是謂趣時晝夜之晦明一日之變通人趣之而有寢興寒暑之往來一歲之變通人趣之而為裘葛千古如斯眼前皆是何在非易亦何易非時也哉故曰變通者趣時者也易也易也者變通之謂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然剛柔之立本則不離乎易簡之貞者矣所以趣時之變通有吉有凶而吉之道常勝于凶則惟其貞而乃勝也聖人定之以吉凶所以斷者斷之以貞而已貞則吉非貞則非吉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夫貞者四德中之歸要而无時不然者也故天地无他道其觀而示之者有常運雖或陽愆陰伏而

不失其資始資生之理惟其貞也日月无他道其著而明焉者有常象雖亦中昃盈食而不變其晦晝明夜之度惟其貞也貞則无改觀无改明也天下之動趣時而變通固不膠于一然立本于剛柔則不一而根于一猶然貞夫一者也惟一故貞惟貞故一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貞一則變通之本變通則貞一之用也何也易也簡也天道健行曰乾地道順承曰坤繫象曰而道

從乎乾坎象月而道從乎坤凡其爲貞觀貞明者皆此易簡之爲也故夫乾之健確然至剛而示人以易坤之順隤然至柔而示人以簡此天地得之爲貞觀亦日月得之爲貞明者也彼六子之各秉于乾坤六十四卦之皆原于易簡聖人列之于卦而爻以定之象以告之擬諸確然隤然示人以易簡之理亦曰天下之吉凶悔吝生于動動貞夫一乾坤易簡而外无他道矣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是故爻以效此象以像此此者乾坤所示易簡之理即剛柔所立變通之本爲之爻以效之則六爻皆效法于天地爲之象以像之則羣象皆比象于日月由是而動罔不貞夫一以之趣時而本固立諸此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然則爻象以趣時而立非不顯可據也而效之像之實原于易簡之精是其動也非于外而于內吉凶以貞勝而斷固其密爲藏也而確然隤然已著于爻象之後是其見也亦由內而之外既動于內矣而變在其中參而通之以盡利則功業以著故曰功業見乎變功業之見非外于吉凶之見也既見乎外矣而繫辭焉以告之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而聖人之意亦以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情見乎辭又非外于功業之見也夫見則皆見言乎其外也而動貞于一言乎其內也爻也象也固效而像夫易簡者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然效此像此而又繫之辭以明吉凶以見功業聖人曷爲而求詳于天地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之道生生之謂法天地之大德也其在聖人則有大寶焉曰位位者人極之所由建以贊參于上天下地之中者也故易有三極配天地之德在聖人之位苟无其位人極不立而天地之大德亦窮斯不爲實貴之最大者乎以此言之爻象之動天道

地道人道胥立于其中豈不以大德大寶之相須而成功業也哉然究之聖人之大寶亦寶此天地之生夫天地生人亦生財苟无人則位何以守苟无財則人何以聚聖人卽以天地所生之財聚天地所生之人而守乎大寶之位以保其大德之生則理財者平天下之大道濟羣生之大德不言所利以美利利天下觀其所養并自養養萬物斯其至要者矣是以正辭示之以吉无不利使各曉然于理財之不可不貞禁民爲非示之以凶无攸利

使各惕然于理財之或失其貞惟貞則吉失貞則凶此六爻之義所爲易以貞者卽貢此義也夫貞固所以幹事天下之動固貫貞夫一利物所以和義天地之生更宜理其財理財而卽利卽義則聚人守位卽人卽仁矣乾元之資始而亨坤元之資生而利不可知易簡之原大有功業之見也哉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上章言聖人之大寶曰位而守位以人聚人以財財者天地之所生生人之所賴以爲生而聖人制而用之以利天下凡夫食貨之需无之非財制度之器无之非理財也然非有王天下在位之聖人則无以體天地之大德而卽其所生之財立成器以利天下以聚養天地所生之人故財非位莫理也古者包犧氏聖人而在位者也其王天下也同天地之大德而胥匡天下之生仰則觀日月風雷

之象于天俯則觀水火山澤之法于地而并觀鳥獸之文若乾馬坤牛坎豕離雉之類與地之宜若乾木果震萑葦艮果蓏坤黑兌剛鹵之類近取諸身若乾首坤腹震足巽股之類遠取諸物若飛龍牝馬白茅枯楊之類于是始作爲八卦以通神而明之之德而蓍圓卦方之用有所自來以類物號有萬之情而剛柔善惡之辨有所自分夫通德則通乎天地之大德資始以資生聖心與乾坤而合撰類情則類乎發揮之叢情知器知來聖人共設

位而成能故以之理財周用而无弗宜也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惟時制器尚象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于原以漁于水蓋取諸離以兩目相承而物麗焉之象也按罔罟之作繩爲之結巽爲繩直顛倒交連如結繩然而又目與目承物入之則麗其佃之則于田旅互睽而獲三品以此象也其漁之則于澤中互澤而爲重坎亦此象也或日佃漁皆充鼎之需也中亦互鼎離不泥亦具此象也在包犧氏未必觀此

而爲之乃其象則具諸此矣

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斵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神農氏聖人而神明于農者也其繼包犧而作詳于制農器斵木爲耜耜者耒之首斵之使入揉木爲耒耒者耜之柄揉之使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按益二體皆木上入下動本義言其取象天下之益莫大于此并言其取義細玩本卦象傳言木道乃行正包耒耨其曰天施地生其益无

方又以震于時爲春東作方興土膏正發乃天施地生之時牛初動而于田稼反生而始播巽以入乎地中震以動于犁耦是聖人養萬民而教之以飲食之願是先王省方土而觀之以農桑之利耒耨之益斯其所爲大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古者爲市有无相易宜日中者明動之時也致民者天下之商旅集焉聚貨者天下之屯積饒焉其交也剛柔之兩濟其易也日月之互交其交易而退也明以動而晦則止其各得其所也頤以養而屯以盈取諸噬嗑借噬爲市借嗑爲合也

神農氏没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黃帝堯舜氏繼神農而作其聖同其位同而其時則不能以不變也神農氏[illegible]急食貨以利民用此

時風氣樸畧法制未詳至黃帝而時漸變至堯舜
而時益以變惟因其變而通之質變而通之以文
章厚變而通之以法制其通變也非有所强于民
凡權于其理之所必至順于其情之所樂從皆使
民亹亹趨之而不倦无他惟其時也神以時運而
莫測化以時成而不言是其神而化之者民无不
宜之所謂通變以盡利化裁以盡神者其斯以為
易乎夫易之為言變也非故為變也時數至是而
窮也窮則即欲不變而不可夫變之所尚通也非

强為通也時勢當此而變也變則即欲不通而不
能惟是變通以宜民乃得恆久而不困是以天祐
之吉无有不利蓋後天而奉天時者也夫衣上而
裳下天尊而地卑故衣之象乾陽而上服冕于首
衮于身也裳之象坤陰而下順韠于腰蔽于膝也
黃帝堯舜當通變之宜運神化之治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作會粉米藻火宗彝黼黻絺繡作服衣裳
始製垂拱而治蓋因其作暗而文明以彰即其黃
中而通理以暢蓋取諸乾坤之變易簡不為而又

通變神化之悉宜也夫乾上坤下而為否否則其
窮而之乎變也坤上乾下而為泰泰則其變而之
乎通也乾坤合德天地貞觀貞則其通而之乎久
也大有之柔得位而上下皆應其即為通變之宜
者乎故以其上九之詞贊之乾元端而坤黃裳衣
裳之垂而神化畢貌諸此矣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
天下蓋取諸渙

渙之乘木有功義既詳于本卦下矣而此專言舟

楫刳木震盂之仰象舟剡木巽繩之直象楫是震
舟巽楫水擊風行可利涉以濟不通可致遠以利
天下致遠句不必疑行舟車之航海梯山同一致
遠之用食貨所必需頤養所共賴者也取諸渙象
義取濟險如行坦夷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至于震象車亦于馬為馵足作足而卦復合乾馬
坤牛而拘繫之乃從維之服牛者任載而引重輓
而駕之以專其力而馴其性也乘馬者載人而致

遠轡而馭之以齊其足以閑其馳也取諸隨者下動上悅其義其象兼有取也或曰用牛馬之力車輦之功而載山澤之物可以引重可以致遠其動也爲益既大其進也以漸而行其利天下與舟同舟行水而動以渙車行陸而引以隨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艮爲門重門者重艮也柝則木之鳴如雷以警動夫衆也坎爲盜暴客也擊柝以待之凡以防暴客之來而豫止之也防其暴而豫止之正恐民爲非而豫禁之之意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小過上震爲木兌則折之爲斷木杵則或舂以足或運以股也坤爲地掘地云者爲坎于地中而石其腹則臼之象也艮石止諸下震木動諸上巽綫入之而精鑿之粢可爲潔齊之用百姓利之而舂揄之具並爲感悅之情取諸小過明小而杵臼之利皆以濟萬民而不[illegible]爲過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曷言乎其弦木也坎爲弓輪兌有反勾其股之象且有月缺爲弦之形故云弦木爲弧剡木與爲楫同而異其取此象二火一月之爻以卦互二離而一兌也兌有銳剡之義其无木而曰木者巽柔木而反張坎習羽而加銳離而能麗射疏及遠則弧矢之利也睽乖而威服之言弧矢而戈兵寓焉此以義正民亦禁民爲非之具也睽卦上互重離則有王用出征以正邦也之威下卦兌說則有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之節細玩而諸義見矣或以爲鑿前聖固已鑿鑿言之矣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大壯大者壯也象乎其大且壯者也大且壯者莫如宮室上棟象震爲東木中正而上横爲宮之主所謂棟梁者是也宇則簷宇下垂爲蔽爲覆如天之冒下亦曰宇也且震雷上動外澤風雨而內卦乾陽中乾之象潤外乾中雨滑不入是爲宮室之

庇也上古爻占于上坤爲大野掘地爲穴若處无蔽聖人易之宮室始无露處之憂而有宇棟之捝廣大壯同是之取爾夫古无而今有皆變通以宜民者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大過大者過也象爲棺槨送死大事寧過于厚旣爲之棺又爲之槨蓋言厚也夫乾老而退兌毀而折木爲枯楊時爲秋正斂而歸葬棺槨之器比化

者入土以爲悅慎終者厚葬而乃安其顛之皆巽木上下而重陰其顛之皆兌音過密而並缺其在古者衣薪同于茅之藉葬野如滅頂之過不封則陽闢而陰不固不樹則本弱而末亦摧喪期无數服制不備後聖易之棺槨亦即定乎喪期下互姤姤上互終夬天運之周爲期之數而乾以三連則三期之數也取諸大過義實該焉夫過猶逝者往而不復送往以哀喪祭爲人先王所爲正辭教人以報本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書契之取諸夬者本開天之盡通文明之變附陽健而不忘決陰疑而无戰其義益以深矣上古書契未興結繩而治結繩云者謂有綱畧而无文字從乎朴畧而爲言也今人謂結繩記事于義不通事豈可結繩記耶後聖易之書契則文字之起朴畧變通而之乎文明蓋極乎觀象觀法取物取身之神明而有位之百官各遵乎同文之治而无敢

亂其章程无位之萬民各守乎明徵之察而无敢昧其信從蓋取諸夬聖人代天而爲言首物而作覩其利見以此非其神化之咸宜者乎三言易之云者正窮變通久之旨也以制器者尙象以聚人者理財凡皆以趣時也其統于此乎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上章言古聖人之制器其取諸易者固如是是故易者變而通之神而化之總之不離乎象也象也

者非虛擬諸形容實以器物之形有以肖像乎易中之體在聖人特因其所像而爲之制也象擬于虛而像肖于實也

象者材也

其有象焉何也言乎其卦之材也凡制器者必先具材材具而象而爲之則器以立凡觀易者亦必先辨材材辨而象以擬之則全卦以見卦而不統之以象循器而不聚之以材也故云象者材也材則器未制而待用象則爻未動而挈總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其曰爻言乎其動而變也變通以趣時天下之動然也發揮以通情效天下之動者然也故爻之爲言效也謂六爻之旁通或動于剛或動于柔或動于剛柔之各得其位或動于剛柔之各失其正皆以效事變之動而呈之象而繫之詞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是故動有失得爲吉爲凶動爲憂虞爲悔爲吝各從乎其材質以斷各如乎其變占以推舉分類聚兆有由生彰往察來類无形者而易之爲易象固不外于斯矣○或曰象豕也全體也爻折俎而爲肴也先具全體然後折而肴之故象材而爻效動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一陽二陰皆少陽卦震坎艮三男是也一陰二陽皆少陰卦巽離兌三女是也自其爻畫觀之則爲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此以揲蓍之少陽七少陰八

而爲分也若以四象之兩太兩少爲分則兌離爲陽艮坎爲陰矣卽離震爲少陰巽坎爲少陽亦與此處不合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所謂陽卦多陰以陽卦五畫而所主爲奇故也所謂陰卦多陽以陰卦四畫而所主爲耦故也曰陽卦奇若陰不多反不爲陽數之奇矣故除乾三爲奇祇一奇則奇也兩則耦同何奇焉曰陰卦耦若陽不多反不見陰數之耦矣故除坤六爲耦祇一而

耦爲耦也兩則奇五何耦焉本義之旨與韓氏康氏之旨雖有分而陽主于奇一三五之皆奇陰主于耦二四六之皆耦意不大異也此則其故之積于數者然也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若由數而進推其德行德行者卦德而見之行也則何也卦无論陰陽而總以陽爲君陰爲民陽者乾畫天之尊君之象也陰者坤畫地之卑民之形

也陽卦一君而統乎二民其德則首出咸寧交朋利見君國子民之道如是也尊乎陽也或曰陽之德行純粹以精君子也陰卦二君而爭乎一民其爲德則不定于一下无專承借竊小人之道乃若是也賤乎陰也蓋謂陰之德行元黄以戰小人也此陰陽二卦之明貴賤辨淑慝定奇耦之尊卑別多少之休咎也或疑一君二民二君一民之說曰此易賤也一夫可二妻二夫可一妻乎君子小人于斯判矣○象者材也舉全卦之體或陽或陰所

陽多陰陰多陽之故因而推奇耦貴賤之分而知其德行之淑慝是皆就全體而言象材之旨也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若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其爲道也屢遷則合三百八十四爻變通趣時統謂之易蓋靜以不易爲易之體而動以屢易爲不易之用凡卦之爻效天下之動固其易焉者也故无論陽卦陰卦不言何

爻而以易曰統之言乎其動也云耳天下之動生于感感由于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乎天下之故故感則動也在咸之九四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豈不以感之憧擾動焉而害大非其寂然退密而以虛受者哉子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何思何慮之爲哉蓋往來者塗也天下之理其歸則同其塗則殊是爲同歸而殊塗朋從爾思者慮也天下之理其致則一其慮則百是爲一致而百慮同歸一致者以一而貞殊塗百慮者以通而變艮止也

靜而藏密之地也歸之同致之一其謂此耶分通也動而趣時之天也塗之殊慮之百其以此耶此其象內止于其所外通于其變由同而殊也而殊究不出于同自一而百也而百究未離于一感于山澤之通氣原于天地之道際蓋皆自然而无所庸于人為之强也天下何思何慮之有哉前曰无思无為明易之至神此曰何思何慮明動之至一子蓋反朋從爾思之辭而推原其无待于思也夫既无待于思慮則往來亦何所容其憧憧為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以言乎日月之往來其相推而明生者迭運于晝夜以言寒暑之往來其相推而歲成者迭運于今古皆彼此如環无所憧擾莫不有自然之常運焉故自咸卦而推之坤之晝往而加于上易乾之陽而陰也是往者屈也乾之晝來而交于三易坤之陰而陽也是來者信也此所以成乎咸而為澤為山之通氣為女為男之應與蓋屈信相感于自然而天地山澤之利由此而生其在咸之彖傳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即屈信相感而利生之理也又何所容其憧憧為哉按第一章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相推而明生即日月運行相推而歲成即一寒一暑艮應寒兌應暑艮者坎月之差陰多乃寒兌者離日之交陽多乃暑此其往來相推皆本乾坤坤往而屈故成兌為少女乾來而信故成艮為少男是成男成女亦即此

屈信相感之謂以此見天地一屈伸往來之理无假思慮何有憧擾皆即咸象而言之諸家泛言往屈來信月往屈日往亦屈月來信月來亦信寒暑互有屈信似非陽信陰屈之旨矣須知往來原是一氣屈信原无二機元亨信象利貞屈象夫往來相推者天地自然之運也屈信相感者往來必至之理也而利生于其間是不獨信利而屈亦利也是利固生于其信而實生于其屈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

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是不獨天地屈信之相感萬物化生之爲利而觀于物理詳于人事无在不有信卽无在不有屈信固无不利而屈亦未始非利也尺蠖无知之小虫耳蟠屈于桑穴或感于寒往而暑來何所思于信也而自然屈以求信也非第其欲信而先屈之狀然也龍蛇變化之怪物也藏蟄于山澤或感于暑往而寒來何所思于屈也而自然屈以存身也非必其終蟄而无信之期然也此則物理隨陰陽爲

屈信而與日月寒暑之往來相爲感應者也若夫利物和義義者以方外者也而研而精之知幾其神神者以妙物者也而精而入之則深明于屈信往來之理于以致用如朝日夕月夏葛冬裘无不與時爲推移他事又可知也此何思何慮之憧憧爲也故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往來咸宜悅之至也艮止其身安貞之吉屈信不害志之寧也盡其慮而后能得依然何慮之天思不出其位仍是何思之體凡以進德而德崇于山矣是又人事之相感

有思而无思也有慮而无慮也且與日月寒暑相推而累積焉德欲不崇而不得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若夫過此以往利害不可以預期得喪不可以私度未之或知也其塗旣殊其慮且百學易者有靜會其同歸一致之理而已何憧憧爲哉至于神者信也窮而極之而遂知來物化者屈也達而通之而利有攸往是爲窮神而妙于不測達化而運于无窮天地之屈信往來與吾心爲一故可以思慮

兩忘而感寂一致非德之盛也何足以與于斯○或問本義以此二節爲言下學之事其論似與此不合曰本義所論下學上達之事其旨甚精但不似釋咸四之義如鄙見却皆是釋咸四意不是予泛論是論易也拨彖蠖名步屈屈信而行行則首尾相就此卦乾坤回互似之且蠖生桑間互巽木柔桑而蠖處焉或稱溫蠖其動應溫候也又深山大澤實生蛇龍龍爲乾陽蛇爲坤陰艮爲穴處巽以入之龍蛇入穴則蟄彖也在艮之六四曰艮其

身此云存身或亦本此推咸艮二卦爻皆取象于身也下精義云云細玩乾坤卦理一一確有可據俱非泛論其只過此更借互大過而為辭也但不必泥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困六三曰困于石非所困而困也言卦中互巽以入之而三則坚剛難入反挫折其鋭入之才徒自困陷而勞耳所以名必辱曰據于蒺蔾非所據而據也互離麗也兌為附決附麗有據之之象而三連巽坎并離巽柔木而入刺象水澤旁生之蒺蔾借離日蔾坎病曰蒺也互渙无倚机之安附麗有據蔾之困此所由身必危言其說附于險而危而不安也如是而死期將至象革也并大過之棺槨而滅頂以凶妻不得見象女也兼家人之離渙而閴戶不覿前引咸以明動之生于感此引困以明動之不可妄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然動必有其成器之謂也在解之上六所云隼鷹屬飛而善擊禽也外象振羽并乎離翬則爾雅所謂其飛也翬者是也坎為弓輪而離并焉則謂弓矢弓矢則器而射之在人人即公也震主也或從乎人之位而指二與四也君子其人乎藏器于身備弓矢而未用也震動也其初未濟則未動其後既濟則成功是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也蓋其動也出所藏以為用是用之則行而无滯括之碍乃其出也隨所用而皆利是利有攸往而為倍獲之豐所以然者未動而器先成成器而動有獲以此解險即以此建功語語乎有具而動者也或曰射隼以弓矢寓言成器君子之藏其身者非以弓矢以道德也待時而動推而行之弓矢猶張機而省括而君子則[illegible]如[illegible]如故云動而不括言道德之

器神于弓矢藏也于身出也有獲斯君子之所爲
用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
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
此之謂也
夫動必以仁義失于仁義利在懲誡噬嗑利用獄
其初九即此意也謂凡小人當動之初莫辨休咎
不以不仁爲恥不以不義爲畏不見利則不勸惟
勸于利而已不威則不懲惟懲于威而已故小則

懲之以誡其大屨校滅趾于其初正以懲小而誡
大也蓋禁民爲非而納之仁義之軌小人之福也
故无咎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
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
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惟不懲誡于其初而小且積之而成大凶乃不免
夫善惡皆積而大者也善積名成惡積身滅而積
之皆起于小小人形爲小善謂爲无益故善日銷

弗去小惡謂爲无傷故惡日積而至于不可掩惡
大則罪大乃至于不可解故有何校滅耳之凶此
由于小不懲而大不誡遂至于此極也彼先王明
罰勅法懲而誡之噬嗑用獄之利于是乎見矣子
以上九合初九而連及之蓋欲人之慎于初動而
勿忘懷刑之意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
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
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

苞桑
此言自一身以至于國家皆不可不惕然于安危
存亡治亂之故以自愼其動也在孔氏則曰今之
危亡而亂者皆前之安位保存而有其治者也在
鄙意則兼以存危亡而亂之思者正安其位保其
存有其治之方也故君子朝乾夕惕安不忘危存
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否之九
五履其亡其亡之乾惕得繫于包桑之安固若自
謂包桑而亡幾伏矣按否上象乾惕下象坤安互

天風姤則繫于金柅并包有魚此云苞桑象巽之繫而包而又爲桑也易无一字不從象得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言動必度德量力君不可輕以任臣臣不可輕以自任也九四人臣近君之位而鼎有台鼎公相之象其任尤匪輕也若其德既薄其智力復小是德與才皆有不足象于鼎足缺折以位乎尊而謀乎大任乎重則有不勝之患知鼎實之公餗爲之

顛覆是和羹于鼎而既傾反使鼎烹之滓澤汚于台間故其形渥以潰此所由鮮不及于凶也言不勝任也或曰覆公餗言坐糜公家之粟素餐无功徒見其豢養之形肥澤而渥也夫大亨以養聖賢以此人當之不其凶乎或問鼎九四何以德薄智小力小曰德者本也智力末也互大過則本末俱弱是才德薄小之象而兌又多缺缺于健則力小缺于明則智小缺于剛明和巽則德薄可知況居柔而逞剛姤角而窮吝其人不可用其任不克勝也故于棟爲橈于鼎足爲折一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言動貴知幾知幾其神也前精義入神又言窮神神固妙物不測亦豈虛運而无可依據者哉夫君子致用要在知幾知幾其神上交者易諂豫二之交于上爲小過則行過乎恭而止而知節何諂

之患下交者易于瀆豫二之交于下爲比則比之自内不自失而比匪何瀆之患不諂不瀆不入陷險其知幾矣乎幾者動之微謂一陽之動于四也而互連爲艮二方于止而觀動其事未形其理已露是其幾動于微而豫順之吉所由見乎未動之先者也君子于微動之幾先見而豫知之時作而作无所遲疑有不俟終日之意故其交于上下察于微芒所由以不諂瀆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謂一畫之陽居四微動于上下之介而下介艮

石是爲介于石其守堅其見明故不俟日終而斷
而已豫爲之防惟知之早故防之豫也是二以柔
中而得介石之貞豫動于未動故吉也蓋既辨于
理欲之介持之確然如石之堅可識其見幾斯作
寧用終日乎君子自精義入神而進于窮神故可
无不知知微之爲微而即知微之爲彰也故知幾
之初動爲微者而吉先見之已極于彰也知柔之
爲柔而即知柔之爲剛也故知上交下交之爲柔
者而不諂不瀆之已極于剛也是則德之盛而爲

萬夫之望也萬夫象坤之衆萬夫之望則震之主
而繫羣望者也若是者其神乎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然欲知幾其必若顏子殆庶幾乎蓋能于其動之
微而察其幾之彰且能于其德之柔而致其健之
剛故无弗歸于善而稍有幾微之不善則未嘗不
明以察之而能知知之則克已復禮不俟終日而
未嘗復行此怒之所以不遷過之所以不貳也易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言辨于幾微隨
失隨復覺之不須時克之不終日乃不終于有悔
也然則若顏子其幾于知幾之神乎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
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乃若所謂達化者則達之于致一之理而已故就
損言之內兌乾體而交坤之畫于三外艮坤體而
交乾之畫于上是天地相爲絪縕密結之象二氣
之醇流而爲化而萬物飲和于天地之間如飲醇

然又艮男也兌女也彼此感悅相爲構精乃然如
天地之絪縕而此以形化萬物之有牝牡雌雄各
以形化形乃生生而不窮若是者何也其性情之
所鍾也專其形氣之所遂也直惟一而神乃兩而
化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謂乾三而損一以就
坤三人位故人之其所損之一人正感應之專締
結之固相得如友而无所疑貳即以天地男女之
絪縕構精觀之莫不如是蓋言致一也或曰乾坤
各三而損一相就則爲得友二與上也男女故人

之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損者天地之交而爲山澤通氣者也益者天地之交而爲風雷相薄者也而損一乃得友損反爲益莫益或得擊益而防損損而益者在致一益而損者由勿恆以是知天下之動貞夫一一乃恆也上

既言損之三此因言益之上要于恆一而已按益之爻自初至五无有凶象而上偏言之蓋謂益之內震動也而艮則有安止其身之象故曰安其身而後動益之互頤語也而巽則有和易其心之象故曰易其心而後語益之雷風相薄如同氣相求是爲求也惟上下之交定而六爻皆爲應與故曰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修此三者故益之道全也若危以動而民弗安民誰與之懼以語而心弗易民誰應之无交而求而上下異

志民誰與之前弗與謂弗善其動後弗與謂弗信其求也弗與之則傷之傷之者至即或之擊之也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蓋于上九反其辭而偏以示之以明夫有孚惠心之元吉要于立心恆而已恆久也貞夫一也咸速也感而遂通也損益之與咸恆反復綜錯之无非是也其斯以爲易乎○按此申莫益之之旨與本爻象下所解似又爲一義存以合訂觀于象言偏此言全必修此故全未可以偏忽也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乾坤二卦六十二卦皆從此出凡奇畫而剛者皆乾凡耦畫而柔者皆坤其剛柔相推奇耦相錯變易各成一卦无非皆乾坤二卦之交故乾坤爲易之門乾元萬物之資始坤元萬物之資生是乾坤所以物物不可以物命之而爲天爲地與六子之爲風雷爲水火爲山澤又何嘗不命之以爲統物之

物盡乾之爲物陽也而凡物之本于陽者乾統之坤之爲物陰也而凡物之本于陰者坤統之象之爲卦凡陽卦陰卦中所具之物有一外乾坤之爲陽物陰物者乎夫一曰陽物一曰陰物其爲德分者也而相爲交易變易則陽之德健而剛陰之德順而柔者合而成體而剛柔備于一體之中故六子之卦體有剛有柔皆得之乾坤是剛柔有體實以體乎天地所自具之撰而陰陽變化神而明之之德悉由之以通故六十二卦之爲物爲德爲體止乾坤二卦而已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故自其卦而名之八卦則八名六十四卦則六十四名其卦中三百八十四爻各知其陰陽剛柔之物體擬諸形容爲之稱說以名其德斯亦雜出而難稽者矣而究之不越于乾坤之門是其稱名也雜而不越在上古渟質之時雖具其體莫稽其類其于變有未窮其于辭有未繫于以稽之其衰世之意耶蓋自一畫開天奇之耦之二而二之三畫既成八卦以立雖八其卦弟二其體諸變俱合羣情尚渾故戸有闢闔緼在歸藏至于啓鑰發扃搜幽抉奥稽其名類擬厥因重引伸旁通千詭萬狀鬼神不留天地无隱物畚其形人周其患聖人于茲蓋巳慨然矣故曰衰世之意也夫世變不能无衰乾坤莫之或毀由易之門觀物之體後天而奉嗣聖以興斯文其千古歟孰謂易之盛不又爲世之盛乎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夫易之用則易有既哉天道固然之理日相推而往者藏于方知而易正以彰之人事未形之兆莫測其來者知以圓神而易即以察之彰往則耳目聽睹顯然之跡其中各具有精詳纖曲之處莫不愈探愈入見所見亦見所不見聞所聞亦聞所不聞則顯者以微知來則形聲杳寂幽如之端其中皆統有遠近高深之故莫不愈推愈出于所不見而使之无不早見于所不聞而使之无不預聞則

幽者以闡微顯而著龜之卜筮通于神明闡幽而鬼神之變化著于象數此則易之合撰而通德其統于卦者然也由是開發其卦中之爻象一卦開而爲六八卦開而爲四十八六十四卦開而爲三百八十四此陰陽之縷析太極之瓜分愈開而愈有者也于稽其類稱名雖雜必當一卦之名爲象既分必辨陰陽之物其書不盡言而言以其正者爲宗故可通无言之意于言而乃繫之以辭而辭以其斷焉相示故可觀見辭之情于辭內夫如是

則易固无弗備矣其用豈其微哉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故其稱名也小而多雜其取類也大而不越其旨則遠非淺近之所可窺其辭則文非粗俚之所可擬其言與曲而悉中事宜其事廣肆而隱括精蘊前聖所以如是其周且盡者蓋因衰世之民疑貳日甚民行窮于无可斷決而或失或得天人不爽之報莫之能明乃以易從而濟之使之明于所報而无貳于心則无貳于行是則聖人與民同患之意夫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然則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故易畫于庖犧之時而大興于文周之世蓋上古民淳而鮮貳中古民貳而少淳民行之失得聖人憂之患之因以濟之易于是乎大作而興也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非第以羑里東征言也夫春秋憂亂賊之不誅中

庸憂性道之失敎孟子憂楊墨之不息周孔之不承是皆以憂患而作其即作易之心矣夫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是故易之作也乾坤爲之門陰陽爲之物剛柔爲之體憂患爲之情要其用无非以合撰而通德耳其體乎乾坤而尤切于德之通者六十四卦之中莫要于九卦如履則德之基也履者躬行實踐之

謂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无論潛見皆
基于此蓋乾健而和悅以行也是猶履端于始故
謂之基謙德之柄凡禮以行之必孫以出之執謙
孫之道善不伐勞不施有若无實若虛一似无一
可據者而德以日進實有可持守勿失如物有可
執之柄也故謂之柄蓋坤爲柄而艮手執之也二
卦則履陽而謙陰履兌而履乾謙艮而下坤也乃
復則爲德之本剝而來復克見天心厚以敦仁謙
乃得反此其所爲本也是皆上經體乾體坤之卦

也然而不恆則不固雷風爲恆巽動皆應終則有
始久于其道而德不其固乎是非修治而損之有
忿不懲有慾不窒德何由而有孚故損者德之克
治而修也修則有過則改有善則遷過日消善日
長充然有餘裕斯其爲益也多矣是益者德之裕
也夫恆守不改而過以益改恆守不遷而善以益
遷懲而窒焉既以其損之爲益之之功改而遷焉
乃以其益之見損之之力蓋損則已之克故云修
益則禮之復故云裕也大自復而損益皆利有攸

往之卦而損益之相反而相因山之于澤風之于
雷其象固如是夫困于心衡于慮德之臧否由以
辨故困而不失其所亨且邑可改井不改德之注
挹有其地故養而不患于窮是困與井又皆其有
益而无損可恆守而復于善者也水之于澤風之
于水其象又有如是者若夫入之以巽受之以通
以和義而利物爲繩之直爲物之齊倘所謂裁制
以入德者非耶故曰德之制也夫卦之純者有八
而終取巽以言之倘謂義之和者非耶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恆雜而不厭損
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
遷巽稱而隱

蓋履禮也禮和爲貴行之以禮禮至不爭故曰和
而至和象巽兌和悅孚于有家而至則知至至之
健行之謂也謙卑以自牧德性彌尊六爻皆吉益
以光顯故曰尊而光艮象尊崇三居內卦之上亦
爲尊象而坤三合章變爲陽明益以光矣故凡艮
有光輝光明之辭謂陽光在上蓋也地卑山崇則

為尊羣陰一陽則為光謙之象亦謙之德然也復一陽稱小而明辨不雜于羣陰如人天心來復燦然于善惡初動之幾則小而辨于物之象也物則指前陰物陽物辨即前辨物之謂已上履謙復皆乾坤一變不雜之卦也至恆則震陽多陰巽陰多陽陰陽各三剛柔易四雷動風入交錯而雜如所謂元黃天地之雜然恆久不已立不易方雖錯雜而有常故雜而不厭且二體皆木雜為剛柔本固枝條曲直成體華實苑茂乃時日月而不改其恆又何厭焉乃其為損為益交反互見損象于咸于義士減雜受之感懲而窒之忿而思難慾不可縱不其先難者乎損之又損乃至于消其後固已易矣益體于恆于義士且累積之修改且遷之過則不貳吉則必徙不其長裕矣乎益之又益自極于盛其外固无設矣夫固易者不僻于難故先難致力于物感而損乃有功外設者何有于裕故長裕日進于恆久而益以无疆之三卦者恆因而損益相因非日積月累而德所由進乎若乃困與井之

合體而異象困斯窮矣而明辨則能通而不終于困井不改而居所矣而往來其地則常遷而不窮于養是身由而道益亨守約而施愈博也取象坎窮兌通體本恆而震變為坎則居而能遷之象歟蓋居所象恆小變象遷也以言乎巽與兌同體而互又合之巽以兌而不失之緩兌以巽而不失之急則相稱而制事之宜其相稱之妙隱用无跡故雖過險不困惟巽為然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是知履以和其行而行不病于剛武謙以制其禮而禮非至于過恭復小辨物自知之明而失得之幾初動而已判恆雜不厭一德之守而剛柔之體歷久而无渝朋從之害損則遠之攸往之利益則興之身雖困而道亨求仁得仁又何怨井以養而利溥不遷而遷明乎義巽以和而用剛隱行其果毅于和巽之中可與行權權以稱宜即為德制凡皆九卦之合撰而德為六十四卦中之最要者也

然究不外于乾坤二卦而已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易之爲書也以濟民行所當居則玩辭動則玩占不可離而遠之者也其不可遠者何也以其爲道也屢遷而變動不居周流于六爻之虛位或上或下而異其動至无常也爲剛爲柔而多其變交相易也皆不可執之以爲典要惟于其變之所適與

爲適從蓋變通以趨時不膠不滯故不泥其辭不拘其方其爲道也如是是其爲書可或遠哉此就觀變玩占而言之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然究其出入不越于乾坤之門陰陽之物則雖上下柔剛之屢遷莫不有其自然之度數當然之法度故或列之于外或列之于內各示以度之所存使人知循之則吉背之則凶而凜然惕然以滋懼蓋惟變所適六爻之位雖虛而有度可循六爻之理則實虛者圓而神實者方以知也故上曰周流下曰揆方意可知矣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乃其爲書衰世之意作之者憂患之情見乎辭察民之故通于用既使之知懼又使之悉明于憂患與故而不至誤于所適以自取咎夫使之懼而不敢以越度即師保之爲模範而弗違也提命之至无有師保而不啻諄諄示之且使之明而无所于疑貳即父母之爲誠求而皆中也慈愛之周如臨

父母而不憚切切護之夫易合撰于天地通德于神明比嚴于師保同慈于父母易之爲書顧可遠哉或曰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亦本周公于文王而爲言也蓋易以憂患而作衰世之意在文王當紂之時此時聖人之情見之乎辭周公又從六爻發揮其情而繫之爻辭蓋其所師承即其父訓而凡爲觀象觀變玩詞玩占者知懼焉而深明其故即契合于周公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周公謂文王我師孔子夢寐周公之志蓋皆道統之一脈均謂之

无師保如臨父母可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是以學易之初未可遽語于變也但率由其爲彖爲爻之辭而揆度其理道則見夫无方之方確然如矩度之可守是其既也乃以有一定不易之典常夫周流不可爲典要變易之易揆方斯以有典常不易之易是道也聖人神智之全規矩方圓之至苟非其人豈能以虛行哉故卦有虛位道无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易之爲書也有彖有爻彖者材也舉乎其全體也推原于始要歸于終合全卦之義以爲質也質亦材質之謂也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剛柔相雜其位有六九以趣時九以辨物則唯其時物也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始終具于彖辭爲一卦之綱領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時物隨于爻變爲一卦之條

目讀易者究心于此可已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夫卦爻有初有上其初則一卦從起之地時不可以預測物不可以預度故往往難知以其爲本也至于其上則一卦已畢之局既歷乎不一之時又備乎不齊之物是則易知以其爲末也惟難知則推而原之其力倍勞惟易知則順而要之其力較逸初辭擬之卽原之也謂就其發端之辭而擬議以原之也卒成之終卽要之也謂于其卒而成卦之體而反終以要之也故原始要終而成彖作易固統乎本末初擬卒成而推爻讀易尤要于始終大抵六十四卦中初爻多統舉全卦之旨上爻多總收全卦之義特非精研无由以得其貫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若夫其前之所謂雜而不越者體陰陽之物合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總言之則爲雜物撰德其間剛柔之當位得中有應而爲是剛柔之不當位過中无應而爲非所由以辨別其是與非則觀乎二

三四五居初上之中而爲中爻者備細分剖二五中也是矣而或非其正與三四偏也非矣而或是其時宜此類甚多且初爲地之下二畫六畫皆地也上爲天之上三畫六畫皆天也中四爻二五居上下二體之中爲三畫人位三四居因重六爻之中爲六畫人位初上天地陰陽之定位極親上親下之物雜而列于其閒而撰分剛柔之三才德分乾坤之四德人位乎上天下地之中貴賤善惡莫不備見故中間四爻吉凶悔吝占人事之失得斷

時物之乖宜此爲極辨之位前云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此云非其中爻不備又前上傳第六章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中四爻固天地之間者也其无所不備蓋可觀矣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是知原始要終以爲質非弟言始終亦統乎初中上爻之全體而要之于知存知亡斷吉斷凶之全彖而其所居之爻而明其所具之質故云則居可知矣是以知者不待備觀爻變但觀其彖辭則趣時辨物之思已過半矣蓋彖統乎爻之全而原始要終以爲質者固如此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然何以謂非中爻不備中爻處上天下地之間備雜物撰德之是非而以人事爲斷者也自陰位言之則二與四爲應爲比或剛或柔其有功于五爲功于身則多同故同功而所居之位則一遠一近

是異位故其善不同二則多譽四則多懼其多懼者何也四近于五臣近于君近君之臣戰戰兢兢此懼所由多也然近承君寵懼多而利因之以臣分本柔近君則榮遠君則疎柔之爲道不利遠者二不如四之近也宜其遠而不利矣乃其要无咎而多譽又何也原其爲用蓋柔而居下體之中用之以應五則不嫌于逼處又不患于疎間君臣合德其光美益彰此譽所由多也夫二四皆柔四近五而二遠同歸于无咎則其功同二之用中四之

用非中則其善不同也或問四既非中何以謂善曰前人謂近君而多懼者善隱遠君而多譽者善彰隱其善而奉之上讓善之誠也彰其善而布于下承宣之美也要之皆臣道之宜執柔節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自陽位言之三與五皆陽其爲功亦同而所居之位亦異三則多凶五則多功一貴一賤其等不同也夫三以下卦之上而承乎上卦在乾則惕若而

厲之地也諸卦于三多危詞五以上卦之中而當乎尊位在乾則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地也諸卦多視五爲斷于五位則多責備之辭无非以建極爲功也蓋五貴非三所敢擬而三賤非五之倫也要而論之二與四皆柔也无論多譽多懼而總不忘危以其爲坤陰臣道妻道順承而不敢專也三與五皆剛也无論多功多凶而總貴于自勝以其乾健君道夫道制命而不容替也則又二四與三五之分其大致然也故曰其柔危其剛勝邪至于所值之爻剛柔相易大都以柔者无論居柔居剛而本乎順體仍在柔危之例以剛者无論居剛居柔而本乎健體仍在剛勝之例第視其當與不當中與不中以爲斷耳或指此二句是論三是論五是兼論三與五則各隨所見恐未如鄭見之合深得其旨也若就三五說其以柔居五而得中以剛居三而不過者何嘗皆危以剛居五而无應以柔居三而過者未必皆勝也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上傳第六章曰夫易廣矣大矣至則備矣下以乾之靜專動直而大生坤之靜翕動闢而廣生又以其相配之德而爲言即此章之所謂廣大悉備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兼乎三才之義也在乾坤皆一靜一動而與之配者即人亦動靜兼配故天地人皆兩之陽與陰剛與柔仁與義而六爻則初二爲地道三四人道五上天道皆兼而兩之也故成

六也六者非他天地人之道自然而然而非强爲安排而重布之也細按廣象地大象天悉備象人故乾大生坤廣生天地之閒則備矣備象人人固天地之閒而中四爻又皆人位也是三才之道也廣也大也備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然天地人之道則各有變動剛柔相易變也上下无常動也多得于彼此之交故曰爻爻有等大自

初至上卑高以陳貴賤以位无之而非羣分之物故曰物所謂辨物辨于其等而已物以辨而分亦以殺而雜剛柔交錯元黄色閒而文生焉故曰文所謂觀天文人文觀于其雜而已夫使文而各得其當則有吉而无凶且无凶而亦不見其吉吉凶何由而生乎惟同此文而有不當則見當者吉而不當者凶斯吉凶由是生矣所謂繫辭以斷者斷于其文而已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衰世之意聖人憂患之情是其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文王與紂之事正世衰而憂患之深是故繫之辭而辭危皆悚然于存亡吉凶之應也在易凡不忘危懼者正使之平安而不危如不免慢易者適使之傾覆而不保非別爲使之卽此危與易之心使之然耳故爻象所具之道无所不

有包蘊甚大而凡百事物无論大小內外俱不能廢易惟懼以終始防微杜漸于初保泰持盈于後其要不在有功祇期无咎此之謂易之道文王當紂之時總一敬懼之心終始不忘故得无咎乃以其自懼者敎天下後世使皆知自懼而同歸于无咎此文德之所以盛而易道之所由興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易首乾坤乾健坤順皆居天下之至極而爲陰陽純一之德者也故其德之見于行在乾則以其至健而所行无難故恆易然于事有以知險如馬之行輕千里而不難歷九阪而皆達惟能知險故不困于險也蓋惟至健之德然也在坤則以其至順而所行不繁故恆簡然于事有以知阻如牛之駕運大輿以兼載引通衢而无迴惟其知阻故不患于阻也蓋惟至順之德然也知險知阻即于恆易恆簡中見之恆易恆簡正于知險知阻上見之未

有不知險阻而恆易簡者也未有能恆易簡而不知險阻者也本義自高臨下自下趨上蘇氏易簡以觀險阻則无適情皆不易精論或曰乾體純健仁之長也坤體純順義之和也恆易恆簡久而不息而勇貫于其中矣知險知阻明而能貞而知運于其內矣至論險阻之分惟坎曰險陽陷陰中此義共曉惟離曰阻陽隔陰外此義未發故離之象曰明兩作曰繼明固謂兩離相麗亦以乾體純乎陽明中間一陰明乃成兩是之謂離離則象阻隔

而不相繼續故以繼明言之今人說離間離隔阻之謂也恆易而知險者乾健而需于坎所以恆易而不陷于險也恆順而知阻者坤順而晉于離所以恆簡而不憂于阻也如此說乾坤實含坎離在內亦備一見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凡所行不易簡必多憂患恆易恆簡乃說諸心矣凡不知險阻必无遠慮知險知阻乃研諸慮矣說

諸心兌而通焉之象也研諸慮巽而入焉之象也曰能乾健坤順之能事易與天地合撰即聖人成能之所在也于以定天下之吉凶而見幾于震動之始成天下之亹亹而立業于艮成之終是皆恆易恆簡之所致亦知險知阻之所由驗也○或曰理不說心行之不易恆易則能說承乾健而言也故乾道則亨以說也事不研慮行之不簡恆簡必能研承坤順而有也故坤道則貞以研也惟說諸心此心如乾知大始天下之吉凶由之以定惟研

諸慮所慮如坤作成物天下之亹亹由之以成說心則全體皆徹研慮則逐事能精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是故陰陽之變化與人事之云爲相爲符應吉事之來皆有祥兆即云爲之失得驗變化之休咎于以象事而知成器之利于以占事而知來物之端知險知阻即知之于健順易簡之德行知器知來則知之于變化云爲之吉祥變者變而通之化者化而裁之云者辭而告之爲者舉而措之易示人

以元吉貞吉乾坤之事應也故曰吉事有祥即吉之先見蓋知險而不入于險知阻而不患于阻其所有事无咎而吉而一一呈露于健順之常易簡之德斯即端詳之見于乾坤二卦中也且因之尚象而制器因之玩占而卜來凡有所事无不知之皆本此知險知阻而知之也夫制器之象來物之占不過一險阻易簡之辨而已知字本上節知字來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夫卦之設也悉本乾坤夫乾天坤地位于六爻是天地設位而聖人之所以說心研慮定吉凶而成亹亹者俱由于此則聖人之成能也與天地配而三極之道備矣由是人謀于卿士庶人朕志定而僉同更思謀于陰陽卜筮蓍龜見而協從則雖以百姓之愚一得以與其能循易簡之成轍免險阻之多虞而易之爲用大矣能字本上節能說能研來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發易堂解 卷十九

易本天地乾坤爲首而乾坤之畫剛柔相推乃成八卦天地水火風雷山澤各以象告其分之爲爻辭總之爲彖辭則各以其情言其間爲剛爲柔分布雜居不一體不一位其得而爲吉失而爲凶吝有所繫之辭而槩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就卦中而論其變而相易動而相推凡以言利有

攸往固是利卽言不利有攸往亦无非示人以利也故云變動以利言其或言利耶而吉或言不利耶而凶從變動之內而推求其情屢遷不定故吉也而之乎凶凶也而之乎吉不一其情亦不一其斷是爲吉凶以情遷情者何愛惡之謂也六爻之中有相得而愛不相得而惡或愛或惡之相攻而吉凶由之以生然吉凶由于悔吝而相攻則由于相取或取遠應或取近比應比各有攸宜遠近各有當取其取之宜可轉凶而之乎吉與取之非宜

甘舍吉而從乎凶則爲悔爲吝由之以生然攻取之來又視乎相感未有无所感而取焉攻焉者也感也者或以情而无僞感之正也或以僞而无情感之私也感以情者利感以僞者害則利害由之以生夫情僞感斯取取斯攻故利害之生悔吝因之悔吝之生吉凶因之感淺而取深攻則益以甚矣夫變動者言乎感也以利言者感以情而利生其僞焉而害不待言而悉也要之所謂利者无論遠近取于相得而已凡易之情雖復近比而不相得則惡而非愛何有于吉何有于利有凶焉害焉而已故曰凶曰或害之此所由不免于悔不勝其吝也然則遠而相得其爲吉爲利又何待言哉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獨是相感者情僞而情見乎辭僞亦見乎辭也將叛者僞之甚其中歉其外愧故其辭慙中心疑者僞之始其內惑其外疑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言必由中情也躁人之辭多尚口乃窮僞也誣善之

人陰行其詭辭游而不定恐人察其僞也失其守者莫伸其辨辭屈而多遁卒莫自勝其僞也易之繫辭焉所以告者告以情亦告以僞凡以盡變而盡説也夫亦驗之于易簡險阻而已矣

右第十二章

周易說卦撥易堂解卷之二十

西昌劉斯組斗田氏著　男 元佶 記州 元侑 敬三 仝較字 姪元俶 載南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

蓍何由而生乎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取則于河圖洛書直探于幽深之旋而以贊助神明之用于是

乎用蓍策以求卦爻而蓍法乃生蓋莫幽于鬼神而假蓍以博之則至神至明之用即以幽通幽贊云者直如傳命云爾

參天兩地而倚數

蓍之生生于數數則何所倚而起蓍用九爲老陽九者一三五之積也皆天數之奇也用六爲老陰六者二四之積也皆地數之偶也一三五皆天數是天之數參謂天一天三天五也二四皆地數是地之數兩謂地二地四也倚此而遞積之以三起數而乘一三五七九无之而非天數之奇以兩起數而乘二四六八十无之而非地數之耦此倚之數也且天與地倚一倚一爲二二倚一爲三遞而倚之以生亦倚之說也況三其三爲九爲乾三連爲天兩其三爲六爲坤六斷爲地直捷言之一個三畫便成乾天兩個三畫乾便成坤地坤不離乾兩個乾而已六子之數皆倚此而起且以五行論之一生水三生木五生土皆奇數本天是天參二生火四生金皆耦數本地是地兩合而証之參天

兩地之義了然矣必求端于天圓地方圓徑一圍三而用全方徑一圍四而用半雖亦切合學者費解說詳首卷或曰此就蓍而原其數也蓍用九即參天參其三也用六即兩地兩其三也皆從三起數三則變之始也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上節就蓍原其數此復推其歸于性命之理也夫參天兩地陰陽具矣數相倚而遞生則變且相因

而遁出于此觀之而立之爲卦卦立則剛柔遞乘剛本于陽而數倚于參天柔本于陰而數倚于兩地則舉天地之陰陽而發而揮之于爲剛爲柔之六位此爻之所由生卽卦之所從立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圓神方知之謂德六爻易貢之謂義非剛柔之相爲發揮則或于道德未能交濟而和亨達而順而于潛見飛躍咸宜之義亦且錯亂顛倒而莫得其條理矣是皆理有未窮性何由盡命何由至也若發揮旁通剛柔各得則和順于道德而

義所當然條理悉中是爲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則以言乎趣時辨物之理而理无不窮以言乎陰陽健順之性而性无不盡以言乎資始資生之命而命无弗至蓍之爲用固如是其幽贊神明而與天命通也○或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卽陰陽所以立所以變卽剛柔所以生所以發揮蓍之幽贊不離乎參之兩之之數觀變者觀此數之參與兩以定老少以分動靜以求內外卦體于卦體之剛柔分卦爻之剛柔又合爻位之剛柔或當或不當或

應或不應或比或不比發揮旁通仍不離乎參兩奇耦之數一一推之故卦之立立以此數爻之生生以此數卦爻三極之道二體之德六爻之義理得于易簡性成于健順命通于繼善之初其和順而悉有條理窮盡而推于至極莫不悉由于此數此數自然夫焉有所倚而參非兩則孤陽无匹兩非參則獨陰无生此則相倚而不可偏立卽陰陽剛柔之相須而成變化也故曰倚數下云兼三才而兩之三才卽參兩卽兩三奇屬陽爲天數三耦屬陰爲地數人則中天地而立而兼具天地之數者也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作易者卽蓍策而求數卽數而見理理者人得之而爲性天地賦之而爲命者也此性命之理不容

造作矯揉皆自然而然本自順也聖人以人質不齊未能和順于道德而性命之理或未循于其自然則无以配天配地而立極于人道于是作爲易以教之將使之觀變發揮以順性命之理蓋合上和順于道德二句而括爲一語盡之也上曰觀變于陰陽陰陽言天道也人知天之爲陽而不知陽與陰相倚而立是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上曰發揮于剛柔剛柔言質地道也人知地之爲柔而不知柔與剛相倚而立是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上曰和順道德而理于義道德先仁而次義人道也義以方外本乎地屬陰屬柔仁以長人本乎天屬陽屬剛故仁爲元亨之德義爲利貞之德仁與義又相倚而立是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則言命與陰陽剛柔言性則仁義此理天地人三才之相倚而立而皆具于卦爻中則兼立天立地立人之三才而爲陰與陽柔與剛仁與義之兩倚是爲兼三才而兩之兩之者準兩地并天人之道亦兩焉兼三者準參天則統人與地而三其兩也此相倚兩得之

數亦相因而重之象也一二三爲參兩三爲六易六畫而成卦則兼三而兩之之故也六畫之中陰陽各半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是爲分陰分陽從立天之道而分之氣主乎天而統地也成之爲卦剛柔交錯柔與柔類而或乘剛剛與剛類而或乘柔是爲迭用柔剛從立地之道而迭用之質因乎地而承天也故易自初至上凡六位畫剛畫柔爲分爲迭極三才之變化在六位之時成經緯錯綜燦然條理是爲六位成章成章謂之文亦謂之理故易之作也以順性命之理細玩此章本上章而申言之總以明參天兩地之數與理而已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從羲圖而明不易之體交易變易之用使人知不易之爲順而易之爲逆也在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純陽純陰各定于其位而未交未變以相易是則其不易之本體何往來順逆之可言曰天

地定位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是也乃以乾之上畫易坤之上畫則爲艮艮爲山位居西北以坤之上畫易乾之上畫則爲兌兌爲澤位居東南是爲山澤通氣通氣者山與澤之氣交相通而變易也又以乾之下畫易坤之下畫而爲震震爲雷位居東北以坤之下畫易乾之下畫而爲巽巽爲風位居西南是爲雷風相薄相薄者雷與風之聲交相薄而變易也又以乾之中畫易坤之中畫而爲坎坎爲水位居正西以坤之中畫易乾之中畫而

爲離離爲火位居正東是爲水火不相射不相射者言乎水與火相入而濟而不相射依然交而變易者也夫合乾天坤地而艮山兌澤震雷巽風坎水離火卦凡有八而八卦交推互疊相爲錯雜卦凡六十有四是皆交易變易而成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要之不過陰陽之往來可數而知之夫陽行陽方陰行陰方自內而之乎外自行其方皆謂之往猶人之出門往前行也順而數之則陽自震而離而兌而乾由一陽而二陽三陽陰自巽而坎而艮而坤由一陰而二陰三陰皆謂往皆左旋皆順是謂數往者順以陰陽自行陰陽之方乾在乾位之界坤在坤位之界未易其地故數之皆順也若陰行陽方陽行陰方自外而入乎內互易其方皆謂之來猶他人之到門來自外也逆而知之則陰歷乾而兌而離而震而坤倒一陰二陰而三陰陽歷坤而艮而坎而巽而乾倒一陽二陽而三陽皆爲來皆右旋皆逆是謂知來者逆以陰陽交換陰陽之

方乾在坤位之界坤在乾位之界各易其地故知之皆逆也蓋不易則不逆易則逆也凡陽卦陰卦陽爻陰爻細推往來順逆莫不皆然是故一言乎易曰通氣曰相薄曰不相射曰相錯皆易也則皆逆數也故曰易逆數也夫易之數爲逆而于性命之理則无之而非順也是在讀易者體之奈何含確然了然之定論而紛紛滋惑于巳生未生之卦百世求之而卒莫曉往來順逆之說也○或問其旨曰如男女構精相似其氣行于本身出之皆順

兩受而入焉則皆逆兩相交易故也上文天地定位未交未易故不逆至天地交易山澤通氣山氣通于澤山順行而往澤逆受而來澤氣通于山澤順行而往山逆受而來彼此交易易則逆受此可確數而知也推之雷風水火八卦莫不皆然觀此可了如矣讀時只將易字頓讀可不煩解也又按卦言往來自內而外由初至上皆言往皆順爻數去從外而內由上反初皆言來皆逆回與圖畫陰陽交易往來亦自脗合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夫易爲逆數則凡在交易變易之卦本對待之定位顯流布之功能其爲象爲體義各可推其象爲雷者一陽動于二陰之下是爲雷以動之坤之闢得乾而闢也陽動而物甦隨以動矣其象爲風者一陰散于二陽之下是爲風以散之坤之鬱遇乾而舒也陰散而物結因以散矣其象之爲雨中乾而外潤焉是爲乾蘊剛健之美而坤以柔濡者滋于外而潤之則雲行雨施之所爲流形也其象之爲日者外實而中虛焉是爲乾者文明之象而坤以含潤者受于內而烜之則月往日來之所爲成象也是則潤之而物俱潤烜之而物俱烜皆雨與日之爲也若夫體成乎艮一陽臨于上而羣陰皆止而不進是艮以止之所以收歲功所以固陽德也體言乎兌二陽盛于內而一陰乃說而思附是爲兌以說之所以暢物情所以施天澤也若是者

六子之分形皆一元之布化其交易變易无之非乾坤之互爲往來而乾爲首出君以主之諸卦皆承乾而宣令者也坤爲厚載藏以容之諸卦皆藉坤而保合者也是則六子皆君乾而坤亦乾君守藏之司也或曰羲圖之乾位乎南其南面而治君象也坤位乎北其納于凌陰藏密也曰君之藏之亦自其定位而言之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前言羲圖之卦位此言文圖之卦位卦之義一也而羲文之所定各有精蘊在焉天之主宰謂之帝六十四卦中曰履帝位曰帝乙之類帝而人之曰享上帝曰殷薦之上帝帝而天之總不離乎此之謂帝本言天亦借言人也或曰五猶人之上則天之是爲帝之說也然此則主宰云爾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震爲雷雷動蟄啓草木則甲圻勾萌帝之令于是始奮振以出是爲帝出乎震于方則東于時則春也方其出震物猶未之齊也而巽爲東南之卦風曰清明物乃潔齊是曰齊乎巽離爲日中于人身爲目明而相見物接有文嘉會之象是爲相見乎離言萬物皆相見于卦爲南方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明而與天下相見物无遁形有如此者坤厚載爲地承天而養物其生育固爲母道而帝臨之則爲致養之役故曰致役乎坤致役即役之致養也兌之爲言說也兌當正秋其氣揫斂宜乎不說而温美內含中腴外澤則大有說象其氣其候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乃乾以西北之卦正陰陽相薄之時陰疑于陽必戰故曰戰乎乾古來戰爭之事每多于西北其戰乾之方歟坎爲水正北方之卦六十四卦中凡言勞言有功言賞多于坎象以坎爲勞卦也出而振旅歸而飲至飲至則歸而勞之也萬物自出震齊巽見離役坤說兌戰乾而至于勞坎則猶歸而飲至之候也故曰萬物之所歸也是爲勞乎坎艮卦居東北東則出震之方北則勞坎之地艮介于東北之間而象乎止靜萬物隨帝爲出入至艮而止是所成

終謂其收勞卦之全功即所成始謂其開出震之
亨德始終皆其所成斂固之所由時止而時行也
故曰成言乎艮六十四卦中凡言成言終始多取
之艮又艮有廟象告成功者于廟亦成言乎艮之
義也或謂卦爻所繫之辭多取諸說卦可一一按
之本卦互卦毫釐不差後儒每以鑿譏之而不自
知其爲張李冠也或又曰在天則時在地則方首
節專言時次節則方而應乎時也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
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
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
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
化既成萬物也

乾乘六龍以御天其道變化莫測而坤亦承天而
時行德合无疆其道化光合物是之謂神帝言主
宰神言造化主宰則太極之貞精造化則陰陽之
變合一也孟子言過化存神張子言兩化一神神
即運于化中而无迹可見蓋无爲而无乎不爲者
以妙萬物爲言孔子謂天何言而時行物生正神
之爲也故六子秉乾坤之體效乾坤之用爲雷爲
風爲火爲澤爲水而止之爲艮皆以彰其妙萬物
之神一陽方亨萬物羣動如鼓天聲蟄戸皆啓是
爲動萬物者莫疾于雷仍然有出震之義動之疾
以言其神耳陰來遇陽入而撓散大塊噓氣萬物
紛披是爲撓萬物者莫疾乎風仍然有齊巽之義
疾亦言其神也夫不疾而速神之所爲雷風驟馳

不疾之疾以動以撓有聲无形天地不言此其號
令豈不神乎夏日正烈火炎而燥陰濆受乾同功
于熯是爲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若夫釋燥而滋之
以澤物乃說焉兌令正秋露淇暑退斯其候矣是
爲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上說言乎兌凡以其澤也
且物美而澤皆爲可說澤與水同潤而潤物功全
歸于水无水則澤枯而火熾潤何由來故潤萬物
者莫潤乎水水行于地中源于天一化流于川潤
被于物澤聚故說火濟乃功于時爲冬是謂勞坎

若夫終始萬物貫乎貞元艮止而敦神妙益盛六子之男女各顯其功能一神之變化並循其大序此五氣順布四德並運其流行之妙有不可以迹求不可以言顯者神之至也苟求其故就水火而論則交濟而有相逮之養火以燥之水以潤之異用同功萬物並賴就雷風而論則恆益而有不悖之志雷以動之風以撓之同聲分應萬物均陶若艮則山也山與澤分形而通氣皆含化而運神則正變化之所根而萬物于焉既成矣既成云者各

正性命保合太和之謂也妙哉神乎相逮者不相射者也不相悖者相薄者也而通氣又卽同氣相求者也烏乎測之循後圖之順布合先圖之對待先後之位易而本體不易天時之律水土之襲兩備之矣六十四卦有動撓燥潤說成之辭大約皆取諸此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純陽故健乾之體也天行不息君子法之爲剛毅純陰故順坤之性也承天時行君子法之爲柔懿雷以啓蟄陽自下起震奮以興于象爲動謂陰靜而陽初動也風以吹物陰從緩受巽和以披于象爲入謂陽盛而陰漸入也二陰外閉一陽中陷藏熱于寒斯爲坎險故坎陷也兩陽外輝一陰中麗含光于虛斯爲離照故離麗也陽起震陷坎而止于艮艮體爲山有止之象由動而歸于靜陰入巽麗離而說于兌兌體爲澤有說之象自入而欣于

山也合動與陷與止如行者之歷險而得所歸止皆本乾之健合入與麗與說如人而得附麗而有所喜說悉本坤之順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乾健象馬馬陽而性亦專直也坤順象牛牛陰而性亦翕闢也乾南當午亦屬馬坤北晝丑亦屬牛龍起則雷動而龍又動物之長變化生于動故震

爲龍龍爲純陽故乾稱六龍而震則一陽初動得乾之初體也且龍也者自地而上至于天者也巽入牀下于禽爲雞雞能時夜司晨翰音申號坎水北方之卦于象爲豕剛躁下首涉波負塗離則文明于象爲雉雉與雞有同德雞則入于牀下而伏其性馴雉則麗于日中而見其性介亦冠而文距而武茅雞爲家禽而雉不家畜蓋離羣而介立者也卦言射雉多取此艮爲門闕狗守門如寺人然止靜于門庭之間而禦外固內不失其守故艮爲

狗象亦似之兌本乾體之陽剛而外柔者也羊曰柔毛本陽質也而柔外剛中則羊之故兌爲羊凡卦中本體互體各依類取象未有不本于此者也王輔嗣以爲不然過矣○或曰乾本龍也而曰馬何也曰純陽變化曰龍健行則爲馬馬八尺以上亦曰龍馬原具龍骨性也在震坎俱曰其于馬也則震爲龍坎爲豕亦未嘗不象馬于鳴于足于脊于首擬諸形容者然也又坤爲牛在離卦曰畜牝牛在大畜曰童牛俱本坤之陰順離則牛而牝艮則牛而童一母一子故坤統之爲子母牛也離象大腹艮象牿其角也○或曰乾馬震龍離雉兌羊俱動而之乎外陽方之卦也坤牛巽雞坎豕艮狗俱靜而專于內陰方之卦也此其大畧之性與形也是爲遠取諸物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乾尊而上爲諸陽之首又爲八卦及六十四卦之

首曰首出曰不可爲首皆取諸乾首曰有嘉折首曰獲其大首曰飲酒濡首俱本離象取之而要不離乎乾陽之謂首也坤母腹萬物含容包藏故爲腹凡卦中取腹義多本此離于人爲大腹亦以中畫爲坤虛其中以納物也于人云者三畫中人位也震則天行之初動于象爲足左彳右亍是之爲行震畫象之下動曰足凡卦中取足義本此巽則進退不自主而輒隨近下故爲股凡咸股取全夷于左股取半俱本此坎左右虛通而受聽則中實

心亨蓋內陽主聰于象為耳八卦中曰聞曰聽曰聰凡取耳義本此鼎耳非取聽聞之義象偶峙于上也別以意通不拘坎而亦具重坎之形離明為目物麗則見人之有目如天之有日也坎耳幽通陰竅而受陽聲離目明辨陽光而受陰色艮與震同象而反下代履為足上代舉為手也且執持為手手容必恭守止之象如咸比之執小過之恭與凡取手義一辭一字俱本此兌與巽亦同象而反下執隨為股上騰說為口也且出好惟口口无擇言感說之象如鳴和之孚慎密之出凡取口義于人于物俱本此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天稱父坤地稱母老陽老陰為九為六男女皆氣得于父形生于母索者索取求應之義天地之絪縕而化醇其索也以氣男女之搆精而化生其索也以精精氣之交合如彼此相為求索然者震巽得乾坤之初交為長故曰一索而得坎離中交為中故曰再索而得艮兌上交為少故曰三索而得蓋三男皆乾之一再三索于坤而得三女皆坤之一再三索于乾而得稱父稱母二老之尊謂長謂中謂少六子之序也本義謂索為揲蓍以求爻則以索為鈎索之義亦可從第因其說而詳之凡三變成一爻即可索得三男三女之長中少也語類謂畫卦時也不如此似又拘矣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天圜君父之義人所易悉為玉為金謂純粹以精者其德堅剛而實者其體質也凡卦中言玉言金皆取乾畫之九為寒為冰何也寒冰陰之凝乾陽極轉陰又位退西北如井五之寒為乾畫坤初之冰亦乾變也或謂合乾于坤坎而取之也為大赤

純陽之色乾元大也或謂乾南亦合離取之困九
二之朱紱九四之赤紱是也為良馬合艮震取之
大畜九三之良馬是也馬作足而閑輿衛其德艮
也亦為老馬合震為長謂馬齒加長而又識路也
瘠馬或合坎亟心下首駁馬班駁之色或屯之乘
馬班如而異于賁如皤如白馬之翰如者艮也或
謂老馬坤牝瘠馬或睽初之馬毀折而骨離離然
也木果果實之象色乾而保合太和剝之上九曰
碩果解之彖傳曰百果合乾陽于坤陰而生生不

息者是也總之乾元統天其形為圜尊則元首為
君于六子為父精純則金玉變則寒冰曰大赤云
云各從其兼體而別之也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
輿為文為衆為柄其于地也為黑

坤為地為母生育之所由也曰囊曰裳曰德方徧
布萬物故為布方幅之象也釜者婦所司坤老婦
也所掌為釜又致養萬物如釜之賴以養人也或
亦借俯察之義或卦中凡言飲食頤養多取釜義

天主施散而出之地主受斂而入之多吝嗇意凡
卦中曰儉德曰裒多益寡曰簋缶納約或合坎艮
各卦皆本此意而言之萃曰稱物平施則均之義
可知也至坤牝艮童為子為母而皆為牛又厚載
為大輿大壯曰大輿之腹互此也其曰文固以六
爻斷錯成文亦以含章有美在中即謂文也卦得
坤畫而言文者山火之類是也為衆則容民畜衆
之類為柄則師之衆而利執言萃之衆而號一握
也其于地為黑坤本為地而初二地爻陰下為黑

又乾南亦離位為大赤坤北亦坎位為黑坎上六
徽纆亦本此也此亦多從諸卦兼體而取之也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
蒼筤竹為萑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
的顙其于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震雷與龍雷陽動而龍與因矣其卦乾龍動于坤
初從戰對陰極而變故為天地之雜曰元黃為旉
謂陽氣旉布草木蘇蘇其茂對育物之象乎大塗
車馬往來之衢也大畜互震故亦言衢震足主行

行由大塗反是則艮徑路也大塗兼坤取也長子
乾之一索而生師貞互震取諸此決躁大壯之藩
決不羸互見兌也爲蒼筤竹竹木屬文亦象行其
形則下連而上疎又中虛蒼筤其色也爲萑葦卦
象似之又隨艮兌坎而分竹與萑葦之地也其于
馬善鳴震爲牡馬見牝而鳴如雷地之初曰鳴豫
他處鳴多象口亦象雷聲馵足後足白作足足健
而高長皆互巽曰用拯馬壯則作足也的顙馬顙
白亦互巽曰足曰顙分上下也或曰賁如皤如爲

的顙于稼反生反生固自下而上亦碩果不食而
復生成果之義也其究謂究竟陽動則健其生滋
蕃其色更鮮明也在乾品物流形在坤曰天地變
化草木蕃在解曰百果草木皆甲坼在震曰蘇蘇
昭蘇蕃育之象皆蕃鮮之謂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
進退爲不果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
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巽與震反對而亦爲木陰木柔木也在益曰木道

渙曰乘木固指巽亦主震也爲風則陽和散乎陰
鬱之象于物能徧入也長女義已悉其曰繩直巽
柔木多曲從繩則直爲卦一陰受齊于二陽如受
正直之糾繩也然二字亦間分取繩言維繫直則
其正也順也工亦繩直之義能度木而成器利用
凡卦中舟車弓矢牀机等物俱巽工主之白言潔
曰白馬白茅皆取巽茅則取全而白馬之白則本
于賁也賁不取巽而疑于巽之潔也中孚象鶴亦
取潔白其爲長爲高巽動則益進无疆則長升則

積小以高大是爲高巽之初在陰進陽退之交而
巽五中處亦可進可退又和緩不果決之象故爲
進退爲不果而利武人之貞繫詞謂其臭如蘭亦
取巽爲柔草而風動暗香即其臭也巽女爲長女
年長則髮漸寡髮寡則顙廣仍有潔齊之象離爲
眼巽以離之中虛爲下斷又爲白故曰爲多白眼
亦躁人眼白又巽爽多繫于物故近利市三倍謂
其柔下執隨得利獨多或益之十朋正倍之三之
之義也其究爲躁卦云者巽之初陰柔而含陽性

之烈中實躁也其眼白近利正其躁所徵發處也
且乾性爲火爲陽剛巽以一陰伏激于二陽之下
乾之初變故其究則燥卦或謂巽上爻多戒躁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于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于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于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于木也爲堅多心

坎水也溝瀆水所行隱伏則北方幽隱伏藏之象矯輮則矯曲爲直輮直爲曲狀水之屈折而行而

又狀坎之勞也坎月半象弓圓象輪而水亦有激射旋盤之象也凡易中借溝爲媾如屯之婚媾蒙之漬需之大川訟之入淵坎上之徽纆叢棘困之金車既未濟之曳輪睽之張弧脫弧凡此類皆取隱伏弓輪而矯輮曲直因義而見其于人爲加憂憂險以陷也如屯之泣漣訟之惕中之類爲心病則憂勞積而中困也爲耳痛坎既爲耳而聰不聞則痛之象也血卦云者如泣血需血刲羊无血凡卦之言血者皆取坎合坤牛兌羊則血眚之義也

乾爲太赤坎亦爲赤在困之赤紱取乾亦取坎赤爲血色且血陰而含陽如夜暗見光色愈赤也其于馬爲美脊旁柔裏剛陰夾陽脊如骨爲肉之幹健動不衰故爲美脊卦中曰用拯馬壯吉其美脊之謂歟曰亟心坎中維心亨堅而喜動故爲亟心亟言急也且水流中盈而急江心如馬焉爲下首則水性就下馬之行如水之下故其首常下也薄蹄云者行不停則蹄迫地而薄也曳則見輿曳及曳其輪是也于輿爲多眚車行坎陷則多眚如困

于金車及曳脫之象皆眚也凡卦中言眚多以此而已通云者坎心亨而水行則无弗周通也月則水之精盜則險而寇也其于木爲堅多心堅言其內之剛實堅而多心坎冬而後彫惟其內實故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于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于木也爲科上槁

離爲火與日與電皆見于卦之大象與彖與天地雷風木水山澤各舉類而標于象彖之詞也義自

各著中女再索而得離也甲冑外剛戈兵自捍皆威武以衞中易言武人言王用出師之類多取象于離離甲冑戈兵之起戎也亦以攡離畔睽貳之器也于人爲大腹坤爲腹離中坤畫虛而懷陰上下實而中容載豐厚則大腹也且中女之孕爲腹滋大乾卦卽乾乾純陽火體離虛中炎上本乾體物以之乾燥曰乾胏乾肉取此凡血取坎水流濕乾取離火就燥也或曰血卦本坤乾卦本乾坎離乾坤之體也鼈蟹蠃蚌龜皆水物而象取離剛在

外而有甲雖處濕而常若乾也卦中言龜不取離而莫不有離象引伸其狀類而擬之可也木爲空科而上槁離中虛而上炎中虛乃科上炎乃槁反于坎之中實而多心者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爲堅多節

艮止象山陰下凝靜而陽上降也徑路謂山之徑路徑小路大何天之衢則其大者也不專以小爲言然艮爲少男象多主小小石山石之小者曰介石曰漸磐皆象艮也門闕卦畫下兩分立而上橫有似于門闕內則止靜外則光輝出入有限而聳峙不遷皆門闕之象也凡言廟言庭言宮多取艮觀則艮之複者也果者木之實蓏者草之顆若碩果之類皆生于山如小石之堅確狀也且成言乎艮爲果蓏物斯成矣今成而種之復生則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閽守門寺守巷禁止出入陽男淨而守陰狀若童子指者艮爲手而指有止音又能執持物也凡卦言執言握兼手使指之類皆象之狗

鼠黔喙之屬一取卦畫形似之一取狗守門鼠藏于屋黔喙則止山之四足一身獸也又獄者取犴如犴狴之云凡言獄皆取艮鼠如鼫鼠之謂黔喙山畜也若虎豹貔豕之屬可通也堅而多節于木多爲根蟠節密之類艮謂限節木而加艮則根也凡象中取合取互至神至變或疑其鑿不明于易者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于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兌為澤象坎而不流為澤之受水又燥而含濕澤潤于外皆澤也兌三索而得女故為少巫者人之以口舌說神者也兌為口舌易言口言頰舌皆取之曰史巫則亦取此也又巫交鬼神載鬼之類或亦可通也兌上缺又正秋之卦物至秋而多傷毀兌金性過銳每多缺折乃有毀折之象且成言乎艮兌與艮全反為毀折反乎成也卦中合離則眇合震則跛合巽則折肱之屬如脫輻馬亡无之非毀折也附者說而附決者銳而決附則親決則散

視所占而詳之要皆見于口舌者也其于地為剛鹵兌為水滯所停本剛燥而泐濕成鹵為卦則二陽而承一陰故為剛鹵鹵者澤之積而剛固其性也若夫得妾以其子妾取女娣之義牽羊封羊與羝羊凡言羊未有不以兌者也在兌之六爻皆借羊為言象固取諸此也已上廣八卦之象或看本體互體引伸无窮或看取意取象形容莫盡在人隨卦得之心而已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

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

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序卦明上下二經之卦序相次相承各有義蘊而精理亦即是可見其首乾坤卦先天地號物之數有萬皆父天母地而生是必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首也其受之以屯蓋言盈也盈天地之間者唯親上親下之萬物若積而屯焉是之謂屯雷雨之動滿盈屯故見盈无之非天地之氣所充滿即无之非萬物之生所積聚也夫資始者乾資生者坤屯于物爲盈亦于物之生爲始剛柔始交而難生其又屯難之義乎故乾坤之下次以屯卦雷雨之象動乎險機資始者方始資生者乃生盈萬之數于是乎在惟是物生之始必蒙蒙故次屯物蒙之氣爲穉穉乃需養蒙以養其德性需以養其血氣故需有飲食之道而乾侯以從豕酒生禍飲食必有訟受之以訟固其流也按

卦位之數內體一二三爲離外體四五六爲坎自初至上九六爻虛位已含一既濟之卦象矣屯則外卦各如其位內之初二爻亦各如其位惟三爻一位剛而變柔于三極之道當上天下地之間正人物始生之際也亦備一見訟則衆起而受以師師則衆親而受以比伍兩卒旅師之分也而師以衆正合而成軍族黨鄉州比之積也而比以親洽近而爲閭師衆比比地水水地之義日容民畜衆日建國親侯要總不離于坤之耦而二五奇也比而相親必有所畜畜即畜衆之義乎而茲之言畜五陽一陰非畜衆之一陽統五陰比也故畜衆爲衆所比而受之以小畜則陽而受陰之畜止其象爲小而其所持于親比之閫固不小矣履者言乎有禮也物惟畜而止乎其節然後分以辨志以定故受之以履履辨上下釐然截然而不可踰其體甚嚴其用要歸于至和是履之辨分定志正以成上下之交通上下之志而泰泰斯安安云者即安上之意安上治民泰象以覩故受之以泰泰者上

下之志通也凡物亨通皆謂泰而不可以終通則否乘焉故受之以否往復之理消長之機然也是又不可以終否而相與轉否運而成泰則不可无同人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與人同德同功而同心以濟物異則乖睽物同則歸附歸附則有人有土有財用得衆得國豐亨豫大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易盈天地鬼神與人道皆忌盈而樂謙謙則有而若无大不自大斯益以有益以大矣故受之以謙有大能謙无所矜侈一何暇豫也故受之以豫謙而暇豫則隨所處而自得而物亦樂為隨之若豫順而喜相隨也故受之以隨夫以喜隨人者彼既以豫悅而從之則已亦思隨人之所喜而有事于振壞而飭新蠱者壞也事之所從有也有事于振飭廢者以與墜者以舉可大之業于是乎在故受之以臨臨大也惟大乃臨陽進而有臨陰之象實大進而有臨小之勢也按乾知大始其初蠱陽德方始動于地底復為子之半讀長而為九二陽道益亨見于地面臨為剛之長故元亨皆始而

亨即乾元之所為大也故文明利見于人為大大于其為臨也中庸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其即臨卦之謂乎是知此卦九二之咸臨本于乾九二之利見雖未順命而君德正中周足咸臨而為天下之所利見矣物大而臨天下利見是為可觀故受之以觀凡有可觀皆有所合噬嗑之嗑即合也受之以此而物之合可知已然合正不可苟而已受之責而文以章物禮以飾情斯其不苟于合也惟是賁者飾也飾極文勝則滅質而亨嘉之會反有所窮故曰致飾然後亨則盡矣受之以剝亨盡則剝事理之所必然者也剝者剝也剝落而盡之象也物无終盡之理剝則陰極而陽窮于上必反于下窮上則剝反下則復故受之以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何有于妄故受之以无妄无妄則不妄于思為而誠有无妄之誠則天德日以積而中之所畜益大故受之以大畜且无妄而忠信以為本无所不可畜亦无所畜而弗可大也內而畜德外而畜一切之物皆可以槩之如秉心塞淵可畜騋牝之

三千又況于尚賢而畜士容民而畜衆有不以无妄之誠者乎畜之爲言育也果行育德振德育民茂對時育萬物凡以云畜而已故畜然後可養養德養民養物惟畜之則育而養之矣故受之以頤頤象口惟口出好興戎愼言語以養德口之于味有同嗜節飲食以養身皆視乎此頤者養也養之正畜之誠也斯可用矣不養則无所畜不可用之以動其本末俱薄弱難以勝大任斯大者常過而致撓而其過且益大故受之以大過是必以養之

充而動之裕出所養以應大用則大能過人亦云大過在天地陰陽之氣養盛而動動无不大大而至于過則亦病矣故物不可以終過過動則憂過動則勞受之以坎坎則入陷而无所于麗則失所依附而淪胥以亡故必明于所麗附乃可離險陷而利用安身故受之以離離麗也麗爲附亦爲明旣明于所附卽附于所明斯入坎能離而麗于理義之正也上經始乾終離乾大離明其亦大明終始之義乎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

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天陽地陰施生萬物男女由之以分夫婦由之以配夫婦者即天地之一陰一陽爲父爲母相配合而施生萬物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也咸者感也艮少男兌少女二少相感而爲夫婦亦即天地相交而育萬物之理也易之道本三極上經首乾坤天道地道之所由立下經首咸剛柔應與則人道之所自來也故有夫婦而父子君臣上下由之以有所以高卑陳而禮制立剛柔斷而義理達措之而嘉會以章其合利物以致其和三綱六紀交錯

互施此天地萬物之情見而咸所以爲下經之首也乃序卦于上經不明言乾坤下經不明言咸何也倘亦虛一勿用之意耶抑偶舉其包舉之全體而不必指其卦名耶咸言夫婦男女配感道貴恆久故受之以恆凡物始相悅而終棄惟不恆故也咸而受之以恆所致戒于夫婦之道者深且切矣按上經首列乾坤天地定位下經首咸恆則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之象其上下二經之終皆水火不相射而相逮之說也恆者久也久于其道物有久

道道无恆所雖云立不易方要在與時進退故不易而屢易不可久居其所而受之以遯遯者退也陽退而極于陰則不可以終遯而大者以漸而趨于壯故受之以大壯大壯陽之盛而壯往因之以加進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蓋退以養銳而益壯者必且進以用壯而或傷明夷傷也外傷則必反于家患相保者惟家人也否而受之同人得同人之共濟則不終于否夷而受之家人得家人之相收則不棄于夷夫遯退而受以大壯退不

至于靡也晉進而受以明夷進或慮其躁也傷而反家亦已後矣君子所為知進知退保身保家而无所于傷也若夫家有正道父子夫婦長幼男女无可踰者道窮則必乖而睽睽乖則有難而蹇蹇而多難物所難支受之以解蓋言緩也夫物于蹇難在前止緩而不迫驅與緩散而不纓累斯難可解矣總之睽乖起于二女內體為離蹇難解于二男內體為坎離志而尚口舌睽形成矣坎險而能艮止蹇象安焉下經咸恆為夫婦之道已具脩齊

之本故君子處躬以時而退退而行遯而非等靡而不振之為故受之大壯以時而進進而晉位而亦有用晦而明之貞故受之以明夷明夷之傷傷于時遇家人之反反于道義道亨則儀不忒而家足法道窮則志不同而家以乖乖睽之形見蹇難之象成非有以解之使散緩而不終于難則即閨門之內脈衽之間何由而得守其恆哉故雷雨作而甲折鬱者皆舒險難之散緩猶然雷雨之作解也解言乎緩豈泄泄怠緩之貌哉然凡言緩者宜

乎必有所失失斯損矣此又事以敏成幾以緩失之意乎惟損與益相因損之又損而不已則必益益之又益而不已則必決決如潰決之義夬者決也陽益進而決夫陰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五陽而決一孤陰必決之為快一陰而姤乎五陽又遇之為期故決者陽益陰損之極姤者陰益陽損之初凡皆天道之往復然也凡物之相遇以偶偶遇而羣處焉則衆集而為聚是先之以遇而其後斯聚也聚猶草木之薈萃而叢密故受之以萃

萃聚也聚合則積衆小以成其高大勢將日上聚而上者謂之升升即拔乎其萃之意升而不已則寘升在上斯不免于困窮宜其受之以困也困乎上者必反下猶傷于外者必反其家往復之理然也上則高寘而近天下則深淡而為井困上反下所為受之以井也改邑不改井井似无革乃井之為道在下而受汚積久不革將泥而不食故不可不革以治之況井養不窮日汲日出井舊泉新以時而革故受之革也革者變革之義化物之質也

而改其故故堅可使柔生可使熟是革物莫若鼎水火調變之功于斯爲最況王者革命定鼎鼎所由爲重器也主斯器者長子爲宜震長而匕鬯屬之所由稱震主也震于義爲動時動而動有雷之象天不常雷物不終動則止之宜也艮于義爲止時止則止有山之象地不皆山物不終止斯進也必矣受之以艮止而動不失時受之以漸進而止亦不膠于時矣蓋漸者進也言乎其進之以漸既相乎進之時而又審于所歸之不苟乃必有所歸

矣非若躁進而失歸者比也故受之以歸妹身得震主爲依歸猶妹得震男爲依歸也是不獨崇高富貴可決其大而道德事功亦无不可信其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言得其所歸而進非苟就之思斯建非小就之業已也夫得所歸而豐以大者漸進之所致失其居而旅而无所容者又窮大之所招方其未大而窮極以圖大務廣求豐或侈矜其四方之志卽其已大而窮極以張大外耗內竭徙由罷于羈旅之遊此窮大失居而不免旅而寡

親矣則惟受之以巽巽而入焉旣不患于窮而失所居亦不患于旅而无所容蓋巽之入德者心彌小而巽之入人者氣彌和也是故巳以巽入人以說受物樂爲羣而兌象斯見兌者說也非徒說以口舌而悅以心志心悅而鬱滯于中牽拘于外之情狀乃渙然散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非離志解體之謂猶泮渙舒散之意也夫旅无所容以巽入而說而解散其鬱結滯悶之懷渙若風木之遭此人事之大槩皆然而于物理之相因凡巽志以

入說心以受散其積悶渙然若釋之致无在不可類推子曰巽與之言能无說乎又曰樂以忘憂樂有發散意忘憂則渙釋而无所膠累可知也皆是此理至論天道和風被物自然有欣悅解折條散枝披之象作如是觀若夫物情旣悅渙汗乃頒散之四方風行薄海則又若道之巽命申而入人深者民悅而散其疑畔之羣解其負固之黨各遵蕩平之王道是則渙者離也其旨遠矣惟是物情不可以終離必使之從離而自正其合則受之以節

以爲信蓋黨固宜散之使離離異又宜引之使合節而信之如持符節以合信雖過都越國遠離鄉關賓旅之行符節之合自信乎于中而行无弗達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所必行之也夫既信乎行達復何所過而或過儉過恭過哀亦不无小有過處所爲受之以小過者此也夫外持之節以合信而通關故可行之中外雖尺符之小而所過无留滯之處內其之節以彰信而通理故凡行之事物雖纖毫之過而亦小有差謬之累所以喜怒哀

樂之發期于中節中節則物无不孚此信行之所爲无過也而恭儉哀戚之端防于踰節踰節而意或已甚此必行之所爲小過也在過之義不一持節而度關津謂之過亦謂之濟信行而具智勇過乎人卽以濟乎事故有過物者必濟既濟云者謂其以過人之才智已踰越險阻而无弗濟焉河之用馮川之利涉皆既濟之謂也夫既濟而功告成似爲作事之盡局窮言乎盡也且既濟而自初至上各歸不變之定位窮言乎不變則生生之幾于息也夫物理不可以終窮濟而曰既爲已窮濟而猶未則无窮故以此終焉卽以此寓夫終則有始之天行矣易之爲道一元貫運健行不息无首无終其變化推移循環迭嬗以未濟終焉者未濟而承乎既濟之功則往過來續之機也未濟而開乎既濟之業則重興再造之基也在乾之初曰勿用勿用而藏乎用之本于卦之終以未濟未濟而存夫濟之道故无首之首用周于勿用无終之終濟具于未濟周子无極而太極一語其勿用而全用

未濟而兼濟之旨乎

右下篇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序卦依其上下二經之卦次而序之雜則更以意錯雜而對以言其義朱子語類推之甚悉龍氏引春秋傳以見例亦爲確論洵非創作者也乾體純陽初三五之剛位同剛二四上之柔位亦乘剛全乎以剛運而健行者也蓋乾健則剛之至也坤體

純陰二四上之柔位固柔初三五之剛位亦爲柔全乎以柔順而安貞者也蓋坤順則柔之至也夫乾坤爲六十四卦之縕所縕者此一剛一柔分立互見之理亦爲三百八十四爻之門所出者无非曰剛曰柔交乘迭運之象故乾坤易之本而剛柔則乾坤之體也比與師五陰而一陽施乾畫于坤中皆柔統于剛之卦而比則一陽居五得位得衆而羣陰比而親之蓋建國親諸侯樂以天下者也師則一陽居二動衆出師而羣陰毅而正之蓋衆

正毒天下憂以天下者也大抵坤內主順而多樂坎內主險而加憂比之內體坤而陽乃上升故樂師之內體坎而陽以下降故憂此憂樂之分亦從乎卦體卦變卦德而爲言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至于臨觀皆四陰二陽之卦也臨觀師剛浸而長說而順而无以于憂其爲教思容保之內莫與而或與之无疆而不被其澤此臨之所爲大也觀觀比下觀而化順而巽而无間于樂其于省方設教之際非求而或求之以時而不忒其令此觀之所爲神也蓋臨以我爲政推而與之以羣被內實而外給其求也觀以其民之瞻仰而求之以成睹上作而下鮮弗與也是其爲臨觀之義也夫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然二陽四陰之卦又有屯有蒙屯內震而外坎陽見于初亦見于五乃互而得艮止于中則不失其居況震動而見坎幽而居居不失而見益以彰也蒙內坎而外艮陽雜于下不雜于上實而含光輝

之極則益見爲著況坎險則雜艮誠則著著則明而雜乃以除矣大抵陽之象見居初居五之陽位則不失其居屯之所以亨也陽介于陰之象則雜居二居上之陰位則雖雜而不掩其著蒙之所由亨也與臨觀之言與言求皆主于剛而爲言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則乾交于坤一陽初動起也重之則二體皆陽之起而帝出乎震于時爲春正萬物亨始之所起也艮則坤受于乾陽進于上止也重之則二體皆

陽之止而成言乎艮于歲爲終又萬物收藏之所
止也故震長艮少震動艮靜起止之義无在不見
至于山澤爲損損以基盛風雷爲益益以兆衰是
其爲盛衰之始乎夫損益二卦三陽三陰剛柔旣
敵其勢亦均爲盛爲衰似未有定而損則虛而受
盈盛自此始益則息而向消衰自此始總之爲乾
剛坤柔之迭相乘也坤乾比師臨觀屯蒙皆上經
之卦震艮損益則下經卦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四陽一陰之卦爲大畜爲无妄大畜者大以畜德
能止健而應乎天行是爲以道濟時故曰時也且
大畜互夬壯而趨泰視小畜之尚往爲施而能行
又中有損而階盛之象俱于時字之義有合无妄
者无所妄動能剛正而察于天命是爲適然有眚
故曰災也且无妄互姤遯而藏否反大畜之爲時
故攸往不利又中有益而致衰之萌俱于災字之
義可思然亦不必深取于互體而爲時爲災之大
槩已具于正體中矣是又上經之卦內外體乾而

受坤者也剛而得柔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其爲四陰二陽之卦爲萃爲升五陰一陽之卦爲
謙與豫皆內外體坤而交乾萃則內順外說如物
以羣聚又象于水地之比樂而聚于澤也視建國
親侯而得衆者爲有合也若升則積小而高大自
下而上達日長日增有一往不反回之象故云不
來不來云者猶云不反也且復曰來復陽自坤來
于時爲子半陽生至升爲巽之八悔自姤之陰生

午中而陽已漸退逮于升則震盡變而爲巽豈猶
來復者乎其曰不來謂陽往而消也故升于物象
爲長于天道爲消雖卦德內巽外順而不來似非
美詞又象于地水之師憂而多所繫也視容民畜
衆而來附者不同也謙則何輕師中統衆而權重
以陽剛之居二也三則左次而偏權反輕矣謙之
輕其以此乎昔人謂謙視已若輕不自尊重恐非
其義或曰地載華嶽而不重此地山之所爲輕也
謙之義亦取此故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謙以自撝

何等輕約有謙德者之舉重若輕類如此也豫則何怠驟以三驅而不誠以陽剛之居五也四則有得勿疑志或怠矣豫之怠其有由乎昔人謂豫樂而自多心以益怠亦即其意或曰從獸无厭謂之荒此雷地之所爲怠也豫之義亦取此故作樂崇德薦帝配祖豫以自鳴反生驕怠居逸豫者之有初鮮終極如此也然則四卦對臨觀而見義觀比師而推意下經二卦上經二卦皆體坤而合雷風山澤之變者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至噬嗑頤中有物于象爲食口之于味有同耆也而惟得飲食之正乃能酌腊胏乾肉之宜賁則文明以止白賁无咎目之于色有同美也而惟尚自然之文乃不失丘園束帛之素二卦體離而合乎艮震皆三陽三陰之間列者也是在上經

兌見而巽伏也

其在兌澤爲潤見于色兌口爲言見于辭兌爲羊羊借陽爲音亦主見反之則巽陰伏于下正與見相反猶之雞雌伏之象凡巽者之自處常下其鼻伏之意正可思矣故曰巽在牀下伏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有隨時隨事隨人隨物屢易而隨其宜无執滯于故常之見爲卦動而悅心雖行而得其通利故曰隨无故蠱壞而有事事在振作去其舊而新是飭蓋惟其蠱壞而利用振飭故曰蠱則飭也飭則整飭頹敗之義也二卦俱三陽三陰之間列皆爲初上乾坤之變隨自春徂秋物趨于盡而无故蠱

爲風落山其萬物所成終而成始而待于振飭之候乎

剝爛也復反也

剝者陽窮于上物質剝落所存者碩果之生意含于朽爛之中故剝爲爛也至于復則陽之垂盡乎剝者反而復于萌生如碩果之爛落附地而又生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則離明出于地上明夷則離明入于地中日爲

爲蓋陰晦則日没而有幽傷之象故爲誅誅卽夷也剝復上經皆一陽五陰之卦晉明夷下經皆二陽四陰之卦剝則陽欲盡復則陽又生晉則陽見而明明夷則陽入而晦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往來汲取其養不窮爲卦巽乎水而上水曲折流通其泉陽不壅而上行故井爲通而不困竭若困則剛遇柔揜乾三陽畫困陷于坤三陰畫之中非有期于相揜而適相遇也或謂相遇有困極而

遇亨通之義如學之積困者遇理境之久困者遇亨孟子困衡後喻孤孽故達中庸困知一也皆困相遇之意也觀本文于井言通而于困言相遇中速一而字作貫似云井之泉流不竭汲養无窮通之至也而多由困而遇故井之通卽困之反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廢井天下未有不困而遇通者也此可想已

咸速也恆久也

咸感通而上下應與其機甚速恆常久而終始利貞其道甚久蓋山澤之氣旣通在天地之交卽應其速也所謂感而化生不疾而速與聖人化馳若神皆是也且雷風之變相薄在天地之道不渝其久也所謂動靜有常不息則久與聖人之純一不已皆是也或謂澤山附地不遷宜言久而偏言其速主感通而言也雷風動物甚疾宜言速而言其久主貞常而言也大抵咸恆分久速固在反覆轉移之間其實只二五兩中爻分之二柔五剛則恆變而咸可久者未嘗不可速也二剛五柔則咸變

爲恆可速者何嘗不可久也聖人久速之道各以其時二卦之分非截然膠執之見也得乎其象而已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夫水風爲井而風水爲渙木上有水則泉源仰出而濬通風行水上則波縠平浮而渙散一則井養不窮一則舟行不碍渙之爲離蓋言離釋不膠固如和風解凍渙若冰釋之謂也且澤水爲困水澤

爲節惟澤无水則水泉下泒而枯竭澤上有水則
注滿不溢而限止一則尚口乃窮一則制節有度
節之爲止蓋言愼密无過踰如寒暑相推循乎節
序之義也至于雷雨作解萬物有屯難既解而舒
緩自得之意故解言緩亦漸即于懈緩之可虞也
山上有水蹇君子有見險而止而留難不進之象
故蹇言難亦致戒于犯難而行之宜謹也渙節解
蹇四卦皆坎水兼風雷山澤顚倒之以成卦也井
井困亦然睽與家人之分外內睽弧矢而志四方
爲外又睽乖者不得于內則男而之乎外也家人
中饋而同二女爲內又假家者无取于外則反而
求乎內也況反目爲睽自相疏外物恆正家愈以
內親外內之分各生于其意象如此此又離火而
合風澤之卦亦顚倒而爲象也自晉以下十二卦
皆下經若否泰天地之平陂往復陰陽之進退消
長是皆乾坤剛柔各以其類否者泰之窮泰者否
之極是二卦反其類而各一象彼各卦之相對而
相反者皆此類也是又皆上經之卦本乾坤而爲

言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乾而合震爲雷天大壯反之爲天山遯大壯者稍
復二臨三泰而進而四陽則大者益壯剛壯過盛
戒之知止不宜躁動用壯而致厲壯趾而得凶故
大壯曰止君子以非禮勿履而无用壯觸藩之咎
也其反之爲遯陰進而陽以退故遯則退也夫壯
宜言進而以止言之是不躁進進必以禮若退則
決之以義遯者陽剛之君子決于退而義不苟留
也進難退易二卦可以觀矣是則二陰四陽覘上
下而爲消長之辨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
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若上經之大有同人俱乾而兼離一陰五陽而大
有則火在天上柔得尊位而有其衆同人則天與
火同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親之至也蓋有大者
衆尊之同人者人親之也至于革者改也去故之
義也革物莫如鼎而鼎者建也取新之義也故國

革命新朝定鼎革鼎之二因于茲若瞭是皆離火合巽兌之反而爲卦也凡卦反對者各一義如此乃雷山風澤反之皆爲一卦其小過之過恭過儉過哀總之過也其中孚之信及豚魚鳴鶴總之信也此兩卦之六爻相對相反又一例也小過之四陰包二陽柔過于剛中孚之四陽包二陰剛信于柔蓋小過重坎而象合雷山中孚重離而象連風澤三男具三女并反覆之而皆是也是故小過之過夾乾于坤中變大過之二五而之乎小也中孚之

信藏坤于乾內變頤卦之二五而斂于中也其日豐多故親寡旅也變文而參錯其言意實仍反對也豐而大盛則多故物豐積成故也且豐盛之家每多故感人情趨盛自昔爲然況功業留傳閲而成故未有不于豐而致之若所親者寡无所依據于彼于此栖栖何之斯其所爲旅也旅與豐反豐之故多旅之親寡其大小較殊矣

離上而坎下也

夫卦統于乾坤交于坎離坎之分乾坤之合離則炎上上與天同坎則潤下下與地比離上而坎下猶然本天本地之以類從也在六爻內三爲下體外三爲上體離居下其性上炎坎離居上其性下潤上下各因其定性而辨其爲宜不以爻位言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何以云寡乾陽之盛一陰居四以畜之四臣位守乎柔正雖主畜君而施澤其力猶寡弱且小之爲言近于寡少蓋其畜者小則有者寡也進而

柔五斯爲大有矣履何以不處如履虎尾不遑寧處一陰居乾陽之三正乾乾惕厲之終日也其能處乎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至于雲上于天大雨將至行人需待之而不進且飲且食甚易明者凡見險在前需而不進亦猶是

也訟則天與水違行火炎上性與天同水就下行
與天違本天者親上本地者親下水下與地比于
天爲違行故不親不親者訟之所以始也況險而
健訟之人其无親不待言也小畜履需訟內外體
皆乾而合巽兌與坎與大壯遯大有同人內外體
皆乾而合震艮與離正當例看大抵卦皆六子從
二老剛柔之變也其變中之主于不變則水下火
上離坎是也離坎卽乾坤定位之變而不變者也
羲圖列乎東西文圖進于南北日月水火之象古

今不變二卦主之巳上上下反對或彼此爻反對
各卦各義皆有取爾大過澤滅木棟橈而本末皆
弱自有顚危之理而爲卦又顚轉皆爲大過其顚
轉同一卦者除乾坤離坎之二體原同若大小過
之與頤中孚皆彼此顚易之而猶然此卦者也故
大過日顚也頤之爻有顚頤鼎互大過有顚趾中
孚之鳴鶴一俯一仰小過之飛鳥爲上爲下亦含
顚意以大過倒之可也況大過兌羊巽風占有顚
疾又衛家之宜知者夫大過爲顚隕无上下反對

之卦以小過中孚二卦六爻反對之例求之則大
過與頤爲反對顧置之別爲一例而接言姤何也
大過滅頂去上爻則互姤姤遇也柔遇剛也且澤
風大過天風爲姤二卦皆巽承而爲貞其悔則兌
與乾論羲圖之爻巽過乾陽之大而從兌爲大過
猶艮過坤陰之小而從震爲小過皆有過此遇彼
之象兌與巽合而風澤中孚謂交孚于乾陽之大
而非有過涉滅頂之凶也猶震與艮合而山雷爲
頤謂致養于坤陰之小而非有飛鳥過離之眚也

此理之微不可以說而巽與乾遇陽已盛而陰姤
之于此始矣然巽柔而遇乾剛陰與陽姤之初巽
女而歸艮男則陰與陽期之漸故漸爲女歸待男
行貞女不踰從君子不躁進也或曰大過接言姤
而爻及漸有說乎曰是不一說大過之九二老夫
女妻過以相與其鼎互之所謂得妾者乎漸則女
歸待男行不爲輕進其守貞待時非過以相與者
可比而亦非等于巽之過乎乾也頤之爲卦正與
大過六爻反對者也皆列于上經又爲小過之上

下轉易相向于彖為口頤故有飲食養正之義在本卦彖爻言之詳矣夫飲食養正必水火既濟其接言既濟一定不易之經也且乾南坤北定位而分剛柔之體離東坎西定形而濟剛柔之用故天地水火居四正不變之位義圖之象可推而六爻初二三兩奇夾一耦為離四五上兩耦夾一奇為坎坎上離下自成既濟不待安排而已定者也故曰既濟定也至云功成業定謂之既濟猶義之淺者夫頤則震與艮并既濟則離與坎并與大過之巽與兌并皆義圖之横而相對者其歸妹與漸反妹為女之最少歸為女之有家生女以妹終嫁女以歸妹終而歸又女之終婦之始也且陰盡于兹矣未濟則既濟之反剛柔失位女擅男權而男道益以柔替其窮可知且陽盡于兹矣夫歸妹兌而并震與漸之艮而并巽又皆義圖之縱而相間陰陽各以類匯者乃若姤之反而為夬初以一陰遇五陽而陰以漸進後以五陽決一陰而陽以正濟故柔遇剛而姤者宜謹履霜之戒于坤初剛決柔

而夬者且應飛龍之見于乾五也夫乾剛為君子之道坤柔為小人之道夬剛決柔則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憂也大抵雜卦所言皆扶陽抑陰類皆剛以為主柔以合隨比之樂師之憂臨觀之求與通各卦二字之斷未有不主剛而兼取于柔者也統之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憂而全易之義作易之意于是乎括矣

[illegible]易堂解卷之末上

西昌劉斯組斗田氏著

男　元[illegible]　仝較字

姪　元俶載南

壻賈仁緒媲庭

易解叩端

有問易解之旁通于組者謂一卦爲一卦義各有主一爻爲一爻象各有分必求之于旁通何居曰周行者天運變通者時物有正則有旁有窮則有通于此卦而通之彼卦于此爻而通之彼爻正義已明之乎旁義正象已立之乎旁象時之行所爲有寒暑晝夜而無停軌物之生所爲有善惡剛柔而無定模也是皆二氣周行天運之中無非一元旁通卦象之內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衍之可百千萬變約之要不越八卦爲經四十八爻爲緯縱之橫之交之錯之而已而上下二經卦義爻象可正視可旁求可參觀互證于無窮矣前已就各卦各爻而表明之茲用彙列于左以便覽焉

彙列八卦分內外二體爻詞[illegible]文備考

乾爲內體　彙列爻辭一以象辭[illegible]斷

初九

乾　潛龍勿用

夬　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大有　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壯　壯于趾征凶有孚

小畜　復自道何其咎

需　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大畜　有厲利巳

泰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九二

乾　見龍在天利見大人

夬　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大有　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大壯　貞吉

小畜　牽復吉

需　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大畜　輿說輹
泰　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三
乾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夬　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
无咎
大有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大壯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小畜　輿說輻夫妻反目

需　需于泥致寇至
大畜　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泰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
食有福
乾爲外體
九四
乾　或躍在淵无咎
履　履虎尾愬愬終吉
同人　乘其墉弗克攻吉

无妄　可貞无咎
姤　包无魚起凶
訟　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遯　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否　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五
乾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履　夬履貞厲
同人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无妄　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姤　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訟　訟元吉
遯　嘉遯貞吉
否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上九
乾　亢龍有悔
履　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同人　同人于郊无悔

无妄　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姤　姤其角吝无咎
訟　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遯　肥遯无不利
否　傾否先否後喜
兌爲內體
初九
履　素履往无咎
兌　和兌吉

睽　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歸妹　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中孚　虞吉有他不燕
節　不出戶庭无咎
損　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臨　咸臨貞吉
九二
履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兌　孚兌吉悔亡

睽　遇主于巷无咎
歸妹　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中孚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節　不出門庭凶
損　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臨　咸臨吉无不利
六三
履　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兌　來兌凶
睽　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歸妹　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中孚　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節　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損　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臨　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
兌爲外體
九四

夬　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兌　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革　悔亡有孚改命吉
隨　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大過　棟隆吉有他吝
困　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咸　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萃　大吉无咎

九五

夬　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兌　孚于剝有厲
革　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隨　孚于嘉吉
大過　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困　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咸　咸其脢无悔
萃　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上六

夬　无號終有凶
兌　引兌
革　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隨　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大過　過涉滅頂凶无咎
困　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咸　咸其輔頰舌
萃　齎咨涕洟无咎

離爲內體

初九

同人　同人于門无咎
革　鞏用黃牛之革
離　履錯然敬之无咎
豐　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家人　閑有家悔亡
既濟　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賁　賁其趾舍車而徒
明夷　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

往主人有言

六二

同人　同人于宗吝

革　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離　黃離元吉

豐　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家人　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既濟　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賁　賁其須

明夷　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九三

同人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革　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離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豐　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家人　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既濟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賁　賁如濡如永貞吉

明夷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離爲外體

九四

大有　匪其彭无咎

睽　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離　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噬嗑　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

鼎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未濟　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旅　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晉　晉如鼫鼠貞厲

六五

大有　厥孚交如威如吉

睽　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離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噬嗑　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鼎　鼎黃耳金鉉利貞

未濟　貞吉悔亡君子之光有孚吉

旅　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晉　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上九
大有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睽　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離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噬嗑　何校滅耳凶
鼎　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未濟　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旅　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晉　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震爲內體
初九
无妄　无妄往吉
隨　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噬嗑　屨校滅趾无咎
震　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益　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屯　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頤　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復　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六二
无妄　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隨　係小子失丈夫
噬嗑　噬膚滅鼻无咎
震　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益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屯　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頤　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復　休復吉
六三
无妄　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隨　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噬嗑　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震　震蘇蘇震行无眚
益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屯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頤　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復　頻復厲无咎
震為外體
九四
大壯　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歸妹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豐　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震　震遂泥
恆　田无禽
解　解而拇朋至斯孚
小過　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豫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六五
大壯　喪羊于易无悔

歸妹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豐　來章有慶譽吉
震　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恆　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解　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小過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豫　貞疾恆不死
上六

大壯　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歸妹　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豐　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震　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恆　振恆凶
解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小過　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豫　冥豫成有渝无咎

巽爲內體

初六

姤　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大過　藉用白茅无咎

鼎　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恆　浚恆貞凶无攸利

巽　進退利武人之貞

井　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蠱　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升　允升大吉

九二

姤　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大過　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鼎　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恆　悔亡

巽　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井　井谷射鮒甕敝漏

蠱　幹母之蠱不可貞

升　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三

姤　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大過　棟橈凶

鼎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恆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巽　頻巽吝

井　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蠱　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升　升虛邑

巽爲外體

六四

小畜　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中孚　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家人　富家大吉

益　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巽　悔亡田獲三品

渙　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漸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觀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九五

小畜　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中孚　有孚攣如无咎
家人　王假有家勿恤吉
益　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巽　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

三日吉

渙　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漸　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觀　觀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

小畜　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中孚　翰音登于天貞凶
家人　有孚威如終吉
益　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巽　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渙　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漸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觀　觀其生君子无咎

坎爲內體

初六

訟　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困　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未濟　濡其尾吝

解　无咎
渙　用拯馬壯吉
坎　習坎入于坎窞凶
蒙　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師　師出以律否臧凶

九二

訟　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困　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未濟　曳其輪貞吉

解　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渙　渙奔其机悔亡
坎　坎有險求小得
蒙　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師　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六三

訟　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困　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未濟　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解　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渙　渙其躬无悔
坎　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蒙　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師　師或輿尸凶

坎為外體

六四

需　需于血出自穴
節　安節亨

既濟　繻有衣袽終日戒
屯　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坎　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井　井甃无咎
蹇　往蹇來連
比　外比之貞吉

九五

需　需于酒食貞吉
節　甘節吉往有尚

既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屯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坎　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井　井洌寒泉食
蹇　大蹇朋來
比　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上六

需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節　苦節貞凶悔亡

既濟　濡其首厲

屯　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坎　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井　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蹇　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比　比之无首凶

艮爲內體

初六

遯　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咸　咸其拇

旅　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小過　飛鳥以凶

漸　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蹇　往蹇來譽

艮　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謙　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二

遯　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咸　咸其腓凶居吉

旅　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小過　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漸　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蹇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艮　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謙　鳴謙貞吉

九三

遯　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咸　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旅　旅焚其巢喪其童僕貞厲

小過　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漸　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蹇　往蹇來反

艮　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謙　勞謙君子有終吉

艮爲外體

六四

大畜　童牛之牿元吉
損　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賁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頤　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蠱　裕父之蠱往見吝
蒙　困蒙吝
艮　艮其身无咎
剝　剝牀以膚凶

六五

大畜　豶豕之牙吉
損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賁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頤　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蠱　幹父之蠱用譽
蒙　童蒙吉
艮　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剝　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上九

大畜　何天之衢亨
損　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賁　白賁无咎
頤　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蠱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蒙　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艮　敦艮吉
剝　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坤為內體

初六

否　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萃　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晉　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豫　鳴豫凶
觀　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比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剝　剝牀以足蔑貞凶

坤　履霜堅冰至

六二

否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

萃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晉　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豫　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觀　闚觀利女貞

比　比之自內貞吉

剝　剝牀以辨蔑貞凶

坤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三

否　包羞

萃　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晉　衆允悔亡

豫　盱豫悔遲有悔

觀　觀我生進退

比　比之匪人

剝　剝之无咎

坤　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坤爲外體

六四

泰　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臨　至臨无咎

明夷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復　中行獨復

升　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師　師左次无咎

謙　无不利撝謙

坤　括囊无咎无譽

六五

泰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臨　知臨大君之宜吉

明夷　箕子之明夷利貞

復　敦復无悔

升　貞吉升階

師　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

凶

謙　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坤　黃裳元吉

上六

泰　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臨　敦臨吉无咎

明夷　不明晦先登于天後入于地

復　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

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升　宜升利于不息之貞

師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謙　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坤　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爻之三就而成卦因而重之則六爻其而兩卦并矣

聖人并兩爲一卦卦分內外二體內體爲貞卦八

而貞八貞言乎恆象內之爲主外體爲悔卦八而

悔各八悔言乎革象外之爲賓主之居處有常而

賓之往來无定故貞以　而定卦之悔以八而

適卦之變按伏羲卦位方圓圖分陽右陰合三十

二類皆一貞八悔以次迭乘而八八之悔用行八

貞猶主定而賓交之其志趣異而一視乎主以爲

斷故卦先詳內體初二三爻之爲九爲六所當比

象而統觀之以立本也若乃賓主迭爲貞復爲悔

內專乎一而爲主者又外行乎八而爲賓則猶出

使而從宜從俗剛柔稱乎我性善惡移于外習故

卦兼視外體四五上之爲九爲六又當析類而疏

觀之以盡變也孟子謂觀近臣以其所爲主主從

賓定此內體之得失視外體而可知觀遠臣以其

所主賓從主定此外體之休咎又從內體而可斷

然一主而受八賓于彼于此之交應不一其情一

賓而投八主于彼于此之遍歷亦不一其狀則求

諸內外二體辨異于同即可統同于異其分合之

各有攸宜一一見矣至于初潛二見而三惕終內

之德以時進四躍五飛而上戒亢外之業以時修

乾六位其大綱統八卦爲同月主內賓外幹貞革

悔各彙本卦之內體而[illegible]其間又析全卦之外體

而考其象雖未遠左右而逢原亦可言上下以察
道矣夫老農之藝麻橫縱其畝得是法也可以治
易

六十四卦引伸互體備考

乾　初至四一乾至五一乾二至五一乾至上一乾
三至上一乾其回環皆乾不可爲首統謂之乾
乾

坤　與乾同

屯　初至四爲復至五爲頤二至五爲剝至上爲比
三至上爲蹇

蒙　初至四爲解至五爲師二至五爲復至上爲頤
三至上爲剝

需　初至四爲夬至五爲大有二至五爲睽至上爲
節三至上爲旣濟

訟　初至四爲未濟至五爲渙二至五爲家人至上
爲同人三至上爲姤

師　初至四爲解至五仍爲師二至五至上皆復四
至五爲坤

比　初至四爲坤初二至五皆剝二至上仍爲比二
至上爲蹇

小畜　初至四爲夬至五爲大有二至五爲睽至上爲

中孚三至上爲家人
履　初至四爲睽至五中孚二至五家人至上同人
三至上姤
泰　初至四爲夬至五大壯二至五歸妹至上爲臨
三至上爲復
否　初至四爲剝至五爲觀二至五爲漸至上爲遯
三至上爲姤
同人　初至四爲家人至五亦同人二至五至上皆爲
姤三至上爲乾

大有　初至四爲乾初二至五至上皆夬三至上爲睽
謙　初至四爲蹇至五爲小過二至五爲解至上爲
師三至上爲復
豫　初至四爲剝至五爲比二至五爲蹇至上爲小
過三至上爲解
隨　初至四爲頤至五爲益二至五爲漸至上爲咸
三至上爲大過
蠱　初至四爲大過至五爲恆二至五爲歸妹至上
爲損三至上爲頤

臨　初至四爲歸妹至五亦爲臨二至五至上皆復
三至上坤
觀　初至四坤初二至五皆爲剝二至上仍爲觀三
至上爲漸
噬嗑　初至四爲頤至五爲屯二至五爲蹇至上爲旅
三至上爲未濟
賁　初至四爲既濟至五爲豐二至五爲解至上爲
蒙三至上爲頤
剝　初二至四五皆坤疊爲剝

復　初至四五皆復二三至上坤
无妄　初至四爲頤至五爲益二至五爲漸至上爲遯
三至上爲姤
大畜　初至四爲夬至五爲大壯二至五爲歸妹至上
爲損三至上爲頤
頤　初至四五爲復二至五爲坤一三至上皆剝
大過　初至四五爲姤二至五爲乾二三至上皆夬
坎　初至四爲解至五爲蒙二至五爲頤至上爲屯
三至上爲蹇

革　初至四爲家人至五爲革二至五爲大過至上
爲鼎三至上爲睽
咸　初至四五爲漸二至五爲姤至上爲大過三至
上爲夬
恒　初至四爲姤至五爲大過二至五爲夬至上爲
大壯三至上爲歸妹
遯　初至四爲漸至五仍爲遯二至五上皆爲姤
大壯　初至四爲乾初二至五皆夬二至上仍大壯
晉　初至四爲剝至五爲比二至五爲蹇至上爲旅

三至上爲未濟
明夷　初至四爲既濟至五爲豐二至五爲解至上爲
師三至上爲復
家人　初至四爲既濟至五爲離二至五爲未濟至上
爲渙三至上仍爲家人
睽　初至四仍爲睽至五爲節二至五爲既濟至上
爲離三至上爲未濟
蹇　初至四仍爲蹇至五爲旅二至五爲未濟至上
爲坎三至上爲既濟

解　初至四爲未濟至五爲坎二至五爲既濟至上
爲豐三至上爲解
損　初至四爲歸妹至五爲臨二至五爲復至上爲
頤三至上爲剝
益　初至四爲復至五爲頤二至五爲剝至上爲觀
三至上爲漸
夬　初二至四五皆爲乾二三至上皆夬
姤　初至四五皆姤二三至上皆乾
萃　初至四爲剝至五爲觀二至五爲漸至上爲咸

三至上爲大過
升　初至四爲大過至五爲恒二至五爲歸妹至上
爲臨三至上爲復
困　初至四爲未濟至五爲渙二至三爲家人至上
爲革三至上爲大過
井　初至四爲大過至五爲鼎三至五爲睽至上爲
節三至上爲既濟
革　初至四爲家人至五爲同人二至五爲姤至上
爲大過三至上爲夬

鼎　初至四爲姤至五爲大過二至五爲夬至上爲
大有三至上爲睽
震　初至四爲頤至五爲屯二至五爲蹇至上爲小
過三至上爲解
艮　初至四爲蹇至五小過二至五爲解至上爲蒙
三至上爲頤
漸　初至四爲蹇至五爲旅二至五爲未濟至上爲
渙三至上爲家人
歸妹初至四爲睽至五爲節二至五爲既濟至上爲

豐三至上爲解
豐　初至四爲家人至五爲革二至五爲大過至上
爲恆三至上爲歸妹
旅　初至四爲漸至五爲咸二至五爲大過至上爲
鼎三至上爲睽
巽　初至四爲大過至五爲鼎二至五爲睽至上爲
中孚三至上爲家人
兌　初至四爲睽至五爲中孚二至五爲家人至上
爲革三至上爲大過

渙　初至四爲解至五爲蒙二至五爲頤至上爲益
三至上爲漸
節　初至四爲歸妹至五爲損二至五爲頤至上爲
益三至上爲漸
中孚初至四爲歸妹至五爲損二至五爲屯頤至上
爲益三至上爲漸
小過初至四爲漸至五爲咸二至五爲大過至上爲
恆三至上爲歸妹
既濟初至四卽爲既濟至五爲離二至五爲未濟至

上爲坎三至上又爲既濟
未濟初至四卽爲未濟至五爲坎二至五爲既濟至
上爲離三至上又爲未濟
按卦有互體凡以引伸旁觸其類而畢天下之能
事極數知來于是乎在後儒因術家小知推測或
舍正義而求之互卦雜見之象非不曲中小情而
離其大宗乃幷舉先賢觀變于互之法槩詆之爲
鑿此猶恐尋巷曲者不知有官衢遂欲槩塞乎巷
曲之旁通指爲无當乎官衢之中正也冈哉抑又

近于高叟之爲詩也在泰之六五曰帝乙歸妹六四曰无往不復上六曰城復于隍復與歸妹皆兼本卦互體而明指之其九二包荒用馮河云云義兼臨與壯夬亦隱通于互象他若屯豫之建侯互比謙蒙之禦寇伐邑互師此類甚多前聖即卦爻中通觀互變而繫之詞已示人以內體既成外象連爻一爻一卦引而伸之无非方知圓神之用譬人由官衢而周知巷曲左逢右通旁行无得安得以爲鑿而詆之夫禹之行水龍門不鑿不行孟子

惡鑿惡小智之鑿而失其道者若夫引絡歸經疏旁達正不可謂鑿凡以周通于原委曲折之所經而已夫河有交流卦有互體察交流而河之道千支萬派歸于朝宗詳互體而易之道千變萬化要于通元前聖散見其旨而明揭其象于泰泰與否反類剝復夬姤臨觀遯壯漸與歸妹終始交絡諸卦俱互見二卦中而泰三天地之際際言交正言互復與歸妹所由明揭而示之端他可槩矣因次爲諸卦互體以備考至互有單體不拘于重內外

之介短長之合求諸本象證諸說卦又在學者深思自得云爾或曰先賢以雜卦爲互卦四象相交凡十六事而止今上下引伸之通于十六卦之外似非古法曰大要不離四象互爲十六引而伸之凡以盡變也

附列六十四卦爻晝橫排成卦圖備考

上五四三二初

乾一　一　渙睽漸旅中孚睽自節至乾　陰十五　陽二十一
坤二　一　屯既濟困井隨既濟自中孚至坤　陰陽各十八
屯三　十六　小過未濟豐歸妹小過未濟自小過至屯　陰二十　陽十六
蒙四　十四　蠱既濟升巽蠱既濟自既濟至蒙　陰二十　陽十六
需五　四　節中孚蒙臨中孚未濟自未濟至需　陰十九　陽十七
訟六　八　噬嗑家人頤屯姤既濟自乾至訟　陰陽各十八
師七　二　蹇困比豫遯解自坤至師　陰二十三　陽十三
比八　五　蹇離豫謙大過巽自屯至比　陰二十二　陽十四
小畜九　八　賁巽謙蒙大有蒙自蒙至小畜　陰十九　陽十七
履十　八　巽履蒙屯小畜益自需至履　陰十六　陽二十
泰十一　五　隨革屯晉履否自訟至泰　陰十七　陽十九
否十二　一　離鼎晉蹇革咸自師至否　陰十八　陽十八
同人十三　四　巽小畜漸未濟恆鼎自比至同人　陰十四　陽二十二
大有十四　五　履兌訟家人大畜小畜自小畜至大有　陰十　陽二十六
謙十五　九　革豐革訟節兌自履至謙　陰十四　陽二十二
豫十六　十　恆升鼎革震豐自泰至豫　陰十八　陽十八

隨十七　六　泰損小畜恆謙蠱自否至隨　陰十八　陽十八
蠱十八　七　損屯兌大畜蒙節自同人至蠱　陰陽各十八
臨十九　四　屯豫豐節益噬嗑自大有至臨　陰二十一　陽十五
觀二十　一　晉艮升震萃蹇自謙至觀　陰二十四　陽十二
噬嗑二十一　七　漸坎損謙小過未濟自豫至噬嗑　陰二十二　陽十四
賁二十二　五　訟震屯蒙升家人自隨至賁　陰二十　陽十六
剝二十三　四　同人謙豫屯臨困自蠱至剝　陰二十二　陽十四
復二十四　三　大過師謙豫復離自臨至復　陰二十四　陽十二
无妄二十五　六　大有頤蒙謙坤巽自觀至无妄　陰二十六　陽十四
大畜二十六　八　小畜比屯蒙剝履自噬嗑至大畜　陰二十　陽十六
頤二十七　三　履豫豫屯比同人自賁至頤　陰二十一　陽十五
大過二十八　四　革艮艮晉晉大過自剝至大過　陰二十　陽十六
坎二十九　四　恆渙坎豐漸大壯自復至坎　陰十九　陽十七
離三十　八　大畜隨噬嗑未濟困大畜自无妄至離　陰十六　陽二十
咸三十一　四　節旅漸家人豐節自大畜至咸　陰十七　陽十九
恆三十二　九　震井訟訟蠱震自頤至恆　陰陽各十八
遯三十三　四　艮睽同人同人節謙自大過至遯　陰十六　陽二十
大壯三十四　三　坎既濟姤姤噬嗑蒙自坎至大壯　陰十六　陽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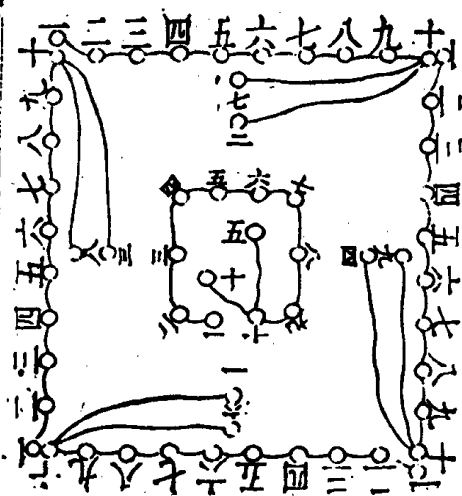
晉 三十五 十 噬嗑解乾夬蹇屯自離至晉 陰十六 陽二十
明夷 三十六 八 蹇睽夬大有解晉自咸至明夷 陰陽各十八
家人 三十七 七 未濟蹇大壯小畜睽漸自恆至家人 陰十七 陽十九
睽 三十八 六 家人屯大畜兌蒙訟自遯至睽 陰十六 陽二十
蹇 三十九 九 困晉節離屯革自大壯至蹇 陰十八 陽十八
解 四十 八 豐蹇噬嗑井晉恆自晉至解 陰二十 陽十六
損 四十一 三 蠱解蹇歸妹漸大畜自明夷至損 陰十九 陽十七
益 四十二 四 中孚賁解睽困中孚自家人至益 陰十八 陽十八
夬 四十三 四 隨渙賁蒙離震自睽至夬 陰十七 陽十九
姤 四十四 四 旅震渙益巽咸自蹇至姤 陰十六 陽二十
萃 四十五 三 井遯震萃兌恆自解至萃 陰十四 陽二十二
升 四十六 四 歸妹蠱咸旅離泰自損至升 陰十六 陽二十
困 四十七 八 睽大有鼎井巽臨自益至困 陰十六 陽二十
井 四十八 七 師小畜需睽履復自夬至井 陰十六 陽二十
革 四十九 十二 復履睽家人革剝自姤至革 陰十七 陽十九
鼎 五十 七 剝革家人訟鼎比自萃至鼎 陰陽各十八
震 五十一 五 比恆訟革需晉自升至震 陰陽各十八
艮 五十二 五 晉泰革鼎歸妹蹇自困至艮 陰陽各十八

漸 五十三 九 漸損恆小畜睽解自井至漸 陰陽各十八
歸妹 五十四 五 困屯大畜兌蒙賁自革至歸妹 陰陽各十八
豐 五十五 七 豐豫中孚離屯渙自鼎至豐 陰十九 陽十七
旅 五十六 五 蠱謙震巽豫隨自震至旅 陰二十 陽十六
巽 五十七 七 中孚蒙咸履艮小過自艮至巽 陰陽各十八
兌 五十八 六 隨益鼎革渙蠱自漸至兌 陰十六 陽二十
渙 五十九 六 旅泰需恆震節自歸妹至渙 陰十六 陽二十
節 六十 九 井遯歸妹泰遯噬嗑自豐至節 陰十六 陽二十
中孚 六十一 七 睽姤睽臨姤漸自旅至中孚 陰十五 陽二十一
小過 六十二 四 歸妹夬蒙頤夬困自巽至小過 陰十六 陽二十
既濟 六十三 七 解大有屯觀大壯離自兌至既濟 陰十七 陽十九
未濟 六十四 七 賁需晉萃大畜井自渙至未濟 陰陽各十八

易之精蘊前聖賢隅觀于天地萬物之理與數而密察于鬼神千變萬化之情狀其原原委委大而无所不包細而无所不入者悉具于上下二經六十四卦爻分奇耦卦畫因重之內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畢天下之能事而發揮六爻一以占百豈復有毫髮之憾授後人以耳目聰明之擬議哉惟是發揮者旁通之情也擬議者探索之致也極探索以求其旁通則神以圓而用智以方而定經以縱而貫緯以橫而連易之爲道俱可得于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處夫易之精蘊不外于極生儀儀生象象生卦卦定吉凶生大業即易之引伸觸類不越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盡化神而使民宜是卦以八相盪爻以六成章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如是而已又多乎哉臧不三耳而三之雖辯而理不勝也釋不千手目而千之雖幻而言不足信也勞心于探索而无當于精蘊之所存以究夫引伸能事之極又何取也惟是測天者畫以九野而宿度之連次縱橫可推度地者畫以九州而

疆界之密邇幅員可按古聖人序次六十四卦自然而无排置矣亦類是讀易者平連六卦之爻合觀六爻之卦挨次求之各得二十四卦于上下左右反覆相向雖義雜而不可稍而生生不窮之妙固已朗于眉列矣因橫排一長圖而又析之爲六十四就各小圖云

河圖每一數函十變之圖

一數函十周環相加卽以一論一一自乘二一對乘三一連左四一連右五一連中六一自連其本位七一八一九一十一依然對乘連左右中數遞相加遞相乘也故一卽函一十六卽函六十合之爲七十推之而二七三八四九五十其遞爲加乘莫不皆然積而計之二與七合爲十者九三與八合百一十四與九合百三十五與十并百五十通積凡五百五十河圖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十而乘之則五百有五十也由是而千而萬約之仍起于

一盈于十中統于五而已

按一數凡十變猶之一貞凡八悔本位之數爲之主而以其來而相就者爲之賓主定其位賓遷其次定其位者言乎貞遷其次者言乎悔也故五位各兼乎兩五兩各交乎十迭爲賓主互相因重爲自乘爲對乘爲挨次遞乘卦位之周爲八八圖數之周爲十十視其本乘之數而積之則十其五十有五云

洛書九數以三相從凡八十四變圖

四九二
○○○
○○○

○九○
○五○
○一○

○九○
三○○
○一○

○○○
三五七
○○○

四○○
三○○
八○○

○九○
○○七
○一○

○○○
○○○
八一六

○○二
○五○
八○○

○○○
三○七
○一○

○○二
○○七
○○六

四○○
○五○
○○六

○九○
三○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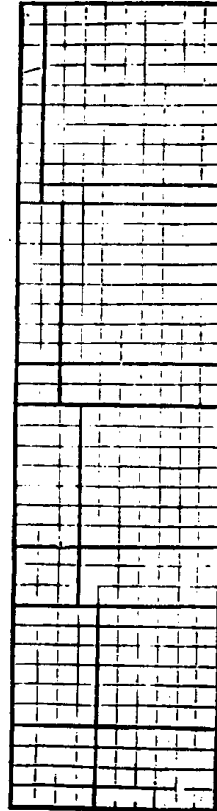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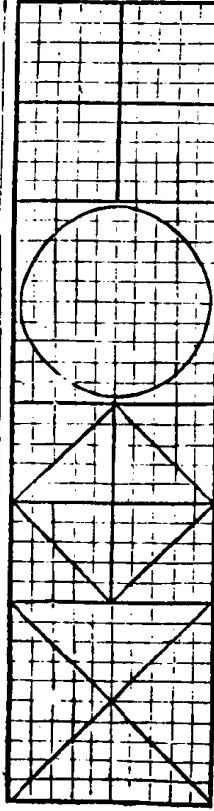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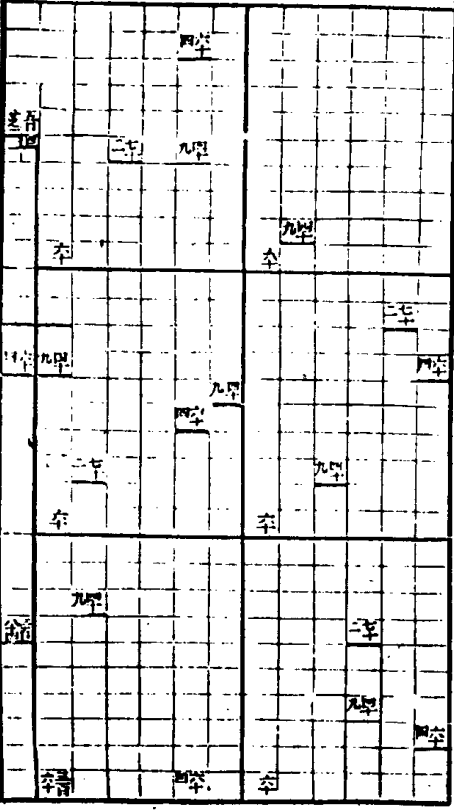
洛書參伍錯綜式

河圖本位

七二
八三　十五　四九
六一

洛書本位

四　九　二
三　五　七
八　一　六

右列河圖二十變皆參伍十有五數錯而交之綜而合之者其合天參地兩生數變一中併十于五變一東南三合七二合八各併五二與三併十與七八合併變四西北一合九四合六各併五一與四併十與九六合併變四東北一六合八西南二四合九南北二七合六東西三八合四又四變其四位一三七四合一八二四合一二三九合六三二四合與一五二七合一五三六合又六變凡二十變洛書視圖數虛十缺四變凡十六變餘與河圖變同此列三縱三橫左右肩足斜交凡八變取其便覽準此而揲蓍演疇悉根此數參其伍伍其參錯綜以為變者也昔賢謂參伍會齊百之千之莫不視諸此矣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周六十甲子凡六氣終甲子至巳巳日之丙寅時也

前五圖者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五五併之皆十十自乘之皆百卽九乘九八十一加一乘一八十二九乘一一乘九二九一十八分乘互乘合之亦成百餘倶準此此啓蒙洛書對十成百法也撮其要曰一九二八三與七四六五五十成百對位分乘又互乘各成百數無差忒右圖可一覽知矣其後方圓圍徑內外勾股法說詳于左

次方圓徑圍具洛書數中圓之徑一圍三謂圍之數三倍于徑之一如洛數中合九一爲一十徑也

左右各積十五規而圓之得三十三其一十也圓也故一而引長之三倍其一一而折短之亦三分其一丈得三尺三寸三分零是也蓍法合一三爲四以四爲一三變得三四一十二具圍之三三而九函徑之三一而三爲老陽策數是爲參天而圓用全也方之徑二圍四謂圍之數四停于徑之二如洛數二八四六爲二十徑也四面對合皆十矩而方之得四十兩其二十也故二而周度之倍增其二二而對裁之亦四分其二丈得二尺五寸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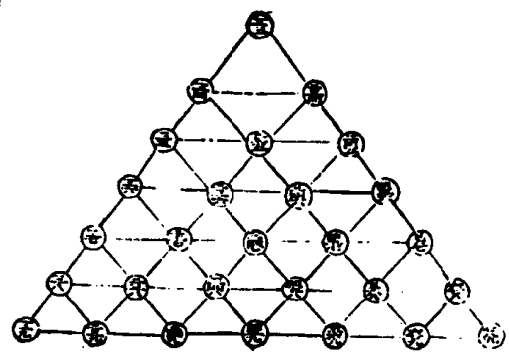
也蓍法合二四爲八以八爲二三變得三八二十四具圍之四四十六函徑之四二而八爲老陰策數是爲兩地而方用半也用全者三用三故曰參天用半者四用二故曰兩地也學者度器之方圓可了然于圍徑之數矣求之洛書正復切合然誼之倚數何也天數奇一而三地數耦損其三之一而爲兩以耦畫一一視奇畫一似耦之畫多于奇以奇之一畫函三三畫函九視耦之三而損一每一畫得二三畫得六則奇數長于耦奇得三三而九

耦得三二而六故乾用九坤用六也併二于三倚之得五生數併六于九倚之得十五爲河圖中數亦洛書對位併中數也且合扐掛之策奇有三式左右或一與三二與二二與一併掛各一而圍三者三耦止二式或左右各四或三與四併掛各一而圍者兩凡此皆參天兩地圍全方半之用也其過揲之數亦準乎此倚者耦合于奇爲數不齊倚而用之而蓍策該天地之全數矣

次勾股弦法悉具洛數中其勾三股四弦五則左三連左肩之四而弦其中五其勾九股十二弦十五二其三四五則戴九連右肩之二而亦弦其中五其勾三九二十七股四九三十六弦五九四十五則右七連右足之六而弦不離乎中五其勾九九八十一股加三九二十七爲一百零八弦加五九四十五爲一百三十五則履一連左足之八而弦亦不離乎中五此洛書四隅合中方寓勾股弦者四推之可至无窮四面開方斜截成角法皆本此其圖之內外大小一也至勾三積九股四積十

六弦五積二十五其法又與大衍七七併一爲五十方圓密合凡十其參天兩地之數則依然老陽九老陰六之積而虛函十也

後六圖具六紀五元八卦蓍法歷法在內六紀者六十甲子上一紀中二紀下三紀上四紀中五紀下六紀各註六十干圖尾以表之五元者行天干之數十干地支之數十二則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爲之元元各註七十二以表之八卦則八八六十四蓍法則七七四十九歷法者周天之度數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歲之日月行度氣朔盈虛各以其差數之餘分積而置閏於六圖外另行而彙以表之其畫三百八十四者六十四卦之爻數也要之歷法天之行歲之運即具于蓍策卦爻而周旋于五元六紀之氣候而已周而復始列六圖于洛書之次仍發明首卷通解中之義以備覽也

洛書九數以三相從一二連而三間圖其右則三連不間中具大廉凡十五目小廉三十六角目上下與左右同鼓如初目縱橫各十六共三十二數次左右二目三目四目五目各如初目例求之即得其數角則以三角積數其銳上方下與銳下方上數各不同如初目上角二十二下角二十六數以次推之至下層六角各如初法其本數積數具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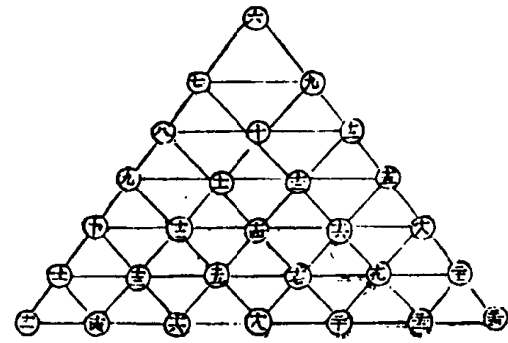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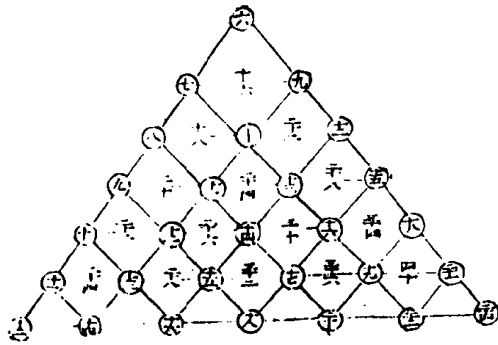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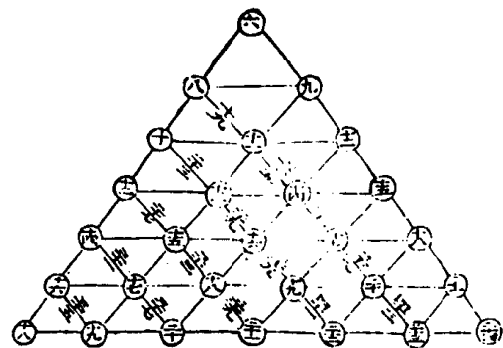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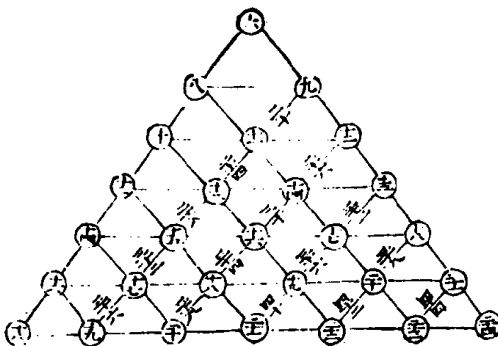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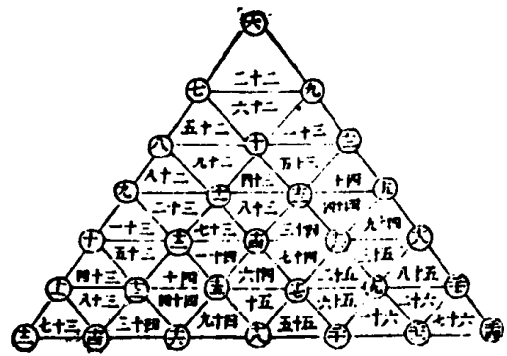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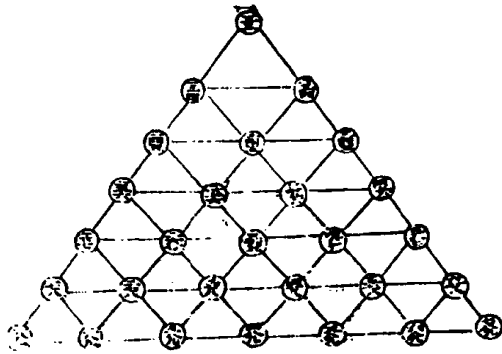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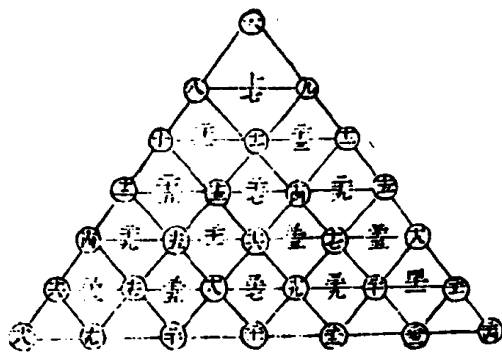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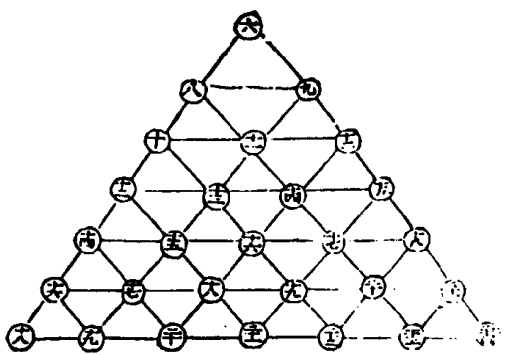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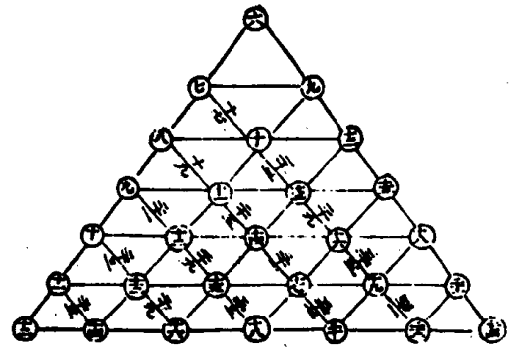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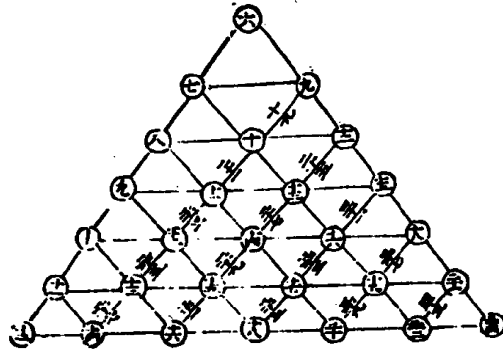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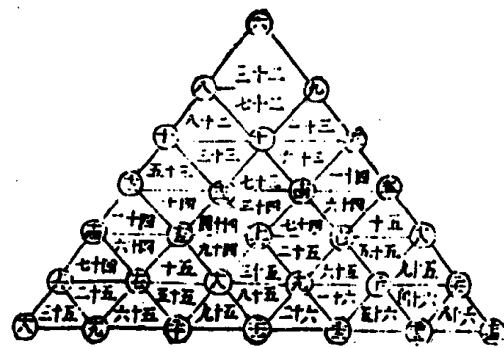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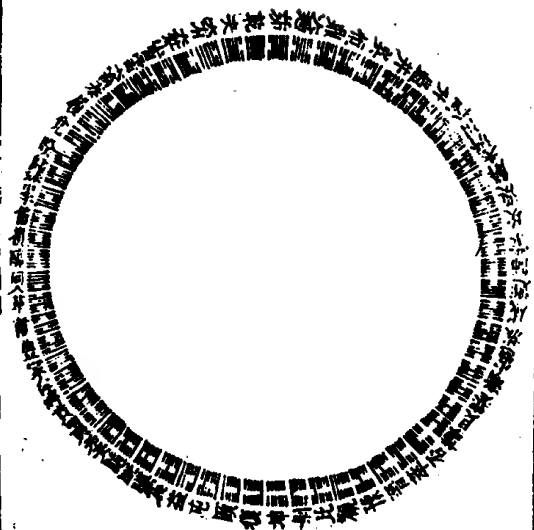
洛數圖自一至七九七層以三起數則自三至九九七層也其本數每目四合皆同如初目三五為八兩四亦八共十六下倣此各本數以三自乘如以一二乘三則為六是為積數前圖已具見矣依前法求之

洛數三角圖中具十五目上下縱橫各積數

洛數三角圖自左向右斜連十五目積數

洛書三角圖自右向左斜連十五目積數

洛書三角圖中具三十六小角各積數

洛數以三相從一二間而二三連圖共右亦三連不間餘法悉同前

洛數三角圖中具十五目上下縱橫各積數

洛數三角圖自左向右斜連十五目積數

洛書三角圖自右向左斜連十五目積數

洛書三角圖中具三十六小角各積數

圖按伏羲卦位天行循環卦卦連續爻爻引伸每爻三變每卦一十八變六十四卦正變外共得一千一百五十二卦準以邵子元會運世歲月日時法推之或合京房卦氣配之亦可知終則有始天行容移之毫髮无間矣卦變爻于左

復

坤坤復坤復師復師謙解小過豫蹇比比剝剝剝

頤

剝剝頤坤復師復師謙解小過豫蹇比比剝剝剝

屯

蹇比屯剝頤損復臨升歸妹恆小過大過咸萃漸觀觀

益

漸觀益剝頤蒙復師明夷解豐解既濟坎蹇未濟旅晉

震

解小過震蹇屯節頤損大畜歸妹大壯恆夬大過咸姤遯否

噬嗑

未濟旅噬嗑蹇屯坎頤蒙艮解小過震蹇屯坎頤蒙艮

隨

大過咸隨漸益中孚頤損歸妹恆豐大過革困家人渙漸

无妄

姤遯无妄漸益渙頤蒙賁解豐歸妹既濟節井睽鼎旅

明夷

復師明夷解豐歸妹既濟節需睽大有大有夬夬大過乾姤遯

賁

頤蒙賁解豐解既濟坎蹇未濟旅晉蹇比屯剝頤蒙

既濟

既濟坎既濟未濟離睽既濟節井睽未濟旅大過咸隨漸益渙

䷤ 家人

家人渙家人未濟離未濟既濟坎既濟未濟離未濟既濟坎既濟未濟離未濟

䷶ 豐

歸妹恆豐大過革兌家人中孚小畜睽大有鼎夬大過革姤同人訟

䷝ 離

睽鼎離大過革困家人渙漸未濟旅噬嗑蹇屯節頤損蠱

䷰ 革

夬大過革姤同人履家人中孚巽睽未濟離大過革兌家人中孚巽

䷌ 同人

乾姤同人姤同人訟家人渙家人未濟離睽既濟節需睽大有鼎

䷒ 臨

坤復臨復臨泰歸妹大壯大壯夬夬夬乾乾乾乾姤

䷨ 損

剝頤損復臨升歸妹恆小過大過咸萃漸觀觀剝剝頤

䷻ 節

蹇屯節頤損大畜歸妹大壯恆夬大過咸姤遯否漸觀益

䷼ 中孚

漸益中孚頤損蠱歸妹恆豐大過革困家人渙漸未濟旅噬嗑

䷵ 歸妹

解豐歸妹既濟節需睽大有大有夬夬大過乾姤遯姤遯无妄

䷥ 睽

未濟離睽既濟節井睽鼎旅大過咸隨、漸益渙頤蒙賁

䷹ 兌

大過革兌家人中孚小畜睽大有鼎夬大過革姤同人訟家人渙家人

䷉ 履

姤同人履家人中孚巽睽鼎離大過革兌家人中孚巽睽鼎離

䷊ 泰

復臨泰歸妹大壯大壯夬夬夬乾乾乾乾姤乾姤同人

䷙ 大畜

頤損大畜歸妹大壯恆夬大過咸姤遯否漸觀益剝頤損

䷄ 需

既濟節需睽大有大有夬夬大過乾姤遯姤遯无妄漸益中孚

䷈ 小畜

家人中孚小畜睽大有鼎夬大過革姤同人訟家人渙家人未濟離睽

䷡ 大壯

歸妹大壯大壯夬夬夬乾乾乾乾姤乾姤同人姤同人履

䷍ 大有

睽大有大有夬夬大過乾姤遯姤遯无妄漸益中孚頤損大畜

䷪ 夬

夬夬夬乾乾乾乾乾姤乾姤同人姤同人履家人中孚小畜

䷀ 乾

乾乾乾乾乾姤乾姤同人姤同人履家人中孚小畜睽大有大有

䷫ 姤

乾乾姤乾姤同人姤同人履家人中孚小畜睽大有大有夬夬夬

䷛ 大過

夬夬大過乾姤同人姤同人履家人中孚小畜睽大有大有夬夬夬

䷱ 鼎

睽大有鼎夬大過咸姤遯无妄漸益中孚頤損大畜歸妹大壯大壯

䷟ 恆

歸妹大壯恆夬大過革姤同人訟家人渙家人未濟離睽既濟節需

䷸ 巽

家人中孚巽睽鼎旅大過咸萃漸觀益剝頤損復臨泰

䷯ 井

既濟節井睽鼎離大過革兌家人中孚巽睽鼎離頤革兌

䷑ 蠱

頤損蠱歸妹恆小過大過咸隨漸益渙頤蒙賁解豐歸妹

䷭ 升

復臨升歸妹恆豐大過革困家人渙漸未濟旅无妄蹇屯節

䷅ 訟

姤同人訟家人渙漸未濟旅晉蹇比比剝剝頤坤復臨

䷮ 困

大過革困家人渙家人未濟離睽既濟節需睽大有鼎夬大過革

䷿ 未濟

未濟離未濟既濟坎蹇未濟旅噬嗑蹇既濟節頤損蠱歸妹恆豐

䷧ 解

解豐解既濟坎既濟未濟離未濟既濟坎既濟未濟離未濟既濟坎既濟

䷺ 渙

漸益渙頤蒙艮解小過豫蹇比屯剝頤蒙復師明夷

䷜ 坎

蹇屯坎頤蒙賁解豐歸妹既濟節井睽鼎旅大過咸隨

䷃ 蒙

剝頤蒙復師謙解小過震蹇既濟坎頤蒙艮解小過震

䷆ 師

坤復師復師明夷解豐解既濟坎蹇未濟旅晉蹇比屯

䷠ 遯

乾姤遯姤遯否漸觀觀剝剝剝坤坤坤坤坤復

䷞ 咸

夬大過咸姤遯无妄漸益中孚頤損大畜歸妹大壯大壯夬夬大過

䷷ 旅

睽鼎旅大過咸萃漸觀益剝頤損復臨泰歸妹大壯恆

䷽ 小過

歸妹恆小過大過咸隨漸益渙頤蒙賁解豐歸妹既濟節井

䷴ 漸

家人渙漸未濟旅晉蹇比比剝剝頤坤復臨復臨升

䷦ 蹇

既濟坎蹇未濟旅噬嗑蹇屯節頤損蠱歸妹恆豐大過革困

䷳ 艮

頤蒙艮解小過豫蹇比屯剝頤蒙復師明夷解豐解

䷎ 謙

復師謙解小過震蹇屯坎頤蒙艮解小過震蹇屯坎

䷋ 否

姤遯否漸觀觀剝剝剝坤坤坤坤坤復坤復師

䷬ 萃

大過咸萃漸觀益剝頤損復臨泰歸妹大壯恆夬大過咸

䷢ 晉

未濟旅晉蹇比比剝剝頤坤復臨復臨升歸妹恆小過

䷏ 豫

解小過豫蹇比屯剝頤蒙復師明夷解豐解既濟坎蹇

䷓ 觀

漸觀觀剝剝剝坤坤坤坤坤復坤復師復師謙

䷇ 比

蹇比比剝剝頤坤復臨復臨升歸妹恆小過大過咸萃

䷖ 剝

剝剝剝坤坤坤坤坤復坤復師復師謙解小過豫

䷁ 坤

坤坤坤坤坤復坤復師復師謙解小過豫蹇比比

文王八卦重爲六十四卦位次圖法準羲圖一貞八悔挨次排連在羲圖則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次左右分排在文圖則循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次上下分排先儒分先後天立爲先天方圓卦圖以復姤爲冬夏二至陽生子中陰生午中之界共于天行終始循環二氣密運毫髮不差朱子啓蒙與易本義俱載入羲圖表揭示人而文圖止載八卦不另爲六十四卦圖次倫以羲圖爲周易所自出表具自出卽可倒觀耶考易占經緯載冬至起渙六四列六十四卦起渙圖式渙當子中陽生復位家人當午中陰生姤位內不用者震離兌坎四正卦祗用六十卦卦六爻積三百六十爻一爻直一日周歲三百六旬日盈六日置閏積六十年六六三百六十日爲一周復起渙六四在四正之卦爲春夏秋冬主卦不與他卦分用故八卦用四四卦八悔止用七此圖共圓不列方宋儒性理晉亦少槩見余竊妄以意揣伏羲八卦位次可重而六十四而方圓布之文圖何獨不然其不用四正

卦或亦準氣候分配卽京房列四卦爲監司之例然則四正非不用正全用而不分用爾今做前羲圖外圓內方幷引伸連續式以備讀易觀象一法不敢强爲之說以俟共訂云

䷜ 坎

蹇屯坎頤蒙賁解豐歸妹既濟節需睽大有鼎夬大過革

䷃ 蒙

剝頤蒙復師謙解小過震蹇屯坎頤蒙艮解小過震

䷧ 解

解豐解既濟坎既濟未濟離未濟既濟坎蹇未濟旅晉蹇比比

䷺ 渙

漸益渙頤蒙艮解小過豫蹇比屯剝頤蒙復師明夷

䷿ 未濟

未濟離未濟既濟坎既濟未濟離睽既濟節井睽鼎旅大過咸隨

䷆ 師

坤復師復師明夷解豐解既濟坎既濟未濟離未濟既濟坎既濟

䷮ 困

大過革困家人渙漸未濟旅晉蹇比比剝剝剝坤坤坤復

䷠ 遯

乾姤遯姤遯否漸益觀剝頤損復臨升歸妹恆豐

䷦ 蹇

既濟坎蹇未濟旅噬嗑蹇屯節頤損大畜歸妹大壯大壯夬夬大過

䷳ 艮

頤蒙艮解小過豫蹇比屯剝頤蒙復師明夷解豐解

䷽ 小過

歸妹恆小過大過咸隨漸益渙頤蒙艮解小過震蹇屯坎

䷴ 漸

家人渙漸未濟旅晉蹇比比剝剝頤坤復臨復臨升

䷷ 旅

睽鼎旅大過咸隨漸益中孚頤損蠱歸妹恆豐大過革困

䷎ 謙

復師謙解小過震蹇屯坎頤蒙賁解豐歸妹既濟節井

䷞ 咸

夬大過咸姤遯否漸觀觀剝剝剝坤坤復坤復師

䷘ 无妄

姤遯无妄漸益渙頤蒙賁解豐歸妹既濟節需睽大有鼎

䷂ 屯

蹇比屯剝頤損復臨泰歸妹大壯大壯夬夬大過乾姤遯

䷚ 頤

剝剝頤坤復師復師明夷解豐解既濟坎蹇未濟旅晉

䷲ 震

解小過震蹇屯節頤損蠱歸妹恆小過大過咸萃漸觀觀

䷩ 益

漸觀益剝頤蒙復師謙解小過震蹇屯坎頤蒙艮

䷔ 噬嗑

未濟旅噬嗑蹇屯節頤損大畜歸妹大壯恆夬大過咸姤遯否

䷗ 復

坤坤復坤復臨復臨升歸妹恆豐大過革困家人渙漸

䷐ 隨

大過咸隨漸益渙頤蒙艮解小過豫蹇比比剝剝剝

䷫ 姤

乾乾姤乾姤遯姤遯无妄漸益中孚頤損蠱歸妹恆小過

䷯ 井

既濟節井睽鼎離大過革兌家人中孚小畜睽大有大有夬夬夬

䷑ 蠱

頤損蠱歸妹恆小過大過咸隨漸益渙頤蒙賁解豐歸妹

䷟ 恆

歸妹大壯恆夬大過革姤同人訟家人渙漸未濟旅噬嗑蹇屯節

䷸ 巽

家人中孚巽睽鼎旅大過咸萃漸觀益剝頤損復臨泰

䷱ 鼎

睽大有鼎夬大過革姤同人履家人中孚巽睽鼎離大過革兌

䷭ 升

復臨升歸妹恆豐大過革困家人渙家人未濟離睽既濟節需

䷛ 大過

夬夬大過乾姤遯姤遯否漸觀觀剝剝頤坤復臨

䷌ 同人

乾姤同人姤同人訟家人渙家人未濟離睽既濟節需睽大有大有

䷾ 既濟

既濟坎未濟既濟未濟離睽既濟節需睽大有大有夬夬夬乾乾姤

䷕ 賁

頤蒙賁解豐解既濟坎既濟未濟離未濟既濟坎既濟未濟離未濟

䷶ 豐

歸妹恆豐大過革兌家人中孚巽睽鼎旅大過咸隨漸益渙

䷤ 家人

家人渙家人未濟離未濟既濟坎蹇未濟旅噬嗑蹇屯節頤損蠱

䷝ 離

睽鼎離大過革兌家人中孚小畜睽大有鼎夬大過革姤同人訟

䷣ 明夷

復師明夷解豐歸妹既濟節井睽鼎離大過革兌家人中孚巽

䷰ 革

夬大過革姤同人訟家人渙漸未濟旅否蹇比屯剝頤蒙

䷋ 否

姤遯否漸觀觀剝剝頤坤復臨復臨泰歸妹大壯恆

䷇ 比

蹇比比剝剝頤坤復臨復臨泰歸妹大壯恆夬大過咸

䷖ 剝

剝剝剝坤坤坤坤坤復坤復師復師謙解小過豫

䷏ 豫

解小過豫蹇比屯剝頤蒙復師謙解小過豫蹇比比

䷓ 觀

漸觀觀剝剝坤坤坤坤坤復坤復師復師謙

䷢ 晉

未濟旅晉蹇比屯剝頤損復臨升歸妹恆小過大過咸萃

䷁ 坤

坤坤坤坤復坤復師復師明夷解豐解既濟坎蹇

䷬ 萃

大過咸萃漸觀觀剝剝剝坤坤坤坤坤坤坤坤

䷉ 履

姤同人履家人中孚巽睽鼎離大過革兌家人中孚巽睽鼎旅

䷻ 節

蹇屯節頤損大畜歸妹大壯大壯夬夬夬乾乾姤乾姤同人

䷨ 損

剝頤損復臨升歸妹恆豐大過革困家人渙漸未濟旅噬嗑

䷵ 歸妹

解豐歸妹既濟節需睽大有鼎夬大過咸姤遯否漸觀萃

䷼ 中孚

漸益中孚頤損益歸妹恆小過大過咸隨漸益渙頤蒙賁

䷥ 睽

未濟離睽既濟節需睽大有大有夬夬大過乾姤遯姤遯无妄

䷒ 臨

坤復臨復臨泰歸妹大壯恆夬大過革姤同人訟家人渙家人

䷹ 兌

大過革兌家人中孚巽睽鼎旅大過咸萃漸觀觀剝剝頤

䷀ 乾

乾乾乾乾姤乾姤同人姤同人履家人中孚巽睽鼎離

䷄ 需

既濟節需睽大有大有夬夬乾乾乾乾乾乾乾乾

大畜

頤損大畜歸妹大壯恆夬大過革姤同人訟家大渙家人未濟離睽

大壯

大壯大壯大壯夬夬夬乾乾姤乾姤遯姤遯无妄漸益中孚

小畜

家人中孚小畜睽大有鼎夬大過咸姤遯无妄漸益中孚頤損大畜

大有

睽大有大有夬夬夬乾乾乾乾姤乾姤同人姤同人履

泰

復臨泰歸妹大壯大壯夬夬大過乾姤同人姤同人履家人中孚小畜

夬

夬夬夬乾乾姤乾姤遯姤遯否漸觀益剝頤損

訟

姤同人訟家人渙漸未濟旅噬嗑蹇屯頤損大畜歸妹大壯大壯大有

羲文
卦位
交合
成卦
圖

羲文卦位縱橫反覆交合成卦圖內外正變共八十八卦三見者五卦蒙蹇家人鼎震兩見者二十卦需訟師比小畜履泰否謙噬嗑剝頤大過睽夬姤革豐小過中孚一見者屯大有同人豫隨臨觀復大畜賁咸恆遯晉明夷解損益升萃困井歸妹旅渙節凡二十六卦并乾坤坎離艮兌巽除震巳見外凡七卦不見者六卦蠱无妄大壯漸旣未濟是皆因自然之交聯貫觀之見與不見二三見與一見變動无方旁通不得爲之圖志觀象一法

周易撥易堂解二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斯組撰斯組字斗田新建人雍正甲辰舉人官杞縣知縣是書前有記畧載梓此書時其壻夢二童歌詩曰不不不九六乾坤七四執黃農非古世非今理數瓜分一太極又載著是書時其姪夢閣上有朱題撥易閣三字因以爲名其事頗涉幻杳似乎故神其說又謂撥字有發揮三才之義不知說文撥字在手部篆作屮隸省作才非从才也其書首二卷皆圖說大抵因舊解而蔓衍之又謂論語中庸皆通於易即陳際泰羣經輔易說之意六經一貫理自相通至於才辨縱橫隨心牽引如解飛龍在天曰此則唐人所謂龍池躍龍龍已飛矣入天門開黃道艮闕亦具爻內讀易方解詩中寫龍德特全是豈詁經之體耶